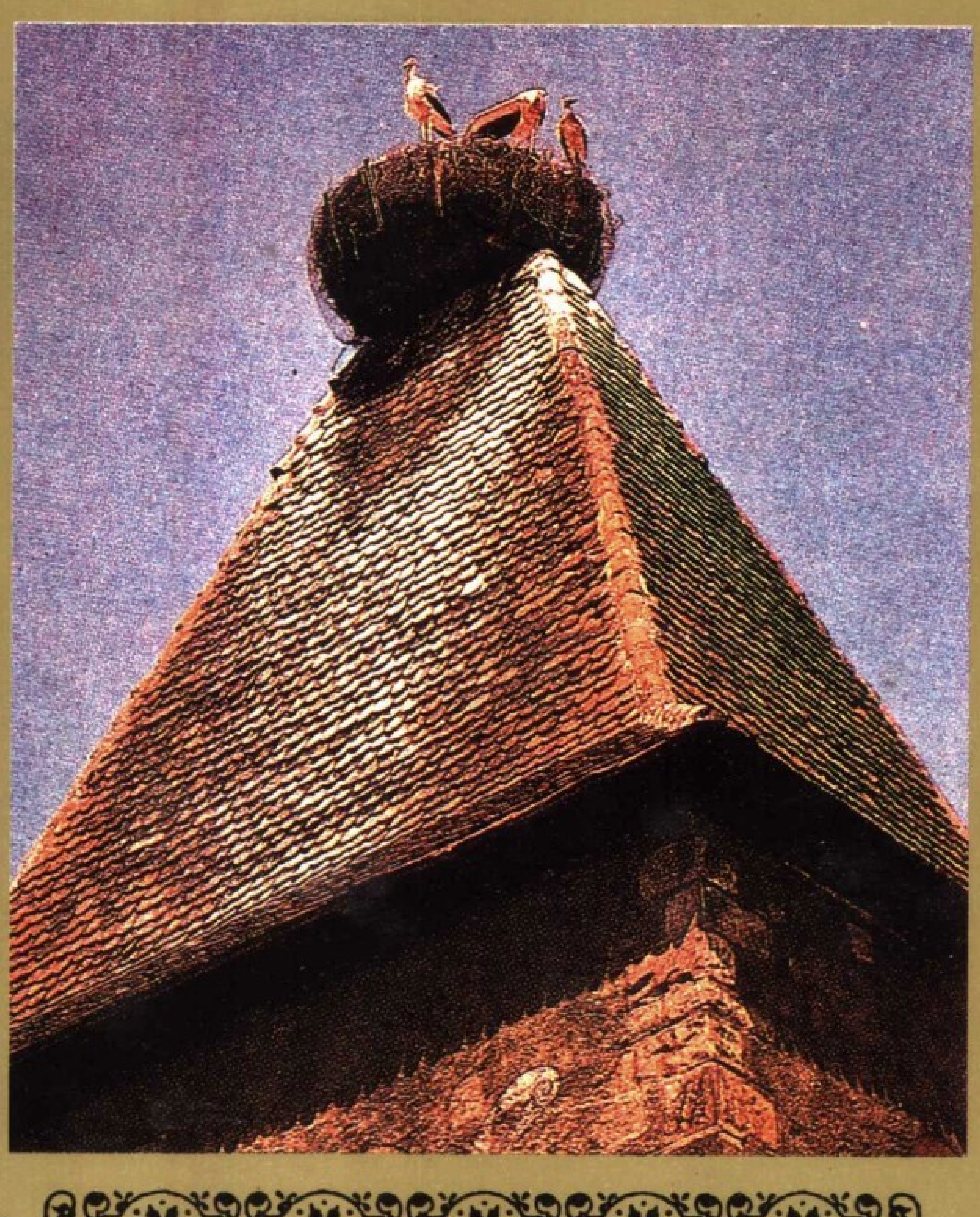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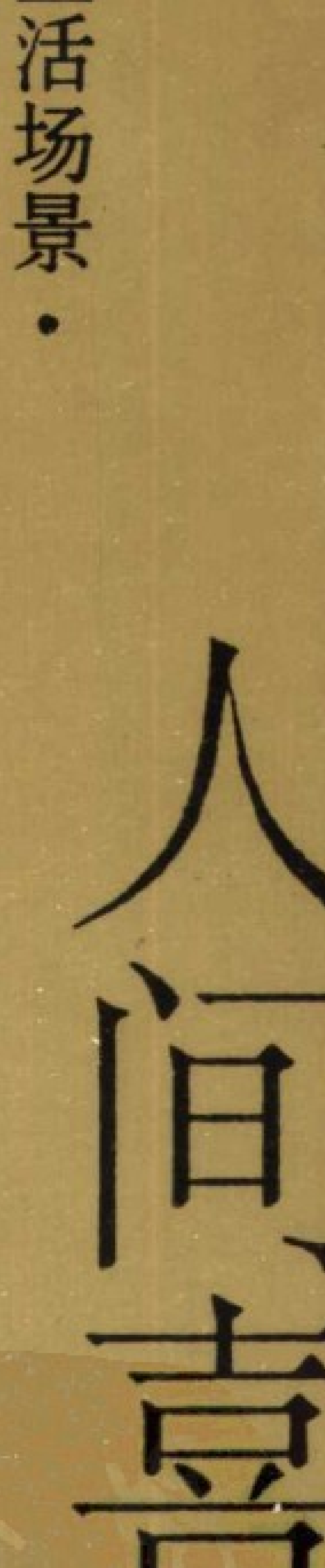
LA COMEDIE HUMAINE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9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九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9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X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九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王文融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6-4

Ⅰ.人… Ⅱ.①巴… ②王…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12号

本卷编校人员:陆秉慧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勒巴斯塔-埃克斯普洛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 插页6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4.6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Ⅱ〕

乡 村 教 士

第一章 韦萝妮克

三十年前，在利摩日下城老邮局街和旧城街的拐角上，有爿似乎原封不动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店铺。多处渗出水迹的地面上，铺着裂痕累累的大方砖，奇形怪状，凸凹不平，谁要不加小心，准会绊上一跤。灰粉墙露出横七竖八的木板、砖头、石块和铁条，因为年代久远，或许全凭偶然，互相挤压得结结实实。一百多年来，天花板巨大的横梁被上面几层楼压得弯而不断。这几层楼墙上打了木筋，外面覆盖着钉成几何图形的青石板，保留了旧式布尔乔亚建筑物的稚拙风貌。镶木框的窗上，往日的雕饰经过风吹雨淋，如今已残缺不全，没有一扇窗是垂直的：有的外倾，有的凹进，还有的快要散架；每扇窗户被雨水冲出的缝里不知怎么吹进来一些松软的泥土，春天一到，便从泥里钻出几朵小花、几株细嫩的攀援植物和纤弱的小草。房顶和窗台上长满毛茸茸的青苔；房角的支柱，虽由混合材料砌成，就是说在石头里添了砖头和石子，但是它弯曲得叫人看着害怕；似乎总有一天会被山墙高出半法尺的房子压断。市政府和路政局因此买下这幢房

子，然后命人推倒，以扩大十字路口的街面。这根支柱位于两条街的拐角处，上面雕着一个精美的壁龛，深受利摩日文物爱好者们的推崇，壁龛里有座圣母像，在大革命期间遭到损坏。自命精通考古学的布尔乔亚们发现龛内留有放烛台的石栏的残痕，善男信女们就在那儿燃点香烛，摆放还愿物和鲜花。店铺尽头，一道蛀蚀的木梯直通上面的两层楼和一间阁楼。这幢房子，背倚相邻的两栋楼，进深不大，只靠窗户采光。每层楼仅有两间小屋，各有一扇窗，分别开向旧城街和老邮局街。在中世纪，工匠们的住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它当年的主人显然是些锁子甲制造商，枪炮匠，刀剪匠，几位手艺活可在露天干的师傅；和许多位于街角的店铺一样，支柱两侧各有一扇门，不取下临街两面的铁护窗板，屋里什么也看不清。每个门口，有道经过世代磨损的、好看的石门槛，门后一堵半人高的小墙，墙和上方支撑墙壁的横梁上各开了一条槽沟。自古以来，人们便把厚实的门板塞进槽沟，钉上宽大的有螺栓的铁皮；然后，两扇大门如此一关，商人们在家就象守在堡垒里一般安全了。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利摩日人看见这房子里堆满废铜烂铁、弹簧、车轮钢圈、钟铃以及拆房时得到的一切废旧金属，如今，对旧城的这堆残骸感兴趣的人细察室内，可以发现一长条烟炱，表明这里原有一根炼铁炉的烟管，这个细节证实了考古学家们对店铺最初用途的猜测。二楼上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三楼有两间卧室。阁楼用来存放比那些乱七八糟扔在铺子里的东西更细巧的物件。这幢房子先租了出去，后被一个名叫索维亚的市集流

动商贩买下，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六年间，此人跑遍了奥弗涅周围方圆五十法里之内的乡村，用陶器、盘碟、玻璃杯，总之最穷的人家过日子也少不了的器皿，换取废旧的铁器、铜器、铅制品，不拘以什么形式伪装起来的一切金属。这位奥弗涅人用一只值两个苏的褐色沙锅换一斤铅或两斤铁，诸如卷刃的锹，断口的锄，裂了缝的旧铁锅；自己的事他总要自己作主；废铁也要亲自过秤。从第三年起，除这个买卖外，索维亚又做起了制锅的生意。一七九三年，他购置了国家标卖的一座古堡，将它拆散出售，所得的收益，他大概拿去在他活动的地域内作了几笔类似的买卖；后来，初步的尝试使他心生一念，那就是向巴黎的一位同乡建议作笔大交易。于是，因其破坏性而远近驰名的"黑帮"①便在老索维亚的头脑里诞生了。二十七年间，流动商贩呆在这间破旧的铺子里，置身于那堆破钟、连枷、链条、直角形支架、扭曲的铅檐槽和五花八门的废铁器之间，这是利摩日人有目共睹的；应当说句公道话，索维亚根本不知道这个帮会有多大名气，发展到何等规模；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只是向有名的布雷札克商行②投资生息。奥弗涅人对走乡串集感到厌倦后，于一七九七年娶了鳏居的锅匠尚帕尼亚克的女儿，在利摩日定居。岳丈死后，他买下那幢房子，和妻子结伴在乡村又做了三年废铁买卖，然后开

---

① 黑帮，指王政复辟时期以购买并拆毁古堡或历史古迹为业，靠出售旧建筑材料和地皮谋利的投机商。

② 布雷札克商行，一七九〇年起设在巴黎王家花园街一家专营废旧钢铁和其他金属的著名商号。

起了铺子。索维亚娶老尚帕尼亚克的女儿时年届半百，她大概也不下三十。尚帕尼亚克的丫头毫无姿色，在奥弗涅出生，家乡话使他俩互相吸引；而且，她脖颈粗壮，干得了最苦的活儿；所以她陪索维亚跑买卖。她背回铁或铅，赶那辆满载陶器的蹩脚货车，她丈夫就拿这些陶器进行改头换面的重利盘剥。尚帕尼亚克的丫头褐色头发，脸色红润，身体健壮，笑时露出一口杏仁般大小的白牙；最后，她长着天生当母亲的那种女人的胸脯和胯骨。这个胖姑娘之所以没有早嫁人，是因为她父亲虽然从未读过莫里哀的作品，实行的却是阿尔巴贡①不给陪嫁的方针。索维亚不怕不给陪嫁；再说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也不该挑三拣四，妻子还能给他省去雇女佣的开销。他没给卧房添置任何家具，自新婚之日直到搬家那天，房间里只有一张挂着细齿状帐檐和绿哔叽罗帷的带栏杆的床，一个矮碗橱，一只五斗柜，四张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一面镜子，全是从各地带回来的。碗橱上层摆着一堆锡制餐具，其中没有一件是配套的。看了卧室，厨房的样子便可想而知。夫妻俩谁也不识字，教育上的缺陷并不妨碍他们精于计算，买卖兴隆。假若没有转手卖出赚利一倍的把握，索维亚决不买一件东西。他收付均用现金，免去记帐和管银箱的麻烦。而且他记性极好，即使一件东西在他铺子里放了五年，他和妻子也能相差无几地回想起它的售价，以及每年加上利息后的价钱。索维亚的老婆除去忙家务外，其余时间总坐在背靠

---

① 阿尔巴贡，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著名的吝啬鬼典型。

店铺支柱的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她一边织绒线，一边注视过往行人，照看那堆废铁，出售，过秤，索维亚外出收购时，她亲自送货上门。天刚蒙蒙亮，人们便听见废铁商下门板，看家狗窜到街上，不一会索维亚的老婆也来帮男人，把门铃、旧弹簧、铃铛、坏枪管、用来当招牌的小玩意摆到老邮局街和旧城街那两道小墙构成的天然搁物架上，这些小玩意使铺子显得挺寒伧，其实里面常有价值两万法郎的铅、钢铁和钟铃。过去的市集旧货商也好，他妻子也好，从不谈论他们的财产，象歹徒隐瞒罪行一样把财产藏起来，有很长时间人们怀疑他们给金路易和埃居① 削边取金。尚帕尼亚克过世时，索维亚夫妇没有清点财产，象耗子一样精细地搜遍房子的每个角落，把东西拿个精光，然后在自家铺子里卖锅。每年十二月份，索维亚搭公共马车去一趟巴黎。于是，街巷里的观察家们推断，旧铁商怕暴露自己的财产状况，亲自去巴黎投放资金。后来听说他年轻时结交了巴黎最有名的金属商之一，和他一样是奥弗涅人，他把资金存在布雷札克商号的银箱里下钱蛋蛋，这个商号是著名团体"黑帮"的顶梁柱，上文讲过，黑帮是按照它的成员索维亚的主意在该商号组织起来的。

索维亚身材矮胖，面容憔悴，一脸诚实相很能吸引主顾，为他的买卖帮了忙。他讲话武断生硬，态度非常冷漠，这对实现他的意图不无裨益。天生的鬈发和落下麻子的脸上沾了

① 埃居，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其价值大小不一，一埃居一般值三法郎。

一层黑色的金属屑，叫人难以看出他的红润脸色。前额有股高贵的气派，很象一切画家笔下那位最严酷、最有平民味，也最机智的使徒圣彼得的古典式前额。他有一双不知疲倦的劳动者的手，又宽又厚，四四方方，被干硬的裂口弄得皱巴巴的。上身肌肉发达坚实。他总不离市集流动商的那身行头：带钉子的笨重鞋子，妻子织的蓝袜，上面套着皮护腿，暗绿色的绒布长裤，花格背心上挂着银怀表的铜钥匙，铁表链磨得象钢一样光滑发亮，与长裤料子相同的带小垂尾的上衣，脖子上一条被胡子蹭旧了的鲁昂花布领带。逢到礼拜天和节庆日子，索维亚穿一件栗色呢礼服，由于十分爱惜，二十年里只更新了两次。索维亚夫妇在重大节日才吃肉，相比之下，苦役犯的生活也算得上奢侈了。索维亚的老婆拿出一天过日子需用的钱时，先要在两只藏在长裙和衬裙之间的口袋里摸索一阵，掏出来的从来都是磨损发旧的六利勿尔或五十五苏一枚的钱币①，她绝望地左看右看，然后才换成零钱。通常夫妇俩只吃鲱鱼、鹰嘴豆、干酪、煮鸡蛋拌生菜、加了最廉价调料的蔬菜。除了买几把久放不坏、价钱便宜的蒜头和洋葱外，他们从不储存食品；冬天取暖用的少量木柴，索维亚的老婆每天向过路的捆柴人购买。冬天晚七点，夏天晚九点，夫妇俩已关上店铺，让那条在邻里的厨房里寻食的大狗看守，自己上床睡觉。索维亚大婶一年用不了三个法郎的蜡烛。

① 利勿尔和苏都是法国古代货币单位。一利勿尔约相当于一法郎，一个苏约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这家人勤俭淡泊的生活中也有乐趣，一种天然的乐趣，他们为此花的钱是大家知道的唯一开销。一八〇二年五月，索维亚大婶生下一个女儿。她没有请人接生，产后五天便开始操持家务。她坐在那张八面来风的椅子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卖废铁。吃母奶不花钱，她让女儿吃了两年奶，孩子倒也长得不错。韦萝妮克成了下城最漂亮的孩子，过路的人常停下来看她。女邻居们这时发现老索维亚流露出些许感情，原先还以为他有副铁石心肠哩。妻子给他做晚餐时，生意人把小家伙抱在怀里，哼着奥弗涅小调为她催眠。工人们有时看见他一动不动，望着在母亲膝上熟睡的韦萝妮克。为了女儿，他那难听的嗓音也变得柔和了，抱她前要在裤子上擦擦手。韦萝妮克蹒跚学步时，当父亲的弯下身子，在几步开外朝她伸出胳臂，做着怪相，那张粗糙严厉的面孔上金属般的深皱纹快乐地收缩在一起。这个和铅、铁、铜打交道的人，又变成一个有血、有骨、有肉的人。当他背倚支柱，纹丝不动如一尊石像，只要韦萝妮克一声叫喊，石像便活动起来；他跳过一堆堆废铁把她找到，她童年时老拿着堆在宽大店堂深处、城堡拆剩下来的东西玩，但从来没受过伤；她也到街上或邻居家玩耍，但始终不离母亲的视线。必须说明，索维亚夫妇是虔诚的教徒。大革命高潮时，索维亚逢礼拜天和节日照旧上教堂，有两次，他去望一位非宣誓派教士①的弥撒，险些掉了脑袋。最后，他被指控帮助一名主教逃跑，——

---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有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教士。

这倒没有冤枉他——救了主教的命，因而被投入监狱。幸而市集流动商对锉刀和铁条并不生疏，终于越狱成功；他被缺席判处死刑，顺便说一句，他从未自行投案，是享尽天年而死的。妻子和他同样虔诚。这家人的吝啬只在宗教的召唤面前让步。废铁商老两口斤两不差地献出祝圣面包，并为教会募捐。如果圣艾蒂安教堂的副司铎来他们家求援，索维亚或他妻子立即痛痛快快地去拿他们自认为应向堂区施舍的那份财物。自一七九九年以来，每逢复活节，他们总给立柱上被毁的圣母像点缀上黄杨枝。百花盛开的季节，尤其在韦萝妮克出世以后，过往行人看见圣母像前圆锥形的蓝玻璃杯里总插着一束束鲜花。举行迎神赛会时，索维亚夫妇精心地给房子张挂缀满花朵的墙幔，帮助搭盖和装饰临时祭坛，这是他们十字路口的骄傲。韦萝妮克·索维亚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抚养长大。从七岁起，索维亚夫妇为她请了一位原籍奥弗涅的仁爱会修女当教师，他们曾给这位修女帮过一点小忙。这两口子，在只关系到他们本人或他们时间的问题上，还是挺客气的，他们乐于助人，就象穷人们真心相助。仁爱会修女教韦萝妮克阅读和写字，讲授上帝子民的历史，教理，《旧约》和《新约》，还教一点算术。修女认为教这些就够了，其实已经太多了。九岁时，韦萝妮克的美貌使四邻惊讶不已。人人赞美那张脸蛋，有一天它说不定会出现在热心寻找理想美的画家们的笔端，她绰号小圣母，有希望出落得身材苗条，皮肤白净。她那张圣母式的脸庞——老百姓是这样称呼她的——配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更显出五官的清秀。谁见

过提善① 的巨幅油画《圣殿献堂瞻礼》中出神入化的小圣母，谁就想象得出韦萝妮克孩提时的模样：同样的天真烂漫，同样天使般惊讶的眼神，同样庄重纯朴的态度，同样公主般的仪态。她十一岁那年出了天花，多亏玛尔特修女照料才幸免一死。在女儿生命岌岌可危的两个月里，索维亚夫妇让全区居民看到了他们的一片柔情。索维亚不再出门做买卖，一直呆在铺子里，不时上楼去看女儿，整夜和妻子守在她身边。他那无声的悲痛看上去如此深沉，以至谁也不敢和他讲话，邻居们同情地望着他，只向[illegible]探[illegible]妮克的病情。病势危笃的那几天，行人[illegible]见[illegible]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眼眶里久久滚动着泪[illegible]陷[illegible]下。他不去擦眼泪，几小时地在那儿[illegible]上楼[illegible]间，两眼视而不见，来了小偷他也[illegible]命保住了，如花的容貌却毁了。[illegible]色[illegible]透红、[illegible]的脸上落下了无数小坑，弄糙了皮肤，深深嵌进白嫩的皮肉里。额头没有逃过这场灾难的蹂躏，皮色变深，仿佛挨了捶打。砖红的肤色和一头金发极不协调，破坏了先定的和谐。皮肤被任意撕扯，留下了坑坑洼洼，损害了完美的侧影，损害了细腻的面部和鼻子的轮廓（希腊式的直鼻梁几乎看不到了）以及细巧如白瓷碗边的下巴的轮廓。病魔只对它触及不到的眼睛和牙齿留了情，还让韦萝妮克留下了典雅优美的身段，丰满的曲线和风姿绰约的腰身。十五岁时她出落得一表人材，而且规矩善良，忙碌勤快，足不出户，这给索维亚夫妇

① 提善（约1490—1576），又译提香，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

带来莫大的安慰。在她养病期间和初领圣体以后，父母把三楼的两间屋子给她作居室。索维亚对自己和妻子那么苛刻，这时也有点讲究舒适了；他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念头，要给女儿补偿她尚未意识到的损失。韦萝妮克失去了这两个人引为骄傲的美貌，他们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有一日，索维亚背回来一块碰巧买到的壁毯，亲自钉在韦萝妮克的卧室里。出售一座古堡时，他为她留下了一张贵妇人睡过的红锦缎床，同样料子的窗帘，红锦缎面子的扶手椅和坐椅。他给女儿住的两间房布置了古式的家具，却始终不知道这些家具的价值。他在窗台上摆了几盆木犀草，外出做买卖时带回玫瑰、石竹，各色鲜花，大概是园丁或客店老板送的。倘若韦萝妮克能作一番比较，并且了解双亲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无知的程度，她就会知道在这些小事上凝聚着多少情意；但是她对父母的爱是自然天成，不假思索的。母亲从商人手里买最漂亮的内衣给韦萝妮克，任她选购自己喜爱的衣料。女儿生活简朴，不好挥霍，使父母很高兴。过节时有件蓝绸长袍，韦萝妮克便心满意足，平常的日子，她冬天穿粗羊毛袍，夏天穿条纹印花布连衣裙。礼拜天，她和父母一起去望弥撒，晚祷后沿维埃纳河或在附近散步。平常她呆在家里，忙着做收入归穷人所有的绒绣，所以她的生活最俭朴，最纯洁，最值得称道。她有时还为济贫院在衬衣上装饰花纹。做活之余，她也读读书，只读圣艾蒂安教堂副司铎借给她的书，这位教士是经玛尔特修女介绍与索维亚一家认识的。

对于韦萝妮克，家庭经济法已完全中止执行。母亲亲自

给她开小灶，很高兴女儿享用精选的饮食。父母仍然吃他们的核桃、干面包、鲱鱼、咸牛油烩豆子，却惟恐韦萝妮克吃的不好，不新鲜。“你们得为韦萝妮克花不少钱吧，”在街对面开店的帽商对索维亚老爹说，他为儿子打着韦萝妮克的主意，因为他估计废铁商有十万法郎的家私。“对，邻居，对，”老索维亚答道，“即使她向我要十埃居，我也会给的。她要什么有什么，可她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她温顺得象只羊羔！”韦萝妮克的确不知东西的价钱；她从来不需要什么；结婚那天才见到金币，从来没有体己钱；母亲替她买东西，满足她的一切心愿，为了向穷人施舍几个钱，她只得去掏母亲的口袋。“她花不了你们多少钱啰，”帽商于是说。“这是您的想法！”索维亚回答。“一年四十埃居都不够。单说她的卧房，家具就值一百多埃居，不过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可以听之任之。反正我们那一点儿财产最后全是她的。”“一点儿？您该很有钱哪，索维亚老爹。您做了四十年生意，从来没亏过本。”“啊！谁会为一千二百法郎割我的耳朵！”老废铁商答道。

自从韦萝妮克那张人人夸赞的小姑娘的脸失去它的娇美后，索维亚老爹更卖力气，生意越做越兴隆，从此一年要去好儿趟巴黎。众人猜想他希望用金钱来补偿他所谓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女儿的损耗。韦萝妮克十五岁时，家里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父母每晚去女儿的房间，她借着放在盛满水的玻璃球后的一盏灯的微光，为他们朗读《使徒行传》，《传教士书简集》，总之副司铎借给她的一切书籍。索维亚老

太太边听边织绒线，算计着这样能把灯油钱赚回来。街坊们可以从家里望见这两位老人，象中国瓷人似的纹丝不动坐在扶手椅里，尽力用除生意和宗教信仰之外对一切都反应迟钝的智力倾听着，赞叹着女儿。世上也许会有些姑娘和韦萝妮克一样纯洁；但没有一个比她更纯洁，更谦逊。听到她的忏悔，天使会惊讶，圣母会高兴。十六岁时，她完全发育成熟，一切都定了型。父母个子不高，她也是中等身材；但是她的体态柔软轻盈，被画家们苦心寻找、经造化细细勾勒的曲线如此完美，尽管隔着内衣和厚厚的外衣，行家一眼便能看出那柔美的轮廓。韦萝妮克老实，纯朴，自然，一举一动毫不做作，更显出身段的优美。如果允许借用一个有力的司法术语，那么她正在“全部生效”。她长着奥弗涅女人的丰满的胳臂，客店俊俏女佣发红的、胖乎乎的手，与体形相称的大而端正的脚。在她身上正发生一种迷人的、神奇的现象，预示爱她的人将得到一位躲开众人目光的女子。这个现象或许是双亲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的原因之一，他们说她的美丽超凡脱俗，这话使街坊们大惑不解。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大教堂的教士和走近圣餐台的善男信女。当强烈的感情在韦萝妮克心中爆发时，——她领圣体时的宗教热狂应当算作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强烈激情之一，似乎有一道内在的光把麻点抹掉了。儿时那张纯洁无瑕、光彩照人的脸重现出原有的美貌。尽管疾病给这张脸罩上一层粗糙的轻纱，它仍然神采奕奕，好象透进阳光的海水下一朵神秘地闪闪发光的花。韦萝妮克的变化转瞬即逝：小圣母的出现与消失和天主显灵一般。收

缩性很强的瞳孔这时放大了，挤压蓝色的虹膜，使它只剩下浅浅的一圈，两眼变得象鹰隼一般炯炯有神，这样，眼睛的变形补足了面孔的奇特变化。是受到抑制的激情的狂澜，还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让通常在黑暗中才放大的瞳孔竟于大白天扩张，叫这双绝美的眼睛由碧蓝转为深褐呢？无论怎样，当韦萝妮克与上帝结合后从祭坛回到自己的位子，以原有的娇艳出现在堂区信友面前时，谁也无法对她漠然视之。她的美丽可以使最漂亮的女子相形见绌。这层肉做的面纱对一个痴情而又嫉妒的男子多么有魅力，它为妻子挡住众人的目光，爱神将揭开它，又让它垂下，蒙住得到允许的欢情。韦萝妮克弯成弧形的嘴唇红得象用朱砂描过，里面饱含着纯洁的热血。下巴颏和脸的下部有点肥厚——照画家赋予该词的含义，根据相面术的严酷法则，这是情欲强烈得近乎病态的征候。又浓又密、变成栗色的头发，在端正而略显威严的前额上方，挽成一个冠冕状的漂亮发髻。

从十六岁到出嫁，韦萝妮克神情悒郁，喜欢沉思。在形影相吊的孤寂中，她和那些离群索居的人一样，只得审视内心排演的大戏：思想的进展，多变的画面，因生活纯洁而愈发炽烈的感情的飞跃。晴朗的日子，路过旧城街的人只要抬起头，便能看见索维亚夫妇的女儿坐在窗前，一边想心事，一边缝纫，刺绣，或在十字布上做绒绣。开裂的褐色窗台上鲜花朵朵，诗情浓烈，铅框里镶着彩画窗玻璃，她的头鲜明地显现在花丛之中。红润的脸有时被红锦缎窗帘的反光映照得格外鲜艳；好似一朵嫣红的花，俏立于她在窗台精心侍

弄的空中花坛之上。这幢古朴的老房子因而呈现出更为古朴的情调：一帧少女的肖像，出自米埃里、凡·奥斯塔德、泰尔比尔和热拉尔·道①的大手笔，镶在他们爱画的那类残破不堪、古老粗糙的褐色窗框里。每当有个异乡人对这座建筑物感到诧异，驻足呆望三楼时，老索维亚把头探出窗外，直到超过凸出的外墙，这时他准发现女儿正在窗前。废铁商搓着手缩回身，用奥弗涅方言对妻子说："喂！老太婆，人家欣赏你闺女哩！"

一八二〇年，在韦萝妮克单纯平静的生活中出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事对别的少女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她的前途说不定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有一个节日被取消，全城人照常工作，索维亚一家却关了店门上教堂，然后到郊外散步，路过一个书摊时，韦萝妮克看见了《保尔和维吉妮》②这本书。由于插图好看，她一时心血来潮买下它，父亲为这本要命的书付了一百个苏，把它揣进礼服宽大的口袋里。"你是不是该把书拿给副司铎看看？"认为一切印刷的书籍都有点象天书一样难懂的母亲对她说。——"我正是这样想的！"韦萝妮克爽快地回答。孩子彻夜未眠，阅读这部小说，这是法国语言中最感人肺腑的作品之一。书中描写了男女间半带《圣经》古风、无愧于洪荒时代

---

① 米埃里（1635—1681）、凡·奥斯塔德（1610—1685）、泰尔比尔（1617—1681）、热拉尔·道（1613—1675），均为十七世纪荷兰画家。

② 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发表于一七八七年，以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为背景，描写一对少年男女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

的爱情，令韦萝妮克神魂颠倒。一只手——神明的手抑或是魔鬼的手？——为她揭开了一直遮住天性的纱幕。次日，隐藏在俏姑娘身内的小圣母发现她的花比前一天更美丽，她听见花朵象征性的语言，她心潮激荡地凝望蔚蓝的苍穹；泪水无缘无故地在眼眶里打转。在任何女子的一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她们对自己的命运心领神会，一直默默无言的肉身专横地开口讲话；唤醒她们沉睡的第六感官的，并不一定是她们不由自主偷偷瞧上一眼而看中的男子；而往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一个地方的风光，一本读物，瞥见的一次宗教盛典，一阵自然界的幽香，一个薄雾笼罩的清爽的早晨，一阕轻柔美妙的乐曲，总之在灵魂或肉体中某种意想不到的骚动。这位孤独的少女，幽居在这幢昏暗的房子里，由单纯的、土里土气的双亲抚养长大，从未听到过不得体的话，天真的头脑从未接受过任何邪念；在玛尔特修女和圣艾蒂安善良的副司铎天使般的学生心灵里，作为女子生命的爱情，是通过一本精彩的书，通过天才之手向她揭示出来的。对别的女子，读这本书不会有危险；对于她，这书比淫书更坏。腐蚀是相对的。有些贞洁高尚的天性因一念之差而堕落，由于未曾料到需要抵制，这个念头造成的危害就更大。翌日，韦萝妮克把这本书拿给好教士看，教士赞成买它，因为《保尔和维吉妮》以天真无邪、拳拳童心享有盛名。但是，回归带的炎热和景色的秀美，一种近乎神圣的爱情所特有的近乎幼稚的纯真，对韦萝妮克产生了影响。作者温柔高尚的形象引导她崇拜理想，这个致命的人类宗教！她幻想有个象保尔的青年作她的情人，头脑中浮现出香气扑

鼻的岛上令人销魂的情景。她孩子气地把维埃纳河上位于利摩日下方、几乎与圣马夏城关相对的一座岛称为法兰西岛。她在想象中为这岛创立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切少女都为自己建造这样的世界，并用自己的美德充实它。从此，韦萝妮克在窗前度过的时光更长了，她注视过往的工匠，由于父母地位微贱，她所能想到的男人只能是这些工匠。她大概已经习惯于嫁给平民百姓的想法，但她身上的本能，却拒粗野鄙俗于千里之外。在这种处境下，她不得不和所有少女一样为自己编写小说聊以自娱。说不定她怀着具有高尚纯洁的想象的人所固有的热情，抱有美好的想法，要把这些男人中间的一个变为高尚的、她梦寐以求的人，说不定她把看中的某个年轻人当作保尔，仅仅为了把自己疯狂的念头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正如潮湿空气中的水气，一遇霜冻便在道旁树木的枝头凝成冰晶。她恐怕跳进了深渊，因为虽说她常常好象从空中遨游归来，额头上留着明灿灿的反光，但更为经常的是，她似乎沿着一道激流走到悬崖的崖底，捧回一束在激流边采撷的鲜花。暖和的夜晚，她请老父陪她蹓弯，一次不漏地去维埃纳河畔散步，出神地欣赏天空和田野的美丽，欣赏落日红霞的灿烂，欣赏沾满露珠的清晨的娇媚。她的思想从此散发出自然诗意的芬芳。原先头发扎成辫子，简单地盘在头顶，如今她把头发梳光，卷成卷。衣着也讲究起来。一株被大自然抛到一棵老榆树枝杈之间的野生葡萄，经过移植、修剪，在一个漂亮的绿架上缠藤爬蔓。

一八二二年十二月，年届七十的老索维亚从巴黎办事归

来，有天晚上副司铎来拜访，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之后，他说:“索维亚，想想你女儿的终身大事吧！在您这个岁数，不该把履行这个重要职责的时间再往后拖啦！”“可是韦萝妮克想出嫁吗?”老人惊愕地问。“爹，照您的意思办吧，”她垂下眼睛回答。“我们会给她找个婆家的，”肥胖的索维亚妈妈微笑着嚷道。“老伴，你干吗不在我动身前对我说呢?”索维亚接口道，“这下，我还得再去一趟巴黎。”在热罗姆-巴蒂斯特·索维亚看来，金钱似乎就是全部幸福，爱情从来不过是一种需要，而婚姻只是把自己的财产转给另一个自我的方式，他发誓要把韦萝妮克嫁给一个有钱的布尔乔亚，这个想法早在他脑瓜里成为一种偏见。他的邻居，那位有两千利勿尔年金的帽商，曾为接替他开业的儿子，向以模范的品行和基督徒的美德闻名全区的韦萝妮克求婚。索维亚没有和韦萝妮克谈就礼貌地予以拒绝。副司铎在索维亚夫妇眼中是个重要人物，在他提出该给他指导灵修的韦萝妮克找个婆家的次日，老索维亚刮了胡子，穿上节日的盛装，一句话也没对妻女说就出了门。她俩明白老爹找女婿去了。老索维亚直奔格拉斯兰先生家。

格拉斯兰先生是利摩日富有的银行家，他和索维亚一样，早年一文不名地从奥弗涅来到此地当跑街，后来在一家银号做了出纳，象许多银行家一样，靠节俭和机遇发了迹。二十五岁上当出纳，十年后成了佩雷-格罗斯泰特银号的股东，后来他付给两位老银行家一笔补偿金，终于成为银号的主人，两位老人退隐乡间，把资金交给他管理，只收取低微的利息。皮埃

尔·格拉斯兰时年四十七岁，估计至少拥有六十万法郎的财产。他腰缠万贯的名声最近传扬到全省，人人为他的豪举鼓掌叫好：在为美化利摩日市容新建的树木广场区，他沿道路边线盖了一栋门面与公共建筑物相称的漂亮房子。房子竣工已半年，皮埃尔·格拉斯兰尚未打定主意置办家具；房子造价太贵，所以他拖延着不搬进去住。或许是自尊心驱使他背离了一向指导他生活的明智法则。按照生意人的常识，他认为房内的布置应与门面的规划协调一致。购置家具、银餐具、在公馆生活所需物品的费用，照他估计将与房屋造价不相上下。他不顾全城的议论，商界的讪笑，邻人好心的猜测，仍然蛰居于蒙唐马尼涅街他发家的那个又旧、又潮、又脏的底层。这引起不少风言风语；但是格拉斯兰的两位老合伙人赞成他这样做，夸他具有非同一般的坚定性。象格拉斯兰这样的家当，这样的生活，想必在外省城市引起不少人垂涎三尺，十年来向他提亲的不止一家。但是格拉斯兰从早忙到晚，疲于奔命，工作繁重，做起生意来象猎人对猎物那样穷追不舍，所以打光棍对他再合适不过，尽管那些野心勃勃的母亲们为女儿能得到这个引人注目的地位而设下了种种圈套，他一次也没有中计。格拉斯兰，这个高层次的索维亚，每天的开销不到四十苏，穿戴如他的二等职员。他雇了两名职员和一名小伙计经管琐细繁杂的业务。一名职员处理信函，另一名掌管现金出入。皮埃尔·格拉斯兰既是灵魂，又是躯体。职员是他的亲属，聪明可靠，和他一样受过工作的磨炼。至于那名小伙计，他过的日子有如拉大车的马。一年四季，格拉斯兰每天五点起床，十一点

后睡觉，雇了个按日计酬的奥弗涅老妪做饭。褐色的陶制餐具，结实的餐巾台布，与这份人家的开支十分相称。他吩咐奥弗涅女人，全家每天开销总额不得超过三法郎。干粗活的小伙计兼作仆人。职员自己收拾他们的房间。黑黝黝的木桌，垫子漏草的坐椅，案卷柜，木质低劣的床架，摆在银号和楼上三间卧室里的家具加起来不值一千法郎，其中还包括格拉斯兰的前任们留下来的一个其大无比、砌在墙里的铁制银箱，小伙计每晚睡在银箱前，脚边躺着两条狗。格拉斯兰与社交界来往不多，但他常常是议论的中心。他因生意关系经常与税务局长来往，每年两三次到他家吃晚饭。有时还到省政府吃饭；他被任命为省议会议员，这使他大为遗憾。“我在那儿是浪费光阴，”他说。他和同行们达成一笔交易时，他们往往留他吃午饭或晚饭。最后，他还得去看望在利摩日过冬的两位前老板。格拉斯兰太不喜欢交际，二十五年间没请任何人喝过一杯水。他走在大街上，人人瞅着他心里说：“这就是格拉斯兰先生！”意思是：这就是身无分文来到利摩日，而今发了大财的人！不止一位父亲要儿子学习奥弗涅银行家的榜样，不止一位妻子当面挖苦丈夫比不上他。这个人已变成利穆赞整部金融机器的轴心，他拒绝人家不厌其烦向他提出的各门亲事，其中的道理可想而知。佩雷先生和格罗斯泰特先生的女儿们在格拉斯兰能够娶她们以前就嫁了人，但这几位太太各有几个年幼的女儿，大家设想老佩雷或狡猾的格罗斯泰特事先已安排好格拉斯兰和他们的一个外孙女的婚事，所以终于不再麻烦他了。索维亚比别人更专心、更认真地注视他这位

同乡在事业上的进展，他在利摩日自立门户时与格拉斯兰结识；以后各自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人的泛泛之交极少有加深的机会。不过，作为同乡，格拉斯兰与索维亚偶然相遇时，总肯赏脸与他谈几句。两人仍和原先一样用“你”相称，不过讲的是奥弗涅方言。一八二三年，格罗斯泰特最小的兄弟、布尔日的税务局长把女儿嫁给了德·封丹纳伯爵的幼子，索维亚猜想格罗斯泰特家并不想招格拉斯兰做女婿。索维亚老爹和这位银行家会谈后，快活地回到家，在女儿房间吃晚饭，他对母女俩说：“韦萝妮克要当格拉斯兰太太啦。”“格拉斯兰太太？”索维亚妈妈惊叫道。“这怎么可能？”韦萝妮克说，她不认识格拉斯兰，但他在她心目中正如巴黎轻佻女工心目中的罗特希尔德。① “已经谈妥了，”老索维亚郑重其事地说，“格拉斯兰将把房子布置得富丽堂皇；为我们的女儿买巴黎最漂亮的车，利穆赞最漂亮的马，为她购置一块五十万法郎的田产，负责她在公馆的开销；总之，韦萝妮克将成为利摩日首屈一指的女人，全省的首富，格拉斯兰将对她言听计从！”韦萝妮克所受的教育，她的宗教思想，她对父母无限的爱，她的无知，使她想不出一句反对的话；她甚至没有想到自己被人任意摆布。第二天索维亚去了巴黎，大约一周未归。

你们想象得出，皮埃尔·格拉斯兰不是个健谈的人，他单刀直入，一语破的，决定一作，立即执行。一八二二年② 二月，

① 罗特希尔德(1792—1868)，德国籍犹太银行家，世界闻名的巨富。

② 此处疑为“一八二三年”之误。

一个特大新闻如晴天霹雳在利摩日炸响了：格拉斯兰公馆购置了昂贵的家具，天天从巴黎来的运输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门口，在院子里卸货拆包。城里盛传，一套现代款式或古式——看哪样时髦——的家具如何精美，如何雅致。奥狄欧商店①托邮车送来一套精致的银餐具。最后，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和一辆带篷双轮轻便马车，象珠宝一般包扎着麦草运到了。"格拉斯兰先生要结婚啦！"一个晚上，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在住家、店铺和城关，不久在整个利穆赞，这句话挂在所有人的嘴边。可是和谁结婚呢？没人回答得了。这是利摩日的一个谜。

索维亚返家后，格拉斯兰在九点半钟第一次夜访。韦萝妮克得到信儿，穿上那件胸衣上打着细布宽边绉领的无袖蓝绸长袍等着。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在脑后盘成一个希腊式的圆髻。母亲坐在壁炉边一张扶手雕花、红丝绒面的大安乐椅上——某座古堡的遗物——，韦萝妮克坐在母亲身边的一把绒绣面椅子上。炉膛内燃着旺火。壁炉架上，有一座古式大自鸣钟，其价值，索维亚夫妇肯定不知道，钟的两侧，各点了六支蜡烛，插在两个蔓枝形的旧铜烛台上，烛光照亮了这间褐色的屋子和如花似玉的韦萝妮克。老母亲穿上了最好的袍子。街上静悄悄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旧楼梯的昏暗中，格拉斯兰出现在谦逊天真的韦萝妮克面前，而她仍然沉浸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书使她对

① 奥狄欧商店，当时巴黎著名的金银制品店。

爱情产生的美妙思绪中。格拉斯兰又矮又瘦，浓密的黑发有如掸子的长毛，鲜明地衬托出他那张老酒鬼似的红脸，脸上布满带腥味的、血红的或快要溃穿的脓疱。他不停地工作，内心焦虑不安，热中于做买卖，时常熬夜，饮食有节制，生活规矩，结果血液发热长出了这些脓疱，虽说不是麻风病，也不是脱皮性皮疹，看上去却象得了这两种病。银行家不听他的合伙人、职员和医生的意见，从不强制自己实行本来可以预防、减轻这种病的医疗措施，致使病情日益严重。他也想治好它，洗几天澡，喝医生开的饮料；但是生意一忙，他便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他想停业几天，去旅行，去洗温泉浴；可是哪个追逐几百万财富的人会停下来？在这张火红色的脸上，闪烁着一双布满褐色斑点、从瞳仁起拉出一条条暗绿色细丝的灰色眼睛；一双贪婪的眼睛，一双看透人心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双无情的、充满决断、公正和算计的眼睛。格拉斯兰长着翘鼻子，厚嘴唇，凸额头，含笑的颧颊，被咸涩的血腐蚀了阔边的厚耳朵；总而言之，他是古代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身着礼服和黑缎背心、脖颈上系着白领带的农牧神。过去扛过重物的厚实有力的肩膀已弯成拱形；过分发达的上身下面晃着两条细瘦的小腿，与短短的大腿接榫没接好。瘦削多毛的手上长着习惯于数埃居的人那种成钩形的指头。和一切忙于物质利益的人一样，从颧颊到嘴部刻着一道道整齐的皱纹。眉毛向额头两边挑起的样子反映了迅速采取决定的习惯。闭得紧紧的严峻的嘴巴透露出暗藏的善意，极好的心肠，这副好心肠被生意埋没了，兴许已经窒息，但与一个女人接触可能会死而复生。这人

一出现，韦萝妮克的心猛然缩紧，眼前发黑，她以为自己喊出了声；其实她两眼发直，一声也没吭。

“韦萝妮克，这就是格拉斯兰先生，”老索维亚对她说。

韦萝妮克起身施礼，又跌坐在椅子上，望着正朝百万富翁微笑的母亲，父母显得那么幸福，可怜的女儿只得尽力掩饰自己的惊讶和强烈的反感。交谈中，大家提到格拉斯兰的健康。银行家天真地对着爪纹乌木框镜子照了照。“小姐，我长得不漂亮，”他说。他把脸上长的红斑归因于紧张的生活，他讲他如何不遵医嘱，自信一旦有个女人掌管家务，更好地照顾他，他的脸定会变样。

“老乡，难道嫁男人还管他脸蛋长得如何！”老废铁商朝同乡的大腿上重重捶了一下说。

格拉斯兰的解释触动了一切女子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的天生的感情。韦萝妮克想到她本人也因一场可怕的疾病毁了容貌，基督徒的谦逊使她改变了初步的印象。听见街上有人吹口哨，格拉斯兰下了楼，后面跟着不安的索维亚。两人很快回到楼上。原来是干粗活的小伙计把等了好久的第一束花送来了。格拉斯兰举着这一大捧香气弥漫整个房间的异国鲜花献给未婚妻，韦萝妮克感到一阵激动，这与头一眼见到格拉斯兰时的激动大不相同，她仿佛投身于热带大自然神奇的理想世界里。她从未见过白茶花，从未嗅过阿尔卑斯山的金雀花，柠檬香植物，亚速尔群岛的茉莉，苦郎树花，麝香玫瑰，所有这些神妙的香气激起阵阵柔情蜜意，对心儿唱着芬芳的礼赞。格拉斯兰让韦萝妮克受着这种激动情绪的支配。自废

铁商从巴黎返回后，每当利摩日全城进入梦乡，银行家便贴着墙根溜到索维亚老爹的房前，轻轻敲击护窗板，狗不吠叫，老人下楼来给他的同乡开门，格拉斯兰在那个褐色房间里，在韦萝妮克身边消磨一两个钟点。索维亚妈妈每次都伺候他吃一顿奥弗涅人的夜宵。这位怪情郎每次来总要送给韦萝妮克一束最稀罕的鲜花，那是从格罗斯泰特先生的暖房里采来的，全利摩日只有他知道这门婚事的底细。老格罗斯泰特亲自扎好花束，等小伙计夜里去取。两个月间，格拉斯兰大约来过五十次；每次都带来一件值钱的礼物：戒指、手表、金项链、针线盒，等等。这样难以置信的挥霍，用一句话便可解释清楚。韦萝妮克的嫁妆几乎是父亲的全部财产，共有七十五万法郎。老人留下八千法郎利息的公债，这是他的老搭档布雷札克用六万利勿尔指券①买进的，他被捕入狱时把这笔钱交给布雷札克，后者一直替他保管，并劝他不要卖掉。在索维亚冒着杀头的危险时，这六万利勿尔指券占了他财产的一半。在当时的情势下，另一半财产七百金路易由布雷札克忠实地保管起来，奥弗涅人一获得自由便又开始用这笔巨款进行交易。三十年中，每个金路易都变成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不过这靠的是公债的利息，尚帕尼亚克的遗产，做买卖积累的利润，以及在布雷札克商号越滚越大的复利。布雷札克对索维亚的友情诚实可靠，正如奥弗涅人之间的情义。因此，当索维亚去看格拉斯兰公馆的门面时，他心里对自己说："韦萝

① 指券，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以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来作通货使用。

妮克将住在这座宫殿里!”他知道利穆赞没有一个姑娘有七十五万法郎的陪嫁和有希望得到的二十五万法郎遗产。格拉斯兰是他选中的佳婿，必然会娶他的女儿。韦萝妮克每晚得到一束鲜花，第二天她拿这些花装饰她的小客厅，叫邻居们看不见。她欣赏所有夏娃的女儿都喜爱的那些漂亮首饰、珍珠、钻石、手镯、红宝石；她觉得自己戴上这些珠宝后不那么丑了。她看到母亲为这门亲事高兴，她也无从作任何比较；况且她不知道婚姻的义务和目的；临了，她听到圣艾蒂安教堂的副司铎声音庄严地向她夸奖格拉斯兰是个正人君子，和他在一起她将过上体面的日子。韦萝妮克于是同意接受格拉斯兰向她献的殷勤。在韦萝妮克过的那种孤独静思的生活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天天出现，那么这个人是不会被漠然置之的：要么他遭人恨，对他性格深入了解后产生的厌恶使他变得无法忍受；要么由于常常和他见面，使眼睛对身体上的缺陷可以说视而不见了。精神要寻求补偿。这张面容吸引住好奇心，而且五官活动起来，也能显出些许稍纵即逝的美。然后人们终于发现外表掩盖下的内心。末了，最初的印象一经克服，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而且因心灵把它当作自己的创造物牢牢抓住不放而更加强烈。爱情诞生了。有些美貌的人爱上外表丑陋的人，道理就在于此。情爱使人忘却外表，一个人惟独心灵受到赏识时，他的外表就看不见了。况且，对女子不可或缺的美貌，在男人身上却显得那么古怪，以至女子对男性美的意见分歧说不定和男子对女性美的分歧一样大。韦萝妮克思忖再三，内心展开多次斗争，终于答应公

布结婚预告。这件奇闻在全利摩日引起纷纷议论。谁也不了解这事的底细，不知道嫁妆的丰厚。倘若被人知道，韦萝妮克或许可以挑一个丈夫；但也说不定她会上当受骗！大家都以为格拉斯兰堕入了情网。从巴黎来了一批安装挂毯、帷幔的工人，把漂亮的房子整饰停当。银行家挥金如土，成为利摩日人的唯一话题：大家计算枝形吊灯的价值，讲述客厅的包金和挂钟的装饰人像；描绘花盆架、炉边取暖坐的矮椅，奢侈品，时新的玩意儿。在格拉斯兰公馆的花园里，冰窖上方有个漂亮的大鸟笼，人人惊奇地看到里面关着稀有的鸟，鹦鹉、中国雉、从未见过的鸭子，引得大家都来看。格罗斯泰特夫妇这两位在利摩日受到敬重的老人，由格拉斯兰陪着几次到索维亚府上拜访。可敬的格罗斯泰特太太祝贺韦萝妮克喜结良缘。这样，教会，家庭，上流社会，一切，直至最细微的东西，都成了这门亲事的同谋。

四月份，格拉斯兰向所有熟人发出了正式邀请。一个晴朗的日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和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照英国方式套着老格罗斯泰特挑选的利穆赞马，于上午十一时到达废铁商寒酸的店铺前，送来新郎的两位前老板和他的两名职员。全区轰动了，街上挤满跑来看索维亚女儿的人，利摩日最有名气的理发师把新娘花冠戴在她的秀发上，又给她披了一条最昂贵的英国花边头纱。韦萝妮克穿着朴素的白细布婚服。全城最高贵的女士们气势威严地齐集大教堂，等待举行婚礼，主教深知索维亚一家的虔诚，俯允为韦萝妮克主持婚礼。大家普遍认为新娘长得很丑。她走进自己的公馆，

越往里走越觉得惊奇。格拉斯兰几乎邀请了全城人来参加舞会，舞会前举行了盛大晚宴，主教、省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市长、将军、格拉斯兰的两位前老板及其夫人应邀出席。新娘和所有纯朴自然的人一样，在宴席上显露了出人意料的妩媚，博得大家的颂扬。两位新人都不会跳舞，韦萝妮克于是继续殷勤地招待宾客，赢得了她结识的大多数人的尊敬与好感。她向对她爱护备至的格罗斯泰特询问每个人的情况，因此未出任何差错。就在晚会上，两位前银行家宣布了老索维亚给他女儿的、在利穆赞算得上数目极大的财产。九点钟一到，废铁商便回家睡觉，留下妻子照顾新娘就寝。全城人都说格拉斯兰太太相貌丑陋，但是身段不错。

老索维亚盘了店，把房子卖给市政府，在维埃纳河左岸利摩日和克吕佐之间、离圣马夏城关十分钟路的地方买下一幢乡间住宅，准备和妻子安安静静地颐养天年。两位老人在格拉斯兰公馆有一套住房，每周和女儿共进一、两次晚餐，女儿则常常把父母的住宅当作散步的终点。这份悠闲几乎要了老废铁商的命。幸而格拉斯兰为岳丈找了件差事。一八二三年，银行家不得不接下一个瓷器工场，原场主向他借了巨款无力偿还，只得将工场卖给他。格拉斯兰利用他的关系，又投入了资金，把它办成利摩日首屈一指的制造场；三年后将它出手，赚取了大笔利润。他把这家恰好位于圣马夏城关的大工场交给岳丈督管，七十二岁高龄的索维亚为买卖的兴隆出了大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这样，格拉斯兰可以腾出手来经营城里的生意，而丝毫不必为瓷器工场操心，如果没有

老索维亚的积极热心，他或许不得不和他的一名职员合伙办场，虽能收回资本，但必须失去一部分赢利。索维亚于一八二七年出事身亡。他指挥工场盘点时跌进一个包装瓷器的条板箱里；一条腿受了轻伤，他没有治疗；得了坏疽后，他坚决不让割掉这条腿，结果丧了命。寡妇放弃了索维亚大约二十五万法郎的遗产，只要二百法郎的月费，这笔钱足够她花用，女婿下了保证每月向她支付。她留下那幢乡间小屋，不雇女佣，独自生活，并且不听女儿的劝说，以老年人特有的固执坚持这个决定。不过索维亚妈妈几乎天天来看女儿，女儿也继续把乡间住宅作为散步的终点。从那儿可以欣赏维埃纳河的美景，望得见韦萝妮克喜爱的那座岛，当年她曾把这岛当作她的法兰西岛。

为了不让这些变故搅扰格拉斯兰夫妇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把索维亚夫妇的故事提前作个交待，不过这些事件有助于解释格拉斯兰太太隐秘的生活。老母觉察到格拉斯兰的吝啬会使女儿的生活多么拮据，因此久久不肯放弃她剩余的财产；但是韦萝妮克根本预见不到女子会有渴望享有自己的一份财产的情况，她摆出种种高尚的理由劝母亲放弃，想借此感谢格拉斯兰还给她少女的自由。

格拉斯兰的婚事排场大得异乎寻常，这不合他的习惯，也不对他的脾气。这位大银行家是个十分庸俗的小人。韦萝妮克没有能对这个将与之共同生活一辈子的男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格拉斯兰多达五十五次的拜访中，她只看出他是个生意人，一个构思、揣摩、支持各项事业，分析公共事务并

将它与银行挂起钩来的执著的劳动者。这个暴发户对岳丈的百万家私着了迷，出于算计才表现得慷慨大方；不过他之所以大操大办，是由于新婚燕尔的欢愉，由于他所说的一时的荒唐，由于如今仍然叫做格拉斯兰公馆的那座房子。他买了马匹车辆，婚后自然要乘马车进行回访，出席行政长官和有钱人家为新婚夫妇举办的称作回亲的晚宴和舞会。在把他带离自己生活范围的变动中，格拉斯兰定了一个会客日，还从巴黎请来一名厨师。大约有一年光景，他维持着一个拥有一百六十万法郎、能够支配三百万——包括别人存放的资金在内——的人应有的生活排场，成为利摩日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在这一年间，他每月大方地给太太二十五枚二十法郎的金币。城里的上流社会在韦萝妮克新婚期间对她十分关注，在外省几乎总缺少养料的好奇心大大得到了满足。由于韦萝妮克似乎是社会的一怪，所以对她的研究更仔细；但她始终保持朴实谦逊的态度，那是观察风尚习俗和不了解的事物以便随乡入俗的人的态度。大家已经公认她长相丑，但身材匀称，这时又认为她心地好，但脑子笨。她要学那么多东西，有那么多事要看要听，以致她的神情和言谈叫人觉得这个评语一点不错。而且她有些迟钝，很象缺乏头脑。教会、法典和母亲全叮嘱她对婚姻要逆来顺受，百依百顺，否则就会违背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造成无法挽回的不幸，而被她称作艰苦行当的婚姻使她晕头转向，有时竟到大发谵妄的地步。她凝神静思，既听别人讲话，又听自己的心声。用封特奈尔① 的话说，

①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诗人。启蒙思想的前驱。

她感到最强烈的生存困难，而且困难越来越大，使她对自己产生了恐惧。在灵魂的召唤下，天性起来反抗了，肉体不接受意志的指挥。可怜的女子上了圈套，躲到穷人和受苦人的伟大母亲的怀里痛哭，她向教会求助，心变得更诚，她祈祷，把魔鬼设下的圈套告诉德行高洁的忏悔师。有生以来，她履行宗教义务时从未这样冲动。她因不爱丈夫而绝望地猛扑到祭坛下，神明令人慰藉的声音劝告她要有耐性。她很耐心，很温存，继续活下去，等待着做母亲的幸福。“今早您看见格拉斯兰太太了吗？”女人们互相问道，“她脸色发青，结婚没给她带来幸福。”——“是的，可您会把女儿许配给格拉斯兰这种人吗？嫁给这样的怪物要遭报应的。”格拉斯兰结婚后，过去十年当中曾追着他不放的母亲们个个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韦萝妮克人瘦了，变得着实难看。两眼露出倦意，面部线条变粗，显得羞愧和局促不安。她脸色发灰，眼神忧郁冷漠，笃信宗教的女人是绝不该有这种眼神的。婚后第一年，对一般少妇是那样绚丽斑斓，她却无精打采地游来荡去。没过多久，她利用已婚女子可以读任何书的特权读书解闷。她阅读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拜伦爵士的诗歌，席勒和歌德的作品，总之新的和旧的文学都读。她学会了骑马、跳舞和绘画。她画水彩画和乌贼墨画，热切地寻求女子摆脱孤独烦闷的一切办法。最后，她完全靠自己受到了女子几乎都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第二次教育。率直自由的天性如同在荒漠中成长，靠宗教变得坚强，天性的优越赋予韦萝妮克一种犷野的气派和外省上流社会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所有的书

都向她描绘爱情，她想把书中的描绘运用到实践中去，可是哪里也没有发现激情。爱情在她心中只是一棵等待阳光照射的嫩芽。经常不断的内省引起深沉的伤感，通过幽暗的小径把她带回少女行将出嫁时的闪光的梦。她一定不止一次凝望以前读过的浪漫诗，同时变成这些诗的舞台和主角；她又见到了那座阳光普照、遍地鲜花、芳香四溢的岛屿，那儿的一切都使她的心灵受到抚爱。她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常常带着洞察幽微的好奇环顾各家客厅：那里的男人个个象格拉斯兰，她研究他们，观察他们的妻子；但发现她们脸上丝毫没有反映出她内心的那些痛苦，于是她阴沉忧郁地回到家，对自己感到不安。早上读过的那些作家与她最高尚的感情遥相呼应，她喜欢他们的才智；晚上她听到的却是甚至未用机巧的话加以粉饰的平庸思想，愚蠢空洞或充满地方利益、个人利益、对她无关紧要的谈话。她奇怪人们对一些不涉及感情的问题争论得如此热烈，而感情对于她是生命的灵魂。人们常见她两眼发直，神情呆滞，大概正思念着在那间充满和谐的屋子里度过的懵然无知的青春时光，这种和谐同她一样已经毁了。她极端厌恶跌进狭窄卑劣的深渊，而那些她不得不与之为伍的女人们就在这个深渊中打转。写在她的额头、嘴角的掩饰不住的轻蔑，被视为暴发户的傲慢。格拉斯兰太太在所有人的脸上看到了冷淡，在每个人的言谈中听出了刻薄，但她不知其中缘故，因为她还没有交上一个知心女友来指点她、开导她；不公正激起小人愤慨，却引导高尚的心灵反躬自省，产生一种谦恭；韦萝妮克引咎自责；她想待人亲切些，

别人却说她装假；她态度更加和气，别人又说她虚伪，连她的虔诚也遭到诽谤；她不惜花钱，举行宴会和舞会，别人说她高傲。样样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她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受到气度狭小、爱作弄人的傲气的排斥，这傲气是外省社会的特点，那里人人自命不凡，终日惶惶不安，格拉斯兰太太只好回到最深沉的孤独中去。她怀着爱又投入教会的怀抱。她那被软弱的肉体所包围的伟大精神，叫她看清一再增加的天主教戒律是沿着人生的悬崖竖起的一块块界石，是慈悲的手为了在旅途中支撑人性的软弱送来的一根根支柱；因此她一丝不苟地奉行一切宗教仪式。自由党于是把格拉斯兰太太归入城里虔婆一类，并且列在极端派名下。在韦萝妮克平白无故招致的不满中，又增加了周期性激化的门户之见；但是这种排斥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损失，她不再与人交往，埋头阅读，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她对书进行思考，比较各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扩展了知识的范围，向好奇心敞开了心扉。在执著的学习、以宗教维持精神的这段时间里，她得到了格罗斯泰特先生的友谊，这位老者过人的才智在外省生活中生了锈，但一接触到敏锐的智力，又闪现出点点光泽。老人非常关心韦萝妮克，为了报答这颗老年人特有的热忱温暖的心，她向他，也只向他一个人，展示了自己心灵的宝藏和经过秘密培育、如今鲜花盛开的思想的灿烂光辉。下面是这段时期她写给格罗斯泰特先生的一封信的片断，它描绘了这位日后将证明自己的性格是多么坚定、多么高贵的女子当时的处境。

您为舞会给我送来的鲜花十分好看，但这些花引起我痛苦的思索。这些美丽的造物，被您采下来点缀舞会，最后枯死在我的胸前和发际，它们使我想起在您的树林里开了又谢，但谁也没看见，谁也没嗅过香味的那些花。我自问为什么要跳舞，为什么要打扮，正如我问上帝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您看得出来，朋友，对不幸的人一切都是陷阱，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事就使病人旧病复发；但某些病痛最大的祸害是长久不愈，使病痛变成一个念头。持久的痛楚不就是一个神圣的思想吗？您爱花的本身；我爱花则如同爱听悦耳的音乐。因此，正如我以前对您所说，我不明瞭许多事情的底细。您呢，我的老朋友，您酷爱园艺。等您回城后，请把这爱好传给我，让我也同您一样步履轻快地去我的暖房，观看植物的发育，和它们一起成长开花，欣赏自己的创作，看到始料未及的新品种在自己的精心侍弄下展现生长。我感到烦恼之至。我的暖房里只有受苦的生灵。我尽力减轻的困苦令我心伤，当我分担这些困苦，当我看到某个年轻女子没有襁褓包裹新生儿，某位老人没有面包充饥，我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排忧解难，由此产生的激动并不能使我的心灵满足。啊！朋友，我感到身上有股高傲的、说不定是有害的力量，它不会被任何东西挫败，也不会被最严酷的宗教戒律压服。我去看望母亲，一个人走在乡间时会突然想喊叫几声，于是我放声大叫。我的肉体似乎是一座监狱，里面有个恶鬼拉住一个正在呻吟的女人，她等待着神秘的咒语砸碎讨厌的躯壳。但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就我而言，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感到厌倦的不正相反是我的肉体吗？宗教不是占据了我的灵魂，阅读和书中的财富不是不断哺育着我的思想吗？为什么我希望痛苦破坏我生活中恼人的宁静呢？如果某种感情，某种需要培养的癖好不来帮我的忙，我感到正在滑向一个深渊，在那里，一切思想都给磨去棱角，毅

力减退，意志消沉，才能衰竭，心灵的全部力量四处分散，我也不再是造化所希望的那个人了。这便是我叫喊的涵义。但愿这些叫喊不会阻止您送花给我。几个月来，您那么温柔那么亲切的友情叫我和自己和解了。是的，我很高兴您用友善的目光注视我那颗既荒芜冷清又鲜花盛开的心灵，用一句温柔的话迎接那个曾经骑上幻想的烈马驰骋、而今累得半死的逃亡女子归来。

结婚满了三年，格拉斯兰见妻子不再使用马匹，又碰上有人愿出高价，便把马卖了；他还卖掉了车子，辞退了车夫，把厨师让给主教，自己雇了个厨娘。他不再给妻子钱，告诉她一切帐单由他来付。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丈夫，给他带来百万家私的女人从不抗拒他的意愿。格拉斯兰太太从小长到大不知钱为何物，也无需把它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她作出的牺牲不值得称道。格拉斯兰在写字台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他以前交给妻子的钱，只用去了施舍费和衣着费，由于结婚礼物丰厚，买衣物也没花多少钱。格拉斯兰在利摩日逢人便夸韦萝妮克是妻子的典范。他为家里陈设的豪华感到可惜，叫人全部用布包上。妻子的卧房、小客厅、梳洗间没有采取他的保护措施，其实这些措施什么也没保护，因为家具不管有没有套子都越用越旧。他住在房子底层，他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他恢复了先前的生活，象过去一样积极卖力地做生意。奥弗涅人与妻子共进她准备的午餐和晚餐，以为自己是个好丈夫；但他极不守时，迟到的次数一个月不下二十次；他体贴妻子，要她别等他。但韦萝妮克还是等他回来，亲自侍候他进餐，希望至少在显眼的事情上尽到妻子的职责。银行家对婚姻方

面的事不大关心，妻子在他眼中不过是七十五万法郎，因此他从未觉察到韦萝妮克对他的嫌恶。不知不觉地，他抛开格拉斯兰太太，一心一意做买卖。当他想在与书房相连的房间摆张床时，她赶忙满足他的要求。就这样，结婚三年后，这两个不般配的人又回到原先各自的领域，两个人都十分高兴。拥有一百八十万财产的银行家一度放弃了守财奴的习惯，因此恢复这些习惯的劲头就更大；他的两名职员和那个干粗活的小伙计比以往吃、住得稍好一些；这便是今昔的唯一差别。他妻子有两个少不了的仆人：厨娘和贴身女仆；但是，除了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外，他在家务方面一个铜板也不出。韦萝妮克对发生的变化感到高兴，她把银行家的幸福看作夫妇分居的报偿，她本人是决不会提出分居的：她不知道格拉斯兰讨厌她，正如她嫌恶他一样。暗中的离异使她既伤心又快活，她指望当母亲，给生活添些趣味；但尽管夫妻俩相互容忍，到一八二八年上仍然没有孩子。

格拉斯兰太太虽然身居豪华的公馆，受到全城人的艳羡，但她和在父亲的破房陋室里一样孤独，而且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不谙世事的童稚的快乐。她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空中楼阁的废墟里，受到一次惨痛经验的启发和宗教信仰的支持，忙着为城里的穷人做善事。她给新生婴儿做衣服，把褥子和被单送给睡在草垫上的人；她走到哪儿，贴身女仆便跟到哪儿，这是母亲为她找来的一位奥弗涅姑娘，对女主人忠心耿耿；韦萝妮克派她去探听，去发现哪里有痛苦需要缓解，哪里有贫困需要减轻。她积极行善，与严格履行宗教义务的

德行，都被包藏得严严实实，并由城里的本堂神甫们加以指导，韦萝妮克做任何善事都与他们合作，以免用来解救不该遭到不幸的人们的钱落到坏人手中。在这段时间里，她赢得了老格罗斯泰特之外另一个人的同样热烈、同样珍贵的友情，变成一位高级教士心爱的教徒，这位教士因贤德不受赏识而遭到迫害，是教区代理主教之一，人称杜泰依长老。这位教士属于法国神职人员中的极少数，他们倾向于让步，想把教会与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通过实行真正的福音教义，恢复教会昔日对群众的影响，使它成为沟通群众与君主政体的桥梁。或许杜泰依长老意识到不可能开导罗马教廷和高级教士，抑或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以迎合上司的观点，总之他的言论不超出最严格的正统教义的范围，他深知自己的原则稍有流露便会堵死通向主教职位之路。这位杰出的教士集基督徒的伟大谦虚和崇高品格于一身，既不高傲，又无野心，坚守岗位，在重重危难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城里的自由派不知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以他的见解为依据，把他视为爱国者，而这个词在天主教语言中即意味着革命者。下级喜欢他，但不敢宣扬他的功德，同级的人惧怕他，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主教则嫌他碍眼。他的美德和学识说不定遭人嫉妒，但也使人不敢加害于他；谁也无法埋怨他，尽管他批评王权和神职人员政治上的愚蠢行为造成互相拆台；他徒然于事前指出后果，正如在祖国沦陷前后都遭到诅咒的可怜的卡珊德拉①。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亚最后一位国王的女儿，为阿波罗神所爱，被赐预卜吉凶的本领。但因不肯委身于阿波罗，受到他的诅咒，致使她的预言无人相信。

除非爆发一场革命，否则杜泰依长老将永远是一块藏在地基中支撑大厦的基石。人们承认他有用，却让他和大多数思想稳重的人一样留在原位，因为他们掌权会引起平庸之辈的恐惧。倘若他象德·拉末耐长老①一样执笔写作，恐怕也会象他一样受到罗马教廷的猛烈抨击。杜泰依长老令人敬畏，从外表可以看出他表面平静、实则深沉的内心。身材的颀长和消瘦没有破坏线条的整体效果，他的线条令人想起天才的西班牙画家们最爱画的沉思冥想的修道士和托瓦森②新近雕塑的十二使徒。面部近乎僵硬的长皱纹与衣服的皱褶十分协调，具有中世纪粘在教堂正门上的那些神秘塑像所突出表现的风采。思想的严肃，言辞的认真，语气的郑重，在杜泰依长老身上配合协调，很合他的身分。看到他那双因苦心修炼而深陷下去、围着褐色眼圈的黑眼睛，看到他那象古老的石头一般黄澄澄的前额，瘦骨嶙峋的面孔和双手，谁都只愿意听到从他口里发出的声音和箴言。相貌的威严与精神的伟大极相称，使这位教士显得有种傲慢和居高临下的神气，虽说这印象立即被他的谦虚和言谈打消，但毕竟引不起别人的好感。倘若他身居高位，这些优点会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必要的威望，群众也听任天赋如此高的人对他们施加巨大影响；但

① 德·拉末耐(1782—1854)，法国教士、哲学家和作家，《未来报》的创办人，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和针对法国教会的宗教自由。一八三二年遭到教皇谴责。

② 托瓦森(1768—1844)，丹麦雕塑家。他雕塑的《十二使徒》现存哥本哈根的圣母教堂。

是上司决不原谅下属相貌堂堂，也决不原谅他们显示这种极受古人赏识、而现代权力机构往往缺少的威严。

德·格朗库尔长老是另一位代理主教，长得又矮又胖，面色红润，眼睛碧蓝，见解与杜泰依长老截然相反，奇怪的是——只有最乖巧的奉承者才见怪不怪——，他挺乐意与杜泰依长老交往，但不做任何会使他失去主教欢心的表示，为了得到主教的青睐他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德·格朗库尔长老相信这位同事的贤德，承认他的才干，私下里接受他的理论，公开则加以谴责；因为他这路人既受超群才干的吸引，又感到惶恐不安，既恨它，又要培育它。"他会一边拥抱我，一边给我定罪，"杜泰依长老提到他时说。德·格朗库尔长老既无朋友，又无敌人，到死还是个代理主教。他自称去韦萝妮克家是想指导这位如此虔诚、如此乐善好施的女子，主教对此表示赞同；但骨子里他十分高兴能和杜泰依长老一起消磨几个晚上。

从此，这两位教士频繁地来看望韦萝妮克，向她报告穷人的处境，讨论救援和感化他们的办法。但是，格拉斯兰先生一年比一年紧缩开支，尽管妻子和阿莉娜巧施诡计骗他，他仍然打听到向他要的钱既没用于家务，又没用来添置衣物。他算了算妻子的施舍花去他多少钱，不禁大怒。他要和厨娘算伙食帐，又把开支细细算了一遍，用实际证明一千埃居足够全家阔阔绰绰地过日子，表现出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理财家。然后，他象老手对新手那样与妻子协商支出问题，讲定每月给她一百法郎，还夸耀自己出手大方。格拉斯兰辞退了

园丁，星期天让爱花的小伙计侍弄自生自长的花园，又把温室改为仓库，存放作为信贷担保寄存在他家的货物。他让冰窖上方大鸟笼里的鸟全部饿死，省去了喂鸟的开销。最后，有年冬天，他借口天暖不结冰，不再运冰储藏。到一八二八年，一切奢侈品全被禁止使用。格拉斯兰公馆处处精打细算，而且无人加以反对。主人在妻子身边度过的三年中，在她督促下严格遵从医嘱，脸上的病有了好转，这时面色比过去更红，疙瘩更多。生意做大了，小伙计和主人当年一样，荣升为出纳员，格拉斯兰家的重活只好再找个奥弗涅人来做。这样，结婚四年后，这个那么有钱的女人连一个埃居也不能支配。继父母的吝啬之后是丈夫的吝啬。格拉斯兰太太直到行善受到妨碍时才懂得金钱必不可少。

一八二八年初，韦萝妮克恢复了当年曾使昔日坐在旧城街老房子窗前的天真少女显得多么动人的健康体魄；但这时她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既善于思索，又善于谈吐。真知灼见给她的容貌添上几分深奥。她熟悉世上的琐事，穿戴入时，风姿绰约。这一时期，当她偶尔在某家的客厅里重新露面时，她不无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人对她十分敬重。这番敬意和这种接待得之于两位代理主教和老格罗斯泰特。主教和几位要人得悉这女子生活如此高洁不彰，行善如此频繁不辍，称她为虔心诚意之花，美德芬芳四溢的香堇①。于是，在格拉斯兰太太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出现了对她有利的反应，这种

① 依照西方习俗，香堇是谦逊的象征。

反应由于酝酿缓慢，反倒更持久，更牢固。舆论的大转变给韦萝妮克的客厅带来了威望，从这年起城里的上层人物便趋之若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年年末，年轻的德·格朗维尔子爵被派到利摩日检察院出任代理检察官，人还未到，外省对所有巴黎人事先制造的名声早已传开。子爵抵达几天之后，在一次省政府的晚会上，他回答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时说，全城最可爱、最有才情、最卓越的女子是格拉斯兰太太。“说不定她也最漂亮吧？”税务局长的妻子问道。——“在您面前我不敢承认，”他反唇相讥，“我对此有怀疑。格拉斯兰太太的美丽不应引起您丝毫的妒意，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中显露。格拉斯兰太太只对她爱的人露出美貌，而您对所有的人都是美丽的。格拉斯兰太太的心灵一旦受到真正热情的推动，脸上便流露出一种表情，使她面目改观。她的容貌有如风景，冬天凄凉，夏天优美，世人看到的将始终是她冬天的容貌。当她和朋友们谈论文学、哲学或她感兴趣的宗教问题时，她兴奋起来，骤然间变成一位美貌绝伦的陌生女子。”这番表白，有过去韦萝妮克从圣餐桌回来时变得极为美丽的现象作根据，在利摩日引起了轰动，这位据说日后将稳坐代理检察长交椅的新任代理检察官，一时在利摩日扮上了主要角色。在外省所有的城市里，一个地位比别人高几级的人总要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变成众人着迷的对象，这种迷恋有如三分钟的热情，使一时受到崇拜的人上当。正因为社会好恶无常，所以才有这些县城的天才，怀才不遇的人士，以及他们不断受到怀疑的虚假优越。被妇女捧为时髦人物的男子常

常不是本地人，而是外乡客；但对于德·格朗维尔子爵的钦佩却难能可贵地没有弄错。格拉斯兰太太是这个巴黎人唯一可以与之交流思想、谈天说地的人。代理检察官抵达几个月后，韦萝妮克的举止谈吐中与日俱增的魅力吸引了他，于是他向杜泰依长老和城里几位杰出人物建议到格拉斯兰太太家玩惠斯特。韦萝妮克每周有五天接待宾客；她说想为家里空出两天时间来。当城里仅有的几位卓越的人士聚集在格拉斯兰太太周围时，另有几个人也乐意与她交往，以证明自己有才气。韦萝妮克接纳了三、四位卫戍部队和参谋部的出色军人。客人在她家思想不受约束，大家虽无约定，但都遵守高雅社会的规矩，对圈外人绝对守口如瓶，因此韦萝妮克在接纳渴望有幸与她结交的人时条件极为苛刻。城里的妇女不无嫉妒地看到格拉斯兰太太身边聚集着利摩日最有才智、最可爱的男子；由于她老成持重，权力就越发深广；她接受了四、五位外乡女子，她们和丈夫从巴黎来到此地，对外省的飞短流长十分厌恶。倘若有个不属于这个杰出人物圈子的人来访，常客们立即心照不宣地改换话题，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格拉斯兰公馆因而成为思想高超的人在外省生活的沙漠中消烦解闷的绿洲，热爱政府的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政治，而无须担心有人把他们的话传出去。大家巧妙地嘲讽一切值得嘲讽的事，人人脱下职业的外衣，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性格。就这样，一八二八年初还是利摩日最默默无闻的女子，被视为无能、丑陋、愚蠢的格拉斯兰太太，这时变为全城首屈一指的人物，妇女界最有名望的人。上午谁也不来看她，因为

人人了解她行善的习惯和参加宗教仪式的守时；她几乎总去望第一场弥撒，以便按时伺候毫不守时的丈夫用午餐。格拉斯兰终于在这件小事上遵从了妻子的习惯。他从不放过夸奖妻子的机会，认为她十全十美，不向他提任何要求，他可以积聚金钱，在生意上施展才干；他打通了与布雷机克商号的关系，在商业的汪洋大海上徐徐向前行驶；由于利欲熏心，他始终以平静而令人陶醉的狂热关心着投机交易，犹如赌徒们专注地看着赌台上发生的件件大事一样。

直至一八二九年初这段幸福的时光里，格拉斯兰太太的美貌在朋友们眼中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其原因始终无人解释清楚。蓝色的虹膜象花朵一般张开，缩小了褐色的瞳仁，仿佛沐浴在水汪汪的、忧郁而含情脉脉的微光中。她的前额被回忆和幸福的思绪照亮而变白；如同黎明时分的屋脊，面部轮廓经过内火的锤炼变得纯洁无瑕。作为肝病——性情刚烈或心灵受苦、感情受挫的人的疾病——初起征兆的红褐色调从脸上消失。鬓角焕发出惹人喜爱的光采。最后，人们时不时能看到一张天使般的脸，它仿佛出自拉斐尔笔下，过去疾病曾在这张脸上结了一层硬皮，如同时光给这位大师的画蒙上一层污垢。她的手似乎更为白净，肩膀变得丰满圆润，优美活泼的动作更显出柔软腰肢的婀娜妩媚。城里的女人们指控她爱上了德·格朗维尔先生，这位先生的确正向她大献殷勤，但韦萝妮克以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筑起了一道防线。代理检察官公开表示对她的仰慕，沙龙的常客们对此确信不疑。教士和机智的人猜得不错，年轻法官爱慕格拉斯兰太太，

她对他的情意却未超出应有的界限。她借助最虔诚的感情进行自卫，使德·格朗维尔子爵感到厌倦，小圈子里的挚友们知道，他与一些轻佻女子过从甚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丽的格拉斯兰太太——这是一八二八年利摩日人给她的称号——始终如一的景仰和崇拜。眼光最敏锐的人认为，隐秘的快乐改变了韦萝妮克的面容，使她在朋友们眼中显得更迷人。任何一个女子，哪怕最笃信宗教的女子，当她被人追求，当她终于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与她思想合拍的环境中，尝到与人交流思想、驱除生活中烦恼的乐趣，享受到身边聚集着可亲可爱、受过教育的男子、越来越依恋她的真正朋友的幸福，这时她就会体验到这种隐秘的快乐。要参透韦萝妮克压抑在心灵深处的野性的豪气和平民的力量，或许需要比格拉斯兰公馆的常客们眼光更深邃、更敏锐或更多疑的观察家。朋友们有时撞见她凝神沉思，但他们个个知道她心里盛着许多苦难，上午想必了解到许多痛楚，进入过罪恶的渊薮，在那里恶行因作恶者的天真而令人惊骇；不久后升任代理检察长的代理检察官常常责备她有时行善不当，他掌握轻罪预审的秘密，法院认为她的某些善举鼓励了一些正在酝酿的罪行。"你需要钱送给穷人吗？"这时老格罗斯泰特便握住她的手说，"我做你行善的同谋。""不可能让大家都有钱啊！"她叹了一口气答道。这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整个改变了韦萝妮克的内心生活，也完全改变了她楚楚动人的面部表情，而变化后的韦萝妮克更使画家们的兴趣增加了千百倍。格拉斯兰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不愿再住底层，使妻子大失所

望，他上楼来与妻子同居，并进行治疗。不久在利摩日便传出格拉斯兰太太怀孕的消息；她亦喜亦忧，使朋友们大为关切，他们猜到尽管她是个贤淑女子，但与丈夫分居时感到很幸福。自代理检察长拒绝娶利穆赞最富有的女继承人而向她大献殷勤之日起，或许她曾希望有更好的命运。从此，那些在两盘惠斯特牌戏之间刺探感情与财产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怀疑法官与少妇曾寄希望于银行家的病体，而她怀孕一事几乎使这个希望化为泡影。韦萝妮克在这段时期心绪不宁，为第一次生育惴惴不安，而据说人近中年生头胎还有危险，因此朋友们对她更为关心；他们个个殷勤备至，向她表明他们的友情多么炽烈牢靠。

第二章 塔士隆

这一年，利摩日出了一桩场面可怕、情节离奇的塔士隆案件，年轻的德·格朗维尔子爵在处理此案时大显身手，使他日后被任命为检察长。

一位住在圣艾蒂安城关一所孤零零房子里的老人被暗杀了。这所房子与关厢之间有个大果园，和田野还隔着一个观赏花园，花园尽头有几间废弃的暖房。维埃纳河岸在宅前形成一个陡坡，从房子那里能看得见这条河。倾斜的院子和陡峭的河岸间筑了一道小墙，每隔一段距离竖着由栅栏连接起来的镂空加固柱，栅栏的木条上了漆，可见不是用来防御，而是为了装饰。这位老人名叫潘格雷，以吝啬著称，和他一

起生活的只有一个女仆，是乡下女人，给他种地。他亲自侍弄果树，修剪枝叶，收获水果，并送到城里去卖，他是种菜能手，也出售时鲜蔬菜。这位老人的侄女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嫁给了城里靠一小笔年金生活的德瓦诺先生，她再三请求叔叔雇个男佣看家，向他证明这样他用来种秕子的好几方四面通风、植了树木的土地可以种些东西，但他一直没有答应。吝啬鬼的反对在德瓦诺夫妇晚上去串门的人家引起纷纷议论和诸多揣测，各种互相抵触的想法不止一次打断了波士顿牌戏。几个狡猾的人猜想他在苜蓿田里藏了宝。“如果我是德瓦诺太太，”一个爱打趣的人说，“就不去和叔叔纠缠；谁要暗杀他就暗杀好了。我乐得继承遗产。”德瓦诺太太想守护住叔叔，正如意大利剧院的承办人请求叫座的男高音歌手保护好嗓子，他若忘记穿大衣便把自己的给他穿。她送给小老头潘格雷一条漂亮的看家犬，老人叫女仆冉娜·玛拉西给她送回去。“您叔叔不愿家里再添一张嘴，”她对德瓦诺太太说。暗杀一事证明侄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潘格雷在一方苜蓿田里被人暗杀，当时他大概正往装满金币的钱罐里添几枚路易。女仆被搏斗声惊醒，壮着胆子跑来搭救老守财奴，凶手为了灭口只得把她也杀了。这种几乎总使谋杀犯下决心增加牺牲品数目的盘算，是他们面临的极刑酿成的不幸后果。这桩两条人命的案子情节有些离奇，给原告和被告带来同样多的胜诉机会。有天早上邻居们既没看见小老头潘格雷，又没看见他的女仆；他们来来往往，透过木栅栏审视房子，发现门窗一反惯例紧紧闭着，圣艾蒂安

城关一时谣言四起，传到了德瓦诺太太居住的钟铃街。一直担心发生祸事的侄女去报了案，司法人员破门而入，很快发现在四块方田里有四个坑，周围布满头天装满金币的钱罐的碎片。其中两个没填好的坑里埋着潘格雷老爹和冉娜·玛拉西的尸体和衣服。可怜的姑娘跑来救人时赤着一双脚，只穿了睡衣。正当检察官、警长和预审推事收集各种诉讼材料时，不走运的德瓦诺把钱罐的碎片拾拢在一起，根据钱罐的容量计算着被盗走的数目。法官们承认他的计算正确无误，失踪的财宝估计每罐有一千枚金币；不过这些金币每枚值四十八、四十、二十四还是二十法郎呢？利摩日所有等待遗产的人分担了德瓦诺夫妇的悲痛。看到这些打碎的藏金罐，利穆赞人的想象力大大受到刺激。至于小老头潘格雷，他常常亲自上市场卖菜，只吃面包和葱头，一年花不了三百法郎，既不讨好人，也不得罪人，没为圣艾蒂安城关做过一件好事，因此他的死没有引起一丝惋惜。那个冉娜·玛拉西呢，她的英雄行为被认为不合时宜，就是老吝啬鬼活着也不会报答她的；人们说："换了我，我就睡大觉！"相比之下，对她表示钦佩的人微乎其微。在这所破败不堪、阴森冰冷、空荡荡的房子里，司法人员甚至找不到笔墨作笔录。看热闹的和死者的继承人于是注意到某些守财奴违背常理的种种表现。小老头对花钱的恐惧处处可见：屋顶年久失修，任凭阳光雨雪进入房内；墙上布满发绿的裂纹，木头已朽的屋门一碰即倒，窗格糊着未上油的纸。窗上没挂帘子，壁炉没装镜子和柴架，干净的炉膛内大小劈柴几乎被烟囱管渗出的烟油染

绿；椅子七歪八倒，两张小床被褥单薄扁平，水罐有裂缝，碟子用锔子锔过，扶手椅只剩下一个扶手；他的床帏给时光老人大胆的手绣得乌七八糟，贮藏种子的写字台被虫蛀蚀，内衣上补钉摞补钉；总之，一大堆因主人的气息尚存才保留下来的破烂，主人死后，被愤怒的继承人和官方人士粗暴的手一碰，就成了碎片、齑粉，被化学分解，变成一片废墟或其他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这些东西象惧怕拍卖似的消失了。利穆赞首府的大多数人有很长时间对为人正派、有两个孩子的德瓦诺夫妇十分关注；等法院认为找到了推定的凶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人身上，他变成了主角，德瓦诺夫妇则退居次要地位。

将近三月末，格拉斯兰太太开始感到初次怀孕引起的、再也掩饰不住的种种不适。这时法院正在调查圣艾蒂安城关发生的命案，杀人凶手尚未捉拿归案。韦萝妮克在卧房里接待朋友，一起打牌。几天来，格拉斯兰太太不再出门，有了一些怀孕女子的怪癖；她母亲几乎天天来看她，两个女人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这天晚上九点钟，牌桌上无人打牌，大家都在谈论谋杀案和德瓦诺夫妇。代理检察长走了进来。

"我们抓到谋杀潘格雷老爹的凶手了，"他神情欢快地说。

"是谁？"众人异口同声地问他。

"一个品行端正、本来会发财的瓷器工人，他在您丈夫原先的工场做过工，"他转身向格拉斯兰太太说。

"他是谁？"韦萝妮克声音微弱地问道。

“冉-弗朗索瓦·塔士隆。”

“不幸的人!”她答道，“对，我见过他好几次，可怜的父亲向我介绍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人。”

“他在索维亚去世前就已离开，转到菲利帕尔父子工厂去了，他们给他优惠待遇，”索维亚老太太说道，“我女儿大概不宜听这样的谈话吧?”她见格拉斯兰太太面白如纸，说道。

从这天晚上起，索维亚老妈妈不顾六十六岁高龄，撇下自己的家来看护女儿。她不离开房间一步，格拉斯兰太太的朋友们每时每刻都看见她守在女儿床头，编织打不完的绒线，象韦萝妮克出天花时一样深情地望着她，替她答话，有时不让来客进门。这对母女之间的情分在利摩日尽人皆知，因此对老太太的作法谁也不以为怪。

几天后，代理检察长想讲讲全城人四处打听的冉-弗朗索瓦·塔士隆一案的细节，给病人解解闷，索维亚妈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又要害格拉斯兰太太做恶梦了。韦萝妮克定睛望着德·格朗维尔先生，求他把话讲完。这样，格拉斯兰太太的朋友们最先在她家，从代理检察长口里得知了即将公布于众的预审结果。下面是检察院正在起草的起诉书的简要内容。

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是一个小农庄主之子，家里人口众多，住在蒙泰涅克镇。凶杀发生前二十年，蒙泰涅克乡以伤风败俗扬名利穆赞。利摩日的检察院有句名言：全省一百名囚犯中，就有五十名是蒙泰涅克隶属的县里的人。一八一

六年，博内神甫被派来两年后，蒙泰涅克丢掉了恶名，居民们不再往刑事法庭送人了。大家普遍认为这一变化归功于博内先生对这个以往歹徒麇集、为害乡里的市镇施加的影响。冉-弗朗索瓦·塔士隆的罪行使蒙泰涅克突然恢复了昔日的坏名声。特别凑巧的是，塔士隆家几乎是当地唯一保留了淳厚古风和宗教习惯的人家，当今的观察家们发现这些风俗和习惯正在乡村中消失；神甫自然很喜欢这一家，把它当作一个据点。这家人诚实正直，相处和睦，热爱劳动，给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树立的尽是好榜样。小伙子在钟爱他的父母和朋友们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镇子，怀着在工厂正正派派挣一笔财产的可嘉可赞的抱负来到利摩日。两年学徒期间，他的表现值得称道，没有任何不轨行为预示他将犯下这桩使他丧命的滔天罪行。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把其他工人吃喝嫖赌的时间用来学习，提高文化。时间充裕的外省司法机关作了最细致的搜查，也未揭开此人生活中的秘密。他们把冉-弗朗索瓦寄居的带家具出租的小客店的老板娘细细盘问了一遍，她说店里从未住过比他品行更端正的年轻人。他性情温和可亲，可以说是个快活人。犯罪前一年光景，他的脾气似乎变了，每个月总有几次在外留宿，经常接连几夜不归。呆在城里哪个地方呢？她不知道。不过，从他鞋子的状况看，她多次想到她的房客是从乡下回来。他虽然出城，却不穿钉铁钉的鞋，却穿薄底浅口皮鞋。动身前，他刮胡子，抹香水，穿上白衬衣。预审法庭把搜查范围扩大到可疑的人家和生活放荡的女人家，但那里无人认识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法

庭人员又到女工和轻佻的女裁缝中间调查，但没有一个举止轻狂的姑娘和被告有过交往。没有动机的犯罪不可设想，尤其是一个求知若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的思想和见识应当超过其他工人。检察院和预审推事认为塔士隆杀人的原因是嗜好赌博；但经过周密的调查，证明犯人从未赌过钱。冉-弗朗索瓦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当着陪审团的面，在证据面前只得承认，但他那套否认方式表明他曾得到过精通法律知识或智力超群的人指点。下面列举的主要证据和许多谋杀案一样，既严重又无分量。作案那天夜里塔士隆不在客店，又不愿说出自己在哪里。被告甚至不屑制造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在搏斗中他未发觉上衣被可怜的女仆撕下一块，让风刮走，后来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当晚行人和城关居民曾在潘格雷房子周围发现过他，但倘若无人被杀，他们是记不起这件事的。他自制了一把朝田野开的那扇门的钥匙，颇为巧妙地把它埋在一个坑里，离地面有两法尺深，德瓦诺先生想知道财宝是否分藏在两层，无意中翻寻到这把钥匙。预审法庭终于找到了提供铁料，借老虎钳和送锉刀的人。这把钥匙是第一个线索，法院顺藤摸瓜查出了塔士隆，在省边界地带的一座树林里逮捕了他，那时他正在等候驿车。再晚一小时，他就动身去美洲了。最后，尽管留在耕过的田地和泥泞道路上的脚印被仔细抹掉，乡村警察仍然发现了图形清晰、保存完好的皮鞋印。到塔士隆住处搜查时，他的皮鞋底和鞋印一对，正好吻合。这个要命的迭合证实了好奇的女店主观察到的情况。预审法庭判断罪犯是受了外来的影响，而非本人下

的决心。法庭还相信此案有同谋，否则带不走那笔埋藏的钱。一个人不管多么强壮，揹着二万五千金法郎是走不远的。如果每罐藏了这个数目，运走四罐就得走四趟。不过，有个特殊情况确定了作案的时间。冉娜·玛拉西听到主人的叫喊一定吓坏了，起床时碰翻了床头柜，她的表就放在柜子上。这块表大概是守财奴在五年当中送给她的唯一礼物，摔到地上后撞断了大发条，表针指着午夜两点。谋杀发生在三月中旬，清晨五、六点钟天色已明。根据预审法庭和检察院的推测，无论钱运到了何处，塔士隆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塔士隆仔细抹平了脚印，却忽略了自己的脚印，这暴露了他有个神秘的助手。法院不得不编造个动机，认为是爱情的疯狂导致了犯罪；爱恋的对象不在社会下层，于是法院把眼睛朝上看。说不定她是个布尔乔亚女子，深信对她忠心耿耿和狂热崇拜的赛义德①式的年轻人会守口如瓶，与他开始了一部没想到结局如此可怕的浪漫史，凶杀的次要事实几乎证实了这一推断。老人是被人用铁锹打死的。所以他被杀是一件突发的、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对情人可能串通一气偷钱，但没打算杀人。多情的塔士隆和吝啬的潘格雷，这两个激情难抑的人狭路相逢，都被金子吸引到深夜重重的黑暗之中。法院为了搞清这一晦暗不明的情况，逮捕了冉-弗朗索瓦心爱的妹妹，把她关进单人囚室，希望通过她揭开她哥哥私生活的秘密。德妮丝·塔士隆出于谨慎，矢

① 赛义德，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忠实奴隶，他的名字成了忠心耿耿到狂热地步的同义词。

口否认到底，这使人怀疑她了解犯罪的原因，尽管她毫不知情。监禁即将毁掉她的一生。被告表现出老百姓中少有的性格：他甩掉了安插在他身边的最机灵的绵羊①，虽然他并没摸清他们的禀性。具有真知灼见的法官们认为，与大多数进过轻罪警察拘留所和苦役监狱，最后杀人越货的普通谋杀犯不同，冉-弗朗索瓦犯罪不是迫于需要，而是出于爱情。他们按照这个想法进行了积极审慎的调查；但是罪犯一直讳莫如深，预审法庭得不到任何材料。爱恋的对象是上流社会女子这一颇合情理的假设一经接受，冉-弗朗索瓦多次受到布满陷阱的审问；但是他的谨慎战胜了机智的预审推事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酷刑。法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告诉塔士隆他为之犯罪的女子已经暴露并被逮捕，他面不改色，只是讥讽地回答："我倒很乐意见见她呢！"许多人听到这些情况，也同意法官们的猜疑，由于被告死死不肯开口，这些猜疑看来已被证实。年轻人成了一个难题，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大家不难理解这人的案情多么有力地牵制住公众的好奇心，人们将多么贪婪地关注即将进行的法庭辩论。预审法庭虽掌握警察刺探到的情况，但仍停留在假定的门坎上，不敢进入这个奥秘，因为里面危险重重。对某些讼案，法官们不能满足于半信半疑。因此人们寄希望于重罪法庭，到那时许多罪犯都会翻供，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格拉斯兰先生被指定在开庭期间担任陪审员，所以韦萝

① 绵羊，密探的绰号。

妮克或从丈夫，或从德·格朗维尔先生那里了解到这桩杀人案的全部细节，半个月内，这案子把利穆赞和整个法兰西搅得鸡犬不宁。被告的态度证实了城里人根据法院的推测作出的杜撰；不止一次，他把目光投向特权阶层的女士群，她们是前来体味这场真实悲剧的千百种激情的。每当这人用明亮而不可捉摸的眼神环顾台下这群淑女时，她们中间便出现一阵强烈的骚动，因为她们个个担心在检察官和法官们探究的目光下显出是他的同谋。预审的徒劳无益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透露出被告为使罪行圆满成功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作案前几个月，冉-弗朗索瓦搞到一张赴北美的护照，所以说离开法国的计划早已拟定，那女子必定已经结婚，和一位姑娘逃跑恐怕是没有必要的。说不定犯罪的目的就是供这个不知名姓的女子过宽裕的生活。司法人员在行政管理登记簿上没有找到以任何女子名义申请赴该国的任何护照。他们担心女同谋犯在巴黎申请到护照，又去巴黎和周围区县的警察署查阅登记簿，结果一无所获。辩论当中每个细枝末节都显示出一个高超智力的深思熟虑。利穆赞最守妇道的太太们认为，平日里穿上薄底浅口皮鞋到泥里、田里去踩，为的是窥伺老潘格雷的行踪，不过这很难解释得通；而男人们，甚至最不妄自尊大的男人，则兴高采烈地解释说，为了在房子里走动、穿过走廊或不出声地从窗户爬进屋内，这种薄底浅口皮鞋是多么有用。冉-弗朗索瓦和他的情妇（年轻，漂亮，浪漫，人人为她画一幅俏丽的肖像）显然曾打算给护照添上伪造的暨夫人三字。晚上，在每个客厅里，人们中断牌局，狡

黠地追查一八二九年三月有哪些女子曾去巴黎旅行，哪些有可能公开或秘密地做过出逃的准备。利摩日正在审理它的菲亚尔代斯案①，并有一位无人认识的芒松夫人为其增色添彩。从来没有哪个外省城市象每晚庭讯以后的利摩日那般好奇心切。人们日思夜想这桩提高被告威望的案子，头头是道地重温、扩展、评论他的答辩，并展开广泛的讨论。一位陪审员问塔士隆为何拿一张去美洲的护照，工人回答说他想在那里开一家瓷器工厂。这样，他既未破坏自己那套辩护办法，又保护了同谋，使大家认为他犯罪是因为需要资金实现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法庭辩论正酣时，韦萝妮克的朋友们忍不住趁有天晚上她身体稍有好转，试图把罪犯的审慎解释给她听。头一天，医生嘱咐韦萝妮克作一次散步。早上她挽着母亲的胳臂绕城来到索维亚妈妈的乡村住宅，并在那里歇息。回家后她支撑着身子等丈夫；格拉斯兰八点钟才从重罪法庭归来，她按照习惯伺候他用完晚餐，自然听到了朋友们的讨论。

"如果可怜的父亲还活着，"她对他们说，"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况，说不定这个人也不至于犯罪。可是我看你们心里全装着一个怪念头。你们说爱情是犯罪的根源，这点我同意；但为什么你们以为那女子已经结婚？难道他不可能爱上一个姑娘，却遭到姑娘父母的拒绝吗？"

"一个少女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他。"德·格朗维尔

① 菲亚尔代斯（1761—1817），拿破仑帝国的法官，后被人暗杀，此案件哄动一时，芒松夫人是这桩谋杀案的见证人。

先生答道。"塔士隆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来得及正大光明地挣一份家产，等待一切姑娘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自由结婚的时刻到来。"

"我以前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可以实现；"格拉斯兰太太说，"但在一座毫无秘密可言，邻家的事在众人眼皮底下发生的城市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两人相爱至少要见面吧？你们这些法官有何高见？"她盯着代理检察长的眼睛问道。

"我们全相信那个女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商人阶级。"

"我的想法正相反，"格拉斯兰太太说。"这类女子没有足够高尚的情感。"

这个回答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韦萝妮克身上，人人等着听她解释这句悖谬反常的话。

"我白天躺在床上或夜不能寐时，禁不住要想想这桩神秘的案子，我相信猜到了塔士隆的动机。为什么我说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呢？已婚女子有些利害关系，甚至有些感情分她的心，阻止她达到完全狂热的地步，引得别人对她如此神魂颠倒。没有孩子的人才怀有把母爱和性爱合二而一的爱情。显然爱上这个人的女子想作他的依傍。在这个陌生女子的情欲中包含着艺术家和诗人赖以创造杰作的天才，这种天才在已婚女子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她命中注定创造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的作品就是孩子！孩子是我们的画，我们的书，我们的雕像。我们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吗？所以，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那陌生女子即使不

是姑娘，也不会是母亲。检察院的人必须具备女性的细腻，否则在许多情况下将分辨不出事物的千差万别。我要是您的代理检察官，”她对代理检察长说，“我们早就找到女罪人了，如果那陌生女子有罪的话。我和杜泰依长老先生一样，承认那对情人因无钱去美洲生活，打算带上可怜的潘格雷的财宝逃走。盗窃导致了凶杀，这是凶犯从死刑中领悟到的必然逻辑。所以，”她朝代理检察长投去恳求的目光，“您应当高抬贵手，排除预谋的因素，救这个不幸的人一命。这人尽管犯了罪，仍是一位伟人，说不定他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悔改行为应当在执法思想中起一定作用。如今，除了掉脑袋或如过去建造米兰大教堂之外，难道没有更好的赎罪方式吗？”

“太太，您的见解高超卓绝，”代理检察长说，“但即使预谋被排除，塔士隆仍然要判死刑，因为盗窃的情节严重并有据可凭，如在夜里翻墙撬锁等等。”

“您认为他将被处死？”她垂下眼帘问道。

“我对此深信不疑，检察院必将胜诉。”

格拉斯兰太太轻轻哆嗦了一下，弄得衣裙窸窸窣窣地响，她说：“真冷啊！”然后挽起母亲的胳臂，回房睡觉。

“今天她好多了，”朋友们说。

次日，韦萝妮克奄奄一息。医生见她快要断气十分惊讶，她微笑着对他道：“我不是向您预言这次散步对我毫无益处吗？”

自法庭开始辩论以来，塔士隆既不夸夸其谈，也不虚伪

做作。医生为了给女病人解闷，试图向她解释为何罪犯采取这种被其辩护人大加利用的态度。医生说，被告辩护律师的才华使被告看不清案子的结果，以为可以保住性命。人们不时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对幸福的期望，这幸福比生的幸福还要大。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其生活经历与他一生的最后行为大相径庭，以致辩护人提出以他的态度作为结论。最后，检察院假设的确凿证据在被告的浪漫史中变得如此无足轻重，辩护律师很有可能保住这颗脑袋。为救主顾一命，他在预谋问题上大作文章，他接受预谋盗窃的假设，但不承认预谋杀人，认为杀人是两场出其不意的搏斗导致的结果。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孰胜孰负似乎难下定论。

医生来探视后，代理检察长又来拜访韦萝妮克，他每日上午开庭前都来看看她。

“我读了昨日的辩护词，”她对他说，“今天即将开始辩驳，我对被告兴趣极大，希望他能得救；您不能在一生中放弃一次胜利吗？让律师把您打败吧。得了，把这条命送给我吧，说不定有一天您会得到我这条命！……塔士隆的律师发表了精采的辩护词后，人们疑惑不决，那样……”

“您的声音很激动，”子爵几乎吃惊地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她答道，“我丈夫适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巧合，由于我很敏感，这个巧合也许会要我的命：我分娩之日将是您下令砍下这颗脑袋之时。”

“我能修改法典吗？”代理检察长说。

“算啦！您不懂得爱，”她闭上眼睛答道。

她把头靠在枕上，挥了挥手叫法官走开。

格拉斯兰先生竭力为被告辩护，但未能替他开脱罪责，他在妻子授意下提出一个理由，得到陪审员中他的两位朋友的赞同：

“如果我们给这人留一条命，德瓦诺家将找回潘格雷的遗产。”这个难以抗辩的论据把陪审团分成七对五的两派，因此需要法官们表态；但法官们站到了陪审团少数派一边。按照当时的刑法原则，被告判罪已成定局。塔士隆听到对他的宣判气愤已极，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有这种反应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法官、律师、陪审员和旁听者几乎从未见过罪有应得的凶犯如此愤怒。对大家来说，悲剧并未因宣判而告终。和这类案子几乎总要遇到的情况一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把人们分成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被告是个受压制的无辜者，另一派则视他为罪有应得的凶犯。自由派坚持塔士隆无罪，他们并非确信不疑，只是想和当权者闹对立。他们说：“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脚和另一只脚的脚印相仿便给这人定罪呢？怎么能因为他出门在外便定罪，年轻人不都宁肯死也不愿连累一个女子吗？借了工具，买了铁料有什么关系？并没证明他做了钥匙嘛。挂在树上的一块蓝布片？说不定是老潘格雷挂在树上吓唬麻雀的，碰巧和我们上衣钩破的口子一样大小！一个人的性命简直系于一发！最后，冉-弗朗索瓦一概否认，检察院没有提出任何目睹罪行的证人！”他们对律师的辩护方式和辩护词反复论证，大加发挥。“老潘格雷是什么东西？一口破裂的银箱！”那些自由思想家们说。几个所

谓的进步人士不承认早被圣西门主义者用抽象的经济学派思想攻击过的神圣私有法则，他们说得更过分："潘格雷老爹才是元凶。这个人积攒金子，就是偷国家的钱。他闲置不用的资本可以让多少工厂运转！他侵占了工业的资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个女仆呢？大家可怜她。德妮丝引起的兴趣最为强烈，她挫败了司法机关的一个个计谋，在辩论时不经长时间思索绝不回答问题。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变成了堪与珍妮·迪恩斯①媲美的人物，和她一样妩媚俏丽，谦虚虔诚。弗朗索瓦·塔士隆继续激起全城和全省的好奇心，几个浪漫女子公开表示对他的仰慕。"如果这个人爱上了地位比他高的女子，他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她们说，"你们瞧着吧，他一定死得漂亮。"他会不会招供呢？大家为这个问题打赌。罪犯听到判决时怒火冲天，倘若没有宪兵在场，司法人员或旁听者中说不定有人遭殃，从此罪犯象头狂怒的猛兽，谁走近他就威胁谁；狱卒不得不给他穿上紧身衣，既防他自杀，又防他发狂造成后果。塔士隆被这件战胜一切暴力的工具束缚住了身体，只能用令看守们惊惧万分的痉挛动作，和在中世纪被视为魔鬼附身的话语和眼神发泄他的绝望。他那么年轻，妇女们同情这条充满爱的生命即将夭折。似乎特意于不久前发表的《一个死囚的末日》②，这首凄婉的哀歌，这篇徒劳无益声讨死刑——社会的巨大支柱——的檄文，成为众人

① 珍妮·迪恩斯，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为犯有杀婴罪的姐姐求得了特赦。

② 《一个死囚的末日》，法国作家雨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

交谈的话题。临了，无人不指责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子，她两脚踏在血泊中，如竖立于底座上的雕像一般屹立在重罪法庭的台子上，忍受着撕肝裂肺的痛苦，在家里被迫保持最大的冷静。大家几乎有点佩服这位利穆赞的美狄亚①，她的思想不可捉摸，胸脯雪白，里面包藏着一颗铁石心肠。或许她就是这位或那位的姐妹或表姐妹，某甲或某乙的妻子或女儿。每个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拿破仑有句隽永的名言：未知尤其在想象的领域中威力无边。至于德瓦诺先生和太太被盗的十万法郎，警察的查找毫无结果，犯人始终缄口不语，检察院遭到惨败。代理正在众议院开会的检察长之职的德·格朗维尔先生使出下策，试图让犯人相信坦白可以减刑；可是他一露面，囚犯便用更加愤怒的喊叫，更加狂乱的扭动来迎接他，向他投去充满愤恨的目光，眼中露出无法杀人的遗憾。法院只好指望在最后一刻向教会求助。德瓦诺夫妇多次去找监狱的指导神甫帕斯卡尔长老。这位神甫不乏叫囚犯听他话的特殊本领，他以出家人的态度面对塔士隆的盛怒，试图在这个浑身抽搐、孔武有力的人大发雷霆之时抛出几句话。但在精神之父的情怀和疯狂肆虐的感情风暴之间进行的搏斗，把可怜的帕斯卡尔长老弄得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这个人在人世间找到了他的天堂，”老人用温和的声音说。娇小的德瓦诺太太和女友们商量她是否应当冒险到罪犯那里活动活动。德瓦诺先生打算和解。绝望之下，他去向德·格朗维

① 美狄亚，希腊传说《阿耳戈船英雄》中精于魔法的女祭司，美貌、钟情，然而狠毒。

尔先生建议请求特赦杀害叔父的凶手，如果这凶手交还那十万法郎的话。代理检察长回答说国王陛下不会屈尊同意这样的妥协。德瓦诺夫妇又转向塔士隆的律师，如果他能让自己的主顾归还那笔钱，他们就送他十分之一。塔士隆见了不发火的人惟有这位律师；遗产继承人授权他另送十分之一给罪犯贴补家用。尽管这些海狸在自己的遗产上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尽管律师极有口才，他从主顾那里仍然一无所获。德瓦诺夫妇气愤已极，把囚犯大大诅咒了一番。“他不仅是杀人犯，而且还不识趣！”德瓦诺虽未读过有名的菲亚尔代斯悲歌①，但听说帕斯卡尔长老没有成功，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可能被驳回，因而一切都完了时，严肃地嚷道。“他去那种地方，要我们的财产有何用？杀人尚可理解，无谓的盗窃就不可思议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年月啊，社会上的人士竟对这么个强盗感兴趣？他一钱不值。”“他不正派，”德瓦诺太太说。“是不是归还财产会连累他的情妇？”一个老小姐说。“我们替他保守秘密。”德瓦诺先生嚷道。“那您就犯了知情不报罪，”一位律师答了腔。“这个无赖！”德瓦诺先生无话可说了。格拉斯兰太太社交圈中的一个女子笑着向她转述德瓦诺夫妇的讨论，她是位很有才情的女子，对理想的美梦寐以求，希望

① 歌中唱道：

巴斯蒂德如巨人，
身长六尺差两寸，
他是一个大无赖，
而且还不讲礼貌……

一切完美无缺，对囚犯时时发怒大为遗憾；她希望他冷静，沉着，庄重。“您没看到吗?”韦萝妮克对她说，“他就是这样摆脱诱惑，挫败种种企图的，他变得凶猛是出于心计。”“再说，他不是个有教养的人，”远居他乡的巴黎女子接着说，“他是工人。”“一个有教养的人早把那陌生女子供出来啦!”格拉斯兰太太答道。

这些事件，在各个沙龙，各家各户受到挤压，绞拧，千种评论，又经过城里的三寸不烂之舌细细的挑拣，让人们对处决罪犯产生了残忍的兴趣，两个月后，最高法院驳回了该犯的上诉。罪犯宣称有人拼命为他辩护，夸口不会处以极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持什么态度呢?他会招吗?会翻供吗?打赌谁能赢?您去不去看处决?怎么去?利摩日城的布局给罪犯免去走长路的焦虑，但也限制了风雅观众的人数。监狱所在的法院位于法院街和刺猬桥街的拐角。法院街直通短短的悔恨山街，街口便是处决犯人的艾纳广场或竞技广场，广场可能正是因其用途而得名的。路途短，沿途的房屋和富户也就少。况且上流社会有谁愿意混杂在挤满广场的老百姓中间呢?不过天天盼望的处决被一天天推迟，令全城人大为惊讶，推迟的原因如下。罪大恶极的人走向死亡时顺天安命是教会期望的一个胜利，它对群众产生的效果极少落空；恶人的悔恨足以证明宗教思想的威力，撇开基督教的利益不谈——虽然这是教会的主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场合遭到失败也不能不令教士们痛心。一八二九年七月，毒化政治生活直至最小细节的派性使情况更加严重。自由党很高兴看

到教士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失败，教士党是蒙洛西埃[1]创造的字眼，他是保王党人，后转入立宪派，并在其带动下违背了初衷。各党派干下大量足以使一个人蒙受耻辱的下流勾当；因此，当这些勾当在群众眼中由一个人来承担时，这人就成了罗伯斯比尔[2]、杰弗雷[3]、洛巴德蒙[4]，变成全体同谋扎系秘密ex voto[5]的赎罪祭坛。检察院征得主教府同意，推迟了处决，一来希望了解司法机关对罪行尚未搞清的部分，二来给宗教一个获胜的机会。但是检察院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度，判决迟早要执行。那些大唱反调，视塔士隆为无辜，企图在法院判决上打开突破口的自由派们，这时又嘀嘀咕咕，抱怨判决没有执行。对人对事若持一贯反对的态度，就会落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因为反对派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它想的是始终与政权为敌。将近八月初，人称公众舆论的往往十分愚蠢的谣传迫使检察院宣布了处决日期。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杜泰依长老挺身而出，向主教建议采取最后一着，这一着的成功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引进这出司法悲剧，他是联系其他所有人的纽带，在这场戏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后来他通过

① 蒙洛西埃伯爵(1755—1838)，法国狂热的保王党人。

②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③ 杰弗雷(1645—1689)，英国勋爵，以残忍著称，曾任财政大臣，爆发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时被杀。

④ 洛巴德蒙(1590—1653)，法国路易十三时代枢密院成员，红衣主教黎塞留政策的推行者。

⑤ 拉丁文：还愿物。

上帝熟知的途径，把格拉斯兰太太领上舞台，让她的美德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辉，显示出她是一位高尚的女善人和天使般的女基督徒。

利摩日的主教府坐落在维埃纳河畔的一个山岗上，它的花园，靠装了栏杆的厚实的墙壁支撑，顺着自然下降的地势层层展开。山岗很高，对岸的圣艾蒂安城关似乎匍伏在它最后一层台地的脚下。从那儿望去，随着人们散步的方向不同，河流或竖或横地在一片绚丽的景物中淌过。朝西，流经主教府花园后，维埃纳河沿圣马夏城关绕了一个优美的弧形流入城市。过了城关不远，有幢漂亮的乡间住宅，名为克吕佐，从最突出的平台上可以望见宅内的花坛，远远看去，与城关的钟楼浑然一体。克吕佐对面是座遍植杨树的新月形岛，韦萝妮克在少女时代称之为法兰西岛。东边，远处重峦叠嶂。媚人的风光和简朴多姿的建筑，使主教府成为这座在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建筑艺术上均不出众的城市里最惹人注目的宏伟建筑物。花园里这些引起作画中游的人们瞩目的种种景象，杜泰依长老早已熟悉，因此，他由德·格朗库尔先生陪着走下一层层台地，并不注意夕阳给古老的墙垣、斜坡的栏杆、城关的房舍和维埃纳河水面涂上红色、桔黄和淡紫的色调。他来找主教，主教这时正坐在最后一层台地角上的葡萄藤绿廊下吃餐后点心，沉醉在迷人的晚景中。岛上的杨树在河中拉长的倒影此刻似乎把水面分隔开来，发黄的树梢在阳光下犹如金枝金叶。浓淡不一的块块绿色，程度各异地映射出夕阳的余晖，交织成一片充满伤感的斑斓色彩。谷

底，一层闪着点点金光的水泡在维埃纳河中随着夜晚的轻风抖动，鲜明地映出圣艾蒂安城关一片褐色的屋顶。圣马夏城关沐浴在阳光下的钟楼和屋脊，掩映在葡萄架的藤蔓间。半藏于河湾里的外省城市轻柔的低语，和煦的空气，一切都使高级教士心宁神安，那是所有论述过消化问题的作者们要求的心境；他两眼不由自主地盯着河右岸圣艾蒂安城关那边，岛上杨树的巨大荫影罩住园子围墙的地点，老潘格雷和他的女佣就在这园子里双双被害；但当两位代理主教令他想起的种种困难搅扰了他当时的小小快乐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捉摸的思想。两位教士以为是烦恼分了他的心，其实相反，高级教士在维埃纳河的沙子里看到了德瓦诺夫妇和法院正在寻找的谜底。

“大人，”德·格朗库尔长老走过来对主教说，“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们将悲痛地看着可怜的塔士隆心怀对宗教的蔑视死去，他将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宗教，把可怜的帕斯卡尔长老骂得狗血喷头，朝耶稣受难十字架吐唾沫，他什么都不再相信，甚至地狱。”

“他会吓坏老百姓，”杜泰依长老说，“这件大丑闻和它引起的恐惧将掩盖我们的失败和无能。所以我来的时候对德·格朗库尔先生说，这个场面将使不止一个罪人投入教会的怀抱。”

一席话把主教搅得心烦意乱，他把一串正吃着的葡萄放在一张乡村风味的木桌上，擦了擦手指，招呼两位代理主教落座。

"帕斯卡尔长老没有干好，"他终于说。

"他最后一次去监狱碰到的场面使他得了病，" 德·格朗库尔长老说，"因他身体不适，我们才没带他来讲讲困难，大人下令做的一切尝试都不会成功的。"

"囚犯一看见我们的人就扯起嗓子唱下流歌，用声音盖住我们想对他说的话，"坐在主教身边的一位年轻教士说。

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右胳臂肘支在桌子上，白净的手懒洋洋地垂在一串串葡萄上挑选颜色最深的颗粒，象常客或宠儿一般自在和随便。他是德·拉斯蒂涅男爵的弟弟，与利摩日的主教沾亲带故，既是高级教士的常客，又是他的宠儿。年轻人献身教会出于财产原因，主教让他当自己的私人秘书，以便给他时间等待晋升的机会。加布里埃尔长老的姓氏注定他将谋得教会中最显要的职位。

"我的孩子，原来你去过了？"主教对他说。

"是的，大人，我一露面，这不幸的人便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辱骂我和您，他的言行让教士无法在他身边呆下去。大人是否允许我进一言呢？"

"让我们听听上帝有时放在孩子们口里的智慧之言吧，"主教微笑道。

"他不是叫巴兰的母驴开口了吗？①"年轻的德·拉斯蒂

① 典出《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摩押王巴勒惧怕以色列人，求先知巴兰诅咒他们，巴兰骑驴前往摩押国，上帝派天使三次挡住母驴的去路，母驴受巴兰打骂，竟开口说话，巴兰终于看见天使挡道，便按上帝旨意说服摩押人不与以色列为敌。

涅神甫急嘴快舌地回答。

“据某些评注者说，母驴不大清楚它讲的是什么，”主教笑着反唇相讥。

两位代理主教微微一笑；一来这是主教大人开的玩笑，二来这玩笑是对年轻神甫的温和嘲讽，他受到聚在主教身边的要人和野心家的忌妒。

“我的意见，”年轻的神甫说，“是请求德·格朗维尔先生再次暂缓执行判决。囚犯得知推迟几日是因为我们说了情，也许会假装听我们讲话，而如果他听我们……”

“看到他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好处，他会坚持不改的，”主教打断他的宠儿说。“先生们，”他沉默片刻后接着说，“城里人了解这些细节吗？”

“哪一家不谈论这事？”德·格朗库尔长老说，“好心的帕斯卡尔长老作最后一次努力落得的下场是眼下一切谈话的主题。”

“塔士隆应于何时处决？”主教问道。

“明天，有集市的日子，”德·格朗库尔先生回答。

“先生们，宗教不能甘拜下风，”主教嚷道，“这件案子越引起人们注意，我越要获得辉煌的胜利。教会处境艰难。我们不得不在一座工业城市创造奇迹，在这座城市里，对宗教教义和君主制学说的反叛精神根子扎得很深，产生于新教、今天称作自由主义——哪怕明天再换个名字——的审查制度扩展到一切事物。先生们，到德·格朗维尔先生家去吧，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告诉他我们要求缓刑几天。我将去看看

那个不幸的人。”

“您！大人，”德·拉斯蒂涅神甫说，“如果您失败了，损失不是太大了吗？您应该胜券在握时去才是。”

“如果大人允许我讲讲我的意见，”杜泰依长老道，“我以为可以提出一个办法，保证宗教在这一可悲的场合获胜。”

高级教士有点冷淡地作了个同意的表示，这说明那位代理主教多么不受信任。

“如果有人可以影响这颗叛逆的灵魂，要它重新皈依上帝，”杜泰依长老继续说，“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出生村庄的本堂神甫博内先生。”

“受您保护的一个人，”主教说。

“大人，本堂神甫博内先生是那种用自己为基督教而战的美德和传教工作自我保护的人。”

迎接这个如此谦虚、如此简单的回答的是一阵沉默，除了杜泰依长老外，任何人都会觉得难堪；他的回答提到那些不受赏识的人，三位教士却认为这是一句谦恭的、无懈可击的、经过巧妙润色的挖苦话，是惯于恪守最严格的准则又讲出心里话的教士们的拿手好戏。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杜泰依长老从来不考虑自己。

“我对这位圣阿里斯泰提① 早有所闻，”主教微笑着答道。“如果我埋没这个出类拔萃的人，便是办事不公，或抱有成见了。你们的自由派夸奖你们的博内先生，仿佛他与他们

① 阿里斯泰提（约公元前 550—467），雅典政治家，为官清廉，人称“正直的人”。此处喻指博内神甫。

同属一党，我要亲自对这位乡村传教士作出判断。先生们，到检察长那儿代我请求缓刑几日，等他有了回音，我再派亲爱的加布里埃尔长老去蒙泰涅克把这位圣人请来。我们将让这位大人创造奇迹。”

听到绅士派头的主教这番话，杜泰依长老脸红了，但他不愿指出话里令他不快的地方。两位代理主教默默地行礼告辞，留下主教和他的宠儿在一起。

“我们谋求的忏悔秘密大概埋藏在那儿，”主教对年轻长老说，一边指了指位于小岛和圣艾蒂安城关之间、杨树浓荫下的一幢孤零零的房子。

“我一直这样想，”加布里埃尔答道，“我不是审判官，不愿当密探；但假若我是法官，我会知道那女人的名字，她听到任何响动，任何话都发抖，但前额必须始终保持平静纯洁，否则就要陪囚犯上断头台。可是她丝毫不必担心：我见过那男人，他会把他炽热爱情的秘密带进冥府。”

“小滑头，”主教拧了一下秘书的耳朵说，又指了指小岛和圣艾蒂安城关之间给夕阳最后一抹红霞照亮的空间，年轻教士两眼正盯着它。“法院本该搜搜那儿，对不对？……”

“我去看罪犯，是想试试我的怀疑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他有密探看守，如果我高声讲话，就会连累他为之丧命的那个人。”

“咱们别讲出来，”主教说，“咱们不是人世司法的执行者。一个人掉脑袋已经够惨的了。况且教会迟早会知道这个秘密。”

沉思的习惯使教士的洞察力比检察官和警察强得多。高级教士和他的秘书常常从台地高处俯视犯罪的现场，老实说已经识破经过预审调查和重罪法庭辩论仍未搞清的一些细节。德·格朗维尔先生正在格拉斯兰太太家玩惠斯特牌，必须等他回来。将近午夜时主教府才得悉他的决定。加布里埃尔长老乘上主教的车，于凌晨二时前后动身去蒙泰涅克。这地方离城大约九法里，位于利穆赞，沿科雷兹群山伸展，与克勒兹省毗邻。年轻的长老把利摩日留在身后，它正受着翌日有指望看到、却依然不会出现的场面煽起的种种激情的折磨。

第三章 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

教士和虔诚的人在利益方面都有严格照章办事的习性。是因为穷？抑或是因为孤独造成的自私在他们身上助长了人类吝啬的倾向？还是为了扶弱济贫不得不锱铢必较？对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解释。掏腰包的困难常常隐藏在亲切天真的话语中，也常常直言不讳，在旅行中暴露得尤为明显。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这位长久以来在祭坛圣体龛下俯身礼拜的人中最漂亮的年轻人，只给了驿站马车夫三十苏的酒钱，所以车行得很慢。主教们只比预定酬金多给一倍，车夫们也就毕恭毕敬地赶车。他们生怕失宠，自然不敢给主教的车子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害。加布里埃尔长老第一次单独旅行，每到一站便温和地说："车夫先生们，请走快一点。""乘客动

拇指①，我们才扬鞭！”一名老车夫回答他说。年轻长老把身子埋在马车的角落里，琢磨不透这句回话的意思。为了消遣，他研究起正在穿越的地区，在波尔多至里昂蜿蜒曲折的大路上多次下车徒步爬坡。

离开利摩日五法里，过了维埃纳河谷秀丽的谷坡和漂亮的利穆赞斜坡草地，——有几处酷似瑞士，尤其在圣莱奥纳尔——景色变得沉郁凄凉起来。出现了广阔的荒芜平原，既无草木又无马匹，天际耸立着科雷兹省高地的荒原。这些山峦呈现在旅客眼前的既不是阿尔卑斯山的高耸挺拔和它的雄伟断层，也不是亚平宁山热烘烘的峡谷和荒凉的山巅，更不是比利牛斯山的巍峨壮丽；因水的流动形成的起伏山势，显出大灾难平息和大水退后的平静。这种地貌为法国的大部分地形所共有，也许和气候一样给法国争得了受到欧洲确认的温和之誉。如果说在利穆赞、马什和奥弗涅的风景之间这一平缓的过渡为过路的思想家和诗人呈现出某些灵魂所惧怕的广袤无垠的图景，如果说它促使坐在车里感到无聊的女子浮想联翩，那么对居民而言，这里的大自然只有严酷，蛮荒，缺少资源。灰色的大平原上种不出东西。与首都为邻是重现近两个世纪在布里②发生的奇迹的唯一条件。但是这儿没有给荒漠增添生气的大府第，在这片荒漠上，农学家看到了缺陷，文明在呻吟，游客找不到旅店和优美如画的迷人景致。思想高雅

① 俚语，意指多给点钱。

② 布里地区在巴黎盆地以东，处于塞纳河与马恩河之间，因靠近巴黎，农业发展很快。

的人不嫌恶这片荒野，它们是大自然巨幅画面中必不可少的阴暗部分。不久前，气质那么忧郁的才子库柏在《大草原》①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荒僻寂寥之地的诗情。这些被植物的繁衍所遗忘的地域，覆盖着毫无肥性的矿渣，风化的石卵，寸草不生的土壤，向文明提出了挑战。法国应当接受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正如英国人接受了苏格兰提供的办法，以英勇耐心的耕作把最贫瘠的灌木丛生之地变成了出产颇丰的农庄。让这些被社会置之不理的地区处于蛮荒原始的状态，就会滋长气馁，懒惰，因缺少食物引起虚弱，因不堪贫困造成罪恶。上面寥寥数语便是蒙泰涅克的一部历史。在这片政府不予重视，遭贵族遗弃，受工业诅咒的广袤荒地上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向不尽义务的社会宣战。因此，过去蒙泰涅克的居民和昔日的苏格兰高地人一样，靠盗窃和杀人维持生计。看到这个地方，一位思想家不难设想二十年前村民们是如何与社会开战的。大高原的一侧被维埃纳河谷切断，另一侧被马什漂亮的小山谷和奥弗涅截然切断，并有科雷兹山拦在面前，除开农业外，很象把卢瓦尔河盆地和塞纳河盆地隔开的博斯高原，也象都兰和贝里高原以及其他许多高原，它们有如法国地面上的一个个棱面，数量多得足以让最伟大的治国者们深思。统计表明法国拥有好几百万公顷荒地，某些地区如贝里有七、八尺厚的腐殖土，在这样一个国家，奇怪的是有人抱怨民众不断往

①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大草原》为其五部曲《皮袜子故事集》之一，发表于一八二七年。这套故事对后来美国的西部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社会上层爬，而政府竟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在这些可以养活整村整村乡民、产生巨大收益的土地中，有不少归一些顽固不化的市镇所有，它们拒绝把土地出卖给投机商，以保留放牧百来头乳牛的权利。这些没派用场的土地上全写着无能二字。任何土地都有某种特殊的肥力。现在欠缺的既不是劳力，也不是意愿，而是管理的意识和才干。在法国，时至今日，这些高原为谷地作出了牺牲，政府救济照顾的是利益自有保障的地区。这些穷乡僻壤大多缺水，而水是发展生产的第一要素。本来可以放出氧化物，为这些灰色的不毛之地增加肥力的雾气，被风一刮迅速掠过地面，而在别处，树木留住雾气，从中汲取养分。植树造林在好几点上与传播福音相仿。居民与最近的大城市之间隔着一段对穷人而言无法逾越的距离，隔着一片荒漠，即使生产出一些东西也找不到任何销路，他们被抛在未曾开发的森林近旁，在林中砍点木柴，偷猎些靠不住的食物，冬天忍受饥饿的煎熬。土地没有种植小麦的必要条件，穷人们既无牲畜又无农具，靠食栗子为生。最后，那些在博物馆里环顾全部畜产品，为其棕褐色——欧洲产品的标记——感到难以言传的惆怅的人，他们或许会明白，这片浅灰色的平原时常令人扫兴地想到它的贫瘠，这对人们的情绪该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儿没有清凉，没有绿荫，没有对比，没有任何令人欣悦的思想和景象。一株孱弱的苹果树在这儿也会被当作朋友拥抱。

新近修筑的一条省级公路穿过这块平原，在一个岔口上与大路相接。往前再走几法里，一座山岗脚下便是名副其实

的蒙泰涅克①，乡政府的所在地，上维埃纳省的一个县就从这儿开始。山岗归蒙泰涅克管辖，它的地界内既有山，又有平原。这个市镇地势有高有低，宛如一个小苏格兰。镇子卧于山岗脚下，山岗后面，约莫一法里远处，耸立着科雷兹山脉的第一座山峰。蒙泰涅克大森林在这一地段绵延伸展，它始于蒙泰涅克山岗，顺坡而下，布满露出大块不毛之地的贫瘠小山谷和山坡，在山峰环绕一圈，又变为狭长的林带延伸到奥比松公路，最后消失在这条路的一个陡坡上。陡坡俯视一条峡谷，波尔多至里昂的大路便从那儿经过。盗贼时常在这条危险的峡谷深处拦劫车辆、旅客和行人，他们的袭击一直未受惩罚，因为他们依仗有利的地势，沿着只有他们熟悉的小径，躲进难以到达的密林深处。司法机关在这种地方调查是无从下手的。谁也不打这儿过，没有交通，就不会有商业、工业，也不会有思想的交流和任何种类的财富：文明的物质奇迹一直是原始思想得到贯彻的结果。思想始终是一切社会的起点和终点，蒙泰涅克的历史为这一社会科学公理提供了佐证。当行政部门有能力照顾该地紧迫的物质需要时，它伐光了狭长的林带，在那儿设了一个宪兵队，护送两个驿站间的来往车辆；但让宪兵们丢脸的是，改变民众风尚，打赢这场内战的不是刀剑，而是话语，不是宪兵队长谢尔万，而是本堂神甫博内。这位神甫对这可怜的地方产生了宗教式的柔情，试图让它获得新生，并且达到了目的。

加布里埃尔长老在时而碎石遍地，时而尘土飞扬的平原

① 蒙泰涅克（Montégnac）一词的含义是“山里的村庄”。

上走了一个小时，成群结队的山鹑平静地漫步，待车子走近，它们扑扇着翅膀发出沉闷的响声飞上天空。加布里埃尔长老和所有经过此地的旅客一样，怀着几分快意看见眼前出现镇子的屋顶。蒙泰涅克镇口有个只在法国才见得着的稀奇古怪的驿站，它的标志是块橡木板，用四颗钉子钉在一匹马也没有的破马厩上方，一个自命不凡的马车夫在木板上刻下 Pauste O chevos① 几个字，并用墨水涂黑。门几乎始终敞着，一块木板埋在地里权当门坎，以免下雨时大水灌进比路面还低的马厩。懊丧的旅客瞥见一些补缀过的、马稍一用力便会折断的破旧鞍辔。驿马总不在厩内，或在耕田，或在牧场。偶尔呆在厩内，也正在吃料；马吃了料，车夫又去了姨妈或表妹家，正在收牧草，或者睡大觉；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只得等人去找他，他干完活计才回来；回来以后，还要花许多时间找上衣，找鞭子，或调整马的胸带。房子门口，有位胖大嫂比旅客还着急，她怕旅客发脾气，跑前跑后地忙着，比马活动得还厉害。她是驿站的女站长，丈夫正在田里干活。主教大人的宠儿让车停在这样一个马厩前，马厩的墙壁涂抹得象张地图，茅草顶篷开了花，被长生草压得变了形。他先求女站长为他一小时后出发做好一切准备，然后问她到本堂神甫住宅怎么走；大嫂指给他看两幢房子间的一条小巷，小巷通教堂，神甫住宅便在近旁。

正当年轻长老走上这条布满石块、两侧竖着篱笆的小径

① 马车驿站之意，但与通常的写法不同。

时，女站长盘问起车夫来。从利摩日开始，每个到站的车夫都把由省城车夫发布的关于主教府的推测告诉正待出发的同事。因此，正当利摩日市民一面起床，一面谈论处决杀害潘格雷老爹的凶手时，在整条公路上，乡下人却宣布主教为无辜者争取到特赦，并对人间司法的所谓谬误议论纷纷。冉-弗朗索瓦日后被处决时，说不定会被看成烈士。

加布里埃尔长老在这条红叶掩映，黑莓、黑刺李结实累累的小径上爬了几步，下意识地转过身来，我们初到一地，都会不由自主地去认识它，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狗马皆有的好奇心。他发现蒙泰涅克的水源一是山岗的流泉，二是一条小河，连接县城和省会的省级公路沿河而过。蒙泰涅克和这块高原上的所有村庄一样，用方方正正、晒干了的土坯造房。一场大火过后，土坯房有可能烧成砖房。房顶铺着茅草。贫穷随处可见。在蒙泰涅克前方伸展着好几块从平原夺来的燕麦、萝卜和土豆田。山坡上有几片水浇牧场，放牧有名的利穆赞马，据说这种马是阿拉伯人的遗赠，他们从比利牛斯山来到法国，在普瓦捷和图尔之间死于查理·马泰尔统帅的法兰克人的刀斧之下。高地看来旱得厉害，一块块焦黑、淡红和火红的颜色表明土地干燥，利于栗树生长。水被精打细算地用于灌溉，只给边缘种了栗树、四周围有篱笆的牧场带来生机，牧场上生长一种短细稀疏、略带甜味的草，养育出高傲、娇嫩、不大耐劳的马种，它们在出生地是出色的良种马，换了地方便容易发生变异。新近引种的几株桑树表明人们有意养蚕。和世上大多数村庄一样，蒙泰涅克只有一条街，公路

便打街上穿过。但村子分为上、下蒙泰涅克，每部分都有条条小巷成直角与街道相通。一排房屋坐落在山岗隆起的小丘上，一层层花园令人赏心悦目；上街要下好几级台阶；房子有土楼梯或碎石砌的楼梯，几个老年妇女，东一处西一处的，或坐着纺线，或照看孩子，给这画面添了生气，她们隔着平日静悄悄的街道交谈，维系上、下蒙泰涅克的对话，相当迅速地把消息从镇子一头传到另一头。花园里种满果树、白菜、洋葱、青菜，每个平台上都摆着一溜儿蜂箱。与此平行的另一排房屋，花园朝小河倾斜，沿河栽着茁壮的大麻和性喜潮湿的果树；有几座房屋和邮局一样位于凹处，给织布业带来便利；几乎家家户户都掩映在核桃树——胶土之树——的浓荫中。这边，与大平原相对的另一头，有幢更宽敞、更考究的住宅，一些同样维修得很好的房舍聚集在周围。这个小村庄，与镇子隔着花园，当时正叫塔士隆屯，至今未改名称。市镇本身并不大；但属下有三十来块分散的分成制租田①。河谷里，近河处，几条与马什和贝里地区类似的筑有绿篱的河边小径，指出水流的走向，给这个市镇周围勾勒出一条绿色的流苏，使市镇看上去宛如海中央的一艘舰艇。当一座房子，一块土地，一个村庄，一个国家，由可悲的状况转为可喜的状况，但还不够豪华，甚至算不上富有时，生活对于活着的人显得如此天经地义，以至一位旁观者下车伊始绝猜不出人们付出的繁杂琐碎、坚韧不拔的巨大努

① 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让，一定时期后，和租种者按比例分成土地收益。

力，看不出埋葬在地基中的劳动，促成初步变化却被人遗忘的耕耘。所以，年轻长老对这片美景扫了一眼，并不觉得这景致有什么了不起。他不知道博内神甫到来之前此地的境况。

他攀着小径又走了几步，不久在上蒙泰涅克房舍花园上方二百来米处，再一次看到适才从远处首先瞥见的教堂和本堂神甫住宅，它们与古老的蒙泰涅克小城堡——十二世纪纳瓦兰家族的府第之一——气势庄严、缠藤绕蔓的遗迹混杂在一起。神甫私宅当初恐怕是为侍卫长或总管建造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又长又高的栽着椴树的平台，从那儿可以俯览远近一带。平台的楼梯和支撑它的墙年深日久，饱受岁月的摧残。楼梯的石阶被草木难以觉察、但持之以恒的力量挪动了位置，缝隙间长出高高的草和野生植物。贴石而生的苔藓为每一级台阶铺上青绿色的地毯。厚厚的墙垣上布满裂缝，狭长的出水孔之间钻出一簇簇、一丛丛各种各类的墙草、春白菊、铁线蕨。植物给墙壁披上一块由锯齿蕨、金色花蕊的淡紫色金鱼草、蓝蓟和褐色隐花植物编织而成的最雅致的壁毯，石头反倒成了附属品，在这块清凉的壁毯上打出寥寥几个洞眼。平台上，黄杨勾画出一座观赏花园的几何图形，花园四周是本堂神甫的房子，山岩在房子上方形成一道浅白色的边，点缀着一些歪歪斜斜、枝叶如一身羽毛的病弱的树。城堡的废墟俯临这幢房子和教堂。神甫住宅用石头和灰浆建造，分上下两层，有个其大无比、带两堵山墙的斜屋顶，天窗破败不堪，顶楼恐怕是空的。底层有两个房间，中间隔一

条走廊，走廊尽头有道木梯通向二楼，楼上也有两间房。院子那边靠房盖了间小厨房，院子里的马厩和牛栏空空如也，已经废弃不用。房子和教堂之间隔着菜园，一条坍塌的游廊把住宅和圣器室连接起来。年轻长老看到四扇用铅条卡住玻璃的窗户，长满青苔的褐色墙壁，象盒火柴似的裂成一条条的原木大门，然而，这些可爱与质朴的细节，那装点着屋顶和朽烂的木窗台的植物和从缝隙中钻出的婀娜多姿的野生藤蔓植物，那些仿佛带着令人喜悦的念头伸进窗户的葡萄树带卷须的藤蔓和小串的葡萄，这一切非但没有打动年轻长老的心，反而使他庆幸自己将来要当的是主教，而不是乡村神甫。这幢大门始终敞开的房子仿佛属于每个人。加布里埃尔长老走进与厨房相连的大厅，发现里面的家具十分简陋：一张带四根螺旋形桌腿的老橡木桌，一把绒绣面扶手椅，几把木椅，一个旧食橱。厨房里没有人，只有一只猫，表明宅里有女人。另一间屋子是客厅，年轻教士朝里望了一眼，瞥见几张铺着绒绣面、未上漆的木扶手椅。护壁板和屋顶的搁栅是栗木做的，乌黑发亮。屋里有架描花绿壳时钟，一张铺着绿色旧台布的桌子，几把坐椅，壁炉台面上两个烛台之间，有个放在玻璃罩内的童年耶稣蜡像。壁炉装了一个粗线脚的火炉衬，炉口用张纸帘遮住，帘上画着耶稣肩扛一头绵羊，大概这是镇长或治安法官的女儿为感谢对她的精心教育送的礼物。房子的可悲状况叫人看着难受：用石灰粉刷过的墙有些地方褪了色，齐人高处蹭得发黑；粗栏杆柱的木楼梯打扫得虽很干净，但踩上去恐怕会摇晃。尽里头，对着

大门，通向菜园的门敞着，德·拉斯蒂涅长老发现园子不大，围墙象防御工事一般，用微白易碎的山石砌成，贴墙种着结实累累的果树，未经修剪的长葡萄藤爬满墙头，每片叶子上斑痕点点。他折回身，在第一个园子的小径上漫步，从村子上方眺望山谷的壮丽景致，它不愧为辽阔平原边上的一块绿洲，平原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宛如风平浪静的大海。后面，一侧是大片古铜色森林的色彩浓重部分，另一侧是教堂和高踞于山岩之上、鲜明地呈现在碧空之中的城堡废墟。加布里埃尔长老在星星形、圆形、菱形的小径上漫步，脚下的沙子给踩得刷刷作响，他望望村庄，三五成群的乡民正在审视他，又望望路边长满带刺灌木的清凉山谷，还有与一望无际的平原景象迥异的垂柳夹岸的河流；这时，有些感觉朝他袭来，改变了他的思绪的性质，他开始赞赏此地的宁静，纯净的空气令他神清气爽，眼前返朴归真的生活令他心境平和；他影影绰绰看到本堂神甫住宅的美丽，又走进来认真好奇地细细察看。一个小姑娘，可能是负责看家的，正在园子里偷吃水果，听见一个人穿着咯吱作响的鞋子，在底层两个厅堂的大块方砖地上走动的脚步声，便走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只水果，口里还咬着一只，这个样子被人撞见令她好生惊讶，对这位年轻、漂亮、可爱的长老的问话，她一句也没回答。小姑娘从来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长老，衣服穿得笔挺，细麻布衬衣白得耀眼，黑呢料子十分漂亮，既无污迹，又无皱褶。

“博内先生，”她终于说，“博内先生在做弥撒，于絮尔小

姐在教堂。”

加布里埃尔长老没有看见连接神甫住宅和教堂的游廊，他又踏上小径，从正门走进教堂。带披檐的门廊面朝村子，门前有几道磨旧了的、不连贯的石级，石级下面的广场被雨水冲出一条条沟，点缀着大榆树，那是当年依照新教徒苏利①的命令栽种的。法国有许多穷教堂，这一所是最穷的当中的一个，很象那类大谷仓，门上方突出的屋顶靠木柱或砖砌的柱子来支撑。教堂和本堂神甫的房子一样，用碎石和灰浆建成，紧靠一个不带尖顶、用大圆瓦覆盖的方形钟楼，教堂外部装饰着最富丽堂皇的雕塑，它们因明暗的对照变得更为充实，又被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内行的大自然镂深凹部，集中布局，着上颜色。两侧，长春藤用它多筋的茎环抱墙壁，透过叶片勾勒出条条脉络，与人体模型上的脉管一样多。岁月为遮盖它留下的伤口给教堂披上的这件外衣，被生在缝隙里的秋天的花朵点缀得五色缤纷，为啾啾鸣唱的鸟儿提供了栖息之地。门廊披檐上方，玫瑰形圆花窗掩映在蓝色的风铃草中，好似图文并茂的祈祷书的扉页。与神甫住宅相连的朝北一侧花朵稀疏，墙上生着青苔，灰一块，红一块的；另一侧及教堂后部的圆室周围是墓地，盛开着各色鲜花。几株树，其中有一株象征希望的扁桃树，把根扎在了墙壁的裂缝里。两棵巨松，贴教堂后部的圆室生长，作了避雷针。墓地有堵坍塌的小墙，靠堆到半人高的瓦砾支撑着，作装饰的铁

① 苏利公爵(1560—1641)，胡格诺派，亨利四世的大臣和参政员。

十字架竖在底座上，插了复活节时祝圣过的黄杨枝，这是被城里人淡忘了的感人的基督教思想的一种体现。乡村神甫是复活节之日前来向死者们说："你们将幸福地重生！"的唯一教士。东一个、西一个朽烂了的十字架竖在野草丛生的土包上。

难得一次表现慈悲的岁月为教堂寒伧的外表增添了几分豪华，教堂内部与这种不加修饰的诗情完全协调一致。进到里面，眼睛首先盯住屋顶，护顶的栗木板由于年深月久呈现出欧洲古老树林最绚丽的色彩，结实的支柱等距离地支在横梁上，撑住屋顶。刷了白灰的四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贫穷使这个堂区不知不觉失去了对圣像的崇拜。教堂地面铺了方砖，摆着长凳，光线从四扇用铅条卡住玻璃的尖穹窿形侧窗照进来。装点墓形祭台的有：一个带耶稣像的大十字架，挂在饰有几条干净发亮线脚的胡桃木圣体龛上方，八个插经济蜡烛、漆成白色的木制烛台，还有两个插满假花的瓷花瓶，这种花瓶连证券交易所的门房都看不上眼，但上帝并不嫌弃。一个镶银的铜制手提式旧圣水缸，用几根从某座拆毁的古堡里弄来的丝绳吊住，里面点着一支蜡烛，给正祭台间照明。洗礼盆和讲经台一样是木制的，就象为堂区财产管理委员们——镇上的贵族——设立的一种笼子。圣母祭台上有两幅彩色石版画，镶在一个金色的小框里，引起大众的啧啧赞叹。祭台漆成白色，铺一块饰有蹩脚的月牙形橙红色花边的台布，涂成金色、在车床上加过工的木制花盆里栽着假花。教堂尽头有扇长窗，遮着红布大窗帘，产生出奇幻的效

果。这件艳丽的大红袍在刷白的墙上投下粉红的色调，仿佛神明的思想从祭台放射光芒，把这个可怜的教堂抱在怀里，给它以温暖。通向圣器室的过道的一面墙上，有幅高大的施洗者圣约翰——村子的主保圣人——抱着他那只木雕的羊，涂着难看的颜色。尽管贫穷处处可见，这座教堂仍不乏温馨的和谐，它令美好的心灵愉悦，给色彩烘托得那么鲜明。木头丰富的棕褐色调奇妙地突出了墙壁的洁白，与投在祭台间周围的大富大贵的猩红色十分调和。这三种颜色朴素地融为一体，令人想到天主教的伟大思想。看到这座清贫的教堂，如果说第一个感觉是惊讶，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掺杂着怜悯的赞美：它不正体现了当地的贫困吗？它不是和本堂神甫住宅的古朴协调一致吗？况且它很干净，收拾得很整齐，散发出乡野美德的馨香，不存在任何弃之不管的迹象。虽然它简朴土气，但祈祷之声不绝于耳，它有一颗灵魂，人们感觉得到，却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加布里埃尔长老轻轻溜了进去，以免打扰两群坐在正祭台旁前排长凳上的人凝神静思。悬灯处有个相当粗糙的栗木栏杆把正祭台与中殿隔开，栏杆上铺着领圣体时用的罩布。中殿两侧，各有二十来位男女农民沉浸在最热诚的祈祷中，丝毫没有注意沿着两行长凳间的狭窄通道走过来的外乡人。加布里埃尔长老走到灯下，从那里可以看到两条呈十字形的小甬道，一条通圣器室，另一条通墓地。他在墓地那一边瞥见一家人身着黑衣跪在方砖地上；教堂的这两部分没有长凳。年轻长老匍伏在把祭坛和中殿隔开的栏杆的台阶上，开始祈

祷，一边睇视着眼前的景象，不久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福音节已经诵读完毕。本堂神甫脱下祭披，走下祭台来到栏杆前。年轻神甫料他会这样做，忙把背靠在墙上，博内先生没有看到他。钟敲响了十点。

“教友们，”本堂神甫声音激动地说，“此刻，本堂区的一个孩子即将受到极刑，偿还欠人间司法的一笔债，我们献上弥撒圣祭，以求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让我们同声祈祷，愿这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被上帝抛弃，愿悔恨使他在上天得到尘世拒绝给他的宽恕。这不幸的人，是我们曾指望奉为楷模的人之一，他的死只能归咎于对宗教原则的无知……”

从服丧的那家人中间响起一阵呜咽，打断了本堂神甫的话，年轻教士从这极度的悲痛中认出他们是塔士隆的家人，虽然他与他们素未谋面。最前面的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身子贴着墙，两张犹如佛罗伦萨青铜像的茶褐色脸上刻着深深的、一动不动的皱纹。这两个人物，身着打补钉的旧衣服，雕像般颤巍巍地挺立着，大概是囚犯的祖父母。他们呆滞发红的眼睛仿佛在流血，胳膊颤抖得厉害，拄着的手杖碰在方砖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们身后是父母双亲，用手帕遮住脸，泪如雨下。这四位家长周围，跪着两个由丈夫陪伴的已婚姐姐。然后是三个痛苦得发呆的兄弟。五个孙儿女双膝下跪，最大的不过七岁，想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农民特有的看上去麻木不仁、实际对具体事物明察秋毫的好奇心，望着，听着。最后是按照法院的愿望被关押过的可怜姑娘，排行最小的孩子，这个德妮丝，因为爱哥哥受了罪，她带着恍

惚、怀疑的神态聆听着。对她来说，哥哥是不可能死的。她是三个马利亚中那个不相信耶稣会死，同时又为他分担临终痛苦的马利亚的化身。①她象个长久熬夜的人，面色苍白，两眼干涩，娇艳的面容与其说由于田间的劳作，不如说因悲伤失去了光泽；但她仍然保持着乡村姑娘的美丽，体态丰满，发红的胳膊很漂亮，脸庞圆圆的，眼睛清亮，此刻射出绝望的光。脖颈下面，坚实雪白的肌肉有好几处未被太阳晒黑，暗示衣服下藏着雪白丰润的肌肤。两个已婚女子在哭泣；她们的丈夫是吃苦耐劳的农民，面容严肃。另外三个男孩无比伤心，垂下眼睛盯着地面。在这幅听天由命、悲痛无望的凄惨画面中，只有德妮丝和母亲呈现出反抗的色彩。其他居民为这个令人尊敬的家庭分担悲痛，真诚虔敬的怜悯使张张脸上流露出同样的表情，当神甫的几句话叫他们明白，此刻大刀正落在那个人人认识，看见他出生，认为他不可能犯罪的年轻人头上，他们又露出惊恐的神色。教士应向教徒发表的简短致词被呜咽声打断，他心烦意乱，匆匆结束，请大家虔诚地祈祷。虽说这个场面不致令一个教士惊奇，但是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年纪太轻，所以受到深深的触动。他还没有行使过教士的职司，自知等待他的是别的命运，他无需去和社会的各种缺陷斗争，目睹充斥其间的痛苦而心中流血；他担负着高级教士的使命，坚持牺牲精神，代表教会的聪明睿智，在引人注目的场合和更大的舞台上发扬这些美德，如

① 指《圣经·新约》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她目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又看见耶稣复活并升天。

同马赛和莫城的著名主教，以及阿尔勒和康布雷的大主教。①这一小群乡下人在为一个人哭泣祈祷，他们猜想这人正在一个大广场上，在成千上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面前受刑，巨大的耻辱更加重了他的刑罚；同情与祈祷虽说力量微弱，抵销不了众人残忍的好奇心和理所当然的诅咒，但它令人感动，尤其在这座可怜的教堂里。加布里埃尔长老想去告诉塔士隆一家：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兄弟获得了缓刑。但是他担心搅乱弥撒，而且他知道缓刑不过是延迟处决。他没有注意弥撒仪式，却禁不住观察起传教士来，人们正期望这位牧师创造让罪犯皈依宗教的奇迹。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按照本堂神甫住宅的样本，在想象中为博内先生画了一幅肖像：矮小肥胖，面孔多肉发红，吃苦耐劳，一半象农民，皮肤晒得黝黑。事实远非如此，长老遇到的人与他不相上下。博内先生身材矮小，看上去很虚弱，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张使徒般的富于情感的脸：面孔几乎呈三角形，宽大的前额布满皱纹，两颊凹陷，从鬓角到下巴颏形成两条瘦瘦的线条。在这张因面色蜡黄显得痛苦的脸上，闪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因信仰而神采奕奕，因希望炽烈显得滚烫灼人。面孔被又细又直的长鼻子均匀分开，鼻孔端正，下面一张阔嘴，嘴唇轮廓分明，即使闭拢好象也在讲话，发出的声音直入心扉。栗色的头发稀疏纤细，光滑地贴在头上，表明体质很弱，只靠粗

① 分别指一七二〇至一七二一年发生鼠疫时救护病人的马赛主教贝勒森斯；莫城主教博叙埃；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在巴黎加尔默罗修士会街被谋杀的阿尔勒大主教杜洛；康布雷大主教费讷隆。

茶淡饭支撑。这个人的全部力量来自意志。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那双短小的手长在别人身上可能表明喜爱粗俗的乐趣，但也许他和苏格拉底一样克服了自己的不良倾向 他瘦得很难看。双肩骨骼突出。膝盖似乎朝外翻。上身与手脚相比过于发达，样子象个没有驼背的驼子。总之，他大概不讨人喜欢。可能只有见识过思想、信仰和艺术奇迹的人才热爱博内神甫特有的殉难者的灼热目光，坚贞不渝者的苍白和充满爱的声音。这个配当早期基督教教士、如今只在十六世纪的画卷和殉教者名册中才可见到的人，被打上了人类伟大的印记，由于信念，人类的伟大最接近神明的伟大，而信念的生动气韵难以言传，它让最俗气的面孔变得美丽，给抱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人的脸部涂上温暖的金黄色泽，正如它让赢得美好爱情的女子容颜放光。信念是最具威力的人类意志。它既为因，又为果，给最冷漠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如同无声的雄辩打动芸芸众生。

本堂神甫走下祭台，遇到了加布里埃尔长老的目光；他认出了长老，当主教府的秘书步入圣器室，于絮尔已接到主人命令，独自呆在里面，请年轻长老跟她走。

“先生，”四十开外的于絮尔领着德·拉斯蒂涅长老从游廊来到花园时说，“本堂神甫先生叫我问您是否已用过早餐。您十点钟到达此地，一定大清早就从利摩日动身，我这就去准备早餐。这里的饭食比不上主教府；不过我们将尽力而为。博内先生很快就回来，他去安慰那些可怜的人……塔士隆一家了……今天他们的儿子遭到十分可怕的意外……”

“可是，”加布里埃尔长老终于说，“这些善良的人住在什么地方？我奉主教大人之命，必须即刻带博内先生去利摩日。那不幸的人今天不会被处决，主教大人争取到缓刑……”

“噢！”于絮尔说，她急于传播这条新闻，舌头直发痒，“我准备早餐的功夫，先生完全来得及把这个安慰带给他们，塔士隆家在村口。您顺着平台下的小路走就到了。”

于絮尔等长老走得看不见了，便出门上村里传播这个消息，同时购买早餐所需的食品。

本堂神甫在教堂里突然得知，由于上诉被驳回，塔士隆一家作出了痛苦的决定。这些善良的人要离开故土，这天上午将收到事先变卖家产的钱。他们未料到卖产业需要一定的期限和手续，所以冉-弗朗索瓦判刑后，仍不得不留在家乡，每一天对于他们都是一杯要喝下去的苦酒。这个秘密完成的计划到处决前夕才透露。塔士隆一家以为能在这个不吉之日以前离乡；但是他们家产的买主不是本乡人，而是科雷兹省人，他不管他们有何动机，再说他也迟迟收不回本金。所以这家人被迫受苦受到头。决定移居外地的情感在这些不习惯与良心妥协的纯朴心灵中如此强烈，以至离开乡土的不仅有祖父母，父母，女儿，女婿，还有全体姓塔士隆的人及他们的姻亲。全市镇都为他们的出走难过。镇长来求本堂神甫说服这些善良的人们留下。根据新法，父亲不再为儿子负责，父亲的罪行不再玷污家庭的名声。这个制度与大大削弱父权的各种解放措施相协调，使吞噬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赢得了胜利。因此，考虑未来的思想家看到，在新法典的起草人写上

自由意志和平等的地方，家庭的观念遭到了摧毁。诚然，家庭将始终是社会的基础。然而家庭必然是暂时的，它不断分化，重新组合，然后再解体，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没有联系，因此昔日的家庭在法国已不复存在。那些动手拆除旧的社会大厦的人必然要瓜分家产，缩小父亲的权威，让任何一个孩子当新家庭的家长，并取消重大的责任，但是，用未经长期考验的年轻法律重建的社会国家是否和积弊重重的君主政体一样牢固呢？社会失去了家庭的连带关系，便失去了被孟德斯鸠发现并称之为荣誉的根本力量。它孤立一切以便更好地统治，它平分一切以便削弱力量。它治理如一堆麦粒般密集的单位和数字。普遍的利益能够代替家庭吗？时间将对这个大问题作出回答。不过老的法律依然存在，根子扎得很深，在百姓居住地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外省某些角落还存在人们所说的偏见，一人犯罪，全家遭殃。这种信仰使塔士隆一家无法在本乡居住。对宗教的笃信早上把他们引到教堂：他们怎能不参加献给上帝的弥撒，求上帝启发他们的儿子幡然悔过，获得永生呢？再说他们也应当向村子的祭台诀别。买卖已经成交。本堂神甫随着他们走进正屋，发现行装已打点好。买主拿着钱正等着卖主。公证人快开完收据。房后的院子里，一辆套好牲口的破车将送走带着钱的老人们和冉-弗朗索瓦的母亲。家庭其他成员打算连夜徒步动身。

年轻长老走进这些人聚集的低矮堂屋时，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已然使尽了能言善辩的浑身解数。两位老人痛苦得失去了感觉，蹲在屋角的行李上，注视着世代相传的老屋、家

具和买主，又互相望望，仿佛在说："咱们何曾料到会出这样的事?"两位老人早已让儿子，即罪犯的父亲当家，活象逊位后的老国王，重新降为臣民和孩子的被动角色。塔士隆的父亲站着听牧师讲话，低声用单音节词回答。此人约有四十八岁，长着提善笔下所有使徒的那种俊美面孔：一张恪守信义、正直审慎的面孔，严厉的侧影，直棱棱的鼻子，碧蓝的眼睛，高贵的前额，端正的相貌，天生短而卷曲、不易折断的黑发，对称地朝两边分开，给露天干活晒黑了的脸膛平添了几分魅力。不难看出，神甫讲的道理在坚强的意志面前不攻自破。德妮丝靠在面包箱上望着公证人，后者把这件家具当作写字台，别人又给他端来了祖母的扶手椅。买主坐在公证人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两个已出嫁的姐姐正往桌上铺台布，准备开饭，这是奔赴异国他乡之前长辈在故里，在自己家中招待的最后一顿饭。男人们半倚半坐在一张绿哔叽的大床上。母亲在壁炉前忙着炒鸡蛋。孙子孙女儿们挤在门口，门前站着买主一家。满是油烟、椽子发黑的老堂屋，和这些人脸上各不相同的表情中流露出来的竭力克制的悲痛十分一致。从窗口望出去有个侍弄得很好的园子，园里的树全是两位七旬老人栽的。这餐饭主要是为公证人、买主、孩子和男人们准备的。父母、德妮丝和她的两个姐姐心里难过得吃不下饭。他们按乡村的规矩最后一次殷勤待客，表现出高度的、痛苦的隐忍精神。塔士隆一家古风犹存，有始有终地尽主人之谊。当主教府的秘书来把主教的意图通知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时，他被眼前这幅毫不夸张、却十分庄严的图景深

深打动了。

“这个好人的儿子还活着，”加布里埃尔对神甫说。听到这句话，静默不语的众人全明白了，两位老人一挺身站起来，仿佛响起了最后审判的号角。母亲失手把平底锅掉进火里。德妮丝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其他人全惊得愣住了。

“冉-弗朗索瓦得到特赦啦！”全村人突然喊叫起来，涌向塔士隆家。“是主教大人……”

“我早就知道他是无辜的，”母亲说。

“这不妨碍做买卖，”买主对公证人道，后者朝他作了一个满意的手势。

一时间，加布里埃尔神甫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他的忧伤让人怀疑是否听错了，他不愿亲自消除错误，走了出去，后面跟着本堂神甫，他站在房外打发众人走开，对先围上来的人们说处决只是缓期而已。嘈杂声立即被可怕的寂静取代。当加布里埃尔长老和本堂神甫回到屋里时，看到人人脸上露出极度悲伤的表情，这些人已猜到村里为什么又鸦雀无声了。

“朋友们，冉-弗朗索瓦没有得到特赦，”年轻长老见打击已经造成，于是说：“但主教大人对他的情绪深感不安，让法庭推迟了你们儿子的死期，以便至少拯救他的来生。”

“那么他还活着！”德妮丝嚷道。

年轻长老把本堂神甫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个教民对宗教的蔑视使宗教面临危险处境，以及主教对他的期望。

“主教大人不是要我的命吗！”神甫回答道，“我已经拒绝

这个悲伤的家庭要我去陪伴那可怜孩子的要求。这次会谈和等待着我的场面将使我心力交瘁。各有各的使命。我的身体器官衰弱，或毋宁说我的神经组织活动性过强，不容许我行使圣职的这些职能。我一直是个普通的乡村神甫，在我能够实现基督徒一生的范围内，为我的同类效力。我思考良久，以便满足这个德行高洁的家庭，并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履行我的牧师职责；但是一想到要同他登上囚车，一想到要目睹处决的种种准备，我便觉得浑身的脉管发出死亡的战栗。人们不能要求一位母亲做这件事，而您想想，先生，他是在我那个可怜教堂的怀抱里诞生的。”

“这么说，”加布里埃尔长老道，“您拒绝服从主教大人？”

“主教大人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不知道我的天性反对……”博内先生望着年轻长老说。

“有些时候，我们应当象贝勒森斯在马赛一样，正视确定无疑的死亡，”加布里埃尔长老打断他的话反驳道。

这时，本堂神甫觉得有只手在拉他的长袍，还听见有人哭泣，他转过身来，看见全家人跪在面前。老老少少，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全伸出恳求的手。当他把热情的面孔转向他们时，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至少救救他的灵魂吧！”

刚才拉长袍下摆的是老祖母，下摆被她的泪水打湿了。

“先生，我遵命。”

这句话一出口，本堂神甫两腿颤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年轻秘书把冉-弗朗索瓦的癫狂状态讲给他听。

“您认为，”加布里埃尔长老最后说，“见到妹妹他会动摇吗？”

“肯定会的，”神甫答道，“德妮丝，你陪我们去。”

“我也去，”母亲说。

“不，”父亲叫道，“这孩子已经不存在了，你们是知道的。咱们谁也不见他。”

“不要反对拯救他的灵魂，”年轻长老说，“你拒绝给予我们打动他的手段，就要对他的灵魂负责。眼下，他死了可能比活着更有害。”

“她去好了，”父亲说，“过去我一要处罚她儿子她就反对，她这是自作自受！”

加布里埃尔长老和博内先生回神甫住宅前，请德妮丝和她母亲在两位教士动身去利摩日时来住宅会合。年轻人走在上蒙泰涅克镇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可以比在教堂更深入地审视代理主教赞扬备至的本堂神甫；神甫纯朴而充满尊严的举止，富于魔力的嗓音和与嗓音协调一致的话语，迅速赢得了他的好感。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任主教秘书以来，本堂神甫只去过一次主教府，与这位内定为主教的大红人不过一面之交，但他知道此人的势力有多大；尽管如此他对长老既彬彬有礼，又不失尊严，表现出教会赋予本堂神甫在自己所负责的堂区的独立与自主。年轻长老的感情没有让自己的面孔活泼起来，反倒印上了严厉的神色；冷冰冰的，寒气袭人。一个有能力改变一地居民精神状态的人想必具备一定的观察力，或多或少善于根据相貌来判断人的性格；但即使本

堂神甫只掌握了善的学问，由于他刚才难得动了感情，所以主教秘书对他的主动接近和客气如此冷淡令他大为吃惊。他不得不把这份鄙夷归咎于某种隐藏的不满，暗自思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自己的表现在上司眼中有什么该受指责之处。德·拉斯蒂涅长老用一句充满贵族式傲慢的问话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您的教堂真可怜，本堂神甫先生。"

"它太小了，"博内先生答道，"逢到大节日，老人们把长凳搬到门廊下，年轻人围成一圈站在广场上；由于非常安静，外面的人听得见我的声音。"

加布里埃尔沉默了片刻。"既然居民对宗教如此虔诚，您怎么让教堂四壁萧然到这种地步？"他又说。

"哎！先生，我没有勇气为教堂花费可以拿来救助穷人的钱。穷人就是教会。而且，我不怕主教大人在圣体瞻礼那天来参观！穷人们尽其所有奉还给教会！先生，您没看见墙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钉子吗？那是用来固定铁丝做的架子，让妇女们系花束的。那时教堂上上下下点缀着鲜花，一直开到晚上才败。我可怜的教堂，您见它四壁空空，那一天却打扮得象个新娘，香气四溢，地面铺上枝叶，中间留出一条撒满玫瑰花瓣的路，供人捧着圣体经过。这一天，我不怕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大排场。教皇有金子，我呢，我有鲜花！各有各的绝招。噢！先生，蒙泰涅克镇虽穷，但它信奉天主教。过去这里拦路抢劫，如今旅客可以丢下满满一袋埃居，他会在我家找到它。"

“这样的结果对您是一种赞扬，”加布里埃尔说。

“这和我无关，”本堂神甫被这句精心雕琢的挖苦话刺痛，红着脸回答，“但关系到《圣经》，关系到祝圣的面包。”

“有点发黑的面包，”加布里埃尔长老微笑着接口说。

“白面包只配富人的口胃，”本堂神甫谦逊地回答。

年轻长老抓起博内先生的手，亲切地握了握。

“原谅我，神甫先生，”他说，美丽的蓝眼睛投去一瞥，直入神甫的心扉，两人骤然间和解了。“主教大人叮嘱我要考验考验您的耐心和谦虚；但是我不会走得更远，我已看出自由派的赞扬对您是多大的诬蔑。”

早餐已准备好：古老的餐厅里，铺了白台布的老式餐桌上，于絮尔在一束束鲜花中间摆好了新鲜鸡蛋、黄油、蜂蜜和水果，奶油和咖啡。临平台的窗户打开了。窗台四周爬满铁线莲，盛开着星状白花，花心露出一束卷曲的黄色雄蕊。茉莉在一侧伸展，旱金莲在另一侧攀援。高处，一架葡萄藤蔓已经变红，构成富丽的边饰，锯齿形的叶片在阳光映衬下显得那般妩媚，即使雕刻家也表现不出来。

“您发现这里的生活已简化到最大限度，”神甫微笑道，但内心的忧伤仍然印在脸上。“我们哪知道您要来！谁又能料到您来的动机呢！不然，于絮尔可以搞到几条山鳟鱼，森林中有道激流，出产上好的鳟鱼。可是我忘了如今是八月份，加布河没有水！我的脑子全给搅乱了……”

“您很喜欢此地吗？”年轻长老问道。

“对，先生。如果上帝允许，我将终生当蒙泰涅克的本堂

神甫。我真希望那些以为不如当慈善家的杰出人士效法我的榜样。现代慈善是社会的不幸，只有天主教的原则能够治愈折磨社会肌体的病症。与其描述疾病，用悲哀的呻吟扩大其危害，我们每个人不如动手干起来，进上帝的葡萄园当名普通工人。[①] 先生，我在此地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发现有些人处于蔑视宗教的可怕情感之中，劝导他们是不够的，我愿在完全信服的一代人中间死去。”

“您不过尽了本分，”年轻人感到忌妒咬啮着他的心，仍旧干巴巴地说。

“是的，先生，”教士狡狯地瞥了他一眼，仿佛向他询问：“还在考验我吗？”然后谦逊地这样回答。“我每时每刻都在祝愿，”他补充道，“王国里人人尽自己的本分。”

他加重语气说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使它的含义更为深广，这语气证明，思想与行为的谦卑同样伟大，并让自己的思想服从上司思想的教士，在一八二九年便看清了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命运。

两位伤心的女子来到后，急于返回利摩日的年轻长老把她们留在神甫住宅，自己去看马车是否已套好。过了片刻，他回来宣布出发的准备已经就绪。蒙泰涅克全体居民，聚在路边和驿站前，眼瞧着四个人走了。犯人的母亲和妹妹沉默不语。两位教士意识到许多话题里藏着暗礁，他们既不能显得冷漠，又不能说说笑笑。正当他们寻找中性话题的当儿，

① 喻感化灵魂的工作。

车子驶过平原，眼前的景物使郁闷的沉默又延续了一会儿。

“您出于什么理由选择了教士的职业?”车子驶上大路时，加布里埃尔长老突然生出好奇心，向博内神甫问道。

“我不把当教士看成一种职业，”神甫简单地回答，“我不明白除了难以言喻的神召威力外，还会有其他当教士的理由，我知道有好些人受激情奴役变得心力交瘁后当上了天主葡萄园里的工人：有些人患过单相思，其他人遭到过背叛；一些人在埋葬爱妻或所膜拜的情妇时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另一些人在一切事物、甚至感情皆捉摸不定的时代，对最美好的信念持怀疑态度，并称之为信仰的时代对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好些人在权力似乎是赎罪，而臣民视服从为宿命的时代抛弃政治。不少人离开没有宗旨，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排斥善良的社会。我不能设想献身上帝是出于贪婪的考虑。有些人可能把当教士视为振兴祖国的一个手段；但是，依我拙见，爱国教士是个荒谬的词儿。教士只应属于上帝。我不愿意只把破碎的心和残留的意志奉献给我们的主，虽则他接受一切，我把自己整个献了出来。根据异教的一个动人理论，被指定祭献伪神的牺牲品要头戴花冠赴神殿。这个习俗一直令我感动。失去圣宠的牺牲毫无价值。我的身世很简单，没有任何离奇的遭遇。不过，如果您想听全部忏悔，我将把一切告诉您。我的家境在小康之上，差不多算个富户。父亲单枪匹马挣下一份产业，是条宁折不弯的硬汉；而且他怎样对待自己，也怎样对待妻儿。我从未发现他的嘴角露出过一丝笑意。有力的双手，青铜色的脸膛，既阴郁又粗暴的举

动，把妻子、儿女、伙计、仆役置于野蛮的暴政之下，压得我们大家喘不过气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这权力产生出均匀的压力，我对这种生活本来尚可将就；但是它喜怒无常，摇摆不定，反复变化，叫人受不了。我们始终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由此导致的可怕等待在家庭生活中实在难忍，让人宁愿离家流落街头。如果家中只有我一人，我还可以毫无怨言地容忍父亲；但是我所热爱的母亲不断忍受的剧烈痛苦撕扯着我的心，无意中发觉她在流泪，我不禁怒火中烧，丧失了理智。中学住读期间，孩子们烦恼不堪，为繁重的课业所苦，对于我却如同黄金时代。我怕放假的日子。母亲也乐意来看我。我修完人文科学，不得不回到父亲的屋檐下，当他的伙计，但不出几个月，我呆不下去了：我少年气盛，精神若失常，就有可能崩溃。秋天一个悲凉的夜晚，我独自与母亲沿着布尔东大街散步，当年那是巴黎最凄惨的地点之一，我向母亲倾吐了自己的心思，告诉她只有在教会里我才能活下去。只要父亲在世一天，我的情趣，思想，甚至爱情都会受到挫折。我穿上教士的长袍，他将不得不尊敬我，在某些场合我就能当家庭的保护人。母亲痛哭流涕。那时，后来升为将军、在莱比锡阵亡的哥哥出于和我同样的理由离开家，参军当了小兵。我向母亲指出，她的自救之途，是选择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婿，一俟我妹妹到了成家的年龄，便让她出嫁，把这个新家庭当作自己的依靠。我以逃避征兵又不花父亲一文钱为借口，宣布了自己的志向，于一八〇七年十九岁时进入圣絮尔皮斯修道院。在著名的古老建筑物

里，我找到了安宁与幸福，只有想到妹妹和母亲的痛苦时才受到干扰；她们日常的苦楚想必与日俱增，因为她们见到我时，要我坚定自己的决心。或许我的痛苦使我渗透了爱德的奥秘，正如伟大的圣保罗在令人崇敬的书简中为它下的定义，我愿在不为人知的尘世一角为穷人包扎伤口，然后，如果上帝俯允为我的努力祝福，我要以自己的榜样证明，天主教致力于人道的事业，是唯一真正的、唯一美好的教化力量。在担任副祭职的后期，我大概受到宽恕精神的点拨，完全原谅了父亲，把他视为安排我命运的工具。我写了一封温柔的长信解释这些事情，指出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母亲看到我削发为僧，仍然痛哭流涕；她知道我舍弃了多少乐趣，却不知我渴望何等秘密的荣耀。女人的心肠是那样软！我属于上帝后，心中无限平静，感到自己既无需要，又无虚荣心，也没有搅得人们不得安宁的财产挂虑。我想天公会照顾我，象照顾它的一件东西一样。我进入一个世界，那里消除了担心，前途牢牢在握，一切，甚至寂静，皆为神灵之作。清静是圣宠的恩德之一。母亲想象不出怎么能与教堂结合；但是，看到我额头安详，神情幸福，她也很幸福。我被授圣职后，来利穆赞看望一位父系亲属，他偶然与我谈起蒙泰涅克乡的情况。一个闪光的想法萌生出来，暗暗对我说：这就是你的葡萄园！于是我来了。先生，您看，我的身世十分简单，也无趣味。”

这时，夕阳如火，利摩日出现了。两位女子一见，止不住流下泪来。

这两位女性怀着不同的柔情来寻找的年轻人，激起那么多天真的好奇心，那么多虚伪的同情和深切的关怀。此刻他正躺在监狱里死囚牢房的一张简陋的床上。一名奸细守在门口，以便抓住犯人在睡眠中或发怒时脱口而出的话，法院为了找到冉-弗朗索瓦·塔士隆的同谋犯，寻回被盗的金钱，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德瓦诺夫妇引起了警察局的关心，警察局便来监视这个死不开口的人。那个被指定当囚犯精神看守的人从一个特意凿开的小孔里注视他时，发现他始终保持同样的态度，全身裹在紧身衣里，自从他试图用牙撕扯衣服和捆绑他的绳索后，一根皮带套住了他的头。冉-弗朗索瓦盯着地板，两眼直勾勾的，绝望，火热，仿佛因可怕的思绪掀起的生命浪潮大量涌入而发红。他好似一尊活生生的古代普罗米修斯的雕像，失去某种幸福的思想吞噬着他的心；当第二位代理检察长来看他时，这位法官不禁对如此恒久的毅力表露出惊讶。冉-弗朗索瓦看到任何人进入监牢都勃然大怒，其激烈程度超过医生对这类疾病所知的限度。他一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或拔加固铁门门栓的声音，嘴唇上便泛起薄薄一层白沫。冉-弗朗索瓦时年二十五岁，个头矮小，但身材匀称。短而硬的头发自然卷曲，长得相当靠前，显出旺盛的精力。一双明亮的淡黄眼睛在鼻峰处相距太近，这一缺陷使他与猛禽颇为相象。脸庞圆圆的，棕褐的皮色为法国中部居民所特有。一对门牙交错而长，这一面部特征证实了拉瓦特①关于哪些人注定要杀人的论断。不过，他的脸呈现出刚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诗人，相面术的创始人。

直不阿，作风平和、朴素的特点；因此一个女子狂热地爱上他似乎毫不足奇。鲜润的嘴巴，配上一口洁白晶莹的牙齿，十分俊气。红唇呈十分触目的铅丹色，透着压抑的凶残，而在许多人身上，它在炽热的快感中得到尽情的发泄。他的举止没有显出工人的任何坏习惯。在旁听法院辩论的妇女们看来，显然有位女性使他惯于劳动的筋肉变得柔软，把这个乡下人调教得举止高雅，风度翩翩。女子识别得出一个男人身上的爱情痕迹，正如男子看得出一个女人——照口语的说法——是否为过来人。

傍晚时分，冉-弗朗索瓦听到拉门栓和开锁的声音；他猛然回过头，发出低沉可怕的嗥叫，怒火开始往外冒；但是，在苍茫的暮色中显露出妹妹和母亲两张心爱的脸，后面是蒙泰涅克本堂神甫的面孔，他猛然哆嗦起来。

"野蛮的东西！他们竟对我准备了这一手！"他闭上眼睛说道。

德妮丝不久前蹲过监狱，对一切都抱有戒心，密探想必躲开了，然后再回来；她朝哥哥扑过去，把泪水涟涟的脸俯在他脸上，贴着他耳朵说："说不定有人偷听我们谈话。"

"不然怎么会派你们来呢？"他高声答道，"我早就请求饶了我，不见家里任何人。"

"他们把他弄成什么样子啦！"母亲对神甫说，"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她跌倒在床脚边，把头藏在站在她身旁的教士的长袍里。"我不能见他给这样紧紧捆住，装在这只口袋里……"

“如果冉愿意答应我规规矩矩，”神甫说，“不企图自杀，我们和他在一起时不乱说乱动，我将争取给他松绑；但是对诺言稍有违背，责任将落在我头上。”

“我非常需要随便活动活动，亲爱的博内先生，”囚犯眼泪汪汪地说，“我保证让您满意。”

神甫出去了，狱卒走进来，脱下了囚犯的紧身衣。

“今晚你可别杀死我，”狱卒说。

冉只字未答。

“可怜的哥哥，”德妮丝说，她拿过来一只被人仔细检查过的篮子，“这是几样你爱吃的东西，这儿的伙食大概糟透啦。”

她指指一得知可以探监便摘下的水果和母亲立即留下来的一张烘饼。这份关切令他忆起了自己的孩提时代，妹妹的声音和动作，母亲和神甫来看望，这一切在冉的身上引起了反应：他泪如雨下。

“德妮丝啊！”他说道，“六个月来我没正经吃过一顿饭。我饿了才吃点东西，如此而已。”

母女俩出去了，然后又回来。她们抱着家庭主妇为男人谋得舒适的那种精神，终于为可怜的孩子开出一顿晚餐。她们得到了帮助：上面有令，在一切不妨害囚犯安全的方面协助她们。德瓦诺夫妇仍然期望从囚犯那里得到遗产，不惜为他的舒适助一臂之力。冉于是享受到天伦之乐的最后一线反光，这份快乐被此时此地的严峻色彩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的上诉被驳回了？”他问博内先生。

"是的，孩子。你现在只有象基督徒那样结束一生。这一生与等待你的来生无法比拟；你必须想想永生的幸福。你可以丢掉性命还清世人的债，但仅仅如此不能使上帝满意。"

"丢掉性命？……您不知道我必须离开的一切啊！"

德妮丝望着哥哥，仿佛在对他说，即使在宗教方面也必须小心谨慎。

"咱们不谈这个，"他又说，一边吃着水果，那股贪婪劲儿表明他内火极旺。"我什么时候死？……"

"不，现在还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事，"母亲说。

"可是我好安心啊！"他低声对神甫道。

"真是本性难移，"博内先生叫道，他朝他俯下身，咬着他耳朵说："如果你今夜与上帝和解，如果你的悔过使我能为你赦罪，那么这将是明天。——我们让你平静下来，收获已不算小了，"他高声重复道。

听到最后这句话，冉的嘴唇发白，两眼因剧烈收缩朝上翻，脸上掠过暴怒前的颤栗。

"我怎么会平静？"他自忖道。幸而他遇到了德妮丝噙满泪水的眼睛，又克制住自己。"那么，我只能听到您讲话了，"他对神甫说。"他们的确知道从哪儿对我下手。"他扑到母亲的怀里。

"我的儿，听他的话吧，"母亲哭着说，"这位亲爱的博内先生，他冒着生命危险保证把你引向……"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永生。"然后她吻了吻冉的头，把头搂在怀里呆了片刻。

"他将陪伴我？"冉望着本堂神甫问道，神甫主动点了点头。"好吧，我听他的，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要答应我，"德妮丝说，"因为我们大家看到你的灵魂需要拯救。而且，难道你愿意全利摩日和本地乡亲们说塔士隆家的人死得不光彩？最后，你要想到，你在这里失去的一切将在天国重新找到，那儿是得到宽宥的灵魂相会之地。"

这番超人的努力使英勇的姑娘口干舌燥。她和母亲一样住了口，但是她胜利了。罪犯一直为司法机关夺走他的幸福怒气冲天，听到崇高的天主教思想被他妹妹如此天真地表述出来，不禁浑身打颤。所有女子，甚至象德妮丝这样的农村姑娘，都善于找到这些体贴入微的话语；她们不是全喜欢让爱情永存吗？德妮丝触动了两根十分敏感的心弦，被唤醒的自豪呼唤其他的美德，这些美德曾被深重的苦难冻结，遭到绝望的打击。冉捧起妹妹的手，吻了一下，意味深长地把手贴在自己心口；亲切而又有力地按了一下。

"好吧，"他说，"必须弃绝一切：这是最后一下心跳，最后一缕思绪，收下它们吧，德妮丝！"他朝她看了一眼，在重大关头，人们就用这类目光试图把自己的心灵印在另一颗心灵上。

这句话，这个思想，就是全部遗嘱。所有未曾表述、将被忠诚地传达和询问的遗言，母亲、妹妹、冉和教士完全心领神会，因此互相躲避着，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眼泪，并把各自的想法隐瞒起来。这寥寥数语是一段激情的弥留，是一颗慈父的心灵预感将弃绝红尘而向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所作的

诀别。本堂神甫为人间一切伟大的、甚至罪恶的事物的威严气势所折服，根据过失的深广对这段不为人知的激情作出了判断：他抬起眼睛，仿佛祈求上帝的宽恕。天主教感人的慰藉和无限的柔情正表现于此，它这般有人情味，这般温柔，通过一直降到人间的手，向人们解释上界的法律；它这般可怕，这般神圣，通过伸向世人的手，将他们引上天国。但德妮丝适才已神秘地向神甫指出了岩石可能坍陷的地点，悔恨之水可能奔流而出的断口。冉忽然被回忆带回到现实中来，发出鬣狗被猎人捉住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不，不，"他跪下嚷道，"我要活下去。母亲，请和我换个位置，把您的衣裳给我，我能够逃出去。饶命呵！饶命呵！去见王上吧，告诉他……"

他住了口，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叫，猛然抓住神甫的长袍。

"走吧，"博内先生低声对两个沮丧的女子说。

冉听见了这句话，他抬起头，注视着母亲和妹妹，亲吻了她们的脚。

"我们道声永别吧，你们不要再来了；让我一个人和博内先生在一起，别再为我担心了，"他说，一边紧紧搂住母亲和妹妹，似乎想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贯注在拥抱里。

"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德妮丝走到监狱边门时对母亲说。

骨肉分离发生在晚八时前后。在监狱门口，两个女子遇到了德·拉斯蒂涅长老，他向她们打听囚犯的情况。

“我想他会与上帝和解的，”德妮丝说，“虽然他尚未悔悟，但这一时刻已经不远了。”

主教稍后得知教士们此次将赢得胜利，囚犯将怀抱最有感化力的宗教感情走向刑场。这时检察长正在主教身边，主教表示希望见见本堂神甫。博内先生午夜过后才来主教府。加布里埃尔长老常常来往于主教府和监狱之间，认为有必要让神甫搭乘主教的车子；因为可怜的教士精疲力竭，两腿已迈不开步。第二天将度过艰辛一日的前景，他亲眼目睹的隐秘斗争，久久拒不就范的教徒在永生的重大考虑面前终于幡然悔悟的情景，这一切合在一起把博内先生搅得心力交瘁，他那神经质的、容易冲动的性情不难体恤他人的不幸。与这颗美好心灵相象的心灵那样急切地分担它们关心的人们的感受、苦难、激情和痛苦，以致它们果真亲有所感，并且极为深切，因为它们能够衡量其深广，而被感情关系或极度的悲伤蒙蔽住眼睛的人是看不到的。在这方面，象博内先生这样的教士是一位用心灵去感受的艺术家，而不是用头脑去判断的艺术家。当神甫来到主教的客厅，置身于两位代理主教、德·拉斯蒂涅长老、德·格朗维尔先生和检察长中间时，他隐约感到他们对他有新的期待。

“神甫先生，”主教说，“您是否得到一些可向法院透露的口供，以便在不失职的情况下给法院一些启发呢？”

“大人，为了给这个迷途的可怜孩子赎罪，我不仅要求他的悔过如教会所希望的那般诚恳彻底，而且要求他归还那笔钱。”

“我正是为还钱一事上大人这儿来的，”检察长说，“此事将使本案的不明之处真相大白。罪犯肯定有同谋。”

“人间司法的利益，”神甫又说，“不是我行动的动力。我不知道将在何地、以何方式还钱，但钱一定会归还的。大人把我唤到一位堂区教民的身边，使我重新置身于绝对的地位，除去神职人员的纪律与服从外，这种地位给予神甫在本堂区范围内的权利，相当于大人在主教区行使的权利。”

“好吧，”主教说，“但问题是要囚犯在司法机关面前自愿招供。”

“我的使命是让上帝得到一个灵魂，”博内先生答道。

德·格朗库尔先生微微耸了耸肩，但杜泰依长老赞许地点了点头。

“塔士隆大概想搭救一个人，而归还钱财可能将其暴露。”检察长说。

“先生，”神甫反驳道，“我绝对不知道任何可以否认或证实您的怀疑的事。而且忏悔的秘密是不容泄露的。”

“那么钱将归还啰？”执法人问道。

“是的，先生。”献身上帝的人回答。

“这对我就够了。”检察长说，他相信警察的机智可以为他获取情报，仿佛激情与个人利益不比所有的警察更机智似的。

两天后为市集日，全城虔诚人士和政界人物如愿以偿，冉-弗朗索瓦被绑赴刑场。他热烈地亲吻博内先生有气无力的手伸给他的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其谦逊和虔诚堪称楷模。

大家留心审视这个不幸的人，双双眼睛窥伺着他的目光：他将把目光停留在人群中某个人身上或某幢房屋上吗？他谨慎之至，严守秘密。他表示悔过并得到了宽恕，死得象个基督徒。

蒙泰涅克可怜的本堂神甫在绞刑架下失去了知觉，被人抬走了，尽管他并没有瞥见那架致人死命的机器。

当天夜里，在大路上离利摩日三法里远的一处僻静地方，被困乏和悲痛搅得筋疲力尽的德妮丝恳求父亲让她和一个兄弟路易-玛丽·塔士隆返回利摩日。

“你还想在这座城里干什么？”父亲蹙起额头，紧锁双眉，粗暴地答道。

“父亲，”她附在他耳边说，“我们不仅应该付钱给替他辩护的律师，而且必须归还他藏起来的钱。”

“说得对，”廉正的人说道，一边把手伸进背在身上的一只皮口袋。

“不，不，”德妮丝说，“他不再是您的儿子。该酬谢律师的不是诅咒过他的人，而是为他祝福过的人。”

“我们在勒阿弗尔等你们，”父亲说。

德妮丝和兄弟于天亮前返回城里，没有被人发觉。后来，警察局听说他们回了城，但始终无法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德妮丝和兄弟于清晨四时前后贴着墙根悄悄溜进上城。可怜的姑娘不敢抬起眼睛，害怕与见到哥哥人头落地的目光相遇。他们先去找博内神甫，神甫虽然身体虚弱，仍然同意临时充当德妮丝的父亲和监护人，他们一同前往位于喜剧院

街的律师家。

“你们好，可怜的孩子们，”律师一边向博内先生打招呼，一边说，“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你们也许想委托我给你们的哥哥收尸吧。”

“不，先生，”德妮丝未曾有过这个念头，哭着说，“我来是为了偿清我们欠您的钱，如果金钱能够偿清永恒的债务的话。”

“你们坐吧，”律师这时发现德妮丝和神甫一直站着，说道。

德妮丝转过身，从胸衣里取出两张用大头针别在衬衣上的五百法郎的期票，然后坐下来，把期票呈给哥哥的辩护人。神甫朝律师投去炯炯的目光，两眼很快湿润了。

“留着吧，”律师说，“留着钱你们自己用吧，可怜的姑娘，有钱人为一件打输的官司也不会这样慷慨酬劳的。”

“先生，”德妮丝说，“我不能遵命。”

“这钱不是你的吗？”律师急急问道。

“请原谅我，”她边回答，边望着博内先生，希望知道这句谎话是否会触怒上帝。

神甫低垂着眼睛。

“好吧，”律师说，他留下一张五百法郎的期票，把另一张递给神甫，“我和穷人平分。现在，德妮丝，我用这笔的确属于我的钱，”他把另一张期票递给她说，“换你的金十字架和丝绒系带。我要把十字架挂在壁炉上，纪念这颗最纯洁、最善良的姑娘的心，在当律师的一生中我想必会留意这颗

心的。”

“我不卖，我送给您。”德妮丝喊道，摘下挂在胸前的十字架给了他。

“好吧，”神甫道，“先生，我接受这五百法郎，作为挖出那可怜的孩子并送往蒙泰涅克墓地安葬的费用。上帝想必宽恕了他，在正人义士和悔过自新者被唤到天主右侧的重大日子①，冉可以和我的全体信徒一块应声而起。”

“对，”律师说。他拿起德妮丝的手，把她拉向身边，在她的额角上吻了一下；但是这个动作另有目的。“孩子，”他对她说，“在蒙泰涅克谁都没有五百法郎一张的期票；在利摩日这种期票也为数寥寥，收到的全经过贴现；所以这钱是别人给你的，你不会告诉我是谁给的，我也不问你；但是请听我说：如果你还要在这座城里为你可怜的哥哥做些事，那么请多加小心！博内先生、你和你兄弟将受到密探的监视。大家知道你们一家已走了。当有人在此地见到你们，你们就会毫无觉察地被人包围。”

“唉！”她说，“我在这儿已无事可干了。”

“她很谨慎，”律师送她出门时心想，“她有防备，能把事办成。”

九月的最后几日，天气炎热如夏，主教为全城官方人士大摆酒宴。宾客中有王家检察官和首席代理检察长。几场争论活跃了气氛，晚会一直延续到深夜。大家打惠斯特牌，玩

① 据《新约》布道，在最后审判之日，坏人和好人将分立于上帝的左右。

主教们喜爱的西洋双六棋。晚上十一时前后，王家检察官正呆在高层平台上。从他那个角落里，他瞥见有天晚上曾引起加布里埃尔长老和主教注意的那座岛——即韦萝妮克的岛——上有亮光；这线微光令他想起塔士隆所犯罪行中没有得到解释的奥秘。接着，由于他找不到任何在这个时辰于维埃纳河畔生火的理由，曾在主教及其秘书脑海中转过的隐秘念头，如同远处闪亮的巨大火光，突然从他心头闪过。“我们都当了大傻瓜，”他喊道，“同谋犯不就在我们手掌之中吗。”他返回客厅，找到德·格朗维尔先生，向他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人不见了；德·拉斯蒂涅长老出于礼貌跟着他俩，窥伺他们出了门，朝平台走去，于是他发现了岛边的火光。“她完了，”他想。

法院派的人员来得太迟了。德妮丝和向冉学过潜水的路易-玛丽的确在维埃纳河畔，冉所指定的地点；但是路易-玛丽·塔士隆已潜了四次水，每次都带回二万金法郎。第一笔钱包在一块四角扎起的头巾里。头巾立即被拧干，扔进事先用枯枝点燃的大火里。德妮丝看到包钱的布完全烧成灰烬才离开火边。第二块包布是条披肩，第三块是条细麻布手帕。她正往火里扔第四块包布时，由一位警长陪着来的宪兵们抓获了这件重要物证，德妮丝听凭他们拿走，没有露出一丝激动之情。这是一方手帕，尽管在水里泡过一段时间，上面仍留有血迹。德妮丝立即被盘问刚才在做什么，她说按照哥哥的指点从水里打捞出盗窃的金子；警长问她为何烧掉包钱布，她回答说这是履行哥哥规定的一个条件。问她用什么包

的钱，她大胆而坦白地回答：“一块头巾，一方细麻布手帕和一条披肩。”

刚被抓获的手帕是她哥哥的东西。

这场打捞和进行打捞的时间地点在利摩日城引起了轰动。特别那条披肩证明了塔士隆确实因爱情而犯罪。“他死后还在保护她，”一位太太听到最新披露的、因巧计而变得毫无用处的情况时说。“在利摩日说不定有位丈夫发现家里少了一条头巾，但是他不得不缄口不语，”检察长微笑道。“服饰上的差错对名誉竟有这么大的影响，今晚我就去察看一下自己的衣橱。”年迈的佩雷夫人微笑着说。“那双印迹被擦得干干净净的纤足是谁的呢？”德·格朗维尔先生问。“唔！说不定是个丑女子的，”将军回答。“她为过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德·格朗库尔长老接着说。“你们知道这个案件证明了什么？”代理检察长喊道。“它指出在混淆了社会等级的大革命中妇女们所丧失的一切。如今只有看到自己和情妇地位悬殊的男人才抱有这样的激情。”“您把爱情看得太重虚荣了，”杜泰依长老回答。“格拉斯兰太太怎么想的？”省长问道。“她能有什么想法？正如她事先对我所说，她是在处决时分娩的，从此没见过任何人，因为她病势危笃，”德·格朗维尔先生说。

在利摩日的另一家客厅里，出现了一个近乎滑稽的场面。德瓦诺夫妇的朋友们祝贺他俩收回了遗产。“唉！本该饶了那可怜人的，”德瓦诺太太说。“他落到这个下场，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爱情：他没有恶习，人也不坏。”“他非常识趣，”德瓦诺先生说，“如果我知道他的家人在哪儿，我会帮

助他们的。塔士隆一家是好人。”

格拉斯兰太太分娩后病了很久，只得卧在床上闭门隐居，直到一八二九年年终才起了床，这时她听丈夫讲想成交一桩大买卖。德·纳瓦兰家族正考虑出售蒙泰涅克的森林和周围属于该家族的荒地。格拉斯兰尚未履行婚约的条款，按照婚约，他应当用妻子的嫁资购置土地，但是他宁愿把钱存在银行生息，这笔钱此时已增加了一倍。谈到这件事，韦萝妮克似乎记起蒙泰涅克这个地名，便求丈夫履行诺言，为她买下这块地。格拉斯兰先生极想见博内神甫先生一面，以便打听德·纳瓦兰公爵要出售的森林和土地的情况，公爵料到德·波利尼亚克亲王①正在筹划自由派和波旁王室之间的一场恶战，预测前景不妙；因此他是政变最顽强的反对者之一。公爵派代理人来利摩日，委托他以大价钱出让，因为他对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记忆犹新，对这场革命给予整个贵族阶级的教训不会不加以利用。这位代理人和格拉斯兰面对面谈判已达一个月之久，格拉斯兰是利穆赞最精明狡猾的人，凡搞实务的都公认惟有他能立即付款购置大片土地。博内先生接到杜泰依长老写给他的一封短笺，飞快来到利摩日，来到格拉斯兰公馆。韦萝妮克想请神甫与她共进晚餐；但是银行家在让博内先生上楼去她房间以前，先留神甫在书房里待了一小时，打听到令他十分满意的情况，于是立即拍板成交，以五十万法郎买下蒙泰涅克的森林和地产。他承诺了妻子的心

① 德·波利尼亚克亲王（1780—1847），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后来成为查理十世的首相。

愿，明确表示此次购置及其后一切有关的购置都是为了履行婚约中有关使用嫁资的条款。他心甘情愿地践约，因为这个廉正的行为没有让他破费分文。格拉斯兰洽谈这笔交易时，地产包括约三万阿尔邦①无法开发的蒙泰涅克森林、已成废墟的城堡、几座花园和蒙泰涅克以北荒芜平原上大约五千阿尔邦的土地。格拉斯兰又立即买下好几块地，成为科雷兹山脉第一座山峰的主人，蒙泰涅克大森林便以这座山峰为界。自建立税制以来，德·纳瓦兰公爵每年从这个庄园得到的进项不足一万五千法郎，过去它曾是王国最富庶的领地之一，由于土地贫瘠，大家公认无法垦殖，所以没有照国民公会的命令标卖。

当神甫见到这位以虔诚、才智著称，并早有耳闻的女子时，不禁作了一个惊讶的手势。韦萝妮克此时已进入一生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她将发扬最高尚的美德，威望日增，完全变成另一个女子。继十一岁时被天花毁了面容的拉斐尔笔下的圣母之后，随之而来的曾是一位美丽、高贵、多情的女子；而从这位内心遭受不幸打击的女子身上，一位女圣人又脱颖而出。她此时面色发黄，一如以苦行著称的女修道院院长们严峻面孔的皮色。变软的颞颥被染成金黄。嘴唇发白，再也见不到开口笑的石榴般的殷红，只有孟加拉玫瑰的冷色。在眼角和鼻眼之际，痛楚勾勒出珠光色的两道纹路，多少泪水曾偷偷从那里淌过。眼泪抹掉了天花的疤痕，损伤

---

① 阿尔邦，旧时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不等。

了皮肤。好奇的人情不自禁地盯住小血管的蓝色网络突突跳动的地方，涌来的血把网络涨大，好似不让泪水干枯。惟有眼圈保留着棕褐的色调，下眼圈发黑，皱纹密布的眼睑呈茶褐色。两颊凹陷，皱痕显露出严肃的思绪。年轻时肌肉丰满的下巴而今变得又尖又小，影响了表情；它透露出韦萝妮克只对自己实行的无情的宗教严规。二十九岁的韦萝妮克不得不叫人拔去大把的银丝，只剩下稀疏细弱的头发；分娩毁了她的头发，那是她最美的装饰之一。她瘦得叫人害怕。尽管医生一再禁止，她仍坚持给儿子喂奶。医生在城里得意洋洋，因为他看到，他预言韦萝妮克若不听劝阻给孩子喂奶将发生的一切变化正在成为现实。"这就是一个女人生育一次的后果，"他说。"她钟爱自己的孩子。我始终发现母亲为孩子付出的代价越高就越爱孩子。"不过，韦萝妮克干涸的眼睛呈现出脸上唯一保持青春的东西：深蓝色的虹膜射出火一般野性的光彩，生命似乎逃离这副没有表情的冰冷面具，躲到眼睛里面藏身，但只要关系到他人，这副面具便流露出虔诚的表情。因此，当神甫向格拉斯兰太太解释，一个产业主住在蒙泰涅克可以成就的一切好事时，他的惊讶和恐惧渐渐消失了。一时间韦萝妮克又变美了，出乎意料的前途使她容光焕发。

"我会去的，"她对他说。"那将是我的产业。我要向格拉斯兰先生讨几笔资金，与您通力合作，从事宗教事业。蒙泰涅克将变成沃土，我们将找到水灌溉荒芜的平原。和摩西一样，您敲击岩石，流出来的将是泪水！"

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在利摩日的朋友向他问起格拉斯兰

太太时，他说这是一位女圣人。

购置产业的次日清晨，格拉斯兰派了一名建筑师去蒙泰涅克。银行家希望重建古堡、花园、平台、园林，栽种树木以便与森林连成一片，他自豪而积极地投入到修缮工作中去。

两年后，格拉斯兰太太大难临头。一八三〇年八月，格拉斯兰在商业和银行业务上突遭横祸，尽管他小心翼翼，仍被困于其中；他忍受不了破产和失去四十年辛苦经营得来的三百万家私的想法；焦虑酿成的心病加重了一直缠着他的血液炎症，迫使他卧床不起。韦萝妮克自怀孕以后，对格拉斯兰的友情日渐加深，使她的仰慕者德·格朗维尔先生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她精心护理丈夫，力图挽救他的生命，结果只使这个人多受了几个月的折磨；但是这段暂缓期对格罗斯泰特大有用处，他料定自己原先的伙计将不久于人世，便向他询问从速清理财产需要掌握的情况。格拉斯兰于一八三一年四月故世，遗孀悲痛欲绝，但作为基督徒，也只好听天由命。韦萝妮克的第一句话是放弃自己的财产以便清偿债务；但是用格拉斯兰先生的财产还债绰绰有余。两个月后，格罗斯泰特全力以赴将财产清理完毕，给格拉斯兰太太留下蒙泰涅克的土地和六十六万法郎，那是她的全部财产；儿子的姓氏未受玷污，格拉斯兰没有让任何人，甚至妻子的财产受到损失，弗朗西斯·格拉斯兰仍有十余万法郎。德·格朗维尔先生深知韦萝妮克心灵伟大，情操高尚，向她求婚；但是，格拉斯兰太太借口教会禁止再婚，拒绝了新任检察长，令全利摩日大为惊奇。格罗斯泰特是位极有见地、眼光准确的

人，他建议韦萝妮克把她和格拉斯兰先生剩余的财产拿去买公债，并立即于七月份亲自用这笔款项认购了利润最高的、五十法郎三厘利的公债。弗朗西斯于是有了六千利勿尔的年金，他母亲的年金约为四万。韦萝妮克的财产仍居全省之冠。待一切处理完毕，格拉斯兰太太宣布她打算离开利摩日到蒙泰涅克博内先生身边生活。她再次把神甫唤来，请教他在蒙泰涅克的事业，并表示愿意参加；但是神甫慷慨地劝她取消这个决定，向她证明她的位置在上流社会。

“我生于平民百姓之家，愿意回到平民百姓中去，”她答道。

她把格拉斯兰公馆出让给格罗斯泰特，为了让她偿清欠他的钱，他出高价买下。格拉斯兰太太有意卖房以便不在利摩日居住，对自己的村庄满怀深情的神甫只好不再反对她的志向。

格拉斯兰太太于一八三一年八月末动身，那一天，她的许多朋友把她送出城，有几位一直送到第一个驿站。韦萝妮克与母亲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几天前被任命为主教的杜泰依长老与老格罗斯泰特坐在马车前座上。经过艾纳广场时，韦萝妮克心潮激荡，面部抽搐，肌肉收缩，她用痉挛的动作紧紧搂住孩子，老母似乎对女儿的冲动早有所料，立即把孩子抱起来，遮掩住女儿的这个动作。事有凑巧，格拉斯兰太太看到了从前父亲的房子所在的广场，她激动地握住索维亚妈妈的手，大颗的泪珠在眼眶里滚动，扑簌簌地淌下面颊。离开利摩日后，她最后朝它望了一眼，似乎感到了幸

福，这种感觉被她的全体朋友看在眼里。当检察长，这位年方二十五岁，她拒绝择为夫婿的年轻人极为惋惜地吻她的手时，新任主教在韦萝妮克的眼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变动：瞳孔的黑色蔓延开来，使蓝色的眼珠只剩下细细的一个蓝圈。眼睛显然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剧烈震荡。

"我再也见不到他啦！"她贴着母亲的耳根说，母亲听到这句知心话，苍老的脸上没有流露一丝表情。

坐在前面的格罗斯泰特此刻正在观察索维亚妈妈；但是，前银行家尽管十分精明，也未能猜出韦萝妮克对她家接待的这位法官怀有的仇恨。在这方面，教会人士的洞察力比其他人要强；因此，主教的教士眼神让韦萝妮克吃了一惊。

"您在利摩日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吗？"主教大人问格拉斯兰太太。

"您也离开了它，"她回答他道，"先生也难得回来了，"她朝正在向她道别的格罗斯泰特微笑着补了一句。

主教一直把韦萝妮克送到蒙泰涅克。

"我本应戴孝走这条路的，"她徒步攀登圣莱奥纳尔的山坡时在母亲耳边说。

脸上皮肤粗糙多皱的老太太把一根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主教正极为专注地望着孩子。高级教士的这个动作，尤其是他那炯炯的目光，令格拉斯兰太太打了一个寒噤。看到广阔的平原在蒙泰涅克前方展开一大片灰色的土地，韦萝妮克的两眼失去了光采，一阵伤感袭上心头。这时她瞥见神甫迎上来，请她上车。

“太太，这就是您的产业，”博内先生指着荒芜的平原对她说。

第四章　格拉斯兰太太在蒙泰涅克

片刻间，蒙泰涅克镇和山岗出现了，新建筑惹人注目，让夕阳染成一片金黄，美丽的自然景物被抛在那里，如同沙漠中的绿洲，对比之下，显得诗意盎然。格拉斯兰太太眼里噙满泪水，神甫指给她看一条宽宽的白道，好似山被当头砍了一刀。

“这是我的堂区教民为了向女城堡主表示感激之情修筑的，”他指着那条路说，“我们可以乘车上城堡。修这坡道没有花您一文钱，过两个月我们再种上树。主教大人猜得出，为了实现这样的变化，大家付出了多少辛苦、操劳，尽了多大的心力。”

“这是他们干的？”主教说。

“对，而且不愿接受任何报酬，大人。最穷的人也出了力，他们知道来的是一位母亲。”

山脚下，旅客们瞥见全体居民聚在一起燃放焰火，鸣枪致意；然后，两个最漂亮的、白衣白裙的姑娘向格拉斯兰太太献了鲜花和水果。

“在这个村里受到如此的接待！”她喊道，紧紧握住博内先生的手，仿佛即将跌入深渊。

众人伴随马车一直来到大栅栏门。从那儿，格拉斯兰太太得以见到她的城堡，先前她只瞥见了它的轮廓。一见之下，

她仿佛被宅邸的富丽堂皇吓呆了。当地石头奇缺，山里的花岗岩极难开凿；因此，受格拉斯兰委托修复城堡的建筑师把砖作为这座宏伟建筑的主要材料；这大大降低了费用，因为蒙泰涅克森林提供了制砖所需的土和木柴。一切建筑物的屋架和石头也出自这座森林。不这样节俭，格拉斯兰会倾家荡产。大部分支出用在运输、开采和支付薪金上。所以钱没有外流，并给小镇带来了生机。从远处乍一看，城堡呈现为一个红色的庞然大物，身上划着一道道由接缝形成的黑色细纹，并以灰色的线条镶边；因为每一层的窗户、门扉、盖顶、角隅和石带饰都用凿成菱形的花岗石筑成。庭院与凡尔赛宫一样，呈斜椭圆形，有道砖砌的围墙，分成一个个四边饰以花岗岩凸雕的墙框。精选的小灌木丛生于墙下，绿意盎然，浓淡不一。两扇华丽的栅栏门遥遥相望，一扇通向俯视蒙泰涅克的平台，另一扇通往附属建筑和一个农庄。大栅栏门位于新近竣工的公路尽头，两侧各有一座十六世纪风味的漂亮亭子。城堡向着庭院的那面朝东，有三座小楼，中间那座与另外两座之间各有一幢主楼。临花园那面朝西，与正面一模一样。小楼东西两面各有一扇窗，主楼各有三扇。中间的小楼布置成钟楼，四角有虫迹装饰，疏疏落落摆着几件雕塑品，十分雅致。艺术在外省畏缩不前，尽管自一八二九年起，装饰艺术在作家的大声疾呼下有些进步，但是房产主害怕花钱，由于缺乏竞争和能工巧匠不足，开销的确相当可观。两端的小楼各有三扇窗的进深，屋顶很高，饰有花岗岩栏杆，屋顶每一个金字塔形的斜面上开了一扇雕刻精美的窗户，与斜面切

割得棱角分明的漂亮平顶装有铅檐槽和铸铁回廊。每一层门窗的托座点缀着仿热那亚房屋的雕塑，十分引人注目。三扇窗朝南开的小楼面向蒙泰涅克，朝北的小楼与森林相对。从花园那一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蒙泰涅克的塔士隆屯，并可俯视通往县城的公路。朝庭院那一面，可以眺望广袤的平原，它在蒙泰涅克那一边被科雷兹群山包围，但尽头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地平线。主楼只有两层，屋顶开了老式的天窗；两端的小楼有三层。中间那座冠以扁平的圆屋顶，类似杜伊勒里宫或卢浮宫的钟楼，只有一间装了大钟的亭子。为节省起见，全部屋顶都用瓦面带流水槽的平瓦覆盖，尽管很重，但屋架是从森林里伐来的粗材，不难承受。格拉斯兰生前就打算修筑一条路，这条路刚刚竣工，以表示对他的感激，因为这项被他称作荒唐之举的修复工程在市镇投下了五十万法郎。蒙泰涅克的规模因而大大得到扩展。附属建筑后面，在渐趋平缓，最终与平原相接的朝北山坡上，格拉斯兰已经开始建造一座大农庄的房舍，表明他有意利用平原的荒地。住在下房的六名园丁在门房兼园丁头的指挥下，此刻正在继续栽树，完成博内先生认为必不可少的工作。城堡的底层完全用于接待宾客，陈设十分豪华。二楼空空荡荡，格拉斯兰先生的去世中断了家具的运送。

“啊！大人，”格拉斯兰太太绕城堡转了一圈后对主教说，“我原指望住一间草房，可怜的格拉斯兰先生挥霍了多少钱啊。”

“您呢，”主教说，“您将做善事吗？”他顿了一下补充道，

发现他的话使格拉斯兰太太打了一个寒噤。

她抓住母亲的胳臂，母亲正牵着弗朗西斯的手，于是她一个人走上长长的平台，平台下是教堂和神甫住宅，从那儿可以望见镇上依层而造的房屋。神甫拉住杜泰依主教，把四面的景物指给他看。但两位教士不久瞥见韦萝妮克和母亲站在平台另一头，象两尊石像般纹丝不动：老太太拿手绢擦着眼睛，女儿从栏杆上伸出双手，仿佛在指下面的教堂。

“您怎么了，太太？”博内神甫对索维亚老妈妈说。

“没什么，”格拉斯兰太太回答，她转过身来，迎着两位教士走了几步。“我原先不知道墓地就在我眼皮底下。”

“您可以把它迁往别处，您有法律支持。”

“法律！”她说，这两个字脱口而出，如同一声喊叫。主教又望了韦萝妮克一眼。这位教士黑色的目光穿透遮在她心灵上的皮肉的薄纱，无意中发觉了隐藏在这块墓地的一个墓穴中的秘密，她被看得很不舒服，冲他嚷道：“那好吧！”

主教用手遮住眼睛，若有所思，一时十分沮丧。

“请扶住我女儿，”老太太叫道，她脸色煞白。

“空气清凉彻骨，我受了寒，”格拉斯兰太太说，她晕倒在两位神职人员的臂弯里，他们把她抬进城堡的一个房间。

她恢复知觉后，看到主教和神甫正跪在地上为她向上帝祈祷。

“但愿来访问您的天使不再离开您，”主教为她祝福，说道，“别了，我的女儿。”

听到这话，格拉斯兰太太泪如雨下。

“她得救了吗？”索维亚妈妈叫道。

“在人间和另一个世界，”主教回转身补了一句，然后离开了房间。

索维亚妈妈请两位教士把女儿抬进去的那个房间，位于窗户开向教堂、墓地和蒙泰涅克南面的侧楼的二层。格拉斯兰太太想住在那儿，便与阿莉娜和小弗朗西斯好歹安顿下来。索维亚妈妈自然待在女儿身边。几天后，格拉斯兰太太才从抵达时来势凶猛的激动情绪中恢复过来，但母亲仍然强迫她每天上午躺在床上。夜晚，韦萝妮克坐在平台的长凳上，俯览教堂、神甫住宅和墓地。尽管索维亚老妈妈暗中反对，格拉斯兰太太仍然养成了怪癖，总坐在同一个位置上，郁郁寡欢，不能自拔。

“太太快死了，”阿莉娜对索维亚老妈妈说。

本堂神甫得到这两个女人的通知，虽然不愿强加于人，但一听说格拉斯兰太太患的是心病，便经常来看望她。这位真正的牧师十分细心，选择韦萝妮克母子身着孝服立于平台一角的时辰来访。十月方始，自然界变得阴沉凄凉。韦萝妮克一到蒙泰涅克，博内先生便看出她心上有块大创伤，他认为需要谨慎行事，等待这位将把他当作忏悔师的女子对他完全信赖。一天晚上，格拉斯兰太太用几乎暗淡无光的眼神瞧着神甫，那是转着死的念头、但尚未横下心来的人具有的眼神。从这一时刻起，博内先生不再迟疑，开始阻止这一残酷的精神疾病的进展。首先，在韦萝妮克和教士之间展开了一场舌战，他们把真正的思想隐藏在空洞的言辞中。韦萝妮克

不顾天冷，此时正坐在花岗岩长凳上，让弗朗西斯坐在她怀里。索维亚妈妈倚砖栏杆而立，有意遮住墓地。阿莉娜等着女主人把孩子交给她。

“我原以为，太太，”第七次来访的神甫说，“您不过有点抑郁；但是我看出，”他贴着她耳根说，“这是绝望。这不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应有的感情。”

“那么，”她答道，朝苍天投去锐利的一瞥，嘴角漾起一丝苦笑，“教会给罚入地狱的人留下的如果不是绝望，那是什么感情呢？”

听到绝望这个词儿，圣洁的人意识到这颗心灵受了巨大的创伤。

“啊！您把这座山岗当作您的地狱，其实它应该是髑髅地①，您可以从这儿升入天堂。”

“我已没有足够的傲气把自己抬得这样高，”她答道，语气中流露出对自己无比的蔑视。

这时，教士突然灵机一动，这在美好童贞的心灵是极其自然、极其常见的现象，这位献身上帝的人把孩子抱在怀里，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用慈父般的嗓音说道：“可怜的孩子！”一边把他交给女仆，她把孩子领走了。

索维亚妈妈瞧了女儿一眼，明白博内先生的话产生了奇效，因为韦萝妮克多日来干涩的眼睛被泪水润湿了。奥弗涅老妇人向教士打了个手势，走开了。

---

① 典出《新约》，指耶稣受难之地。

“散散步吧，”博内先生对韦萝妮克说，一边领着她在平台上走，从平台另一端可以望见塔士隆屯。“您归我管，我应把您患病的灵魂向上帝作个交待。”

“让我自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吧，”她对他说。

“您的消沉来自惨痛的思索，”他急忙接口道。

“是的，”她天真地说，悲痛达到一定程度，讲话就不顾分寸了。

“看得出来，您跌进了冷漠的深渊，”他喊道，“如果说肉体痛苦达到某一程度时羞耻心会消失，那么精神痛苦达到某一程度时毅力也会消失，这一点我清楚。”

博内先生这番洞察入微的评论和温柔的恻隐之心令她惊讶；人们已经看到，美妙的温情在这个人身上未受任何激情的损害，使他对教民的痛楚怀有女人的母性意识。这种 mens divinior①，这股使徒的柔情，置教士于他人之上，把他变成一个超凡入圣的人。格拉斯兰太太与博内先生交往尚少，没有辨识出藏在这颗心灵中的美，它如同一孔泉水，从中源源流出优雅清淳的真正生命。

“啊！先生？”她叫道，用垂危者的手势和眼神把自己交托给他。

“我听见了！”他接着说，“怎么办？该做什么？”

他们默默地沿着栏杆朝平原方向走去。这一庄严的时刻似乎对这位福音使者，这位耶稣之子是个好时机。

① 拉丁文：超人的精神。

"请设想在上帝面前,"他低声而神秘地说,"您将对他说些什么?……"

格拉斯兰太太有如五雷轰顶,微微打了个寒噤。"我要和耶稣基督一样对他说:主啊,你抛弃了我!"她爽直地回答,那声调令神甫热泪盈眶。

"玛德莱娜①啊!我等的正是您这句话,"博内先生叫道,对她不禁十分钦佩。"您看,您求助于上帝的司法,您祈求他的保佑!听我说,太太。宗教是提前执行的神明的裁判。教会把涉及灵魂的一切案件的审判权留给了自己。人间司法是天国司法的无力写照,是适应社会需要对天国司法的苍白模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不是本人诉讼案件的审判官,您从属于上帝,"教士说;"您无权给自己定罪,也无权为自己赦罪。我的女儿,上帝是案件的伟大复审官。"

"啊!"她道。

"我们只看见了事物本身,他却看到事物的根源。"

韦萝妮克停下脚步,这些全新的思想令她震惊。

"对您,"勇敢的教士又道,"对您这位心灵如此高尚的人,我该说一些不同于对我那些谦卑的教民所说的话。您这样有教养,定能彻悟天主教的神义。而这在弱者和穷人们眼里,则是用图象和话语表达出来的。好好听我说,这与您有关;

① 即《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法语称玛德莱娜,原系一有罪女子,后诚心悔罪,成为圣女。

因为，尽管我将暂时从广阔的角度来谈，但这实在是您的事。为了保护社会而发明的法律建立在平等之上。然而不过是事实集合体的社会却以不平等为基础。因此在事实和法律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社会应当在法的压制下，抑或在法的推动下前进呢？换句话说，法应当反对社会内在的运动以维持社会，还是应当顺应这个运动以引导社会呢？自社会存在以来，没有一个立法者敢于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一切立法者只满足于分析事实，指出应受惩戒的或罪恶的事实，并给予惩罚或嘉奖。这就是人世的法；它不能防止过失的发生，也不能避免受过惩罚的人重犯过失。慈善是个崇高的错误，它徒劳无益地折磨肉体，却不生产治愈灵魂的药膏。慈善家制定计划，发表想法，把付诸实施的任务交给人，交给沉默，工作，命令，交给无声又无力的事物。宗教没有这些缺陷，因为它把生命延续到了另一个世界。它把我们全视为处境卑微的堕落之人，从而打开了取之不尽的宽容的宝库；我们或先或后地朝脱胎换骨的路上走，没有人不犯错误，教会料到人们会犯过失，甚至会犯罪。社会想剪除的罪犯，正是教会要拯救的灵魂。不仅仅如此！……教会受到它所研究和瞻仰的上帝的启示，承认力量的强弱不均，研究负担的比例失调。如果说它认为你们在心灵、肉体、精神、才能、价值上参差不齐，它却通过改悔把你们大家置于平等地位。这时，太太，平等不再是个空洞的字眼，因为我们大家在感情上是平等的，也能够做到平等。自野蛮人未定形的拜物教始，直至希腊的美妙发明，以及埃及和印度用喜气洋洋或阴沉可怖的祭礼来

体现的深刻而巧妙的教义，人始终确信一个思想，即沉沦、犯罪的思想，因此牺牲和赎罪之说遍及各地。救世主的死为人类赎了罪，它形象地喻示我们应当为自己做些什么：补赎我们的过失吧！补赎我们的谬误吧！补赎我们的罪行吧！万事皆可补赎，天主教的教义尽在此言中，由此产生了令人顶礼膜拜的天主教圣事，它襄助宽恕的胜利，为罪人提供依托。太太，象玛德莱娜一样在沙漠中哭泣呻吟①，这不过是开始，行动才是结束。修道院既哭泣，又行动，既祈祷，又教化，它是我们神圣宗教的积极有效的工具。修道院建造、培植了欧洲，同时拯救了知识的宝库，人类道义、政治和艺术的宝库。在欧洲，人们将永远承认这些光芒四射的中心的地位。大多数现代城市都是修道院的女儿。如果您相信上帝将审判您，那么教会通过我的声音对您说，悔过的善行可以补赎一切。上帝的巨手同时掂出恶迹的分量和善举的价值。愿您独自成为一座修道院，您可以在此地重现奇迹。您的祈祷应当是工作。您的工作应当为在您之下的人造福，财富，才智，一切，直至这个自然地势——您的社会地位的写照——将您置于他们之上。”

说最后这句话时，教士和格拉斯兰太太掉转头又朝平原方向走来，神甫指了指山岗下的村庄和俯视四周景物的城堡。此刻是四点半钟。昏黄的阳光笼罩着栏杆，花园，照耀着城堡，使三角楣顶尖包金的铸铁图饰闪闪发光，还照亮被公路

① 相传这位女子曾去法国普罗旺斯的圣博姆“沙漠”痛悔前非。

分成两半的长条平原。这条公路只是条灰色的带子，不象别处的路两旁用树木绣出滚边。当韦萝妮克和博内先生走过城堡的群体建筑时，他们在庭院、马厩和下房之上望见了受阳光轻轻抚弄的蒙泰涅克森林。夕阳的余晖只照到树梢，但是，自蒙泰涅克所在的山岗直到科雷兹山脉的第一座山峰，秋季的森林编织的绚丽多采的挂毯依然清晰可见。橡树组成大块佛罗伦萨的青铜色；核桃树、栗树呈现灰绿的色调；生长期短的树木枝叶流金溢彩，块块灰色的荒地为一切色彩增添了细微的变化。光秃的树干好似一根根发白的列柱。这些橙黄色、浅黄褐色和灰色被十月秋阳苍白的反光富于艺术性地融为一体，与这片暗绿色的、一潭死水般的贫瘠平原，这片广袤的休耕地十分协调。教士想对这幅美丽而沉寂的景象发一通议论：没有一株树，没有一只鸟，平原死寂，森林无声；村庄的茅屋上，东一处西一处地冒出几缕青烟。城堡似乎和它的女主人一样阴沉。根据一条奇特的法则，一座房子里的一切都仿效它的主宰者，笼罩着他的精神。这时格拉斯兰太太突然停住脚步，神甫的话使她振聋发聩，信念打动了她的心，天使般的嗓音令她柔肠寸断。神甫举起胳膊，指指森林，韦萝妮克朝它望去。

“您不觉得这与社会生活略有相似吗？各有各的命运！这一大片林子里有多少不平等啊！长得最高的树缺少腐殖土和水份，死得最早！……”

“也有些树被打柴女的砍刀所伤，在风华正茂时中途夭折，”她辛酸地说。

“别再陷入这种感情了，”神甫宽厚而又厉声说道，“这座森林的不幸正在于没有砍伐，您看到成片的林木展示的现象了吗？”

韦萝妮克看不出森林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现象，只是顺从地盯住林子，然后缓缓把目光移向神甫。

“您没有注意到，”他从这目光中猜出韦萝妮克的无知，“有几条林带中各类树木依然一片翠绿？”

“啊！真的，”她叫道。“为什么呢？”

“蒙泰涅克的财富和您的财富正在这里，”神甫又道，“我曾向格拉斯兰先生指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您看，三条河谷的水注入湍急的加布河。这道激流把蒙泰涅克森林和在这边与我们的市镇接壤的另一个市镇隔开，九、十月份干涸，十一月份暴涨。要增加它的水量并不难，只需在林中兴修水利，防止点滴流失，汇集最小的泉水，如今这水没派上用场；但如果您效仿里凯①在圣费雷奥勒所为——人们在那里建造了巨大的水库向朗格多克运河供水——，在激流的两座山岗间筑起一两道坝拦河蓄水，适量的水通过闸门流入各条沟渠，适时地被土壤吸收，这片荒芜的平原就会变为良田，而多余的水将被引入我们的小河。您将沿条条沟渠种上挺拔的杨树，在水草最丰美的牧场饲养家畜。草是什么？不外是阳光和水。平原上有的是土供禾苗扎根；水凝结成露珠肥沃土壤，杨树从中汲取养分，留住雾气，雾中的成份将被一切植

① 里凯（1604—1680），法国工程师，南方运河的开凿者。

物吸收：这便是河谷里草木葳蕤的秘密。在如今一片沉寂，见了叫人黯然神伤的贫瘠之地，您有一天会看到生命，欢乐和运动。这难道不是一次虔诚的祈祷？您忙于这些工作，不是胜过无所事事，郁郁寡欢吗？"

韦萝妮克握住神甫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力重千钧："我一定办，先生。"

"这件大事由您设计，"他又说，"但不用您去完成。我和您都没有实现这一想法的必要知识，这个想法人人可有，但做起来困难极大，因为这些困难虽然简单，几乎藏而不露，但必须具备最精确的科学知识才能解决。从今天起就去寻找将在十二年内，在变为沃土的六千阿尔邦土地上为您赚得六、七千路易年金的人吧。这项工作有一天将使蒙泰涅克成为全省最富有的市镇之一。现在森林还没有给您带来任何收益；但是，投机商早晚会来买这些粗大坚实的木材，这是日积月累、唯一不能靠人力加速生产，也不能由人代替生产的宝藏。说不定有一天，国家将为这座森林创造运输条件，把林中木材运走造船；但是国家要等人口增长十倍的蒙泰涅克居民去要求它的保护，因为国家和财富一样，只施惠于有钱人。到那时，这块土地将成为法国最富饶的土地之一，您的孙子将引以自豪，说不定他会觉得，城堡与收入相比太寒酸了。"

"这就是，"韦萝妮克说，"我一生的前途。"

"这样的事业可以补赎许多过失，"神甫道。

他看出自己得到了理解，便试图给这个女人的智力以最后的一击：他悟出，在她身上，智力通向心灵；而在其他女

人身上，心灵相反是通向智力之路。“您知道，”他顿了一下对她说，“您错在哪儿吗？”她怯生生地望着他，“您的悔恨还只是吃了败仗的感情，撒旦的绝望是可怕的，或许这就是耶稣基督以前人类的悔恨；但我们天主教徒的悔恨，是一颗在歧路上跌来撞去的灵魂的恐惧，而在碰撞中上帝向这颗灵魂作了启示！您现在就象不信神的俄瑞斯忒斯，努力做个圣保罗吧！①”

“您的话把我完全改变了，”她叫道，“现在，噢！现在，我要活下去。”

“精神胜利了，”谦逊的教士对自己说，愉快地走了。他向吞噬格拉斯兰太太的隐秘的绝望投下刍秣，赋予她的悔恨以良行善举的形式。次日，韦萝妮克便给格罗斯泰特先生写了一封信。几天后，这位老朋友从利摩日给她送来三匹乘用马。博内先生应韦萝妮克的要求，向她举荐了驿站长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很高兴为格拉斯兰太太效劳，同时挣上五十来个埃居。小伙子圆圆的脸，黑眼睛，黑头发，个头不高，身体健美，名叫莫里斯·尚皮永，他很讨韦萝妮克喜欢，立即上任。他的工作是陪伴女主人出游，并照料坐骑。

蒙泰涅克的护林队长原是皇家卫队的中士，在利摩日出

---

① 俄瑞斯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勾结情夫杀死阿伽门农后，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及其奸夫。但他因犯下“弑母罪”而受到复仇女神的追逼，在阿波罗神的庇护以及雅典娜女神帮助下，他终于在法庭上胜诉。圣保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信犹太教，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耶稣而改信基督教。

生，被德·纳瓦兰公爵先生从他的一块庄田上派到蒙泰涅克来考查此地的价值，向他传递情报，以搞清是否可开发利用。但热罗姆·科洛拉只看到荒芜贫瘠的土地，因运输不便而无法采伐的树林，废圮的古堡，以及整修住宅庭园所需的巨额开支。尤其令他惊恐的是林中空地布满花岗岩石，使这座大森林远远看去色调浓淡不一，这位诚实但不聪明的仆人促成了这块地产的变卖。

“科洛拉，”格拉斯兰太太把队长叫来，对他说，“从明天起，我很可能每天早上要骑马出门。您大概熟悉从属于这个产业的各个庄田和格拉斯兰先生在此处买下的连成一片的土地。您把这些指点给我，我要亲自巡视一遍。”

住在城堡的人欣喜地得知韦萝妮克在行动上发生的变化。阿莉娜不等吩咐，主动找出女主人的黑色旧骑装，准备好给她穿。次日，索维亚妈妈见女儿穿戴好上了马，心里说不出的欢喜。在前面带路的是队长和尚皮永，两人边走边回忆，因为山上无人居住，几乎没有路。格拉斯兰太太给自己定下任务，只走完她的树林绵延生长的山顶，以便了解山坡，熟悉沟壑，这些把长长的山脊划出一道道口子的天然道路。她想估量一下自己的任务，研究水流的性质，找到完成神甫指出的大业的要素。她跟着领头的科洛拉走，尚皮永离她几步远尾随于后。

韦萝妮克在林木蓊郁的地段行进，顺着法国山脉那种一个接一个高低起伏的地势上上下下，全神贯注于森林的奇景之中。先是一些百年老树，初次见到，她十分惊奇，慢慢也

就看惯了；然后是树龄已达一、二百年的天然乔林，或林中空地上一株孤零零的参天古松；最后是更为罕见的一种小灌木，它在别处异常矮小，由于某种奇怪的情况，在这里长得特别高大，有的与土壤同样古老。她看到大块乌云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翻滚，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油然而生。她注意到融化的雪水汇成小溪，淌出道道发白的沟，远看如同条条伤疤。走过一个草木不生的峡谷，一座石头山岩石层层剥落的山坡上，百年栗树如阿尔卑斯山的枞树一般挺拔，令她赞叹不已。由于行进迅速，她几乎可以鸟瞰全景，时而是大片流沙，树木零落的沼地，翻倒的花岗岩石块，悬垂的岩石，阴暗的小山谷，大片仍在开花或已枯萎的欧石南丛生地；时而是生长刺柏、山柑的荒山野岭；时而是矮草牧场，被经年累月积淀的松软湿泥养肥的块块土地；总而言之，呈现出法国中部山区自然景物既凄凉，又绚丽，既温和又强烈的韵味以及奇特的风貌。由于这些形式千变万化，但活跃着同一个思想的图景总在眼前，荒凉、贫瘠、被破坏、遭遗弃的大自然透露出来的深深的忧伤感染了她，与她隐藏的感情遥相呼应。当她从一处缺口瞥见脚下的平原时，当她必须攀登某条陡峭的、沙石间长出枯萎灌木的小山沟，而这一景象不时重复出现时，严峻的大自然的灵性使她震动，给她启发，让她在各种景象的涵义的激发下作出全新的评论。任何一处林中景致都有它的蕴含；没有一块林中空地，没有一个矮树丛不显出与人类相似的思想迷宫。哪一个有文化修养或内心受过伤的人在林中散步时，森林不与他谈话呢？不知不觉地，林中响起一个

声音，或令人快慰，或使人恐惧，不过常常更令人快慰 倘若要探寻袭上你们心头的严肃、单纯、温馨、神秘的感觉产生的原因，或许可以在所有这些遵从天命、百依百顺的造物组成的宏伟精丽的景象中找到。大自然永恒不变的沉重感迟早会充溢你们的心头，搅动你们的五脏六腑，你们终将因上帝而感到忐忑不安。因此，正如韦萝妮克当晚向博内先生所说，她在这些山巅的静谧、树林的馨香、空气的清朗中，产生了得到威严的宽容的信念。她隐约感到有可能存在着另一类事情，比她一直梦魂萦绕的事情更崇高。她感到几分幸福，心情很久以来不曾如此宁静。她产生这种感情是否因为她在这些景物和自己灵魂衰竭枯萎的角落之间找到了相似之处？她是否带着几分快乐看见了自然界的这些骚动，想到物质在这里无罪受罚？当然她大大受了感动；有好几次，科洛拉和尚皮永互相指着她看，仿佛觉得她变了模样。来到一个地方，韦萝妮克在陡直下落的激流中不知看到了何种严厉的东西。她突然发觉自己渴望听见充满活力的溪涧中哗哗的流水声。“仍然是爱！”她心想。似乎一个声音向她抛来的这个字眼令她羞愧，她大着胆子策马奔向科雷兹的第一座山峰，并且不听两名向导的意见，朝山上冲去。她独自抵达名为裸岩峰的山巅，在那里停留片刻，凝望远近一带。她听到那么多造物要求生存的神秘声音，心头挨了一击，使她下决心为自己的事业发扬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曾备受赞扬，并在她的行动中多次得到体现。她把缰绳系在一棵树上，去到一块岩石上坐下，任凭目光游移于受大自然虐待的空间，内

心感受到当年她注视自己的孩子时体验过的母性的冲动。几乎不由自主的沉思，为她接受这番景象呈现的崇高教导做好了准备，借用她的一个佳句，她的心经过沉思的簸扬，使她从麻木中苏醒过来了。

“那时我明白了，”她对神甫说，“我们的灵魂和土地一样需要耕耘。”

十一月份的惨淡阳光照亮了这一广阔的场面。寒风从西边吹来几大块灰色的云彩。当时三点钟光景，韦萝妮克来这儿花了四小时；但是，和所有受深沉的内心痛苦折磨的人一样，她对外部环境丝毫不予注意。此刻，她的生命真正随着自然界卓越的运动扩展开来。

“别在这儿待久了，太太，”一个人对她说，他的声音吓了她一哆嗦，“否则您哪儿也回不去，因为您离任何住家都不止二法里远；夜里，森林里无法行走；这与您待在这儿的危险比起来还算不了什么。再过一会儿，山峰上不知什么原因会冷得要命，已经冻死好几个人了。”

格拉斯兰太太瞥见在她下方有张晒得黧黑的面孔，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如同两条火舌。面颊两侧各垂着一大绺褐发，下面飘动着扇形的胡须。此人恭敬地略微提了提法国中部农民戴的那种硕大的宽边帽，露出光秃而饱满的天庭，有些穷人正因长着这种额头引起公众的注目。韦萝妮克没有一丝恐惧，她正处于女人们不再因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而提心吊胆的心境中。

“您怎么在这儿？”她对他说。

“我的住房离此不远，”陌生人回答。

“您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做什么？”韦萝妮克问道。

“在这儿生活。”

“怎么生活？靠什么为生？”

“有人给我一小笔钱，叫我看管这一大片林子，”他指着裸岩峰背朝蒙泰涅克平原的那一侧山坡说。

格拉斯兰太太这时瞥见一杆枪的枪口，还看见一只小猎袋。即便她原先有些害怕，此刻也放了心。

“您是护林人？”

“不，太太，当护林人必须宣誓，要宣誓必须享受全部公民权……”

“那么您是谁？”

“我是法拉贝什，”这个人垂眼看地，极其谦恭地说。

格拉斯兰太太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她望着这个人，在他那张非常温和的脸上觉察到藏而不露的凶残迹象：双唇殷红的嘴里露出一口参差不齐、充满嘲讽和放肆的牙齿；褐色的高颧骨显出某种不可言喻的兽性。这人中等身材，肩膀宽阔，缩进去的脖颈又粗又短，长着一双性情粗暴、敢于滥用禽兽天性之便的人的多毛大手。他最后几句话隐含着某种奥秘，被他的态度、面部表情和外表赋予可怕的含义。

“那么您是为我干活了？”韦萝妮克声音温和地说。

“我有幸在和格拉斯兰太太讲话吗？”法拉贝什问。

“是的，朋友，”她答道。

法拉贝什朝女主人投去充满敬畏的一眼，象猛兽一般倏

忽不见了。韦萝妮克赶紧上马，去与两个仆人会合，他们正开始为她担心，因为当地人知道裸岩峰有碍健康，虽然说不清个中原因。科洛拉请女主人从一条通往平原的小山谷下山。"从山上回去有危险，"他说，"那儿道路难走，而且纵横交错，虽然我熟悉地形，也难免迷路。"一到平原，韦萝妮克放慢了马的步子。

"您雇用的法拉贝什是什么人？"她问护林队长。

"太太遇见他了？"科洛拉嚷道。

"对，但是他逃走了。"

"可怜的人！也许他不知道太太心地有多好。"

"他究竟干了什么？"

"怎么，太太，法拉贝什是个杀人犯，"尚皮永天真地回答。

"他得到特赦了？"韦萝妮克嗓音激动地问道。

"不，太太，"科洛拉回答。"法拉贝什进了重罪法庭，被判十年苦役，服刑服到一半才得到特赦，一八二七年出了苦役监。是神甫先生使他下决心自首，救了他的命。如果被缺席判处死刑，他迟早会被抓获，案情就对他不利了。博内先生冒着被杀的危险，一个人去找他。大家不知道他对法拉贝什说了什么。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两天，第三天，神甫把他带回蒂勒自首。博内先生去见一位好律师，把法拉贝什的案子托给他办，法拉贝什只判了十年监禁，神甫先生又去探监。这个小伙子原是地方上的一霸，这时温柔得象个大姑娘，心平气和地让人押解到苦役监。获释后，他来到此地安家，受神

甫先生的保护；大家与他只打打招呼而已，每逢礼拜天和节假日他都去望弥撒，参加祭礼。他的位置就在我们中间，他却独自一人贴墙待着。他不时去祈祷；但是领圣餐时，他也远远站在一边。”

“他杀了一个人？”

“一个？”科洛拉说，“他杀了好几个！不过他是好人。”

“这怎么可能！”韦萝妮克叫道，惊愕中失手把缰绳掉在马颈上。

“您知道，太太，”护林队长巴不得讲讲这件事，接着说，“从根本上说，法拉贝什也许没有错，他是法拉贝什家的幼子，这可是科雷兹省的一个世家。他的长兄二十二岁当了上尉，十年前死在意大利的蒙特诺特。这不是倒霉吗？他这个人挺有本事，能读会写，曾指望当个将军。家里人十分沉痛，他死得也实在可惜！我呢，那时我和那个人①在一起，听说过他是怎么死的。噢！法拉贝什上尉死得壮烈，他救了军队和小伍长！②当时我已在施滕格尔将军③麾下服役，他是德国人，就是说阿尔萨斯人，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但是他目光短浅，这个缺点使他在法拉贝什上尉死后不久也丧了命。排行最小的法拉贝什听到大哥死讯时才六岁。二哥也在军队服役，是个士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阵亡，领近卫军第一团中士衔，一个不错的职位。您知道，太太，打这场仗时，调兵遣将如同在杜伊勒里花园散步一般平静……当时我也在那儿。噢！

---

①② 均指拿破仑。

③ 法国将军亨利·施滕格尔原籍巴伐利亚，一七九六年阵亡。

我挺走运，参加了整个战役，可是没受一处伤。我们的法拉贝什，尽管很勇敢，却不打算上战场。事实上，参军对这家人凶多吉少。一八一一年，专区区长征募他入伍，他逃进了树林；成了逃避兵役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入了烧脚党，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可是他毕竟烧了！您明白，除了神甫先生外，谁也不知道他和这帮坏蛋——恕我出言粗卤——干了些什么。他常和宪兵打，也和前线部队打！总之，他碰上过七次遭遇战……”

“听说他杀了两名士兵，三名宪兵！”尚皮永道。

“谁算得清楚？他又没讲过，”科洛拉又说。“临了，太太，几乎所有的人全被捉住；可是他呢，他年轻机灵，对本地更熟悉，一次次逃脱了。这些烧脚党徒的老窝在布里伏和蒂勒郊区；他们时常流窜到这里，因为法拉贝什很容易把他们藏起来。一八一四年，征兵制被废除，当局不再管他；但是他不得不在树林里度过了一八一五年。由于他生活得不舒适，又帮人在那边的峡谷里拦劫过邮车；但最后他照神甫先生的意思自首了。替他找到证人不是件容易事，谁也不敢作不利于他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律师和神甫先生作了极大努力，才使他只判了十年刑。他真走运，虽然烧过脚，他的确烧过！”

“这烧脚是怎么回事？”

“如果您愿意听，太太，我这就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干的，这全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因为，您明白，我可没烧过脚！这种行为十分丑恶，但人穷急了就无法无天了。唔，他们七、

八个人撞进一个被怀疑有些钱的农夫或地主家里；升起火，半夜三更吃顿夜宵；吃罢饭，如果户主不愿交出他们要的数目，他们就把他的两脚绑在挂锅的铁钩上，等拿到钱才解开，就这样。他们戴着面具来。在他们频繁的征讨中发生过惨事。总有一些固执的人，一些守财奴嘛！一个农夫，科什格吕老爹，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就让人把脚烧了！唉！还为此送了命。布里伏近郊达维德先生的妻子，仅仅因为看见丈夫的双脚被捆起来就让这些人给吓死了。"把你的钱给他们吧！"临死时她对他说。他不肯，她把藏钱的地方指给他们。烧脚党在地方上称霸五年；可是您脑瓜里——对不起，太太——要记住，这些人当中可不止一个良家子弟，要逮住他们那是休想。"

格拉斯兰太太听而不答，静默了片刻。小尚皮永急于逗女主人开心，想讲讲他了解的情况。

"应当把一切都告诉您，太太，法拉贝什赛跑和骑马可是天下无双。他一拳就打死一头牛！能扛七百斤哪！论枪法，谁也比不上他。我小时候听人讲过法拉贝什的奇遇。有一天，他和三个同伙被人发觉了：他们打起来，好嘛！两个受伤，第三个死了，糟糕！法拉贝什以为要给抓住了；呵！他跳上一名宪兵的马，坐在马屁股上，骑马人的身后，用马刺刺得马扬蹄狂奔，他拦腰抱住宪兵飞驰而去；他把宪兵抱得那么紧，跑了一段后就把他扔下来，一个人留在马上，赚了一匹马逃走了！他真胆大，到离利摩日十法里远的地方又把马卖了。事后，他躲藏了三个月，变得无影无踪。当局悬赏一百

路易，奖给将他捉拿归案的人。”

“还有一次，”科洛拉说，“蒂勒省长为捉拿他答应赏的一百路易，他让维泽村他的一个表兄吉里埃克斯挣到了手。表兄告发了他，似乎要把他交出来。噢！他真把他交出来了。宪兵们高高兴兴地押他去蒂勒，但没走多远便不得不把他关在吕贝萨克监狱，他第一夜就从一个洞里逃跑了。这个洞是他的一个同谋挖的，这人名叫加比洛，第十七步兵团的逃兵，在打算越狱的那一夜之前被递解到蒂勒处决了。这些奇遇使法拉贝什出了名。您明白，这伙人是有同党的！况且，大家喜欢这些烧脚党徒。当然啰！这些家伙个个挥金如土，和如今的那些人不一样。您想想看，太太，有天晚上，法拉贝什不是被宪兵追赶吗？您猜怎么着！这次他又逃脱了，在一个农庄的水塘里呆了二十四小时，用一根插在肥料堆上的麦秆呼吸空气。这点小小的不快对他算不了什么，他曾藏在麻雀也待不住的尖尖的树梢头过夜，眼看着寻找他的士兵在他下面走来走去。法拉贝什是未被法院抓获的五、六个烧脚党徒之一；不过他是本地人，和他们待在一起是迫不得已，而且说到底，他逃跑不过是为了躲避征兵，所以妇女们站在他一边，这就很不简单了！”

“这么说，法拉贝什确实杀了好几个人，”格拉斯兰太太又道。

“千真万确，”科洛拉接着说，“据说一八一二年他还杀了邮车上的那名乘客；但是，邮件押送员和马车夫，唯一可以认出他来的证人，在审判他时已经死了。”

“杀人是为了抢劫，”格拉斯兰太太说。

“呵！他们拿走了一切；但是他们拿到的二万五千法郎是政府的。”

格拉斯兰太太默默地走了一法里路。太阳已经落山，灰色的平原在溶溶月光下宛若一片大海。尚皮永和科洛拉望了格拉斯兰太太一会儿，为她的缄默忐忑不安；他们见她泪如雨下，在双颊留下两道发亮的泪痕，心里不觉一震，她两眼发红，饱含的泪水一滴滴往下掉。

“噢！太太，”科洛拉说，“您别可怜他！这小伙子有过好时光，有过漂亮的情妇；现在，虽然他受警察署的监督，但是神甫先生的尊重和友情保护着他；他痛改前非，在苦役监的表现堪称楷模。人人知道他和我们中间最正派的人一样正派；不过他很骄傲，不愿招人讨厌，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事，安安静静地生活。他在裸岩峰为您开出十阿尔邦苗圃，在森林中树木可以成活的地方栽树；然后，他为树木修剪枝条，捡拾枯枝，扎成捆，供穷人取用。每个穷人都知道准有捆扎好的柴禾，所以谁也不自己砍，毁坏您的林木，而是来向他讨，因此如果说今天他还在烧火，那可是为大家做好事！法拉贝什爱您的森林，象对待自己的产业一样照管它。”

“可他活着……孤单单的，”格拉斯兰太太嚷道，又急急忙忙添上最后一个词儿。

“请原谅，太太，他照看一个快十五岁的男孩，”莫里斯·尚皮永说。

“那倒是，”科洛拉说，“居里厄姑娘在法拉贝什自首前不

久生下了这个孩子。”

“是他的儿子？”格拉斯兰太太说。

“人人都这么想。”

“那他为什么没娶那姑娘？”

“怎么娶呢？他会给抓住的！可怜的居里厄姑娘听说他判了刑，就离开了本地。”

“她漂亮吗？”

“噢！”莫里斯道，“我母亲认为她极象，喏……另一个也离开了本地的姑娘，德妮丝·塔士隆。”

“她爱他吗？”格拉斯兰太太问。

“唔，他是烧脚党徒嘛！”科洛拉说，“女人就好猎奇。不过，什么也比不上这两人的爱情令乡亲们吃惊。卡特琳娜·居里厄象圣母一样贞洁，在她的村子维泽被视为品行端方的明珠，维泽是科雷兹省的一个大镇，位于两省的交界线上。她父母是镇上布雷札克父子的佃户。法拉贝什受审时，卡特琳娜·居里厄十七岁。法拉贝什家是当地的一个世家，在蒙泰涅克地界内定居，经营村里的农庄。法拉贝什的双亲已故；居里厄的三个姐姐已经结婚，分别嫁到了奥比松、利摩日和圣莱奥纳尔。”

“您认为法拉贝什知道卡特琳娜在哪儿吗？”格拉斯兰太太问道。

“如果他知道，他会违反放逐令，啊！他会去的……他一到这儿，就通过博内先生请求她的父母把他们照料的小居里厄交给他；博内先生总算替他要了回来。”

“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唔！”科洛拉说，“这姑娘以为自己毁了，她怕待在家乡，去了巴黎。在那儿做什么呢？这就是关键所在。上那儿找她，无异于想在这块平原的碎石头里找到一颗弹子！”

科洛拉从斜坡高处指着蒙泰涅克平原，格拉斯兰太太正在爬这道斜坡，离城堡的栅栏门只剩下几步路。不安的索维亚妈妈、阿莉娜、仆人们在那儿等着，不知道他们为何迟迟不归。

“怎么样，”索维亚妈妈一边帮女儿下马一边说：“你一定累极了。”

“不，母亲，”格拉斯兰太太说，她嗓音变得很厉害，惹得索维亚妈妈望了女儿一眼，发现她大哭过一场。

格拉斯兰太太和按她吩咐照料她起居的阿莉娜回到她房间，连母亲也不接纳；当索维亚妈妈要进来时，阿莉娜对这位奥弗涅老妪说：“太太睡着了。”

次日，韦萝妮克只由莫里斯陪伴骑马出了门。为了尽快到达裸岩峰，她取头天返回时的路线，从峡谷谷底上山，峡谷把这座山峰和森林的最后一道山岗隔开，因为从平原望去，裸岩峰似乎孤零零的。韦萝妮克叫莫里斯把法拉贝什的房子指给她，又叫他看着马等她；她想一个人去：莫里斯把她领向一条顺裸岩峰背对平原一侧的山坡而下的小径，把一幢几乎藏在半山腰的住房的茅草顶指给她看，房下伸展着一片苗圃。时近正午。烟囱里冒出一缕轻烟，标明房子的位置，没多久，韦萝妮克来到房前；但她先没露面。看到这幢坐落在花园中

间的简陋住宅，花园四周围着柴篱，她一时沉浸在只有她自己了解的思绪之中。花园下方蜿蜒着围在绿篱中的几阿尔邦草地，这儿那儿露出苹果树、梨树和李子树修平的树梢。房子上方，靠近土质多沙的山顶，一片伟岸的栗树林高耸着发黄的树梢。格拉斯兰太太推开用几乎朽烂的木板拼成权当围墙的栅栏门，瞥见一个牲口棚，一个小鸡鸭场，穷人住宅的一切别致之处，充满生气的七零八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乡野自然别有一番诗意。晾在篱笆上的床单内衣，挂在天花板上的成串葱头，放在外面吹干的铁锅，忍冬架下的木凳，茅屋屋脊上的长生草——在法国，几乎座座茅屋上都长这种草，透露出箪食瓢饮、几乎只满足于基本生理需要的生活——，见了这些，谁不为之动情呢？

韦萝妮克来到护林员家，不可能不被发现，她的骑装碰着枯叶沙沙地响，两条矫健的猎犬立即狂吠起来；她把宽大衣裙的下摆掖在臂下，朝房子走去。法拉贝什和他的孩子正坐在屋外的一张木凳上，两人站起身，脱下帽子，态度谦恭，但丝毫没有低三下四的表示。

“我听说，”韦萝妮克专注地望着孩子道，“您尽心维护我的利益，我想亲自看看您的房子，苗圃，就在这儿问问您需要做哪些改进。”

“我听太太的吩咐，”法拉贝什答道。

韦萝妮克对孩子很欣赏，他长着一副可爱的面孔，晒得微黑，棕色皮肤，五官端正，脸形椭圆，额头棱角分明，桔黄色的眼睛特别有神，齐额的黑发长长地披在脸颊两侧。这

孩子身长近五尺①，比一般同龄儿童高。他的长裤和衬衣都用本色粗布缝制，穿得很旧的蓝粗呢背心缀着角制纽扣，上衣的呢子被谐称为莫列纳②天鹅绒，是萨瓦人通常的衣料。他没穿袜子，套着一双钉了钉子的笨重鞋子。这身行头与父亲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法拉贝什头上有顶农民的大毡帽，小孩戴着棕色的无边绒线帽。这孩子长相虽然聪明活泼，却自然地保持着在孤独中生活的人特有的凝重；他不得不使自己与寂静的林中生活协调一致。因此法拉贝什父子尤其在身体上发育得很健全，具有野人的出色特点：目力好，注意力集中，自制力强，听觉灵敏，身体灵活，心灵手巧。从孩子投向父亲的第一瞥中，格拉斯兰太太便看出无限的亲情，在这种情感中，本能溶于思想之中，最真实的幸福进一步肯定了本能的愿望和思想的审度。

“这就是别人给我讲起的那个孩子吧？”韦萝妮克指着男孩说。

“是的，太太。”

“您没有作任何尝试找回他的母亲？”韦萝妮克一边示意法拉贝什随着她走几步，一边问道。

“太太大概不知道我被禁止离开居住的市镇。”

“您从没得到过音信？”

“我服刑期满后，”他答道，“警长交给我一千法郎，这是有人每隔三个月给我寄来的几小笔款子的总额，按规定不能

① 法尺，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325毫米。

② 萨瓦省阿克河谷地。

在我出狱前交给我。我想只有卡特琳娜会惦记我，因为钱不是博内先生寄的；所以我把这笔钱留下来给邦雅曼。”

“卡特琳娜的父母呢？”

“她走后，他们不再挂念她。他们照料小孩已经尽了力。”

“那么，法拉贝什，”韦萝妮克转过身朝房子走去，说道，“我去打听一下卡特琳娜是否还活着，待在哪儿，如何生活……”

“噢！不管她如何生活，太太，”这人轻声叫道，“娶她为妻将是我的幸福。有权挑三拣四的是她，不是我。这可怜的男孩还没有猜到他的处境，我们结婚将使他得到合法地位。”

父亲投向儿子的目光把这两个被抛弃或自愿离群索居的人的生活解释得一清二楚：他们相依为命，如同两个被抛在荒漠的同乡。

“这么说，您爱卡特琳娜？”韦萝妮克问道。

“即使我不爱她，太太，”他答道，“就我的处境而言，她对于我是世上唯一的女子了。”

格拉斯兰太太急急转过身，一直走到栗树林下，好象被触痛了。护林人以为她犯了小性，不敢跟过去。韦萝妮克在那儿待了将近一刻钟，似乎在观赏风景。从那儿，她瞥见激流所经的峡谷那一侧的大片森林，此时河中无水，布满石头，如同一条大沟，夹在从属于蒙泰涅克遍植树木的群山和另一片连绵的山岗之间，山岗互相平行，十分陡峭，寸草不生，山顶只有几株发育不良的树木。另一片岗峦上生长着几株枫

树，一些模样怪难看的刺柏和欧石南，它是毗邻庄园的产业，属科雷兹省。一条林间小路蜿蜒于高低不平的谷地间，将蒙泰涅克县和两块地产隔开。植物难以成活的背阴面象道围墙，支撑着这条长山坡另一侧的大部分树林，干旱的山坡与法拉贝什的房子坐落的山坡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边，崎岖不平，奇形怪状；另一边，形态优雅，起伏有致；一边，贫瘠的土地被横卧的大石块和光秃的岩石压住，冷漠无声地纹丝不动；另一边，深浅不一的绿树，此刻大多掉了叶子，但是颜色不同的挺秀树干从地面的每个皱褶直插云天，枝条随风摇曳。更耐寒的树木，如橡树、榆树、山毛榉、栗树，枝头依然挂着黄色、青铜色或淡紫色的树叶。

朝蒙泰涅克方向，山谷大大加宽，两道山坡呈巨大的马蹄铁形，韦萝妮克走去倚在一棵树上，从那儿望见条条小山谷排列得如同圆形剧场的阶梯座位，树梢好似剧场的观众，一层压着一层。这片美丽的景物当时在她园林的后身，此后便归入园中。朝法拉贝什茅屋这一边，山谷越来越窄，最后变成百尺来宽的山口。

格拉斯兰太太两眼无意识地游移于这片景物之上，它的美丽很快把她唤回到现实中来，她又朝房子走去，父子俩默默地站在房前，并不想弄明白女主人为何古怪地离开。她察看了房子，虽说是茅草顶，但建造的讲究超出预料，大概自纳瓦兰人不再关心这块地产以后便被弃置不用。狩猎没有了，护林队也没有了。虽然这房子一百多年来无人居住，但墙壁很结实；爬满了常春藤和攀援植物。法拉贝什获准在此居住

后，请人给屋顶铺了茅草，自己给堂屋铺上石板，并搬来了全部家具。韦萝妮克走了进去，瞥见两张农家用的床，一口胡桃木大衣橱，一只面包箱，一个食橱，一张桌子，三把椅子，食橱架上有几只褐色陶土大盘，最后还有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壁炉上方挂着两枝枪和两个小猎袋。父亲为孩子做的一大堆东西令韦萝妮克深受感动：一艘军舰，一只小艇，一只木雕茶杯，一个做工精美的木盒，一只草编小匣，一个精致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串漂亮的念珠。念珠用李子核制成，每一面有个精雕细刻的人头：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圣母，施洗者圣约翰，圣约瑟，圣安娜，两位玛德莱娜。

"我做这些是为了让孩子在冬季漫长的夜晚有点消遣，"他抱歉似的说。

房前种着茉莉，贴墙的高茎玫瑰给二楼的窗户点缀上鲜花，二楼无人居住，法拉贝什用来储藏食品；他养了鸡、鸭、两头猪；他只买面包、盐、白糖和一些调味品。他和儿子都不喝酒。

"我听到的有关您的一切情况和我的亲眼所见，"格拉斯兰太太临了对法拉贝什说，"使我对您很关心，这种关心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

"我看得出这是博内先生的意思，"法拉贝什用感人的语气嚷道。

"您错了，神甫先生还什么也没对我说，也许成就一切的是偶然，是上帝。"

"对，太太，是上帝！只有上帝能为我这样不幸的人创造

奇迹。”

“如果说您过去遭遇过不幸，”格拉斯兰太太说，她出于女性的体贴周到，压低了声音，以免孩子听见，这使法拉贝什大为感动，“您的悔过，您的表现和神甫先生的尊重，使您有资格享受幸福。我作了必要的安排，以便完成格拉斯兰先生计划在城堡近旁创办的大农庄的建设工程；您将是我的佃户，将有机会发挥您的能力，您的积极性，并给您儿子派个工作。我答应您，利摩日的检察长将知道您是谁，辱没人格、妨碍您生活的放逐条件将会取消。”

听到这话，法拉贝什跪倒在地，渺茫的希望一朝实现仿佛使他遭了雷击；他吻着格拉斯兰太太的骑装下摆，吻着她的脚。邦雅曼看见父亲眼中的泪水，不知其故地啜泣起来。

“起来，法拉贝什，”格拉斯兰太太说，“您不知道我答应为您做这些事有多么自然。这些绿树是不是您种的？”她指着对面那座贫瘠干旱的山岗脚下几株云杉和一些北方松、枞树和落叶松说道。

“是的，太太。”

“那边的土好一些？”

“流水常年侵蚀这些岩石，给您留下一点疏松的土；我利用了这些土，因为道路下面的那一段峡谷是您的。这条路是分界线。”

“长峡谷的谷底有很多水吗？”

“噢！太太，”法拉贝什嚷道，“再过几天，多雨的时节一到，也许您能从城堡听见激流的轰鸣！不过，什么也比不上

融雪时的景象。雪水从位于蒙泰涅克后面的那儿部分森林中，沿着背靠您的花园和园林所在的那座山的几条大斜坡倾泻而下；总之，这些山岗的水全部流进峡谷，形成一股洪流。对您万幸的是，树木留住泥土，水从树叶上滑过，这些树叶到秋天象油布一样光滑；如其不然，这个小山谷的谷底就会加高，不过山坡也很陡，我不知道拖带的泥土是否留得住。”

“水往哪儿流？”变得聚精会神的格拉斯兰太太问道。

法拉贝什指了指似乎封住房下小山谷的峡谷说：“水流到利穆赞和科雷兹省之间的白垩质高原，在绿水洼里滞留好几个月，慢慢地渗进土层。这块长不了庄稼、有碍健康的平原无人居住。牲口也不愿吃这些咸水中长的灯心草和芦苇。这片辽阔的荒原，面积也许有三千阿尔邦，是三个市镇的公产；但与蒙泰涅克平原一样无法加以利用。在您那儿，石子堆里还有点沙子和泥土；荒原上却是清一色的凝灰岩。”

“您派人去牵马吧，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一切。”

邦雅曼听了格拉斯兰太太的指点，动身去莫里斯停留的地方。

“听说您熟悉这一带最细微的特点，”格拉斯兰太太又道，“请您给我讲讲为什么我的森林面朝蒙泰涅克平原的几条山坡上，雨水和雪水都没有汇成河或湍急的小溪注入平原呢？”

“啊！太太，”法拉贝什说，“极为关心蒙泰涅克兴旺发达的神甫先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但还拿不出证据。您到了以后，他叫我一段一段地画出每条小山沟，每个小山谷的水道。昨天我有幸遇见您时，刚考察完地势从裸岩峰山脚回来。我

听见了马蹄声，想看看是谁来了。博内先生不仅是个圣人，太太，他还是位学者。'法拉贝什，'他对我说，——当时我正参加市镇修建的那条通城堡道路的收尾工作；神甫先生从那儿把自蒙泰涅克至裸岩峰将近二法里长的整条山脉指给我看，——'这道山坡没有水注入平原，一定是大自然造了一条天沟，把水排到了别的地方！'嗳！太太，这个想法那么平常，倒显得有点蠢，连孩子也想得出来嘛！可是，自蒙泰涅克存在以来，无论领主、管家、护林员、穷人、阔老，全看出平原因缺水而荒芜，却没有一个人考虑过加布河的水流失到哪儿去了。三个市镇因积水霉腐流行疫病，也不寻找防治的办法，我以前也没想过，直到献身上帝的人……"

法拉贝什说这个词儿时，两眼湿润了。

"天才人物的发现，"格拉斯兰太太说，"都这样平平常常，以致人人以为自己也能发现。""但是，"她心里想，"天才美就美在他象大家，却无人象他。"

"一下子，"法拉贝什又说，"我就理解了博内先生，他无需多费口舌向我解释我的工作。太太，特别奇怪的是，在您的平原那边——它完全是您的——，群山被沟壑和低凹的峡谷割出一道道相当深的裂口；但是，太太，流经这些裂口、山谷、沟壑、峡谷，总之这些沟渠的水，全部流入我的小山谷，它比您的平原地面低出几法尺。如今我知道了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那就是：从裸岩峰到蒙泰涅克，群山脚下有一道高度在二十至三十法尺之间的斜坡；它连绵不断，由岩石构成，博内先生称它为片岩。泥土比石头松软，凹陷下去；

水自然通过每个小山谷的缺口流入加布河。树木、荆棘、小灌木遮掩住地面的这一布局；但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和它流经的路线走一趟，对这个事实就不难信服。所以加布河承接的是两道山坡的水，即高处有您园林的后山坡的水和我们对面岩坡的水。照神甫先生的想法，当朝向您平原的那面山坡的天然管道被流水挟带的泥土石块淤塞，并高出加布河底时，这一状况便会改变。到那时您的平原将被淹没，正如您想去看的市镇公地目前的情形；但这需要数百年。而且，太太，难道这令人向往吗？如果您的土地不能象市镇公地一样吸收大量的水，蒙泰涅克也会有滞留的死水，使这一带疫疠流行。"

"这么说，几天前神甫先生指给我看的树叶尚绿的地方，想必就是山水注入加布激流的天然管道啰。"

"对，太太。从裸岩峰到蒙泰涅克有三座山，因而有三个山口，水在那儿被板岩挡回，流进加布河。山脚下尚绿的林带似乎在您平原的范围之内，它标明神甫先生揣测的那条天沟的位置。"

"造成蒙泰涅克不幸的因素不久会使它兴旺起来，"格拉斯兰太太用深信不疑的语气说。"既然您第一个为这项事业出了力，今后您仍将参加，您要找一些积极肯干、忠心耿耿的工人，因为必须用忠心和工作来替代缺少的金钱。"

这句话尚未说完，邦雅曼和莫里斯赶到了；她抓住自己那匹马的缰绳，示意法拉贝什骑上莫里斯的马。

"您带我去市镇公地上河水四溢的地点，"她说。

“太太去那儿大有必要，”法拉贝什说，“因为已故格拉斯兰先生听从神甫先生的劝告，在峡谷口买下了三百阿尔邦土地，沉积的河泥把其中一部分造成了良田。太太将看到裸岩峰林木挺秀的后山，格拉斯兰先生大概曾想在那里设一个田庄。最合适的地点在我房子近旁泉水遁入地下之处，这泉水是可以利用的。”

法拉贝什骑到前面引路，带韦萝妮克走上一条陡峭的小径，它通向一个地点，那里两道山坡挤往一处、又好似给撞得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这条山间狭道约六十法尺宽，堆满大石，石间生出深草。裸岩峰被深深砍了一刀，露出花岗岩的峭壁，上面没有一颗砾石，但笔直的峭壁顶端有些虬根悬于半空的树木。松树用多叉的根须搂住地面，如同小鸟攀附枝头。对面的山岗因年深日久洞穴累累，高耸的山顶多沙发黄；山岗露出浅浅的岩穴，不坚实的洼地；松软易碎的岩石呈现出赭石的色调。几株叶子带刺的植物，山脚下几株牛蒡，一些灯心草和水生植物，表明方向朝北，土质瘦瘠。激流的河床铺着颇硬的暗黄石块。两条山脉尽管平行，好象在发生改天换地的浩劫时被一劈为二，但由于无法解释的任性，或无人知晓、有待天才发现的原因，其构成显然完全不同。两种自然景物的对照在此处表现得尤为鲜明。从这儿，韦萝妮克瞥见一望无际的高原，干旱无水，没有任何植物，白垩土质——这是水被吸收的原因——，咸水洼星罗棋布，皲裂的地皮随处可见。右边，科雷兹群山遥遥在望。左边，视线驻留在裸岩峰的巨大山包上，秀木漫山遍野，山麓伸展着一片

约二百阿尔邦的牧场，丰美的水草和荒凉高原的丑陋面貌恰成对比。

“您看那边长着深草的壕沟是我和儿子挖的，”法拉贝什说，“它和您的森林的界沟相连。在这边，您的地产周围荒无人烟，一法里之外才有村落。”

韦萝妮克急切地冲向这片瘆人的平原，后面跟着护林人。她策马跃过壕沟，在阴森可怖的景物中疾驰，仿佛从凝视这幅巨大的荒凉画面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快意。法拉贝什说得对。任何力量，任何威力，都无法利用这种土壤，它仿佛是空心的，在马蹄下发出粗沉的声响。尽管这是天然多孔的白垩产生的效果，但地底也有一些缝隙，水从缝隙中流失，可能为遥远的泉水提供了水源。

“有些人的心灵不也如此吗！”韦萝妮克嚷道，她奔驰了一刻钟后勒住了马。

她待在这片无虫无兽，飞鸟不过的荒原中间出神。蒙泰涅克平原至少还有些石子、沙土、破砖烂瓦、几块松软或有粘性的土地，几寸容作物咬住的干硬地皮；这儿呢，寸草不生的凝灰岩尚未变成石头，又不再是泥土，叫人看着不舒服；在这儿，非得把目光移向寥廓的太空不可。韦萝妮克对着她的森林边界和丈夫买下的草地凝视良久 然后慢慢回到加布河口。这时她无意中发觉法拉贝什望着一个坑，那模样就象一个投机商想象大自然在这里藏了宝，正试图探测这个荒凉的角落。

“您怎么了？”韦萝妮克对他说，她发现这张刚毅的面孔上

流露出极为悲戚的表情。

“太太，这个坑救过我的命，更正确地说，它给了我时间痛改前非，在世人面前补赎我的过错……”

他这样解释生活，使得格拉斯兰太太在坑前勒住马，象是钉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在这儿躲藏过，太太。由于地下传声极好，我只要把耳朵贴到地面，就能听见一法里以外宪兵的马蹄声或士兵特殊的脚步声。我从加布河骑马逃走，总与追赶我的人之间拉开五、六法里的距离。卡特琳娜夜里给我送吃的来；如果她找不到我，我总能在一个用石块盖住的坑里找到面包和酒。”

回忆这段漂泊不定的罪恶生活可能对法拉贝什不利，但格拉斯兰太太却动了最宽厚的恻隐之心；她急步走向加布河，护林人紧随其后。她目测河面的宽度，放眼望去，有条长长的峡谷，一侧秀丽明媚，另一侧衰败凋零，尽头，一里多地以外，是蒙泰涅克背后的层峦叠嶂。法拉贝什说："再过几天这儿将出现少有的瀑布！"

“可是到明年，在同样的日子，这儿决不会有一滴水。峡谷两侧都是我的，我要造一堵结实的高堤把水截住。毫无收益的峡谷将成为一个方圆一法里，深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法尺的湖，一个巨大的水库，我将用它提供的水灌溉，把整个蒙泰涅克平原变成良田。”

“神甫先生讲得有道理，太太，您那条路快完工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在为母亲干活啊！’愿上帝降福于这一壮举吧！”

“别再说了，法拉贝什，”格拉斯兰太太道，“主意是博内

先生出的。”

回到法拉贝什家，韦萝妮克带上莫里斯即刻返回城堡。母亲和阿莉娜见到韦萝妮克，为她面容的变化大吃一惊，给当地造福的希望使她恢复了幸福的外表。格拉斯兰太太写信给格罗斯泰特，要他请求德·格朗维尔先生恢复可怜的已释苦役犯的全部自由，她介绍了他的表现，蒙泰涅克镇长出具证明，博内先生又写信证明情况属实。她随信附上卡特琳娜·居里厄的材料，求格罗斯泰特设法让检察长关心她正在筹划的好事，并写信要巴黎警察署找到这个姑娘。单单给法拉贝什服刑的苦役监寄钱这一情况就可提供足够的线索。韦萝妮克一心想弄明白为什么卡特琳娜没有来到孩子和法拉贝什身边。然后，她告诉老朋友在加布激流的发现，并一再强调需精心挑选她向他要的能人。

次日是礼拜天，韦萝妮克自从到蒙泰涅克安家以来，第一次能够在礼拜天去教堂望弥撒，她来到教堂，在圣母偏祭台她的凳子上就座。她见可怜的教堂一贫如洗，决心每年拿出一笔钱作为修建和装饰祭台之用。她听见神甫温和、热忱、天使般的话语，他的主日讲道虽然措辞简单，适应听众的智力程度，但实在精彩绝伦。这精彩出自内心，非才情寻觅得到，它富于文采而无空泛之词，宗教是其永不枯竭的源泉；因为打动人心、改变人心的天主教教义整个浸透了情感。博内先生在使徒书简中找到一篇文字大加发挥，其意为：上帝迟早要实践诺言，厚待信徒，砥砺善者。他让大家明白堂区有位乐善好施的阔人将会带来哪些重大后果，他解释说穷人

对行善阔人的义务与阔人对穷人的义务同样深广，他们应该互相帮助。

由于博内先生在堂区实行基督教的仁爱，有些人很高兴与法拉贝什见面，他向其中几位谈了他受到的照顾。格拉斯兰太太对他的举动刚才成了整个市镇谈论的话题，大家依照乡村的习惯，在弥撒前聚集在教堂的广场上。这女子要赢得这些极端敏感的人的友情，没有比这更合宜的时机了。因此，当韦萝妮克走出教堂，她发现几乎整个堂区的人全列队分立两边，在她经过时，人人在静谧中恭敬地向她行礼。受到如此的欢迎，她十分感动，但又不知其故，她瞥见法拉贝什站在排尾，便对他说："您是打猎能手，别忘了给我们送野味来。"

几天以后，韦萝妮克和神甫去城堡附近的森林散步，和他一起走下她从法拉贝什家瞥见的那几个成阶梯状的峡谷，确切掌握了加布河上游各条支流的布局。通过这次勘察，神甫发现流经上蒙泰涅克几个部分的河水来自科雷兹群山。这条山脉在此处靠那道干旱的山坡与一座和裸岩峰平行的山连成一片。散步回来的路上，神甫象孩子一般快乐；他怀着诗人的天真想象着自己心爱的村庄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不正是预先看到希望变成现实的人吗？博内先生从平台高处指点荒芜的平原时，已在收割牧草了。

次日，法拉贝什父子满载野味而来。护林人带给弗朗西斯·格拉斯兰一只表现一场战役的、雕工精美的椰壳杯。格拉斯兰太太那时在平台上散步，正走到望得见塔士隆屯的那

一头。她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拿起杯子，久久凝望着这件巧夺天工的作品。几滴泪水涌上她的眼眶。

“您一定受了很多苦，”沉默良久之后她对法拉贝什说。

“有什么办法呢，太太？”他答道，“待在那地方，又不想逃跑，这可是支持几乎所有囚犯活下去的念头啊。”

“这种生活多可怕，”她带着怜悯的语气说，用手势和眼神请法拉贝什讲下去。

法拉贝什看到格拉斯兰太太痉挛性的颤抖和感情冲动的种种迹象，以为这是出于一种充满同情的好奇心。这时，索维亚妈妈出现在一条小径上，看样子想走过来；但韦萝妮克掏出手帕，打了个叫她别来的手势，并带着从未向奥弗涅老太太露出过的暴躁口气说：“别管我，母亲！”

“太太，”法拉贝什又说，“十年当中，我戴着一条用粗铁环扣住的锁链，”他指着自己的腿说，“这条链子把我和另一个人拴在一起。服刑期间，我被迫和三个囚犯一起生活。我睡在一张木制行军床上，由于干活特别出色才得到一小块叫做蛇纹褥的床垫。每间牢房容纳八百人。里面每张称作牢房大铺的床上睡二十四人，每两人拴在一起。每日早晚，有人把每对人的锁链穿到一个叫做废物网的大链子里。这张网围在铺边，把每对人的脚固定住。两年后，我还没有习惯铁链发出的哗啦声，它每时每刻向你重复着：‘你在苦役监里！’如果你睡着了一会儿，某个难以相处的伙伴动弹一下，或争吵起来，就会提醒你身在何处。连睡觉也得学习呵。最后，我由于过度劳累精疲力竭才得以入睡。我能睡着时，至少夜里

可以忘却。在那儿，太太，忘却可不容易呵！即使最琐细的事儿，太太，一到那儿，就该学会以最严酷的规章确定下来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您想想看，太太，这种生活对我这样一个象麅子和小鸟似的在树林里生活过的人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我不曾在监狱的四堵墙内吃过六个月的面包，尽管博内先生好言相劝——可以说，他是我的心灵之父——啊！我看到那些伙伴会投海的。在露天，我还能凑合；可是一进牢房，无论为吃为睡——饭盛在小木桶里，每一桶给三对人吃——，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始终忍受不了同伴们凶残的面孔和他们的言谈。幸而，夏天五点，冬天七点半，无论刮风下雨，天冷天热，我们都要去受累，就是去干活。这种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户外度过，走出挤着八百名囚犯的牢房，觉得空气好新鲜。这空气，您好好想一下，是不是来自大海？大家沐浴着微风，与阳光作伴，观赏飘过的云朵，希望有个大晴天。我呢，我对劳动感兴趣。”

法拉贝什住了口，两大颗泪珠滚下韦萝妮克的面颊。

“噢！太太，我只对您讲了这种生活的美好一面！”他嚷道，以为格拉斯兰太太为他而动容。“政府采取的可怕的防范措施，小狱吏经常不断的审讯，早晚戴上的铁链，粗劣的饭食，每时每刻让你感到耻辱的可憎的囚服，睡眠时相互的妨碍，在传音的牢房里四百对铁链发出的声响，如果有六个坏蛋高兴造反，我们就有被枪毙或遭机枪扫射的可能。这种可怕的处境还算不了什么，我刚才对您说过，这只是美好的一面。一个人，一个城里老爷，如果不幸到了那地方，不用多久大概

就会忧伤而死。不是必须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吗？你不是被迫和五个人一同吃饭，和二十三个人一同睡觉，不得不听他们谈话吗？这个圈子，太太，有它的秘密法律；你不遵守，就会被暗杀；你若遵守呢，自己便成了杀人犯！不当受害者，就得当刽子手！总之，他们让你一下子死掉，你就脱离苦海了；但是他们懂得如何作恶，要抵挡这般人的仇恨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任意摆布不讨他们喜欢的囚犯，让他每时每刻受着煎熬，活着比死还难受。痛悔前非，愿意改邪归正的人是共同的敌人；首先，大家怀疑他告密。一被怀疑，就要受处死的惩罚。每间牢房有它的法庭，审判对圈里人犯下的罪行。不随俗即犯罪，就可能受到审判：因此，对每次越狱，人人都应给予协作；每个囚犯有自己越狱的时刻，届时整个苦役监都要帮助他，掩护他。揭发一名囚犯的越狱企图是犯罪。我不告诉您苦役监里令人发指的习俗，在那里人们实在是身不由主呵。监管人员为了扼制造反或越狱企图，总让利害相反的人成双结对，使得身戴铁镣的苦刑难以忍受，被拴在一起的人，不是互不相容，就是互存戒心。”

“您是怎么办的呢？”格拉斯兰太太问道。

“啊！是这样，”法拉贝什接着说，“我挺走运：我没抽到签去杀被判死罪的人，我从未投票赞成处死任何人，从未受过惩罚，没有遭人厌恶，我和接连派给我的三个伙伴相处融洽，他们三人对我既爱又怕。可是，太太，我人还未到苦役监就出了名。一个烧脚匪嘛！大家以为我是这伙强盗中的一员。我见过别人烧脚，”法拉贝什稍停片刻，又低声说，“但我

从不愿意参与其事，也不愿意接受偷来的钱。我不过是个逃避兵役的人。我帮助同伴，侦察，打斗，在偏僻地点放哨，或充当后卫；但不到万不得已，我决不杀人！啊！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博内先生和我的律师，所以审判官们清楚我不是杀人犯！但我毕竟犯了大罪，我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违法。我的两个伙伴早就说过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在苦役监，您知道，太太，什么也比不上这个名声，包括金钱在内。为在这个苦难的共和国求得安宁，一次谋杀便是一张护照。我未做任何努力消除这个看法。我心情悒郁，听天由命；看到我的神色，别人有可能上当，他们也的确上了当。我的阴沉态度，我的沉默，被视为残忍的征兆。苦役犯，职员，老人，青年，大家都尊敬我。我是牢房的主宰。我从未在睡觉时受到干扰，从未被怀疑告过密。我老老实实地按他们的规则行事：我从不拒绝帮忙，从未表露丝毫的厌恶，总之，我表面上和豺狼一起嚎叫，内心却向上帝祈祷。我的最后一个伙伴是个二十二岁的小兵，他偷了东西，然后开了小差；我和他共处四年，成了朋友；无论我在哪儿，他出狱后肯定会来找我。这可怜的家伙名叫盖潘，他不是恶棍，却是个冒失鬼，十年苦役会治好他这个毛病。噢！如果同伴们发现我坐牢服刑是出于宗教原因；如果他们知道我刑满后打算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去生活，不说出自己在哪儿，有意忘掉这群令人恐惧的居民，并且永远不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窄路相逢，那么，说不定他们会把我逼疯的。”

“可是，对一个受激情驱使的可怜而温存的青年，获特

赦免于死刑……”

“噢！太太，对杀人犯没有完全的赦免！死刑先减为二十年徒刑。这太可怕了！尤其对一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人们不能告诉你等待你的是什么生活，死比这还强百倍。是啊，死在断头台上也算得上一种幸福了。”

“原先我不敢这样想，”格拉斯兰太太说。

韦萝妮克的面色变得如蜡烛一样苍白。她把额头靠在栏杆上掩住脸，就这样待了片刻。法拉贝什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下。格拉斯兰太太站起来，以近乎庄严的神态注视着法拉贝什，对他说了一句令他大为惊异的话：“谢谢，我的朋友！”那声音使他心荡神驰——“但您是从哪儿汲取了生活下去和忍受痛苦的勇气呢？”她顿了一下问他道。

“啊！太太，博内先生在我的灵魂里装了宝贝！所以我爱他甚于爱世上任何人。”

“也甚于卡特琳娜？”格拉斯兰太太带着几分辛酸微笑着说。

“啊！太太，几乎一样。”

“他是怎么做的呢？”

“太太，这人的话语和声音制服了我。卡特琳娜把他带到市镇公地上那天我指给您看的地点，他一个人朝我走来，对我说他是蒙泰涅克新来的本堂神甫，我是他的教民，他爱我，知道我不过走错了路，还没有毁掉。他不想出卖我，只想搭救我；总之他对我讲了一席令人回肠荡气的话！这个人，您看，太太，他用逼你作恶的人的力量规劝你行善。他向我

宣布，这可怜而亲爱的人，卡特琳娜已有身孕，难道我要让两个人含垢忍辱，惨遭遗弃?"那么，我对他说，"这两人将和我一样，我是没有前途的。"他回答我说，如果我拒不悔过自新，等待我的是两个坏前途，一个在彼世，一个在人间。在人间，我将死于断头台。如果我被抓住，在法庭上是无法替我辩护的。相反，如果我利用新政府对逃避兵役案件的宽容态度；如果我自首，他保证救我一命；他将为我找一名好律师，用十年劳役清偿我的罪过。然后，博内先生对我谈了来世的生活。卡特琳娜哭得象个泪人儿。"您瞧，太太，"法拉贝什伸出右手说，"她把脸贴在这只手上，手全被泪水沾湿了。她恳求我活下去！神甫先生答应使我免遭凌辱，为我和孩子在此地安排甜蜜幸福的生活。最后，他象对小孩子似的给我讲授了教理。三次夜访后，他使我变得百依百顺。您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吗，太太?"

这时，法拉贝什和格拉斯兰太太互相望了一眼，不明白为什么彼此抱着好奇心。

"嗳！"可怜的获释苦役犯又说，"第一次他走时，卡特琳娜丢下我去送他，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感到心灵里有一股自童年起未曾感受过的清凉、宁静、甜蜜的滋味，很象可怜的卡特琳娜给予我的幸福。来找我的这个可亲的人的爱，他对于我本人、我的前途、我的灵魂的关怀，这一切令我感动，使我洗心革面，眼亮心明。他和我讲话时，我一直顶撞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教士，而我们这些强盗，我们不是吃这碗饭的。可是，当我听不见他和卡特琳娜的脚步声时，噢！正如

他两天后对我说的，我的心被圣宠照亮了。从那一刻起，上帝给了我承受一切的力量：监狱，审判，镣铐，押解，和苦役监的生活。我相信他的话，如同相信福音书，我把自己的痛苦视为要偿还的一笔债。当我过于痛苦时，我看到十年后树林中的这座房子，我的小邦雅曼和卡特琳娜。他没有食言，这位好博内先生。但是我失去了一个人。卡特琳娜没来苦役监接我，也没去市镇公地。她大概已经忧伤而死。所以我一直愁眉不展。现在，多亏了您，我将做有益的工作，我要全心全意地干，和我的儿子一起，他是我的命根子……”

“您使我明白神甫先生是怎样改变这个市镇的……”

“噢！什么也抵挡不住他，”法拉贝什说。

“对，对，我知道，”韦萝妮克一边简短地回答，一边挥挥手与法拉贝什道别。

法拉贝什走开了。尽管濛濛细雨一直下到晚上，韦萝妮克仍然沿着平台散步，度过了半天时光。她面色阴沉。当她脸部这样抽搐时，母亲和阿莉娜都不敢打断她。她在暮色中没有看见母亲正和博内先生谈话，他想出主意派她儿子去找她，以打断这阵极度的忧伤。小弗朗西斯搀着母亲的手回来。她看到博内先生，不觉一惊，惊讶中掺杂着一点恐惧。神甫领她回到平台，对她说：“哦！太太，刚才您和法拉贝什谈什么呢？”

韦萝妮克不想撒谎，没有回答，反而向博内先生发问。

“这个人是您的头一个胜利吧！”

“对，”他答道。“征服他能使我赢得整个蒙泰涅克，这一

点我没有看错。”

韦萝妮克握住博内先生的手，用悲痛得发颤的声音对他说：“从今日起您便是我的忏悔师，本堂神甫先生。明天我将去向您作全面的忏悔。”

“全面”二字透露出这女子在内心所做的巨大努力，对自身取得的可怕胜利，神甫什么也没说，把她带回城堡，一直陪她到晚餐时分，和她谈蒙泰涅克需做哪些大的改进。

“农业是个时间问题，”他说，“我仅有的一点农业知识使我明白了利用冬闲会得到何种好处。现在雨季开始了，不久我们的山岭将被白雪覆盖，您的工程就无法进行了，所以您得催催格罗斯泰特先生。”

博内先生煞费苦心，强迫格拉斯兰太太加入谈话，分散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她度过百感交集的一天后，几乎平静了下来。不过，索维亚妈妈觉得女儿过于激动不安，就在她身边过了一夜。

两天后，格罗斯泰特先生从利摩日派来一名专差，交给格拉斯兰太太下面几封信。

致格拉斯兰太太

亲爱的孩子，尽管很难替你找到马匹，但我希望你对我给你送去的那三匹感到满意。如果你要耕马或挽马，则需到外地购买。无论怎样，你最好用牛耕地和运输。用马干农活的一切地区在马丧失劳动力后都要蚀本；而牛给使用它的农夫带来利益，不会造

成损失。

孩子，我完全赞同你的事业：你将把心灵中耗精去锐的活动用于事业上，这种活动过去与你作对，使你日渐衰弱。但是，除了马匹外，你还要我找一个能够协助你，尤其能够理解你的人，这种人寥若晨星，我们外省是培养不出，也挽留不住的。教育这类高等动物是件旷日持久、靠碰运气的投机买卖，我们是不会做的。再说，这些智力高超的人令我们恐惧，被我们称作怪人。最后，你想在属于科学范畴的人当中挑选合作者，而通常他们那样规矩，生活那样有条不紊，所以原先我不想写信告诉你我认为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你向我要的是一位诗人，或者说一个疯子；但是疯子全去巴黎。我和地籍部的年轻职员、土方工程承包人、运河工程的监工们谈了你的打算，可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你的建议有利可图。机遇突然给我送来了你要的人，一个我以为受过我恩惠的年轻人；从他的信中你将看出恩惠不该乱施于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认真思考的就是做好事。谁也说不准我们眼中的好事日后会不会变成坏事。如今我知道，行善便是为自己创造命运！……

读到这句话，信从格拉斯兰太太手中落下来，她出了一会儿神：“我的上帝！”她说，“何时你才不再处处敲打我呢！”然后，她拿起信继续往下读。

我觉得杰拉尔头脑冷静，内心火热，这正是你需要的人。眼下一些新学说正在巴黎兴妖作怪，野心勃勃的人给慷慨大度的法国青年的本能设下陷阱，这小伙子若不掉进去，我将大为高兴。如果说我不完全赞同外省颇为迟滞的生活，我也不会赞同巴黎那种狂热的生活，那种推动青年走上新路的改革热情。只有你了解我的观点：依我看，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围绕自身旋转。我

那位可怜的被保护人要求的是办不到的事。任何权力都抵挡不住如此强烈、如此急切和专横的抱负。我赞成平凡和政治缓进，我不喜欢那班英雄豪杰叫我们承受的社会变迁。我向你吐露我这个拥护君主政体、墨守成规的老人的原则，因为你能保守秘密。在这里，我在正直的人们中间缄口不语，他们越走下坡路，越相信进步；可是我看到亲爱的国家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害，内心十分痛苦。

因此我给这年轻人回了信，说有项值得他一试的任务正等着他。他会来看你的；随函附上他的一封信，你可就此对他作出判断，不过你将进一步研究他，是不是？你们女人能从一个人的外貌猜到许多事情。况且，你们使用的一切人，哪怕最无足轻重的人，也该讨你们喜欢。如果他不中你的意，你可以拒绝他，但如果中意呢，亲爱的孩子，你要帮他克服掩饰不住的勃勃野心，让他完全适应乡间幸福宁静的生活，在那里，行善并非一时之举，高尚和坚强的心灵可以不断发挥优秀的品德，每一天人们都在大自然的产物中发现值得啧啧赞叹的事情，在真正的进步和明显的改善中发现值得人们去从事的工作。我并非不知道伟大的思想孕育伟大的行动；但这类思想不过是凤毛麟角，所以我认为通常行动比思想更有价值。把一小块地变成肥田，改良一株果树，在贫瘠的土地上植草皮，这样干的人远远胜过为人类寻求公式的人。牛顿的科学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命运呢？噢！亲爱的孩子，过去我爱你；如今，我完全理解你即将进行的尝试，我对你顶礼膜拜。利摩日没有人忘记你，大家称赞你改善蒙泰涅克的巨大决心。你该感谢我们具有欣赏美好事物的精神，并且别忘了你的第一个仰慕者也是你的第一个朋友。

弗·格罗斯泰特

杰拉尔致格罗斯泰特

先生，我要向您诉诉苦衷；过去您不仅是我的保护人，而且待我如同亲父。因此我只有向您，向使我能有今日的恩人诉说。我患了重病，而且是精神上的疾病；我内心的感情和思想倾向使我完全不能适应国家或社会对我的要求。我下面要说的话在您看来也许是忘恩负义之辞，其实它不过是一篇起诉状。我十二岁那年，您，慷慨的教父，在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身上看出几分学习精密科学的天资和过早萌发的成名欲望；于是您帮助我朝高等领域飞跃，而我最初的命运是和可怜的父亲一样当一辈子木匠，可惜他早已过世，未能亲睹我的高升。当然，先生，您做得对，没有一天我不为您祝福；错的也许是我。但不管对与错，我很痛苦；我向您倒苦水，不正是提高您的地位吗？不正是把您当作和上帝一样的最高审判官吗？不管怎样，我向您宽大的胸怀敞开心扉。

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我埋头学习精密科学，以至积劳成疾，这您是知道的。我的前途取决于能否考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当时，我课业很重，用脑过度，差点死掉，我夜以继日地学习，十分要强，或许超出了身体各器官所能承受的负担。我希望考试成绩令人满意，以便有把握被该校录取，并且名次靠前，得以减免我不愿让您支付的膳宿费：我成功啦！今天，当我想到望子成龙的家庭为国家上交的为数骇人的大脑时便不寒而栗。在成人完成各方面发育的阶段安排如此耗费精力的学习，必定造成不为人知的不幸，在微弱的灯光下扼杀了某些日后有可能发展成雄才大略的宝贵才干。自然法则铁面无情，对社会的事业和意愿毫不让步。无论在精神范畴或自然范畴，任何滥用都要付出代价。

要求温室里的果树提早结实，会危害果树本身，或影响水果的质量。拉坎蒂尼①一年四季每天清晨给路易十四送去一束桔花，致使桔树枯萎而死。人的智力同样如此。要求成人大脑付出的精力，就是对其前途打的折扣。当代主要欠缺的是立法精神。自耶稣基督降生以来，欧洲尚未出现真正的立法者，耶稣基督没有拿出他的政治法典，留下了未竟之业。因此，在创办综合理工学院、制定招生办法之前，是否有大思想家考虑过教育与人的力量之间全部广阔的关系，权衡过利弊，研究过未来的法则呢？是否有人打听过那些出于命中注定的偶然过早掌握人类知识的奇才的命运呢？有没有计算过他们是多么罕见？有没有考察过他们的结局？有没有寻求过帮助他们承受持续不断的思想压力的办法？有多少人和帕斯卡尔②一样被科学搞垮了身体，不幸夭亡？人们研究过长寿的人开始学习的年龄吗？过去和今天，在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人们是否了解能够提前经受人类知识冲击的大脑的内部构造？是否想到这个问题首先与人的生理有关？我呢，现在我相信，长久处于青少年期的植物性状态是普遍的规律。青少年器官发达的情况仅仅是个例外，其结果往往是缩短生命。因此，经得起过早发挥其机能的天才大概是例外中的例外。如果我同意社会现实和医学的观察，那么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实行的招生办法与拉坎蒂尼的办法同属一类，是对每一代精英的摧残。我接着往下讲，并对每一类事实附上我的怀疑。到综合理工学院后，我又开始学习，比以前还要勤奋，希望毕业成绩与入学成绩一样优异。从十九岁至二十一岁，我扩展了自己的全部才干，通过不断的训练培

---

① 拉坎蒂尼（1626—1688），法国农学家，路易十四的果园和菜园总管。

②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

养各种能力。前三年我不过为日后大干一场作好了准备，这两年才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我无比自豪地取得了一项权利，在工兵部队或军舰工程队，炮兵部队或参谋部，矿产部或桥梁公路工程局中间挑选我最喜爱的职业。我按您的建议选择了桥梁公路工程局。但是，在我赢得胜利的地方，又有多少年轻人给打垮了呢！您是否知道，国家逐年提高对该校的学术要求，学习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繁重紧张？我为报考该校用的功与校内昂奋的学习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学习的目的是在十九至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的头脑里塞进物理、数学、天文学、化学的全部知识及其专业词汇。在法国，国家似乎想在许多方面替代父权，但它既无心肝，又无父爱；in anima vili① 做实验。它从不过问造成的痛苦数字有多么惊人；不打听三十六年来有多少人发作脑溢血，有多少青年陷于绝望，因精神崩溃而大批死亡。我向您指出问题的这一令人痛苦的侧面，因为它是导致最后结果的因素之一：对一些智力贫弱的人来说，结果很快便见分晓，并不姗姗来迟。您也知道，理解力差，或因用功过度而暂时丧失能力的学生，可以把在校时间从两年延至三年，这些人被怀疑缺乏才干，而这种怀疑反过来又不利于他们发挥才干。总之，一些日后有可能出人头地的青年由于毕业考试时没有答出要求掌握的知识，离校时也可能尚未谋到职业。他们被称作倒霉蛋，有的当了拿破仑的少尉！如今，倒霉蛋对家庭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损失，对个人是时间的浪费。但毕竟我胜利了！二十一岁那年，我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众多天才人物将其发展到的水准，我急于继续发展，借此扬名。这种欲望合情合理，几乎全体学生毕业时都把眼睛盯住这个被称为荣耀的精神太

---

① 拉丁文：在下等人身上。

阳。我们大家首先想的是当牛顿、拉普拉斯①或沃邦②。这就是法国要求走出这所著名学校的年轻人做出的努力。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从整整一代人中间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的命运吧。二十一岁时，人们对整个一生充满幻想，期待出现奇迹。我进入桥梁公路工程学校，当了见习工程师。我学习建筑科学，热情何等高涨，这您总该记得。一八二六年我二十四岁时从该校毕业，还只是个助理工程师，国家每月给我一百五十法郎。在巴黎，最小的簿记员一天工作四小时就能挣到这个数目。由于出奇的幸运，或许因为我学习成绩出众，一八二八年我二十五岁时升任普通工程师，被派到一个专区——您知道在何地——，年薪二千五百法郎。钱的问题还是小事。自然，我的境遇比一个木匠的儿子应该有的境遇强得多；但是，有哪个十六岁被扔进一间杂货铺的小伙计，十年后不在挣一份独立的家业？这时我明白了国家要求的这些可怕的智力发挥，这些巨大的努力结局何在。国家要我计算、测量路面或公路上的石子堆。我要维修，有时还要建造横向水沟和单孔桥，调整公路两侧的路肩，清理或开挖沟渠。在办公室，我要答复测定道路边线、植树、伐树之类的要求。其实这就是普通工程师主要的、往往是唯一的工作，间或不得不亲自做几次水准测量，这工作，随便哪个监工单凭经验就比我们干得好得多，尽管我们学识渊博。我们有将近四百名普通工程师或见习工程师，总工程师只有一百来个名额，因此普通工程师不可能全部晋升到这一级；而且在总工程师之上不存在吸收人力的等级；十二或十五个总局督察或分局督察的职位算不上吸收人力的办法，这类职位在我们团体中几乎与上校在以连队为单位的炮

①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 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曾任堡垒建筑总监。

兵中同样无用。普通工程师与炮兵上尉一样掌握全部技能；其上只应有一位行政长官充当八十六名工程师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因为一位工程师有两个助理相帮，足以应付一个省的需求。在这样的团体中，等级制度的后果是将生气勃勃的干才隶属于行将就木的昔日干才，后者自以为技高一筹，却常常篡改或歪曲提交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其目的或许只是怕人否定他们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桥梁公路工程总理事会对法国公共工程施加的唯一影响。不过假设我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成为一级工程师，五十岁之前当上了总工程师呢？唉！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它就在我的眼前。我的总工程师年已花甲，和我一样以优等成绩毕业于这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他在两个省里做我现在所做的事，熬白了头发，变成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平凡的人，声望一落千丈；而且，他跟不上科学的发展，科学前进了，他却停步不前；更糟的是，他还忘记了以前掌握的知识！二十二岁时带着智力超群的一切征象出现的人，如今只空有其表。首先，他受的教育使他专攻精密科学和数学，不属他专业的事，他一概不予注意。您想象不出他对人类其他学科的知识孤陋寡闻到何等程度。计算使他心肠冷酷，大脑枯竭。我只敢向您透露他庸碌无能的秘密，综合理工学院的名望作了他的保护伞。这个标签令人敬畏，人们相信偏见，谁也不敢怀疑他的能力。这话我只向您说，由于他才力已尽，只该花二十万法郎的一件工程，他却让省里花费了一百万，我想抗议，向省长道破真情；但是我的朋友中有位工程师，他举出我的一个同事因为这样做变成了主管当局的眼中钉。“你当总工程师的时候，看到下属指出你的错误心里会高兴吗？”他对我说。“你的总工程师即将出任分局督察。我们中间的人只要一犯大过，永远正确的主管当局就让他退出现役，当督察员。”应当给予英才的奖赏就这样

转移到无能之辈手中。全法国都看到了一位工程师兼科学院院士想在巴黎市中心竖起的第一座吊桥塌落的惨景，酿成大祸的过错连亨利四世治下布里亚尔运河的开凿者或建造王家桥的僧侣也不会犯，而主管当局为了安抚这位工程师，竟将他调任总理事会。难道综合理工学院是制造庸才的大工厂吗？这个题目需要长期的观察。如果我说得对，那么至少应在办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因为我不敢怀疑这些学校的作用。不过，回首往事，法兰西何曾缺少过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而如今国家却想用蒙日①的办法让这些英才破壳而出。沃邦毕业的学校不正是叫做志向的高等学府吗？里凯的教师又是谁呢？当天才在志向的推动下从社会中涌现出来时，他们几乎总是全才，不仅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多面手。我不相信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造得出列奥纳多·达芬奇竖立起来的那些建筑学上的奇迹，他兼机械师、建筑师、画家于一身，是水利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运河开凿者。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于公式的绝对单一性，失去了风雅与装饰观念；他们视圆柱为多余，只讲实用，退回到艺术的起点。但这与折磨我的疾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最可怕的变化；我的气力和机能每况愈下，因紧张过度而日渐衰微。生活的单调乏味感染了我。我这个人奋发努力，原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却面对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查验石方，视察道路，制定供应清单，一天要干的事不满两小时。我看到同事们一个个结婚，陷入平庸的境遇，有了家室之累，一辈子手头拮据，苟且偷生，使子女的前途取决于母亲财产的多寡。为了幸福，我们应该终生不婚。这种处境不是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相悖吗？我的抱负是不是有点过分？我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① 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综合理工学院的创办人之一。

国家要求我殚精竭力，要我变成全部科学的代表者之一，而我却蛰居外省无所事事？国家把我圈在这里，不准我离开去试行有益的计划以施展我的才能。在我们当中，凡听任灵感左右，越出专业公务一步的人，得到的回报必定是看不见却感得到的冷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超凡出众的人应当希望的厚待，是他的才能，他的抱负被人遗忘；他的计划给埋没在领导的文件夹里。维卡①是我们当中唯一真正推动了建筑实用科学发展的人，他会得到什么报偿呢？桥梁公路工程总理事会是用来扼杀思想大胆者之计划的工具，它的部分成员在长期的、偶尔令人满意的供职后，力竭心衰，只剩下否定的气力，对自己不再理解的东西大砍大伐。该理事会成立的目的似乎是让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上肢瘫痪，而他们只求工作，他们想报效法兰西！巴黎发生的事令人发指：一个省的前途竟取决于这些集权者的签证，他们施展我没有闲空和您细讲的阴谋，中断最佳方案的实施；因为最佳方案最能激起公司或投机者的贪欲，冲击或推翻最多的弊端，而弊端在法国始终比改良强大。再过五年，我将与现在判若两人，将眼见自己的抱负，运用自己才干的高尚愿望化为乌有，国家曾要求我发挥的这些才干将在我蛰居的默默无闻的角落里生锈。我盘算过各种成功的机会，觉得前途一片渺茫。我利用一次休假来到巴黎，我想改换职业，寻找运用我的精力、知识和积极性的机会。我将提出辞呈，到缺少我这一级的专门人材，且能干一番大事业的国家去。如果这一切均不可能，我将埋头钻研一种新学说，这些学说看来能够更好地指导劳动者，给社会现存秩序带来重大变革。我们不就是没有活干的劳动者，不就是库房里的工具吗？我们组织起来，

① 维卡（1786—1861），法国著名工程师，发明了水硬石灰的运用及混凝土运用技术。

好象要改天换地，可是我们却无事可作。我感到身上的伟岸之气正在减少，并行将消失，我十分坦率地告诉您这一点。在改变境遇之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把自己看成您的孩子，不经禀报决不会采取重大步骤，因为您不仅心地善良，而且经验丰富。我深知国家得到专门人材后，不可能特意想出一些纪念碑要他们去竖，一年也没有三百座桥需要架设；国家不能让工程师建造纪念碑，正如它不能为了打胜仗和造就伟大的统帅而宣战；那么，既然天才总是应运而生，一旦有大钱可花，有大事可干，出类拔萃的奇才便会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尤其在这类人中，一个沃邦即可应付裕如，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教育的无用。最后，优秀人材受到长期精心培养的激励，他们千方百计避免被人弃之如敝屣，这不很容易理解吗？难道这是正确的政策？这不等于引燃勃勃的野心吗？人们能叫这些发热的头脑学会计算一切，惟独不会盘算自己的命运？当然，在这六百名青年中存在例外，有一些拒绝丧失价值的强人，其中有我的相识；当他们怀揣有益的计划和将给死气沉沉的省份带来活力和财富的设计方案，来到国家以为他们可以找到帮助和保护的地方，他们遇到的却是重重的障碍，如果人们能够讲述他们与人与事的斗争，那么在人们眼中，能力强的人，有才干的人，生来便是奇迹的人，将比天性退化、能力下降的人不幸百倍，更值得同情。所以，与其留在目前的岗位，我宁愿去领导一个商业或工业企业，生活上没有很多的要求，只求解决一、两个工业和社会尚待解决的大问题。您会对我说，我完全可以在寓所里运用我的智力，在平庸生活的寂静中寻求某个有益于人类的问题的答案。唉！先生，您难道不了解外省的影响和某种生活令人懈怠的作用？这种生活恰恰相当忙碌，把时间消耗在几乎毫无价值的工作上；又不够忙碌，无法施展我们从教

育中获得的高强本领。我亲爱的保护人，请别以为发家致富的欲望或追求荣耀的荒诞欲念在折磨我。我是善于盘算的人，知道荣耀一钱不值。这种生活需要的紧张使我不愿意结婚，眼见我目前的用场，我对人生估价不高，不愿把这份菲薄的礼品送给我老婆。尽管我视金钱为赐给社会人的最强大的行动手段之一，但它毕竟只是个手段。因而坚信自己对国家有益是我唯一的乐趣，在宜于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中，行动将是我最大的享受。在您生活的圈子里，在您的熟人中间，在您周游的地域内，倘若您听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您知道我具备的能力，那么我将在六个月内静候您的回音。先生和朋友，以上所述也是其他人的想法。我见过不少与我一样落入专业圈套的同学和过去的学生，一些地图绘制员，上尉衔教师，工兵上尉，他们一辈子得不到晋升，满怀辛酸地懊悔当初没有转入常备军。总而言之，我们彼此曾多次承认受了长期的愚弄，而觉察之日要想摆脱为时已晚，牲口适应了它拉的磨，病人对患的病习以为常。我仔细研究了这些可悲的结果，对自己提出下列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告诉您——通情达理且能深入思考的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经过痛苦之火纯化的思索成果。国家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想不想得到人才？使用的手段与目的大相径庭，它的确制造出了与优秀人材为敌的政府所能希望的最货真价实的庸才。国家想不想让挑选出来的聪慧之人有前程？它为他们准备下最平庸的地位：从学校毕业的人到了五、六十岁，没有一个不懊悔上了国家许空愿的当。国家想不想得到天才？自一七九〇年以来综合理工学院培养出多少才华横溢的人？没有拿破仑，能有建造瑟堡的天才加香①吗？帝国专制使他头角峥嵘，

① 加香（1757—1825），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局工程师。

立宪制度却可能将他窒息。科学院是否有许多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许只有两、三名！天才将始终出现于综合理工学院的大门之外。在这些学校钻研的科学中，天才只服从自己的法则，只在完全不受人支配的时机下发展，国家也好，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也好，对这些时机全不甚了了。里凯、佩罗内①、列奥纳多·达芬奇、加香、帕拉第奥②、勃罗奈斯基③、米开朗琪罗、布拉芒特④、沃邦、维卡的天才有其酿成的原因，我们把这些尚未观察到的原因称之为偶然，这个蠢人用的大字眼。不管有没有学校，历代从未缺少过这类能工巧匠。现在，靠学校这个组织，国家是否得到质量更佳或造价更低的公益工程呢？首先，私营企业就不用工程师；其次，我们政府的工程耗资最大，还要花钱养活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庞大参谋部。最后，在其他国家，在没有这类机构的德国、英国、意大利，同类工程至少与法国的质量一样好，而且费用更低廉。这三个国家在工程方面的有益新发明引人瞩目。我知道，提到我们的学校，流行的说法是欧洲如何羡慕我们；但十五年来，观察我们一举一动的欧洲并没有创办同类的学校。英国这个工于心计的国家在工人居民中拥有更好的学校，从中涌现出一批注重实际的人，当他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转眼间便身价百倍。斯蒂文森⑤和马克-亚当⑥不是我国著名学校的毕业生，但这有何妨？一些年轻精干的工程师，血气方刚、

---

① 佩罗内(1708—1794)，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局工程师。
② 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
③ 勃罗奈斯基(1377—1446)，佛罗伦萨雕刻家兼建筑师。
④ 布拉芒特(1444—1514)，意大利建筑师。
⑤ 斯蒂文森(1781—1848)，英国工程师，机车的发明家和设计师。
⑥ 马克-亚当(1756—1836)，苏格兰工程师。

满腔热忱，在任职之初便解决了保养法国道路的问题，这些道路糟糕透顶，养路费每四分之一世纪需要几个亿。但这些工程师徒然发表了学术著作和论文，一切全给管理总局吞进大口，在这个位于巴黎的、有进无出的中心，老人妒忌青年，高级职位用于收容出了差错的老工程师。这就是其他国家敷设完铁路，而我们可能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科学家遍布全法国，组成管理机构的一个齿轮，它本应操纵国家，在其权限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上给它以指点。如果说法国曾不得不证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育成绩卓然的话，那不恰恰是在以改变国家面貌，更改时空法则，把人生延长一倍为宗旨的公共工程这一光辉阶段吗？比利时、美国、德国和英国没有综合理工学院，但等它们建成了铁路网，我国的工程师们还在标画线路，隐藏在方案后的丑恶利益将阻止它付诸实施。在法国只要铺块石头，巴黎就有十个文牍主义者写出愚蠢无用的报告。因此，国家从综合理工学院得不到任何好处；至于个人呢，境况平平，一生失望潦倒。自然，学生在十六至二十六岁之间表现出来的才能证明，如果只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命运，它本来可以比政府强加于他的命运更伟大、更充实。无论当商人、学者或军人，这个卓尔不群的人原本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倘若他的可贵才能和热情没有愚蠢地过早衰竭。进步究竟在哪里呢？国家和个人在现制度下吃亏受损肯定无疑。半个世纪的经验难道不要求兴办教育的方式改弦易辙吗？在法国整整一代人中筛选将来构成民族知识阶层的精英，这个职责算哪一门圣职？这些命运的大祭司们真该好好研修各种学业！数学知识对于他们或许不如生理学知识那样必不可少。您不觉得有一点预见性——伟人的魔法——是必要的吗？主考官们当过教师，一生劳碌，令人起敬，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寻找最佳记忆力：他们

只能做要求他们做的事。当然，他们的职务应当是国家最崇高的职务，需要出众的人来担当。先生和朋友，请不要以为我只谴责我毕业的那所学校，我不仅攻击教育本身，而且矛头直指为维持这种教育所使用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会考，一种本质上有害的现代发明，它不仅在科学领域有害，而且在用此办法的一切领域，艺术以及任何有关人、计划和事物的选择方面均有害。如果说我们的著名学府不幸没有比其他任何青年云集之处产生出更多的优秀人材，那么更为丢脸的是，法兰西研究院头等大奖的得主中既没出大画家，大音乐家，也没出大建筑师，大雕刻家；正如二十年来，在潮水般庸碌无为的人流中，选举并没有把一个大政治家送上台掌权。我的指责涉及一个错误，它在法国既败坏教育，又败坏政治。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的根子是组织者们全然不知的下述原则：

无论经验或常理都无法使人确信成年人的智能将是成熟人的智能。

眼下，我与好几位潜心研究过折磨法国的一切精神疾病的杰出人士过从甚密。他们和我一样承认，高等教育制造的是一些临时人材，因为他们既无职业，又无前途；初等教育传播的知识无益于国家，因为这些知识缺乏信仰，毫无感情。我国国民教育的整个体制需要大幅度调整，负责调整的人应当具备渊博的学识，坚强的意志和立法天才，在现代人当中这种天才说不定只存在于冉－雅克·卢梭的头脑里。过剩的专业人材或许应该从事民众不可或缺的初等教育。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耐心勤恳的小学教师左右群众。数量大得可悲的轻重罪行暴露出社会的疮疤，其根源在于人民未受充分的教育，这疮疤将逐渐破坏社会关系，促使民众思考，背弃有利于政权的宗教信仰，但还不能上升到顺从和义务

论——超验哲学的最后一项——的高度。要全民族学习康德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民众来说，信仰和习惯比学习和推理更有用。如果要我重新安排一生，说不定我会进一所修道院，当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士或市镇小学教师。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只当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而且我能够在比一所学校或一个堂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我曾试图与圣西门主义者合作，但我不会做他们的同路人；虽然他们有种种谬误，但毕竟触及了我国法律造成的好几处痛点，这些痛点将用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医治，这只能延缓法国精神和政治大危机的到来。别了，亲爱的先生，请在此接受我对您恭敬而忠实的眷恋之情，尽管有上述种种意见，这种情感只会与日俱增。

格雷古瓦·杰拉尔

格罗斯泰特按照他当银行家的老习惯，在这封信的背面草拟了下述回信，并在信上郑重其事地注明已复二字。

亲爱的杰拉尔，我们无须讨论您来信中提到的意见，何况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使用了蠢人的字眼），我要向您提个建议，让您摆脱目前的恶劣处境。格拉斯兰太太是蒙泰涅克森林和森林所在的一长溜山岗之下寸草不生的高原的主人，她打算把这片广阔的产业利用起来，开发森林，耕种多石的平原。为了实施这项计划，她需要一个具备您的学识和热情的人，这个人既要有您的无私的献身精神，又要有您的实用观点。钱少工作多，用微薄财力做出巨大成果，改变一地的整个面貌，让富足之泉从最贫困的环境中喷涌而出，这不正是想构筑一篇诗章的您所期望的吗？您的来信情词恳切，因此我毫不犹豫地要您来利摩日看我；但是，

我的朋友，您不要辞职，只要求脱离您的机构，向主管部门说明您将研究在国家工程之外归您管的问题。这样，您既不会失去任何权利，又有时间判断由蒙泰涅克的本堂神甫设计，并合格拉斯兰太太心意的大业是否可以付诸实施。我将亲口告诉您这些巨大变化若能实现您可以得到哪些好处。请始终信赖我对您的友谊。

格罗斯泰特谨上

格拉斯兰太太给格罗斯泰特的回信只有几个字："谢谢，我的朋友，我等着您的被保护人。"她拿出工程师的信给博内先生看，对他说：

"又是一名寻诊求医的伤员。"

神甫把信读了两遍，默不做声地在平台上踱了两三个来回，把信还给格拉斯兰太太，说道："这是一颗美好的心灵，一个超凡出众的人！他说革命天才发明的学校制造无能之辈，我呢，我把这些学校称作怀疑论者的制造厂，因为即使杰拉尔先生不是无神论者，他也是新教徒……"

"我们以后问问他，"她说，他的回答令她震惊。

半个月后，时值十二月份，格罗斯泰特不顾天气寒冷来到蒙泰涅克城堡，向等得心焦的韦萝妮克和博内先生介绍他的被保护人。

"孩子，我十分爱你，"老人把韦萝妮克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带着老年人那股决不会冒犯女子的殷勤劲儿吻着她的手说，"是的，我十分爱你，所以才在这种天气离开利摩日；但是我一定要亲自把这位格雷古瓦·杰拉尔先生作为礼物送给你。他是合您心意的人，博内先生，"前银行家亲热地向神甫打着

招呼说。

杰拉尔的外表极不讨人喜欢。他中等个儿，身材粗壮，照不雅的话说，是个缩脖儿；头发金黄，两眼发红，象患了白化病，睫毛和眉毛几乎是白的。他的面色和这号人的面色一样白里透亮，但一脸麻子和十分显眼的长条疤痕夺去了它原先的光泽；他戴着护目镜，大概苦读损伤了视力。他脱下宪兵穿的厚大衣，露出的一身打扮于他粗俗的相貌丝毫无补：衣衫不整，纽扣未扣好，领带打得歪歪扭扭，未换干净衬衣，处处露出不修边幅的痕迹，多多少少全有点心不在焉的科学家们正为此受到人们的指责。和几乎所有思想家一样，他的举止和态度，发达的上半身和细瘦的两腿表明沉思的习惯造成了躯体的虚弱；但是，仿佛用卡拉拉①大理石雕成的前额却显出他那封信足以为凭的刚强毅力和活跃的智力。造化似乎留下这个位置，以便放进表明此人伟大、坚韧和善良的明显征兆。他长着和全体高卢血统的男子一样的塌鼻子。嘴唇线条刚毅笔直，说明他寡言少语，绝对守口如瓶；但是整张面孔因学习的劳累过早衰老了。

“先生，我们已经十分感谢您，”格拉斯兰太太对工程师说，“愿意到本乡来领导工程，除去知道在此地可以做好事而感到满足外，您得不到其他的乐趣。”

“太太，”他回答道，“一路上格罗斯泰特先生向我详谈了您的情况，我十分高兴能为您效力，我觉得在您和博内先

① 卡拉拉，意大利盛产大理石的城市。

生身边生活一定十分愉快。如果没人赶我走，我打算在此地终老哩。”

“我们将尽力不让您改变主意，”格拉斯兰太太微笑道。

“这是检察长交给我的证件，”格罗斯泰特把韦萝妮克拉到一边对她说，“他十分惊讶你没有给他写信。他迅速而尽心地满足了你的一切要求。首先，你的被保护人将恢复全部公民权；其次，再过三个月，卡特琳娜·居里厄将送到你这儿来。”

“现在她在哪儿？”韦萝妮克问。

“在圣路易医院，”老人回答，“她要等痊愈后才离开巴黎。”

“啊！可怜的姑娘病了！”

“这儿有你想知道的一切情况，”格罗斯泰特说着把一包东西交给韦萝妮克。

她回到客人身边，挽起格罗斯泰特和杰拉尔的胳臂，把他们带到底层金碧辉煌的餐厅。她亲自在旁侍候，自己却不用餐。她来到蒙泰涅克后，立下了单独用餐的规矩，阿莉娜知道其中的奥妙，一直严守秘密，直至女主人生命垂危之日。

蒙泰涅克的镇长、治安法官和医生自然也受到邀请。

医生是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名叫鲁博，一心巴望认识利穆赞的名女子。本堂神甫希望为韦萝妮克组织一个社交圈子给她散心，并向她提供精神食粮，因此十分高兴把这位青年引荐到城堡来。鲁博与当今巴黎医科学校的毕业生一样，是个受过完美教育的年轻医生，本可以在首都的广阔舞台上

大显身手；但是，野心在巴黎的明争暗斗令他胆寒，何况他觉得自己学识多于计谋，才能多于贪婪，温和的性格把他带回到外省的狭小舞台，他希望比在巴黎更快地得到赏识。在利摩日，他与陈规陋习以及顽固不化的主顾发生了冲突；于是他被博内先生争取过去，神甫见其相貌和蔼可亲，断定这是个应当属于他、并与他合作的人。鲁博身材矮小，一头金发。气色不佳；但一双灰色的眼睛流露出生理学家的深邃和勤奋之人的顽强。蒙泰涅克只有一名当过外科军医的大夫，他对自己的酒窖比对病人更关心，而且年事已高，无法继续从事乡村医生的艰苦行业。眼下，他已是风中残烛。鲁博住在蒙泰涅克已有十八个月，深受人们的爱戴。但是这位德普兰①和卡巴尼斯②的后继者们的年轻弟子不信天主教，对宗教一直极为冷淡，而且不想改变态度。这使神甫大为失望，倒并非他这样有什么害处，他从不谈论宗教，工作繁忙成为他常常不去教堂的理由，他也毫无劝人改宗的热忱，表现得与最好的天主教徒一模一样；但是他拒绝思考一个被他视为超出人类智力的问题。神甫听医生讲泛神论是一切英雄豪杰的宗教，以为他倾心于毕达哥拉斯③的灵魂转生论。鲁博与格拉斯兰太太首次晤面，一见之下，他生出了最强烈的感受；科学使他从她的相貌、态度和面孔受到的摧残中揣摸到闻所未闻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超人的毅力，经受人世风霜的巨大能

① 德普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名医。

②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医生和哲学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③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

力；他从中窥探到一切，甚至阴暗和故意遮掩的角落。他看出病痛正在吞噬这位美妇人的心；因为，正如从果子的颜色上可以猜到果内有蛀虫，医生能够从某些面包中辨识出有毒的思想。从这一时刻起，鲁博先生对格拉斯兰太太产生了深切的爱慕，他甚至担心对她的爱是否超出了友情允许的界限。韦萝妮克的前额，步态，尤其是眼神，富于男人们总能理解的表情，有力地暗示她对爱情已心如死灰，正如别的女子用相反的表情同样有力地暗示出相反的思想；医生对她顿然产生出骑士的崇拜。他与神甫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博内先生在心里说："这可怜的不信教者对她一见钟情，他一定会变的。格拉斯兰太太比我更有说服力。"

镇长是位上了年纪的乡下人，餐厅的奢华令他目瞪口呆，与全省最有钱的人之一同席进餐使他大感意外，他穿上了自己最好的礼服，显得不大自如，精神上越发感到拘束；身着孝服的格拉斯兰太太在他看来威严之至；因此他一声不吭。他原是圣莱奥纳尔的农夫，后来买下镇上唯一可以住人的房子，亲自耕种附属的田地。虽说他能读会写，但倘若治安法庭的执达吏不来给他当助手，他是无法胜任职务的。因此他热切希望设立一个公证人的职位，以便把身上的重担卸给这位司法助理。但是蒙泰涅克乡很穷，开办事务所几乎没有必要，当地居民因而受到县城公证人的剥削。

治安法官名叫克卢齐埃，原是利摩日的律师，他想把律师是主顾与讼案的首席法官这一美妙公理付诸实施，结果无人找他办案。一八〇九年前后他谋得现职，靠菲薄的薪金餬

口，此时生计维艰，陷于赤贫之中。好好先生在这个穷市镇住了二十二年，变成了乡下佬，若不穿那件礼服，他与当地的农夫没多大区别。在近乎粗俗的外表下，克卢齐埃隐藏起敏锐的思维，他专心于政治问题的高深思考，对人及其利害的透彻了解使他变得无牵无挂。这人在长时间内骗过了博内先生的敏锐目光，但若能置身于社会的高层，他会令人联想到洛皮塔尔①，他和所有真正思想深刻的人一样不会耍阴谋，最终生活于古代遁世者静思入定的状态中。缺吃少穿想必使他充实，任何考虑影响不了他的思想，他精通法律，审案不偏不倚。他的生活简化到最起码的程度，纯洁而有规律。农民们喜爱他，敬重他，因为他以慈父般的大公无私为他们排解纠纷，事事替他们出主意，蒙泰涅克上上下下把他称作好好先生克卢齐埃。两年来，他有个侄子给他当录事，这是个挺聪明的年轻人，后来为本乡的繁荣出力不少。老人的相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天庭宽阔。秃顶两侧各留着一簇蓬乱的白发。虽然他饮食有节，但红润的面色和丰盈肥大的躯体叫人以为他对酒神的兴趣与对特罗普隆和图利埃②的兴趣不相上下。他被哮喘搅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语不成声。上蒙泰涅克干燥的空气或许正是他在此地定居的原因。一个挺有钱的木鞋匠把自己的一幢小房子收拾出来给他住。克卢齐埃曾在教堂见过韦萝妮克，还给她下了断语，但没把自己的想法告

① 米歇尔·德·洛皮塔尔(1505—1573)，清廉、宽容的法官之典范。

② 特罗普隆(1795—1867)，法国著名法官，著有《民法注释》一书；图利埃(1752—1835)，当时有名的法学教授。

诉任何人，包括与他关系开始亲密起来的博内先生。有生以来头一遭，治安法官即将置身于能够理解他的人们中间。

六个人在一张酒菜丰盛的餐桌周围落了座——韦萝妮克已把全部家具从利摩日运到蒙泰涅克——，心里感到一阵局促。医生、镇长和治安法官既不认识格罗斯泰特，又不认识杰拉尔。但是，上第一道菜时，老银行家的随和不知不觉消除了初次晤面的拘束。格拉斯兰太太的和蔼可亲继而带动了杰拉尔，鼓舞了鲁博。这些品德完美的心灵在她的左右下认出了他们的亲缘关系，彼此很快产生了好感。待甜食端上桌，水晶玻璃器皿和金边磁器闪闪发亮，阿莉娜、尚皮永和格罗斯泰特的仆人依次给宾客们斟上美酒时，谈话已变得相当亲密，四个萍水相逢的杰出人物就人们开诚相见时喜爱谈论的重大问题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你休假期间正好发生了七月革命，”格罗斯泰特带着想聆听高见的神气对杰拉尔说。

“是的，”工程师答道，“那了不起的三天我正在巴黎，目睹了一切；得出了令人伤心的结论。”

“什么结论?”博内先生急切地说。

“爱国心如今只存在于脏衬衣之下，”杰拉尔接口道，“这是法兰西的损失。七月革命是名望、财富和才干方面的佼佼者自愿的失败，勇于牺牲的群众战胜了厌恶献身精神的富有和聪明的阶级。”

“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判断，”治安法官克卢齐埃先生接着说，“这个变化是对折磨我们的病痛，即个人主义的一种褒

奖。从现在起十五年内，一切重大的问题将用这与我有何相干来表达，这是从宗教高度跌落下来的自由意志的呼声，自由意志曾被路德、茨温利、诺克斯引入宗教，①直至政治经济学领域。人人为己、各行其是这两句可怕的话将和这与我有何相干组成资产者和小业主的三位一体的箴言。这种利己主义是我国民法的严重缺陷导致的结果，它制定得过于仓促，却得到了七月革命的可怕认可。”

治安法官说完这段警策之言，又一如既往沉默不语了。宾客们琢磨起他的用意。克卢齐埃的话，杰拉尔与格罗斯泰特交换的眼色使博内先生鼓起了勇气，他讲得更加大胆。

“仁慈的国王查理十世，”他说道，“刚刚在一国之君为给托付于他的人民造福所作的最有远见、最有益处的行动中遭到失败②，教会应当为给予他的忠告感到自豪。但是上层阶级丧失了勇气和智慧，一如国王在长子继承权法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而王政复辟时期唯一有胆量的政治家德·佩罗内伯爵却因该法青史留名③。通过家庭重建民族，肃清报界的有害影响，只准它发挥有益作用，重新赋予选举产生的议

---

① 路德，即马丁·路德（约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茨温利 1484—1531），瑞士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诺克斯（约 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②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国王颁布四项限制自由的敕令，引起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并导致查理十世的逊位。

③ 德·佩罗内伯爵是复辟王朝的掌玺大臣，于一八二六年二月十日向贵族院提交试图恢复长子继承权的法案，但遭到否决。

会以真正的职权，恢复宗教对民众的权势，这曾是波旁王室对内政策的四大要点。那么从现在起二十年内，全法国都将承认这一伟大明智政策的必要性。况且国王查理十世在他希望摆脱的处境中，比在他家长式政权崩溃消亡的处境中受到更大的威胁。在我们美丽的国家，一切将周期性地遭到怀疑，人们将议论不休，却不付诸行动，拥有无上权力的报界将成为最卑劣的野心的工具，我们国家的未来将证明这位刚刚与真正的统治原则一起下台的国王有多么明智，历史将感激他在探查了创伤的深广，看到采取治疗手段的必要，又得不到他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们的支持后，仍有勇气反抗他的至交。”

“嘿！神甫先生，您讲话直率，毫不掩饰，”杰拉尔喊道：“我是不会反驳您的。拿破仑发动俄罗斯战役时比他那个世纪的精神领先了四十年，他没有被人理解。一八三〇年的俄国和英国对一八一二年的战役作出了解释。查理十世遭到了同样的不幸：再过二十五年，他的敕令说不定会变成法律。”

“法国是个能言善辩的国家，喜欢喋喋不休，它又十分自负，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承认，尽管它的语言富于理性，民众人情练达，它仍是最后一个有可能接受两院制的国家，”治安法官又说。“至少，我们性格上的缺点应当通过拿破仑针锋相对提出的值得赞赏的限制来克服。在英国等因土地的性质而使行动受到限制的国家，两院制尚可实行，但长子继承权运用于土地转让始终大有必要，这个权利一经取消，实行代议制简直是疯话。英国的存在归功于把家族的土地和住宅分配

给长子的近乎封建的法律，俄罗斯立国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封建权利。因此这两个民族如今走上了令人惊惧的进步之路。奥地利依据长子继承权保持家庭力量的活跃，维持国家必不可少的大生产，才抵御住我国的入侵，向拿破仑重新开战。波旁王室感到由于自由主义的过错，它正滑向欧洲的第三位，它希望维持原有的地位，而正当它挽救国家时，却被国家推翻了。我不知道现制度将使我们沦落到何种地步。”

“仗一打起来，法国将没有马匹，正如一八一三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只有法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没能利用吕赞和包岑的两次胜利①，结果在莱比锡一败涂地。”格罗斯泰特嚷道，“和平局面若维持下去，危害将越来越大；再过二十五年，法国牛和马的品种将减少一半。”

“格罗斯泰特先生说得对。”杰拉尔道，“您要在此地创业，太太，”他对韦萝妮克说，“正是为国效力。”

“对，”治安法官说，“因为太太只有一个儿子。独苗继承的偶然现象会持续长久吗？在一段时间里，您开垦出来的大面积良田，我们希望它只属一人所有，继续出产有角牲畜和马匹。但总有一天森林和牧场将被瓜分或划成小块出售。分来分去，您的占地六千阿尔邦的平原将有一千或一千二百个主人，那时就再也没有马和大牲畜了。”

“噢！到那个时候……”镇长道。

---

① 吕赞和包岑均在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八一三年五月，拿破仑曾先后在这两地击败俄国和普鲁士军队。

“你们理解克卢齐埃先生提到的这与我有何相干这句话了吧?”格罗斯泰特先生嚷道，“这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先生，”银行家语气郑重地对惊得发呆的镇长说，“那个时候已经到来！巴黎周围十法里之内，乡村被分成无数小块，难以饲养乳牛。阿让特伊市镇计有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块土地，其中好几块年收入不到十五生丁。如果不施巴黎的高效肥促使优质饲料的生长，我不知道饲养乳牛者如何摆脱困境。何况牛吃了这种烈性饲料，又圈在栏中，会得炎症死掉的。巴黎郊区乳牛的损耗一如马匹在街道的损耗。比种植草料收益更大的蔬菜田、果园、苗圃、葡萄园毁了那儿的牧场。再过几年，牛奶将象海鲜一样邮寄到巴黎。巴黎周围发生的事同样出现于一切大城市的郊区。产业过度分割的弊病蔓延到法国一百座城市周围，总有一天将把它整个吞噬。据夏普塔尔[1]记载，一八〇〇年，葡萄种植面积不到二百万公顷；如今照精确的统计至少有一千万。被我国的继承制划分为无数小块的诺曼底，那儿马和牛的生产头数将减少一半；幸而它的气候不利于葡萄种植，因而将垄断巴黎的牛乳业。肉价逐步上涨将成为一种怪现象。一八一四年，巴黎的肉价每斤为七至十一个苏，再过二十年，即一八五〇年，将涨至二十苏，除非出现一位天才把查理十世的思想付诸实施。”

“您触到了法国的大疮疤，”治安法官又道，“疾患的根由

---

① 夏普塔尔(1756—1832)，法国著名化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政治家。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四年间曾出任法国内务大臣。著有多种关于葡萄种植的书。

存在于明令财产平分的民法继承法中。它是连续不断捣碎疆土的捣槌，它取消财产必要的稳定性，使其个体化，它一味分散，从不合并，终将致法国于死地。法国大革命散播出一种破坏性病毒，刚被七月革命感染上新的活力。这个致病的原则就是让农民获得田产。如果说遗产法这一编是疾患的根源，那么农民便是致病的工具。农民不交还任何所得物。一旦这个等级将一块地吞进始终张开的大口，就把它分成几份，只要不小于三畦，它还不住手！要把三畦地在长度上再截成几段，正如先生刚才以阿让特伊市镇为例向你们证实的情况。农民过分看重每一小片土地的价值，使田产不可能重新合并。首先诉讼程序和法规因土地的划分而无效，所有制变得毫无意义。但是，税务机关和法律对无法实施其最明智条款的小片土地无能为力，这并不算什么，因为还存在更大的疾患。有的地主年收入只有十五、二十五生丁！”他指着格罗斯泰特说，“先生适才与你们谈到牛马品种的减少，法制与此大有干系。农民田产主只养母牛，从牛身上提取食物，出售牛犊乃至黄油，却不敢饲养耕牛，更不用说马匹；遇上大旱之年，他收获的饲料绝不够用，待他无力饲养时，便把母牛送到市集上卖。倘若天公不作美，牧草连续两年歉收，到第三个年头，你们将看到巴黎的牛肉价格，尤其是小牛肉价格会发生不寻常的变化。”

“那时将如何举办爱国宴呢？①”医生微笑着说。

---

① 共和党人的宴会以冷小牛肉佐以生菜为主菜。

“噢！”格拉斯兰太太望着鲁博叫道，“难道政治处处离不开小报，连这里也如此？”

“在美洲，”克卢齐埃接着说，“资产阶级在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购买农民无力经营的大片土地，在内部进行分配；然后，这些土地经过咀嚼、分割、拍卖或零售，再交到农民手中。如今一切都归结为数字。我认为以下的数字最有说服力：法国有四千九百万公顷土地，扣除掉道路、公路、沙丘、沟渠和类似蒙泰涅克平原的贫瘠、荒芜或人们不愿下本经营的土地，这个数字应减少至四千万。不过，三千二百万居民拥有的四千万公顷土地，在农业税税额总表上却分成一亿二千五百万块——尾数略去不计。因此，我们不受土地法的制约，贫困和纠纷远远没有到头！那些把领土分成小块、缩小生产的人们有喉舌为他们大叫，真正的社会公道在于只给予每个人土地用益权。他们会说永久的所有权无异于盗窃！打头阵的便是圣西门主义者。”

“法官发了言，”格罗斯泰特说，“下面银行家要对这些大胆的论述作些补充。农民和小资产者可以获得产业，这给法国造成政府意想不到的巨大危害。撇开贫民不谈，农民大众约有三百万个家庭。这些家庭靠工资为生。工资用钱而不是用食品支付……”

“这是我国法律的又一个大错误，”克卢齐埃打断他的话嚷道。“食品支付权可以在一七九〇年颁布；而今，施行这样的法律就要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这样，无产者便把国家的钱捞到手中。不过，”格罗斯

泰特又说，“农民不当上地主死不瞑目，他们没有别的激情，别的欲望，别的意愿，别的目标。这个欲望，一如克卢齐埃先生的精辟论证，是大革命的产物，出售国有财产的结果。只有对偏远乡村发生的事毫无概念的人才不承认下述确凿的事实：这三百万个家庭每年埋藏起五十法郎，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减少一亿五千万。政治经济学认定的公理是：一枚五法郎的埃居，在一天当中转过一百次手，它的绝对价值相当于五百法郎。而我们这些农村状况的老观察家们确信，农民选择土地；窥伺它，等候它，决不投放资本。因而农民购置土地应以七年为期来计算。每七年当中，他们让一笔十一亿的款子闲置不动；小资产阶级把同样多的钱埋藏起来，对农民啃不动的产业持同样态度，因此在四十二年中，法国损失至少二十亿资本的利息，即每七年约一亿，四十二年就是六亿。法国损失的不仅仅是六亿，它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工农业生产，其损失相当于十二亿；因为倘若工业产品的价值不是其成本的两倍，贸易就不会存在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六亿工资！对一位严厉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六亿捞不回来的损失，加上流通可获的利润，大约相当于十二亿损失，我国的贸易、海运、农业比英国落后，原因正在于此。尽管两国领土不同，我们且占了三分之二的地利，但是英国可以为两支法国军队配备新的战马，而且国内人人都有肉吃。另外，在这个国家，产业的稳定使下层阶级几乎无法购置，因而每个埃居都变成商品参加流通。这样，除去土地被分成小块、牛马羊品种减少的创伤外，继承法编还由于农民和资产者藏匿资

本使我们损失六亿利息，减少十二亿产值，每半个世纪非流通货币达三十亿。”

“精神后果比物质后果还要糟！”神甫嚷道，“我们在人民中间制造乞丐产业主，在小资产者中间制造半吊子学者，今年七月在上层阶级起了作用的各行其是和人人为己，不用多久将使中产阶级发生坏疽。感情枯竭的无产阶级，除欲望外无其他上帝，除饥饿的绝望外无其他狂热，既无信仰又无信义，它将大步向前，一脚踏在国家的心口上。在君主制法律下长大的外国人将认为我们王国无王，有法制而无法律，有所有权而无产业主，有选举而无政府，有自由意志而无力量，有平等而无幸福。但愿在这以前，上帝让法国出一个替天行道者，一个给民族带来新精神的上帝选民，无论他是马利乌斯还是苏拉①，无论出身微贱还是名门之后，他将彻底改造社会。”

“人们先要把他送交重罪法庭或轻罪裁判所，”杰拉尔接口道，“昔日在阿提卡和耶路撒冷对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审判将于一八三一年重演。今天与过去一样，心怀忌妒的平庸之辈听任那些研究过法国的疮疤、对抗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和政治名医们贫困而死。如果他们经受住贫困，我们还要奚落他们，称他们为空想家。在法国，大家在精神上造前程远大的伟人之反，在政治上造君主之反。”

“以往诡辩家只与少数人讲话，如今他们借助报纸期刊把

① 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和苏拉（公元前138—78），均为古罗马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分别为平民派和贵族派的领袖。

整个民族引入歧途，”治安法官嚷道；“而推崇理性的报纸却得不到反响！”

镇长无比惊讶地望着克卢齐埃先生。格拉斯兰太太很高兴一位普通的治安法官关心如此重大的问题，对邻座鲁博先生说：“您原来了解克卢齐埃先生吗？”

“今天才了解。太太，您在创造奇迹，”他俯在她耳边答道，“不过您看看他的前额，那轮廓有多优美！是不是很象雕塑家刀下黎居尔格①和古希腊圣哲的古典式或传统型前额？——七月革命显然具有反政治的涵义，”这位说不定会去修筑街垒的前大学生把格罗斯泰特算的一本帐通盘考虑了一遍后高声说道。

“这个涵义有三层，”克卢齐埃说，“你们理解了法律和财政，下面谈谈政府。一八三〇年八月九日依据国家主权的信条进行了选举②，被该信条削弱的王权将试图反对这个敌对原则，每当人民猜不透国王的心思时，这个原则将给他们建立新王朝的权利；我们内部的斗争自然还会长期阻止法国的进步。”

“英国谨慎小心地避开了所有这些暗礁，”杰拉尔又说，“我到过英国，很佩服这个向世界分出蜂群，传播文明的蜂巢。在那里，讨论是一出政治喜剧，旨在满足民众并掩饰在高层自由活动的政权的作用，选举也不象在法国由愚蠢的资产阶级

① 黎居尔格（公元前390—324），雅典演说家和立法者。

② 当日议会两院宣告路易-菲力浦登基称王，从此开始了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操纵。如果产业被分成小块，英国早已不复存在。上层产业主，勋爵们在那里掌管着社会的机构。他们的海军当着欧洲的面抢夺地球上整块整块的地域，以满足贸易的需求，并把可怜虫和不满分子抛在那里。英国贵族非但不攻击、扼杀和埋没人才，反而罗致、奖励并不断吸收人才。在英国，凡关系到政府的行动，人与事的选择，一切都速战速决，在我国呢，一切都拖拖拉拉；可他们是慢性子，我们是急脾气。在他们那儿，金钱胆大忙碌，在我们这儿，它却胆怯多疑。格罗斯泰特先生谈到了农民给法国工业造成的损失。下面我用两句话作一描述以资证明。英国资本通过不断的流通创造了一百亿工业产值和定息股票，法国资本虽然更雄厚，创造的价值却不足该数的十分之一。”

“更奇怪的是，”鲁博说，“他们是淋巴体质，而我们一般为多血质或神经质。”

“先生，”克卢齐埃说，“这是个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就是探寻适于压抑国民性情的制度。克伦威尔自然是位伟大的立法者。他发明了航海条例①，一个人创建了当今的英国，这个航海条例使英国人成为其他一切民族的敌人，并给他们灌输了作为其精神支柱的目空一切的自豪感。但是尽管他们以马耳他作大本营，如果法国和俄国明白黑海和地中海的作用，总有一天，途经埃及或幼发拉底河的亚洲之路，因新的发现变得畅通无阻，就会毁掉英国，正如当年好望角的发现毁了威尼

① 航海条例保证了英国对大不列颠岛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垄断地位。

斯。”

“怎么绝口不提上帝！”神甫嚷道，“克卢齐埃先生、鲁博先生对宗教漠不关心。您呢，先生？”他问杰拉尔。

“新教徒，”格罗斯泰特回答。

“让您猜中了，”韦萝妮克望着神甫叫道，一边伸出手让克卢齐埃挽着上楼到她的房间。

大家因杰拉尔先生其貌不扬对他抱有的成见迅速烟消云散，蒙泰涅克的三位显要庆幸得到了这样一个人。

“不幸的是，”博内先生说，“在俄国和濒临地中海的天主教国家间存在对抗，起因是把希腊教与拉丁教分离开的无足轻重的教会分立，这对人类的未来是个大灾难。”

“你们各说各的理，”格拉斯兰太太微笑道，“格罗斯泰特先生想到损失的数十亿，克卢齐埃先生惦记着被搅乱的法律，医生把立法看成气质问题，神甫先生则把宗教视为俄国和法国达成谅解的一个障碍……”

“还要补充一点，太太，”杰拉尔说，“我认为小资产者和农民埋藏资本将推迟铁路在法国的敷设。”

“那么您想怎么样？”她说。

“噢！皇帝当政时，令人钦佩的行政法院官员们为制定法律冥思苦想，这个立法团由全国的能人和产业主选举产生，它的唯一作用是反对不当之法或心血来潮的战争。今天，照目前的组成情况，你们会看到，众议院必将大权在握，造成合法的无政府状态。”

“天啊！”神甫在一阵神圣的爱国主义冲动中嚷道，“象你

们这样有头脑的人，”他指着克卢齐埃、鲁博和杰拉尔说，“怎么会看到病症，开出药方，却不先给自己对症下药呢？你们全是受到攻击的阶级的代表，你们承认一个国家的大众必须消极服从，正如战争中的士兵；你们希望政权统一，渴望政权永远不被否定。英国通过弘扬骄傲和人类利益这种信仰获得的东西，在这里只有通过天主教激发的感情才能得到，而你们不是天主教徒！我这个教士，现在我离开自己的角色，同爱推理的人理论一番。如果大众看到上层人士不信教，无纪律，他们怎么会笃信宗教，驯服听话呢？被某种信仰联合起来的民众总能战胜没有信仰的民众。孕育爱国主义的普遍利益法则立即被得到它批准、孕育利己主义的个别利益法则所摧毁。只有顺应自然才能牢固持久，而政治上顺应自然的东西便是家庭。家庭应当是一切制度的出发点。后果的普遍性验证原因的普遍性；你们从各个方面指出的情况起因于社会原则本身，这个原则是无力的，因为它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自由意志是个人主义之父。让幸福取决于所有人的安全、智力与才干，不比让它取决于制度的安全、智力和一个人的才干更明智。在一个人身上比在全民族身上更容易找到智慧。人民有心无眼，他们有感觉，却看不见。政府应当睁开眼睛，决不感情用事。因此在大众本能的反应和政权的行动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而大众的力量与团结应该由这个行动来决定。用你们的话讲，遇上一位伟大的王侯纯属偶然；但信赖一个哪怕由正人君子组成的议会简直是发疯。眼下法国就发了疯。唉！你们和我一样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所有和你们一样诚实的人

给自己周围树立榜样，如果所有智者的手扶起伟大的灵魂共和国的祭坛，把人类引上正路的唯一教会的祭坛，那么在法国将重现我们的父辈创造的奇迹。”

“有什么办法呢，神甫先生，”杰拉尔说，“如果同您讲话必须坦白，那么我视信仰为自欺欺人的谎言，视希望为对未来捏造的谎言，把您的慈善看作为了吃果酱才变乖的小孩子的把戏。”

“可是希望给我们催眠时，先生，”格拉斯兰太太说，“我们睡得很安稳。”

听到这句话，鲁博欲言又止，格罗斯泰特和神甫递了一个眼色，对此话表示支持。

“难道这是我们的错，”克卢齐埃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来得及按照他的道德建立一个政府，象摩西和孔子这两位人类最伟大的立法者所做的那样？犹太人和中国人的确存在，尽管前者散居全球，后者作为民族与世隔绝。”

“啊！你们给我的活儿真不少，”神甫天真地叫道，“但我会获胜的，我要叫你们全皈依教门！……你们与信仰的距离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远。真理潜伏在谎言后面，你们朝前走一步，再回过头来！”

神甫喊声一落，谈话改换了题目。

次日，格罗斯泰特先生动身前向韦萝妮克许诺，她的计划一有实现的可能，他便与她携手合作；格拉斯兰太太和杰拉尔骑马相送，直到蒙泰涅克公路和波尔多-里昂公路的交叉处才与他分手。工程师急于察看地形，韦萝妮克巴不得早些

领他去看，两人在头天便筹划好这次出游。与善良的老人道别后，他们策马在广袤的平原上驰骋，沿山麓从通往城堡的斜坡直抵裸岩峰。工程师认出法拉贝什提到的那段岩层，仿佛是山岗的最后一层地基。倘若把水引开，不再堵塞大自然亲自开凿的坚不可摧的沟渠，然后把填满沟渠的泥土清除干净，这条比平原高出大约十法尺的长长的天沟将为灌溉带来便利。估算加布河的水量，查明河谷谷壁是否不会让水流失，这是头一项，也是仅有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

韦萝妮克给法拉贝什一匹马，要他陪伴工程师，并向她汇报观察到的一切细节。经过几天的考察，杰拉尔发现两道平行山脉的基础虽然构成不同，但相当牢固，存得住水。次年一月份，阴雨连绵，他估算出流经加布河的水量。这些水加上可引入激流的三条泉水，足以灌溉比蒙泰涅克平原大两倍的土地。加布河水坝，把水从三个小河谷引入平原必不可少的工程和建筑，大概花不到六万法郎，因为工程师在市镇公地上发现了一个石灰石矿，可以提供廉价石灰，森林就在近旁，石头、木料不费分文，也无需运输。在加布河干枯无水、唯一适宜施工的时节到来之前，可以进行必要的采购和准备工作，保证这一重大工程的迅速进展。但据杰拉尔估计，平原的整治至少要花费二十万法郎，播种与植树还不包括在内。平原将划分成一个个方块，每块二百五十阿尔邦，土地无需开垦，但得清除掉最大的石块。挖土工将要挖许多条沟，铺上石子防水流失，并按人们的意志改变水的流向。这项工程需要踏实的工人积极而尽责的臂膀。平原连成一片，地面无遮无挡；水

流落差十法尺，可以随意分配；获得最佳农业成果的条件样样俱备，为伦巴第带来骄傲和财富的片片翠绿草地将展现在人们眼前。杰拉尔从他原先任职的地方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监工，名叫弗雷斯坎。

格拉斯兰太太于是致书格罗斯泰特，向他商借二十五万法郎，以她认购的公债作保，按杰拉尔的计算，这笔公债抵押六年，足以偿还本息。借款事宜于三月份办妥。杰拉尔在监工弗雷斯坎的帮助下制订好全部计划，平地、探查、观测和预算也告完成。筹划浩大工程的消息在远近一带传开，穷苦百姓精神振奋。不知疲倦的法拉贝什，科洛拉，克卢齐埃，蒙泰涅克镇长，鲁博，所有关心本地或格拉斯兰太太的人，为工程挑选工人，报告有资格受雇的贫民的姓名。杰拉尔为自己和格罗斯泰特购置了蒙泰涅克公路另一侧的一千阿尔邦土地。监工弗雷斯坎也买了五百阿尔邦，并且接来了妻儿。

一八三三年四月初，格罗斯泰特来蒙泰涅克看杰拉尔购置的地，但决定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把格拉斯兰太太日夜盼望的卡特琳娜·居里厄送来，她已从巴黎乘驿车抵达利摩日。格拉斯兰太太正准备动身去教堂。博内先生要做一台弥撒，祈求上苍为即将破土的工程祝福。去望弥撒的有全体工人，妇女和儿童。

“这是您的被保护人，”老人说，把一位体衰气虚、约莫三十岁的女人介绍给韦萝妮克。

“您是卡特琳娜·居里厄？”格拉斯兰太太问她。

“是的，太太。”

韦萝妮克把卡特琳娜打量了片刻。这个姑娘身材挺高，体态匀称，皮肤白皙，面部线条极其柔和，与美丽的浅灰色眼睛十分相配。脸庞轮廓和额头的造型呈现出高贵的气派，既威严，又纯朴，这在年方二八的农村少女中时有所见，她们娇美如花，但由于田间的劳作，操持不完的家务，风吹日晒，缺乏保养，这些鲜花凋谢的速度快得骇人。她的态度透着农村姑娘特有的落落大方，在巴黎无意间养成的习惯又给她的举止增添了妩媚。倘若留在科雷兹省，卡特琳娜当然早已皱纹满面，形容憔悴，往日娇艳的面色变黑；但巴黎使她脸色苍白，为她保持了美貌；疾病、劳累和忧伤，给了她郁郁寡欢的神秘禀赋和生活近似畜类的穷苦乡下人所缺少的隐秘思绪。她的打扮更与农妇不同，充满巴黎的情趣，那是一切女子，哪怕最不爱俏的女子都会迅速养成的。她不知自己命运如何，又无法对格拉斯兰太太作出判断，因此显得挺羞怯。

"您一直爱着法拉贝什吗？"韦萝妮克乘格罗斯泰特离开片刻问她道。

"是的，太太，"她红着脸回答。

"您在他服刑期间给他寄去一千法郎，为什么他出狱时不来找他呢？您是不是厌恶他了？象对母亲一样对我说吧。当时您是否担心他完全变坏，不再要你了？"

"不，太太；那时我不会读也不会写，正侍候一位好挑剔的老妇人，她病倒了，夜间要人看护，我只得守着她。虽然我估计雅克刑满释放的时刻快到了，但是这位太太死后我才

得以离开巴黎，我尽心尽力照顾她和她的利益，但她什么也没给我留下。熬夜和操劳使我得了病，我想治好病再回来。我用光了积蓄，只得决定进圣路易医院，现在我已痊愈出院。”

“好，我的孩子，”格拉斯兰太太说，这个如此简单的解释令她感动，“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撇下父母，留下孩子，不捎一点消息，也不托人写封信……”

卡特琳娜哭了。

“太太，”她说，韦萝妮克握了握她的手，叫她放了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但当初我没有力量留在家乡。我不怀疑自己，但我怀疑别人，我怕闲言碎语，恶意中伤。只要雅克在这儿有危险，我对他是有用的，但他走了，我感到失去了力量：一个姑娘带着孩子，还没有丈夫！最坏的女人也比我强啊！如果我听见别人对邦雅曼或他父亲说长道短，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我会自杀，会变成疯子。父母发火时有可能责备我，我性子急，忍受不了争吵和辱骂，可我是个温和的人！我受到狠狠的惩罚，因为我见不到孩子，但是没有一天我不想他！我希望被人遗忘，而我的确被人忘了。谁也不再想我。大家以为我死了，但是有多少次我想抛开一切来这儿过一天，看看我的小孩。”

“您的小孩，喏，我的孩子，那不是他吗！”

卡特琳娜瞥见了邦雅曼，象发高烧似的直打冷战。

“邦雅曼，”格拉斯兰太太说，“来拥抱你母亲。”

“我母亲？”邦雅曼惊叫道。他扑过去搂住卡特琳娜的脖

颈，她狂热地用力抱住他。但孩子挣脱出来，嚷着跑开了：“我去找他来。”

卡特琳娜支持不住，格拉斯兰太太扶她坐下，这时她看见了博内先生，忏悔师向她投来窥破心迹的锐利目光，她的脸不禁红了。

“我希望，神甫先生，”她颤抖着对他说，“您尽快为卡特琳娜和法拉贝什主持婚礼。我的孩子，您不认识博内先生了吗？他将告诉您，法拉贝什回来后品行端正，受到全体乡亲的尊敬。如果说世上有一处地方，你们在那儿可以幸福地生活并得到尊重，那就是蒙泰涅克。靠上帝的帮助，你们会在这儿发家致富，你们将做我的佃户。法拉贝什已经恢复了公民权。”

“这一切全是真的，我的孩子，”神甫说。

这时，法拉贝什被儿子拖来了；面对卡特琳娜和格拉斯兰太太，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猜到其中一位为此善举做了多少积极的努力，另一位因为没有来忍受了多少痛苦。韦萝妮克带走了神甫，神甫呢，也想带她离开。两人一走到旁人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地方，博内先生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忏悔者，她脸红了，象犯了罪似的垂下眼睛。

“您在贬低善的价值，”他严厉地对她说。

“怎么？”她抬起头答道。

“行善，”博内先生接着说，“是一种激情，它高于爱情，太太，正如人类之高于人。而这一切不能单凭德行的力量、德行的纯朴来实现。您从人类的崇高顶峰跌进对一个人的崇拜之中！您对法拉贝什和卡特琳娜所发的善心包含着一些回忆和

私心杂念，因而在上帝眼中变得一无可取。魔鬼在您心上扎了一枪，您自己把它拔出来吧。别这样让您的行为失去价值。对自己做的好事超然不知，是人类行为的最大恩泽，您究竟做得到做不到？”

格拉斯兰太太转过身去擦眼睛，眼泪告诉神甫，他的手指正在她心中搜寻未曾愈合的伤口，而他的话触到了某个流血的痛点。法拉贝什、卡特琳娜和邦雅曼走来感谢他们的恩人；但她示意要他们走开，让她单独和博内先生在一起。

“您看我伤了他们的心，”她指着这几个悲伤的人对他说，心肠软的神甫于是示意叫他们回来。“祝你们生活美满，”她对他们说：“这儿是巴黎警察局长的命令，它使你恢复了全部公民权，并给你免除了辱没人格的种种手续，”她补充说，把拿在手里的一张纸递给法拉贝什。

法拉贝什毕恭毕敬地吻了韦萝妮克的手，用既温柔顺从，又平静忠诚，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眼神望着她，犹如忠实的狗望着它的主人。

“虽说雅克受了苦，太太，”卡特琳娜说，美丽的眼睛露出笑意，“但我希望能够给他的幸福和他受的苦难一般多；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他的心地并不坏。”

格拉斯兰太太背过脸去，这个家庭其乐融融的样子似乎令她心碎，博内先生离开她去了教堂，她挽着格罗斯泰特的胳膊拖着脚步也朝教堂走去。

午餐后，大家去出席开工仪式，蒙泰涅克的全体长者也来观看。格罗斯泰特先生和博内先生一左一右立于韦萝妮克身

边，他们从城堡林荫道的斜坡上看清了首先开挖、用来存放石头的四条路的布局。五名挖土工把好土抛到田埂上，清理出一块十八法尺宽——每条路的宽度——的场地。每一边有四个男人忙着挖沟，也把好土扔到田里，培成陡坡状。他们身后，两个男人在逐渐向前延伸的陡坡上刨坑植树。每块场地上，三十名强壮的穷汉，二十名妇女，四十名姑娘或儿童，总共九十人，正在捡石头，几个工人沿着陡坡测量每个小组捡拾的数量。各项工作齐头并进，进展迅速，经过挑选的工人们干劲十足。格罗斯泰特答应给格拉斯兰太太送树苗来，再为她向朋友们讨一些。如此大面积植树，城堡的苗圃当然不敷需要。这一天城堡将举行盛大晚宴，黄昏时，法拉贝什求见格拉斯兰太太。

“太太，”与卡特琳娜一起前来的法拉贝什对她说，“您好心答应让我当城堡的佃农，您这样照顾我，用意是给我一个致富的机会；但卡特琳娜对我们的未来有些考虑，我特来向您禀报。如果我发了财，会招人忌妒，很快有人说闲话，给我惹来麻烦，我会怕他们，卡特琳娜也永远不得安宁；总之，我们不宜与人为邻。我来只是求您租给我们位于加布河口靠市镇公地的土地，和裸岩峰后山的一小片树林。七月前后，您在那儿将有许多工人，因此在山丘上选有利位置造一座庄园费不了多少事。我们在那儿会很幸福。我要把盖潘叫来。可怜的刑满释放犯将不知疲倦地干活，说不定我会给他成亲。我儿子不是二流子，谁也不会来死盯住我们看，我们将在这一小方土地上定居，实现我为您创办一座了不起的农庄的雄心壮志。

另外，我建议让卡特琳娜的一位表兄给您的大农庄当佃农，他有家产，比我更有能力开动农庄这部大机器。如果上帝保佑您的事业成功，再过五年，您正在开垦的平原上将有五、六千头有角牲畜或马匹，当然需要一位精明、内行的人。”

格拉斯兰太太承认法拉贝什的请求入情入理，便一口应允。

自平原工程动工以来，格拉斯兰太太过起有规律的乡村生活。早上，她去望弥撒，照料她宠爱的儿子，来看望她的工人们。晚餐后，她在位于钟楼二层的小客厅里接待蒙泰涅克的朋友。她教会鲁博、克卢齐埃和神甫打惠斯特牌，杰拉尔原先就会玩。打完牌，九点前后，大家各自回家。在温馨的生活中，唯一的大事是浩大工程每一部分的顺利完工。六月，加布激流干枯无水，杰拉尔先生在护林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法拉贝什已请人造好了他的加布庄园。五十名泥瓦匠从巴黎返回后，在离地面十二法尺深的混凝土地基上修了一道二十法尺厚的墙，把两座山连接起来。墙大约高六十法尺，越往上越矮，到顶部只剩下十法尺。靠峡谷那边，杰拉尔倚墙筑了一道底部宽十二法尺的混凝土斜坡。在公地那边，一道同样的、覆盖着几法尺厚腐植土的斜坡支撑着这个河水冲不垮的巨大建筑物。工程师在适宜的高度开了一条溢洪道，以防出现雨水过多的情况。每座山上，砖石工程一直推进到凝灰岩和花岗岩层，以免水从侧面找到任何出口。这座坝于八月中旬竣工。与此同时，杰拉尔在三个主要小河谷里开了三条渠，没有一条超出他所做的预算，因而城堡的农庄得以完工。由弗雷斯坎

领导的平原灌溉工程与平原那边群山脚下大自然开凿的渠道相通，从渠道又分出条条小灌溉渠。铺了大量碎石的沟渠装配上闸门，以便把平原的水位保持在适当高度。

每个礼拜天望完弥撒后，韦萝妮克、工程师、神甫、医生和镇长从园林下山观看水的流势。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四年的冬季雨水极多。引向激流的三条泉水和雨水把加布河谷变成三口池塘，颇有预见地被置于不同高度，以便为大旱之年蓄水。河谷开阔处，杰拉尔把几座小丘隔成小岛，岛上遍植各类树木。这项大工程完全改变了当地的景观；但要看到它真正的面貌，还需等上五、六年。"原来这里光秃秃的，"法拉贝什常说，"太太刚刚给它披上新装。"

自发生这些巨变以来，远近一带都把韦萝妮克称作太太。一八三四年六月，雨停了，人们在播撒了草种的牧场上试行灌溉，受到滋润的嫩绿草地与意大利玛尔西提①和瑞士牧场一样质量上乘。仿效伦巴第农庄的浇灌系统同样滋润了平坦如毡的土地。雪中的硝石溶于水中，对草的质量可能大有裨益。工程师希望出产的牧草与瑞士的类似，众所周知，这一物产是瑞士取之不尽的财源。路边种植的树木吸饱了留在沟里的水，长势迅速。一八三八年，格拉斯兰太太在蒙泰涅克创业后五年，世世代代视为贫瘠不堪的荒芜平原一片碧绿，出产丰盛，全部种上了作物。杰拉尔在平原上建起五座农庄，——城堡的大农庄不包括在内——每座占地一千阿尔邦。杰拉尔、格罗

① 指意大利米兰地区人工浇灌的牧场，一八三七年二月巴尔扎克赴威尼斯时曾前去参观。

斯泰特和弗雷斯坎的农庄接受格拉斯兰太太地产内过剩的水，是按同一方案建造，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管理的。杰拉尔在自己的田产上造了一幢漂亮的小楼。工程全部完工后，蒙泰涅克镇长欣然提出辞呈，镇民们接受他的建议，推举杰拉尔为新镇长。

一八四〇年，蒙泰涅克首批牛群运往巴黎市场，为此举办了野外联欢会。平原上的农庄饲养大牲畜和马匹，因为清理地面时普遍发现了七寸厚的腐植土，年年的落叶，在牧场吃草的牲畜的粪便，尤其是加布池塘含有的雪水，不断给它增加肥力。这一年，格拉斯兰太太认为应该给她十一岁的儿子请一位家庭教师；她不愿意离开他，又希望他成为有文化的人。博内先生给神学院去了信。格拉斯兰太太也向新近上任的杜泰依大主教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和难处。挑选一个至少要在城堡生活九年的人是件严肃的大事。杰拉尔已经毛遂自荐给他朋友弗朗西斯演示数学；但他不可能代替一名家庭教师，格拉斯兰太太感到身体日益虚弱，因此要做出的抉择更令她惊恐不安。她心爱的蒙泰涅克越繁荣兴旺，她越加紧生活中秘密的苦修。一直与她通信的杜泰依大人给她找到了她所要的人。大主教从他的教区派来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教师，名叫吕番，他生就一副搞个别教育的头脑；知识广博；心灵极其敏感，但不排斥指导儿童必不可少的严厉。在他身上，虔诚对科学丝毫无碍；而且，他很有耐心，长得一表人材。“这是我送给你的好礼物，亲爱的女儿，”高级教士写道：“这个年轻人有资格教育一位王子；我指望你对他格外优遇，因为他将是你儿子的神师。”

格拉斯兰太太忠实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吕番先生，他的到来丝毫没有搅乱簇拥在这个偶像周围的人各自与她的亲密关系，他们个个怀着近乎忌妒的心理占去她的每寸光阴。

一八四三年，蒙泰涅克欣欣向荣，超出了人们的一切期望。加布农庄与平原的农庄竞相媲美，城堡农庄作出全面改善的榜样。其他五座农庄当年的总收益为六万法郎，每一座的累进地租到第十二个年头将达三万法郎。佃户们开始采摘他们本人和格拉斯兰太太用牺牲换来的果实，已有能力改良平原上的牧场，引种不怕干旱的优质牧草。加布农庄兴高采烈地偿付了第一笔四千法郎地租。这一年，蒙泰涅克有个人在县城与利摩日之间赶起了驿车，每天一个来回。克卢齐埃先生的侄子卖掉他的录事职位，获准开办一间公证人事务所。当局任命弗雷斯坎当乡税务员。新任公证人在上蒙泰涅克给自己盖了一所漂亮房子，在房前屋后遍植桑树，并当上了杰拉尔的助理。巨大的成功给工程师壮了胆，他酝酿了一个计划，要使格拉斯兰太太变为巨富，这年她赎回了为清偿借款抵押出去的公债。他想给小河开条渠，让加布河过量的水注入小河。这条渠将与维埃纳河接通，为开发占地二万阿尔邦的蒙泰涅克大森林创造条件，森林得到科洛拉的精心养护，但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尚未有任何收益。做二十年的规划，每年可采伐一千阿尔邦，把珍贵的建筑木材运往利摩日。这正是格拉斯兰的打算。当年他对神甫有关平原的种种计划充耳不闻，却一心一意想给小河开渠引水。

第五章　韦萝妮克踏入坟墓

翌年年初，格拉斯兰太太虽然举止从容，朋友们仍然在她身上发现了死期临近的种种先兆。对鲁博的一切责备，对洞若观火的人最巧妙的问题，韦萝妮克的回答只有一个：她身体好极了。到了春天，她去视察森林、农庄、美丽的牧场，表现出孩童般的快乐，这在她正是不祥之兆。

由于不得不从加布河水坝至蒙泰涅克园林沿科雷兹山岗的山麓筑一道混凝土小墙，杰拉尔打算把蒙泰涅克森林圈进墙内，与园林连成一片。格拉斯兰太太每年拨款三万法郎兴建这项工程，它至少需要七年，建成之后，这座美丽的森林将免交当局对私人无围墙树林的管理费。加布河谷的三口池塘到那时将纳入园林之内。人们骄傲地把这些池塘称为湖，每个湖里都有一座岛。这一年，杰拉尔征得格罗斯泰特同意，为格拉斯兰太太准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生日礼物。他在最大的岛，即第二座岛上建造了一幢外表颇为土气，内部却十分雅致的小静庐。前银行家参与了这项阴谋，合作者还有法拉贝什、弗雷斯坎、克卢齐埃的侄子和蒙泰涅克的大部分财主。格罗斯泰特给静庐送去一套漂亮的家具。模仿沃韦①式样的钟楼在景色中显得十分可爱。法拉贝什和盖潘在蒙泰涅克木匠的帮助下，在冬天悄悄造好了六条小船——每口池塘两条——，

---

① 瑞士莱芒湖畔的城市。

并给船涂上油漆，安装好帆缆索具。

五月十五日这天，格拉斯兰太太请朋友们用过午餐，然后他们领她穿过五年来被杰拉尔象建筑师和博物学家一样精心修整、变得美丽如画的园林，朝加布河谷的漂亮牧场走去，那儿第一口湖的湖边漂着两只小船。这个牧场有几条清亮的溪水浇灌，位于成阶梯状排列的秀丽小山谷的底部，加布河谷的谷口。树林经过巧妙的开发，或连成一片，苍葱翠郁，或疏密有致，悦人眼目，它环抱着牧场，带来一股愉悦心灵的孤寂气氛。杰拉尔一丝不苟地在一个山丘上重新建起位于布里格①公路上、受到一切游人赞美的锡永②山谷的木屋，作为城堡的牛圈和乳品厂。从回廊看得到工程师创造的景致，它在湖光水色中堪与瑞士最秀丽的风景胜地媲美。这一天风和日丽。蓝天上，万里无云；地面上，美丽的五月呈现出千娇百媚的姿态。湖畔栽种的树木已有十年树龄：垂柳、山毛榉、桤木、栲木、荷兰白皮树、意大利杨、弗吉尼亚杨、白色和粉红色的荆棘、刺槐、枫树，株株都是上好砧木，按地形与树貌排列，枝叶间水汽氤氲，宛若轻烟。无波的水面，清可鉴人，如天空一般宁静，森林高大的丛丛绿树倒映于水中，清朗的空气里清晰地显出树梢的剪影，与下方裹在漂亮薄纱中的小树林相映成趣。湖泊被坚固的围堤隔开，有如三面银光闪闪的明镜，悦耳动听的流水从一个湖飞泻到另一个湖。循围堤可从此岸抵达彼岸，而无需绕过峡谷。从木屋的通道口看得见白垩质的贫瘠公地

---

①② 布里格和锡永均为瑞士城市。

的荒原，从最高一层阳台望去，宛若一片汪洋大海，与湖泊和两岸青翠欲滴的自然景物恰成对照。韦萝妮克看到朋友们快乐地向她伸出手，扶她登上最大的一条小船，她热泪盈眶，无言地任人把小船划到第一道围堤。正当她上堤准备乘第二条船时，她看见了卢舍和与全家坐在一条长凳上的格罗斯泰特。

“难道他们希望我惋惜人生吗？”她对神甫说。

“我们希望您不要死，”克卢齐埃回答。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她反驳道。

博内先生朝他的忏悔者投去严厉的一眼，使她不禁自省。

“请让我关心您的健康吧，”鲁博用柔和的声音对她祈求道，“我有把握为本乡保住它的荣耀的化身，为我们的全体朋友保住他们共同生活的纽带。”

韦萝妮克垂下头，杰拉尔缓缓朝湖心岛划去，这是三个湖当中最宽阔的一个，溢满的第一个湖哗哗的流水声从远处传来，给美妙的景色添了一副歌喉。

“你们要我与令人心醉的大自然告别是很有道理的，”她看见株株树木枝繁叶茂、湖岸掩映其中的美景时说道。

朋友们闷声不响，以示他们不敢苟同，博内先生又朝韦萝妮克望了一眼，她轻盈地跳上岸，装出快活的神气，不再闷闷不乐。她重新尽起城堡女主人之谊，亲切地接待宾客，格罗斯泰特一家在她身上又认出了当年那位美貌的格拉斯兰太太。“她肯定还能活下去！”她母亲俯在他耳边说。在这个美好的节庆之日，在这片仅靠大自然提供的资源创造的佳色美景之中，似乎什么也伤害不了韦萝妮克，然而她却受了致命的一击。众

人应于九点前后经过牧场往回返，牧场的条条道路与英国或意大利的公路一样美，令工程师十分骄傲。清理平原时堆在道边的大量石块为精心养路提供了条件，五年来道路几乎铺满了碎石。车辆停在平原那边最后一个小山谷的谷口，裸岩峰山麓近旁。套车的牲口全是在蒙泰涅克饲养的第一批可以出售的马。种马场场长为城堡马厩训练了十来匹，试马也是庆祝生日的一个节目。格罗斯泰特送给格拉斯兰太太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驾车的四匹最俊美的马套着简单的鞍辔，用前蹄踢着镫子。晚餐后，这群快活的人到一座小木亭里喝咖啡，亭子按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一种亭子仿造而成，位于岛的尖端，从那里可以俯瞰最后一口池塘。护林人科洛拉不能胜任蒙泰涅克护林队长的重任，由法拉贝什接替，他的房子和法拉贝什经过修缮的旧居成为园林中的一景。尽头的加布河大坝使人们的视线驻留在一大片葳蕤葱郁、欣欣向荣的草木之间。

从那儿，格拉斯兰太太似乎看见他儿子弗朗西斯在法拉贝什培育的苗圃附近；她用眼光搜寻他，却没有找到。吕番先生指给她看，她儿子正沿着湖畔与格罗斯泰特的几个曾孙玩耍。韦萝妮克担心发生意外。她不听任何人劝阻，走下亭子，跳上一只小艇，让人划到围堤靠了岸，跑去找儿子。出了这件小事，大家决定动身。德高望重的高祖父格罗斯泰特第一个提议到顺着起伏的山势环绕另外两口湖的清幽小径上散步。格拉斯兰太太远远瞥见一个戴孝的女子把弗朗西斯抱在怀里。从她帽子的形状和衣服的式样看，大概是位异域女子。韦萝妮克胆战心惊，呼唤儿子回来。

"这女人是谁？"她问孩子们，"为什么弗朗西斯离开你们了？"

"这位太太叫了他的名字，"一个小姑娘说。

这时，走在大伙前面的索维亚妈妈和杰拉尔来到跟前。

"这女人是谁，亲爱的孩子？"格拉斯兰太太问弗朗西斯。

"我不认识她，"孩子说，"但是只有你和姥姥才这样拥抱我。她哭了，"他贴在母亲耳边说。

"要不要去追她？"杰拉尔说。

"不，"格拉斯兰太太一反常态，粗暴地回答他道。

杰拉尔领着孩子们赶到众人前面去，让索维亚妈妈、格拉斯兰太太和弗朗西斯单独待在一起，这一体贴的举动很受韦萝妮克赏识。

"她对你说了什么？"索维亚妈妈问外孙。

"我不知道，她讲的不是法语。"

"你什么也没听见？"韦萝妮克说。

"啊！她说了好几遍 dear brother，所以我记住了。"

韦萝妮克挽起母亲的胳臂，握着儿子的手；但走了几步便没了力气。

"她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大家问索维亚妈妈。

"噢！我女儿生命有危险，"奥弗涅老妪用深沉的喉音说。

格拉斯兰太太被抬上车；她叫阿莉娜带着弗朗西斯上车，并指名要杰拉尔陪伴她。

"我想您去过英国吧？"她清醒过来后问他道，"您懂英语。dear brother是什么意思？"

“这谁不知道？”杰拉尔喊道。“它的意思是：亲爱的兄弟！”

韦萝妮克向阿莉娜和索维亚妈妈递了一个眼色，使她俩浑身颤栗；但她们克制住了激动的情绪。全体观看车队出发的人欢快的叫声，牧场夕照的壮丽图景，马匹雄健的步伐，后面车上友人的笑声，骑马跟车的人们坐骑的奔驰，这一切都未使格拉斯兰太太脱离麻木的状态；母亲催车夫快马加鞭，他们的马车第一个抵达城堡。待大伙儿聚到一起时，他们得知韦萝妮克紧闭房门，谁也不想见。

“我担心，”杰拉尔对朋友们说，“格拉斯兰太太受了致命的打击……”

“在哪儿？怎么受的？”众人纷纷问他。

“在心里，”杰拉尔答道。

两天后，鲁博动身去了巴黎；他发现格拉斯兰太太病势危险，为了救她的命，他去求巴黎最优秀的医生给他指点和援助。韦萝妮克为摆脱恳求她治病的母亲和阿莉娜的纠缠才见了鲁博一面：她感到受了致命的打击。她拒绝见博内先生，叫人告诉他为时尚早。从利摩日来给她做生日的全体朋友都想留在她身边，她请他们原谅不能尽地主之谊；她渴望在最深沉的孤寂中只身独处。鲁博突然动身后，蒙泰涅克城堡的客人们也返回利摩日，他们绝望多于沮丧，因为格罗斯泰特带来的人个个崇拜韦萝妮克。对酿成这场不可思议的大祸的事件，大家纷纷做了各种猜测。

格罗斯泰特人口众多的家庭动身两天后，阿莉娜把卡特琳娜引进格拉斯兰太太的套房。法拉贝什的老婆看到女主人

的面孔几乎变得不成样子，这一骤然的变化惊得她一步动弹不得。

“上帝啊！太太，”她叫道，“这可怜的姑娘作了什么孽啊！如果我们早有所料，法拉贝什和我决不会接待她，她刚听说太太病了，派我来告诉索维亚太太想与她谈谈。”

“在这儿！”韦萝妮克叫道，“她到底在哪儿？”

“我丈夫带她去了木屋。”

“很好，”格拉斯兰太太答道，“你走吧，叫法拉贝什也离开。通知这位太太我母亲将去看她，请她等一等。”

夜幕降临，韦萝妮克让母亲扶着，缓缓穿过园林，一直走到木屋。月色皎洁，空气和暖，两个女子显然十分激动，似乎从大自然中得到鼓舞。索维亚妈妈不时停下来让女儿休息，韦萝妮克痛苦得心如刀绞，将近午夜才走到从树林通到斜坡草地的小径，草地上木屋的屋顶银光闪闪。月亮的清辉给平静的水面涂上一层珠玑的色彩。深夜细微的响动在寂静中显得如此洪亮，组成美妙悦耳的和声。韦萝妮克在木屋的长凳上坐下，置身于繁星璀璨的美丽夜色中。两个噪音的窃窃私语，两个离得尚远的人踩在细沙上的脚步声从水面传来，水在寂静中传播声音和在波平浪静时映现物体一样逼真。韦萝妮克从柔声细语中辨识出神甫的噪音，教士长袍的窸窸窣窣和想必是一条女人绸裙的摩擦声。

“咱们进去吧，”她对母亲说。

索维亚妈妈和韦萝妮克在准备作牛圈用的矮屋的一个食槽上坐了下来。

"孩子，"神甫正说着，"我不责备您，您是可以原谅的，但您可能闯下了无法补救的大祸，因为她是本地的灵魂。"

"噢！先生，我今晚就走，"异域女子答道，"但我可以告诉您，再次离开故乡无异于死。如果我在既无希望、又无信仰和仁爱的可怕的纽约和美国多待上一天，我早就无疾而亡了。我在那儿呼吸的空气使我胸部作痛，吃的食物失去了营养，我看上去生气勃勃，身体康健，实际上生命垂危。我一踏上轮船便不再感到痛苦：我以为到了法国。噢！先生，我眼看着母亲和一个嫂嫂悲伤而死，最后，我爷爷塔士隆和奶奶也死了，他们死了，亲爱的博内先生，尽管塔士隆屯百业兴旺，前所未有。是的，我父亲在俄亥俄州建立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几乎变成一座城市，属下的土地三分之一由我家耕种，我家始终受到上帝的庇佑：作物生长良好，产品量大质优，我们有了钱。我们盖了一座天主教堂，这个城市信仰天主教，我们不能容忍那儿有别的宗教信仰，而且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榜样让周围的成千个教派改宗。在这个重钱重利、心灵冷酷的凄凉国家，真正的宗教只获得少数人支持。然而，我宁肯回去死掉，也不愿意给我们亲爱的弗朗西斯的母亲带来哪怕最小的伤害，最轻的痛苦。不过，博内先生，请在今夜领我去神甫住宅，让我在他的墓前祈祷，我是被它吸引到这儿来的；我离他的安息地越近，越感到自己判若两人。不，我没想到在这儿会如此幸福！……"

"好吧，"神甫说，"咱们去吧。倘若有一天您回乡不会带来麻烦，我将写信给您，德妮丝；但这次重访故乡也许能使您留在那边，不再痛苦……"

“离开现今如此美丽的故乡！您看看格拉斯兰太太使加布河发生的变化！”她指着月色溶溶的湖面说。“所有这些产业终究是属于我们亲爱的弗朗西斯的！”

“您别走，德妮丝，”格拉斯兰太太出现在牛圈门口说。

冉-弗朗索瓦·塔士隆的妹妹一见和她说话的幽灵，禁不住合拢起双手。此刻，在月光下，苍白的韦萝妮克象影子似的显现于牛圈门口的黑暗中，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如同两颗星星。

“不，我的孩子，别离开您千里迢迢重新回到的故乡，您在这儿会幸福的，除非上帝拒绝协助我建立功业，恐怕就是他派您来的吧！”

她执起惊讶的德妮丝的手，领她沿一条小径朝湖对岸走去，留下母亲和神甫，两人在长凳上坐下。

“她想干什么，就随她去吧，”索维亚妈妈说。

过了片刻，韦萝妮克一个人回来了，母亲和神甫把她送回城堡。她大概想好了一个不愿透露的计划，因为地方上谁也没见到德妮丝，也没听到谈论她。格拉斯兰太太上了床，从此卧床不起；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有好几次试图去园林散步却起不来，她好象很恼火。不过，这一幕发生后过了几天，时值六月初，她在一天早上极为勉强地起了床，坚持象过节一样穿戴打扮好；她请杰拉尔搀住她的胳膊——朋友们日日都来探问她的病情；听阿莉娜说女主人想散步，大家都赶到城堡来了。格拉斯兰太太聚集起来的全部气力在这次散步中消耗殆尽。她以最大的毅力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但引起的反应不堪设想。

“咱们单独去木屋吧，”她有点卖弄风情地望着杰拉尔，用温柔的声音对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偷闲，因为昨夜我梦见医生们来了。”

“您想看看您的树林？”杰拉尔说。

“最后一次，”她又说：“但是，”她的声音充满暗示，“我要在那儿向您提出离奇的建议。”

她步行到第二个湖，强迫杰拉尔与她一起登舟。工程师十分惊奇她走这样一段路程，待他荡起双桨，她指了指庐舍作为此行的目的地。

“我的朋友，”她久久地凝望着天空，水面，丘陵，湖畔，然后对他说，“我要向您提出最奇特的请求；但我相信您是听我话的。”

“事事都听，因为我肯定您事事都替人着想，”他叫道。

“我想给您成亲，”她答道，“您将了却一个确信使您得到幸福的垂危者的心愿。”

“我太丑了，”工程师说。

“女方很俊，年纪轻轻，她想在蒙泰涅克生活，如果您娶她，您将帮助我愉快地捱过临终的时刻。她的品质不成问题，我给您的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子；说到风度、年轻和美貌，那是一看便知的，我们这就去庐舍看她。回来后，您再认真地对我说是或否。”

听了这段推心置腹的话，工程师加快划桨，引得格拉斯兰太太莞尔一笑。避开众人目光住在静庐的德妮丝认出了格拉斯兰太太，赶忙把门打开。韦萝妮克和杰拉尔走了进来。可怜

的姑娘与工程师打了个照面，不禁羞红了脸，德妮丝的美貌令他惊喜不已。

“居里厄姑娘对您照顾得还周到吗？”韦萝妮克问她道。

“您看，太太，”她指着午餐说。

“这位是我和您谈过的杰拉尔先生，”韦萝妮克又道，“他将做我儿子的监护人，我死后，你们要一起待在城堡，直到他成年。”

“噢！太太，您别这么说。”

“可是您看看我，孩子，”她对德妮丝说，热泪立即涌入姑娘的眼眶。“她从纽约来，”她对杰拉尔说。

她用这个方式给一对人牵上线。杰拉尔向德妮丝提了几个问题，韦萝妮克留下他俩谈话，自己去观看加布河的最后一口湖。六时前后，杰拉尔和韦萝妮克乘船返回木屋。

“怎么样？”她望着朋友说。

“一言为定。”

“虽然您没有偏见，”她又说，“但是您应当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在何种严峻的情势下被迫离乡背井，又因思乡心切回到此地的。”

“犯了过失？”

“噢！不，”韦萝妮克说，“那样我会把她介绍给您吗？她是一个死在断头台上的工人的妹妹……”

“啊！塔士隆，”他接口说，“谋杀潘格雷老爹的凶手……”

“对，她是杀人犯的妹妹，”格拉斯兰太太带着极大的嘲弄重复道，“您可以收回刚才的诺言。”

她话未说完，杰拉尔便不得不把她抱到木屋的长凳上，过了片刻她才恢复知觉。她睁开眼睛，发现杰拉尔跪在她脚边，对她说："我娶德妮丝！"

格拉斯兰太太扶起杰拉尔，捧住他的头，在额角上吻了一下；见他奇怪这一感谢的表示，韦萝妮克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您不久便会知道这个谜底了。咱们想法子回到平台去找朋友们吧；天不早了，我很虚弱，不过我要远远地向这块心爱的平原诀别！"

尽管白天暑热难当，但卢瓦尔河盆地下过暴雨，空气渐渐转凉。这一年，欧洲和法国的部分地区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利穆赞却得以幸免。此时，碧空如洗，肉眼看得见天边任何微小的细节。劳动者从田野收工归来，热闹起来的镇上各种压低的声响组成的美妙齐奏难以用言语形容。要绘声绘色地表现这个场面，既需要一位大风景画家，又需要一位人像画家。在大自然和人的慵懒中不是的确存在着奇怪的、难以言传的默契吗？三伏天变温的暑气和稀薄的空气赋予生物发出的任何微小声响以全部的蕴涵。女人们坐在门口等常常把孩子们也带回家的丈夫，她们絮絮叨叨地聊着，仍然干着活。屋顶冒出一天最后一餐的炊烟，这是农民们最快活的一餐：吃完倒头便睡。此时的动作表露出结束一天工作的人们幸福而平静的思绪。阵阵歌声传来，其特征当然与晨歌不同。在这点上，村民们与鸟类相仿，鸟儿夜晚的啁啾与凌晨的鸣叫毫无相似之处。整个自然界唱起休憩的礼赞，正如它在旭日东升时咏唱欢乐的颂歌。生物最微小的活动似乎涂抹

上乡野夕照悦目调和的色彩，这些色彩使铺路的细沙显出平和的特征。倘若有人胆敢否认这个时辰———天中最美好的时辰——的影响，鲜花会改变他的看法，散发出最沁人心脾的芬芳将他陶醉，并让这花香与最温柔的虫鸣和情意绵绵的鸟语交织成一片。镇外平原上纵横交错的灌木丛蒙上了一层细密轻柔的水气。绿树成荫的省级公路从大牧场中间穿过，杨树、刺槐和臭椿等距离混合栽种，株株挺拔茁壮，已经投下绿荫。牧场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良种牲口群，或散放，或成群，有的在反刍，有的还在吃草。男人、女人和孩子正在结束农村最好看的活计——收割草料。夜晚的空气，在随着暴风雨骤然而至的凉爽中跃动，送来一阵割下的青草和打成捆的干草养分丰富的清香。在美丽的全景中，任何细微的变化都看得一清二楚：有些人担心暴风雨将至，忙不迭地把干草堆成垛，翻晒草料的女人举着满叉的干草往垛前跑，有些人在扎捆的人中间装车，远处有些人仍在刈草，一些女人在翻晒剖面线似的割倒在牧场上的长溜儿青草，还有些女人匆匆忙忙地码垛。传来玩耍者的笑声，夹杂着在干草堆上你推我挤的孩子们的尖叫。可以分辨出粉红、大红或蓝色的裙子，方围巾，裸露的大腿，一个个戴着阔边粗草帽的女人们的胳膊，和几乎全着白色长裤的男人们的衬衣。夕阳的余晖照出几长溜儿栽在沟沿上的杨树间的浮尘，这些排水沟把平原分成大小不等的草地，东一堆、西一群的马匹、大车、男人、女人、儿童和牲口沐浴在阳光下。放牛娃和牧羊女吹起土制号角召唤牲口，开始集中畜群。这个场面既喧闹，又

寂静，奇异的对照只会使从未领略过乡村壮丽景色的人吃惊。一列列载着青饲料的大车从镇子两边络绎不绝地驶过。这个场面有种说不出的令人麻木的韵味。韦萝妮克静默地走着，夹在杰拉尔和神甫中间，来到平台、神甫住宅和教堂下方层层房舍间的一条乡村马路的路口，——从那儿可以俯视蒙泰涅克的主要街道——杰拉尔和博内先生瞥见女人、男人、孩子，总之一群群的人都把眼睛转向他们，尤其目送着格拉斯兰太太。他们的态度表露了多少柔情，多少感激！韦萝妮克承载着何等的祝福！他们怀着何等至诚的关切凝望着地方上这三位恩人！在夜晚的一切歌声中人们又添上一曲感激的礼赞。格拉斯兰太太一边走，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长长的大片青葱翠绿的田野，她最心爱的作品。教士和镇长却不住地瞅着脚下的人群，这些人的表情不可能被误解，它流露出悲伤，忧郁，夹杂着希冀的惋惜。蒙泰涅克无人不知本乡的女恩人病入膏肓，鲁博先生已到巴黎去请医生。方圆十法里之内，在每个市集上，农民们都向蒙泰涅克的乡亲打听："你们的城里太太身体如何？"死亡的巨大意念笼罩着远近一带，在这幅乡野的图景中盘旋。远处牧场上，不止一个磨长柄镰刀的割草工，不止一个胳膊支在干草叉上的姑娘，不止一个站在草垛高处的佃农，在瞥见格拉斯兰太太时，无不若有所思，审视着这位高贵的妇人，科雷兹省的光荣，从亲眼所见中寻找吉祥的征兆，或怀着使他们顾不上干活的感情望着她赞叹不已。"她在散步，她的健康好转了！"这句简单之至的话挂在人人嘴边。格拉斯兰太太的母亲坐在空心铁长椅上观察女

儿的一举一动，这把长椅是韦萝妮克让人摆在平台一端的角隅里的，从那儿透过栏杆可以俯视公墓；她望着女儿走动，几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她了解这股超出常人的勇气作了怎样的努力，深知韦萝妮克此刻已在忍受可怕的临终痛苦，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挺立着。几乎是红色的泪水顺着七旬老人晒得黧黑、布满皱纹的脸庞往下淌，羊皮纸似的面皮好象不会在任何激动情绪的重压下弯折，这泪水引得坐在吕番先生膝上的小格拉斯兰流下了眼泪。

“你怎么了，孩子？”家庭教师急切地问他。

“我姥姥哭了，”他答道。

吕番先生两眼一直盯着朝他们走来的格拉斯兰太太，这时望了索维亚妈妈一眼，看到这张沾满泪水、痛苦得发呆的古罗马妇人般苍老的脸，他心头猛然一震。

“太太，为什么您不阻止她出门呢？”家庭教师对这位因无声的痛楚变得威严神圣的老母亲说。

正当韦萝妮克袅袅婷婷，庄重地移步前来时，索维亚妈妈为女儿将先她而去悲痛欲绝，不由吐露出令人好奇的许多事的内情。

“穿着可憎的苦衣走路，”她叫道，“鬃毛每时每刻扎着她的皮肉！”

对韦萝妮克优雅轻盈的步态不能不动心的年轻人，听了这话后汗毛直竖，想到灵魂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赢得对肉体骇人听闻的支配，他浑身颤栗不已。此时此刻，在身段、举止、步态上最负盛名的巴黎女子或许也会败在韦萝妮克手下。

“她穿苦衣已有十三年，是给小孩断奶后穿上身的，”老太太指着小格拉斯兰说。“她在此地创造了奇迹；但如果大家了解她的生活，恐怕会封她为圣人。自从她来到此地，谁也没见过她吃东西，您知道为什么吗？阿莉娜每天三次给她送去一块放在一大罐炉灰上的干面包，和一盘白水煮的蔬菜，红陶土的盘子和狗食盆一般无二！是啊，给本乡带来生气的人就是这样进食的，她跪在鬃毛苦衣的衣边上祈祷。她说没有这些苦行，就不会露出您见到的笑脸。我对您讲这件事，”老太太低声又道，“是为了让您告诉鲁博先生去巴黎请的医生。如果阻止我女儿继续苦修，说不定她还有救，尽管死神的手已举到她的头顶。您看！啊！我若不是个坚强的人，十五年来怎能顶得住这一切！”

老妪拿起外孙的手，举起来摩挲着自己的额头和双颊，仿佛从这只孩童的手上渗出恢复元气的香脂；接着，她给这只手充满疼爱的一吻，其中的奥妙只有做祖母和母亲的知道。这时韦萝妮克由克卢齐埃、神甫和杰拉尔陪着走到离长椅几步远的地方。她在落日的柔光中焕发出惨不忍睹的美貌。发黄的额头上长长的皱纹如层云密布，一条挨着一条，透露出纷乱心绪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念头。她的面孔毫无血色，刷白刷白的，是不见阳光的植物那种暗绿无光的白色；面部线条瘦削而不生硬，脸上带着精神痛楚引起的肉体巨痛的痕迹。她用肉体去斗灵魂，又用灵魂去斗肉体。她的身体完全毁了，与过去相比如同老妪和当姑娘时的肖像一样判若两人。两眼火辣辣的表情显露出基督徒的意志对躯体施

加的淫威，把躯体降低到宗教指定的地位。这个女子的灵魂拖着肉体，正如市俗诗歌中的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耳①；灵魂扬扬得意地在布满石子的生活道路上滚动肉体，让它在天国的耶路撒冷周围转了十五年，灵魂希望不靠欺骗，而是在凯旋的喝采声中进入耶路撒冷。在干旱贫瘠的非洲沙漠里生活过的隐遁者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比韦萝妮克更能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她置身于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堡中间，这块景色柔媚、给人以快感的富庶之地，受到这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的保护，科学接过摩西的宝杖，让森林喷涌出使远近一带富足、兴旺和幸福的泉水。她凝望着十二年辛劳不辍的结果——一个超凡出众的男子也可引以自豪的作品——，表情十分谦和，那是邦托尔莫笔下抚摸天堂独角兽的基督教贞洁女神崇高面孔上的表情。②两个同伴见虔诚的女城堡主目光停留在昔日寸草不生，如今肥沃丰腴的广袤平原上，没有打扰她的沉默，她双臂交叉在胸前，边走边盯着大路与天际的相接处。

蓦地，她在离母亲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母亲正象基督之母望着背负十字架的儿子一样凝视着她，她举起手，指了指蒙泰涅克的道路与大路的交叉点。

---

① 见荷马史诗《伊利昂纪》。阿开亚部族中最勇猛的首领阿喀琉斯在与特洛亚人的战斗中杀死了特洛亚城主将赫克托耳，并带走了他的尸体。

② 邦托尔莫(1494—1557)，意大利画家，他并未画过这类画。另一名意大利画家多米尼坎(1581—1641)曾创作过一幅表现一位女子坐着抚摸独角兽——贞洁的象征——的画，巴尔扎克可能把这幅画误认为邦托尔莫的作品。

“你们看见了吗，”她微笑道，“那辆套着四匹驿马的敞篷四轮马车？那是鲁博先生回来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还可以活多少小时。”

“小时！”杰拉尔说。

“我不是告诉过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散步吗？”她反驳杰拉尔道。“我不是最后一次来凝望这片辉煌灿烂的美景吗？”她轮流指着此刻全体居民聚集在教堂广场上的小镇，和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美丽牧场。“啊！”她又说，“让我把保全我们收成的奇特的天气安排视为上帝的祝福吧。在我们周围，风景、雨水、冰雹、闪电肆虐不止，毫不留情。百姓们这样想，我为什么不仿效他们？我多么需要在这中间为我闭眼后的处境寻到好兆头啊！”孩子站起来，拿起母亲的手放在自己头发上。这个动人心弦的举动使韦萝妮克柔肠百结，她抓住儿子，用超出常人的力量将他举起，让他坐在自己的左臂上，仿佛他还在吃奶，她拥抱了他，对他说：“我的儿，你看见这片土地了吗？你长大成人后，要继续母亲的事业。”

“有少数生性坚强、得天独厚的人，敢于直面死亡，与它展开长久的搏斗，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勇气与机智；您让我看到这个可怖的场面，太太，”神甫嗓音凝重地说，“但，或许您对我们缺乏怜悯，至少要让我们希望您弄错了。上帝将允许您完成已经开始的一切。”

“一切都是通过你们做的，朋友们，”她说，“过去我对你们有些用，如今不行了。我们周围满眼翠绿，在这儿只有我的心一片荒芜。您知道，亲爱的神甫，我只能在那里找到宁

静和宽恕……”

她朝公墓伸出手。自她抵达那日在这个地点晕倒以来，还从未说过这么多的话。神甫凝神注视他的忏悔者，多年窥破她内心的习惯使他明白这段朴素的话是他的又一胜利。韦萝妮克一定下了狠心才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打破了十二年的沉默。因此神甫作了一个习惯性的充满热忱的动作，双手合十，怀着深沉肃穆的感情望着这个相聚一堂的家庭，它的一切秘密全藏在他心里。杰拉尔大概觉得宁静和宽恕这些字眼十分古怪，惊得愣住了。吕番先生两眼盯住韦萝妮克，好似傻了一样。这时四轮马车风驰电掣，飞速从树木间穿过。

“他们是五个！”神甫说，他看见了乘客，点了点人数。

“五个！”杰拉尔又说，“五个人难道比两个人知道的多？”

“啊！”格拉斯兰太太靠在神甫的胳臂上叫道，“检察长在里面！他来这儿做什么？”

“还有格罗斯泰特爷爷，”小格拉斯兰嚷道。

“太太，”神甫搀扶着格拉斯兰太太朝远处走了几步，说道，“拿出勇气来，别失了您的身分！”

“他想干什么？”她答道，一边走过去倚在栏杆上。“母亲！”索维亚老妈妈跑了过来，动作的敏捷与年龄极不相称。“我又要见到他了，”她说。

“既然他和格罗斯泰特先生一道来，”神甫说，“恐怕他没有恶意。”

“啊！先生，我女儿快死了，”索维亚妈妈见这些话使女儿面容大变，叫了起来。“她的心脏承受得住如此残忍的感

情冲动吗？格罗斯泰特先生一直没让这个人见韦萝妮克。”

格拉斯兰太太脸涨得通红。

“这么说您非常恨他？”博内长老问他的女忏悔者。

“她离开利摩日是为了不让全利摩日了解她的秘密，”索维亚妈妈说，格拉斯兰太太已然走了样的面容变得很快，令她惊恐不已。

“您没看出他将毒化我最后剩下的几个小时吗？我应该只想到苍天，他却把我钉在尘世，”韦萝妮克叫道。

神甫又挽起格拉斯兰太太的胳臂，强拉着她走了几步；待周围没有旁人时，他凝视着她，朝她投去天使般的目光，他常用这种目光抚平内心最剧烈的冲动。

“既然如此，”他对她说，“作为您的忏悔师，我命令您接待他，和蔼亲热地对待他，脱去这件愤怒的外衣，象上帝将宽恕您一样宽恕他。我以为这颗灵魂得到了净化，原来它还残留着激情。在悔罪的祭坛上烧掉最后这粒香吧，否则您身上的一切都是骗人的假象。”

“原先还需要作此努力，现在不必了，”她擦拭着眼睛回答道。“魔鬼曾盘踞在我这颗心的最后一道褶裥里，大概是上帝让德·格朗维尔先生起念到这儿来的。上帝还要敲打我多少次呢？”她叫道。

她停下脚步好象要做默祷，然后朝索维亚妈妈走来，低声对她说：“亲爱的母亲，请您对检察长先生温和亲切一些。”

奥弗涅老妪不禁打了个寒战。

“没希望了，”她抓住神甫的手说。

这时，四轮马车随着驿夫的鞭响爬上了斜坡；栅栏门大开，车子进入院内，乘客们立即来到平台。他们是前来向加布里埃尔·德·拉斯蒂涅大人授任主教职的声名赫赫的杜泰依大主教、检察长、格罗斯泰特先生和鲁博先生，他挽着巴黎最著名的医生之一，荷拉斯·毕安训的胳臂。

“欢迎你们，”韦萝妮克对来客们说。“尤其是您，”她又说，向检察长伸出手，并握了握他伸给她的手。

格罗斯泰特先生、大主教和索维亚妈妈惊讶万分，顾不得老年人特有的谨言慎行，三个人面面相觑……

“我原指望大人，”德·格朗维尔先生答道，“和我的朋友格罗斯泰特先生从中斡旋，以便获准得到您的接待。不再见上您一面，我会抑郁终生。”

“我感谢把您带到这儿来的人，”她答道，十五年来第一次望着德·格朗维尔伯爵，“有很长时间我对您耿耿于怀，但我承认我对您的感情是不公正的，如果您在蒙泰涅克一直呆到后天，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她转向荷拉斯·毕安训，向他施礼道，“先生大概将证实我的担心。——是上帝派您来的，大人，”她躬身对大主教说。“看在我们老交情的份上，您不会拒绝在我临终的时刻陪伴我的。爱过我，在生活中支持过我的人全在我身边，这是何等的恩典啊！”

说到爱这个字眼，她风雅而关切地转向德·格朗维尔先生，这个亲热的表示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众人缄口不语。两位医生纳闷，这女子究竟靠什么魔法忍着痛楚站在那里。另外三位惊恐地看到疾病在她身上引起的变化，只用眼神交

流着思想。

“请允许我，”她带着平素的妩媚说，“和这几位先生离开，事情刻不容缓。”

她向全体客人行礼，然后挽着两位医生的胳臂朝城堡走去，步履的吃力和缓慢表明大难将至。

“博内先生，”大主教望着神甫说，“您创造了奇迹。”

“不是我，是上帝，大人！”他答道。

“听说她生命垂危，”格罗斯泰特先生喊道，“可是她已经死了，只剩下灵气……”

“灵魂，”杰拉尔先生说。

“她始终未变，”检察长嚷道。

“她和古代的斯多葛派①一样坚忍不拔，”家庭教师说。

大家默不作声地沿着栏杆边走边看残阳似火，红光四射的景致。

“十三年前我来过此地，”大主教指着蒙泰涅克肥沃的平原、峡谷和高山说，“这个奇迹对于我来说和适才目睹的奇迹一样不同寻常；你们怎么让格拉斯兰太太站着呢？她该躺着才是。”

“她原来躺着，”索维亚妈妈说。“她卧床十天，想起来最后一次看看家乡。”

“我理解她希望向她的作品诀别，”德·格朗维尔先生说，“但是她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断气。”

---

① 指信仰斯多葛哲学的人，该哲学兴盛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提倡坚忍淡泊，强调义务、公正和道德价值。

“鲁博先生嘱咐我们不要拂她的心意，”索维亚妈妈说。

“真是不可思议！”大主教嚷道，目光不住地在景物上游弋。“她在荒漠上播下了种子！但我们知道，先生，”他望着杰拉尔补了一句，“您的学识和工作起了大作用。”

“我们不过是她的工人，”镇长回答道，“是啊，我们动的是手，她动的是脑！”

索维亚妈妈离开众人去打听巴黎的医生作了什么决定。

“我们必须拿出英雄的气概，”检察长对大主教和神甫说，“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

“是的，”格罗斯泰特先生说，“但对这样一位友人，大家理当尽心尽力。”

这几个忧心忡忡的人来回转了几圈，见格拉斯兰太太的两个佃农朝他们走来，两人自称受全镇委派而来，镇上人人心情沉痛，急于了解巴黎医生下的判决。

“正在诊断，我们还一无所知，朋友们，”大主教回答他们道。

这时鲁博先生跑来了，急促的脚步加快了每个人的脚步。

“怎么样？”镇长问他。

“她活不了四十八小时了，”鲁博先生答道，“我不在时，病情急转直下；毕安训先生不明白她怎么还能走路。这种罕见的现象总是由精神亢奋引起的。因此，先生们，”医生对大主教和神甫说，“她是你们的了，科学已无能为力，我那位著名的同行认为你们勉强来得及举行仪式。”

“咱们去做三天赎罪祈祷，”神甫边离开边对教友们说。“阁下大概肯赏脸主持临终圣事吧。”

大主教低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眼里噙满泪水。大家坐下来，支着臂肘，倚着栏杆，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从教堂传来几阵凄凉的钟声，这时又响起全体居民朝教堂门廊急奔的脚步声。从博内先生花园的树木间透出香烛的微光，歌声骤然而起。黄昏微弱的红光笼罩着田野，鸟儿全都停止了鸣唱，只有雨蛙发出清亮忧郁的长音。

“去尽我的义务吧，”大主教说，他步履缓慢，似乎疲惫不堪。

诊断在城堡的大客厅里进行。这间宽阔的大厅与一个陈设着红缎面家具的华美房间相通，讲究排场的格拉斯兰当年在此把金融家的豪华大大炫示了一番。十四年中韦萝妮克进来不到六次，几个大套房对她毫无用处，她从不在里面会客；但适才她为履行最后的义务和制服她最后的反叛付出的努力使她精疲力竭，无法上楼到自己房间。名医执起病人的手号脉时，向鲁博先生丢了一个眼色，两人抬起她，抱到房里的床上。阿莉娜猛地打开了门。和所有灵床一样，这张床没铺褥单，两位医生把格拉斯兰太太放到红缎床罩上，让她平躺在上面。鲁博打开窗户，推开百叶窗唤人。仆役们和索维亚妈妈闻声赶来。人们点燃了枝形大烛台上发黄的蜡烛。

“命中注定，”垂危女子微笑着说，“我的死将是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应该有的死：它是一个节日！”诊病时，她又说：“检察长先生尽了职，那时我就要死了，他推了我一把……”老

母望着女儿，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母亲，我要说，"韦萝妮克回答她道，"看！这一切全是上帝的旨意：我就要在一个红房间里断气了。"

索维亚妈妈听了这话心惊肉跳，走了出去："阿莉娜，"她道，"她说了，她说了！"

"啊！太太神智不清了，"送褥单来的忠实女仆喊道，"太太，去找神甫先生吧。"

"得把你女主人的衣服脱下来，"毕安训对进来的女仆说。

"这可不容易，太太套着鬃毛苦衣。"

"怎么！在十九世纪，"名医叫道，"还实行这样骇人听闻的苦修！"

"格拉斯兰太太从来不准我给她的胃做扪诊，"鲁博先生说。"我对她病情的了解，全靠观察她的气色，号脉，向她母亲和贴身女仆打听情况。"

大家把韦萝妮克放到长沙发上，为她铺好放在房间尽头的灵床。医生们低声交谈着。索维亚妈妈和阿莉娜铺好了床。两个奥弗涅女人的脸难看得吓人，一个念头使她们心如刀割：我们最后一次给她铺床，她就要死在这儿了！诊断的时间不长。首先，毕安训要求阿莉娜和索维亚妈妈不顾病人反对，强行割断鬃毛苦衣，给病人穿上一件衬衣。两位医生去客厅等她们采取行动。待阿莉娜捧着那件裹在毛巾里的可怕的赎罪工具进来对他们说："太太遍体鳞伤！"时，两位大夫回到了房间。

"您的意志比拿破仑的还要坚强，太太，"毕安训向韦萝

妮克询问了几句，并得到她清晰的回答后说，“您在患病后期仍然神智健全，机能未衰，皇上却丧失了他的光芒四射的睿智。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我应该把实情告诉您。”

“我祈求您告诉我，”她说，“您能估计出我还剩下多少气力，我需要全部生命力再活几个小时。”

“现在只想想拯救您的灵魂吧，”毕安训说。

“如果上帝大发慈悲让我默默无闻地死去，”她含着天仙般的微笑答道，“请相信这个恩典对教会的荣耀大有好处。我需要机智来实现上帝的一个思想，而拿破仑实现的是他整个的命运。”

两位医生听着格拉斯兰太太象在沙龙里一样侃侃而谈，吃惊地面面相觑。

“啊！即将为我治好病的医生来了，”她见大主教进来时说道。

她倂足气力坐起来，温文尔雅地向毕安训先生行礼，请求他为刚给她带来的喜讯接受金钱以外的酬谢；她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带医生走了；然后，她把大主教一直留到神甫到来，并表示希望休息一下。阿莉娜留下看护女主人。午夜，格拉斯兰太太醒来，要见大主教和神甫，贴身女仆指给她看两人正在为她祈祷。她示意母亲和女仆走开，又打招呼让两位教士来到她床头。

“大人，还有您，神甫先生，我要告诉你们的事你们全知道，大人，您第一个扫视了我的良心，几乎窥破了我的全部过去，您的隐约所见对您已经足够。我的忏悔师，这位上天

派到我身边的天使，知道得更多：我不得不向他坦白了一切。你们的智力受到教会精神的点拨，我想请教你们，我应如何象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离开人世。你们是严峻圣洁的人，倘若上天肯原谅一个有罪灵魂的最完全、最深刻的悔恨，你们认为我是否尽到了在尘世的一切义务了呢？”

“是的，”大主教说，“是的，我的女儿。”

“不，长老，不，”她挺直身子，目光炯炯地说。“离这儿几步远有座坟，里面长眠着一个顶着十恶不赦罪名的不幸的人。在这所豪华的住宅里有个享有仁爱贤淑美名的女人。这女人受到祝福！那可怜的青年遭人诅咒！罪犯备受非难，我得到普遍的尊重；我是罪魁祸首，他是为我赢得极大荣耀和感激的善行的主要推动者；我欺诈行骗赫赫有功，他守口如瓶蒙冤受辱！我将在几个小时后死去，看到全乡为我哭泣，全省颂扬我的善举，我的虔诚，我的美德；他却在辱骂声中死去，眼见百姓们怀着对杀人凶手的仇恨跑来！你们，我的审判官，你们心慈手软，但我听见心里有个蛮横的声音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啊！上帝的手，比你们的手重，天天敲打我，仿佛在警告我罪孽尚未赎清。我的过失要公开坦白才可补赎。他呢，他是幸福的！作为罪犯，他面对苍天大地蒙垢含辱而死。我呢，我欺骗了人间司法，如今还在欺骗世人。任何敬意都是对我的痛斥，任何赞扬都烧灼着我的心。一个声音向我喊道：‘招！’你们没看出，检察长的到来正是与这个声音相契的天条？”

两位教士，教会之长和卑微的本堂神甫，这两个出类拔

萃的人垂着眼帘，静默无语。罪人的伟大和顺从使审判官心潮起伏，无法宣判。

“我的孩子，”大主教抬起倍受虔诚生活的苦行磨练的俊美头颅，顿了一下说，“你越过了教会的戒律。教会的光荣在于使教条顺应每一时代的风尚，因为教会注定要历经千秋万代，与人类共存亡。根据它的决定，秘密忏悔取代了公开忏悔。这一取代已成新律。你忍受的痛苦已经够了。安心地死吧：上帝听见了你的声音。”

“可是女罪人的心愿难道不符合早期教会的律法？这个教会送上天的圣徒、殉道者和忏悔师与苍穹的星辰一样多。”她言辞激烈地接着说。“你们互相忏悔吧，这是谁写的？不正是救世主最接近的弟子吗？请让我双膝下跪，公开忏悔我的耻辱吧。这将纠正我对世人，对因为我的过失而逃亡异乡、几乎灭绝的家庭犯下的过错。世人应当了解我行善不是奉献，而是还债。今后，在我身后，万一有什么蛛丝马迹扯下遮盖我的骗人面纱怎么办？……啊！这个念头加快了我临终时刻的到来。”

“我看这话里有些盘算，我的孩子，”大主教正颜厉色地说。“你心里还有十分强烈的激情，我以为熄灭了的激情是……”

“噢！我向您起誓，大人，”她打断高级教士的话，两眼吓得发直，“我的心已经净化，一个悔改的有罪女子的心可能得到的净化：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上帝。”

“大人，让天国的司法去裁决吧，”神甫用动情的声音说。

“四年来我一直反对这个想法，我和我的忏悔者之间仅有的争论就是由这个想法引起的。我窥探到这颗灵魂的深处，尘世在那里已无任何权利。如果说十五年的哭泣、呻吟和忏悔与两人共同的过失有关，请别以为这经年累月、刻骨铭心的愧疚中有一丝一毫的快感。回忆的火焰早已不和最炽热的悔罪的火焰一起燃烧。是啊，那么多的泪水浇灭了熊熊大火。我担保，”他把手伸到格拉斯兰太太头上，两眼湿润地说，“我担保这颗大天使般的灵魂洁白无瑕。况且，我在这个愿望中隐约看到向一个不在场的家庭谢罪的想法，上帝似乎通过一个天意昭昭的事件给这个家庭派来了代表。”

韦萝妮克执起神甫颤抖的手，在上面吻了一下。

“您常常待我十分严厉，亲爱的神师，但此刻我发现您把使徒的温和藏在了何处！您呢，”她望着大主教说，“您这位天国一隅的最高首脑，请在这屈辱的时刻扶我一把。我匍伏在地时还是最要不得的女子，您扶我起身时已得到宽恕，说不定能与未曾失足的女子平起平坐。”

大主教默不作声，想必在权衡他那双鹰眼注意到的各种因素。

“大人，”神甫于是说道，“宗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过失的重大和悔恨的深切要求恢复旧的习俗，难道这不是人们将感激我们的一个胜利吗？”

“别人会说我们是宗教狂！说这个残酷的场面是我们要求的。”大主教又陷入了沉思。

这时，荷拉斯·毕安训和鲁博敲门走进来。门开时，韦

萝妮克瞥见母亲、儿子和全体仆役正在祈祷。邻近两个堂区的神甫已来协助博内先生，或许也是来向大主教致意，法国全体教士一致举荐他任红衣主教，希望红衣主教团得到他那真正法国教会式的出众才智的开导。荷拉斯·毕安训准备返回巴黎；他来向生命垂危的女子道别，并感谢她的慷慨酬劳。他缓步走来，从两位教士的态度上猜到是心灵的创伤造成了肉体的创伤。他拿起韦萝妮克的手放在床上，为她号脉。最深沉的寂静，乡村夏夜的寂静，使这一场面显得庄严肃穆。大客厅的两扇门敞开着，里面灯火辉煌，为一小群跪着祈祷的人和两位坐着读日课经的教士照明。身着紫袍的高级教士、本堂神甫以及两位医学界人士分立于华丽的灵床两侧。

"她至死心神都不安定！"荷拉斯·毕安训说，他和所有才华横溢的人一样，往往说出与其目睹的场面同样伟大的话。

大主教站起来，好似给内心的冲动推了一下；他叫上博内先生朝门口走去，他们穿过房间，客厅，走到平台上，散了一会儿步。两人讨论了这个属于教会戒规的问题后正待回屋，鲁博迎着他们走来。

"毕安训先生派我来叫你们抓紧时间，格拉斯兰太太奄奄一息，处在有别于过度的病痛的骚动中。"

大主教加快脚步，进屋时向焦虑地望着他的格拉斯兰太太说："你将如愿以偿！"

一直为女病人按脉的毕安训不禁做了个惊讶的动作，朝

鲁博和两位教士瞥了一眼。

"大人，这副躯体已不受我们管辖，您的话能起死回生，简直是个奇迹。"

"太太早就只剩下一缕香魂啦！"鲁博说，韦萝妮克看了他一眼以示感谢。

这时，一丝流露出幸福的微笑使她的面孔重现了十八岁时天真无邪的神情，这幸福产生于彻底悔罪的思绪。铭刻在吓人的皱纹里的一切骚动，灰暗的面色，白里透青的麻点，曾几何时使这张面孔在仅仅表露痛苦时美得可怕的各个细节，总之面容的各种蜕变全消失了；大家觉得韦萝妮克一直戴着一副假面具，现在这副面具掉了下来。令人赞叹的现象最后一次发生，这女子的面孔通过这个现象解释自己的一生和感情。她身上的一切都得到净化，清明豁亮，脸上似有身边守护天使们明晃晃的利剑的反光。她恢复了利摩日称她为美丽的格拉斯兰太太时的模样。上帝的爱比罪恶的爱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个在过去突出了生命的力量，另一个正在排除死亡的一切衰退。大家听见一声压抑的叫喊；索维亚妈妈出现了，她一步跳到床前，说道："我到底又见到我的孩子啦！"老妪说出*我的孩子*这两个词时的表情令人如此深切地回想起稚子的天真未凿，以致这壮丽的死亡场景的目击者个个扭过头去掩饰心中的激动。名医执起格拉斯兰太太的手吻了一下，然后走了。他的车子在乡野的寂静中隆隆作响，告诉人们保住地方上的灵魂已毫无希望。大主教，本堂神甫，医生，所有感到疲惫的人都离开稍事休息，格拉斯兰太太也睡了几

个钟头。她在黎明时醒来，要人打开窗户。她想看到最后一次旭日东升。

上午十时，大主教身着主教服来到格拉斯兰太太的房间。高级教士和博内先生对这位女子无比信赖，对她的坦白不应超出的界限未做任何叮嘱。韦萝妮克发现除蒙泰涅克教堂的教士外，邻近市镇的教士们也来了。大主教将由四位神甫协助。格拉斯兰太太献给她心爱堂区的华美装饰物为这个仪式大添光彩。八名唱诗班的儿童身着红白两色衣，分两行从床前一直排到客厅，每人举着一个韦萝妮克从巴黎买来的硕大的镀金青铜烛台，两位白发苍苍的圣器室管理人举着教堂的十字架和堂口旗，立于讲经台两侧。人们不辞辛苦，从圣器室搬出木祭台置于客厅门边，将它装点整饰一番，好让大主教在那里做弥撒。教会只赐给王室人员的这种种关怀令格拉斯兰太太感动。通饭厅的两扇门敞开着，她看见城堡底层挤满了大部分居民。这个女子的朋友们考虑得十分周全，占据客厅的全是她家的仆役。朋友们和谨慎牢靠的人聚集在最前面，她房间的门前。格罗斯泰特、德·格朗维尔、鲁博、杰拉尔、克卢齐埃、吕番诸位先生位于第一排。他们都将起身站立，以免悔罪女子的声音被他们之外的人听到。有个情况对垂危女子十分有利：朋友们的哭声盖住了她的坦白。打头的两位叫人看到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第一位是德妮丝·塔士隆；她的象教友派一般朴素的异域服装让村里可能瞥见她的人认不出她来；但对另一个人，她是难以忘怀的相识，她的出现有如一道骇人的光。检察长影影绰绰看到了真相；

他在格拉斯兰太太身边扮演的角色已经被他揣摸透了。身为十九世纪之子，法官受宗教问题的牵制比别人要小，他内心恐惧万分，因为这时他得以端详审理塔士隆案件期间韦萝妮克在格拉斯兰公馆内心生活的惨剧。这个悲惨的时期整个浮现在他的回忆里，被索维亚老太太的一双眼睛照亮，这双眼睛冒着仇恨的怒火，落在他身上犹如两股熔化的铅水；老妪站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对他毫不原谅。这个人类司法的代表浑身一阵颤栗。他面色苍白，心头挨了一击，不敢投眼看床，他热恋过的女子躺在床上，在死神手下面无人色，为了制服弥留这头猛兽，正从她的大过中汲取力量；韦萝妮克瘦削的侧影，雪白地映衬在红锦缎上，令他头晕目眩。弥撒于十一时开始。维泽的本堂神甫诵读完使徒书信，大主教脱下祭披，在门口就位。

"集合在此出席我们即将为这家的女主人举行临终傅礼的基督徒们，"他说，"你们与教会一起祈祷，为她向上帝求情，并使她得到永福，你们须知，倘若她不当众忏悔她的最大过失以警世人，她自以为是没有资格在这临终的时刻接受临终圣体的。我们曾抵制过她的虔诚愿望，虽然这种忏悔行为在基督教发端之时长期相沿为习；但这可怜的女人告诉我们此举是为本堂区的一个不幸的孩子恢复名誉，因此我们任其遵循悔过的启示。"

大主教带着撼动人心的教士的尊严讲完这番话，然后转过身来给韦萝妮克让位。垂危女子出现了，老母和本堂神甫扶着她，这是两个伟大的、令人尊敬的形象：她的肉身不正

得之于母性，灵魂不正得之于她的精神之母教会吗？她双膝跪在一个坐垫上，双手合十，凝神默想片刻，在心中向自天而降的某个源泉汲取讲话的力量。此刻，寂静有股说不出来的可怕气氛。谁也不敢瞧邻人一眼。所有的人全垂着眼帘。可是当韦萝妮克抬起眼睛时，她遇到了检察长的目光，这张发白的面孔上的表情使她涨红了脸。

“我不会安宁地死去，”韦萝妮克用异样的声音说道，“假若我不纠正正在听我讲话的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能对我产生的错误印象。你们应认识到我是个大罪人，她请求你们为她祈祷，并争取通过当众坦白过失得到宽恕。这个过失严重之至，带来了致命的后果，或许任何赎罪的苦行都补赎不了。但是我在人间受到的屈辱越大，在我心向往之的天国担心承受的天怒恐怕就越小。我的父亲对我十分信赖，将近二十年前，把本堂区的一个孩子托给我照顾，他看出这孩子力求上进，天资聪颖，品德出众。这孩子就是不幸的冉-弗朗索瓦·塔士隆，从此他对我象对恩人一样眷恋。我对他的情意如何变成了罪恶的感情？我以为这不必解释。或许人们将看到，支配我们在尘世行动的最纯洁的感情，由于闻所未闻的牺牲，由于我们的脆弱，由于许多似可减轻我的过失的原因，不知不觉改变了原来的倾向。但即使最高尚的情意充当了我的帮凶，难道我的罪过就小一些吗？我宁可承认，以我的教养和社会地位而言，我可以自认比父亲托付给我的孩子高出一等，我们女性与生俱来的敏感将我与他分开，但我不幸倾听了恶魔的声音。不久后我对这年轻人的感情大大超出

了母爱，对他不露声色、体贴入微的仰慕动了心。惟有他第一个认识到我的真正价值。或许我自己被一些可憎的盘算迷住了心窍：我想到一切全受之于我的孩子口会多么紧，而且我们虽然生来平等，但偶然把我们置于悬殊的地位。最后，我用乐善好施的美名和吃斋诵经的功德为自己的行为打掩护。唉！我把自己的情欲藏在祭坛的阴影中，这恐怕是我最大的过错之一。最高洁的行动，我对母亲的爱，在众多的迷途之人中我的诚挚真心的虔敬行为，全被我用来促成疯狂情欲的可鄙胜利，成为捆缚我的一根根绳索。正在听我讲话的我热爱的可怜母亲，长期被蒙在鼓里，是罪恶的无辜同谋。当她睁开眼睛，生米已煮成熟饭，她只得在为母的心里寻找保持缄默的力量。她的沉默因而变成了最高尚的德行。她对女儿的爱战胜了她对上帝的爱。啊！我庄严地替她揭下戴在她头上的沉甸甸的面纱。她将襟怀坦白地度过余生。愿她的母性不受任何指责，愿她的高尚圣洁、德高望重的老年大放光彩，并脱下间接触到奇耻大辱的指环！……”

说到这儿，哭声把韦萝妮克的话打断了片刻；阿莉娜给她吸了嗅盐。

“连最后一次服侍我的忠心耿耿的女仆，我也不配接受她对我的好意，至少她佯装不知她所知道的事；但她了解我用苦行摧残犯了罪过的肉体的内情。我受到尘世可怕逻辑的驱使，现在请求世人原谅我欺骗了他们。冉-弗朗索瓦·塔士隆的罪过没有社会认为的那样大。啊！所有倾听我的人，我恳求你们！请考虑他年纪轻轻，受到我所感到的

悔恨和不由自主的诱惑的双重刺激而心醉神迷。更何况，造成最大不幸的原因竟是诚实，遭到曲解的诚实！我俩谁也忍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欺骗。这背运的人，他求助于我的高尚伟大，希望这致命的爱情尽量不伤害他人。所以他是为我犯的罪。这不幸的人迫不得已，出于对偶像的过分忠心，在一切应受指摘的行为中选择了损失尚可弥补的行为。事到临头我才知悉实情。处决时，上帝的手推倒了这一连串骗局。我回家前听见了如今仍在耳边回响的叫喊，揣测到了我无力阻止的血腥斗争，而这疯狂正是我造成的。塔士隆疯了，我向你们保证。”

说到此，韦萝妮克望了检察长一眼，人们听见德妮丝深深叹了一口气。

“看到他自己认为的幸福被出其不意地毁掉，他失去了理智。这不幸的人被感情引上歧途，不可避免地从轻罪走向重罪，从重罪发展到杀害两人。当然，他离开我母亲家时还一身清白，回来时却成了罪人。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没有预谋杀人，也没有任何给他招来死罪的加重罪行的情节。我几次三番想自首救他的命，而一种必要的和高高在上的可怕傲气却三番五次使我咽下到了嘴边的话。当然，我的在场或许给了他可憎、可鄙、可耻的杀人的胆量。独自一人，他会逃之夭夭。我造就了这颗灵魂，培育了这个头脑，扩展了这个心胸，我了解他，他做不出懦怯卑鄙的事。请为这条无辜的臂膀申冤吧，请为宽容的上帝允许在坟中安息的人申冤吧，你们泪洒坟头，想必猜到了实情！你们惩罚、诅咒眼前的女罪人吧！

罪一犯下，我惊恐万分，竭力掩饰。我这无儿无女的人，受父亲之托引导一个孩子去见上帝，我却把他领上了断头台；啊！是时候了！把一切指责倾倒在我身上吧，把我压得抬不起头来吧！”

说这话时，她的两眼射出带着野性的自豪的光，站在她身后用权杖保护她的大主教一改无动于衷的态度，用右手捂住眼睛。响起一声嘶哑的喊叫，仿佛有个人快死了。杰拉尔和鲁博两人抱住完全不省人事的德妮丝·塔士隆，把她抬走了。这个场面稍稍减弱了韦萝妮克眼中的火光，她很不安；但很快又露出殉难者的安详。

“现在你们知道，”她接着说，“我在此地的行为不配受到称赞和祝福。我为上天所过的刻苦修行的秘密生活将受到上天的赏识！我公开的生活是对我的罪孽的巨大补偿：我的悔过自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几乎将存留百世。它铭刻在肥沃的田野上，扩建的镇子里，从山上引入往日贫瘠蛮荒、如今翠绿多产的平原的条条溪流中。一百年内，只要砍一棵树，乡亲们就会说这是靠了谁的悔恨后人才得此荫凉，”她又道，“这个痛悔前非、本该让我长命百岁报效本地的灵魂将长久地活在你们中间。你们本可以靠它的才干，靠一份以正当手段挣来的财产实现的事，已由它悔过的女继承人，那个导致犯罪的女子完成。社会受到的一切损失已得到补偿，让这条托付给我的生命在风华正茂之年夭折的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这笔债就要和我清算！……”

说到这儿，泪水熄灭了她眼中的火光。她停顿了一下。

“最后，在你们中间有个人，由于他克尽职守，我一直对他恨之入骨，而且以为会永远恨他，”她接着说。“他是给我上的第一个刑具。当时我陷得太深，两脚还浸泡在血泊中，不可能不仇恨司法。只要这粒愤怒的种子仍搅得我心绪不宁，我明白身上还残留着该受谴责的激情；我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地方，我只是把魔鬼藏身的角落涤荡干净。不管这个胜利多么来之不易，它是全面彻底的。”

检察长让韦萝妮克看到一张沾满泪水的脸。人类的司法似乎感到了愧疚。当悔罪女子掉转头想继续讲下去，她遇到了一位老者——格罗斯泰特——被泪水浸湿的面孔，他朝她伸出祈求的手，仿佛在说：“够了！”此刻，这位卓绝的女子听见一片哭声，她为如此深切的同情所感动，又受不了众人宽恕的抚慰，感到一阵晕眩；老母见她元气大伤，伸出又变得年轻的臂膀，将她抱走。

“基督徒们，”大主教说，“你们听见了这个悔罪女子的忏悔；它进一步肯定了人类司法的判决，并能打消由此判决引起的种种顾虑和不安。你们应当将这看作与教会共同祈祷的新的理由，教会向上帝奉献弥撒圣祭，恳求他宽恕如此深切的悔恨。”

祭礼继续进行，韦萝妮克一直在场，神情中流露出内心极大的满足，在众人眼中似乎换了一个人。她的面部表情天真烂漫，活象当年在父亲老房子里的那个幼稚纯洁的少女。永生的曙光已经照亮她的额头，给她的面孔涂上天国的色泽。她想必听见了神秘的和声，从最后一次与上帝结合的欲念中

汲取生存的力量；博内神甫来到床边，给她赦了罪；大主教怀着慈父般的感情为她抹圣油，使全体在场者看出这只迷途知返的羔羊对他多么珍贵。高级教士通过敷圣油，让这双作恶多端的眼睛闭上，不再看尘世之物，给这两片动人心魄的嘴唇贴上教会的封条。钻进过坏主意的耳朵也永远地封闭了。被赎罪的苦行減弱的一切感官就这样得到圣化，恶魔被迫放弃了对这颗灵魂的控制权。参加过圣事的人，从来没有象这天目睹教会关怀的人对圣事的伟大和深奥理解得如此透彻，而垂危女子的自白为这种关怀作出了解释。经过这一切准备，韦萝妮克带着希冀与欢乐的表情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圣体，与本堂神甫多次抵触的怀疑至此雪融冰释。惭愧的鲁博顷刻之间变成了天主教徒！这个场面既感人又可怖；但一切事物的安排又如此庄严，绘画艺术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幅杰作的主题。这段阴惨惨的插曲过后，奄奄一息的女子听到开始诵读圣约翰福音书，她示意母亲把被家庭教师带走的儿子领来。当她看见跪在讲经台上的弗朗西斯，得到宽恕的母亲自认有权把手放在他头上为他祝福，然后就咽了气。索维亚老太太站在一旁，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岗位。这个女人，自有她的英雄气概，为饱尝痛苦的女儿合上了双眼，依次吻了吻。全体教士，后面跟着神职人员，把床团团围住。在香烛跳动的火光中，他们唱起可怕的De profundis①，嘈杂的齐唱告诉跪在城堡前的全体居民、在各个大厅祈祷的朋友们和全体

① 拉丁文：我从深处求告。见《旧约·诗篇》第一百三十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仆役，本乡的母亲已与世长辞。众人的呻吟和哭声伴随着圣歌。这位伟大女性的忏悔没有越过客厅的门坎，只被朋友们听到。附近的农民夹在蒙泰涅克的农民中间，一个个手执绿枝前来，一边流泪，一边祈祷，向女恩人最后一次道别，他们瞧见一个痛苦不堪的法官握着那女子冰冷的手，被他无意间那样残酷、又那样公正地打击过的女子的手。

两天后，检察长、格罗斯泰特、大主教和镇长各持棺罩一角，护送格拉斯兰太太的遗体去她最后的归宿地。遗体在深沉的寂静中被安放在墓穴里。听不到一句话，谁也没有力气讲话，一双双眼睛噙满泪水。“她是位圣女！”大家众口一词地说，一面沿着靠她致富的乡镇自己修筑的道路离开墓地，他们向她在乡村创作的一件件作品说这句话，仿佛要叫它们活动起来。格拉斯兰太太葬在冉-弗朗索瓦·塔士隆遗体旁边，对此无人感到奇怪；她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但老母出于残留的恻隐之心，嘱咐圣器室保管人将两人合葬，他们被尘世粗暴地分开，又怀着同样的悔恨在炼狱团圆。

格拉斯兰太太的遗嘱实现了人们的一切期望；她为利摩日中学设立奖学金，给只接收工人的济贫所添置床位；她拨出巨款——六年内三十万法郎——购买村里叫做塔士隆屯的那部分土地，吩咐在那里修建一间济贫所。它将命名为塔士隆济贫所，收容本乡一贫如洗的老人、病人、分娩时无衣无食的妇女和无家可归的弃儿；韦萝妮克希望它由仁爱会修女主持，并规定内外科医生的薪金为四千法郎。格拉斯兰太太请鲁博当济贫所的第一任医生，委托他挑选外科大夫，并从

清洁卫生角度与将担任建筑师的杰拉尔共同监督施工。她还送给蒙泰涅克市镇一片牧场，供其支付各种捐税。教堂得到一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救援基金，它将对年轻人实行监督，注意发现对艺术、科学或工业表现出禀赋的蒙泰涅克的孩童。女立嘱人行善明智，指示从基金中提出一笔钱作奖励金。千家万户接到噩耗如同遭了大难，没有出现有辱这位女子身后名声的任何传闻。如此谨言慎行是这群信奉天主、勤劳苦干的乡民对大贤大德表示的敬意，他们正在法兰西这一隅之地重新创造《德育尺牍》中的奇迹。

杰拉尔被指定为弗朗西斯·格拉斯兰的监护人，遵照遗嘱搬到城堡居住；韦萝妮克死后三个月，他娶德妮丝·塔士隆为妻，弗朗西斯找到了第二个母亲。

一八三七年一月至一八四五年三月于巴黎

王文融 译

幽谷百合

献给王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J-B·纳卡尔[1] 先生

亲爱的博士，这是我长期勤奋建造的文学大厦第二层基的精雕细琢的石头，我要在上面镌刻您的名字，既是为了感激曾经救过我性命的学者，又是为了颂扬与我朝夕相处的朋友。

德·巴尔扎克

致娜塔莉·德·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的信。

我遵从你的意愿。如果我们爱一个女子胜过她爱我们，那她就有了特权，能使我们事事把情理置于脑后。若不愿意看到你们皱一皱眉头，若想拂去你们稍不如意便显露在朱唇上的怏怏神情，我们就必须奇迹般地跨越间距，奉献我们的鲜血，断送我们的前程。现在，你要了解我的过去，它全部在此。不过，娜塔

① 冉-巴蒂斯特·纳卡尔(1780—1854)，著名医生，一八一五年开始同巴尔扎克家交往密切，对巴尔扎克来说，他既是忠实的医生，见解深刻的读者，又是多次慷慨解囊的朋友。

莉，要知道，为了顺从你，我不得不践踏从未触动过的一段不愿回顾的隐情。的确，我就是处在无比幸福之中，有时也会突然沉入长时间的冥想，可你又何必生疑呢？作为受人爱恋的女子，对一阵沉默何必娇嗔呢？你就不能赏玩我性格上的种种矛盾，而不追问其缘由吗？难道你心里也有隐衷要取得谅解，就要探询我的隐衷吗？是的，你猜得不错，娜塔莉，也许最好全盘告诉你：对，我的生活是被一个幽灵所控制，一有只言片语涉及，它就会依稀现形，而且，它还常常不召自来，在我的头顶上晃动。往事如织，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宛如海中生物，在风平浪静时漂浮可见，一旦风暴袭来，就被波涛撕碎，抛上海滩。昔日的激情猝然苏醒会使我万分痛苦；尽管为清理思想所需的努力使那种激情受到抑制，但我在忏悔中仍可能因悲恸而伤害你，如果是这样，请你不要忘记，我是被逼无奈而服从你的。总不能因为我顺从了你而怪罪我吧？但愿我这样交心会使你的情意更浓。晚上见。

费利克斯

用泪水滋养的何等才情，有朝一日能为我们唱出感泣鬼神的哀歌，描绘出幼小心灵默默忍受的苦痛？这些心灵的细弱根蘖扎在家庭的土壤中，碰到的尽是坚硬的卵石，刚长的嫩枝就被仇恨的手折断，正在开放的花朵遭受寒霜的侵袭。童稚的嘴唇吮吸苦涩的奶汁，笑脸被凶焰一般严厉的目光扼杀。孩提的这些苦楚，哪个诗人能向我们诉说？这些可怜的心灵遭受周围人的摧残，而那些人安排在孩子周围本来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情感。如果有一部描写这种事情的小说，那么它就是我青少年的真实写照。我，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能损伤谁的虚荣心呢？我生来身心有什么缺陷，母亲对我竟如

此冷淡？难道我是义务的产儿？难道我的出生是一件意外的事？难道我这小生命构成我母亲的内疚？我被送到乡下哺养，足足三年家里无人过问。等我回到家中，家人视我若无，连仆役见此情景都心生怜悯。我既没有感情，也没有良机，无法从幼年失宠中振作起来：我童稚时无知，成年后也不谙世事。我哥哥同两位姐姐非但不给我一点慰藉，反而以折磨我为乐事。孩童们已经懂得要脸面，相互间有一种默契，隐瞒小过失，而这种默契对我却不适用。更有甚者，哥哥做了错事，我常常代他受罚，还不能鸣冤叫屈。我的哥哥姐姐同样惧怕母亲，为了讨她欢心，他们就从旁助威，争着欺负我。这是儿童身上萌生的谄媚心理作怪呢，还是他们有摹仿的本能？是要试用他们的力量呢，还是缺乏怜悯心？也许这几种因素凑在一起，使我失去了手足之情。一切温情都与我无缘，天生就我一颗爱人之心，却爱无所施！这颗敏感的心灵不断遭到蹂躏，天使会听到它的叹息吗？如果说在某些人的心灵里，受压抑的感情会转化为仇恨；而我的感情却凝聚郁积，在心底深挖一个栖止的巢穴，等待在我日后的生途中迸发出来。从性格上讲，战战兢兢的习惯，使心弦松弛，酿成畏惧心理，事事退让，从而产生懦怯性。这种懦怯使人退化，并使人沾染上难以名状的奴性。然而，不断的折磨倒使我经受了锻炼，增强了毅力，使我的心灵富于韧性。犹如等待新打击的受难者，我时刻准备忍受新的痛苦，因而显得唯唯诺诺，完全象个受气包。儿童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天真烂漫的举动就被扼杀了；我看上去象个呆痴儿，这便证实了我

母亲的不祥预言。我深知这是不公正的，于是幼小的心灵激起自豪感；无疑正是这一理性果实，煞住了这种教育助长的不良倾向。我母亲虽然撇下我不管，可良心上又不安，有时谈起我的教育，表示她要亲自安排。一想到天天和她接触，不知要受多少罪，我就不寒而栗。无人过问倒是我的福气，我乐于待在花园里玩石子，观察昆虫，仰望碧蓝的苍穹。人一孤独，固然好遐想，不过，我喜欢沉思却另有一段情由，而那个意外事件足以向您描述我幼年的不幸。我在家里是那么无足轻重，以致保姆经常忘记安置我睡觉。一天晚上，我静静地蜷曲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怀着儿童所特有的强烈好奇心，以及早熟的忧郁所引起的一种通感，凝望着一颗星。我姐姐在远处嬉戏；在我听来，她们的喧闹声仿佛是我思绪的伴奏。夜幕降临，四周沉寂下来。母亲偶然发现我不在屋里。我们的保姆卡罗琳娜小姐很凶，她既要逃避责怪，又为我母亲假惺惺的担忧找根据，硬说我讨厌家，若不是她盯得紧，我早就逃走了，还说其实我不傻不呆，心里有鬼主意，她看管过多少孩子，从来没见过象我这样乖癖的。她明明知道我在哪儿，却装模作样地找我，呼唤我。我答应了，她来到无花果树下，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看一颗星星。""哪里是看什么星星，"我母亲在阳台上听见我们的话，便说道，"你小小年龄，懂得天文学吗？""哎呀！夫人，"卡罗琳娜嚷起来，"他把贮水池的开关打开了，花园淹了水，"这下子可闹翻了天。其实，是我姐姐觉得好玩，打开龙头看流水，不料水猛地喷出来，浇了她们一身；她们慌了手脚，没

有关上龙头就跑掉了。这场恶作剧，谁都认准是我干的；我母亲见我矢口否认，就斥责我说谎，给了我严厉的惩罚。但更可怕的惩罚是，我喜爱星星遭到大家的嘲笑，而且我母亲不准我晚上待在花园里。粗暴禁止会加剧人的渴望，这一点儿童比成年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儿童能一心想着禁物，觉得禁物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我时常为我那颗星星挨打。我的忧伤不能向任何人诉说，只能以美妙的心声对我的星星倾吐，这是孩子结结巴巴表达的最初思想，犹如他从前咿呀学语。十二岁入中学之后，我仰望那颗星，仍然感到无法言传的甜美，因为生命之晨所得的印象在心田留下的痕迹实在太深了。

夏尔比我大五岁，他小时候可爱，长大了英俊，是父亲的宠儿、母亲的宝贝、整个家庭的希望，在家里自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身材匀称，体格健壮，却有个家庭教师。我身材瘦小，体质孱弱，反倒五岁就进城里学校念书，由我父亲的贴身仆人早晚接送。我上学带的饭食很简单，同学们带的食品却很丰富。我的寒酸同他们的阔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我痛苦万分。图尔的熟肉酱和油渣很有名，是学生午餐的主要食物。放学正赶上吃晚饭，因此，早晚我们都在家里用餐。那种熟肉酱，贪食的人特别喜欢，可是在图尔贵族人家的餐桌上却难得见到。进学堂之前，我固然听说过，但我从来没有福气看到给我的面包片抹上这种褐色肉酱。即使这不是同学们常吃的食物，我也照样渴望享享口福；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念头，就好比巴黎一位最风流的公爵

夫人眼馋女门房的炖肉，出于女人的本性，非要得到满足不可。孩子们能从目光中看出贪嘴的欲望，正如您能从眼神中辨出爱慕之情，因而我成为他们绝妙的嘲弄对象。我的同学几乎都是市民家庭的孩子，他们把香喷喷的肉酱举到我的眼前，问我是否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哪里有卖的，为什么我没有。他们咂着嘴，夸耀象炸块蕻一样的油渣。他们查看我的饭篮，见里边只有奥利维①奶酪或干果，就说："没什么好吃的？"一句话刺透我的心，使我看清了我和哥哥之间的天壤之别。别人那么幸福，我却被家里遗弃，这种鲜明的对比玷污了我童年的玫瑰，摧残了我青春的绿枝。有个同学见我十分眼馋，存心戏弄我，假惺惺地把抹了肉酱的面包递给我；我误以为他出于诚意，便伸手去接，不料他又把手抽回去，知情的同学哄堂大笑。这是我第一次上当。如果说最杰出的人尚有几分虚荣心，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个孩子被歧视嘲弄而哭泣呢？这种引诱，会使多少孩子变得贪吃，低三下四乃至卑怯啊！为了免遭人欺侮，我就动起手来。我这一拼命，使他们明白我不好惹，但也引起他们的仇视，对他们的暗算我防不胜防。一天傍晚出校门，我背上挨了一包石子。仆人狠狠地替我出了气，回去把这事禀报了我母亲。我母亲一听就嚷道："这个该死的孩子，就会给家里惹麻烦！"如同在家里一样，我在学校也惹人讨厌，不禁对自己产生极大的怀疑；如同在家里一样，我在学校也

① 奥利维，法国奥尔良省南部的小镇，以出产优质奶酪著称。

郁郁独处。这第二场寒雪，又推迟了我心灵幼苗的发育。受宠的孩子都是淘气精，我的孤傲就是基于这种观察。因此，郁积在我可怜的心中的感情依然无法倾诉。老师见我终日神色怏怏，独来独往，被人憎恶，便肯定了我家庭的错误怀疑，认为我性情乖癖。等我能看书写字了，母亲就让我转入勒瓦桥中学。那所学校是奥拉托利会①办的，设有免修拉丁文班，招收我那种年龄的儿童和低能儿。我在那里学习了八年，举目无亲，过着印度贱民一样的生活。下面讲讲何以至此。我每月零用钱只有三法郎，刚够买学习必备的笔墨纸张、小刀尺子，根本买不起游艺用品，如高跷乐器等。同学们游戏没有我的份儿。要想参加，我就得讨好同年级的富家子弟，或者巴结身强力壮的同学。低三下四，这对孩子不算一回事；然而，我稍微有一点这种举动，就会感到耳热心跳。我常常待在树下，冥思遐想，自嗟自怜，或者阅读图书管理员每月分发的图书。在这种形影相吊的孤寂中，隐藏着多少痛苦啊！弃儿的境况又酿出何等凄惶的心情！我获得了最受重视的两门学科奖：法语译拉丁语、拉丁语译法语。想象一下，我第一次参加颁发学年奖大会，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激动啊！台下坐满了家长，而我父母谁也没有来向我祝贺。在欢呼和鼓乐声中，我上台领奖，没有按照惯例亲吻发奖人，而是扑到他的怀中痛哭起来。当天晚上，我把花冠投进火炉里烧

① 奥拉托利会，由圣菲力浦·奈里于一五七五年在罗马创建的天主教士会。一六一一年，法国主教皮尔·德·贝吕尔效法意大利奥拉托利会，创建了法国奥拉托利会。

掉。发奖的前一周用来评奖，家长们都待在城里，因此，同学们一早都兴高采烈地离校，只剩下我和“海外生”——这是我们给家住在海岛或外国的同学起的称号；然而，我家就住在几法里远的地方。在做晚祷的时候，那些坏小子向我们大肆炫耀随同父母用的美餐。您会处处发现，我在人世涉足渐深，不幸也不断地增加。我做出多少努力，以摆脱与世隔绝的命运啊！怀着无限向往而长久酝酿的多少希冀，却毁于一旦！为请父母到校参加授奖仪式，我给他们写过几封充满感情的信。信虽说不免有些夸张，但何以招致母亲对我的责难、对我文笔的挖苦呢？我仍不气馁，保证满足我父母提出的来校条件。我还央求两个姐姐从旁说情，可是徒劳无益；而每逢她们的圣名瞻礼日和生日，我却象可怜的弃儿一样准时写信祝贺，从不疏忽。授奖日期临近，我催促父母，说我可望得奖。不见他们回音，我便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一定会来，不禁满心欢喜，翘首以待，并把这消息告诉给同学。家长们陆续到校的那段时间，老校工来传呼学生，脚步声在校园里回荡，我的心扑腾得几近病态；那老人一次也没有呼唤我的名字。在我忏悔诅咒过人生的那天，我的忏悔师指天对我说，主有圣训：“Beati qui lugent①！”这保佑了棕榈盛开。宗教思想奇幻的精神境界，很容易迷住青年；我初领圣体时，就完全沉浸在高深莫测的祈祷中。我受热忱信念的推动，祈求上帝为我重现我在《殉道圣徒录》中看到的令人神往的奇

① 拉丁文：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山上训众。

迹。五岁时，我的心便飞到一颗星上；到了十二岁，我去叩圣殿大门。我心醉神迷，产生了难以描摹的幻觉，从而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充实了我的情感，增强了我的思维能力。我常常把我看到的神奇的幻象归功于天使：正是天使陶冶我的灵魂，使之担负天降的大任，赋予我洞烛事物幽微的观察力，锤炼我的心，使之免中魔法；而诗人一旦有了可悲的能力，能对比感受与现实，对比索求的巨大与所得的微小，便会中魔而陷入不幸；天使在我的脑海里著了一部书，让我从中读到我应当表达的思想，还把放在先知嘴唇上的火炭放在我的双唇上①。

我父亲对奥拉托利会学校的教学水平有所怀疑，便从勒瓦桥把我接走，送进巴黎沼泽区的一所私立中学。那时我十五岁，经过考核，校方认为，我这个从勒瓦桥来的修辞班学生可以上三年级。我在勒皮特寄宿学校②学习期间，又尝到了我在家庭、小学校、教会学校所忍受的痛苦，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我父亲根本不给我钱。父母知道我在学校可得到衣食，脑袋里能塞满拉丁文希腊文，就认为问题全部解决了。我在这所学校里先后认识了上千名同学，却没有看到一个家庭对孩子如此漠不关心的例子。勒皮特先生狂热地拥护波旁王朝，早在忠诚的保皇党人力图把玛丽-安东奈特王后

① 典出《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成为先知之前，一个天使用夹子从祭坛上夹一块火红的炭，放到他的嘴唇上，说道："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② 即法国人勒皮特(1764—1821)在沼泽区圣路易街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

从神庙救走的那个时期，他就同我父亲有过交往，后来双方又恢复了联系。他觉得有责任弥补我父亲的疏忽，但不了解我父母的意图，每月给我的钱也少得可怜。校舍早先是“快乐”公馆，同所有旧贵族府邸一样，前面设有门房。鬼学监带我们去查理曼大帝中学之前，有一段休息时间，阔气的同学就到校工家去用茶点。校工叫杜瓦西，是个地地道道的走私犯；对他的生意，勒皮特可能不知道，也可能默许。学生从切身利益出发，也都极力巴结他，因为他是我们违反校规的秘密保护伞，是我们超时返校的知情人，又是同禁书出租商联系的中间人。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殖民地食品价格上涨，十分昂贵，因此，用茶点时喝一杯牛奶咖啡，便有一种贵族派头。如果说在家长的餐桌上糖和咖啡成为高级食品，那么我们中间有人食用，就会产生优越感。少年贪嘴，好摹仿，容易赶时髦，即使这些因素还不够，单单优越感也足以激起我们强烈的愿望。杜瓦西同意赊帐，他估计我们都有姐姐、姑姑、姨母，她们会代为偿付，以便维护我们的名誉。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抵制了那个酒吧的诱惑。如果评断我行为的人了解诱惑的力量，了解我的心灵对禁欲主义的毅然向往，了解我长期克己而压抑的怒火，他们就会擦拭我的眼泪，而不是惹我伤心哭泣。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哪有那种博大的胸怀，以蔑视回敬别人的蔑视呢？再说，我感到自己可能已染上好几种社会恶习，这些恶习由于我可望不可即而来势更凶，第二学年末，我父母来到巴黎。他们到达的日期还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他就住在巴黎，却一次也没有来看我。姐姐们也

一道旅行，我们全家要一起逛逛巴黎。头一天，我们计划到王宫饭店吃饭，然后就近去法兰西剧院。虽然这种意想不到的娱乐日程令我陶醉，但是风雨欲来的情势又迅即使我兴味索然；久经苦难的人，情绪特别容易受影响。我欠杜瓦西先生一百法郎，必须向父母申报，因为他威胁说要亲自向他们讨帐。我打算让哥哥替杜瓦西传话，并让他在父母面前替我求情，转达我的痛悔。父亲有意宽恕我，可母亲一点也不容情；她那深蓝色眼珠一瞪，把我吓呆了。一连串可怕的咒语从她嘴里吐出来：我才十七岁，就这样胡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是她儿子吗？我要把家毁了吗？难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吗？我哥哥夏尔品行端正，为门庭增光，而我却要败坏家声；他已经有了职业，不是该独自掌握一份财产吗？我两个姐姐日后结婚，没有嫁妆能行吗？难道我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不知道我生活的糜费吗？白糖和咖啡，对学习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下去，不就要沾染上所有恶习吗？同我一比，马拉①也成了天使了。这一通潮水般的责骂，使我的心灵恐惧万分。挨完训斥，我就被哥哥送回学校，丧失了到普罗旺斯兄弟开的饭店用餐的口福，也丧失了观看塔尔玛演出《布里塔尼居斯》②的眼福。这就是睽违十二载，我同母亲见面的情景。

等我修完了人文学科，父亲把我置于勒皮特先生的监护

---

① 冉-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群众领袖，被称为“人民之友”，贵族自然对他恨之入骨，视为魔鬼。

② 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拉辛的名剧。

之下：我要学习高等数学，上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我住进公寓，摆脱了课堂的束缚，满以为能暂时告别穷困。哪料到尽管我十九岁，或许正因为我十九岁，我父亲还是照老章程办事：送我上小学不给带象样的饭食，送我上中学不给零用钱，逼得我向杜瓦西赊帐；上了大学，给我的钱还是少得可怜。在巴黎这样的地方，没有钱能干什么呢?再说，我的自由也受到巧妙的束缚。勒皮特先生派一名鬼学监送我上法学院，把我交给教师，课后再接回去。我母亲怕我出事，想出种种防范措施，就是保护一名闺秀也不至于如此。巴黎这个世界，理所当然令我父母担心。男生的心事，同样是住宿女生的情思。怎么管也管不住，女生口不离情郎，男生话不离淑女。然而，那时候在巴黎，同学间的聊天，主要是以王宫饭店为话题，说它是爱情的埃尔多拉多①，酷似东方苏丹的宫苑。那里的晚上，金币哗哗流淌；在那里，最纯贞的顾忌也会荡然无存；在那里，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王宫饭店和我犹如两条渐近线，只能接近而不能相交。请看，命运是如何挫败我的图谋的。父亲曾把我介绍给我的一位老舅母，她住在圣路易岛；每星期四和星期日，我必到她府上吃饭。这也是勒皮特夫妇出门的日子，不是先生就是太太把我送去，晚上回家顺路再接走。多奇特的消遣啊！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身分高贵，拘泥虚礼，从未想

---

① 埃尔多拉多，西班牙语为“黄金国”，位于南美洲，是虚构的地方。王宫饭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帝国时期和波旁王朝复辟初期，是娼妓麇集的地方，故而巴尔扎克这样描述。

到给我一文钱。她老态龙钟象座古教堂，浓妆艳抹犹如画中人，身着锦绣华服，深居侯府，就仿佛路易十五依然在世。她只接待老贵妇、老贵族；在这些僵尸中间，我真有身临墓地的感觉。他们谁也不同我讲话，我也没有勇气先开口。我的青春似乎妨碍他们，那种敌视或冷淡的目光令我惭愧。不过，我觉得这种漠不关心倒是可乘之机，心里盘算哪天晚餐一结束，便溜出去，跑到木廊商场。我姑母一打上惠斯特牌，就不再注意我了。那个名叫冉的跟班也并不把勒皮特先生放在心上。然而事与愿违，这帮老朽腮帮乏力，牙口不齐，倒霉的宴席久久不散。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我总算跑到楼梯，只觉得心怦怦直跳，真象比昂卡·卡佩洛①逃跑那天的情景。可是，等门房给我打开门，我却看见勒皮特先生的马车停在街上，老先生气喘吁吁地叫我。也是命该如此，三次都有意外情况阻隔王宫饭店的地狱和我青春的天堂之间的道路。二十岁的人，还一无所知，我深感愧怍，有一天把心一横，不管有多大风险也要去见见世面。勒皮特先生身体肥胖，又是畸型足，颇象路易十八，上车十分吃力，于是我趁机甩掉他。真巧！就在这当儿，我母亲乘驿车来到了。在她的逼视下，我停下脚步，不敢动弹，犹如小鸟见到蛇一般。怎么这样巧，偏偏撞上她呢？说来毫不足怪。其时，拿破仑正进行最后的挣扎。我父亲预见到波旁王室要复国，便携我母亲离开图尔，到巴黎来开导我那个已经在帝国外交部任职的哥哥。机灵的

① 比昂卡·卡佩洛（1542—1587），威尼斯贵族出身的妇女，十五岁跟她情人皮埃特罗·波纳旺图里私奔到佛罗伦萨。

人都密切注视敌军的推进，看出京城已危如累卵。我母亲这次来，就是要接我离开险境。我在巴黎正要失足的时候，顷刻之间就被带走了。长期以来生活拮据，只好克制欲念，可又断不了胡思乱想，精神不免痛苦，终日愁闷不解，于是潜心学习，犹如从前幽居在修道院里的厌世之人。青年应当发扬青春的天性，投身到赏心乐事中。然而在那个时期，我读书成癖，自身幽禁，这可能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要说明那个时期对我未来的影响，描写几笔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不可或缺的；您必能体会出其中的无限哀怨。由于受导致病态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我过了二十岁，依旧身材矮小，面黄肌瘦，不过心灵却坚韧不拔。按图尔的一位老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貌似羸弱，但溶进了钢铁般的气质，而这种融合已臻完成。我博览群书，勤于思索，保持童稚的身躯，却有老成的思想；因此，在要望见生活的山间崎岖难行的小路和平野沙路之际，我就已经超验地纵观通晓了生活。异乎寻常的际遇使我滞留在人生的美好时期。人到这个时期，心灵初醒，开始萌发冲动和欲望，觉得一切都新奇有趣。我处在交替时期：一方面，学习延长了我的青春期，另一方面，成年期的绿色枝叶却迟迟不发。我经受了这样的磨砺，比哪个青年都善于感受，富于情爱。要想透彻地理解我这段叙述，您还是重温一下锦瑟年华吧；人在妙龄时，嘴还没有被谎言玷污，尽管因为羞怯同欲望相矛盾而眼帘低垂，目光却是无邪的，思想绝不肯屈服于世俗的诡谲，内心胆怯，又能见义勇为。

我同母亲从巴黎到图尔的行程，就不向您叙述了。她的态度十分冷淡，我的感情受到压抑，难以迸发出来。每从一站出发，我都暗下决心开口讲话。可是，她一瞪眼，一句话，就把我仔细打好腹稿的开场白给吓回去了。到了奥尔良，母亲临睡觉时，责备我一路无话。我一下子扑到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热泪滚滚而下，向她倾诉满怀的感情。为了打动她，我剖白心曲，诉说自己多么渴望母爱，那声调足以感化一个继母的心肠。可是，我母亲硬说我装模作样。我抱怨被家里抛弃，她则称我为不肖之子。我心痛欲裂，但求一死；到了布卢瓦时，我跑到卢瓦尔河桥上，想跳水自尽，只因栏杆太高才自杀未遂。

回到家里，两个姐姐根本不认得我了，对我的态度是七分惊奇，三分亲热。不过，后来相比之下，她们对我倒显得挺有手足之情。我的卧室在四层楼，只要告诉您一个情况，您就会了解我寒酸到了何等地步。我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了，一身还是在巴黎穿的那套服装，身边只有我住校时的那点简陋衣物，母亲没有给我添置一点东西。如果我从客厅一端跑到另一端，殷勤地为她拾起手帕，她就象贵妇对待仆人那样，只对我淡淡地道声谢。我不得不观察母亲，以便确认她的心是否还有松软之处，能植上我的感情的嫩枝，结果发现这位又高又瘦的女人非常自私，喜欢捉弄人，跟利斯托迈尔府的所有闺秀一样，傲慢无礼的程度是以嫁妆衡量的。她在生活中，只看重职责；我认识的冷若冰霜的女人，无不把职责视为立身之本。她接受我们的崇敬，俨如神甫做弥撒时接受香

火；她心中仅有的一点母爱，仿佛被我哥哥全部耗尽了。她说话尖酸刻薄，总是奚落我们，明知道我们不能反驳，却使用心肠狠毒之人的这种武器对付我们。尽管有这些榛莽阻隔，骨肉之情依然根须相连；况且，对母亲丧失希望，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母亲引起的宗教式的恐惧，还能在我们中间维持不少关系，致使母子之情的悖谬一直持续到我们涉世渐深、它最终受到审判的那一天。时候一到，儿女们就开始报复了，往昔的失意所酿成的冷漠，更因他们满载受玷污的感情的残骸而激增；直到父母入土之后，这种冷漠态度也难化解。母亲的无比专横，打消了我要在图尔满足欲望的痴心妄想。我一头扎进父亲的藏书室，拼命阅读所有我没有看过的书。我终日埋在书堆里，就可以避免同母亲接触。不过，我的精神状态也日趋恶化。我大姐已经嫁给了表兄德·利斯托迈尔侯爵，有时她想劝慰我，可是难以平息我心头的愤懑。我想寻死。

时局正酝酿重大事变，而我却全然不知。德·昂古莱姆公爵从波尔多动身，要去巴黎觐见路易十八，他每经过一座城市，都受到热烈欢迎。波旁王室复国，古老的法兰西欣喜若狂。整个都兰地区都为合法的王公们欢腾起来，图尔全城人兴高采烈，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居民都穿上节日盛装，真是一派准备庆典的忙碌景象，有一种难以描摹、令人陶醉的气氛，这一切使我渴望参加为王爷举办的舞会。当时，我母亲抱病在身，不能去参加盛会。可是，当我鼓起勇气，当面向她表示这种愿望时，她竟然大发雷霆。难道我是从刚果归

来，什么也不懂吗？我怎么能想象，我们府上没人去参加舞会呢？父亲和兄长都有事在外，按理不是应该我去吗？难道我没有母亲吗？她就一点不为子女的幸福着想吗？几乎被否认的儿子，转瞬间变成了重要人物。我的身价的猛增，以及母亲针对我的请求以揶揄的口吻讲的一番大道理，同样令我惊诧不已。我私下问了姐姐才知道，母亲做事就爱这样故弄玄虚，其实她正赶着给我制装呢。图尔的裁缝对她定活的要求都感到意外，谁也不敢承做我的服装。她只好把活交给那个来打短工的女人；按照外省的习惯，临时女工要能做各式各样的服装。就这样，秘密为我准备的一套浅蓝色礼服好歹做成了。长丝袜、薄底浅口皮鞋都不难买到；男背心时兴短的，我可以穿父亲的一件。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穿上带襟饰的衬衣，管状褶裥束在领带结中，使我的胸部显得很挺拔。我打扮停当，模样大变，听了姐姐的赞扬，才有勇气到都兰的集会上亮相。谈何容易！去的人太多，能有几个出得风头！幸亏身体瘦小，我才得以在帕皮翁楼花园的一座帐篷下钻来钻去，靠近王爷的座位。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公共舞会，灯火、朱红帷幕、金晃晃的装饰物、华丽的服装和钻石首饰交相辉映，使我眼花缭乱，一时间热得透不过气来。身后一群男男女女往前拥我，他们挤来挤去，相互碰撞，踏得尘土飞扬。“德·昂古莱姆公爵万岁！国王万岁！波旁王室万岁！”欢声雷动，淹没了响亮的铜管乐队和歌颂波旁王室的军乐曲。人人如痴如狂，个个争先恐后，都要朝拜波旁这颗初升的太阳。我冷眼旁观这种名副其实的朋党之私，觉得自己很渺小，

不禁反躬自省。

我象一根麦秆儿卷进这阵旋风里，心中萌生一种幼稚的愿望，想当德·昂古莱姆公爵，跻身于在诚惶诚恐的人群面前趾高气扬的王公之列。我这都兰人可笑的非分之想，倒引发一种雄心；而后由于我的性格和时局的变化，这种雄心变得非常高尚了。谁不艳羡这种崇拜呢？数月之后，我又一次目睹这种宏大的场面：皇帝①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巴黎倾城相迎。芸芸众生把感情与生命倾注在一个人身上，这种对民众的影响力使我突然立志，要一生追求荣名。今天，主持荣耀的女祭司残害法国人，如同古代德落伊教②女祭司拿高卢人祭祀一样。接着，我又同一个女子不期而遇，后来正是她不断激发我的抱负，把我投进王国的政治中心，使我如愿以偿。我过分胆怯，又怕认错面孔，不敢邀请人跳舞，待在那儿手足无措，自然怏怏不乐。我挤在人群里熙来攘去，皮鞋又紧又热，两脚胀得难受，我正感到不自在，不料又被一名军官踩了一下，更为扫兴，真想离开舞场，但根本出不去，只好躲到一个角落，在一张空长椅的一端坐下，一动不动，两眼发直，心里憋气。一位女子见我身形瘦小，误认为我是个孩子，坐在那儿昏昏欲睡，等待母亲尽了兴好回家，于是她宛如鸟儿回巢一样，轻盈地坐到我的身边。我立刻闻到一

---

① 即拿破仑一世，他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离开厄尔巴岛在法国登陆，五月二十日重返巴黎，同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败于盟军。这段历史称“百日政变”。

② 古代克尔特人及高卢人信奉德落伊教。

股女子的芳香，只觉得心旷神怡；自此以后，这种芳香就犹如东方诗歌一样充溢我的心田。我瞧瞧身边的女子，感到她比舞会还要光彩夺目，使我充满了快乐。您若是完全理解我前一段的生活，就能推见心中涌现的情感。我的目光一下被雪白丰腴的双肩吸引住，真想伏在上面翻滚；这副肩膀白里微微透红，仿佛因为初次袒露而羞赧似的，它也有一颗灵魂；在灯光下，它的皮肤有如锦缎一般流光溢彩，中间分出一道线：我的目光比手胆大，顺着线条看下去，不由得心突突直跳，我挺直身子瞧她的胸脯，只见一对丰满滚圆的球体，贞洁地罩着天蓝色罗纱，惬意地卧在花边的波浪里，直看得我心荡神迷。少女般的颈项柔媚细腻，光亮的秀发梳出一条条白缝，犹如清新的田间小路，任我的想象驰骋，这一切使我丧失理智。我看准周围无人注意，便象孩子投进母亲怀抱一样，头埋在她的后背上，连连吻她的双肩。这女子惊叫一声，但叫声淹没在乐声中，无人听见。她回过身，一看是我，责问道："先生？"啊！倘若她说："你这小家伙，怎么啦？"我也许会杀掉她。然而，听到这声"先生！"我的热泪便夺眶而出。她那高贵的灰发冠冕，同妩媚的颈项显得多么和谐，而眼里却含着圣洁的恼怒，使我一时瞠目结舌。她脸上泛起红晕，不过，嗔怪的神情已为宽容的态度所缓解，因为她理解由她引起的一种冲动，并从我痛悔的眼泪中，看出我对她的无限仰慕。她走了，那姿态象王后。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可笑，这才醒悟自己的打扮犹如萨瓦人的猴子。我惭愧，我呆若木雕，但仍在品味我偷窃的苹果，嘴唇上还存留我吮吸的血气

的温煦，心中毫无悔意，目光追踪那位下凡的仙女。初次的肉体接触使我的心亢奋不已，直到人已散尽，我还在舞场徘徊，但再也没有见到那位陌生的女子，只好回府安歇，可我的心灵已经蜕变了。

一颗新灵魂，一颗有绚丽翅膀的灵魂破壳而生。我心爱的星，从我瞻仰它的蓝色苍穹上降临，化为女子的身影，但仍然是那样明亮、晶莹，那样清新。我遽然萌生了爱情，却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男子最炽热的感情头一次闯入心扉，这不是非常奇特的吗？我在舅母的沙龙里也见过几位美丽的女子，可是没有一位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一个男子春心荡漾的时候，难道要有一定的时辰、一定星宿的际遇、一定时机的巧合，以及一个非他莫属的女子，才会产生专一的爱情吗？想到我的意中人生活在都兰地区，我呼吸都格外畅快，觉得湛蓝天空的色调是我在任何地方所未见到的。虽然我的精神异常兴奋，可是外表看来却象害了大病，我母亲又担心又内疚。犹如预感到灾难降临的动物，我蜷缩在花园的角落里，回味偷来的一吻。那次难忘的舞会过去几天之后，母亲见我荒废学业，神色怏怏，对她威逼的目光毫无惧色，对她的冷嘲热讽也无动于衷，认为这是性情骤变的缘故；到我这年龄的青年人都要经历这样的心理危机。医学对这种病态根本不知究竟，而乡间就被认为是医治它的千古不易的良方，是使我摆脱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的灵丹妙药。我母亲决定让我到弗拉佩斯勒去住几天；那座古堡坐落在安德尔河畔，位于蒙巴宗和阿泽屏两个小镇之间。古堡的主人是她的朋友，当然

得到她的秘密嘱托。我在爱情的海洋中拼命游，到下乡那天，竟然游到了彼岸。我不知道那位陌生女子的芳名，如何呼唤她，到哪儿能找到她呢？再说，我又能向谁提起她呢？年轻人初恋时会产生无法解释的疑惧；我性格腼腆，疑惧更大，无望的恋情最后才会变成忧郁，而我一开始便被这种情绪笼罩，但求到田野里游荡奔跑。我怀着儿童那种无所怀疑的、颇具骑士风范的勇气，打算徒步旅行，搜遍都兰地区的乡间别墅，每望见一座秀丽的塔楼，就要自言自语："她就在那儿！"

于是，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我从圣埃卢瓦门出图尔城，穿过救世主桥，来到蓬舍村，遇见房子就抬头看看，最后上了希农大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由行动，无人干涉，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想快就快，想慢就慢。青年人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受各种专制力量的压抑。对我这受尽压制的可怜人来说，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哪怕事情微不足道，也会给心灵带来说不出的欢快。种种情由作美，这一天象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少年时，我散步离城没超过一法里。无论是在勒瓦桥附近还是在巴黎游玩，我都没有领略过田野的自然风光。不过，我幼年时对图尔景色十分熟悉，记忆中保留了这种美感。虽然初出茅庐，还不善于鉴赏风景的诗情画意，我却不自觉地要求很高，如同缺乏艺术实践的人，起始就想得非常完美那样。要去弗拉佩斯勒古堡，步行或骑马都可以抄近路，从一片荒野穿过去。那片以查理曼大帝命名的荒野是不毛之地，坐落在一条岭岗之巅，岭岗两侧便是谢

尔溪谷和安德尔河谷。到了尚匹那里，可以走斜插岭岗的一条路。荒野地势平坦，布满沙石，约摸一法里长的路景色凄凉，再过一片灌木林，便到萨榭乡路，萨榭即弗拉佩斯勒所在的乡名。萨榭乡路沿着起伏不大的平野，过了巴朗很远，直到阿尔塔纳那个小地方，才通上希农大道。那里展现一座山谷，起自蒙巴宗镇，延至卢瓦尔河。两边山峦有腾跃之势，上面古堡错落有致；整个山谷宛如一个翡翠杯，安德尔河在谷底蜿蜒流过。或许由于荒野小径过分寂寥，或许由于旅途劳顿，一望见幽谷的景色，我不禁大为惊叹，顿觉心旷神怡。“那位女子是女性之花，如果说她住在人间，那一定是此地了！”我一产生这个念头，便倚到一棵核桃树上；从这天起，我每次来到可爱的山谷，总要在这棵树下停歇。如今，我来到这棵深解我的情思的树下，探究自从我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心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她就在这里，我的心绝不会欺骗我：荒坡上头一座小古堡，就是她的居所。我坐在核桃树下望去，只见在正午的太阳照耀下，青石屋顶和玻璃窗熠熠闪光。我注意到在一棵白桃树下，葡萄架中间，有一个白点，那是她的轻纱长裙。可能您已经知道她就是这座幽谷的百合花，为天地而生长，满谷飘溢着她美德的馨香。而她自己却毫无觉察。无限的柔情充满我的心灵，它没有别种滋养，只有那依稀可见的身影。然而我觉得，那绿岸夹护、碧波粼粼的长长水带，那装点爱情之谷的摇曳多姿的行行白杨、那弯弯曲曲的岸边坡地的葡萄园中脱颖而出的片片橡林、那渐渐远逝而色调变幻的空濛天际，都在表述这种爱情。您想要

观赏如未婚妻一般美丽而贞洁的自然风光，请您春天去那里吧；您想要平复您心灵上涔涔流血的伤口，请您晚秋再去那里吧。春天，爱情在那里振翅凌空翱翔；秋天，可以在那里缅怀已经长逝的人们。肺病患者，可以在那里呼吸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目光可以落在金黄树丛上休憩，任树丛把甜美的宁静传给心灵。这时空谷回响，那是安德尔河飞流上的座座磨坊吟鸣，白杨搔首弄姿，笑容可掬，晴空万里，百鸟鸣啭，蝉声阵阵，一切都那么悦耳和谐。不要再追问我为什么爱上都兰吧！我爱它，既不象人们爱自己的摇篮，也不象人们爱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我爱它如同艺术家爱艺术；诚然，我爱它不如爱您这样炽热，可是没有都兰，也许我早已不在人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个白点，盯着绿园中那个女子；她在绿丛中显得格外光艳，宛若一触即凋的铃状旋花。我心情激动，步入这个花篮的里端，不久便望见一个村落，由于诗意正浓，看那村庄简直举世无双。请您想象一下，几个婀娜多姿的小岛，环绕着三座磨坊；岛上覆盖着一簇簇树丛，周围是一片水草地，不如此称谓，还能给这些绿草起什么名字呢？萋萋的水草，翠绿翠绿的，铺在河面上，又超出水面，随着水流起伏波动，在磨轮击水形成的漩涡中偃伏。河中疏疏落落露出些石头，水波击石，散落成流苏状，在阳光下粼粼耀眼。孤挺花、粉红睡莲、白睡莲、灯心草、福禄考，宛如精美的壁毯，装饰着两岸。一座小桥摇摇晃晃，梁木已朽，桥墩上开满鲜花，栏杆也覆盖着茂盛的青草与绿茵茵的苔藓，向河面倾斜，却没有塌毁。几只破旧

的小船、几张渔网、还有牧人单调的歌声；一群群鸭子在小岛之间嬉游，或在卢瓦尔河水冲下来的粗沙滩上舒翅；磨坊工人帽子压在耳朵上，正忙着给骡子装驮；这种种细节，给这幅画面增添了惊人的天真气氛。请想象一下，过了桥，便看见三两座农舍、一间鸽棚、几座墙角塔；还有三十来座简陋的房子，由园子和忍冬、茉莉、铁线莲长成的绿篱隔开；每户门前的肥料堆上都开满鲜花，公鸡母鸡在路上闲逛。这就是吕昂桥村，一座明媚秀丽的村庄。村中高矗一座古老的教堂，是十字军时代的建筑，很有特色，也是画家喜欢入画的景物。请您在整个画面的四周，画上胡桃古木、淡黄叶丛的幼杨；在云蒸霞蔚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场中间，再添上几种园中建筑，您对这个美丽的地方就会窥见一斑了。我沿着河左岸的萨榭乡路，边走边观赏，看那布满对岸的丘丘壑壑。最后走入一座园子，园中的百年大树表明，这便是弗拉佩斯勒古堡了。我到达时，正巧响起午餐钟声。主人绝没有想到我是从图尔徒步而来的，饭后便带我出去，到他的庄园转了一圈。我从各个角度观赏了山谷的千姿百态，此处只见一线，别处又豁然开朗；卢瓦尔河宛如一把精致的金刀，常常把我的目光引向天际，只见粼粼碧波中间，帆影幢幢，趁风疾驶。我登上一个峰顶，第一次欣赏到阿泽古堡，这颗经过琢磨的钻石，镶嵌在安德尔河上，下面衬托着雕花的桩基。接着，我望见坐落在谷底一隅的萨榭古堡，它的体态巍峨和谐，引人遐思，然而太凄清、太肃穆，不适于浮华的人逗留，却是愁肠百结的诗人的好去处。我受此感

染，后来也爱上了寂静、树顶光秃的乔木，爱上了幽谷中无名的神秘气氛！但是，那坐落在斜坡上的、被我一眼选中的小古堡，我每次望见都意倾神往，久久凝视。

“喂！”主人在我的眼神里，发现年轻人总是十分天真地流露出来的欲念的闪光，不禁说道，“您远远就觉察出有个漂亮女子，就象狗嗅到猎物一样。”

我不爱听他这后半句话，不过，我还是向他打听小古堡的名称、主人的姓名。

“那是葫芦钟堡，建筑很好看，是德·莫尔索伯爵的宅邸。他是都兰地区一个世族的后裔；他家在路易十一①朝代开始发迹，这一姓氏表明他祖先历过奇险，从而赢得了纹章和封号。他一个先辈幸免绞刑之难，因此，全家人都戴金质黑色小型十字徽章；徽章上下呈T字形和倒T字形，中心有一朵枝茎截断的金色百合花，题铭为：‘主佑吾王陛下’。伯爵流亡回国后，便在这个宅邸安了家。这份产业是他妻子的。德·莫尔索夫人是独生女，她娘家勒农库，即勒农库-吉弗里世家，眼看就要绝嗣了。伯爵一家财产微薄，同夫妇二人的显赫姓氏形成奇特的对比。也许出于自尊心，也许迫不得已，他们始终守在葫芦钟堡，杜门谢客。直到目前为止，他们深居简出还有情可原，只为眷恋波旁王室；不过我怀疑，国王回来，他们也未必改变生活方式。去年，我来到这里居住，曾对他们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他们回访了，并邀请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于一四六一年至一四八三年间在位。

我们吃饭。冬季，双方有几个月没有来往；后来又发生了政治事变，推延了我们返回的日期。我回到弗拉佩斯勒的时间不长。德·莫尔索夫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首屈一指的女子。”

“她常去图尔吗？”

“从来不去。哦，”他又改口道，“她最近去过，就是德·昂古莱姆公爵路经图尔的那次。公爵对德·莫尔索先生优礼相待。”

“正是她！”我失声高叫。

“谁呀，她？”

“肩膀很美的女子。”

“肩膀美的女子，您在都兰一带能见到很多，”他笑道。“真的，您若是不累，我们可以过河，到葫芦钟堡去。到了那儿，您再辨认辨认，是不是您说的那副肩膀。”

我又高兴又羞愧，红着脸同意了。将近下午四点钟，我们到达我的目光长时间爱抚的小古堡。这个建筑其实挺普通，但与周围景物相得益彰。它坐北向南，正面有五扇窗户，两头的两扇各突出约两图瓦兹①，模拟两座楼阁，这种建筑技巧，给这座古堡增彩添色。中间的窗户兼作楼门，下两层台阶便是梯状花园；最低一层有洋槐椿树掩映，隔一条乡路，就是沿安德尔河边的一长条草地，但看上去还象是花园的组成部分；因为那条土路低凹，一侧紧贴梯园，另一侧护着诺曼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1图瓦兹合1.949米。

底式的绿篱。坡地平整成梯田，使房舍与河流距离适宜，既避免临水产生的妨害，又不失依山傍水的风致。古堡下方建有库棚、马厩、贮藏室、厨房，全是安的拱形门。古堡顶棱角分明，栩栩生姿；顶室有雕花小窗棂，山墙上饰有铅皮制的花束。在大革命时期，房顶无疑失修，上面象生了锈一般，平平地铺了一层淡红色苔藓；朝南的房顶就好生这种藓类。台阶正门上方建有一个钟楼，上面雕着布拉蒙-绍弗里的盾形纹章：纹章等分成四个口状，面上是蓝色和银色交替的纵条纹，两侧各有一只肉色与金色手掌，各握一条人字条纹的黑色长枪。题铭为："万人可睹，一人莫触！"这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纹章的支撑图案是一条龙和一只狮身鹰头怪兽，张着大口，金链锁住，雕得十分精美。纹章上的公爵桂冠，以及顶端的金果绿色棕榈树，大革命时期给毁坏了。一七八九年之前，公安委员会秘书瑟纳尔被赶出了萨榭①，建筑遭到损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布局和雕饰，给这座小古堡增添一种美感，使它象一朵花，飘飘欲举。从山谷往这里看，古堡底层象是第二层；可是到庭院里一瞧，底层和一条宽宽的沙路却处于同一水平上；沙路通向一块草坪，草坪上有几个圆形花坛，显得生气盎然。左右两侧是葡萄园、果园和几块栽了核桃树的耕地，使古堡绿环翠绕；这一段地势很陡，直冲而下，濒临安

① 根据史实，瑟纳尔并未被赶出萨榭，而是从一七八六年起，几度出任伊斯勒-布夏尔地区司法官，萨榭在其辖内。一七九一年，他在都兰成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曾对贵族实行恐怖统治。

德尔河。河边草木丰茂，苍翠青葱，色调深浅不同，着实显出造化之功。沿着葫芦钟堡旁边的小路往上走，只见园林建筑错落有致，我一边赞赏，一边呼吸着充满幸福的空气。精神难道象物质一样有导电作用，也能迅速地改变温度吗？隐秘的事件即将发生，要永远改变我的心境，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就象动物预感到好天气而快活那样。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每个情景都给它增添了隆重的色彩。大自然装扮一新，犹如一位去同情郎幽会的女子；我的心灵第一次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我凝目观赏，她象我在中学时幻想中描绘的那样，丰美茂盛，五彩缤纷。为了说明那种幻想对我的影响，我在前面笨拙地向您提了几句；那的确象一部《启示录》①，我的一生都一幕幕在上面预示出来：每个事件，无论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都有古怪的图象相伴随，那其中的联系，惟独心灵的眼睛才能看见。葫芦钟堡的头一道院子四周，建有农事用房：仓库、压榨机室、牲口棚、马厩等。我们穿过头道院子，看门狗叫起来，一位仆人闻声而出，对我们说伯爵先生一早就到阿泽去了，估计就要返回，府上只有伯爵夫人。我的房东看了看我。我的心突突直跳，怕他因为男主人不在家，不愿意拜访德·莫尔索夫人；还好，他让仆人去通禀。我象孩子一样急不可耐，快步走进纵贯主楼的长长的门厅。

“请进吧，先生们！”一副金嗓音说道。

---

① 《启示录》，《新约》中的最后一卷。

虽然德·莫尔索夫人在舞会上只讲过一句话，但我一下便听出是她；这声音直透我的心扉，充溢我的灵魂，犹如一束阳光照亮一个囚徒的牢室。想到她可能记得我的相貌，我恨不能逃走；可是已经迟了，她出现在门口，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清楚谁的脸红得最厉害，是她还是我。她一时怔住，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等仆人搬过两张圆椅，她才回到原位，坐在绒绣机前，绣完一针，数了针数，以表示她沉默并非无故，然后抬起头来，表情又温和又高傲，对着德·谢塞尔先生问，是什么好风使我们光临。她虽然急切想了解我来访的真意，眼睛却不看我，也不看德·谢塞尔先生，而一直凝望外面的河流。但是，她听我们讲话的神情就象盲人一样，要从声调的细微变化中，捕捉对方心灵上的波动。也的确如此。德·谢塞尔先生介绍了我的姓名、身世，说我来到图尔只有几个月，战事威胁巴黎时，我父母才把我接回图尔的家中。我虽然生在都兰，却不熟悉这地方；在都兰人看来，我不过是个因学习负担过重，把身体搞虚弱了的小伙子，是到弗拉佩斯勒来疗养的。我是头一次到这里来，他便带我参观他的庄园，到了山脚下我才告诉他，我是从图尔步行到弗拉佩斯勒的；我的身体本来就虚弱，他担心我吃不消，便冒昧走进葫芦钟堡，想必德·莫尔索夫人会允许我在府上休息一下。德·谢塞尔先生讲的是实情，然而事情显得太巧，德·莫尔索夫人还半信半疑。她转身打量我，那眼神又冷淡又严峻，我被逼视得垂下眼帘，既是由于一种说不出来的耻辱之感，又是要掩盖我忍住的眼泪。高贵的女主人见我额头

沁出汗珠，也许还猜出我几欲流泪，因而热情地款待我们；她的好意使我定下心来，有了开口的勇气。我逊谢一番，可是脸红得象做了错事的姑娘，声音颤抖得象老人。

“我的全部祈愿，”我抬起眼睛，第二次同她的目光相遇，但象闪电一样旋即离开，对她说道，“就是不要把我从这里赶走；我实在疲乏，走不动路了。”

“您为什么怀疑这个美丽的地方的好客精神呢？”她问道。“你们一定肯赏光，在葫芦钟堡吃饭吧？”她转身向我的房东补充了一句。

我看了看我的保护人，目光充满了祈求的神色。他见此光景，便准备接受这一措辞是要对方谢绝的邀请。诚然，德·谢塞尔先生在社交场上阅历既深，听出了话外之音，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却确信一个美丽的女子必定心口如一；因此晚上回去，我的房东提起此事，令我好生奇怪。他对我说：“我留下吃饭，是因为您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假如您不把事情挽回来，我同邻居的关系也许就搞僵了。”假如您不把事情挽回来这句话，令我沉思很久。德·莫尔索夫人若是喜欢我，就不会嗔怪把我引到她府上的人。看来，德·谢塞尔先生料想我能使她感兴趣，这不就是向我肯定了这一点吗？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刻，这种解释增强了我的希望。

“这恐怕难于从命，”德·谢塞尔先生答道，“德·谢塞尔夫人还等我们回去呢。”

“她天天有您陪伴，”伯爵夫人又说，“可以派人告诉她一声。她一个人在府上吗？”

“德·凯吕斯神甫在那儿作客。”

“那好！”她起身摇铃传仆人，“你们就同我们一道用餐。”

这回，德·谢塞尔先生才相信她出于诚意，向我投来祝贺的目光。我一旦确信整个傍晚能待在这里，就觉得这段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在许多不幸的人的心目中，明天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他们对次日不抱任何企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能有几个小时，我便尽情地享受。德·莫尔索夫人谈到当地情况，谈到收获、葡萄的长势，话题全是我不知道的事物。一位女主人这样行事，不是表明她缺乏教养，就是表明她瞧不起客人，要让人家插不上嘴。其实，伯爵夫人倒很为难。如果说乍一开始，我认为她故意把我当作孩子看待，如果说我看到德·谢塞尔先生同女邻居谈些我根本不懂的严肃事，不禁羡慕起三十岁男子的优越地位，如果说我认为青睐为他独占，心中非常气恼，那么几个月之后我才明白，一位女子的缄默有多深的涵义，一次漫无边际的谈话又掩饰了多少心思。起初，我坐在椅子上，尽量显得自如一些，继而发觉自己的位置有利，便一饱耳福，聆听伯爵夫人迷人的声音。她那心灵的气息，在音节的抑扬顿挫中舒展，犹如乐音通过笛孔分成音调一样。那气息飘飘摇摇，入耳已微，却能促进人的血液循环。从她口中讲出来，i结尾的词宛若鸟鸣，ch音犹如爱抚，爆破音t又象是表现了心灵的专横。就这样，她不知不觉扩展了语词的含义，将听者的灵魂带入仙境。有多少回，一场可以结束的讨论，我却任其继续下去；有多少回，我故意惹她训饬，就为了倾听这人声的音乐会，呼吸从

她表露心灵的双唇吐出来的空气，就为了能热烈地拥抱住这闪光的语流，我真渴望能以同样的狂热把伯爵夫人紧紧搂在心口！当她讲到高兴处笑起来的时候，那是多么快活的燕子歌声啊！可是，当她提起她的忧伤时，那声音又多么象天鹅在呼唤自己的同伴！伯爵夫人没有注意我，正好给我端详她的机会。我的目光尽情地在这位谈话的漂亮女子身上移动，这目光紧紧搂住她的腰，亲吻她的双脚，在她的发鬈中嬉戏。然而，一种恐惧的心理折磨着我；大凡在生活中有过真正的恋情，尝过无穷乐趣的人，都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就怕她发现我的目光盯着她的肩膀，盯着我曾热烈亲吻的地方。越怕，欲望越强烈，我不能自制，还是凝视她的双肩！我的眼睛撕开了她的衣领，又瞧见那颗淹没在乳白色中的斑点；斑点以下便是中分后背的美丽的线条。自从那次舞会之后，这斑点就一直在我的漆黑之夜中闪光；要知道，富于幻想而生活又纯洁的年轻人，他们的睡梦就仿佛在这种黑暗中流转。

我可以向您勾画伯爵夫人的仪态，这仪态使她所到之处令人瞩目；然而，多么精妙的笔触、多么温暖的设色，也不能表现其万一。要想绘出她的形象，就必须有一只妙手，善于刻画内心的火焰，善于表现朦胧皎洁的神韵，可是这样的画家是找不到的，因为这样的神韵既为科学所否认，又是语言所无法描摹的，而惟有情人的眼睛能够窥见。她那纤细的灰色秀发常常使她难受；这类不适，无疑是血液猛然上头而引起的。她的额头象若孔德①那样饱满丰润，蕴蓄着无数未

① 即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代表作《蒙娜·丽莎》中的女子。

表达的思想，种种被抑制的情感和无数浸在苦水中的鲜花。她那水绿色的眼睛有褐色斑痕，平时一直暗淡无光。不过，若是谈起她的孩子，若是突然流露快乐或痛苦，尽管在安分守己的女人生活中很少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她的眼睛也会闪现难以捉摸的光芒，仿佛生命的精力在燃烧，即将燃尽似的。那闪光曾以它极大的鄙视射向我，使我几欲流泪；它也足以使最狂妄的人垂下眼睑。她的鼻子是希腊型的，象菲迪亚斯①画上的那样，由一对弧线与秀美的嘴唇相连，给她那张瓜子脸增添许多神采。她的脸色宛似白茶花色织锦，两腮泛红时，又象玫瑰一般鲜艳。体态丰满适度，既不减妩媚，也无损丰腴，虽然富态而依旧风姿绰约。那双手赛过璀璨的瑰宝，令我目眩神摇；手臂相连没出一条纹褶；您若是看到，就会顿然领悟这种完美的形体。她的头下半部并无凹陷，不象脖颈类似树干的那种女子；肌肉也没有凸出条条纹路，周身各部分都是流线型的，人见而忘俗，笔墨难以描绘。沿双颊有两溜绒毛，至脖颈平阔处渐次疏落，由于反光作用，象丝绸一样柔软光滑。她的耳轮纤巧，照她的话说，这是做奴婢与母亲的苦相。后来，当她心中有了我时，她才对我说："指的就是德·莫尔索先生！"真对呀，而我这听话善于听音的人，当时却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她的胳膊妙丽，双手修长，葱指微微弯曲，象所有的古代雕像一样，手指肚超出薄薄的指甲。如果您不是个例外的话，我说扁腰胜过圆腰，必定会

① 菲迪亚斯（公元前490—431），雅典雕塑家，是希腊古典艺术的杰出代表。

惹您不快。圆腰是有魄力的标志。然而，这种女子专擅固执，好享乐而缺乏温情。扁腰的女子则不然，她们忠诚，多愁善感，情意缠绵，比前者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扁腰女子温和柔顺，圆腰女子倔强嫉妒。现在您知道了她的容貌。再者，她有大家闺秀的一双纤足，极少走路，走几步就乏，从衣裙里露出来煞是好看。虽说生了两个孩子，却保留了少女的情态，我见过的女子都不及她。她的样子天真，又显得羞怯，常爱沉思默想，那无以言传的神态，正象一个天才画家为表现内心世界而创作的肖像。就是她的外表美，也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来。您回想一下，我们俩从迪奥达蒂别墅①返回的路上，曾采了一枝欧石南，它有一股野花的清香，您还大大赞美那粉红墨黑两色的花瓣。您想起那枝花，就能推断出来，这位女子远离尘世，人有多么标致，表情有多么自然，在与她融为一体的事物中，又是多么令人爱慕，她真象那粉红墨黑两色的花瓣，她的身体就象新发的叶子那样生机勃勃，头脑如同离群索居的人那样简洁明辨。她在感情上稚气十足，却又因倍受折磨而神态严肃，具有高贵夫人与可爱少女的双重气质。她从不忸怩作态，一起一坐，一言一止，无不招人喜爱。她一向沉默寡言，心神集中，警惕着灾祸的偷袭，象是一家人安全的可靠哨兵。有时脸上洋溢出笑意，揭示她爱笑的天性，不过，这种天性已经埋没在生活强加给她的神态

---

① 迪奥达蒂别墅，位于日内瓦湖畔，英国诗人拜伦曾在此小住。巴尔扎克曾两度来访。

中了。她的妩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只能引起人们的遐想，不会激发一般女子所希冀的男人的追求，但显露了她早年的烈火般的天性、蔚蓝色的梦幻，犹如乌云绽开的缝隙中露出的湛蓝天空。这无意中隐现的天性，会使还没有体味到心中的泪水已被欲火烤干的人陷入沉思。她的动作极少，尤其是眼睛很少顾盼(除了她的孩子，她谁也不瞧)，因而做件事，说句话，显得无比庄重；大凡女子因流露真情而有失体面时，都善于摆出这样一本正经的面孔。那天，德·莫尔索夫人穿一件粉色密条纹衣裙，细布绉领上镶着宽宽的折边，扎一条黑色腰带，穿一双黑色皮靴。她的发式很简单，只是盘在头顶，用一个玳瑁梳子卡住。这就是我许下的不完整的素描。然而，她那不断向亲人身上流溢的心灵的力量，她那象太阳放光一样大量输送的营养汁液，她那内在的本性，她那安宁时刻所持的态度，阴云密布时表现出来的隐忍，所有那些展示性格的生活漩涡，有如变化莫测的天穹，只有深处的本色相似；要想全部描述出来，就不能脱离这个故事中的种种事件。这是一部真正的家庭史诗，它在贤者心目中的伟大程度，不亚于百姓心目中的悲剧。它定会扣紧您的心弦，不仅因为我在这个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因为它反映了大多数女子的类似命运。

葫芦钟堡非常整齐洁净，处处显示英格兰的特点。伯爵夫人常待的客厅，全部镶了细木护壁，涂成两种不同的灰色。壁炉上摆着一个座钟，钟罩是一块整桃花心木雕成的，上面立着一只高脚杯，还摆着一对白色金丝大瓷瓶，里边插着从好

望角移植来的欧石南花。托架上放着一盏灯。壁炉对面摆着一个双六棋盘。白色薄纱窗帘没镶流苏，由两条棉布宽带系着。坐椅的罩子是灰色的，镶有绿边。绷在架子上的绒绣布可以表明，伯爵夫人的家具为什么都有罩子。这种简朴可以说达到了伟大的程度。葫芦钟堡的这间客厅宁静肃穆，跟伯爵夫人的生活极为相称，看得出她平时的活动很有规律；我后来见过许多客厅，没有一个给我留下如此充实丰赡的印象。我的大部分思想，甚至那些在科学上、政治上最大胆的设想，都是在那里产生的，好比鲜花散发芳香一样；正是那里生长着一株不为人识的奇花，它把花粉撒在我的心灵上；正是那里照耀着温暖的太阳，它使我的好品质发扬光大，使我的坏品质枯萎消退。从窗口望去，整个山谷景物尽收眼底，从横卧吕昂桥的丘峦起，沿着对面蜿蜒起伏的山坡，以及沿线矗立的弗拉佩斯勒的塔楼、教堂、小镇、雄踞草场的萨榭小古堡，直到阿泽古堡，一览无余。这地方与闲适的生活非常和谐，把宁静注入人的心灵；除了家庭风波，再也没有情绪变化。假如我在那里同她第一次相遇，看见她在伯爵和两个孩子中间，而不是身穿舞会的衣裙象仙子一样，我绝不会猎取那狂热的一吻，当时我正痛悔莫及，以为那将葬送我的爱情！不，我绝不会那样做。在我身遭不幸、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可能跪下来，吻她的靴子，洒下几滴泪，然后去投安德尔河。可是，我接触了她那初绽的茉莉花般的皮肤，喝了那盛满爱情的杯中奶汁，心灵领略了超凡的快意，便燃起了希望；因此，我要活下去，等待欢乐时刻的到来，有如野人窥伺报仇

的时机；我要藏匿在树上，匍匐在葡萄园里，潜伏在安德尔河中；我要寂静的夜晚、孤独的生活、火热的太阳做我的同谋，以便吃掉我曾咬过的甜美禁果。即使她要我采撷会唱歌的花①，找到赛海神摩尔根②的同伙埋藏的财宝，我也一定要全部献给她，以便换取可靠的财富，换取我渴望的缄默之花！我久久凝视我崇拜的女子，盘桓于梦幻之乡，这时一名仆人走进来，向她禀报什么事；于是我停止幻想，听到她提到伯爵，这才想起一位女子应该属于她的丈夫，不由得头脑一阵眩晕。继而，我暗暗气恼，倒要瞧瞧拥有这个珍宝的究竟是什么人。两种情绪控制着我：仇恨与害怕；这种仇恨无所畏惧，敢于冲破一切障碍；这种畏怯既模糊又真切，担心这场搏斗及其结局，尤其是担心她。我被无名的预感搅得心烦意乱，害怕蒙受耻辱的握手；我已经隐约看见这种有弹性的困难，意志最坚强的人碰上去，也要被消磨得精疲力竭；我也忌惮那种惰性，它使现今的社会生活里不再有火热的心灵所追求的激动人心的结局。

"德·莫尔索先生回来了。"伯爵夫人说道。

我象一匹受惊的马，噌地跳起来。德·谢塞尔先生和伯爵夫人都看到了我这一举动，但谁也没有表露责备之意；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小姑娘身上。我看进来的小姑娘有六岁，只听她说道：

"爸爸回来了。"

---

① 指曼德拉草，据说拔的时候它会呻吟。

② 赛海神摩尔根，十八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海盗。

“没看见有客人吗，玛德莱娜？”她母亲问道。

孩子向德·谢塞尔先生伸出手，又十分惊奇地向我略施一礼，接着目不转睛地打量我。

“您对她的身体还满意吧？”德·谢塞尔问道。

“身体好多了。”伯爵夫人答道，她抚摩着已经偎依在她怀里的孩子的头发。

德·谢塞尔先生问了一句话，我才知道玛德莱娜已经九岁，原来自己估计错了，脸上不免流露出诧异的神色。孩子的母亲见我的表情，额头便聚起愁云。我的引荐者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社交人物常用这种眼色给我们进行第二次教育。孩子的身体无疑是这位母亲的心病，外人是不应当触碰的。玛德莱娜形体孱弱，眼睛无神，皮肤白得象微光下的瓷器，如果生活在城市那种环境里，肯定早已夭折。她就象移来的一株花木，栽在暖室里，与异地恶劣的气候隔绝，全凭乡村的新鲜空气、母亲的精心照料，才得以维持生命。玛德莱娜长得虽然没有一点象她母亲，却似乎有她母亲一样的心灵，正是这颗心灵在支撑着她。她的黑发稀疏，眼窝凹陷，脸蛋瘦削，胳膊皮包骨，一副鸡胸，整个形体表明，她身上正进行着一场生与死的决斗，而在这场无休止的决斗中，伯爵夫人还占着上风。她无疑是怕母亲伤心，竭力装出活泼的样子，因为，只要心不在焉，她的姿态就象一棵垂柳，无精打彩了。真好比是一个波希米亚小姑娘，背井离乡，沿途乞讨，终日捱饿，虽然筋疲力尽，但仍鼓起勇气，打扮起来给观众表演。

"你把雅克丢在哪儿啦？"母亲问道，边说边亲亲女儿头顶的白色发缝；她的头发分在两边，如同乌鸦的两只翅膀。

"他跟爸爸来了。"

说话间，伯爵领着儿子走进来。雅克跟他妹妹一样，也是一副羸弱的病态。看到一位绝色的母亲身边有这样两个病弱的孩子，就不难猜出为什么伯爵夫人脸上浮现忧容，把只有天主才知晓的思虑憋在心中，因而眉宇间有一种奇异的神色。伯爵看了我一眼，同我见礼。他的目光不善于观察，只是笨拙不安，表明他这个人缺乏分析的习惯，疑心很重。伯爵夫人向他介绍了我的姓名家世，便起身让座，离开我们。两个孩子想要出去，都盯着母亲的眼睛，仿佛要从中汲取光芒似的。她对孩子说："留下，亲爱的小天使！"说着把手放在嘴唇上。孩子们顺从了，可是，他们的目光却暗淡下来。听她叫一声亲爱的，别人怎能不百依百顺呢！她不在眼前，我同两个孩子一样，情绪当即冷落下来。伯爵知道了我的姓氏，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即便谈不上热情，起码是殷勤有礼，不那么冷淡狐疑了，甚至还对我表示了几分敬重，显得非常高兴接待我。家父对王室忠心耿耿，从前扮演了重要而又默默无闻的、危险而又功劳卓著的角色。等到拿破仑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大势已去，家父便同许多密谋者一样，避居外省，过起隐逸的生活，自得其乐，任凭别人指责；那些无情而又失当的指责，正是孤注一掷的赌客应得的酬金，他们充当了政治机器的中轴之后，就成了替罪羊。我对本家族的发迹、往事与前途一无所知，对这段湮灭了的特殊遭际

也不甚了了，可是德·莫尔索伯爵还都记得。他的殷勤态度弄得我局促不安。如果说这种欢迎是因为在他眼里，一个人姓氏古老便有高贵品质的话，那么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原因。不过，就当时来说，他突然改变了态度，倒使我的心情放松了。孩子们见我们三个大人又谈起话来，玛德莱娜便把头从父亲手中移开，望着敞开的门，象鳗鱼一样溜了出去，雅克紧随其后。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因为我听见他们说话和活动的声音，远远传来，就象蜜蜂在可爱的蜂房周围的嗡嗡声。

我打量着伯爵，想推测他的性格。不过，我对他相貌的几个主要特征颇感兴趣，因此注意力停留在他的外表上。他只有四十五岁，长得却象年近花甲，因为在十八世纪末的大劫大难中，他衰老得太快了。他已经秃顶，头发象僧侣一样，只有后脑勺残留半圈，延至耳边就消失了，鬓角是两绺灰中杂黑的汗毛。他的脸有点象鼻口沾满鲜血的白脸狼，因为他的鼻子也是红的。一个人生活规律被打乱，胃功能减退，老病缠身，脾气变坏，就有这样的鼻子。他的脸型上宽下尖，不成比例；前额扁平，刻着几道长短不一的抬头纹，表明他经常在露天活动，而不是动脑筋劳累的，也表明他长期遭逢不幸，却不是为战胜不幸而奋斗的结果。他的脸色灰白，颧骨很高，呈棕褐色，从而看出他的体格比较结实、能够长寿。他的眼珠发黄，明亮而冷峻，象冬日的太阳一样，耀眼而不温暖，不安而无主见，多疑而无缘由。他的嘴显得粗暴，表情专横，下颏儿直而长，身材又高又瘦，有一种单靠传统习惯

支撑的绅士派头；他自知在权力上高人一头，而事实上却低人一等。在乡下生活随便惯了，他平日不修边幅，一身农村人打扮。对这样的乡下人，农民和邻居们也只是看重他的地产了。他的双手晒成棕黑色，青筋暴突，表明除了骑马，礼拜天去望弥撒，他平常是不戴手套的。他脚下穿一双粗笨的皮鞋。十年流亡生涯，十年乡下生活，尽管影响了他的外貌，但是他身上仍有贵族风度的遗韵。在自由党这个词还没有被窃用的时候，最激烈的自由党人能看出他身上具有骑士的忠诚，具有从《每日新闻》上得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会佩服他象个教徒，对事业非常狂热，政治上爱憎分明，可又不谙法兰西国情，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伯爵的确是个耿直的人，软硬不吃，在他面前什么也别想通过，他在指定的岗位上，可以抱着兵刃以身殉职；然而，他性颇悭吝，宁可要财不要命。席间，从他那瘦削的面颊上和偷觑孩子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思想苦恼的端倪；不过，那些思虑刚要露头便消失了。谁见到他不会一目了然呢？谁不会怪他把缺乏生机的肉体传给孩子，造成可悲的后果呢？他可以自责，但不让别人评论他，犹如一位自知失误的当政人物，内心苦不堪言，但又缺乏高尚精神与魅力，以弥补他投在天平上的痛苦分量；因此，他的家庭生活必然频起风波；他那瘦削的面孔、时刻不安的眼神，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点。等他夫人左右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客厅的时候，我就觉察出这个家庭存在着不幸，正如一个人走到地窖顶盖上，双脚仿佛觉出下面很深一样。我端详这聚在一起的四口人，目光从一个转向另一个，捉摸

各自的相貌神态，忧郁的念头便油然而生，就象在一个艳阳普照的美丽的地方，天空猝然阴霾，细雨霏霏一样。伯爵见话题谈尽了，便怠慢了德·谢塞尔先生，又把我推上前台，向他夫人讲述了我家的几件往事，连我本人也头一回听说。他问我有多大年龄。伯爵夫人听了我的回答，立刻流露出诧异的神色，同我听说她女儿年龄时的反应一样。也许她以为我只有十四岁。此后我便知道，这是把她同我紧紧联结起来的第二层关系。我洞烛了她的心灵。迟来的希望把一束阳光射到她的身上，照亮了这颗母爱之心，使它颤抖起来。看到我年过二十、身体还这样单薄瘦弱，而神经又这样敏感，也许一个声音向她喊道：他们能活下去！她好奇地端详我，我感到此刻，我们之间许多隔阂都涣然冰释了。她似乎有满腹的话要问我，但是全憋在心里。

“您若是学习累病了，”她说道，“我们山谷的空气倒能使您恢复健康。”

“现代教育简直要孩子们的命，”伯爵接上说，“硬是向他们灌数学，用科学害他们，使他们未老先衰。您应当在这地方休息，”他对我说道，“现在思想太庞杂，全冲过来，把您压垮了。如果不防止弊端，让教会重新掌握教育，真不知道这种人人受教育的制度，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年代去！”

听了这样言论，就不奇怪他在选举时说的一句话了。一个候选人很有才干，能为保王党的事业尽忠效力，可是伯爵偏偏不肯投票赞成，有一天他对拉票人说：“我对聪明人一向怀有戒心。”他提议带我们到花园里走走，说着站起身。

“先生……”伯爵夫人叫道。

“什么事，亲爱的？……”他转身应道，口气又粗暴又傲慢，表明他在家里想说一不二，实际上却又缺乏权威。

“先生是从图尔步行来的，起初德·谢塞尔先生不知道，才带他在弗拉佩斯勒游赏。”

“虽说您年轻啊！……”伯爵对我说，“可您也太疏忽大意了。”他摇摇头表示遗憾。

大家坐下来，重新叙话。我很快发现他是个极端的保王派，在他的圈子里要避免磨擦，就得事事迁就他。迅速换上号衣的仆人来请我们入席。德·谢塞尔先生让伯爵夫人挎着胳臂，伯爵则高兴地挽住我的胳臂，一同步入餐厅。餐厅设在一楼，与客厅对称。

里边都兰烧的白瓷方砖铺地，四壁镶有细木护板，与窗台相平；护板上面糊着蜡光墙纸，组成几大幅由花果圈起来的图案；窗上挂着绣红边的密织薄纱窗帘；餐柜是布勒①的旧式样，橡木雕花椅上蒙着手工绒绣罩面。菜肴丰盛，但餐具并不精致：型号不等的家用银餐具、尚未重新时兴的萨克森瓷器、八角形水瓶、玛瑙柄餐刀，还有放酒瓶的中国漆盘。不过，室内摆的几盆花倒挺别致，带牙边的涂漆花盆金光耀眼。我喜欢这些老式器具，觉得雷韦永②墙纸及其花边十分悦目。我心如轻帆，只顾得意，却没有看出如此协调的

① 布勒（1642—1732），法国高级木器细木工，一六七二年起为王宫制作，后来流行的家具款式即以他命名。

② 雷韦永（1725—1811），法国彩色糊墙纸制造商。

乡下孤独生活，在她与我之间设置了难以排除的障碍。我坐在她的右首，给她斟酒。对，这是意想不到的幸福！我擦到她的衣裙，吃着她餐桌上的面包。只经过三个小时，我同她的生活便交织起来！总而言之，那可怕的一吻，那桩使双方都羞愧的秘密，把我们连在一起了。我以谄媚为荣，一心要讨好伯爵，他也十分受用。我可以抚摩他家的狗，迎合孩子们的任何微不足道的愿望；我可以给他们带来铁环、玛瑙球玩，可以给他们当马骑；我甚至怨他们还没有把我当成他们的玩物。爱情跟天赋一样，有它本身的直觉。我已经隐约看出，我若是暴躁，赌气，若是采取敌对态度，反而会葬送我的希望。我在喜不自胜的心情中用完了晚餐。只要在她家作客，我就不能计较她那不折不扣的冷淡态度，也不能计较伯爵表面客气、实则相交如水的态度。爱情如同生命，也有它能自我满足的青春期。由于心情激动不已，我回答几句问话显得笨口拙舌；不过，连同她在内，谁也没有猜出我的心事；她在爱情上还一无所知。后半段时间象做梦一样。可是，美梦中断了；告辞出来，外面月光清朗，初夜充满了暖意与馨香，四周一片银白世界，草场、河岸、丘峦有如幻境一般；我经过安德尔河的时候，听到清亮的鸣声，那是一只雨蛙间歇发出来的，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听来既单调，又十分忧伤；然而，自从这个重大的日子之后，我一听到雨蛙的鸣声，心头便涌起无限喜悦。我在那里碰到的，仍然是一直消损我感情的那种冷漠，而且同在别处一样，等我意识到未免迟了。我思忖会不会永远如此；我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厄运的摆布之

中，以往的种种可悲事件，正与我品尝过的纯个人乐趣相冲突。回弗拉佩斯勒之前，我望了望葫芦钟堡，瞧见下面一棵梣树上拴着一只小船，在水中荡漾，是德·莫尔索先生钓鱼用的；都兰人称为平底船。

当我们走远，不用担心被人听见谈话的时候，德·谢塞尔先生便对我说："喂！我用不着问您是否找到了那副美丽的肩膀；不过，您受到了德·莫尔索先生的款待，应当祝贺！见鬼，初次见面，您就成了中心人物。"

这句话和随后那句我向您提过的话，又把我的心从沮丧状态中激发起来。离开葫芦钟堡之后，我还一句话也没有讲；德·谢塞尔先生则认为，我是沉醉在幸福之中，才默默无语。

"怎么可能！"我以讥诮的口气答道；不过，这种口气也象是我克制激动心情的缘故。

"他待客从来没有这样热情过。"

"坦率地讲，对他的款待，我本人也感到惊奇。"我觉出他的话有些醋意，便这样说道。

诚然，我不谙世事，无法理解他这种情绪的缘起，但是，他暴露内心情绪的话却震动了我。其实，我的房东心虚气短，因改姓而贻笑大方。他本姓杜朗，父亲是个有名的制造商，大革命期间发了大财。他妻子是德·谢塞尔家族的唯一后嗣，这个世族中出过王国最高司法官，它同巴黎大部分司法官的家庭一样，在亨利四世① 在位时期，还仅仅是市民阶层。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一五八九年至一六一〇年在位。

德·谢塞尔先生野心勃勃，想一笔勾销杜朗这个本姓，以便爬上他梦寐以求的地位。起初他名字改为杜朗·德·谢塞尔，后来自称D·德·谢塞尔，当时他是德·谢塞尔先生。在复辟时期，根据路易十八的诏书，他得到了长子世袭权，成了伯爵。他的子孙将采摘他的胆识所结的果实，却不了解这种胆识有多大。一位嘴皮刻薄的亲王讲了一句话，常常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一般来讲，德·谢塞尔先生的举止，难得显出杜朗的本色。"那位亲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兰人常拿这句话开心。新贵们全有猴子的机灵：人们居高临下观赏他们，赞叹他们攀登的敏捷，可是一旦他们爬到顶点，人们就只注意他们不光彩的方面了。我的房东的另一面，便是被嫉妒心所激发起来的小人气。迄今为止，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和他本人，还是两条不能相交的线。胸怀抱负而得到印证，可谓自恃其力；然而，志向高远却又达不到，就难免令人耻笑，成为庸人茶余酒后的谈资了。德·谢塞尔先生便是如此，他不象强者那样走过一条笔直的路，当了两届国民议会议员，两次落选，昨日荣任总监，今天是个白丁，连个省督都没当上。他的官运大起大落，性情也随之变坏了，增添了空怀大志的人常有的那种暴躁。都兰人工于心计，对什么都眼红。德·谢塞尔先生尽管温文尔雅，才智过人，堪负重任，但是事情也许就坏在这种生活环境助长的嫉妒心，因为在上流社会里，听到别人升迁便把脸绷得铁紧的人，尖嘴薄舌、不肯称赞别人的人，偏偏不容易春风得意。欲望小些，或许他会得的多些。然而不幸的是，他这个人确比别人高出一筹，于

是总想昂首挺胸地走路。此时，德·谢塞尔先生的雄心已见曙光，保皇派频频送来微笑。也许他装出气度不凡的样子，不过，他待我却十分周到。况且，我对他也有好感，原因很简单：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他的府上得到了安宁。他对我的关心也许很有限，可是在我这遭遗弃的可怜孩子看来，却有点父爱的意味。我受到的体贴照顾，同我一直遭受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生活无拘无束，几乎受到宠爱，我怎能不象孩子一样感激。弗拉佩斯勒堡的主人同我幸福的黎明交织在一起，因此，我喜欢重温的记忆里总有他们的身影。后来，在签发诏书那件事上，我恰巧有机会为我的房东尽了点力，颇感欣慰。德·谢塞尔先生富甲乡里，生活豪华，不免触怒了几位邻居。他有钱更换已有的骏马和华丽的车子；他夫人的衣着打扮也首屈一指。他好摆出一副王公的架势，接待客人的排场很大，仆役的数目超出了当地的传统习惯。弗拉佩斯勒庄园的土地一望无际。因而，同这位邻居及其奢靡的生活相比，德·莫尔索伯爵就显得寒酸多了。他家只有一辆轻便马车，在都兰比简陋的公共马车强些，但比不上驿车。他家产微薄，只好蛰居在葫芦钟堡，做个都兰人，直到国王施下恩泽，使他的门庭重新光耀，这也许是他未敢企望的。他欺邻居不是士绅，便借欢迎我这个家道衰败、徽章却起自十字军时代的世族子弟，压一压这位邻居的富豪气，贬低这位邻居的树林、土地和草场的价值。德·谢塞尔完全明白伯爵的这种用意。因此，二人见面总是虚与委蛇，没有一点日常交往的关系，也没有那种融洽的气氛。按说，葫芦钟堡和弗

拉佩斯勒堡一衣带水，两个庄园只隔一道安德尔河，两边的女主人在窗口可以相呼，他们是应该建立起密切关系的。

德·莫尔索伯爵离群索居，不仅仅出于嫉妒心理。他跟大多数世家子弟一样，早年所受的教育既不完善，又很肤浅，只有等将来周旋于社交界，出入于朝廷，执行钦差使命或者荣任要职，以便弥补早年教育的不足；岂料恰巧在第二阶段教育开始之际，德·莫尔索伯爵流亡异国，缺了这一课。他总以为王朝很快会在法国复辟；他抱着这种信念，流亡期间便无所事事，蹉跎了岁月。他曾在孔代①军中效命，作战英勇，不愧是保王党的中坚分子；孔代军瓦解后，他又期望不久在白旗下卷土重来，因而不象某些流亡者那样自谋生计。抑或他也没有勇气隐埋自己的高贵姓氏，去干下贱活儿，用汗水挣面包吃。他总是寄希望于第二天，也许还由于荣誉感的作用，他始终不肯投靠外国列强。磨难挫伤了他的勇气。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希望频频破灭，凡此种种损坏了他的身体，消磨了他的意志。他一步步走到了穷途末路。对许多人来说，穷困固然是一种振奋剂，可是对另外一些人，它又成为麻醉剂，而伯爵就属于这后一种人。这位可怜的都兰贵绅，在匈牙利境内风餐露宿，向埃斯特哈泽亲王②的牧羊人讨块面包，同他们分吃一块烤羊腿，然而，他绝不会接受他

① 孔代亲王，即路易·约瑟夫·德·波旁(1736—1818)，曾于一七九二年组织保王军，同共和军作战，一八〇一年溃散。

② 埃斯特哈泽(1765—1833)，匈牙利将军、外交官，拥有奥地利帝国境内最丰饶的地产。

们主子的施舍，而且也多次拒绝过法兰西敌人递过来的面包。我想到这些情景，心里对这个流亡者始终没有产生过怨恨，即使看到他得意时有多么可笑。德·莫尔索先生白发苍苍，可见他罹难重重；我特别同情流亡者，不忍心对他们评头品足。在伯爵身上，法兰西人和都兰人的开朗性格消失了；他变得郁郁寡欢，羁旅中又身染重病，不知是德国哪家济贫院行善，为他医治。他患的是肠膜炎；这种病往往危及生命，即使治好，患者的脾气也要改变，十有八九要落个疑病症。同他有过风流艳遇的也都是些下等女人，这不仅危害了他的生命，而且葬送了他的前程；他把那些艳遇深深埋藏在心底，惟独被我发现了。经过十二个春秋的悲惨生活，他的目光开始移向法兰西；由于拿破仑颁发了赦令，他可以重返家园了。他一路跋涉，千辛万苦，在一个晴朗的傍晚渡过莱茵河时，望见了斯特拉斯堡的钟楼，激动得险些昏倒。他向我讲述当时的情况："我叫起来：法兰西！法兰西！可见到法兰西啦！就象一个孩子受了伤，高声叫：妈妈！"他未出世时家财万贯，回国时却一贫如洗；他本来有指挥一个团或者治理国家的才能，回国时却无职无权，前途暗淡；他生来身强体壮，回国时却心力交瘁，病弱不堪。在人与事发生了巨变的国度里，他既无学识，当然也毫无威望，眼睁睁丧失了一切，甚至连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他深感没有财产，难以支撑门第。他的不可动摇的观点、在孔代军中的经历、他的感愤忧伤、种种回忆，以及垮了的身体，使他浮躁易怒；在法兰西这样戏谑成风的国度里，伯爵这种性格是必定要吃苦头的。

且说他走到曼恩，已经半死不活。也许是内战的缘故，革命政府偶尔疏忽，没有拍卖那里的一座大庄园。佃户称说是他自己的产业，才算给伯爵保留下来。勒农库家族住在吉弗里，他们的古堡与这座庄园毗邻；德·勒农库公爵得知德·莫尔索伯爵回归故里，便去请他暂时住在吉弗里，以便从容修缮一所住宅。勒农库府上人慷慨好客，伯爵一住就是几个月，身体渐渐复原；不过，在这最初的修养期间，他极力掩饰内心的苦痛。勒农库一家丧失了巨万家资；从门第来看，德·莫尔索先生同他们女儿还算般配。嫁给一个三十五岁又老又病的男子，德·勒农库小姐非但不反对，反而显得挺满意；因为婚后，她就能同她姨母一起生活了。她姨母又是她的养母，即德·布拉蒙-绍弗里亲王之妹，德·韦纳伊公爵夫人。

德·韦纳伊公爵夫人是德·波旁公爵夫人的挚友，参加了一个神圣会门。那个会门的灵魂圣马丁①先生生于都兰，人称“无名的哲学家”；他的信徒修德养性，遵奉神秘主义的天启论派②的高深思辨哲学。这种理论能提供打开神圣世界大门的钥匙，它以人走向齐天洪福的演变来解释人生，要把人的职责从合法的泯灭中解救出来，用教友会的永不枯竭的温情来安抚人生的苦难，同时教导人鄙视苦难，要以慈母

① 圣马丁（1743—1803），他的处女作《论谬误与真理》署名“无名的哲学家”。

② 天启论派，基督教神秘主义派别，自称获得上帝特别光照启示，于一七七六年由韦斯豪普特创立，主张推翻教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后因遭禁而成为秘密派别。

般的感情对待我们要送上天堂的天使。这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禁欲主义。勤于祈祷，以纯洁之爱爱人，便是这种信念的要义，它源于脱离罗马教会的天主教义，而回到教会创立之初的基督主义。然而，德·勒农库小姐始终留在教廷派教会中，她姨母也一直忠于教会。大革命时期，德·韦纳伊公爵夫人饱受苦难，到了晚年越发虔诚，不断往她掌上明珠的心灵里倾注*圣爱的光照和内心喜悦的圣油*，这里引的是圣马丁的原话。这位性情平和的贤达，从前常去看望德·韦纳伊夫人。姨母仙逝之后，伯爵夫人也在葫芦钟堡多次接待他。圣马丁最后几卷著作在图尔的勒图尔米印书馆印刷，他就在葫芦钟堡监督出书事宜。同历尽人世沧桑的老妇人一样，德·韦纳伊夫人深明事理，把葫芦钟堡给了新娘子，好让她有个家。老人心地慈悲，好事总是做到底，她把整座古堡给了外甥女，自己只留一间卧室，就在她从前住的、后来给伯爵夫人用的房间上面。不久她便辞世了；刚办完喜事，又办丧事，这给葫芦钟堡罩上了一种无法消除的忧伤气氛，也给新娘迷信的心灵添了一层难以排遣的哀愁。刚到都兰安家的那些日子，对伯爵夫人来说，即使算不上幸福，也是她生活中舒心的一段时间。

德·莫尔索先生结束了异国漂泊的生活，依稀望见了比较安生的前景，觉得心满意足，心灵的创伤也似乎渐渐平复了。这个山谷的气息沁人心脾，他呼吸畅快，对未来存有美好的憧憬。家业大计，不得不考虑。他全力筹划经营农业，开始尝到了一些乐趣。但是，雅克的出世，对他是一次严重

打击，毁了他的现在与将来。医生断定婴儿难以成活。伯爵向孩子的母亲隐瞒了医生的话；继而，他请医生检查了他自己的身体，检查的结果令他绝望。接着，玛德莱娜的出世，又证实了医生的诊断。这两桩变故，使他内心确信了命运的判决，从而加剧了他的病态心理。他的家族从此绝嗣；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妇，要在他身边痛苦地生活，终日为子女的性命提心吊胆，却得不到半点做母亲的乐趣；从他昔日生活的腐殖土中，又萌生新的痛苦，这象块重石砸在他的心上，把他彻底摧毁了。伯爵夫人看现在便猜出了过去，也预见了将来。最难的事莫过于使一个负疚的人得到幸福，只有天使才肯做，然而伯爵夫人还是力图办到。一日之间，她变成了禁欲主义者。她步入深渊之后还能望见天空，现在又要为一个男人献身，承担起慈善修女普救众生的那种使命。她原谅了伯爵不能自我原谅的事情，以便让他同他本身和解。伯爵变得吝啬了，她就接受了清苦的生活；伯爵象所有领教了社交生活而只产生厌恶之感的人那样，害怕受妻子的欺骗，她就深居简出，毫无怨言，以免引起丈夫的猜疑。她运用女人的心计，引导伯爵干有利的事情，伯爵便自以为有见地，比别人高明，在家中沾沾自喜，其实在任何别的地方他都不高明。后来夫妻生活渐久，伯爵夫人看出丈夫性情暴躁，而本地人既狡诈又爱讲闲话，怕他万一不检点，就会牵累孩子，因此，她索性决定永远不出葫芦钟堡。正因为如此，外面谁也没有想到，德·莫尔索先生其实是无能之辈，妻子用厚厚一层青藤掩盖了这堆废墟。伯爵的真正心理不是不满意，而

是爱挑剔；然而，他妻子却象一块松软的土地，他躺在上面，内心痛苦也象上了清凉油一样，减轻了许多。

德·谢塞尔先生出于心中恼恨而透露了不少情况，这不过是最扼要的叙述。他素谙世情，能够看出深埋在葫芦钟堡的一部分秘事。但是，如果说德·莫尔索夫人以她高尚的姿态，骗过了世人的眼睛，却瞒不过爱情的灵性。我躺在小小的卧室里，便预感到其中的内幕，于是一跃而起；现在我能望见她房间的窗户，在弗拉佩斯勒怎么还待得下去呢！我穿好衣裳，从塔楼的螺旋梯蹑手蹑脚地下去，出了古堡。夜间的寒气使我冷静下来。我从红磨坊桥横渡安德尔河，来到那只系在葫芦钟堡对面的幸运的船上。古堡朝阿泽屏那面的最靠边一扇窗户依然亮着灯光。我又恢复了昔日的瞻仰，但又不同以往，这回的凝望是平静的，时而伴着柔情蜜意的夜间虫鸣的华彩乐章，以及大苇莺单调的鸣啭。我身上的一些意识醒来，象幽灵一般悄然而至，掀起了一直遮掩我那美好前程的纱幕。我的灵魂和感官全陶醉了。我的欲念多么强烈，直冲到她的面前！多少回我自言自语："我能得到她吗？"犹如丧失理智的人的谵语。如果这几天，世界对我来说扩大了，那么一夜之间，这世界便有了中心。我的意愿、我的志向，全系在她一人身上。我祈愿成为她的一切，以便治愈并充实她那颗破碎的心。待在她的窗下，周围是水流通过磨坊闸门发出的潺潺声，不时还传来萨榭钟楼报时的钟鸣，这一夜过得多美啊！就在这清朗的夜晚，这朵星空之花照亮了我的生途。我怀着卡斯蒂利亚那位骑士的信念，把我的灵魂许给了她；我

们嘲笑塞万提斯笔下那个可怜的骑士，却以那种信念开始了爱情。当天空出现第一束晨光，鸟儿发出第一声啁啾，我急忙溜走，回到弗拉佩斯勒花园。田野上没人瞧见我，谁也没有觉察我偷偷出去过。我一觉睡到午餐钟响的时候。饭后，我不顾天气炎热，又走到草场，再去瞧瞧安德尔河及其小岛，瞧瞧幽谷及其山峦；看来我已经迷上了这里的景物。然而，一走起来便停不下，我脚步如飞，赛过脱缰的野马；我又看到我那只小舟、我那株株柳树、我那座葫芦钟堡。中午时分，乡村总是一片寂静，这里也一样，只有空气在微微发颤。树冠纹丝不动，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昆虫在阳光下忙碌不休，蜻蜓、斑蝥，忽而飞上梣树，忽而飞入苇丛；家畜在树荫下反刍；葡萄园的红土暑气蒸人；鳗鱼在岸边游窜。我去睡觉之前，这里的景色多么清新、多么娟秀，现在变化多大啊！好象是伯爵出来了，我猛地跳下船，沿着坡路上去，好绕着葫芦钟堡转一转。我没看错，伯爵正顺着一道树篱，似乎朝一道门走去，门外便是沿河的阿泽公路。

"今天上午您身体好吧，伯爵先生？"

他高兴地看着我，显然他不是经常听到别人这样称呼他。

"很好，"他答道。"您也真喜欢乡村呀，大热天还出来散步。"

"家里让我到这儿来，不就是要我在田野里活动吗？"

"那好哇，我的黑麦正在收割，您愿意去看看吗？"

"当然愿意啦！"我答道，"不过，老实说，我对农事无知

得令人难以相信，不仅不辨麦菽，连白杨、山杨也分不清楚，既对农作物一无所知，也不懂经营土地的各种方法。”

“好哇，好哇！来吧，”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兴冲冲地说。“您从坡上的小门进来。”

我们俩一里一外，沿着树篱上坡。

“在德·谢塞尔府上，您什么也学不到，”他对我说，“人家太阔气了，除了从管家手里收帐，什么也不干。”

一路上，伯爵指给我看他的庭院、房舍、休憩的花园、菜园和果园。然后，他又带我朝一条长长的林荫小路走去。小路临水，两边长着刺槐和椿树。我望见在林荫小路的尽头，德·莫尔索夫人坐在一条长椅上，正照看着她的两个孩子。锯齿形的细小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抖动，一个女子在那样的树荫下显得多美啊！我这样快又登门拜访，未免失于天真；对此她也许感到惊奇，因而明知道我们朝她走去，她也没有起身。伯爵让我观赏一下山谷的景色。从这里望去，别有一番风光，同我们一路经过的丘岗大相径庭。这里酷似瑞士一隅。条条小溪穿过草场，注入安德尔河；草场狭长，消逝在苍茫的天际。朝蒙巴宗方向望去，绿茵无边，而其余各个方向，或有丘峦，或有树林，或有巉岩，阻隔了视线。我们迈开大步，去问候德·莫尔索夫人。她突然扔掉玛德莱娜正读的书本，把雅克抱在膝上；雅克已经咳成了一团。

“哦！怎么回事？”伯爵的脸刷地白了，高声问道。

“他嗓子痛，”孩子的母亲仿佛没有看见我，回答说，“一会儿就好。”

她搂住雅克的脑袋和后背，眼睛射出两道光，在向这个孱弱的可怜孩子倾注生命。

“真没法儿说，您太大意了，”伯爵又尖刻地说道，“河边凉，您竟然让他待在这儿，还让他坐在石椅上。”

“可是，爸爸，石椅晒得滚烫呀。”玛德莱娜高声说。

“他们在上面闷得喘不过气来。”伯爵夫人说。

“女人总是有理！”伯爵看着我说。

我的目光故意盯着雅克，对他的话不置可否。雅克叫着嗓子痛，母亲要抱他回屋，刚起身又听见丈夫来了一句。

“自己生的孩子身体这样糟，就该懂得照料他们！”伯爵说道。

这话极不公正，然而，他受自尊心的驱使，不惜委过于妻子。我望见伯爵夫人跑上坡道和台阶，进了玻璃门。德·莫尔索先生坐在石椅上，垂着脑袋，冥思苦想起来，既不看我，也不同我讲话。我的处境极为尴尬。这次散步算吹了，我本想借此机会赢得他的好感。那一刻钟实在难熬，在我一生中恐怕找不出第二次。我的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心里拿不定主意：“我告辞呢？还是不告辞呢？”他心头涌起多么忧伤的念头，竟至忘了去瞧瞧雅克情况如何！他霍地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我们又转身眺望明媚的山谷。

“伯爵先生，我们改日再去散步吧。”我轻声对他说。

“走吧，”他答道，“不幸得很，象这样突然发病，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要能保住这孩子一条命，我死而无憾。”

“雅克好多了，他睡着了，我的朋友。”一副金嗓子说道。

德·莫尔索夫人突然出现在林荫路口，她既不恼恨，也不伤心，回答了我的问候，对我说："见您喜欢葫芦钟堡这地方，我很高兴。"

"亲爱的，要不要我骑上马，去把德朗德先生请来？"伯爵先生对她说，显然觉得他刚才没有道理，要取得谅解。

"不必操心了，"她答道，"雅克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夜里没睡好。这孩子神经太脆弱，做个恶梦便睡不着了。我给他讲故事讲了一夜，想哄他重新入睡。他咳嗽纯粹是神经性的。我让他吃了一片止咳糖，咳嗽止住了，他也就睡着了。"

"可怜的女人！这些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伯爵说着，拉住妻子的手，泪光莹然，看了她一眼。

"小毛病，何必担心呢？正收割黑麦，去瞧瞧吧。要知道，您不在那里，不等麦捆运走，外乡的女人就会进地里拾麦穗，佃户也不管。"

"夫人，我要上农学的第一堂课。"我对伯爵夫人说。

"您投师投对了。"她指着伯爵答道。伯爵嘴角一收，要做个满意的微笑；这种笑俗称抿嘴笑。

两个月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夜她心惊胆战，害怕儿子患了假膜性喉炎。而我呢，那天夜里坐在小船上，居然做着爱情的美梦，想象她从窗口能够发现我在瞻仰那烛光，殊不知那烛光却照着她恐慌万状的额头。当时图尔流行假膜性喉炎，已经造成很大危害。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伯爵激动地对我说："德·莫尔索夫人真是个天使！"一句话摇撼了我的心。这个家庭，我还只了解皮毛；良心责问我："你凭什么要打扰这

无比和睦的家庭呢?”遇到这种情况，年轻人产生负疚之感是非常自然的。

伯爵难得碰上一个容易说服的年轻听众，因此兴致很高，他向我谈起波旁王室复国会给法兰西带来什么前景。这场谈话东拉西扯，有些话讲得实在幼稚，我不禁深为诧异。极明显的事实他都不知道；他害怕有学识的人，否认高明的人，嘲笑进步，也许嘲笑得有道理；总之，我觉出他身上有大量的痛苦神经，别人必须百倍小心，才不至于伤害他，必须绞尽脑汁，才能同他进行一次不间断的谈话。我一摸透他的弱点，便对他百依百顺，可以说同伯爵夫人为安抚他所表现的柔顺不相上下。若是换个时期，我会不可避免地冒犯他；然而当时，我象小孩子一样胆怯，以为自己什么也不懂，换句话说，以为成年人什么都懂，因此，听到这位耐心的庄园主在葫芦钟堡实现的奇迹，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钦佩地听他的计划。我这不自觉的逢迎态度，终于赢得了这位老贵族的好感。我艳羡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艳羡他的地位，也艳羡这个人间天堂，认为它远远胜过弗拉佩斯勒。

“弗拉佩斯勒是一件大银器,”我对他说,“可是,葫芦钟堡却是一颗宝石!”

后来，他经常引用这句话，并指出是谁讲的。

“哼！我们搬来之前，这里根本不象样子。”他说道。

当他谈起如何播种，如何育苗的时候,我听得特别认真。我不懂农事，向他提了许多问题，问他农产品的价格、经营的方式等等，他能告诉我很多具体情况，显得很高兴。

“别人都教您什么啦？”他惊奇地问我。

伯爵只跟我待了一天，回去就对他妻子说：“费利克斯这个小伙子真可爱！”

当天晚上，我给母亲写信，说我要在弗拉佩斯勒住些日子，请她把我用的衣物寄来。我并不知道已臻于完成的大变革，也不清楚这对我的前途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打算返回巴黎，修完哲学课程；而学校十一月上旬才开学，我还有两个半月的空闲。

我在逗留的初期，竭力同伯爵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在不堪回首。我发现他无缘无故就发怒，一遇到困境就玩命，真叫我害怕。想当年，这位贵族在孔代军中十分骁勇，具有神奇般的意志。这种有时还会在他身上闪现出来的意志，在严峻的关头，会有炮弹一样的威力，能在政治防线上炸开一个突破口，而且也能使一个蛰居在乡间的绅士成为德·埃尔贝、邦尚、夏雷特①。在一些假定情况面前，德·莫尔索伯爵鼻子翕动，眉头舒展，眼睛射出一闪即逝的光芒。我真害怕他猝然发觉我的眼神，会不假思索地杀掉我。在那个时期，我的性情格外温和。意志，能把人改变得面目皆非的意志，当时在我身上还刚刚萌生。我的强烈欲望使我的感情急速震动，就象恐惧所引起的颤抖那样。若是搏斗，我绝不会发抖；然而，在尝到相爱的幸福之前，我绝不愿意毁掉生活。我的欲望和我遇到的困难在同步增长。怎

① 德·埃尔贝(1752—1794)、邦尚(1759或1760—1793)、夏雷特(1763—1796)，法国大革命期间均系旺代保王军的军官。

样描绘我的情怀呢？我陷入了困惑之中，苦不得脱。我窥察着，期待着时机；我同两个孩子混熟了，得到他们的喜爱，还千方百计地跻身于他们家庭的事物中。伯爵在我面前，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克制。我这才领教了他那变化无常的性情、毫无来由的极度惆怅、出人意料的勃然兴致、辛酸而聒耳的牢骚、充满仇恨的冷淡态度、克制住的疯狂冲动、孩子一般的哀怨、绝望之人的嚎叫，以及突如其来的震怒。人的性情和形体的不同就在于毫无定准：外界影响的大小，要取决于性格的强弱，或者取决于就某件事所搜集的看法。我在葫芦钟堡能不能立住脚，我的生活前景如何，都要听命于翻脸不认人的伯爵的意志。每次登门，我心中都暗自揣度："他会怎样接待我呢？"那种惶惶不安的心情，既容易欢欣鼓舞，也容易紧张挛缩，实在难以向您描述。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额头上骤然阴云密布，我的心多么惶恐，仿佛要撕裂！每时每刻都必须警惕和提防。我落入了这个专横之人的手掌里。我亲自尝到了痛苦，便能猜出德·莫尔索夫人的痛苦。我们俩开始交换会意的眼色，有时她忍住了眼泪，我的却流了下来。伯爵夫人和我，我们就是这样通过痛苦相互考验。在初次逗留的四十天中，我有多少发现啊！那段时间充满了不折不扣的酸楚、心照不宣的快乐，以及时而沉没、时而浮起的希望！一天傍晚，我发现她对着落日凝思。被霞光染红了的峰顶异常绚丽，山谷看上去象一张床，这是大自然邀人相爱的永恒的《雅歌》①，怎么可能听不见呢？她在重温少女逝去的

① 《雅歌》，《旧约》中的一卷，全部是情歌。

幻想吗？她在咀嚼少妇暗中对比的感伤吗？看她那忘情的姿态，我觉得机会难得，要向她吐露心迹，便说道："有些日子真难熬啊！"

"您洞烛了我的心灵，"她说道，"请问，是怎么看透的呢？"

"我们有多少共同点啊！"我答道，"从悲欢的情感来看，我们不是属于极少数聪颖的人吗？这种人心弦都极为灵敏，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的灵秀之气，始终与天地万物之性相和谐！他们若是处在不协调的环境里，就会痛苦不堪；反之，若是遇见和他们息息相通的人或思想感情，他们也会欣喜若狂。不过，对我们来说还有第三种境况，而那苦状只有同病相怜的心灵才能领略，他们之间能产生同胞手足的互相理解。有时候，我们既无欢乐，也无痛苦，好比一架音域宽广的管风琴，信手弹奏，无由感发，而音不成旋律，一声声消逝在寂寥的空间！这种激烈的矛盾表明，一颗茫然无托的灵魂在搏击。在这种搏击中，我们的精力没有补养，就会消耗殆尽，如同鲜血从暗伤口流淌一样。感情大量涌出，人就会极度衰弱，产生无处倾诉的无名惆怅。我没有表达出我们共同的痛苦吗？"

她猛然一抖，但依然望着夕阳，答道："您这样年轻，怎么懂得这些事情？难道您做过女人吗？"

"唉！"我声音激动地说，"我的童年就象一场久病。"

"我听见玛德莱娜咳嗽了。"说着，她起身匆匆离去。

我去得那样频繁，伯爵夫人没有介意，有两种原因。首先，她象孩子一样纯洁，毫无非分之想。其次，我能让伯爵

开心，充当这头无爪无鬃的狮子的食物。此外，我还想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借口。我不会下西洋双六棋。德·莫尔索先生表示愿意教我，我接受了。在这件事说定的时候，伯爵夫人不禁瞥了我一眼，那同情的目光分明在说："您这不是自投虎口吗?"的确，起初我一点也没有领会那目光的含义；可是到了第三天，我才明白自己投入了什么样的魔掌里。我的耐性极大，是在童年养成的，再经过这个时期的磨练，就更加过硬了。下棋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运用伯爵教我的原理和规则，他就得意扬扬，百般嘲笑我；如果我沉吟片刻，他就抱怨下得太慢，玩得没意思；如果我下快了，他又嗔怪我不容斟酌；如果我算错分数，他更有了话柄，说我操之过急。这简直象乡村学校的教师手执戒尺对孩子大施淫威。我必须打个比方，才能使您了解他是如何专横跋扈：我在他手里，就象伊壁克泰都斯①落到一个顽童的掌中。当我们赌钱时，他总是当赢家，乐得合不拢嘴，样子俗不可耐。伯爵夫人从旁提醒一句，他才马上想到礼节体统，我的心也就释然了。真想不到，不久我就掉进火坑，忍受着折磨。棋阵一摆，我的钱便流了出去。有时我很晚才告辞，尽管伯爵始终坐陪，插在我和伯爵夫人中间，我还是盼望有机会能钻进她的心里；然而，要以猎人忍痛的耐心等到那一时刻，不就得继续这种戏弄人的赌博吗？不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不断

① 伊壁克泰都斯（50—125或130），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他沦为奴隶，被带到罗马，曾受过主人的酷刑。

被撕裂，自己的钱全被夺走吗？多少回我们默然坐着，观赏眼前的万千景象：或是斜阳残照，在草场上弄影，或是天空阴霾，乌云翻腾，或是雾霭氤氲，笼罩着山峦，或是月华洒在河面上，散成一片颤动晶莹的宝石。每当这种时刻，我们只能说："夜色多美！"

"夜是婵娟啊，夫人。"

"多么静谧！"

"对，生活在这里，不可能完全陷入不幸。"

听到这句回答，伯爵夫人又低头做起绒绣。感情要求应有的位置，必然引起内心骚动；我到底听到了她的心声。然而，囊空如洗，晚间聚会也就告吹了。我写信请母亲寄钱来，她回信训斥了我一通，寄给我的钱不够一周的生活费用。向谁求告呢？这可是我性命攸关的大事啊！平生第一次尝到巨大的幸福，偏偏又碰上曾经到处困扰我的苦恼。从前，无论在巴黎，在中学，还是在寄宿学堂，我的不幸还算消极，只要多多沉思，节衣缩食就应付了；然而，在弗拉佩斯勒，这不幸却活跃起来，我曾动过偷窃的念头、幻想过犯罪。这种铤而走险的恶念刚一萌生，就要压下去，否则，人就会丧失廉耻。我母亲十分克扣，害得我生计窘迫，终日苦思焦虑，惶惶无主；我一想起那时的情景，对青年的宽恕之心便油然而生；那些虽还没有失足，却已到过深渊的边缘，仿佛要探测它的深度的人就会有这种圣洁的恕道。就在生活开始展现，露出它那底部光秃的砂砾时，我那几度令人担心的廉洁得到磨练加强，尽管如此，每逢人类可怕的司法把屠

刀架在一个人的脖颈上，我心里总不免想："看来制定刑法的人，都没有尝过不幸的滋味。"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在德·谢塞尔先生的书房里，偶然发现一本双六棋谱，便拿来研读；而且，我的房东也乐于指点，我在他手下学棋，少受点气，进步挺快，记住并掌握了规则和计分法。不多日子，我已能跟我的师傅，德·莫尔索伯爵势均力敌了。可是，他一输棋，情绪就坏得可怕，两眼象猛虎一样射出凶光，脸绷得铁紧，眉头绞在一起，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有那样失态的表情。他象娇惯坏了的孩子一样连声抱怨，有时还摔棋子，大动肝火，又是跺脚，又是咬棋子袋，嘴里甚至不干不净。不过，这样的发作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我的棋艺已经超过他，能够控制局面了；每次我都巧妙地安排，开头几盘让给他，后几盘再扳回来，结果双方互有胜负。他见徒弟这样快就胜过师傅，比看到世界的末日还要惊异！然而，他从来不承认这种事实。每次下棋结果总是先胜后负，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毫无疑问，"他常说，"我这可怜的脑袋累了，精神跟不上，要不然，最后几盘怎么总是您赢呢。"

伯爵夫人懂棋，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战术，也猜出了我满怀的深情。只有非常高明的棋手，才能看出我的一招一势的变化。这件小事有多深的含义啊！的确，爱情犹如博叙埃①的上帝，把穷人给的一杯水，把战死的无名士卒所表现的勇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著有《诔词》、《世界史讲话》等。在作品中极力宣扬上帝掌管人间一切的思想。

气，看得重于最辉煌的胜利。伯爵夫人默默看了我一眼，那感激的目光却撕裂一颗年轻的心：她是拿看子女的目光看我的呀！从那天幸运的晚上起，她同我说话便总是看着我。我每次告辞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我的灵魂吸收了形体，身子仿佛失去了重量，我不是在走路，简直是在飞。我感到她那目光留在我身上，使我的心充满了光明，也感到她那一声再见，先生在我的灵魂中回响，就象复活节的赞词 I'ô filii，ô filiae①那样美妙。我得到了新生。显然，我在她的心目中有了分量！我在朱红的襁褓中睡着了。火光在我合着的眼前经过，继续在黑暗中流动，犹如火红色好看的小蚯蚓，在焚烧的纸灰上鱼贯飞驰。在我的梦境里，她的声音似乎变成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变成笼罩我的光明与芳香的氛围，变成愉悦我的精神的优美旋律。次日，她对我的欢迎已带有很多感情了，我也初步领会她声音的秘密。这无疑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天。晚饭后，我们一同到山岗上散步，走在一片荒野中；到处是石头，没有土壤，异常干燥，什么也不能生长；不过，倒有几棵橡树、几丛挂满果子的山楂树；地面没有长草，铺着一层皱波状浅黄褐色苔藓，让夕阳的余辉照得红红的一片，走在上面很滑。我拉着玛德莱娜的手，好扶住她。德·莫尔索夫人则让雅克拉住胳膊。伯爵走在前边，忽然转过身，用手杖杵着地，声调凄惨地对我说："我的生活，就象这个地方！哦！我指的是认识您之前。"他带着歉意

① 拉丁文：儿子啊，女儿啊。

看了他妻子一眼，急忙改口说。改口也晚了，伯爵夫人脸已经白了。遭受这样的打击，哪个女子支撑得住呢？

“这里多清香啊！夕照多美啊！”我高声叹道，“我真想把这片荒野据为己有，探一探地下，也许会发现宝藏呢。不过，最有把握的财富，还是和您毗邻。况且，这地方景色优美，河流曲曲弯弯，两岸护着栲木桤木林，令人赏心悦目，谁还不肯花大钱得到呢？这就是意趣不同，您明白吗？在您看来，这是一片不毛之地；可是在我眼中，这是人间乐园。”

伯爵夫人看了我一眼，表示感谢。

“田园诗！”伯爵酸溜溜地说，“您这样的世家子弟，不该在这里生活。”他顿了顿，又说：“您听见阿泽的钟声了吗？我听得很清楚。”

德·莫尔索夫人神色惊慌地看着我，玛德莱娜也握紧了我的手。

“我们回去下盘棋好吗？”我对他说，“棋子一响，您就听不见钟声了。”

我们一路断断续续地说话，回到葫芦钟堡。伯爵不住地哼哼，又不说明什么地方疼痛。到了客厅，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伯爵坐进一把扶手椅里，陷入沉思。夫人不敢惊动他，知道他这是要犯病的征兆。我也默然不语。她没有请我离开，大概是以为伯爵下下棋，心情就可能好起来，一触即发的火气就可能消掉，否则一发作，岂不要她的命。伯爵是个棋迷，可是要让他下盘棋，真比登天还难。他象个娇气的情妇，非得让人求他，强迫他不可，好显得他并不情愿，也

许他本性就如此吧。我聊天若是聊得高兴，一时忘了应酬他，他便悻悻然，脸拉长了，口气也变得尖酸刺耳，专门跟人唱反调。见他情绪不对头，我心下便明白，连忙提议下盘棋。他倒端起架子来，说道："一来时间太晚，二来我也没这个兴致。"极尽忸怩作态之能事，那架势就象女人，最后弄得你不知道她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只好低声下气，央求他陪我练练，说是这种棋一不下就生疏了。这一次，我得装作瘾头极大，才能说服他同我下棋。他哼哼唧唧地说他昏昏沉沉，计算不了分数，脑袋就象被钳子夹住似的，耳朵嗡嗡直响，胸口憋闷，说着连声长叹。最后，他终于坐到棋桌前。德·莫尔索夫人离开我们，去安顿孩子睡觉，并让府上仆役作晚祷。这工夫一切顺利，我有意让德·莫尔索先生赢棋；他心里一高兴，立刻眉开眼笑。刚才忧心忡忡，冒出此生休矣的悲观念头，现在又象醉汉一样兴奋狂笑，几乎笑得没有来由，他这种情绪的急遽变化，真叫我不寒而栗，十分担心。我还从未见过他喜怒如此不加掩饰。显然，我们交往密切有了效果，他同我在一起再也不拘束了。每天，他都力图把我幽禁在他的专制之中，抓住一个新的出气对象。的确，精神病症犹如人，也有胃口，有本能，也要扩张地盘，就象一个地产主要扩大土地一样。伯爵夫人下楼来，坐到棋桌旁，借亮做绒绣；不过看得出来，她手上做活，心里却惴惴不安。我来不及阻止，伯爵一步棋走错，脸色登时大变，由快活变阴沉，由红变黄，目光也闪烁不定。接着，他又一着失误，是我始料未及，也无法替他挽回的。德·莫尔索先生挪了个

坏点，造成输局。他霍地站起来，把棋桌往我身上一掀，把灯也掀到地上。他用拳头捶着支架，随即又在客厅里跳来跳去，那样子我不能说是"走"。一连串的谩骂、斥责、诅咒，从他嘴里冒出来，语无伦次，真象中世纪一个中魔者！想想我的脸面怎么搁得住。

"您先到花园去。"伯爵夫人说着，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离开客厅，而伯爵并没觉察。我缓步走到平台上，还听见从餐室隔壁他的房间传出的喊叫和呻吟声。透过他那狂风暴雨般的吼叫，我间或听到天使的声音，宛似暴雨快停歇时黄莺的鸣啭。时值八月末，夜色极美，我在洋槐下漫步，等待伯爵夫人。她一定会来，她那动作就是对我的许诺。几天来，我们都有满腹话，仿佛只要一开口，就会象心泉喷射一样倾吐出来。碍于何种羞耻心，我们才一拖再拖，没有完全沟通心灵呢？人在自己的生活快要溢出而又矜持的时候，在要披露心曲而又迟疑的时候，就会象出阁的闺秀将要在心爱的夫君前露面那样，出于羞赧的心理，产生一种类似恐惧使感觉麻木的颤栗；也许伯爵夫人同我一样，也喜欢这种颤栗吧。相互交心势在必行，我们由于思想郁结，就越发把初次倾谈看得很重。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坐在砖砌的护墙上，她的脚步伴随着衣裙飘动的窸窣声，忽然打破静谧的夜晚。这类感觉，仅仅靠心是不够的。

"德·莫尔索先生睡着了，"伯爵夫人对我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用几个罂粟头泡一杯水给他喝；这种疗法尽管极为简单，但犯病间隔时间长，每次喝下去都见效。先生，"她

换了口气，以最令人信服的坚定声音对我说，“仔细保守至今的秘密，不幸让您发现了。请答应我，您要把这个场面埋藏在心底。为了我，请您做到这一点。我并不要求您发誓，只需君子一言，说声好，我就满意了。”

“这声好还有必要说吗？”我说道，“难道我们相互还始终不了解吗？”

“德·莫尔索先生长期流亡，历尽艰辛，您看到了留下的病根，千万不要对他产生恶感，”她又说道，“他说过的话，明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您还会觉得他为人和善热情。”

“不要替伯爵辩解了，夫人，”我答道，“您要求什么我全照办。若是投安德尔河自尽，就能使德·莫尔索先生脱胎换骨，使您重新过上幸福生活，我一刻也不会犹豫。然而，惟独我的看法不能改变；在我身上，什么也没有我的看法形成得牢固。我情愿把生命献给您，却不能把良心给您。我可以不听良心的声音，但我能阻止它讲话吗？而照我看，德·莫尔索先生是……”

“我明白了，”她一反常态，唐突地打断了我的话，“您的想法有道理。伯爵象娇小的情妇那样神经质，”她接着说道，用委婉的话语把疯病的意思讲得和缓些，“不过，他隔一段时间才这样，一年顶多犯一次，主要是在炎热的季节。流亡给人造成多大危害啊！葬送了多少人的美好生活！我确信，他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军人，为国增光。”

“这我知道。”我也打断她的话，让她明白欺骗我是徒劳的。

她住了口，一只手捂住前额，又对我说："您来到我们家中，是谁的安排呢？是上帝派给我的救援，一种支持我的深厚友谊吗？"她用手掌用力压住我的手，继续说道："因为您善良，慷慨……"她仰望夜空，仿佛要引用一个证实她秘密希望的有形证据，并把她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那眼神把一颗灵魂投入我的灵魂，使我象触了电一般，按照交际场上的说法，我一时忘了情。然而，有些人担心发生不幸，想防备可能的打击，便英勇地冲向危险，这不是常见的吗？猛然探询一颗心，试试它能否产生共鸣，这不是更常见吗？当时，我预见到要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许多念头就象火花一样迸发，提醒我要洗刷有辱我诚实的一个污点。

"深谈之前，请允许我澄清一件往事。"我呼吸急促地说。周围一片寂静，不难听到我的急促呼吸声。

"您住口，"她急忙说，同时把一只指头放到我的嘴唇上，但又立刻抽回去。她倨傲地看着我，犹如身分极为高贵、不能被侮辱伤害的女子，接着声音有些窘迫地对我说："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就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回、最后一回，也是唯一的凌辱！永远也不要向我提起那次舞会。固然，作为基督徒，我已经原谅您了，然而作为女人，我依旧感到痛苦。"

"您不要比上帝还要无情。"我说着，眼泪已经要夺眶而出。

"我必须更严厉，因为我更弱小。"她答道。

"不过，您还是听我讲讲，即便这是您平生第一回、最后

一回，也是唯一的一次吧。”我象小孩子一样执拗地争道。

“那好！”她说，“请讲吧！否则，您还当我不敢听呢。”

我当即感到，在我们一生中，此刻不可复得，于是我以引人注意的声调对她说，舞会上的女人同我以往见过的一样，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兴趣，可是一见到她，我这个埋头读书、毫无勇气的人，竟象发了狂似的，只有从未体验过这种心情的人才会谴责这种狂热，男人的心从未充满那么强烈的欲望，谁也克制不住，它能使人战胜一切，甚至战胜死亡……

“也能战胜鄙视吗？”她打断了我的话。

“这么说，您鄙视我啦？”我问道。

“不要再提那种事情了。”她又说道。

“非谈不可！”我痛苦异常，激烈地说，“这关系到我的整个人格，关系到我的不为人知的生活，关系到您应当了解的一个秘密；不谈出来，我就会绝望而死！况且，不是也关系到您吗？当时您成为比武场上的王后，手里拿着要奖给优胜者的闪光的桂冠，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我向她叙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不是象我对您讲的这样，以旁观者的态度，而是使用伤口还在流血的年轻人的火热语言。我的声音，犹如樵夫在树林中砍柴的咚咚斧声。我那逝去的年华、那缀满我的岁月的长期痛苦，都象光秃的树枝一样，劈里啪啦落在她的面前。我以激烈的言辞向她描述的大量凄惨情景，都没有忍心对您讲。我那珠宝一般晶莹的祈愿、金子一般纯洁的渴望、火一般炽热的心灵，都埋在

阿尔卑斯山的厚厚冰雪之下，度着绵绵无期的冬天。我使用以赛亚的火炭般炽热的语言①，回顾了我所遭受的痛苦。我让痛苦压弯了腰，等待这位低眉听着的女子讲一句话；她的一瞥便会驱散黑暗，一句话便使人间仙境充满生机。

“我们有相似的童年！”她脸庞闪着殉难者的光环，对我说道。接着沉默片刻，我们的心灵在同一欣慰的念头中结合起来：原来不单单是我一人受苦呀！伯爵夫人用她对心爱的孩子讲话的声调，向我讲述了在兄弟全部夭亡的情况下，她如何错生为女孩子。她向我解释一个总拴在母亲身边的女孩所受的痛苦，同一个被打发到寄宿学堂的孩子所吃的苦有什么不同。她的心象放在磨盘里不断地磨压；比起她的情况来，我的孤独处境倒象天堂了；那种痛苦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她真正的母亲，善良的姨妈到来，才把她救出火坑。她在母亲身边动辄得咎，就连匕首刺来不退却、敢于死在达摩克利斯剑② 下的刚毅的人，也受不了那种无端的挑剔：不是在流露天真情感时被厉声喝住，就是冷冰冰地接受你的亲吻；一会儿不让你多嘴，一会儿又嗔怪你沉默；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总而言之，如同修道院一样，专横暴虐的花样层出不穷，只是瞒着外人，装出一副慈母的样子，骗取别人的赞扬。她母亲常拿她炫耀，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越是有人

① 参见本卷第265页注①。

②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的宠臣。因其羡慕王的权势，迪奥尼修斯便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头上悬着一把用马鬃拴着的利剑，意谓君主的荣华高贵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奉承她母亲教女有方，她越要吃苦头。她俯首帖耳，百般温顺，以为总算赢得了母亲的心，便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岂料母亲反而利用她的心声施虐。即使密探也不会如此背信弃义。少女时的全部欢乐、每年的生日佳节，她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她一高兴就要受到斥责，仿佛做错了事似的。给她的堂皇的教育，从来不带丝毫慈爱之情，而是充满了伤人的嘲讽。她一点也不怨恨母亲，只是责备自己对母亲畏惧多，感情少。这位天使甚至想，这种严厉的态度也许是必要的吧，这不正磨练了她适应现在的生活吗？在我的手中，约伯①的竖琴发出了野调蛮声；可是，听这位基督信徒的一番言语，我觉得琴弦一经她的纤指抚弄，便与圣母在十字架下的祈祷和鸣。

“我们在这里相聚之前，生活在同一个天地里，您来自东方，而我却来自西方。”

她沉痛地摇着头，说道：“不，您来自东方，我来自西方。将来您会得到幸福，而我要痛苦而死！男子在自己的生命途中还能有所作为，而我的生活却永远固定不变了。金戒指是妇道贞节的象征，它把女人系在沉重的锁链上，是任何力量也砸不断的。”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母孪生之感，她认为既然是同饮一泉水长大的兄弟，相互交心就不该中途而止。但凡纯洁之心要

①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此人正直、善良，敬畏上帝，上帝为考验他，让他受尽磨难（见《旧约·约伯记》）。此处喻指本故事的男女主人公都曾和约伯一样受苦。

吐露衷曲时，总不免叹息一声。她叹了口气，又向我讲起新婚的日子，最初的失望，以及不幸命运的重演。她跟我一样心灵玉洁冰清，把细事看得十分重大，稍有冲撞，整个心灵就会震撼，如同湖中投进一颗石子，水面水底都要摇动那样。她结婚时有一笔体己钱，那为数不多的金币，却蕴涵着少女快乐的时光、千百种渴望；有一天丈夫手头拮据，她就把钱慷慨地交了出去，并未说明那是纪念品，而不是金币。丈夫始终没有告诉她把钱派了什么用场，甚至根本不领她的情！她那笔财富沉入了忘却的死水里，却没有换来含泪的目光。本来，对豁达大度的人来说，那目光可以偿付一切，它就象永世的瑰宝，在艰难的岁月里放射光彩。令她痛苦的事，一桩接着一桩！德·莫尔索先生常常忘记给她日用开支；当她战胜女性的胆怯心理开口要时，丈夫却如梦初醒；然而，他一次也没有不让她体验这种揪心的顾虑，从来没有！在这个破产者的病态暴露出来的时候，她感到多么恐怖啊！她丈夫第一次大发雷霆，就把她的精神击垮了。丈夫是主宰一个女子生活的威严形象，而她经过了多少痛苦的思考，才确认自己的丈夫是个庸碌无能之辈！两个孩子出世后，又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看着一对活不长的婴儿，多让人揪心啊！“我要把生机输进他们的身体！我要每天重新生育他们！”这样想需要多大勇气啊！那颗心、那双手，本来应该给女人以帮助，却处处掣肘，怎不叫人痛心呢！每战胜一个困难，她都看到荆棘载途，苦难无边；每登上一块岩石，都望见新的荒漠，终于有一天，她认清了自己的丈夫，认清了自

己孩子的体质，认清了自己要生活的地方；终于有一天，她象被拿破仑从温暖的家庭拉走的孩子那样，双足习惯了在泥雪中行走，脑袋习惯了枪林弹雨的环境，整个人都习惯了士兵那种奉命惟谨的态度。我向您简略叙述的这些情况，在她向我描绘时，真是一幅茫茫无际的黑暗图景，伴随着令人寒心的事实、夫妇间无谓的搏斗，以及徒劳无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她最后对我说，“必须在这里待上几个月，才能了解为改善葫芦钟堡庄园的经营，我耗费了多少心血！为让他接受最符合他的利益的事情，我用了多少心计曲意逢迎！有时，我提议做的事情没有立竿见影，他就发起孩子脾气，闹个没完！事情成了，他又多么高兴，把功劳归于自己！我绞尽脑汁帮他消磨时间，使他周围的空气充满芳香，把他丢满乱石的路铺上沙子，栽上鲜花，而他却总是抱怨，我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忍受啊！他给我的酬报，只有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老调：‘生活太沉重了，我要被压死了。’家里来客人就好了，他既热情，又礼貌，毛病全没了。然而，对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不明白一个有时确有骑士风度的男子，为什么缺乏忠诚精神呢。他能偷偷地跨上马，飞驰到巴黎，好给我买一件首饰，如上次为参加图尔舞会，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家庭用度上非常悭吝，可是，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为我会不惜挥霍钱财。按说应当反过来：我什么也不需要，而家庭开销却很大。也许是当初我渴望使他生活幸福，没有考虑自己要做母亲，才使他养成了拿我出气的习惯。其实，我若是连哄带骗，就能象摆布小孩子一样摆布

他，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卑劣，不屑于做。为了家庭利益，我必须象正义女神雕像那样，既冷静又严厉，然而我也是人，也有一颗充满情感需要表达的心灵啊！”

“您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影响去控制他，管束他呢？”我问道。

“他那个人沉默起来，给他讲几个钟头的道理，他也死不开口，而一旦挑剔起来，净说孩子话；如果只关系到我一个人，他闷不作声也好，无理挑剔也罢，我根本就不予理睬。我不忍心去对付软弱的人，也不忍心对付孩子，任凭他们打我也不会还手；也许我能以硬对硬，不过，我没有能力对付我所可怜的人。如果一定要逼迫玛德莱娜做什么事才能救活她，那我宁可同她一起死掉。怜悯之情使我的神经松弛，使我的心肠变软。因而，这十年剧烈的忧患把我拖垮了。我的情感屡遭打击，现在常常不稳定，什么也不能使它复生了；我赖以抵挡风暴的那种魄力，有时也缺乏了。对，有时候我被战败了。得不到休息和海水浴，神经恢复不了，我就要命归黄泉。德·莫尔索先生非把我折磨死不可。我一死，他也活不成。”

“您为什么不离开葫芦钟堡，去休息几个月呢？为什么不领着孩子去海滨呢？”

“一则，只要我离开，德·莫尔索先生就会认为自己完了。虽然他不肯相信自己的状况，但他心里却很明白。他身上体现出双重性：男子汉和病人，两者相抵牾，便做出许多乖谬荒唐的事情！二则，他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在，这

里各方面都会一团糟。在您的眼中，也许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一心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以防在他们头上盘旋的大鸢的袭击。这任务本来就够繁重的，德·莫尔索先生也不让人省心，总是问：'夫人在哪儿呢？'这不算什么。我既是雅克的教师，又是玛德莱娜的保姆。这也不算什么！我还是内务外事的总管家。在这里经营土地是最伤脑筋的行业；您哪天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我这些话的含义。我们的现金收入很少，庄园的土地每年耕种一半，这种耕作方式就要求常年仔细管理。必须亲自出售谷物、家畜和各种农产品。我们的佃户就是我们的竞争者，他们在咖啡馆里同买主串通一气，抢先卖出，然后压低价钱。我们经营农业困难重重，我若是一一向您解释，就会使您厌烦了。我看管得再紧，也防不住佃农用我们的肥料上地；我不能去察看在收获分成的问题上，雇来收割的短工跟佃农有没有勾结，也无法了解出售谷物的好时机。而且，德·莫尔索先生忘性大，您也见过我让他管点事有多难，您再想想这些，就会明白我的担子有多重，一刻也放不下来呀。我若是出门在外，家里非破产不可。没人听他的，他吩咐的事情，大多前后矛盾；再说，他动不动就训人，独断专行，谁也不喜欢他。他同所有性格软弱的人一样，容易听信手下人的谗言，不能在他的佃户之间制造和睦相处的气氛。一旦我出门，哪个仆人在这里也待不上一周。您明白了吧，我被拴在葫芦钟堡，就象这些铅皮做的花束固定在我们的房顶上一样。先生，我对您毫无保留；这地方无人了解葫芦钟堡的秘密，现在您却知道了。望您对外只讲好

听体面的话，这样，我就会尊敬您，感激您。”她声音柔和地补充说道，“以这种代价，您就可以随时到葫芦钟堡来，可以在这里找到知心朋友。”

“可是，”我说，“我在这儿从未感到痛苦啊！只有您……”

“不，不！”她急忙接过话头说，同时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听天由命的女子的这种笑容，足以化开花岗岩石。“您听了这种实情不要感到诧异，我指给您看的生活是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您在想象中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大家各有长处和短处。假如我嫁给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他会把我的财产荡尽。假如我嫁给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他很可能在情场上春风得意；也许我笼不住他，可能被他抛弃，我会因嫉妒而死去。我是好嫉妒的人啊！”她声调激昂地说，犹如暴雨中的一声惊雷。“而德·莫尔索先生呢，他全心全意地爱我，把全部感情奉献给我，就象玛德莱娜把她的余香倾泻在救世主的足下①。请相信，爱情的生活，注定要排除在人间法则之外；鲜花总要凋谢，巨大欢乐的第二天必然失意，如果有第二天的话。真实的生活充满了惶恐忧虑；生活的形象如同这棵荨麻，它从平台脚下长出来，见不到阳光，枝茎依然是绿的。这里和北方各地一样，天堂里的微笑少是少，但总归有，足以偿付所受的痛苦。总而言之，一心做母亲的女子，她们的依恋之情，恐怕是出于牺牲精神，而不是由于追求欢乐吧？在这个家里，我发现风暴要袭击仆人或孩子，便引到自己身上

① 诗云：“玛德莱娜的芳香，您流泻在谁的足下。”见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1810—1857）的长诗《罗拉》。

来；我这样做，就产生一种给我秘密力量的难以描述的感觉。前一天的忍耐，总是准备了次日的忍耐。不过，上帝并不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给我。如果说从前，孩子的身体叫我提心吊胆，那么现在他们渐渐长大，也越来越健康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宅第变美了，开始时来运转。经过我的努力，我丈夫不见得不会过上幸福的晚年吧？一个人手里拿绿色棕榈枝去见上帝，并把诅咒过生活而又得到慰藉的人带给他，请相信，这个人①就已经化苦为甜了。我的痛苦若是能为全家造福，还能说是痛苦吗？"

"对，还是痛苦，"我答道，"不过，这种痛苦是必要的，就象我必须经历痛苦，才可能品尝在我们岩石中成熟的果实滋味一样。也许现在我们要一起品尝这果实，也许我们将赞美它的奇迹吧？还有那由它注满心灵的感情激流、那使黄叶返青的汁液。于是，生活失去了压力，它也不再属于我们了。我的上帝啊！您没有听见我的声音吗？"我用宗教教育使我们熟悉的神秘主义的语言接着说："您瞧，我们是沿着什么路走向一起呀？在无边的苦海上，是什么吸力把我们引向甘泉？那甘泉在山脚下流淌，沙底粼粼，两岸绿茵上鲜花盛开。我们不是象朝拜圣婴的三王那样，追踪同一颗星吗？现在我们来到育婴堂，只见一个圣婴醒来；他将把箭射向光秃的树冠，以他快活的闹声给人世带来生机，用他无休止的欢乐给生活增添情趣，给黑夜以睡眠，给白昼以喜悦。是谁每年在

① 指《新约·启示录》中记述的殉道者。

我们之间系了新的结？我们的关系不是超过姊弟之情吗？永远也不要挣脱这天作之合。您听说的痛苦，正是播种者①大把撒下的种子，而且丰收在望，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已经一片金黄。瞧呀！瞧呀！我们不是要一同前往，一株株地全部采撷吗？我身上具有什么力量，竟斗胆对您讲这番话呢？回答我吧，否则，我就不再过安德尔河。”

“您只差用爱情这个词了，”她厉声打断我，说道，“您所谈论的感情，是我所没有的，也根本不允许我有。您是孩子，我还可以原谅您，可是下不为例。要知道，先生，我心中激荡着母爱！我爱德·莫尔索先生，既不是由于社会职责，也不是贪图永世的福乐，而是因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情把他系在我的每根心弦上。难道我是被逼成婚的吗？是我对不幸者的同情心决定了这桩婚姻。弥补时代所造成的苦难，安慰冲锋陷阵而受伤归来的人，这难道不是女人的本分吗？怎么对您讲呢？我看到您为他解闷，私下里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母爱吗？听了我这肺腑之言，您还不明白吗？我永远要尽心尽职照看三个孩子，要让滋润的雨露洒在他们身上，用我的心灵照耀他们，而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邪念。不要让一个母亲的奶汁变酸吧！我可是个忠贞不渝的妻子，您再也不要这样对我讲话了。有言在先，这样简单的自卫您都不尊重，那就休想再登这个门。本来我相信纯洁的友谊，相信自愿的友爱，觉得总比强加的友爱更可

① 典出《新约》中的说教寓言，见《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八章。

靠。大谬不然！我原想找一位朋友，而不是审判官，这位朋友在致命的斥责声使我失掉勇气时能理解我，找一位我丝毫不用担心的圣洁朋友。青年人高尚，诚实，勇于牺牲，不谋私利；老实说，看到您始终如一的态度，我以为这是天意，以为将有一颗惟独属于我的心灵，就象一名教士为大家所有一样；这颗心灵，我在痛苦满溢时可以向它倾诉，我在忍无可忍要窒息时可以向它呼喊。诚能如此，我这对两个孩子极为珍贵的生命，就可能延至雅克成年之日。不过，这不是太自私了吗？彼特拉克①的洛尔还能够重生吗？我想错了。上帝没有这样的旨意。我要象没有朋友的士兵一样死在岗位上。我的忏悔神师很严厉，而……我姨母又已去世！”

两颗大泪珠夺眶而出，在月光下晶莹发亮，顺着她两腮流到下颏儿；我忙伸出手去，刚好接住，贪婪而虔诚地吞了下去。这种贪婪与虔诚是她这番话激发起来的，因为话中饱含十年暗中流淌的眼泪，倾注的感情，不懈的眷顾和日夜的担心，这正是女性最崇高的献身精神！她略微愕然地看着我。

“这就是爱情第一次神圣的融合，”我对她说，“是的，我刚刚分担了您的痛苦，同您的心灵结合起来，就象我们喝圣水时同基督结合一样。爱，而没有希望，也是一种幸福。啊！我饮这泪水感到十分快意，人间有哪个女子能使我产生同样的快乐呢？我接受这项契约，它将在我身上化为痛苦。我毫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抒情诗集《歌集》，主要咏唱他对女友洛尔的爱情。

无私念地为您献身，成为您所期望的样子。”

她摆摆手，打断我的话，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我同意这项契约，不过，您永远也不能相逼，以图推进联结我们的关系。”

“好，”我说道，“您许诺给我的越少，我占有的就应当越可靠。”

“您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她说着，脸上当即流露出怀疑忧伤的神情。

“哪里，我一开始就有纯粹的快感。听我说！我想要您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小名，如同我们的感情不属于任何人那样。”

“这要求就很高了，”她说，“其实，我并不象您认为的那样娇小。德·莫尔索先生叫我布朗什。世上只有一个我最爱的人叫我亨利埃特，就是我那亲爱的姨妈。以后您就叫我亨利埃特吧。”

我拉起她的手亲吻。她放心地把手给我；这种自信使女子高出我们百倍，使我们相形见绌。她倚在砖砌护墙上，望着安德尔河。

“朋友，您一下就跳到我们关系的终点，难道没有错吗？”她说道，“人家坦率地敬上一杯，您一饮而尽。然而，真正的感情是不能分割的，要么百分之百，要么一分没有。”她停了片刻，又说：“德·莫尔索先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忠诚而自豪。您为了我，也许会竭力忘掉他的不逊之词；若是他没有意识到，明天我会启发他的。近几天您不要到葫芦钟堡来，

他会更加敬重您。等到星期天，他一出教堂，就会主动朝您走去。我了解他，他会弥补自己的过错。您把他看成是对自己言行负责的人，他就更加喜爱您。”

“五天见不着您的面，听不到您的声音！”

“今后同我讲话，绝不能再拿这种炽热的口吻。”她说道。

我们绕平台默默地走了两圈。她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时间晚了，就此分手吧。”这种口气向我表明，她占有了我的心。

我还要吻她的手，她犹豫了一下，把手伸给我，恳求地对我说：“只有我把手递给您的时候，您才能拉住；让我自己决定，丧失了这点自由，那我就成了一件属于您的物品，这样不妥。”

“别了。”我对她说。

她打开下面的小门，我走了出去。她刚把门关上一点，又重新打开，伸出手来对我说：“其实，今天晚上您非常体贴人，减轻了我对整个未来的忧虑。给您，我的朋友，给您！”

我接住她的手，吻了又吻，等我抬起头来，只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她又登上平台，隔着草场凝望了我一会儿。我踏上通往弗拉佩斯勒的路时，还望见她那洒着月华的白裙。再过一阵，她卧室的灯亮了。

“我的亨利埃特啊！”我内心叹喟着，“最纯洁的爱情属于你，它永远会照耀这片土地！”

我一步一回首，返回弗拉佩斯勒堡，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年轻人的心都充满了献身精神，而这种力量长期在我身

上闲置，这次终于展现了光辉的前景！犹如教士一步跨入新生活，我许愿献身了。“是，夫人！”一句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作出的许诺，把不可抗拒的爱只珍藏在自己心中，永远不利用友谊来引那女子渐渐进入情网。我身上所有的高尚情感都醒来，争先恐后地发出声音。我意兴未已，还不想回到狭窄的房间，在星光灿烂的苍穹下流连忘返，内心再次倾听那只受伤野鸽的呼叫，倾听那发自肺腑的天真而朴实的声调，要把那颗心灵散发到空气中的香馨都收拢到我的身上。这位女子具有高度的忘我精神，对受了伤害的、弱小的或遭难的人无限慈悲，而且忠贞不渝，不以婚姻枷锁为累；她在我的心目中显得多么高尚啊！她象圣徒殉道者一样，站在焚烧的柴堆上神态自若！我正瞻仰她那在黑暗中显现的形象，觉得猛然领悟了她的话的含义，领悟了一种使她在我眼里变得极为崇高的玄机。也许，她想要我对待她，也象她对待她周围人那样吧？也许，她想要从我身上汲取力量与安慰，从而把我纳入她的范围、她的轨道或者更高的境界吧？据几位大胆构想宇宙的人说，星球之间的运动和光就是这样相通的。转念至此，我倏忽飞入太空，重新回到我昔日梦想的天上，畅游在幸福的汪洋中，也就理解了我童年的痛苦。

在泪水中窒息的天才、不被理解的心灵、不为人知的圣洁的克拉丽莎·哈洛①、被遗弃的孩子、无辜的流亡者，你们都是通过荒漠进入生活的，你们所经之处，碰到的尽是冷漠

①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所著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这个名字象征不幸的少女。

的眼神、闭合的心扉、堵塞的耳朵，但是，永远也不要抱怨！只要有一颗心为你们敞开，一只耳朵倾听你们，一个眼色回答你们，你们就会尝到快乐，而且惟独你们才能得到无穷的快乐。不幸的岁月，一朝就可以抹掉。肝肠寸断、冥思苦想、悲观绝望、难以忘怀的忧伤，这些全是纽带，把我们的心灵同知己的心灵联结起来。我们看中一位女子而又克制欲念，她也就接受了我们的叹息和失去的恋情，加倍归还我们全部受骗的情感，说明往昔的忧伤是命运索求的酬偿，以便在心灵订婚之日给我们永世幸福。这和圣洁的爱情，只有天使才能说出它应有的新名称。同样，只有你们，亲爱的受难者，只有你们能充分理解，在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的心目中，德·莫尔索夫人突然占据了什么位置。

这个场面发生在星期二；一直到星期日，我散步没有越过安德尔河。这五天中，几件大喜讯接连传到了葫芦钟堡。伯爵荣获了准将军衔圣路易十字勋章，得到四千法郎的年金。德·勒农库-吉弗里公爵被任命贵族院议员，重新入朝供职，收回了两片森林的采邑。他夫人也收回了并入皇家而尚未卖出的产业。这样，在曼恩地区，德·莫尔索夫人就成为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她母亲给她送来十万法郎，钱是从吉弗里庄园的收入中节省下来的，正好等于尚未付给她的嫁妆的款额。伯爵尽管家境清寒，却始终未提那份嫁妆；这个人处理对外事务，可以同最无私的人媲美。伯爵本来有些节余，再加上这笔钱，就可以买下邻近的两座庄园，每年大约收入九千利勿尔。将来儿子可以承袭外祖父的贵族院议员头衔，伯

爵突然想指定他继承两个家族庄园的产业，同时不损害玛德莱娜的利益；德·勒农库公爵十分喜爱外孙女，定然会给她找一个好婆家。作了这些安排后，这位流亡者的伤口如同敷了药膏一般。德·勒农库公爵夫人来到葫芦钟堡，是当地的一件大事。我心中不免痛苦地想道：她是位身分非常高贵的妇人，有其母便有其女，她女儿的庄重举止，我看就掩饰着等级观念。我算什么呢？我不过是个可怜的人，除了自己的勇气和才干，对前途再也没有别的依托了。王朝复辟对我还是对别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并未考虑。星期日去教堂，我和德·谢塞尔夫妇、凯吕斯神甫同在一个专门的祭室；公爵夫人母女、伯爵和两个孩子在另一侧的祭室。我贪婪地向那边张望，草帽遮着我那一动不动的偶像，我仿佛比以往更加忘记了自我。这位高贵的亨利埃特·德·勒农库，现在成了我亲爱的亨利埃特，我要让她的生活美如鲜花。她正在虔诚地祈祷，那姿态因笃信而增添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受损伤和受屈辱的色彩，看上去象一尊修女雕像，使我铭感五中。

根据村子的传习，弥撒之后，间隔一段时间才做晚祷。出了教堂，德·谢塞尔夫人自然邀请邻居到弗拉佩斯勒堡待两小时，免得冒着烈日过河过草场往返两次。邻居接受了邀请。德·谢塞尔先生让公爵夫人挽住胳膊，德·谢塞尔夫人挎上伯爵伸过来的胳膊，我则把胳臂递给了伯爵夫人，这是我的肋边头一回感到这只清凉的玉臂。从教堂回弗拉佩斯勒堡，要穿过萨榭树林，林中枝叶掩映，日光在沙径上弄影，美妙的图案宛如画锦。我不由得一阵自豪，思绪翻腾，心剧

烈地跳起来。

我们默默地走着，我不敢打破这沉默，走了几步她问道："您怎么啦？心跳得这么快……"

"听说您有几件喜事，"我对她说，"我同爱得很深的人一样，隐约有些担心。您的身分更加高贵，这不会妨害友谊吗？"

"我！算了吧！"她说道，"再有这种念头，那我就不止是鄙视您，而是要永远把您忘掉！"

我心醉神迷，凝视着她；这种陶醉一定有感染力。

"我们既没有走门路，也没有提出申请，仅仅受益于法律；就是将来，我们也绝不乞求，绝不贪得无厌。况且，您是知道的，"她又说，"无论是我还是德·莫尔索先生，谁也不能离开葫芦钟堡。本来他有权当王宫侍从，但是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谢辞了任命。我们有我父亲一人在职就够了。"她苦笑了一下，又对我说："这种迫不得已的逊谢，已经给我们孩子带来很大益处。我父亲在朝中供职，就听到国王蔼然可亲地说，要把我们谢绝的恩典赐给雅克。雅克的教育该考虑了，这成了家里认真讨论的问题。将来他要代表两家门第：勒农库和莫尔索，我只能指望他成龙，所以我的担心更增加了。雅克不仅要活下去，还不能辱没门庭，这两种职责是相互矛盾的。迄今为止，有我教他就可以了，我也是量他的能力而施教。不过，首先一点，到哪儿去找一位合适的家庭教师呢？其次，巴黎那地方非常可怕，对灵魂处处是陷阱，对身体也处处有危险；将来雅克到了那里，哪位朋友替我保护他呢？

我的朋友，”她激动地对我说，“观您的眉宇、您的眼神，谁还看不出您有鸿鹄之志，日后一定飞黄腾达呢？您起飞吧，有朝一日，您就当我儿子的教父。到巴黎去吧。倘若令尊和令兄不愿扶持您，我们家族会提携您的，尤其是我这神通广大的母亲。借助我们的影响吧！您在自己所选择的生涯中，绝不会缺少扶掖和襄助！把您多余的力量用在一种高尚的志向上……”

“我明白了，”我打断她的话，说道，“我的志向会成为我的主宰的。其实，我无需如此也能完全属于您。我不愿意在这里表现明智，去图别处的恩遇。我要单独去闯，靠自己成名。凡是您给予的，我全部接受，别人给予的一概不要。”

“孩子气！”她喃喃地说了一句，同时憋不住，满意地微微一笑。

“再说，我已经许了愿，”我对她说，“经过仔细权衡我们的处境，我打算好了，要以永远不能解开的纽带把我同您联在一起。”

她微微一抖，停下脚步，定睛看我，没有跟上前面的两对，只有孩子在身边。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哦，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要我怎样爱您呢？”我反问道。

“象我姨母那样爱我。她在我的名字中，专门为自己选择一个叫我；我准许您也这样叫我，就是把她的权利给了您。”

“这样说来，我毫无希望，却要始终不渝地爱。那好吧，我对您，如同人对上帝。您不是这样要求的吗？我这就进神学院，出来当教士，培养雅克。您的雅克，将来就算是我的化身：政治观念、思想、魄力、耐性，一切我都给他。这样，我就可以留在您的身边，我的爱情隐匿在宗教里，犹如嵌在水晶中一幅银像，绝不会引起疑心。固然，无法遏制的火热恋情会支配一个男子，也曾战胜过我一次，不过，您不必有丝毫的担心。我将在烈火中燃尽，并以纯化了的爱情爱您。”

她的脸刷地白了，急促地说：“费利克斯，不要捆住自己，将来有一天，这种关系会妨害您的幸福。您为了我而自戕，我会伤心得死去。孩子，无望的爱情，难道是一种志向吗？等有了生活阅历，再评断生活吧；我要您这样，也命令您这样。既不要许身教会，也不要同一位女子结合，绝不要结婚，我禁止您那样做。保留自由之身。您才二十一岁，对自己的前途还不甚了了。天主啊！难道我看错您了吗？我原以为两个月就能洞烛一些人的心灵。”

“您有什么期望吗？”我眼睛一亮，问道。

“我的朋友，接受我的帮助吧，成长起来，取得功名吧，到那时您就会了解我期望什么。总之，”她仿佛泄露一个秘密，“此刻您拉着玛德莱娜的手；永远也不要放开。”

她偏过头来，附耳对我说了这几句话，表明她是多么关心我的前程。

“玛德莱娜？绝不！”我答道。

我们重又默然，但是思绪万千，激动不已，这必然会在

我们的心灵留下永久的印记。我们看到弗拉佩斯勒堡园子的一扇木门，那两根青苔覆盖、蔓藤攀绕的残柱，仿佛现在还历历在目。突然，一个念头，伯爵去世的念头，象箭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于是我对她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明白就好。"她回答的口气使我懂得，我推定的想法她根本没有。

她的心如此纯洁，我钦佩得落下一滴眼泪，但由于私情作祟，这滴泪变成苦涩的了。我想到了自己，觉得她爱我还未达到祈望自由的程度。一旦爱情在罪愆面前退缩，我们好象就有了局限，而爱情应当是无限的。转念至此，我心如刀绞。

"她不爱我。"我不禁想道。

我怕暴露出这种心事，便吻了吻玛德莱娜的头发。

"我害怕令堂。"我重开话题，对伯爵夫人说。

"我也怕她，"她做了个非常稚气的手势，回答我说，"千万记住，要始终称她公爵夫人，并用第三人称同她讲话。这些礼貌的用语，现在的年轻人不习惯用了，您要重新拾起来，为我这样做吧。况且，尊重妇女——不管她们多大年纪——毫不犹疑地承认她们高贵的社会地位，这毕竟表现了一个人的儒雅。尊重地位高的人，不正是保证自己赢得尊重吗？社会中一切都环环相扣。从前，拉罗韦尔①红衣大主教和乌尔班的拉斐尔②，代表着两种威望，同样受到尊敬。您在中学

① 拉罗韦尔（1445—1513），即教皇朱利厄斯二世。于一五〇三至一五一二年在位。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就读时，吮吸了大革命的乳汁，政治观念就可能受了些影响。不过，将来涉世渐深，您就会明白，那些概念模糊的自由原则，是不能为黎民百姓造福的。我在以勒农库家族人的身分，考虑一个贵族地位如何或应该如何之前，已从农妇的常识中得知，各种社会只能靠等级制存在。现在，您到了生活的转折关头！要站在您的党派一边。”她笑着补充一句：“特别是它得胜的时候。”

我深受感动：她这番话表面洋溢着炽热的感情，内里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见解，而这两者的结合，给女人增添了极大的魅力；她们善于给极其锋利的论理抹上感情色彩。第一次看到阿谀逢迎的作用，我心里会涌现什么想法，看来亨利埃特早有预料，因而她渴望替伯爵的行为辩解。德·莫尔索先生罩着本人历史的光环，在自家的小古堡里称王，他的形象在我眼里曾一度相当高大；可是，在公爵夫人面前，他特意表明身分的差异，露出一副卑躬屈节的模样，我见了着实感到惊奇。奴隶也有虚荣心，只愿听命于最大的专制者。看到主宰我的整个爱情、令我颤抖的人如此卑下，我就有蒙受耻辱之感。将心比心我才理解，心灵高尚的女子同卑琐的男人一起生活，每天要把他的懦弱行为埋在心底，该是多么痛苦啊。礼仪是一道防线，既保护大人物，也保护小人物，双方可以隔垒相望。我因为年少，对公爵夫人自然毕恭毕敬；不过，她在别人眼中是公爵夫人，在我眼中却是亨利埃特的母亲，我对她的恭谨又有虔敬的成分。我与伯爵夫人走进弗拉佩斯勒堡的正院，同其他人会齐。德·莫尔索伯爵非常热心地把

我引荐给公爵夫人。德·勒农库夫人冷淡而矜持地打量我，她有五十六岁，保养得很好，一副贵妇派头。一双眼珠呈森冷的蓝色，眼角有细纹，脸庞瘦削，形同苦行之人，腰身修长挺拔，皮肤是淡黄褐色的，传到女儿身上却光泽耀目。我一看便知，她是我母亲类型的冷心肠的人，如同矿物学家辨认瑞典铁矿石那样迅速。她还象旧朝廷那样讲话，把 ait 音发成 oit 音，“冷”字不说 froid，而说 frait，“脚夫”不说 porteurs，而说 porteux。我在她面前不卑不亢，举止十分合度；伯爵夫人非常满意，在去晚祷的路上对我耳语道：“您的表现无懈可击！”

伯爵走过来，抓住我的手，对我说：“我们俩没有反目吧，费利克斯？我是您的老伙伴了，言语有冲撞之处，还望海涵。看来我们要在这里用晚餐，等到星期四，公爵夫人临行的前一天，我们就回请你们。我还有些事务，得到图尔去了结，您不要冷落了葫芦钟堡。我岳母不简单，我劝您多同她接近。将来，她的沙龙会给整个圣日耳曼区定调子。她在上流社会根底很深，学识渊博，欧洲大小世族的徽章，她都了如指掌。”

伯爵现在万事如意，处境一新，也许还有他的家庭天使言传身教的作用，他的态度显得非常自然得体，既不盛气凌人，也没有炙手可热的那种礼貌。公爵夫人没有保护人的架势。德·谢塞尔夫妇接受了星期四去吃饭的邀请，并感谢他们的盛情。公爵夫人对我有了好感，她打量我时的眼神表明，她女儿向她提过我这个人。晚祷回来，她问起我的家庭，问

我做外交官的那个旺德奈斯是不是我的亲戚。我答道："他是我兄长。"于是，她亲热的程度达到了五分，告诉我说，我的老姑奶奶，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就是葛朗利厄家族的人。她对我很客气，就象德·莫尔索伯爵初次见到我时那样。她收起了目无下尘的眼神；世间的王公国戚都会拿那种眼光瞧人，使您估量出他们与您之间有多大距离。我对自己的家族几乎一无所知。公爵夫人还告诉我，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祖叔，一个老神甫，当了枢密院大臣，我的兄长也晋级了；最后还告诉我，根据宪章①的一个条款，我父亲恢复了德·旺德奈斯侯爵的称号；我还不知道颁布宪章一事。

"我只是葫芦钟堡的农奴。"我低声对伯爵夫人说。

王朝复辟象变魔术一样，进展神速，令帝国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目瞪口呆。这种变革对我无足轻重，惟独德·莫尔索夫人的一言一行，才是我重视的事件。我不清楚枢密院是什么机构，也根本不懂政治，不谙世事；我别无抱负，一心只爱亨利埃特，胜过彼特拉克爱洛尔。公爵夫人见我不虑事，就把我看成个孩子。弗拉佩斯勒堡来了许多宾客，宴会上共有三十位。一个青年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压倒群芳，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知道惟独自己有权接受她那含蓄而纯洁的青睐，能听出她那话中不同的意韵，即使自己对逢场作戏嫉妒得要命，也能在轻松的戏谑中得出她那忠贞不渝的明证，这个青年该是多么为之心醉啊！伯爵见别人纷纷应酬他，心中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于一八一四年颁布的宪章，其中第71条规定："旧贵族恢复爵称。"

万分得意，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伯爵夫人暗暗希望他的脾气会有所改变。我在一旁同玛德莱娜说笑，她跟那些人小心大的孩子一样，说出话来令人吃惊，无论对谁都褒贬两句，既充满揶揄又无恶意，逗得我直笑。这是美好的一天。一句话、清晨萌发的一种希望，使大自然也变得明媚了。亨利埃特看到我十分快活，也随着快活起来。

“在他那阴云密布的灰暗生活中，这种幸福对他来说是个好兆头。”伯爵夫人次日对我说。

自不待言，次日我是在葫芦钟堡度过的。我被驱逐了五天，非常渴望我那生活。伯爵于清晨六点钟就已动身，到图尔去签订购置产业的契约。母女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冲突起来。公爵夫人要带伯爵夫人去巴黎，在宫廷给她谋个职位；伯爵再收回辞不赴命的决定，也能得到高官显位。亨利埃特给人印象是个幸福的女子，无论对任何人，她也不愿意披露内心的巨大痛苦，泄漏丈夫的无能，即使对母亲的心也讳莫如深。她特意安排德·莫尔索先生去图尔同公证人周旋，就是要保守家庭的秘密，不让母亲猜出半分。如她所说，惟独我了解葫芦钟堡的隐私。她已经有了体验，深知这个山谷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对安抚暴躁的性情、疾病的苦痛是多么灵验，住在葫芦钟堡对孩子的健康又有多大裨益，因此她据理力争。公爵夫人是个顺者昌、逆者亡的女人，她对女儿不如意的婚姻不大伤心，主要是觉得丢脸。亨利埃特看出，母亲根本不把雅克和玛德莱娜放在心上，多么可怕的发现啊！凡是做母亲的，对闺女专横惯了，对出了嫁

的女儿依然专横，公爵夫人也不例外；她讲什么话，绝不允许反驳；她软硬兼施，忽而装作亲热，哄女儿答应；见软的不成，又来硬的，转瞬间换上一副伤心的冷面孔；最后见女儿软硬不吃，就冷嘲热讽，那种尖酸刻薄，我在我母亲身上早有体察。十天当中，亨利埃特受尽了折磨。大凡年轻女子要确立独立，进行抗争，都免不了吃苦头。您生来命好，有个天下最慈祥的母亲，是无法理解这类事情的。一方是个冷酷无情、工于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另一方则是她的无比贤惠、无比温顺、从无坏心的女儿，这双方搏斗的情景，您要想有个初步了解，不妨想象百合花（我在心里始终把她比成百合花）绞进光滑的钢制机器中的情形吧。这对母女从来想不到一处，母亲一点也猜不透，女儿究竟有什么难处才不能享受复辟王朝赐予的恩泽，继续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还以为女儿同我有暧昧关系。她猜疑的话一脱口，就在母女之间挖开一道无法填平的鸿沟。这种难以容忍的纠纷，尽管家家都不肯外扬，您若是能窥透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家庭里，难以治愈的深深创伤在削弱着骨肉之情：或是由于性格相投，彼此具有真挚而笃深的感情，本来可以天长地久，讵料一方早逝，给活在世上的一方以沉重的打击，造成终生不能平复的创伤；或是潜伏的仇恨使人的心肠冷却，使人的眼泪干涸，到永诀之时一滴也没有了。且看亨利埃特，她昨天受折磨，今天受煎熬，遭到所有人的打击，甚至包括那两个小天使在内，虽说两个孩子忍受病痛也好，给母亲造成痛苦也罢，完全是无辜的；这样一位可怜的女子，怎么能不爱上

一个不打击她的男子呢？这个人非但不打击她，还要用三道荆篱将她保护起来，使她免遭暴风雨的袭击，免遭明枪暗箭的伤害。这对母女的争执固然令我难过，但有时也令我高兴，因为亨利埃特向我诉说了她的新苦恼，我感到她重新投入我的心怀。这样，我就能评价她在痛苦中所持的冷静态度、所表现出的极大隐忍。“象我姨母那样爱我吧”，对她这句话的含义，我每天都有进一步的体会。

“难道您胸中毫无抱负吗？”公爵夫人在晚餐上神色严厉地问我。

“夫人，”我严肃地看了她一眼，答道，“我浑身是力，可以征服世界；然而，我年仅二十一岁，又孤立无援。”

公爵夫人惊讶地注视她女儿，以为她女儿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已将我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德·勒农库公爵夫人住在葫芦钟堡期间，可把人约束坏了。伯爵夫人一再嘱咐我注意礼仪，她听到一声低语就惊慌失措；为了讨她欢心，我就得把感情隐匿起来。星期四大宴宾客，这一天繁文缛节十分无聊。情人平日无拘无束，软语温存，坐有固定位置，有女主人全心陪伴，对此习以为常，所以特别讨厌这种请客日子。爱情憎恶一切非爱情的东西。公爵夫人终于离开，享用朝廷的豪华排场去了，葫芦钟堡又恢复了原状。

我同伯爵的那次小争执，倒起了好作用；我在那里又扎深了一层，随时可以登门，不会引起丝毫猜疑了。我受自己经历的引导，象攀援植物一样，伸展到一颗美好的灵魂中，那里为我展示一个情愫相通的迷人世界。我们的手足之情建

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融洽。我们各居其位：伯爵夫人把我裹在洁白的襁褓里，以母爱哺育护佑我；而我的爱情在她面前无比圣洁，远离她时又变得灼热逼人，犹如烧红的铁块。我对她怀着双重的爱，它陆续射出千百支欲望之箭，一支支飞上天空，消逝在溟濛之中。假如您要问我，当时我那样年轻，又满怀强烈的欲念，为什么会轻信柏拉图式的爱情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那时我还没有长成男子汉，硬不起心肠来折磨那个女子。本来她就够烦心的，时刻担心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时刻准备丈夫耍脾气，大发雷霆；这边雅克或玛德莱娜的病见好，那边她丈夫又闹起来；等到丈夫平静下来，她刚要舒口气，又不得不守在一个孩子的床头。在这种情况下，她听到一句急促的话，全身就会颤动，看到一种欲望的表示，就会受到伤害；她需要的是含蓄的爱情，带有温情的力量，总之，完全象她对待别人那样。况且，您是个成熟的女子，不用我讲您也清楚，那种境况既令人忧郁销魂，也给人以无比甜美的时刻，以及默默做出牺牲之后的心理满足。她心地纯正，很有感染力；她那不求现世报答、始终如一的献身精神，也令人敬佩；这种强烈而神秘的虔诚，是她其余美德的纽带，它宛如精神的香炉，向周围散发着馨香。再说，当时我年轻啊！相当年轻，还能把我的天性凝聚在对她的手的一吻上。她难得让我吻她的手，而且只给手背，从来不给手心，也许她认为这是一条界线，过了线就是淫猥的开始。如果说两颗心灵难分难解，从来没有这样热恋过，那么对肉体的控制，也从来没有这样谨

严而有效。只是到后来，我才悟出这种幸福足愿的原因。我在那种年龄，不会为任何功利分神，不允许任何志向阻遏我的感情，我的奔放的感情犹如激流，汹涌澎湃，卷走了一切。是的，到后来，我们爱女人仅仅爱她本人；然而，我们在爱第一个女人时，总是爱屋及乌：她的孩子便是我们的孩子，她的家便是我们的家，她的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她的不幸便是我们的最大不幸；我们爱她的长裙，爱她的家具；我们看到她的小麦撒掉，比丢掉自己的钱还心疼；若有客人乱动摆在壁炉上的古玩，我们就忍不住要责备。这种圣洁的爱使我们为所爱之人生活，可是，唉！随着涉世渐深，我们就要把另一个生命吸引到自己身上，要求女子以她的青春感情来充实我们贫乏了的性灵。不久，我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第一次体味到无限的柔情；这种柔情对痛苦心灵的作用，好比疲惫的身体痛快地洗了一个澡；我的心灵立时感到清新爽朗，真是无处不舒畅，无处不通泰。您是女人，理解不了我的话，因为这里讲的幸福，你们只能给予，却从来得不到。只有男子才能领略这种甜美的乐趣：在别人的家庭里，得到女主人的青睐，成为她感情的秘密核心；狗不再追着您乱叫，仆人也同狗一样，认得您身上隐秘的特征；孩子们没有丧失一点诚实的天性，慧眼识人，他们清楚自己的份额永远也不会减少，知道你能给他们的生活增添光明；他们跟你顽皮撒娇，要你百依百顺，就象对待喜爱他们并受他们喜爱的人那样；他们聪明伶俐，又十分懂事，能做你的天真盟友；他们蹑手蹑脚来到你面前，冲你粲然一笑，又无声

无息地走开。大家对你都很殷勤，都喜欢你，都冲你笑。真正的感情犹如鲜花，花儿生长的土壤越贫瘠，就越是叫人赏心悦目。我加入了这个家庭，找到了可心的亲人，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可也吃了不少苦头。在这之前，德·莫尔索先生对我总还讲点分寸，他的缺点我也只是大体了解，但时过不久，我就感到他的缺点处处充分表现出来，从而明白伯爵夫人在向我描述她每日的斗争时，表现出多么高尚的宽容。伯爵那种叫人无法容忍的性格，我耳闻目睹，便有了全面了解：他无缘无故就吵闹不休，动不动就呻吟起来，说是有病又毫无症状，他天生的不满情绪大煞生活的乐趣，他总要大施淫威，每年都得吞噬新的受害者。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分明是他带着走，可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感到厌烦，回家来就怪罪别人，说他妻子想到什么地方就强拖他去，全然忘记了是他带的路；他还口口声声抱怨说，事无巨细，全是他妻子一人做主，不准他有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就好象家里没有他这个人。他要起蛮横来，若是碰到对方耐着性子不讲话，便觉得自己的权威有限，越发火冒三丈，尖刻地责问道：宗教不是训喻妻子侍奉丈夫吗！鄙视孩子的父亲究竟妥当不妥当！最后，他总要触碰他妻子一根敏感的心弦；等心弦哀鸣了，他仿佛尝到某种乐趣，那正是好逞雄的庸才所追求的乐趣。有时他故意少言寡语，闷闷不乐，装出一副病病恹恹的样子；他妻子一见慌了神儿，就会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甚至嫉妒雅克和玛德莱娜，也要象他们那样受溺爱，如同宠坏了的孩子那样，一味任性胡闹，根本不管母亲怎样

提心吊胆。总之，日子一长，我就发现无论在大小场合，伯爵对待他的仆役、孩子和夫人，完全象他下棋时对待我那样。这种种困难象藤萝一般，伸出条条细蔓儿，束缚并窒息这个家庭，捆住人的手脚，使人无法喘息，寸步难行，弄得必办的事情也节外生枝，致使家业迟迟不能兴旺。深到根须，上至枝蔓儿，我一旦了解了这些困难，就不禁又赞叹，又惊骇。这种情绪支配了我的爱情，并把它压抑在我的心中。天主啊，我算什么呢？我饮下过泪水，产生了一种高尚的陶醉心理，并在分担这位女子的不幸中找到了幸福。起初，我屈从于伯爵的专横，如同一个走私犯偿付罚金；从此以后，我甘愿忍受这个专制者的虐待，以便同亨利埃特的心贴得更紧。伯爵夫人看出我的心思，便让我在她身边占据一席之位，允许我分担她的痛苦，以此作为酬赏，如同从前悔过自新的弃教者，渴望与他的弟兄们一齐升入天堂，得到恩准死在竞技场上。

“没有您，这种生活就会要我的命。”一天傍晚，亨利埃特对我说道；那天伯爵比平日更加尖酸刻薄，更加喜怒无常，象炎热天气的苍蝇一样招人厌。

伯爵睡下了。我和亨利埃特在槐树下消磨黄昏时分；两个孩子在旁边玩耍，沐浴在夕照之中。我们话语不多，仅仅发几声感叹，表明我们心心相印，借此平复一下我们的共同痛苦。缺乏语言时，静默也忠实地沟通我们的心灵；两颗心灵不用亲吻相邀，就毫无阻碍地彼此渗透了；它们都在细细品味这冥思的快意，随着幻想的波涛荡漾，一同潜入梦幻的

河底、浮出来时象一对仙女似的玉洁冰清，美满的结合到了令人艳羡的程度，但又没有丝毫尘缘的关系。我们沉入无底深渊，又浮出水面，两手空空，仅以眼神相互探问："这么多时日，没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吗？"快感为我们采撷了这些无根而发的花朵，肉体又为何长嘘短叹呢？向晚诗意盎然，把砖护墙映成桔黄色，看上去那么纯洁，那么令人欣慰；氛围一片肃穆，两个孩子的嬉笑声显得十分柔和，我们感到心神恬然。尽管如此，欲念象节日篝火的信号，在沿着我的血脉升腾。三个月之后，我不再满足于所得的份额，开始轻轻地抚摩亨利埃特的手，以此来传递我内心的欲火。亨利埃特把手抽回去，板起面孔，又变成了德·莫尔索夫人。我眼睛闪着泪花，她见此情景，温和地看了我一眼，把手伸到我的唇边。

"要知道，这会叫我伤心落泪的！"她对我说道，"索求这么大恩惠的友谊，可就危险了。"

这下我发作了，连声责备起来，说我心中有多痛苦，如若忍受，总需要点安慰。我还斗胆对她说，在我这个年纪，七情六欲固然都体现在心灵上，可心灵也有男女之情；我死去可以，但不能闭口而殁。她高傲地瞥了我一眼，迫使我住口，那眼神分明在重复卡西克的一句话：我呢，难道我在玫瑰花上吗？①也许我理解错了。记得在弗拉佩斯勒堡门前，

① 卡西克（即加蒂莫赞）是阿兹特克族（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最后一个皇帝，在抵御西班牙人入侵时，于一五二二年被俘。殖民者要他和他的大臣说出藏匿财宝的地方，用文火烧炙他们的脚掌；大臣受刑不过，叫苦连天，卡西克便说了这句话。

我曾把一种想法错误地安在她的头上，亦即我们的幸福能从一座坟墓中产生；从那天起我就惭愧，不敢用带有强烈感情的祈愿玷污她的灵魂。继而，她又开了口，委婉地告诉我应该明白，我不可能把她当作我的一切。听她这番话我就领悟了，我若是依从，必然会在我们二人之间挖下深沟。我低头不语。她接着说，她有一个虔诚的信念，可以爱一个兄弟，这既不会亵渎天主，也不会冒犯世人；把这种信仰化为圣洁爱情的具体形象，是会感到甜美的；照她那位善良的圣马丁的说法，这种圣洁的爱情就是尘世的生活。我对她应当象她的老忏悔师那样，比情人远，但比兄弟近；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就休想再同她见面。哪怕是泫然流涕，心痛欲裂，她也宁愿背负这额外增加的强烈痛苦去见上帝。最后她说：

"我给予的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再也拿不出什么来了，为此我已经受到了惩罚。"

我只好又安慰她，保证再也不惹她烦恼，保证我这二十来岁的青年要象老人爱幼子那样爱她。

次日，我去得很早，见她那灰色客厅的花瓶里没有插花，就飞跑到田野里、葡萄园中，为她采摘两束鲜花。我从根茎掐断，采了一株又一株，边采边赏玩，忽然想到鲜花配绿叶十分和谐，不仅看着赏心悦目而且对善于意会的人还富于诗意，犹如乐曲在相爱之人的心中唤起千百种思念。乐曲组合起来便有意义，颜色是光的组合，怎么就不能有意义呢？我同雅克和玛德莱娜兴致勃勃地商量好，准备一个意外的礼物送给我们心爱的人；我们把下面几级台阶当作鲜花总站，由他们做

帮手，我扎了两束花，用来描绘某种感情。请想象一下，鲜花从两个花瓶竞相涌出，向四周散开，白玫瑰、银杯百合在中心亭亭玉立，象征我的心愿。花锦之上又有矢车菊、毋忘草、蓝蓟等，各种蓝色的花深浅不同，宛如澄空，同白色交相辉映，显得十分协调。这不正是两种纯真吗？蒙昧无知的纯真与洞晓一切的纯真，一个孩子的思想与一个殉道者的思想。

爱情自有它的纹章，伯爵夫人暗暗地解破了。她瞥了我一眼，那锐利的目光，俨如被戳痛伤口的病人发出的叫声：她是又羞又喜。这一眼是多高的奖赏啊！使她幸福，使她心情安宁，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我发掘出一门在欧洲失传的科学，把卡斯泰尔神甫① 的理论引用到爱情上来，用鲜花的图案，取代东方以溢香的颜色书写的情书。用太阳的这些女儿，这些在爱的光照下绽开的花姊妹，来抒发自己的胸臆，这是多么动人心弦啊！我同田野花仙的女儿们很快言语相通，如同后来我在葛朗利厄遇见的一个人，能通蜜蜂言语一样。

我在弗拉佩斯勒的最后一段时间，每周两次重复这种诗意的创作，做起来很费时间，需要各种各样禾本科植物；我必须深入研究这些植物，不过，我是作为诗人，而不是作为植物学家来研究，偏重于它们的气质，而不是注意它们的形状。为了找到一株花，往往要走很远的路，我踏遍了溪畔、谷壑、岩顶、荒野，还到树林和荆丛中采集我的思想。我这种奔波自有

---

① 卡斯泰尔（1688—1757），耶稣教士，著有《颜色光学》，发明了音阶与色调相对应的色差羽管键琴。

乐趣；这个中情味，无论终日思索的学者、专事耕植的农夫、蛰居城镇的工匠，还是固守柜台的商人都领略不到，只有少数守林人、樵夫和幻想者才能解悟。大自然有些现象妙趣无穷，能与最伟大的道德观念相媲美。或是一株盛开的欧石南，上下湿漉漉的，披着钻石般的露珠，叶丛中有阳光嬉戏，在独具只眼的人看来，真是一片花的海洋。或是森林的一隅，四周危石环绕，与沙地隔断，青苔覆盖，刺柏林立，里面传出大雕的鸣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荒凉、怪谲、恐怖的气氛，令人毛骨悚然。或是一片溽暑蒸人的荒野，乱石遍地，寸草不生，丘岗起伏，绵延至天际，如同荒漠；我在那里发现了一株花，那是一株孤傲挺立的银莲花，紫绸一般的花冠撑开，护着金黄色的花蕊，正是我那雪肤的意中人独处幽谷的动人形象。或是大片沼泽，水面上有大自然抛下的点点绿痕，这是从植物到动物的过渡种类，不日就化为生命，水草与虫子在其间浮动，仿佛太空里的一颗颗星球！或是田园茅舍，兀立在沼地之上，菜圃葡萄园围着栅栏，四周几块贫瘠的黑麦田，这正是千家万户小民生活的写照！或是蜿蜒漫长的林间小径，犹如大教堂的甬道，两侧树干象一根根圆柱，枝柯纵横交错，形成一道道门拱；火红的晚霞透过叶丛，照在穹窿尽头的一片空地上，明晦相间，枝影斑驳，酷似百鸟鸣啭的教堂的彩绘玻璃。走出这片葱茏茂密的树林，便是一块白垩土质的休耕地，上面长着赤色的苔藓，几条餍饱的游蛇正往回爬行，玲珑机警的头高高翘起，身下发出咝咝的响声。这些画面还要添上变幻的景象：忽而阳光倾泻，犹如丰年之雨；忽而灰色云带飘浮，一条条好似老人

额头的皱纹；忽而天空横贯几条淡蓝色的带子，呈现出灰黄的冷色调。您听：在令人惊异的寂静中，有难以描摹的和声。九、十两个月里，我每扎一束花，起码要采集三个小时；我怀着诗人的闲情逸致，啧啧赞赏那些寄托情思的易凋的花束；花束所描绘的人生各阶段，在我看来对比强烈，可以说蔚为大观，而今已成为我的记忆追寻的往事了。如今，我常常结合这气象万千的景观，缅怀那颗倾注在大自然的心灵；我还携着那王后，在气象万千的景观中漫步，只见她的雪白长裙在树丛中时隐时现，在草坪上款款飘动，只见她的思想从多情之蕊的每片花萼上升华，宛似欲熟的果子。

无论怎样表白爱情，怎样抒发狂热之恋，感染力都不及那些花卉交响乐；我是画饼充饥，为表达欲望，我在创作花卉交响乐上所花费的心血，只有贝多芬用他的音符才能体现出来：深深的反躬自省、气冲霄汉的激情。看到这些花束，德·莫尔索夫人只能是亨利埃特了。她从绒绣机上，抬起头来，接受献上的花束，赞道："天哪，多美啊！"她看了又看，从中汲取营养，领受我寄寓的所有情思。您仔细观察一束花，就会明白这种美妙的传情，正如您读萨迪① 诗歌的片断，就能够了解这位诗人一样。您体味过五月草场的芳香吗？那种繁衍的醉意感染了万物生灵，您坐在船上，会情不自禁地把手浸在水中，任头发在风中飘拂，您的思绪也活跃起来，好似树木重新披上绿装。一株小草，清香的黄花草，就是组成这种朦胧和谐的一个最有力的要素。因此，谁把它据为己有，放在身边，就会遭到报

① 萨迪（约1200—约1290），波斯诗人，著有《果园》、《蔷薇园》和《萨迪书》。

应。把它扎在花束里吧，它那亮晶晶的带条纹的叶子，宛如绿白条的长裙，能在您的心底引发无限的激情，催放被廉耻压住的玫瑰花蕾。在瓷花瓶的喇叭口，只衬上一圈都兰别具一格的景天，那白色的叶丛情态娇媚，好似一个温顺的女奴。在这衬景中间，布上挂着白铃铛的田旋花和刺芒柄的细枝嫩叶，杂以几株蕨草和叶子十分光鲜的橡树幼枝，它们弯曲着向四周散开，象垂柳那样卑躬，象祈祷那样胆怯而恳切。上面有紫红色铃兰，细细的花茎披散着，花蕊撒下大量微黄色的花粉；还有水生和旱生早熟禾的雪白的角锥形穗头、不结实的雀麦的细如发丝的绿叶，以及俗称风穗的翦股颖修长的羽状叶子；这些开花的野草沐浴着阳光，衬底呈亚麻灰色，醒豁地托着最初梦幻所戴的紫色希望之冠。再看上面一层，几枝孟加拉玫瑰疏疏落落间杂着野萝卜放浪的花边叶、羊胡子草的须子、绣线菊的圆锥形叶子、野香叶芹的小伞形花、结了果的铁线莲的金黄色发丝、乳白色龙胆的 X 形纤叶、多叶蓍的伞房花、粉墨两色花的球果紫堇散乱的茎叶、葡萄藤的卷须、忍冬的弯弯曲曲的枝蔓；总之，这些朴实的花草纷披零乱的枝叶；火舌状和三尖火舌状叶、披针状和齿状叶，以及扭曲的茎蔓，都用来表达心灵深处受压抑的欲望。在爱情横溢的激流中心，挺立着一株华美的双头罂粟花，果实即将绽开，火红的花瓣在繁星般的茉莉花之上舒展，花粉纷落如雨，千万颗晶莹的粉粒反射着阳光，在空中飘舞，形成绚丽的五彩云！被潜伏在黄花草中的阿佛洛狄忒① 的芳香熏醉的女子，哪一个不能理解这种既丰富又驯顺

① 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

的思想？不能理解这种被难以遏制的冲动扰乱了的洁白温情？不能理解这种爱情的欲火呢？而这爱情却怀着克制的、永远不倦的痴心，百折不回地追求一再被拒绝的幸福！一束花就是一段情话，把它摆在窗台的阳光下，展示它青翠的一枝一叶、微妙的冲突，以及交织起来的图案，以便打动这位心灵的主宰，让她注意一朵开得最旺而流下一滴泪的花；她就会情牵意惹，难以自持，只有听到天使或者她孩子的声音，才可能悬崖勒马。向天主敬奉什么呢？敬奉芳香、阳光、歌声，这些是我们本性最纯洁的言语。敬奉天主的一切，不正是这花的诗章献给爱情的吗？这明丽的花所组成的诗章，在我们心中低徊和鸣，抚慰着我们隐秘的情欲、未透露的企望，抚慰着夏夜游丝一般燃而复灭的幻想。

这种间接的欢娱，给了我们很大的救助，蒙哄那因久久瞻仰心上人而被刺激的天性；我们瞻仰心上人时目光炯炯，直透整个身躯。这好比坚不可摧的堤坝的裂缝，让积蓄的水流出一些，常常起补救作用，可以消灾弭患；当然这是对我而言，我不敢妄自揣度她的心理。斋戒之人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天上就会一点一点掉下些食品救护，如同从达纳到撒哈拉的行客得到神赐食物一样①。不过，我也常常发现，亨利埃特凝视着

① 典出《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个月来到以琳和西乃之间的旷野，因没有食物，以色列人便开始想念埃及的肉锅，并抱怨摩西和耶和华。第二天，天降食物吗哪，以色列人靠吗哪生活了四十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迦南境界。此故事与撒哈拉无涉，是巴尔扎克记错了。

花束，双臂低垂，沉浸在冥想中，只见她胸脯起伏，眉宇有神，显然心潮汹涌，阵阵波涛卷着浪花袭来，可是思潮一退，她又是一副倦容，毫无情绪。此后，我再也没有给任何人扎过花束！我们创造了这种语言，就象奴隶欺骗主人那样感到满足。

那月下旬，我每次匆匆穿过花园，时常看见她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可是，我走进客厅时，又瞧见她在那儿做绒绣。我们从未约定过时间，但我总是按时去，倘若过时不到，她那白色的身影就在平台上徘徊，偶然让我撞见，她就对我说：

"我来迎您一步。对最小的孩子，不该多体贴点儿吗？"

伯爵已经中止同我对弈厮杀。他新添了产业，忙得不亦乐乎，要奔波，察看，验收，丈量，划界，还要派定活计，监督田间劳动。田里活由他和他夫人安排，需要他亲自督阵指挥。我和伯爵夫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经常到新置的田地里去找他。一路上，两个孩子追逐鹿甲锹甲虫、金色步行虫等各种昆虫，有时也扎花束，不过老实说，他们扎的只是一把把花而已。同心爱的女子一道散步，让她挽着胳膊，给她带路！有了这种无穷的乐趣，一生也就如愿了。谈话又是多么无拘无束啊！我们单独去，再同"将军"一道回来。"将军"是伯爵的诨号，我们见他情绪好时，就这样亲昵地称呼他。往返的人数不同，乐趣也有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秘密，只有心相连而受拘束的人才能领会。返回的路上，还是同样欢快，可是相互瞥一眼，握一下手，却有些顾忌不安了。去时说话那么随便，返回时则不然：我们哪个沉吟片刻，回答绕弯子的问话，或者打谜语似的继续争论一个问题，说话就蒙上一种神秘色彩；谜语式

的谈话是我们语言的妙用，也是女人心计的产物。在陌生的场合，中间隔着众人，能骗过常人的规矩，双方心领神会，这种乐趣谁没有尝过呢？有一天，伯爵问了一句，想了解我们谈的是什么事；亨利埃特用一句双关语回答，满足了伯爵的好奇心，我听了却燃起了极大的希望，可随即又破灭了。那句无心的笑话，玛德莱娜觉得很有趣，她母亲刚说出口，脸就刷地红了，并且严厉地瞟了我一眼，让我明白她要做一个清白的妻子，从前把手从我手中抽回去过，现在可能从我的心中把她的心灵撤回去。然而这种心灵的结合是那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们禁不住又照样做了。

光阴似箭，这种赏心乐事没有倦时，而一刻一刻、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不觉逝去，转眼已是收获葡萄的季节。这个季节是都兰真正喜庆欢乐的日子。九月末，阳光和煦，不象麦收时节那么炎热了，待在地里既晒不着，也累不着。摘葡萄比割小麦容易；葡萄都熟透了。割完小麦，面包价格就降下来了；葡萄丰收，生活就会更加欢乐。一年辛苦一年汗，往田里投了多少钱，谁不担心年景收成；等到谷物满仓，贮藏室也装满了，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地。因此，收获葡萄的季节，就象丰收庆宴上最后一道欢快的甜点心。都兰的秋季，总是天朗气清。这地方很好客，收葡萄的人都管饭。饭菜极为丰盛，穷人只能一年一度吃得到，因此不会放过机会，就象大家族的孩子看重生日的庆宴那样。难怪哪家主人待人大方，大家都蜂拥而至。只见房里挤满了人，放满了食物；压榨机开个不停，桶匠十分忙碌，一辆辆大车坐满了人，这是他们一年工钱最高的时节；姑

娘们格格直笑，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真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这种欢乐还有一个缘故：人们不管身分，都混杂在一起，妇女、孩子、主人、仆人，一齐动手摘葡萄。这种种情况说明，这样欢乐的情绪为什么能代代相传，每年最后几个晴和日子都要表现一番。想当初，拉伯雷①正是回忆收葡萄的情景，才引发了灵感，创作出他那洋溢酒香的杰作。雅克和玛德莱娜自小有病，从未去收过葡萄；我跟他俩一样，这次能同大家一起欢乐，他们真是兴高采烈，稚气的狂喜无法描摹。孩子的母亲答应同我们一道去。维莱纳村编篮子，供应当地；我们事先去过，定做了几只非常精美的篮子。有几趟葡萄架专门留给我们四个人剪摘，不过大家商量好，不准多吃葡萄。在园里吃都兰的大粒甜葡萄，格外美味可口，再看见餐桌上多好的葡萄也瞧不上眼。雅克要我发誓待在葫芦钟堡的园子里，绝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热闹。平日两个孩子病恹恹的，脸上毫无血色，这天上午小脸蛋却红扑扑的，活蹦乱跳，显得格外精神。他们的嘴闲不住，总是喊喊喳喳，无事瞎忙，不停地跑来跑去。其实，他们同别的孩子一样，仿佛生命力非常旺盛；德·莫尔索夫妇还是头一回看到他们这种状况。跟他们在一起，我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也许比他们孩子气更足，因为，我也在盼望我的那份收获。我们挑了个最好的日子，一道去葡萄园，在那儿待了半天。我们几个比着干，看谁摘到最好的葡萄串，看谁先

① 拉伯雷（1484或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洋溢酒香的杰作"，指他的代表作《巨人传》。

装满篮子。于是，我们挎着篮子来回奔忙，每摘一串葡萄都要给母亲看看。她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充满了活力，因为我挎着篮子跟在玛德莱娜后面，走到她面前，学着她女儿的声调问她："我这怎么样，妈妈？"她答道："亲爱的孩子，别干得太猛啦！"接着伸手摸摸我的后颈，摸摸我的头发，又在我的脸上拍了一下，补充了一句："看你全身都湿透了！"这是我头一回听到她这种抚爱的声音，听到她用情人之间的你称呼我。我抬头望去，只见树篱烂漫，挂满了红果和覆盆子；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喧闹声，一边观赏收葡萄的女工、装满木桶的大车，以及背着篓子的男人！亨利埃特打着阳伞，站在一棵幼小的巴旦杏树下，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这一切，连同那棵巴旦杏树，我都要刻在脑海里。接着，我又动手摘葡萄，装满了一篮子，拎去倒进桶里；我不声不响、慢条斯理地干，走路也很稳重，不慌不忙，好让我的心灵自由自在。我体味到体力劳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趣，以此打发生活，可以调节情感；没有这种机械动作，火热的情感就要焚毁一切。我领悟出单调的劳作包含多高的智慧，也理解了修道院的清规戒律。

长期以来，伯爵一直愁眉不展，脾气暴躁，心情这样好还是头一回。他的儿子，未来的德·勒农库-莫尔索公爵，现在脸色白里透红，浑身让葡萄汁弄脏了，显得非常健康，伯爵见了打心眼里高兴。这是收葡萄的最后一天，将军答应晚上在葫芦钟堡前举行舞会，庆祝波旁王室的复位；这样，人人都会觉得这次丰收节日过得十分完美。返回的路上，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臂，紧紧地偎依着我，好象要我的心感受她的心全部

感情的分量，这是母亲要传递喜悦的举动。她附耳对我说："您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啦！"

我了解她那些不眠之夜、忐忑的心情，了解她早年坎坷辛酸、只靠上帝之手支撑的生活，现在听到她这句无比激动的话，心里更觉得甜美；这种喜悦，是任何女子也不能给予我的。

"我这单调而不幸的日子中止了，生活美好起来，给人带来了希望，"她停了片刻，又对我说道。"哦！不要离开我！我这人又天真又迷信，千万不要背弃我！做个佑护胞弟的兄长吧！"

娜塔莉，这里丝毫没有虚构的浪漫色彩。要想发现此中的无限深情，青春年少时就必须生活在这些大湖泊的岸边，探测过它们的深度。诚然，对许多人来说，炽烈的爱情有如从干涸的两岸之间流过的岩浆激流，不过，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爱情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是在火山口积成一泓清水吗？

我们还有一次类似的庆祝活动。德·莫尔索夫人有意培养孩子，让他们熟悉生活事务，懂得劳作有多艰苦，来钱有多不易，就把他们的收入同年成好坏结合起来；她指定核桃的收入归雅克，栗子的收入归玛德莱娜。收完葡萄过几天，就开始收核桃和栗子了。时值初秋，万物一片肃穆。我去帮助玛德莱娜打栗子，伯爵夫人没有去，只有女仆玛奈特照顾孩子。栗树生长在瘠薄的土壤里，地面干燥，象平绒一样。用长竿打玛德莱娜的栗子，听果实落下来，壳斗在地面上弹跳的声音；看

小姑娘审视栗子堆，估计它的价值的那副认真模样，以及喜获丰收的那种无限欢欣；玛奈特在一旁连声称赞；洽一点点财富，都要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想一想这将给人以多大的教育啊！而在这种场面中，孩子天真快活的模样，又显得多么可爱啊！玛德莱娜有自己的仓房，我要进去看她那堆得满满的褐色财物，分享她的快乐。地上铺着沾有泥土的发黄的废棉垫，一篓篓栗子倒上去，发出滚动的声音。啊！今天回想起来，心情仍然激动不已。伯爵为家里买下一部分栗子、佃户、仆人、葫芦钟堡周围的每个人，都给“小妞子”找买主。“小妞子”是昵称，当地农民甚至以此称呼外乡孩子，不过现在，它好象非玛德莱娜莫属了。

雅克收核桃就不这么顺利了，一连下了几天雨；我安慰他，给他出主意，让他先把核桃储藏起来，过些日子再卖。德·谢塞尔先生曾告诉过我，无论是在布雷埃蒙、昂布瓦斯，还是在伏弗赖[1]，核桃歉收，而核桃油在都兰的消费量倒很大。这样一来，雅克每棵核桃树至少能收入四十苏，他有二百棵，总收入很可观啊！他要置一副鞍具。这种想法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他父亲让他考虑收入是不稳定的，必须有些积蓄，以丰补歉，好维持中等年景的收入。我见伯爵夫人默不作声，便明白了她的心思：看到雅克听了父亲的话，看到多亏她出于高尚之心所布置的假象，伯爵重新赢得一点始终缺乏的威信，她心里十分快活。我向您描述这位女子时不是对您说过么，人间的

① 布雷埃蒙、昂布瓦斯和伏弗赖均为都兰地区的小镇。

语言无法表达出她的特征与天赋！这类场面在眼前发生时，心灵不加分析，只是品尝其中的甜美滋味；然而时过境迁，在动荡生活的阴影中，这些场面又会多么鲜明地再现出来啊！它们象钻石，镶嵌在各种混杂的思想上大放光彩，它们是融在对逝去幸福的追忆中的遗憾！德·莫尔索夫妇新近买了两份地产，花费很大精力去管理，一处是卡西纳、另一处叫雷托里埃尔。为什么我听到这两个名字，比听到圣地或希腊等最美的名称还要激动呢？唯有爱者道得出！① 拉封丹高声说道。这两个名称具有呼神唤魂时常用的咒语的魔力，能使我理解法术，能唤醒沉睡的形象，使他们当即站起来同我说话，还能把我送到那个幸福的山谷中，并造出天空和景物。然而，这种拘神召魂的法术，不是一向称为神道吗？我向您谈这些琐事，请您不要见怪。这种简单的，几乎是普通的生活，每件琐事都是一丝情分，看似琐细，却紧紧地把我同伯爵夫人连在一起。

孩子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病弱身体，同样引起伯爵夫人的忧虑。我听她说过她在家庭事务中所起的秘密作用；我渐渐熟悉她家中的内幕，在当地又了解了政治家应当知道的情况，很快就确信她的话一点不假。德·莫尔索夫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改变了她的土地的种植。她把土地分成四份，这是当地人解释新耕作法成果时的说法；依照新法，每四年播种一次小麦，好使土地每年变换一种作物。为了说服极为固执的农

① 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创作的故事《多情的花娘》中的结尾。

民，只好废除全部契约，将土地分成四大部分出租，对半分成，这是都兰及其周围地区所特有的土地租赁办法。庄园主供给住房、仓廪和种子，把土地租给厚道的外乡人，同他们分担耕作费用，平分所得的收成。费用与分成由监工监管，他负责收取应归庄园主的五成产品。这种租赁制花费大，算帐也复杂，要随时根据分配的种类不同而变化。葫芦钟堡周围的土地留给自己经营，组成第五座庄园，伯爵夫人让德·莫尔索先生管理，一来给他找点事情干，二来要用明显的事实，向五五分成的佃农证明新方式多么优越。伯爵夫人是管理农事的好手，又有女人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她以阿图瓦①和弗朗德勒②庄园为蓝图，慢慢重新建成了她的两个庄子。她的意图不难猜测。待五五分成租契期满，她就以收取现金的方式，把由四块租田并成的两座漂亮的庄子，租给聪明勤劳的人，以便简化葫芦钟堡的收入。她怕自己先行辞世，便设法给伯爵留下容易收取的租金，给孩子留下无力经营也不会破产的财富。十年前栽植的果树，现已硕果累累。树篱长势正旺，可以避免将来田界的争端。白杨、榆树长得都很茂盛。葫芦钟堡的土地分成四座大田庄，其中两个有待建造房舍，加上新添置的田产，再普遍推行新的耕作制，每年就可以收入一万六千法郎，即每座田庄收入四千法郎；这还不算葡萄园、连接田庄的二百阿尔邦的树林，以及模范田庄的收入。四座田庄的道路都与

---

① 阿图瓦，法国北部的旧省名，今为加来海峡省。

② 位于阿图瓦与北海之间的平原地区，在今法国和比利时境内。东、西弗朗德勒属荷兰。

一条林荫道相通；林荫道从葫芦钟堡笔直通向希农大道，离图尔城只有五法里远，找佃农是不乏其人的，尤其那个时期，大家都议论伯爵改善了经营，改良了土壤，成效很大。新买的两处田产，伯爵夫人每处大约要投资一万五千法郎，将原主的住宅改建成两座田庄，目的是在经营一两年之后，再租个好价钱。改建事宜，就派一个名叫马蒂诺的人去管理，他是监工中最老实厚道的；眼看他就要没事做了，因为四块田地五五分成的租期一满，就改成租赁制，合并成两座田庄以现金出租。伯爵夫人的想法极其简单，可是要投资三万多法郎，问题就复杂了。这段时间，她正与伯爵没完没了地争论；多么激烈的争论啊，她只是为子女的利益着想才顶住。“万一明天我死了，家里会怎么样呢？”她一想到这点，心就突突直跳。温和沉静的人不爱生气，总想让内心的宁静笼罩在自己的周围，只有他们知道进行这类争执要耗费多大精力，交锋之前心潮翻滚得多么厉害，搏斗之后一无所获，又感到多么疲惫。收获果实的季节在孩子身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脸色不那么蜡黄了，身体也不那么瘦弱了，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母亲眼里噙着泪花看着他们玩耍，高兴之余，也感到精力恢复，心情舒畅了。然而，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女人却横遭反对，伯爵跟她争吵，恶言恶语伤害她。伯爵害怕这种种变动，态度死硬，一口咬定没有什么好处，也根本不可能进行变动。不容置疑的道理他也反对，说出话来十分幼稚，就象个连夏日光照作用也要怀疑的孩子。伯爵夫人终于占了上风。理智战胜了荒谬，她得到了安慰，便忘掉了伤痛。有一天，我们到卡西纳和

雷托里埃尔去转一转，在现场把改建计划确定下来。伯爵独自走在前面，两个孩子走在中间，我与伯爵夫人缓步跟在后边。她同我说着话，声调非常轻柔，宛似大海的细浪，在细沙滩上窃窃私语。

她对我说，她确信准能成功。从图尔到希农一线的运输要抢先；设个运输站；这个差使交给一个勤快人，让玛奈特的表兄来干。他想要在路旁租一个大田庄，他家人丁兴旺：大儿子可以赶车，二儿子搞运输。父亲安排在拉伯莱田庄，那个田庄要出租，正位于中途，叫他在那里管中转，同时还种地，用厩肥改良土壤。第二座田庄博德，就在葫芦钟堡附近，已有人租下了。租户是原先四个佃农之一，那人老实、聪明，又非常勤快，他认识到新耕作法的好处。至于卡西纳和雷托里埃尔两处，那是当地的上等田，一旦房舍建成，庄稼长势很好，在图尔张贴出租广告就行了。这样，两年时间，葫芦钟堡大约有二万四千法郎的收入。还有曼恩地区那个格拉夫洛特田庄，是德·莫尔索先生收回来的，最近以七千法郎租出去，租期为九年。退役旅长的年金不过四千法郎；这些收入纵然够不上巨富，也算非常富足了。日后情况再有好转，也许有一天，她能去巴黎监督雅克的教育，这是两年后的事，要等这个推定的继承人身体结实一些再说。

她说巴黎这两个字时，声音颤抖得多么厉害啊！这计划我完全知底，她要尽量少同我这个朋友分离。我听她这么说，立刻激动起来，对她说她不了解我，我没有对她讲，暗中却日夜学习，准备修完学业，好当雅克的教师，绝不能容忍她

家里来一个别的年轻人。她听了我这番话，表情严肃起来，说道：

“不行，费利克斯，这同您要当教士的念头一样使不得。作为母亲，您这一句话触到了她的心灵深处，可是作为女人，她又太爱您了，不能让您成为眷恋的牺牲品。这种忠诚的代价，就是辱没身分，而且无可挽回，连我也爱莫能助。噢，不行！我无论如何不能把您害了！您！德·旺德奈斯子爵，当家庭教师？您！家族徽章的题铭是：*绝不卖身投靠*！哪怕您有黎塞留的才干，您这样也要永远断送自己的前程。您会给自己的家庭造成极大的忧伤。朋友，您还不知道，象我母亲那样的女人，善于在庇护的目光中增添无礼的神色，善于在一句话中加上贬低的意味，善于在问候中拿出轻蔑的表情。”

“有您爱我，别人如何待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装作没有听见，接着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虽说对我有求必应，可是看到您进入社会便寄人篱下，他不会原谅您，也不肯保护您。即使您去当王储的师傅，我也不赞成！世风如此，不能违拗。生活中千万不要走错路。我的朋友，您这不理智的提议是出于……”

“出于爱情。”我低声说道。

“不对，是出于慈悲，”她忍住眼泪说，“通过这种荒唐的念头，我就看清了您的性格：您的好心肠会把您给害了。从即日起，我要教您一些事情，我要求这种权利。让我这女人的眼睛替您观察吧。对，让我在葫芦钟堡的深宅里，默默地看到您取得成功，并为您高兴吧。至于家庭教师，您就放心好了，我

们会找到一位善良的老神甫，找到一位旧时饱学的耶稣教士。我父亲也会愿意拿出一笔钱教育孩子，因为将来这孩子要成为他的继嗣。雅克是我的骄傲。"她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他已经十一岁了。不过，他跟您一样：当初我看见您，还以为您只有十三岁呢。"

到了卡西纳，雅克、玛德莱娜和我跟着伯爵夫人，就象孩子跟着母亲。可是我们碍她的事，于是我离开一会儿，到果园里走走。果园看守是马蒂诺家老大，他弟弟是监工，哥俩正一道察看，讨论果木该不该砍伐，那种认真的态度，就好象是谈论自己的财产似的。我看到伯爵夫人是多么受人爱戴。这时，有一个穷苦的短工脚踏在锹上，手臂倚着锹把，听着两位果木栽培专家说话。我就对他讲了我的想法，他答道：

"哦！是的，先生，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没有架子，不象阿泽那些丑娘儿们，她们看着我们象狗一样饿死，也不肯在尺把长的沟渠上少收一个铜子儿！等哪一天，这个女人离开人世，圣母会流泪的，我们也要痛哭流涕。她非常清楚自己应得的份额，但是，她也确实了解我们的艰难，总是把这放在心上。"

我多么情愿把身上的钱全给这个人啊！

几天之后，给雅克买来一匹小种马。伯爵是优秀的骑手，他想让孩子慢慢适应骑马造成的疲劳。雅克穿一身漂亮的骑士服，是用卖核桃的钱买的。上午，他由父亲陪着上第一堂课，骑马在草地上绕圈子。玛德莱娜看着新奇，在草地上又跳又叫。这是伯爵夫人做母亲以来，第一个欢乐的日子。雅克

套着母亲绣的打裥项圈，上身穿一件天蓝色的小燕尾服，腰间系一根漆皮带，下身穿一条有褶白裤，头戴一顶苏格兰高筒帽，大鬈大鬈的棕灰色的头发垂在外面：好一副英俊的打扮。府里上上下下都聚拢来，共享这种天伦之乐。年少的继承人骑在马上毫无惧色，从母亲身旁跑过时还冲她微笑。这孩子，从前常常病得危在旦夕，现在骑上马，做出成年人的第一个动作，看来他的锦绣前程有了希望，这次骑术训练向他展示的未来多么美好，多么可爱，又多么清新，这是多么甜美的酬偿啊！父亲眉开眼笑，变得年轻了，长期以来，他脸上第一次漾出笑容。府里上下人等，眼睛无不露出喜悦的光芒。从图尔回来的勒农库的老驯马师，瞧见孩子挽着缰绳的姿势，冲他高声叫道："好样的，子爵先生！"这太叫人高兴了，德·莫尔索夫人的眼泪簌簌掉下来。在痛苦的时候，她是多么镇定，而现在观赏孩子骑马，她却受不了喜悦的冲击。就是在这条沙路上，从前她领孩子在阳光下散步，常常产生不祥的念头而在心中为他饮泣。此刻，她坦然地偎在我的胳臂上，对我说道：

"我觉得从来没有受过苦似的。今天别走了。"

课程一结束，雅克便扑到母亲的怀中。母亲接住他，紧紧地搂住，又是亲吻，又是抚摩，怎么也亲不够，表明她兴奋到了极点。我同玛德莱娜去扎了两个绚丽的花束，摆在桌子上，向骑手表示祝贺。我们回到客厅，伯爵夫人对我说："不用说，十月十五日是个大喜的日子！雅克上了第一堂骑术课，我这家具的绒绣套子，也刚好绣完最后一针。"

"唉，布朗什，我愿意付给您钱。"伯爵笑道。

伯爵让她挎上胳膊，带她到前院；她看见父亲赠给她的一辆轻便马车停在那里；为了配这辆车，伯爵还从英国买了两匹马，是同德·勒农库公爵的马一起赶来的。老驯马师趁着上骑术课的工夫，在前院就把车马备好了。我们一起试车，去察看新的林荫路。由于新近添置了土地，可以穿行，新路就从葫芦钟堡笔直通向希农大道。返回的路上，伯爵夫人满面愁容地对我说："我太幸福了，对我来说，幸福就象疾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怕它会象梦一样消逝。"

我爱得太炽热了，不免产生妒意，因为我对她无所奉献！我心中焦急得发狂，要想什么办法为她牺牲。她问我眼睛无神，心里在想什么；我天真地以实相告，她听了我的话，比接到所有礼物都受感动。她领我上了台阶，附耳对我说了几句话，安慰了我的心：

"象我姨母那样爱我吧，这不等于把生命献给我吗？我若是这样接受下来，不就成了时刻受您恩惠的人吗？"

进客厅时，我吻了吻她的手，仿佛为了重申我的誓言。她又对我说：

"我得把绒绣做完。也许您不知道吧，费利克斯，为什么我给自己安排这样费时间的活儿呢？男人在生活事务中，总能找到消愁解闷的办法；可是我们女人呢，我们心中痛苦却无所寄托。我觉得有必要以肢体的动作来调节心中的痛苦，好在我愁肠百结的时候，还能在我孩子和丈夫面前保持笑容。这样，我既可避免大量耗费精力之后的委顿状态，也可避免一闪即逝的亢奋。胳膊有规律的起落动作，能安抚我的思想，

能将潮汐般的宁静传向风暴怒吼的心灵，从而节制它的冲动。一针一线，都凝结着我的秘密，您明白吗？告诉您，我绣最后一个椅套时，就一直想着您！是的，我的朋友，想得太过分了。您寄托在花束中的心迹，我都在图案中表述出来。”

晚餐喜气洋洋。雅克象所有受人关心的孩子一样，看到我给他采制的花冠，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他母亲装作生气，嗔怪我情不专一。要知道，这顶引起妒意的花冠，可爱的孩子是多么殷勤地献给母亲呀！傍晚，我们三人一起下双六棋，我一个人对付德·莫尔索夫妇俩，伯爵显得和蔼可亲。最后，太阳落山了，他们一直把我送到弗拉佩斯勒堡的路上。夜晚异常静谧，在这种和谐中，感情渐渐平稳下来，变得深沉了。在这个可怜的女子的一生里，这一天是绝无仅有的，是一个光明点，她后来遇到难熬的时刻，总要缅怀这一天。果然，骑术课很快成了不和的起因。伯爵夫人担心父亲苛责儿子，而且担心得不无道理。雅克已经消瘦了，美丽的蓝眼睛有了黑圈；他怕母亲伤心，宁愿默默地忍受。我找到了一种治病的药方，让他一看见父亲要发脾气，就说自己累了；不过，这是权宜之计，还不能根治，必须设法让老驯马师代替他父亲，可是不力争，休想把学生从伯爵手里夺过来。于是吵闹争执又开始了。伯爵处处挑剔，不住嘴地抱怨女人不领情；为了车、马和仆役的事，他一天不知道冲他夫人喊多少次。终于发生一件事，正是他这种性格、有他这种病症的人所喜欢的小题大作。卡西纳和雷托里埃尔两处的改建工程，

由于墙壁地板坍塌，费用超出了预算的一半。一名工人来报告这个消息，没找伯爵夫人，而是莽莽撞撞地对德·莫尔索先生讲了。这件事引起的争执，起初还是心平气和的，继而渐渐激烈起来；伯爵的疑心症刚好几天，在这次争吵中，要同可怜的亨利埃特老账新账一起算了。

这天吃完早饭，十点半光景，我从弗拉佩斯勒堡出来，要去葫芦钟堡，同玛德莱娜一起采集一束花。小姑娘把两只花瓶搬到平台的护墙上。我从园子跑到周围树林子里寻觅秋天开的花；秋花极其艳丽，然而极其稀少。我最后一趟回来时，却不见了我那位扎着粉红腰带、围着镶花边的披肩的小助手，只听葫芦钟堡里传出喊叫声。

"将军，"玛德莱娜哭着回来对我说，这是她仇视父亲的称呼，"将军在责怪我们妈妈呢，快去保护她吧。"

我飞跑上楼，冲进客厅，伯爵和他夫人都没有注意我，也没有同我打招呼。我听到伯爵象疯子一样尖叫，赶忙把所有的门都关上，等我回过身来，只见亨利埃特脸色刷白，同她的长裙一样。

"费利克斯，您一辈子也别结婚，"伯爵对我说，"女人的头脑是受魔鬼支配的；假使世上没有罪恶，最贤惠的女人也会发明出来，她们全是野兽。"

他又没头没脑地向我讲述他的道理，炫耀他当初就不赞同新方法，还重复农民反对新方法的那些幼稚可笑的话。他大言不惭地说，葫芦钟堡若是由他管理，财产要比现在多出一倍。他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在室内跳来跳去，把家具撞

得歪歪斜斜，话讲了半截，忽又说骨髓火烧火燎地疼，还说脑浆象钱一样哗哗往外淌，是他妻子毁了他的家业。这个胡搅蛮缠的人，他现有的三万几千利勿尔的年金中，两万多是他夫人的陪嫁。公爵夫妇的财产都留给雅克，年金在五万法郎以上。伯爵夫人望着半空，傲然地微笑着。

“对，布朗什，”伯爵嚷道，“您是我的刽子手，您杀害了我，我成了您的累赘；你要甩掉我，你这虚伪的魔鬼。哼，她还笑呢！费利克斯，您知道她为什么笑吗？”

我沉默不语，低下了头。

“这个女人，”他自问自答地接着说，“她剥夺了我的全部幸福，她既属于我，也属于您，还自称是我的老婆呢！从了我的姓氏，而天理伦常给她规定的义务，她却一条也不尽。她蒙骗人，还欺罔上帝。让我东奔西跑，弄得我疲惫不堪，无非是叫我离开她；她看不上我了，恨我了，运用全部心机保留少女的情态；拚命地剥夺我，处处跟我这可怜的脑袋作对，要把我逼疯了；用文火慢慢烤死我，还以圣徒自居，每月都去领圣体！”

看到这个人如此卑劣，伯爵夫人羞愧难当，热泪滚滚，嘴上只能答以：“先生！先生！先生！”

伯爵这些话尽管使我替他脸红，也替亨利埃特脸红，但是句句猛烈地搅动了我的心肠，因为这就是对忠贞高尚感情的回答，而这种感情可以说是初恋的美质。

“她是以损害我赢得贞洁的美名的。”伯爵说道。

伯爵夫人听了这句话，高声叫了一句：“先生！”

"怎么的，"伯爵又说，"先生太蛮横啦？难道我不是一家之主吗？难道这还要我告诉您吗？"

伯爵面孔狰狞，眼珠发黄，挺着白狼似的脑袋向她逼去，真象一只从林中窜出来的饥饿的猛兽。亨利埃特滑下椅子，瘫软到地上，等着挨打，但伯爵并未打出手；她完全垮了，横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伯爵一时目瞪口呆，就象一个感到受害者的鲜血溅到脸上的凶手。我抱起可怜的女人，伯爵则由着我去做，仿佛他觉得不配抱她似的，不过，他抢在前边，给我打开卧室的门。卧室在客厅隔壁，那是圣洁的闺房，我从未进去过。我一只胳膊搂腰，另一只胳膊扶住伯爵夫人站立片刻，等德·莫尔索先生掀起床罩、鸭绒压脚被和铺盖之后，我们就把她抬起来，平放在床上，和衣而卧。亨利埃特苏醒过来，用手示意要我们给她解开腰带。德·莫尔索先生找来剪刀，一下子剪断了。我让她闻了嗅盐，她睁开了眼皮。伯爵走开了，是由于惭愧，而不是因为忧伤。在深深的静默中，两个小时过去了。亨利埃特把手放在我的手中，用力按着，却说不出话来。她不时抬起眼睛，示意她需要安静，不准我出声音。停息了一阵，她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附耳对我说："这个不识好歹的人！您若是了解……"

她的头又放回枕头上。过去的辛酸，今日的苦痛，一齐涌上心头。她身子一阵一阵痉挛，我只好用爱的磁力来安抚；我仅仅出于本能才这样做，并不知道这种磁力的功效。我温情地轻轻按住她，在最后一次痉挛时，她看了我几眼，那凄然的神色令我落泪。等她神经的冲动过去，我就把她散乱的

头发理好，我一生中，只有这一回抚摩过她的头发。接着，我又拉起她的手，久久地审视她的卧室。房间陈设为棕灰两种色调，床很朴素，挂着擦光印花布帐子，桌子上摆着一个老式的梳妆台，一张普通的长沙发铺着凸纹布垫子。这里多富于诗意啊！她个人生活是多么简朴啊！她的华丽全在于典雅整洁。这是驯顺而圣洁的已婚修女的可敬寝室，唯一的装饰就是挂在床头的耶稣受难像，再往上是她姨母的画像；此外，圣水缸两侧摆着她给两个孩子画的铅笔素描像，以及他们幼年时剪下来的头发。一位出现在交际场上能令群芳黯然失色的女子，竟过着这样隐居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显赫世族的闺秀的居室，她总是到这里饮泣，而此刻又沉浸在痛苦中，却不肯接受能给她以安慰的爱情。真是隐秘而又无可救药的不幸！受害者为刽子手流泪，刽子手又为受害者流泪。孩子们和女仆一齐进来，我便出去了。伯爵在等我，他已经把我当作他和他夫人之间的调解人。他抓住我的双手，高声说：“别走，费利克斯，别走！”

“真不巧，”我对他说，“德·谢塞尔先生今天请客，我不在场，引起客人的猜测是不妥当的。吃完饭我再来好了。”

他陪我出去，一直把我送到下面的大门口，始终一言不发；出了门未假思索，又陪我一直走到弗拉佩斯勒堡。到了那儿，我对他说：

“看在上天的份上，伯爵先生，如果她高兴管家，那就让她管吧，您不要再折磨她了。”

“我活不久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她也不会为我痛

苦多长时间了，我觉得脑袋要炸开了。”

他情不自禁地又犯了自私的毛病，说罢掉头走了。晚饭后，我又去探问德·莫尔索夫人的身体情况，她已经好多了。如果婚姻的快乐不过如此，如果类似的争执经常发生，她怎么能活下去呢？这简直是不受惩罚的慢性谋杀！这天晚上我才弄清楚，伯爵以何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他夫人。这种家庭纠纷，到哪儿去告状呢？我感慨万端，对着亨利埃特讷讷难言；回去之后，我彻夜未眠，给她写信。反复给她写了三四封，仅存留这个开头部分，自己还不甚满意。不过，如果说我觉得它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或者说我在本来应该安慰她的时候却大谈自己，那么它毕竟向您表明，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致德·莫尔索夫人

我想了一路，有多少话要对您讲啊！可是一见到您，我又忘得一干二净！是的，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一见到您，便想不起同您心灵相和谐的话语了，觉得您心灵的光辉使您更加美丽；而且，在您身边，我感到无限幸福，以致当时的心情抹去了对以往生活的感喟。每次见到您，我都在更加广阔的生活中获得新生，犹如攀登巉岩的游客，每一步都发现新天地。每进行一次交谈，不是又为我的巨大财富增添新的财富吗？我认为，这就是久久依恋，感情永不衰竭的秘密。因此，只有远远离开您，我才能向您谈论您。在您面前，我眼花缭乱，无法观看，满怀幸福而无法叩问自己的幸福，脑海装满您而失却了自我，心里有千言万语而难以表达，要抓住现时的心情过分炽烈因而无暇回忆过去。您要理解这

种持续陶醉的心情，原谅我由此造成的过失。在您身边，我只能感受。然而，亲爱的亨利埃特，我敢对您说，在您给予我的种种快乐中，还从来没有类似我昨天领略的那种甜美的乐趣。昨天，您以超人的勇气与邪恶抗争；骇人的风暴过后，您就回到了我一个人身边；正是由于这场不幸的争吵，我才得以进入您的卧室，在朦胧之中陪伴您，心灵充满了喜悦。只有我知道，一个女子从死亡之门到达生活之门，新生的曙光映在她的额头上，她是多么光彩照人！您的声音多么和谐悦耳啊！我觉得，您柔美的声音对过去的痛苦隐约发出怨愤时，人间的话语，甚至您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您把初萌的思想告诉我，哀怨中还给予神圣的安慰，终于使我放下心来。我已经了解您兼有人的各种美德，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女子；而昨天我又窥见了一个新的亨利埃特，如果上天作美，她将属于我。昨天，我窥见一个难以描述的人，她摆脱了阻碍我们心灵之火燃旺的形体桎梏。你在昏厥中楚楚动人，在衰弱中神态庄严！昨天，我发现了比你的容貌更美的东西，比你的声音更温柔的东西，发现了比你的目光更明亮的光辉、语言无法称谓的芳香；昨天，你的心灵看得见、摸得到了。唉！我没有把心剖开，使你在里面复活，真是痛苦万分。总而言之，昨天，我消除了由你引起的敬畏心理，这次昏厥不是使我们接近了吗？我这才体味出，在你因发病而呼吸我们的空气的时候，同你共呼吸是什么感觉。一时间，多少祈愿冉冉上天！我穿越太空去求天主把你留给我；若是我没有死在途中，那么什么人也不会死于兴奋或痛苦了。这个时刻给我留下的记忆深埋在心中，只要一浮到表面，我的眼睛就会被泪水湿润；每次欢乐都将这记忆增添沟痕，每次痛苦都将使它更加深沉。是的，昨天折磨我心灵的惶恐，将衡量我今后的全部痛苦，正如你，我永生思念的亲爱的人！

正如你慷慨给予我的快乐，将胜过上帝之手今后施与我的所有快乐。你使我懂得了神圣的爱情。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充满了力量，地久天长，既无忌妒，也无猜疑。

深深的惆怅在啮食我的心，一个没有领略过世事纷争的年轻人，看到这种夫妻生活的场景，的确感到寒心；刚刚入世，便碰见一个深渊，一个无底深渊，一片死海。不幸与痛苦交织在一起，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成为我跨入社会生活时掌握的一把巨大尺子；后来的场面用这尺子一衡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谢塞尔夫妇见我神色怏怏，还以为我恋爱失意了；我心中暗暗庆幸，我的爱情丝毫没有损害我那高尚的亨利埃特的名声。

次日，我走进客厅，看见她独自坐着。她把手伸给我，凝视我片刻，然后说道："朋友总是这么过分多情吗？"说着，她眼圈湿润了，站起身来，极力哀求道："别再给我写这样的信了。"

德·莫尔索先生变得相当殷勤。伯爵夫人重新振作起精神，神情也安详了；不过，她的脸色还留有印记，头一天的痛苦虽已平息，却没有消除。薄暮时分，我们出去散步，秋天的枯叶在脚下刷刷作响；她对我说："快乐有限，痛苦无边。"一句话透露了她惨苦的心情，显然，她是拿她的痛苦同她短暂的欢乐作比较。

"不要诅咒生活，"我对她说，"您还没有领受过爱情呢，那种欢娱可以光照霄汉。"

"住口吧，"她说道，"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格陵兰人会死

在意大利的！①我在您的身边；心情又平静又幸福。我可以向您倾诉我的全部心思；不要毁掉我的信任吧。您为何不能既有教士的品德，又有单身汉的魅力呢？”

“您这是让人饮鸩止渴。”我说着，拉起她的手，按在我的胸口，让她摸我这急促跳动的心。

“又来了！”她高声说道，立刻把手抽回去，仿佛感到灼痛一般。“本来可以让朋友的手止住我的伤口流血，难道您还要剥夺这种可悲的乐趣吗？不要再增加我的痛苦了，您并不了解全部！最隐秘的痛苦是最难忍受的。人家伤害了您，再来关心关心，以为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其实谈不上丝毫的弥补，一个自尊心强的女子受到这种待遇，会感到多么忧伤和气恼，您是女人就能理解了。这几天，人家又要向我献殷勤，人家要为自己所犯的过错求得谅解。这样一来，我有什么无理要求，人家都会答应。这种俯就、买好的做法，是对我的侮辱；人家一旦以为我已全部忘却，就不再这样做了。只等主子有了过错，才得个好脸儿……”

“是有了罪过！”我气愤地插了一句。

“这不是令人发指的生活吗？”她说着，对我凄然一笑。“再说，我也不会运用这种转瞬即逝的权力。现在，我就好比那些不打击落马的对手的骑士。看到我们应当尊敬的人倒在地上，将他扶起来，准备再受他新的打击，对他的跌落比他自

① 格陵兰在寒带，意大利在南方。意谓生活在感情冰川中的人，受不了意大利式的热情。

己还要痛苦，倘若趁机利用一时的影响，哪怕是为了办正事，也未免有失人格；在低级趣味的争斗中浪费精力，耗尽心灵的财富，只有在遭到致命打击之后才得点权利，这样生不如死！若是没有子女，我也就会随波逐流了；真的，如果我没有这种不为人知的勇气，孩子会落到什么地步呢？不管生活多么痛苦，我也应当为他们活着。您不是向我谈论爱情吗？……唉！我的朋友，要想一想，他象所有懦怯的人一样，是残忍无情的，万一让他抓住把柄蔑视我，那我会堕入多少层地狱啊！我受不了一点猜疑！一身清白就是我的力量。亲爱的孩子，贞操犹如圣洁的水，人在里面沐浴，出来就会焕然一新，去接受天主之爱。”

“听我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在这里只能待一周了，我要……”

“啊！您要离开我们……”她打断我的话，问道。

“我不该回去看看，我父亲是如何安排我的吗？转眼快有三个月……”

“我没有计算日子。”她显然有些激动，不由自主地答道。沉吟了片刻，她又对我说：“走，到弗拉佩斯勒堡去。”

她叫来伯爵和孩子们，要了披肩；平时她那么沉稳，这次却象巴黎女子一样麻利。等到全准备妥当，我们就一道去弗拉佩斯勒堡。按理说，伯爵夫人没有必要进行这次拜访。二位夫人见了面，她尽量找话题，幸而德·谢塞尔夫人滔滔不绝地回答。伯爵和谢塞尔先生则谈论各自的经营。我真担心伯爵卖弄他的车马；不过还好，他非常知趣。他邻居又问

起卡西纳和雷托里埃尔的工程进展如何。听到这句问话，我看了看伯爵，以为他会避开这个话题；因为一提起这事，必然要勾起那极为痛苦、极为难堪的回忆。然而，他却竭力证明，多么急需改进当地的农业，多么急需建几座适宜居住的美丽的庄园，最后，他又得意扬扬地把他夫人的主意据为己有。我在一旁听着脸红，偷眼观察伯爵夫人。伯爵这个人有时挺明白，现在又这样糊涂；刚刚搅得人活不下去，回头就忘得一干二净；原先大吵大闹反对的主意，现在又采纳；缺乏自知之明、文过饰非、盲目自信，真令我惊愕。

“您认为能收回费用吗?”德·谢塞尔问他。

“岂止收回!”他把握十足地答道。

那种歇斯底里的发作，只能用神经错乱这四个字来解释。亨利埃特这个天使却容光焕发。现在，伯爵不是象个明智的人，象个管理能手，象个农业行家吗?亨利埃特喜出望外，抚摩雅克的头发，为自己高兴，也为儿子高兴!多么触目惊心的喜剧，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啊!对此我万分惊骇。后来，社会大舞台的幕布在我面前拉开，我又看到多少莫尔索之类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忠实和宗教信念还不如他!把一个天使扔给一个疯子；让一个真挚而多情的男子娶一个泼妇；给一个小人配一位高尚的女子；让这个衣冠禽兽得到一位丰姿绰约的女子；让高贵的珠安娜碰上迪阿尔① 上尉——您了

① 见巴尔扎尔的小说《玛拉娜母女》。珠安娜嫁给迪阿尔上尉之后，发现他赌博行窃，谋财害命，便用手枪把丈夫打死。

解他在波尔多的经历；让德·鲍赛昂夫人①遇见德·阿瞿达那家伙；让德·哀格勒蒙夫人②嫁给那样一个男人；又让德·埃斯巴侯爵③娶了那样一个女人，这类阴差阳错的孽缘永无休止，究竟是什么奇异的力量在作祟啊！我要向您承认，我长期琢磨这个谜，探寻了许多秘密，发现了数条自然法则的原理和一些神秘事件的含义；然而，我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还一直在研究，就象研究印度拼板的一个图形——印度僧侣仍然用那种拼板构成象征图象。显而易见，这其中邪魔在逞凶，我可不敢指控上帝。无法补救的不幸，是谁在捉弄人，编织人的命运？难道亨利埃特和她那无名哲学家真有道理？难道他们的神秘主义包含着人类的普遍意义？

我在那地方逗留的最后几天，正是万木萧疏的秋天，有时天空阴霾，不见日月；而在这宜人的季节，都兰的天空始终那么澄净，气候始终那么温暖。在我动身的前一天，德·莫尔索夫人趁晚饭前的工夫，引我上了平台，在光秃秃的树下默默地走了一圈。她对我说：

“我亲爱的费利克斯，您即将步入人世，我愿意在思想上陪伴您。饱受痛苦的人，阅历必然很深。不要以为离群索居的人就孤陋寡闻，他们是能够评断世事的。如果说我要靠友

---

① 见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德·阿瞿达侯爵卑鄙地抛弃了鲍赛昂子爵夫人，娶了德·罗什菲德小姐。

② 见巴尔扎克的小说《三十岁的女人》。德·哀格勒蒙夫人被丈夫抛弃了。

③ 见巴尔扎克小说《禁治产》。德·埃斯巴夫人千方百计让人相信她丈夫是个疯子。

情生活的话，那么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在心中、在意识里产生拘束之感。酣战的时候，很难记得所有的规则，请允许我象母亲对儿子那样指点您。您动身那天，亲爱的孩子，我要交给您一封长信，里面有我这女人对社会、对人的见解，以及在这巨大的名利场中迎难而上的方法。答应我到巴黎再看信，行吗？我的请求是感情上一种任性的表现，这正是我们女人的秘密。我并不认为这类任性是无法体察的；不过，我们若是知道被人看破了，就会伤心的。把这条条蹊径留给我吧，女人就喜欢在蹊径上独自漫步。”

“谨记在心。”我吻了吻她的手，说道。

“哦！”她又说，“我还要求您发个誓；您得先应下。”

“唔！好，好。”我答道，心想准是要我表示忠诚。

“不是关于我的事，”她苦笑了一下，又说道，“费利克斯，您在哪个沙龙也不要赌博，一无例外。”

“我永远不赌博。”我应道。

“好，”她说道，“我给您想了办法，可以把赌博的时间用在正事上；将来您会发现，别人迟早要吃亏，而您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为什么呢？”

“一看信就明白了。”她样子狡黠地答道，一下子使她的话失去了长辈谆谆教诲的那种威严。

伯爵夫人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向我透露三个月来，她是多么细心地观察了我，从而表现了她对我的深厚感情。她摸透了我的全部心思，力图以她的心计充实我的心灵。她的

声调悠扬婉转，令人信服，话语象是从母亲口中讲出来的，语调和内容都表明，我们俩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知道，"最后她说，"我将怀着多么焦虑的心情注视您的行踪；您若是一帆风顺，我会多么高兴；您若是碰到障碍，我会洒下多少泪水！请相信，我的感情无与伦比，它既是自发的，又经过抉择。啊！我希望看到您生活幸福，有权有势，受人尊敬；您的历程，就如同我做的一场真切的梦。"

听了这番话，我流下了眼泪。她既温存，又严厉；感情毫不掩饰，但极为纯洁，容不得渴求欢乐的年轻人产生半点希望。我的肉体撕成碎片，丢在她的心上，而她却以只能满足心灵的圣洁之爱报答，向我倾泻这种爱的源源不断而又不可亵渎的光辉。她升到了极高的境界，使我狂吻了她那双肩的爱情的彩翼，不可能把我载到那里；一个男子要想到达她的身边，就必须夺得大天使的雪白羽翼。

"遇事我都要想一想：我的亨利埃特会怎么说。"我对她说道。

"好，我想当您的福星和圣殿。"她说道，暗指我童年的梦幻，并保证我一定能如愿以偿，以便安抚我的欲望。

"您将是我的信仰、我的光明，您将是我的一切。"我高声说道。

"不，不，"她答道，"我不可能成为您欢乐的源泉。"

她叹了口气，冲我笑了笑，表明心中有难言之隐；那是一时起来反抗的奴隶的微笑。从这一天起，她岂止是我的心上人，而且成为我最爱的人了。她不是那一般的女子，只想

在我心中占一个位置，只想以其忠贞或过分的欢情刻在我心中；绝不是的，她是我整个的心，是我肌肉活动的指挥中心，她在我的心目中，成为佛罗伦萨诗人①的贝阿特丽克丝、威尼斯诗人②的洁白无瑕的洛尔，成为伟大思想之母、解救危难的未知因素、走向未来的助力、黑夜的明灯，犹如墨绿叶丛中闪耀的百合花。对，她赋予我坚定的意志，要我善于舍车保帅，以便化险为夷；她给了我柯利尼③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以使我转败为胜，拖垮并战胜最强大的对手。

次日，我在弗拉佩斯勒堡吃过饭，辞别了主人，便去葫芦钟堡；房东知道我恋爱心切，非常迁就我。德·莫尔索夫妇原就打算送我到图尔，我再连夜赶往巴黎。一路上，伯爵夫人深情地沉默不语，先是借口偏头痛，继而又因说了谎而脸红起来，赶紧掩饰说，她看到我离开不能不感到遗憾。伯爵邀请我以后住他府上，如果我想再来看安德尔山谷，而德·谢塞尔夫妇又不在庄园的话。分手时我们都拿出很大的勇气克制着感情，谁也没有流泪；只有雅克一时难过，掉下了几滴，大凡病弱的孩子都如此；玛德莱娜则象个大姑娘了，只是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

“小宝贝儿！”伯爵夫人说着，激动地吻了雅克。

他们离开图尔，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吃过晚饭，我又心血来潮，返回葫芦钟堡；这种冲动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年轻

①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他在抒情诗《新生》中，抒发了对贝阿特丽克丝的爱情。

② 指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他的《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洛尔的爱情。

③ 柯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元帅，新教运动的领袖之一。

人才会产生。我租了一匹马，从图尔到吕昂桥，仅仅用了一小时零一刻钟。到了吕昂桥，怕让人瞧见我的荒唐行径，便舍马跑步，象密探一样，蹑手蹑脚地来到平台下边。伯爵夫人不在那里，想必身体不舒服。我身上还带着角门的钥匙，开了进去。这时，她正巧领着两个孩子走下台阶；只见她脚步迟缓，无精打彩，出来体味落日暮景的悲凉怅惘。

“妈妈，你看费利克斯。”玛德莱娜说。

“对，是我，”我上前对着伯爵夫人的耳朵说，“我心里琢磨过，来看您还很方便，我为什么待在图尔呢？这个愿望，再过一周就难以实现了，现在为什么不满足呢？”

“他不离开我们了，妈妈！”雅克嚷道，高兴得又蹦又跳。

“别嚷呀，”玛德莱娜说，“你要把将军引来了。”

“您这样做真不明智，简直胡闹！”伯爵夫人又说道。

她含泪说的这句话多么悦耳，对所谓高利贷式盘算的爱情，该是多大的酬报啊！

“这把钥匙忘记还给您了。”我微笑着对她说。

“今后您再也不来了吗？”她问道。

“难道咱们分离了吗？”我瞥了她一眼，反问道。她垂下眼睑，以遮掩她那无言的回答。

我又幸福又惊愕，心情由亢奋转入了痴迷陶醉的状态；盘桓了一些工夫之后，我又缓步离去，还不断回首张望；走到丘岗上，最后一次观赏山谷，发现景象同我初见时迥然不同，不禁十分诧异：初来时，山谷不是青翠欲滴，烂熳似火吗？如同我的希望一样碧绿，如同我的欲念一样火红。现

在，我已经洞悉了一个家庭凄楚的秘密，分担了一个基督徒的尼俄柏[1]式的忧惧，象她一样悲怆，看山谷也染上了我的思想的色彩。此时，田野光秃秃的，杨树的叶子几乎落光，残留的也变成暗红色；葡萄藤已经烧毁；层林顶端呈现出肃穆的棕褐色；古代的国王就穿这种颜色的衮服，以忧郁的色调掩饰象征权力的朱红色。温煦的落日的金黄色余辉渐渐隐没，山谷的景象始终与我的思绪相融洽，正是我心灵的鲜明写照。告别自己所爱的女子的情景。或是悲痛难当，或是爽爽快快，因各人的性情而不同。我却恍惚蓦地进入异国，不懂当地的语言，一身飘零无所依，所见的事物再也引不起我心灵的依恋。于是，我的爱情扩展蔓延，我在这高高耸立着我亲爱的亨利埃特形象的沙漠上，只靠回忆她而生活。她是我无比崇敬的形象、我心中的爱神，我决意在她面前保持纯洁、在理想中穿上教士的白色长袍，仿效彼特拉克，他去见诺伏[2]的洛尔，总是一身素装。一路上，我的手一直摸着亨利埃特的信，就象一个吝啬鬼总摸他不得不带在身上的一叠钞票；回到父亲身边的头一个夜晚，我就能看这封信了，多么盼望它快点到来啊！这天夜里，我亲吻了亨利埃特表达意愿的信笺，收拢她手上散发出来的幽香，心神贯注地领会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王后，生了七男七女，夸耀自己胜过阿波罗之母勒托。勒托大怒，命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用箭射死她的全部子女。尼俄柏悲痛欲绝，终日流泪，化为石像。此处意指因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女人。

② 法国罗讷河口的一个小镇，是洛尔的故乡。

她抑扬的声音。此后我看她的信，总象看第一封这样，躺在床上，周围万籁俱寂；我不知道还能有别的方式看心爱之人的书信。然而，有些不值得爱的男人，他们竟在白天一面处理冗杂事务，一面看这类信，看了放下，过一会儿再看，那种从容的态度实在可恶。娜塔莉，这就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响起的可爱声音，这就是当我走到人生的路口时，起来给我指明阳关大道的崇高形象。

我的朋友，您踏入社会，必须随机应变，我能把零散的经验集中起来传授给您，把您武装起来去对付险恶的世道，该有多么幸福啊！我花几个夜晚为您筹划，体味到了母爱般的快乐。我一字一句写这封信的时候，仿佛提前置身于您将来的生活之中。有时我走到窗口，眺望月光下的弗拉佩斯勒堡的角楼，常常自言自语："他睡着了，让我守护他吧！"这种甜美的感觉，令我回忆起我一生最初尝到的幸福：那时我凝视着睡在摇篮里的雅克，等他醒来好喂奶。您貌似成人，实际上不仍然是个孩子吗？您的心灵需要有几条箴言激励；可是，在那些可怕的学校里，您吃尽了苦头，不可能得到这种营养，而我们女人却有资格向您提供。这些琐碎的话能起作用，会奠定您的基业，巩固您的成就。制订方略，指导一个男子的行动，这不正是明智的母爱，不正是为孩子所充分理解的母爱吗？亲爱的费利克斯，即使我在信中说错了话，也让我给我们的友谊打上无私的印记，使它神圣化吧。放您到社会上去闯荡，不就意味着同您分手吗？然而，我真心爱您，绝不忍贪图快乐，牺牲您的锦绣前程。说来也怪，近四个月来，您促使我思考了支配我们时代的一些法则和习俗。我同我姨母的谈话——其中的见解应为您所用，是您代替了她呀！德·莫尔索先生向我

讲述的生活经历；我父亲的谈话——他非常熟悉朝廷；总之，无论是最重大的事件，还是最细小的情况，都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以便指导我的义子；因为眼看他就要冲进人世间，走向陌生的国度，几乎孤立无援，无人指引；然而在那里，有多少人由于轻率地施展才智而不幸夭折，有些人却因为善于钻营而飞黄腾达。

首先，我简要说明我对社会总的看法，请您斟酌，因为稍一指点您就明白。我不清楚社会缘于神旨，还是人的发明，我也不清楚社会运动的方向；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您一旦接受，而不是逃避这种现实的话，那就得承认社会的结构是好的；明天，您与社会之间，可以说要签订一个契约。当今社会是否利用人的时候多，给人的好处少呢？我认为是如此。不过，人在社会上尽义务多而权益少也好，所得的利益代价太高也罢，这是立法者的事，与个人无关。依我看，无论什么事，您都必须恪守社会的总法则，不能讨价还价，不管这法则损害还是迎合您的利益。这项原则在您看来不管多么简单，贯彻起来却很困难；它犹如汁液，渗入毛细孔；树木得到滋养，便生机勃勃，保持常青，开花育果，结出的硕果受到普遍的赞美。亲爱的，各种法则并不全都印在书本上，世俗也创造法则；而最重要的法则，往往最不为人了解。指导您的行为、谈吐和生活，指导您为人处世或追求名利地位的这种法规，哪个教师、哪部论著、哪所学校也不会教授给您。违背了这些秘密法则，就不能控制社会，而要沉沦到社会底层。即使这封信里有不少话与您的思想重复，也请您让我把这妇人的政见传授给您。

以损人利己的理论解释社会，是一种后果严重的学说；这种推论就是让人相信，只要法律、社会或个人没有发现蒙受了损害，自已私自占有的东西就是正当或合法所得了。根据这种章法，机

灵的窃贼就可以逍遥法外，不守妇道而没有败露形迹的女人，便是幸福贞洁的；假如您杀了人、只要不让法庭拿到一点证据，哪怕象麦克白①那样夺取了王冠，那也算干得漂亮；您的利益就成了最高法则，只要能绕过风尚和法律设置在您满足自己欲望的过程中的障碍，做到人不知鬼不觉，不留下一点痕迹。我的朋友，对于这样看待社会的人，发迹的问题轻而易举，无非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赢了就成为百万富翁，输了就沦为阶下囚，赢了就平步青云，输了就身败名裂。且不说绿台布的赌桌容不下所有的赌徒，除非有天赋，才能一举成功。我在这里同您谈的，既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感情，而是一台黄金和铁制机器的齿轮，以及它那为人关注的直接后果。我心爱的孩子，您若是同我一样，憎恶这种犯罪者的理论，那么，您就会象所有判断健全的人那样，只能以职责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确如此，你们之间互相负有的义务，呈现出千百种不同的形式。依我看，公侯卿相对工匠穷人负有的义务，要比工匠穷人对公侯卿相负有的义务要大。得几分利，就要对社会出几分力；根据这条既适用于生意、也适用于政治的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增加了权益，也要相应地负担更多的义务。每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还债。就拿我们的雷托里埃尔庄那个可怜人来说，他耕作一天，十分疲劳地躺下睡觉时，难道您认为他没有尽到义务吗？无疑他比许多地位高的人更好地完成了职守。您若是这样看待社会，并在社会中占一个与您的才智相称的位置，就要把这条格言当作总原则：违背良心的事绝不做，违背公德的事绝不为。我强调这一点，您可能认为多此一举，然而我还是恳求您，对，您的亨利埃特恳求您，仔细体会一

① 莎士比亚同名剧本中的人物。他谋杀了苏格兰国王邓肯一世，篡夺了王位，后来又为邓肯一世之子所杀。

下这句话的含义吧。亲爱的，它看似简单，却意味着正直、信誉、忠诚、礼貌，是您成功的最可靠、最迅速的手段。在这个人人为己的世道中，很多人都会对您讲，凭感情进取不了功名，恪守道德规范会贻误前程；您会遇到缺乏教养、举止粗鲁的人，遇到目光短浅、无视前途的人；他们伤害一个小人物，对一位老妇人失礼，不肯陪一位蔼然长者闲坐一坐，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些人对他们毫无用处；可是将来您会发现，他们没有摘掉挂满全身的尖刺，只因区区小事而丧失高升的机会。与此相反，未雨绸缪，谨守这种义务准则的人，绝不会碰到阻碍；他们在宦途上也许走得慢些，然而，他们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别人失势了，他们依然立得住脚！

我一讲到这项法则，首先就强调举止风度，您大概会觉得，我的原则有点宫廷气息，有点我在勒农库府里所受教育的气息。我的朋友啊！这种教育看似微不足道，我却极为珍视。对您来说，熟悉上流社会的规矩习惯，与掌握广博知识同样必不可少，前者常常能弥补后者。有些人其实腹内空空，但天生一副机灵的头脑，能够锲而不舍，最后爬上高位，而比他们有才能的人却望尘莫及。费利克斯，我仔细地观察过您，以便了解您在学校所受的普通教育是否破坏了您的气质。天主明鉴，我看到您的气质所差无几，容易补足，心里多么高兴啊！经过这种传统的培养，很多人的风度都徒有其表；殊不知彬彬有礼、举止文雅，本来是发自内心，发自高度的自尊自爱；由此可知，有些贵族白受了教育，一身俗气，而有些市民出身的人却天分很高，只要有人稍加指点，他们就能风度翩翩，不会给人以效颦之感。请相信一个永远不出山谷的可怜女人，这种高尚的情调、这种体现在举止谈吐、衣着打扮，乃至屋宇陈设的质朴美，俨然构成一首有形体的诗，具有

不可抗拒的魅力。当这种质朴美以心灵为源泉的时候，您能判断出它有多大威力吗？亲爱的孩子，礼貌在于为了别人，忘记自己。许多人则不然，他们把礼貌当成社会交往的伪装，一旦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就立刻露出了本相，从君子一变而为小人。而真正的礼貌则体现了基督思想，它犹如慈善之花，达到真正的忘我，费利克斯，我希望您是这样的人。看在思念亨利埃特的情分上，您不要做无水之泉，要同时兼备礼貌的外表与精神！您遵守社会公德，切不要担心上当受骗；看似随意抛撒那么多种子，但迟早您要收获果实。从前，我父亲注意到，有人轻易地许诺，误认为这是礼貌，其实这是一种最伤人的行为。有人求您什么事，您办不到，就应该断然拒绝，不给人留下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然后，再爽快地答应您想给予的东西；这样，您拒绝得合情，给予得合理，赢得这两种诚恳之名，就会大大地提高人格。人们因希望落空而产生的怨恨，是不是比因接受好处而产生的感激之情更强烈，这我说不准。不过，这些小事都是我所熟知的，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亲爱的朋友，切忌轻信，切忌平庸，切忌殷勤，这是三大暗礁！过分轻信，就会降低自己的尊严，过于平庸要让人瞧不起，热情过度又会被人利用。首先，亲爱的孩子，您一生只能交三两个朋友，您的完全信赖就是他们的财富；对许多人都加以信任，不就是背叛友情吗？您若是同几个人的关系比同一般人密切的话，那就得谨言慎行，始终有所保留，权当有朝一日他们会变成您的竞争者、对手或敌人；生活变化莫测，要给自己留后路。要保持不冷不热的态度，要找到这条计出万全的中庸之道。对，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既不取菲兰特的那种谄媚阿谀，也不取阿尔赛斯特①的那种嫉恶如仇。那位喜剧诗人显示

① 菲兰特和阿尔赛斯特是莫里哀的《恨世者》中的人物。

了光辉的天才，指出了中庸之道，而品格高尚的观众都能心领神会。不近人情的德行与貌似和善的自私相比，人们当然更容易看出前者的可笑，不易看到后者骨子里的惟我独尊；但是，品格高尚的人都极力防止这两种倾向。平庸也要不得，虽然几个傻瓜会说您是个可爱的人，可是善于分析、善于衡量别人能力的人，就会推断出您的弱点，随即鄙视您；因为平庸是软弱者的处世之道，而不幸的是，在这个只把每个成员看成工具的社会里，软弱者必然受歧视；这也许不无道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正是自然法则吗！因此，女人也许偏偏要同一种盲目的力量抗争，要以心灵的智慧战胜物质的残暴，才产生了这种保护别人的感人肺腑的愿望。的确，社会更象继母，专门喜欢能够满足她的虚荣心的孩子。再说热情，这是青年人最初的高尚的错误；他们竭诚尽力，从中得到真正的自我满足，因而先上自己的当，然后才上别人的当。把您的热情留给意气相投的人，留给女人和上帝吧。不要把自己的珍宝拿到社会的市场上，也不要拿去进行政治投机，您只能换回来玻璃首饰。您应当相信这声音，它叮嘱您处处表现出高贵的品性，它恳求您不要挥霍自己精力与感情；因为可悲的是，别人只看您有多大用处，根本不管您有多大才能。在此打个譬喻，好把这话刻在您这诗人的头脑里：一个巨大的数字，不管是用黄金标出，还是用铅笔写的，永远只能是一个数字。当代一个人物也这样讲过："千万不要太热情！"①热情容易上当，难免失望；您在地位比您高的人那里，绝得不到相应的热情：国王同女人一样，认为别人对他们尽心是理所当然的。这项原则固然十分

① 法国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在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五日《两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到外交大臣塔莱朗对部下说过这句话。

可悲，但它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绝不会玷污心灵。把您的纯洁感情放到与世隔绝的地方去吧；在那里，您感情的鲜花能受到深情的赞赏，艺术家可以潜心构思杰作。我的朋友，职责不等于感情，做应该做的事，不等于做所喜欢的事。一个男儿应当镇定自若地去为国捐躯，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去为一个女子献身。待人接物是一门学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口不提自己。不信您就试试，哪天向几个泛泛之交的人谈谈您自己，讲述您的痛苦、您的欢乐或者您的事务；您就看吧，他们先是装作感兴趣，继而态度冷漠，最后听得厌烦，假如女主人不是有礼貌地打断您的话，他们就会找个巧妙的借口纷纷离去。您要想得到周围所有人的好感吗？要想被人看成一个聪明可爱和信得过的人吗？那您就同他们大谈他们自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推到前台，甚至可以提出一些表面上与他们不相容的问题；您就看吧，他们会喜形于色，冲您微笑，等您一走，个个都要称赞您。您的意识与心声能告诉您界线在哪儿，跨过一步，便是阿谀谄媚，谈话的情趣便休矣。当众如何讲话，我再补充一句。我的朋友，青年人素来思想敏捷，判断神速；这样他们固然露脸，可也难免失误。因此，旧时教育不准青年人开口，让他们在大人物身边见习，增加阅历；从前的贵族同艺术一样，也要带学徒，带少年侍从，他们忠于主人，主人培育他们。如今不同了，青年人都有一套从暖室得来的学问，因而尖酸刻薄，好针砭别人的行为、思想和著作，锋利的断语宛如刚开刃的刀。您不要这样武断。您的评语若象官方的审查，那就会伤害您周围的许多人；在众人看来，公开揭短不可恕，暗中伤人尤不可恕。青年人根本不了解生活及其艰难，所以不给人留情面。长者的批评是善意而温和的，青年的批评则冷酷无情；长者胸有城府，青年不谙世事。况且，在人的所作所为的内里，

都有错综复杂的决定因素，即便上帝也难下最后断语。您只要严于律己就行了。纵然您有锦绣前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帮手，谁也休想如愿以偿。我父亲府第的大门为您敞开、您要勤去拜访；您在那里交结的人、随时随地都用得着。不过，对我母亲您要寸步不让；她专门践踏心虚气短的人，佩服敢于同她分庭抗礼的人。她就象一块铁，经过锻打，还能与别的铁块融合起来；然而，凡是不如她坚硬的东西，碰到她就会粉碎。您要同我母亲接近；她若想帮助您的话，就会把您介绍到其他沙龙里；您到那里能学会进身之道，学会听人谈话、自己讲话、答话、拜访、告辞的艺术；要学会精确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虽然它并不能表明一个人不同凡响，如同衣着不能构成天才一样，但是少了它，冠世才华也永远得不到承认。我相当了解您，深信您准会象我祝愿的这样：举止自然，语气温和，尊敬长者，自尊而不倨傲，殷勤而不献媚，尤其为人谨慎；这种预见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施展您的才华，但不要充当他人开心的对象；须知才思敏捷会冒犯庸碌之辈，当场他会沉默不语，过后提起您时便来一句："这人有趣极了！"表明他的蔑视。要与众不同，始终保持不凡的气度；不必讨好其他男子，要遵照我的叮嘱，对他们冷淡，也可以失礼一点，只要掌握分寸，不使他们恼火就成；大家对睥视自己的人都刮目相看，您瞧不起男人，还会博得所有女子的敬重与青睐。永远不要结交声名狼藉的人，即使那种声名不符合实际，因为您交什么朋友，仇恨什么人，社会全要清算；衡量人要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断语既出，再也不能收回。等到被您拒纳的人自身行为证明您做得对，人们就要以得到您的看重为荣，对您的敬意也就油然而生；这种敬意会抬高一个人的身价。您年轻、俊美、聪颖，条件很好；年轻则讨人喜欢，俊美

则富有魅力，聪颖则守得住成果。上述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概括：**贵族应有贵族相！**

现在，您就把这些告诫当作处事方略吧。今后您会听到不少人这样讲：狡猾是成功之道，穿越人群的办法，就是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路。我的朋友，这些原则适用于中世纪，那时候诸侯对敌手必须分而治之，让它们相互吞并；现在则不然，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再用这种策略就会事与愿违。将来，您确实会碰到忠厚诚恳的人，也会碰到背信弃义的仇敌，专事诽谤、中伤和诡计多端的人。要知道，您最得力的助手，莫过于后者，这种人的敌人就是他自身；同他搏斗，您尽可使用正当的武器，迟早他会被人唾弃。对待前者，只要开诚相见，您就能赢得他的敬重；再把利益协调一致(凡事均可调解)，他就能为您效劳。不要怕树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头是不会走运的；当然，要尽量避免贻笑于人，避免丧失信誉。我讲"尽量"，就是因为一个人不能完全自主，常常受制于无法规避的境况。溪流泥水溅身，房上落瓦砸头，都在所难免。道德也有条条小溪，有人溺在里面，身败名裂，便处心积虑地把泥水溅到最高尚的人身上。不过，这也无妨，无论在什么领域，一旦最后决断，绝不改变，总会赢得敬重的。现在人人争名逐利，您要处在错综复杂的阻难中，必须直趋目标，毅然直捣核心，务必竭尽全力打击一点。您是知道的，德·莫尔索先生多么仇恨拿破仑，不断地诅咒他，监视他，就象法庭监管罪犯，每天晚上都要为当吉安公爵①向他索命。当吉安公爵之死，是德·莫尔索先生为之痛哭流涕的唯一不幸事件；然

① 当吉安公爵(1772—1804)，路易·亨利·约瑟夫·德·孔代亲王的独生子，一七八九年参加孔代保王军反对革命，后来逃至德国；一八〇四年被劫回法国，经军事法庭审判，在凡赛纳被枪决。

而，他却认为拿破仑是最有胆识的统帅，从前常常向我讲解拿破仑的战术。这种战术，难道不能用到利益之战中吗？果真用上就能争取时间，正如用在战争中能节省兵力，缩短距离一样。考虑一下这个道理；我们女人是凭本能和感情判断这类事情的，难免经常出错。我只强调一点：耍手段，搞骗局，一旦败露，就要自食恶果；反之，立足于坦率，无论碰到什么情况，我看都会化险为夷。倘若以我本人为例，我可以告诉您，在葫芦钟堡，由于德·莫尔索先生有一种病态，跟人打交道喜欢争论，争到最后又总是他吃亏，我就只好防止一切争议，总是主动收束话题，向对方正面提出问题的症结，让他当机立断："一句话，这事成，还是不成？"常有这种情况：您帮助别人，为别人效劳，但很少得到报答；不过，千万不要象有的人那样，总是怨天尤人，说自己尽交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这岂不是炫耀自己吗？再说，承认自己不大了解世情，岂不有点傻气吗？况且，您助人，难道象高利贷者放债吗？贵族应有贵族相！然而，让人落个知恩不报的名声，这个忙您不要去帮，因为那些人会成为您的死对头：负恩之债如同破产一样，产生的绝望情绪具有无法估计的力量。至于您，只要可能，就不要接受恩惠。不要附人骥尾，要靠自己仕进。朋友啊，我仅就生活小事给予指点。到了政界，一切都要变样，支配您自身的规则也要服从大的利益。不过，一旦平步青云，进入伟大人物活动的领域，您会象天主一样，成为自己意志的唯一主宰。到那时，您就不再是个凡人，而是法律的化身，也不再是个普通人，而是国家的化身。如果说您有权审判别人，将来您也要受审。将来，您要站到千秋万代的法庭上。您相当熟悉历史，因而能正确判断什么感情与行为能孕育真正伟大的人物。

现在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您如何与女人交往。您出入各府沙

龙，要有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卖弄聪明，争风吃醋。上个世纪，有些人取得极大成功，其中一个人的惯常做法是，每次晚间聚会，向来只陪伴一位女子，而且专门关照显然受人忽视的女子。亲爱的孩子，那个人统治了他的时代。他早有过精明的计算，到一定时间，大家就会齐声颂扬他。大部分年轻人丧失了最宝贵的财富，虚掷了光阴，未能建立起必要的关系，而社会生活的一半就是由关系构成的。青年人本身就讨人喜欢，因此无需多大努力，就能让人关心他们的利益。然而，青春会倏忽而逝，一定要好好利用啊。您要接近有影响的女子。有影响的女子都是些老妇人，她们会告诉您各家族姻亲关系与秘密，告诉您迅速达到目标的捷径。她们将真心帮助您；如果她们不是笃信宗教，那么保护别人就成为她们最后的爱的寄托。她们会出色地扶持您，赞扬您，让您成为受人仰慕的人。务必躲避年轻女子。不要以为我这话有什么个人打算。五十岁的妇人什么都能为您做，二十岁的女子什么也不会为您做；后者要占有您整个一生，前者只要求您片刻时间、点滴的殷勤。您要奚落年轻女子，拿她们的一切言行当成玩笑，她们不会有什么认真严肃的想法。我的朋友，年轻女子是自私的、狭隘的，缺乏真心的友谊，只爱她们自己，为了一时出风头会把您牺牲掉。而且，她们个个要您忠诚，而您的处境却需要别人对您忠诚，这两种要求是无法调和的。她们谁也不会理解您的利益，全都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您考虑；她们出自恋情对您的帮助极其有限，却会由于虚荣心给您带来很大损害。她们会毫无顾忌地侵吞您的光阴，使您坐失发迹的良机，并以最迷人的手段毁掉您的一生。您若是抱怨几句，她们当中最愚蠢的也会向您证明，她的手套价值整个世界，为她效劳无比光荣。她们全会对您说，她们给了您幸福，并要您忘掉自己的锦绣前程；然而，她们给予的

幸福变化无常，您的伟大名望却终生可享。您不知道她们是以多么恶毒的手腕来满足私欲，并把她们一时的动情说成是天长地久的爱情。到了离弃您的那一天，她们说一句我不再爱您了，就算交待明白了离弃的理由，正如她们说一声我爱您，就可以为自己的爱情辩白，还说爱情是不由自主的。亲爱的，这逻辑实在荒唐！请相信，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无限的，始终象它自身；它平稳而纯洁，没有强烈的冲动，人到白首，心灵还永褒青春。这种感情，在交际场中的女人身上根本找不到，她们全都矫揉造作。这一位遭受不幸，引起您的怜悯，当时看她是最温柔、最不贪心的女人；然而，她一旦把您迷住，就渐渐控制您，要您百依百顺。您想当外交官，到处旅行，考察各种人、各种利害关系和各个国家吗？那可不行，您必须待在巴黎或者她的庄园里；她要个鬼心眼，就把您缝在她的裙子上；您越是表示忠诚，她越是无情无义。那一位又企图以温顺引诱您，她甘当您的侍女，会浪漫地随您到天涯海角，甚至不惜名誉来保住您，象一块石头一样吊在您的脖子上。有朝一日您要沉下去，而那女人却会浮出水面。最无心计的女人，也能设置无数圈套；最愚蠢的女人，也能利用她不大引人生疑的机会得逞；危险最小的要算风流女子，她不知道为什么爱上您，也会无缘无故地离开您，又会出于虚荣心而同您重叙旧好。总而言之，无论现时还是将来，她们都会给您造成损害。任何一个青年女子，只要她出入上流社会，终日寻欢作乐，靠满足虚荣心生活，就已经腐化了五分，也必将把您腐蚀掉。贞洁而深沉的女子，心灵永远受您主宰的女子，绝不在那里。啊！将来爱您的女子是幽独的，她的最大欢乐就是您的注视，她要靠您的话语生活。让这个女子成为您的整个世界吧，因为您将是她的一切；真心爱她吧，不要惹她伤心，不要给她树立情敌，

不要引起她的忌妒。亲爱的，有人爱恋和理解，就是最大的幸福，但愿您能领略这种甜美；不过，千万不要伤害您的心灵之花，要完全信赖您寄托感情的这颗心。这个女子永远不求自我，她永远不该考虑自己，只能考虑您；她不同您争夺任何东西，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她丝毫不顾自身安危，但能嗅出您毫无觉察的危险；即使她痛苦，她也不抱怨一声；她绝不以妖媚取宠，但是很看重您爱她什么。您要加倍回报这种爱情。倘若您有福气，遇到您可怜的朋友始终缺乏的，即心心相印、比翼双飞的爱情，别忘记这种爱情无论多么美满，还有一位母亲在山谷中为您活着；她的心被您的感情挖得好深，并充满了您的感情，您永远也不可能探到底。是的，我对您的情义有多深厚，您永远也衡量不出；若让这种情义原样表现出来，您必须施展全部聪明才智，即便如此，您也难以了解我的忠诚能达到什么程度。我让您躲避青年女子，结交有影响的老妇人，难道有私图吗？我劝您把爱慕之情留给具有纯洁之心的天使，难道不是出自慷慨之心吗？凡是青年女子，无不虚情假意，喜欢嘲弄人，爱好虚荣，性情轻浮，挥霍无度；而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妇人，却都象我姨母那样，十分通情达理，能全力帮助您，保护您，摧毁暗里对您的中伤，公开讲出您自己难于启齿的话。如果说*贵族应有贵族相*这句话，包含了我头一部分嘱咐的主要内容，那么，我对您同女人关系的看法，也可以用骑士的一句话概括：*为所有的女子效劳，只爱其中一个*。

您有广博的学识，您的心灵因饱受痛苦而保持纯洁，您身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善良的，*立志吧！*这是伟人的一句话，现在，您的前途全包含在里面了。我的孩子，您能听从您的亨利埃特的话，还让她继续讲她对您的想法，对您处世的想法，对不对呀？我的心灵有一只慧眼，既能看到我孩子的前程，也能看到您的前

程，让我使用这种本领协助您吧。这种神秘的天赋是宁静的生活给予我的，在孤独和寂静中，它非但没有削弱，而且有所加强。反过来，我要求您给我一种巨大的幸福：我希望看到您出人头地，而您哪次成功也不要使我皱眉；我希望您平步青云，光耀门庭，我也能自慰道：我为您功成名就所做的贡献超出了愿望。这种秘密合作是我所能接受的唯一乐趣。我期待着。我不对您说：别了。我们从此分开，您吻不到我的手了；但是，想必您已经看出，您在一个人心中占有什么位置，此人便是

您的亨利埃特。

我回到家，受到母亲冷淡的接待，仿佛进入冰室，全身都冻僵了；然而看完这封信，我便感到一颗慈母的心在我指间跳动。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伯爵夫人不准我在都兰看信，无疑是怕看到我跪倒在她的脚下，怕感到双脚被我的泪水浸湿。

我终于认识了我哥哥夏尔，在这之前，我觉得他十分陌生；不过，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异常傲慢，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我们不能象手足一样相爱。一切深厚的感情都基于心灵的平等，而我们俩却毫无共通之处。他一本正经教授给我的，全是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不用他讲，我通过头脑和心灵也能认识到。他动不动就表示信不过我，佯装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倘若我没有心中爱情的支持，他早就把我弄得呆头呆脑，无所适从了。不过，他倒是把我引进了上流社会，好利用我未见世面的傻相，处处炫耀他的才能。若是童年没有受过苦的话，我就会把他那种自负的保护者的架势当成手足之情；然而，精神上的孤独和离群索居产生同样的效果：处

在沉寂中的人，能辨出最细微的声响；惯于沉思默想的人，自然非常敏感，能区别出与自己有关的最微妙的感情色彩。在认识德·莫尔索夫人之前，有人狠狠瞪我一眼，就会伤害我，口气粗暴地说句话，就会刺痛我的心；我自嗟自叹，却丝毫不了解受人爱抚的生活。然而，从葫芦钟堡回来之后，我就能够进行对比，并通过对比来完善我早熟的本领了。基于所受痛苦的观察是不完全的，幸福也有它启迪心智的光。我自信不会受夏尔的蒙骗，因此满不在乎，任凭他以长子权的优势压住我。

我单独去拜访德·勒农库公爵夫人；在公爵府上，我根本听不到有人提起亨利埃特，除了公爵这位蔼然长者之外，谁也没有同我谈起她。不过，从他接待我的态度上，我猜得出他收到了女儿私下关照我的信。初入上流社会，都难免少见多怪，我也如此。但是，当我渐渐习惯之后，我依稀看到上流社会所提供的享乐；同时明白了它向胸有大志的人提供了多少机缘；我也乐于把亨利埃特的金玉良言付诸实践，诚心佩服其中的深刻道理。正好这时发生了三月二十日事变①。我哥哥随驾到根特②去了。我听从了伯爵夫人的劝告，也陪同德·勒农库公爵去那里；须知我经常给伯爵夫人写信。公爵平素对我就挺热情，这次见我对波旁王室忠心耿耿，步步紧跟，便真心当了我的保护人，亲自把我引荐给国王陛下。国王在危难之中，追随他的人屈指可数，青年人的景仰十分

---

① 即拿破仑的“百日政变”。

② 根特，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天真，尽忠心而不计得失；国王又善于识人；因此，在杜伊勒里宫不会引起注意的人，在根特就受到注目了，我有幸得到了路易十八的欢心。旺代党的信使送来急件，顺便把德·莫尔索夫人的一封信带给她父亲；信中捎给我一句话，告诉我雅克病了。德·莫尔索先生见儿子身体不好，自己又参加不了刚开始的第二次流亡，不免心急如焚，也在信上附了几句话，从而使我猜出我心爱之人的处境。亨利埃特时刻守护在雅克身边，日夜不得休息，无疑又要受伯爵的折磨；平日对伯爵的捉弄可以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她专心照管孩子时，就无力对付了；她一定渴望友人的帮助，减轻她的生活负担，哪怕只是缠住德·莫尔索先生也好。这种情况有过几次，我见伯爵正要冲她发作，就把他拉到外面去了。我这毫无恶意的计谋还真顶用，因而赢得了深切感激的目光，爱恋之心却从中看出了许诺。尽管我急于追随刚刚派到维也纳会议去的夏尔的足迹，尽管我不顾危险，想要实现亨利埃特的预言，摆脱依附兄长的状况，可是，我的雄心壮志、我独立的愿望，以及跟随国王的好处，所有这一切，同德·莫尔索夫人的痛苦形象一比，都显得苍白无力了。我决意离开流亡在根特的朝廷，去为真正的君主效命。苍天不负苦心人，旺代党派来的信使不能返回法国，国王需要一个忠诚可靠的人向国内传达旨谕。德·勒农库公爵知道，国王绝不会忘记担任这项危险使命的人，因此他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就请国王派我去。我欣然受命，这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报效国家，又能回到葫芦钟堡。

我年仅二十一岁，就受到国王的召见。觐见之后，我返回法国，无论到巴黎还是旺代，都顺利地完成了使命。五月末，波拿巴当局通缉追捕我，我被迫化装逃走，扮成一个要回庄园的人，一路步行，经过一座又一座庄园，穿过一片又一片树林，穿越了上旺代地区、西部田园和普瓦图地区，还相机改变路线。我到达索漠，从那里又走到希农，再用一夜工夫，就赶到了努埃依树林，正巧看见伯爵骑马经过一片荒坡。他让我坐到他的背后，把我带到他的府上，一路没有遇见能认出我的人。

"雅克好些了。"这是他见面的头一句话。

我如实告诉他，我身负使命，徒步回国，象野兽一样被追捕。这位贵族以忠于王室为依据，不顾危险，争着接待我，不让我到德·谢塞尔府上去。我一望见葫芦钟堡，就觉得刚度过的八个月象一场梦。伯爵先进去，对他夫人说："猜猜看，我把谁给您带来啦？……是费利克斯！"

"真的呀！"她双臂垂下，表情愕然地问道。

我跨进门去，我们二人都立即定住，她如同钉在座椅上，我伫立在门口；我们四目相对，相互贪婪地凝视，就象一对情侣，要以一眼之福弥补逝去的全部时光。不过，她又因为惊喜而暴露了心迹感到羞愧，于是站起身来；我走上前去。

"我经常祈祷主保佑您。"她伸手让我吻过之后，对我说道。

她向我打听她父亲的情况，继而看出我十分疲惫，便去给我收拾房间了；伯爵则吩咐人备饭；我也的确饿坏了。我

的卧室在她的楼上，原先是她姨母的房间。她心里一定在盘算要不要陪我进卧室，刚登上一级楼梯，又停下来，让伯爵带我进去；我回头看看，她脸一红，祝我睡一个好觉，说罢急忙走开。我下楼吃晚饭的时候，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而逃，盟军正向巴黎挺进，波旁王室可能回国。这些事件，对伯爵是天大的喜讯，对我们俩却毫无意义。我还没有告诉您，我看见伯爵夫人脸色苍白，身形消瘦，按说应该大惊失色，然而没有这样，因为我知道稍有诧异的神情，会造成多大灾难，所以，见面只能高高兴兴的。您知道亲过孩子之后，最重要的消息是什么吗？我们最重大的消息是："您很快就能有冰了！"我没有别的饮料，就喜欢喝冰水；去年，她未能让我喝上清凉的水，常常过意不去。为了建造一个冰窖，她费了多少周折，只有上天明察！您比谁都清楚，只要一句话、一个眼色、语调的轻微变化、一种看似细微的关心，就能流露出爱情；爱情的最出色的天赋，就是它自己证实自己。因此，她的话、她的眼神、她的欣喜样子，都向我表露了她的感情有多深厚；正如从前我以下棋的方式向她表述我的全部感情。她那温情的天真表示愈加丰美：我到达后第七天，她就气色一新，浑身焕发出健康、喜悦和青春的光彩；我重又找到了我心爱的百合花，它开得更鲜艳、更旺盛了；同样，我也发现我心中的财富有所增加。反之，如果一离别，感情就淡薄，心中的音容便消失，所爱之人的美貌也大大减色，这岂不是小人或庸常之辈的爱情吗？最初的基督教徒遭受刑罚，却加强了信念，得以看见上帝；同样，那些想象力奔放的人、那

些激情通过脉管便把血液染成殷红的人、那些爱情始终不渝的人，他们经受离别之苦，不是也加强了信念吗？一个人充满了情爱，不是要日夜祝愿，倍加珍视所渴望的身影，并以梦想之火给那身影披上异彩吗？人不是以急切如火的心情，思念所钟爱的形象，赋予那形象以理想之美吗？过去的情景，通过一次次回忆，就会逐渐扩大，未来也就充满了希望。两颗心充塞带电的乌云，第一次相遇，就电闪雷鸣，降下一场好雨，唤醒并滋润大地。看到我们这些想法和感受是相互的，我的心有多甜美和喜悦啊！我以何等欣喜的目光，注视着亨利埃特与日俱增的幸福。在心爱之人凝睇下复活的女子，比起受不了一点猜疑而殒命，或者缺乏感情汁液而枯萎在爱情枝上的女子，也许感情更加深挚；我说不准这两种女子哪个最感人。德·莫尔索夫人生命的复苏极其自然，就象五月对草场的作用，阳光和水对凋残的花的作用。亨利埃特也如我们爱情的山谷，经历了冬天，又在春光中复苏了。晚饭前，我们下楼到我们喜爱的平台上。雅克跟在母亲身边，可怜的孩子比我初见时还要瘦弱；他一声不哼，仿佛还在酝酿一场病似的。亨利埃特边抚摩着孩子的头，边向我讲述她守护病儿的不眠之夜，说那三个月，她完全过着内在生活；就好象住在一座幽暗的宫殿，有些豪华的宫室灯光辉煌，大摆华宴，却禁止她入内；她不敢进去，但守在门口，一只眼盯着孩子，另一只眼却凝视一个模糊的身影；一只耳朵倾听着孩子的呻吟，另一只耳朵却听到别种声音。她由孤独引发的灵感所成的诗句，是任何诗人都未能创作出来的；然而，她的

话又句句天真无邪，没有一丝爱恋的踪影，也没有一点淫念的痕迹，不象弗朗吉斯唐[1]的玫瑰那样，具有东方式的甜美诗意。伯爵找来了，她声调不变，一直讲下去，不失一位自豪的女子，可以向丈夫骄傲地瞥上一眼，也可以毫无愧色地亲亲儿子的额头。她讲道，当时她祈祷又祈祷，整夜整夜搂着雅克不放，惟恐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甚至走到圣殿的门前，向主讨他的生命。”她说道。当时她都产生了幻觉，并向我一一叙述；可是，她那天使般的声音刚说出一句令人赞叹的话：“我即使睡着了，灵魂还在守护！”

“这就是说，您几乎要发疯了。”伯爵来了一句，打断了她的话。

亨利埃特的声音戛然而止，心里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仿佛这是她第一次受伤、仿佛她忘记了十三年来，这个人无时不往她心上射箭。犹如高贵的鸟儿在飞行中被一大粒铅弹打中，她一时颓然，呆若木鸡。

“怎么！先生，”停了半晌她才说，“在您思想的法庭上，我的话永远一句也通不过吗？您永远也不会宽容我的弱点吗？永远也不能理解我这女人的见识吗？”

她住了声。怨言刚一出口，这个天使就已经后悔了，她一眼就洞察了过去与未来：她能为人理解吗？她这不是又要招来痛斥吗？她额角的青筋急剧地跳动，没有一滴眼泪，可

① 十字军东征之后，穆斯林教徒把法兰克人的国家及欧洲称为弗朗吉斯唐。但在本文，作者用它代表东方某国。

是绿眼珠却发白；接着，她目光垂向地面，不愿意在我的眼神中看出她那加剧的痛苦、她那被猜透的感情，避而不看她的心灵受我的心灵抚爱的情景，尤其避而不看一个年轻恋人的同情；这恋人就象一条义犬，已经发怒，恨不能扑上去一口吞掉伤害他心上人的人，根本不考虑进犯者的力量与身分。在这目不忍睹的时刻，伯爵趾高气扬的神态值得一观；他以为击败了妻子，于是乘胜追击，又象连珠炮一样说了一大通，殊不知他的话只是重复一个意思，犹如斧子砍木头，总是发出同样的声音。

驯马师来找伯爵，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他一走，我便问亨利埃特：

"他一直是老样子？"

"总是这样。"雅克答道。

"总是非常好，我的孩子，"她对雅克说，极力为德·莫尔索先生开脱，免遭孩子的品评。"你只看到眼前，却不知道过去，你这样批评你爸爸，就难免失去公正。即使看到你爸爸有过错，你心里不好受，可也要守口如瓶；事关家庭名誉，这种秘密要埋在心底。"

"卡西纳和雷托里埃尔两处改建得怎么样了？"我想把她从痛苦的思想中解脱出来，便问道。

"超过了我的希望，"她答道，"房子已经竣工了。承租的两个佃农都很能干；一处租了四千五百法郎，捐税另付，另外一处租了五千法郎，租契都定为十五年。在这两片新庄田上，我们已经栽上了三千株树木。玛奈特的亲戚租了拉伯

莱农庄，非常满意。马蒂诺经营博德田庄。四户佃农的收益在于草场和树林，可是，他们不象那些不自觉的佃农，将用在我们耕地的肥料上到草场和树林去。由此看来，我们没有白费工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算我们称作古堡田庄的保留田地，不算树林和葡萄园，葫芦钟堡每年进项有一万九千法郎；而且庄稼果木长势很好，可望丰收年景。我一力主张把保留田交给守林人马蒂诺，现在他可以由他儿子代替了。只要德·莫尔索先生同意在科芒德里建造房舍，他就愿意出三千法郎租古堡田庄。那样一来，我们就只经营葡萄园和树林了；葫芦钟堡四周全打通，计划中的林荫路就可以一直修到希农大道。国王再一回来，我们又可以领取年金了。争论几天，人家就会同意我们女人的见识。这样，雅克的财产就安如磐石了。取得这些成果之后，我再让我们那位先生为玛德莱娜攒钱；而且按照常规，国王也会赐给她一份嫁妆的。我的任务一完成，也就心安了。您怎么样？”她问道。

我向她解释我所负的使命，并且告诉她，她的锦囊妙计多么管用，多么高明。她料事如神，难道有第二视觉吗？

“我不是全写在信上了吗？”她说，“只为您一个人时，我才能发挥特异功能。这事我跟我的忏悔师德·拉贝尔热谈过，他把这解释成是神的启示。由于担心孩子的身体，我陷入沉思，片刻之后，往往不见了凡尘的事物，而看到另一个领域：倘若望见雅克和玛德莱娜满身光彩，他们的身体就好一段时间；倘若发现他们隐在雾中，他们很快就会病倒。至于您，我不仅望见您始终神采奕奕，而且还听到一种轻柔的声音，

它不用话语，而是用精神传导，向我解释您应该怎样做。是什么天数规定，我只有为了我的孩子和您，才能运用这种奇妙的天赋呢？”说着她陷入沉思，继而又喃喃地说：“难道天主要当他们的父亲吗？”

“请让我相信，我只对您惟命是从。”我对她说。

她冲我嫣然一笑，使我神魂颠倒，此刻即使挨了致命一击，我也不会觉得。

“国王一返回巴黎，您就离开葫芦钟堡，赶往京城，”她又说。“乞求职位和恩宠是可耻的，不去接受职位和恩宠，同样也是可笑的。要发生大变动。国王需要既有才干、又忠诚可靠的人，您应当赴召。您年纪轻轻就进入宦途，一定会春风得意。做官跟演戏一样，有些职业上的事务不能生而知之，只能靠学习。我父亲就是以德·舒瓦瑟尔公爵① 为师。”她沉吟了一下，又说：“想着我点，让我也领略一下，出人头地给一颗心灵带来的乐趣；这颗心灵是完全属于我的。您不是我的儿子吗？”

“您的儿子？”我神色怏怏地重复说。

“只能当我的儿子，”她嘲弄我，又说道，“这在我的心中不是蛮不错的位置吗？”

晚餐钟响了，她挽住我的胳臂，得意地偎依着我。

“您长高了。”她边上石阶边对我说。等我们走到门前台阶处，她摇了摇我的胳臂，仿佛受不了我的火辣辣的目光；

---

① 德·舒瓦瑟尔公爵（1719—1785），在路易十五当朝时曾任外交大臣。

她虽然双目低垂，却完全清楚我在凝视她，于是故作愠色，可神态又那样婀娜可爱；她对我说："好了，瞧瞧我们可爱的山谷好吗？"说着转过身去，在我们头上支起她的白绸阳伞，让雅克靠在她身上，用头向我指点安德尔河、平底船和草场，表明自我上次逗留时我们一起散步以来，她同苍茫的天际和朦胧起伏的山峦已经息息相通了。她的思想寄寓在天幕地幔的大自然中。现在，她理解了夜莺夜间的叹息，理解了泽畔传来的声声哀鸣。

晚上八点钟，我目睹了一个我从未见过、深深令我感动的场面；因为以往，她在孩子就寝前去餐室的时候，我总是同德·莫尔索先生下棋。这次钟敲了两下，所有仆役都来了。

"您是我们的客人，肯遵守修道院的规矩吗？"她边说边拉起我的手往外走，那坦荡的戏谑的神态，显示真正虔诚女子就是与众不同。

伯爵跟在后面。主人、孩子、仆役，全体脱帽，跪在各自的位置上。这次该玛德莱娜念祷文，可爱的小姑娘用她那童音祈祷，在乡间静谧的氛围中，她那童稚的声调听起来格外清脆，赋予祷文以圣洁的天真，天使的神韵。伯爵夫人右首是玛德莱娜，左首是雅克；在两个孩子的秀发中间，突现出来的是母亲的发辫，再高一层，则是德·莫尔索先生围着一圈银丝的发黄的秃顶；这幅画面的色调向头脑反复传递的思想，可以说正是祈祷的娓娓音调所唤起的意象；不仅如此，夕阳柔和的余辉笼罩着默祷的一家人，还充分显示了他们崇高的统一；满室的红光使好幻想的或迷信的人相信，这是天堂之

光映照着这些在教会中平等的、不论身分跪着的上帝的忠实奴仆。这个场景因其质朴已很壮观，在我这追溯家中生活情景的头脑中，更加显得壮美。仆役们向我们施礼退下，两个孩子向父亲道了晚安，由伯爵夫人一手拉着一个离去，我同伯爵回到客厅。

“我们在那儿求主保佑您，在这儿却让您下地狱。”他指着双六棋对我说道。

半小时之后，伯爵夫人又回到客厅，将绒绣绷架往我们棋桌靠了靠。

“这是给您绣的，”她打开绣花底布，说道，“不过，这三个月，活拖下来了。绣完这朵红石竹，刚要绣这朵玫瑰花，我可怜的孩子就病倒了。”

“行了，行了，”德·莫尔索先生说，“别提这个了。五一六，国王使臣先生。”

我睡下之后，敛声屏息，谛听着亨利埃特在她卧室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如果说她能保持宁静与纯洁，我却克制不住欲念，胡思乱想起来。“为什么她就不能属于我呢？也许此刻她跟我一样，也受欲念的驱使，在辗转反侧吧？”午夜一时许，我下楼去，蹑手蹑脚走到她的门口，趴下来，耳朵贴在门缝上，听到她那孩子般均匀而轻微的呼吸。我一直等到身子发冷，才回到房间，重新躺下，安稳地一觉睡到早晨。说不清受什么命数、什么天性的主宰，我竟欣然走到悬崖的边缘，探测罪恶的深渊，寻求它的深度，领略它的阴冷，然后激动万分地退回来。夜里我在门前度过的那一刻，痛苦得啜

泣，而她却根本不知道，她次日踏过的，是我洒过泪水与吻过的地方，是她那忽而被蹂躏、忽而受尊敬、忽而挨诅咒、忽而受崇拜的贞操。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一时刻过得未免迂拙，然而它却能激发一种无法形容的热情。有些玩过命的人对我说过，士卒就是抱着这种热情冲进枪林弹雨中，试试他们能不能幸免于难，看看他们跨在或然性的深渊上，象冉·巴尔①骑在火药桶上吸烟那样，能不能尝到快乐。次日，我去采花，扎了两个花束，伯爵见了啧啧称赞；其实，他看见多美的花束也不会动心；尚瑟内兹②这句话"他在西班牙到处建地牢"，仿佛就是针对他讲的。

我在葫芦钟堡住了几天，只到弗拉佩斯勒堡去拜访过几次，待的时间很短，不过在那里吃了三顿饭。法国军队进驻图尔城③。德·莫尔索夫人虽然因为看到我而恢复了生气和健康，但还是催我动身，先去沙托鲁，再途经伊苏屯和奥尔良，迅速返回巴黎。我不肯走，她就下命令，说家庭守护神早有指令；我只好依从了。这次我们挥泪而别。她为我担心，我要经受社会的磨练，不是当真要投入人世的漩涡吗？利害关系、狂热情绪和享乐之风，在巴黎汇成一片海洋，既

① 冉·巴尔（1650—1702），起初是荷兰水手，后来投到路易十四麾下，指挥舰队几次同荷兰舰队、英国舰队作战，屡建奇功。

② 尚瑟内兹（1760—1794），法国记者，以风趣幽默著称；他与黎瓦洛尔（1753—1801）合办《使徒报》，猛烈攻击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日被绞死。

③ 一八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拿破仑投降；法军开往卢瓦尔河畔，八月一日被遣散。

威胁纯洁的爱情，也威胁清白的良心。我向她保证每天晚上写信，把当天的事情和我的想法告诉她，甚至最琐细的事也不遗漏。她听了我的保证，便把头倦慵无力地依在我的肩上，对我说道："什么也不要忘记，什么我都感兴趣。"

她把写给公爵和公爵夫人的信交给我，我到达的次日就去拜访他们了。

"您的运气真好，"公爵对我说，"在这儿用餐吧，今天晚上随我去凡尔赛宫，高升没问题了。今天上午，王上还提起您，说道：'他年轻能干，又很忠诚！'王上很挂念，不知道您是死是活，不知道您出色地完成使命之后，被事变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天晚上，我被任命为行政法院审查官，同时在路易十八身边有一个秘密职务，任期同他在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个心腹的职位，表面虽不显赫，但没有失宠的危险；它使我处于政权的核心，成为我发迹的源泉。德·莫尔索夫人看得很准，因此，我得到的权力和财富、幸福和学识，一切都多亏她。她引导我，鼓励我，净化我的心灵，把我的意志引向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青春的力量就会虚掷。后来我有了一个同事，我们二人轮流执勤半年，必要时还可以互相替代。我们在宫中有一间卧室，出差时还有专用马车和充裕的津贴。多么奇特的地位啊！充当君主的秘密助手，聆听他评论一切，评论内政外交，自己虽然人微言轻，却常常受到谘询，犹如莫里哀向拉福蕾①请教；这位君主阅历极深，但有

① 拉福蕾，莫里哀的女仆。

时举棋不定，要借助年轻人的意识下定决心，而他的政治已经得到他的敌人的高度评价。我们的前程有了保障，抱负得以实现了。我担任审查官，在行政法院领一份俸禄，此外，国王每月从他的金库中拿出一千法郎给我，还经常额外给我赏赐。我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难以长期承担这样的重任；国王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是到一八一七年八月才选定我的同事；现今他已当上贵族院议员。担任我们的职务要具备很高的素质，人选很难确定，国王久久不决。他看重我，垂问在几个年轻的人选中，我同哪个最为投契。其中有一个是我在勒皮特学校的老同学，但是我没有推荐他。国王陛下问我是何缘故。

“王上选择的人都忠心耿耿，但能力有差别，”我答道。“我推荐我认为最精明的人，而且确信能始终和他很好共事。”

我和国王的看法不谋而合，后来他一直感念我所作出的牺牲。当时他就对我说：“您有首相之才。”国王把任命的过程告诉了我的同事；我的同事给了我真挚的友谊，以报答我的荐举。德·勒农库公爵对我很敬重，也使周围的人对我刮目相看。“王上对这个年轻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赏识他，他很有前途。”这种话排除了人的才能，不过，他们对这类青年的热情欢迎中，也流露出了对权力的无形的敬意。无论是在德·勒农库公爵府上，还是在我姐姐的府上，我不知不觉结识了圣日耳曼区最有权势的人物。那时，我姐姐已经嫁给了表兄德·利斯托迈尔侯爵。侯爵一家是我们的一门老亲，住在圣路易岛，我经常去他们府上。

亨利埃特拜托德·布拉蒙-绍弗里王妃，很快把我引进了“小朝廷”①。亨利埃特是这位王妃的侄孙女，她给王妃写过信，极力称赞我，王妃立即给我下了请帖。我用心同年迈的王妃亲近，并得到了她的好感；她不仅成了我的保护人，还成了我的朋友，对我的感情具有母爱的成分。她特意把我介绍给她女儿德·埃斯巴夫人，介绍给德·朗热公爵夫人、德·鲍赛昂子爵夫人，以及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这些夫人都轮流当过交际王后。我在她们身上没有打什么主意，只想讨她们的喜欢，因此，她们对我尤为热情。我哥哥夏尔非但不再否认我这个兄弟，从此还依靠我了；不过，他见我这样快就飞黄腾达，未免暗生妒意，后来竟给我制造了许多烦恼。我父母对我出乎意外的走红也大为诧异，感到脸上光彩，终于承认了我这个儿子；然而，他们的感情即使称不上虚假，也未免有些做作，因而态度虽然转变，对一个受了创伤的心灵却没有多大慰藉作用。再说，心灵憎恶别人的任何图谋与私利，对搀杂自私的感情不会产生多大好感。

我写信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我亲爱的亨利埃特，每月也收到她两封回信。这样，她的精神就在我的头上盘旋，她的思想越过空间，给我制造一种纯净的氛围。哪个女子也不能把我迷住。国王在这方面是路易十五派②的，他发现我不贪女色，便笑着叫我德·旺德奈斯小姐，倒也十分喜欢我稳重的性格，对我始终非常体恤。我确信，我所以能赢得国王的恩

① 指圣日耳曼区的上流社会。

② 路易十五以生活放荡著称。

宠，很得力于我少年时养成的耐性，尤其是在葫芦钟堡养成的耐性。

国王不久便窥透了我这小姐的生活，无疑他一时心血来潮看了我的信。有一天，该德·勒农库公爵当值，国王正让我记录他口授的旨谕，他见公爵进来，便狡黠地瞟了我们一眼。

“喂！德·莫尔索那家伙，还想一直活下去吗？”他声音洪亮地问道，显然他善于利用这种声调来挖苦人。

“一直活下去。”公爵答道。

“德·莫尔索伯爵夫人是个天使，我倒希望在这里能够见到她。”国王又说：“不过，若是我对此无能为力，那我的秘书，”他转身对我说，“一定会更有办法。您有半年的休假，我决定给您找个同事，就是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个青年。去葫芦钟堡痛快玩玩吧，卡图[①]先生！”说罢，他微笑着，坐在轮椅上让人推出办公室。

我象燕子一样飞到都兰。这一时期，我已经在最讲礼仪的沙龙里熏陶出来，完成了温文尔雅的女子给予我的教育，终于苦尽甘来，并运用了天主派来守护一个孩子的天使的经验，不仅减少了几分幼稚无知，还有了风流倜傥青年的派头；我这样去见心爱的女子，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想当初我去弗拉佩斯勒堡小住的那三个月，是一副什么穿戴，您是清楚的。我去旺代完成了使命，回到葫芦钟堡的时候，穿的

① 马尔库斯·波尔西乌斯·卡图（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家，以生活简朴，为人正直著称。

是一身猎装：绿色外套，白扣子已经发红，带条纹的裤子，一副皮护腿，一双皮鞋。由于长途跋涉，又专走荆丛野径，我的衣冠很不整齐，伯爵不得不借给我服装。这次前往，却今非昔比。两年的巴黎生活，在国王身边所受的熏陶，官运亨通所形成的仪态，加之我业已成年，还由于同葫芦钟堡那颗照耀我的纯洁心灵完美的结合，我的心灵十分安详，赋予我青春的面容以奇异的神采，凡此种种，都使我发生了变化，前后判若两人：胸有成竹，又不显得自命不凡，年纪轻轻就参与最高国事，不免踌躇满志，还念念不忘自己是世间最可爱女子的秘密的、未便明言的希望。驿车由希农大道驶入通向葫芦钟堡的林荫路，车夫打着鞭哨，新建的围墙正中一道我未见过的铁栅门打开了，当时也许我还真有点扬扬自得呢。事先我没有给伯爵夫人写信，想来个出其不意；这样做有点失算：一则，她长期盼望，但又认为不可能的一件乐事，突然实现，心情不免过分激动；二则，她向我表明，任何存心给人意外的作法，趣味都是低下的。

原先只被当作孩子看待的人，如今成了一个青年，亨利埃特眼睛不免流露出怅惘的神色，慢慢垂向地面，任凭我拉起手来亲吻，没有显出一点内心的快乐；而过去吻她手时，从她敏感的颤动中，我能觉察出她心中的欢愉。她抬起头来又看我时，脸色显得苍白。

“嘿！您没有忘记老朋友吧？”德·莫尔索先生对我说；他既没有变化，也没有见老。

两个孩子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我瞧见雅克的教师站

在门口，那位德·多米尼的教士表情严肃。

“忘不了，”我对伯爵说，“从今以后，我每年都有半年的空闲，可以由你们支配。”

“咦，您怎么啦？”我问伯爵夫人，同时当着众人的面，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以便扶住她。

“嗳！放开我，”她惊跳一下，对我说道，“没什么。”

我看透了她的心思，针对她的隐秘想法说道：“难道连您忠实的仆人都认不出来了？”

她挽起我的胳膊，离开伯爵和她的孩子、教士和纷纷跑来的仆役，带我绕过草坪，停在远处，但仍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估计别人听不到她的声音时，才对我说：“费利克斯，我的朋友，请原谅这种担心：一个人走在地下的迷宫里，仅凭一根细线指引，难免怕它断掉。再对我重复一遍，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把我视为您的亨利埃特，绝不会抛弃我，永远是我的忠诚朋友，在您的心中，什么也不会超过我。刚才，我突然看到了未来的情景，发现您不象原先那样脸上放光，眼睛注视着我，而是转过身去背向我。”

“亨利埃特，受崇拜胜过上帝的人，百合花，我生命之花，您作为我的灵魂，怎么还不知道我已经深嵌在您的心中，身在巴黎而心在这里呢？我只用十七个小时就赶到了，车轮每转一周，就卷起一大堆想法和欲念；我一见到您，这些想法和欲念就爆发出来，犹如一场急风暴雨……这些还用我对您说吗？”

“说吧，说吧！我能把握住自己，能听您这样表白而不

致获罪。天主不愿意让我殒命，他把您派给我，就象把生命的气息赐予他的创造物，就象往久旱的土地上普降喜雨。说呀，说呀！您以圣洁的感情爱我吗？"

"以圣洁的感情。"

"永不变心？"

"永不变心。"

"就象爱圣母马利亚吗？她可要罩着面纱，戴着洁白的冠冕啊！"

"就象爱一个看得见的圣母马利亚。"

"就象爱一个姐姐？"

"就象爱一个过分钟爱的姐姐。"

"就象爱母亲？"

"就象爱一位被暗中渴慕的母亲。"

"以骑士的方式，不抱希望吗？"

"以骑士的方式，但抱着希望。"

"总而言之，就当您还是二十岁，还穿着那套寒酸的蓝色舞服吗？"

"哦！还要胜过那时候。我不但象那样爱您，而且爱您还象……"她极为惶恐地看着我……"还象您姨母爱您那样。"

"我真幸福，您打消了我的忧惧。"说着，她把我带回到对我们的秘密交谈迷惑不解的家人面前："不过，您在这里要好好当孩子，您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如果说，您的方略是以成年人的身分伴随国王的话，那么要知道，先生，您在这儿的方略，就是继续当孩子。当个孩子，您还会受到喜爱！

我总是抵制成年人的力量；可是，我会拒绝孩子的要求吗？什么也不会拒绝；孩子无论有什么愿望，我都不能不满足。——悄悄话讲完了，”她边说边慧黠地看着伯爵，重又现出少女情态与童稚天性，“告便了，我要去换衣裳。”

三年来，我从未听到她的声音如此幸福，也头一次领略了燕子的这种美妙鸣叫，以及我向您提过的孩童般的声调。我给雅克带来一套打猎的装备，给玛德莱娜带来一个女红匣，跟她母亲一直用的一样，总之，弥补了我先前的吝啬；过去，我受母亲的剋扣，不得不锱铢必较。两个孩子高兴极了，互相炫耀所得的礼物。伯爵在一旁很不自在，他向来如此，无人理睬便情绪低落。我向玛德莱娜丢个眼色，就随伯爵走了。他要同我谈谈他自己，领我走向平台；不过，每当他向我谈起一个严重情况时，我们就在台阶上停下来。

“我可怜的费利克斯，”他对我说，“您看到了，他们都很快乐，身体很健康；而我呢，却给这幅图景投下了阴影：我接受了他们的病痛，我感谢天主把他们的病痛给了我。从前我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毛病，现在知道了：我的幽门溃疡，我几乎丧失了消化功能。”

“没想到，您什么时候变得跟医学院教授一样博学了？”我微笑着对他说。“难道您的医生不谨慎，对您这样讲……”

“老天保佑，我可不请医生。”他高声说，显然同所有疑心有病的人一样，对医学很反感。

于是，我不得不洗耳恭听；他对我讲的心腹话荒唐之至，可笑之至，他抱怨夫人，抱怨仆役，抱怨孩子，抱怨生

活，把老生常谈的事又向朋友絮叨一遍，把这当成乐趣；这个朋友倘若不了解，听了还真会惊诧不已，但出于礼貌，只得装作津津有味地听着。看来伯爵对我挺满意，因为我听得十分专心，我极力洞察他这不可思议的性格，极力推测他给他夫人造成的、而她又向我隐瞒的新痛苦。伯爵看见亨利埃特出现在台阶上，这才结束了他那滔滔不绝的自述，摇了摇头，对我说道："您呀，费利克斯，还能听我讲讲，然而这里的人，谁也不可怜我呀！"

说罢便走开了，仿佛他意识到他会妨碍我同亨利埃特的谈话，或者，仿佛他出于骑士风度，出于对她的体贴，明白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能讨她欢喜。伯爵这种性格的人做出事来，实在叫人无法譬解。一方面，他同所有懦怯的人一样，性好忌妒，另一方面，他对妻子的贞洁又无限信赖。也许是伯爵夫人的品格太高尚，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感到憋闷，才处处同他夫人作对，如同孩子顶撞教师或母亲一样。雅克在上课，玛德莱娜在梳妆打扮，因此，我同伯爵夫人单独在平台上，大约可以散步一个小时。

"唉！亲爱的天使，"我对她说，"锁链又加重了，沙子灼热了，荆刺又增多了吧？"

"别说了，"她猜出了我同伯爵谈过话所产生的想法，对我说道，"有您在这儿，一切都忘却啦！我根本不痛苦，也没有痛苦过。"

她轻盈地走了几步，好象让她洁白的衣裙透透风，要向轻风献上她那雪白的绢网、飘拂的衣袖、鲜艳的裙带和短披

肩，献上她那塞维涅夫人①式的摇动的发髻。她象个少女，表现出纯真自然的快乐，要象孩子那样嬉戏。我第一次看到她这种情态，不由得流下幸福的眼泪，体味到了男子给人带来欢乐的那种愉快心情。

“人间艳丽的鲜花啊，我的思想在抚摩它，我的灵魂在亲吻它！我的百合花啊！始终傲然挺立在枝头，始终贞洁、雪白，始终高雅、芳香和孤独！”我对她说道。

“好了，好了，先生，”她微笑着说，“还是谈谈您的情况吧，全讲给我听听。”

于是，在沙沙作响的枝叶交织而成的晃动的拱穹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中间总是插话，因此话题时续时断，断而复续。我向她叙述我的生活和日常活动，还向她描绘我在巴黎的寓所，因为她什么都要了解，我也没有任何要向她隐瞒的事，这真是不可估量的幸福。我在巴黎事务繁重，职责权限大，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态度，极容易营私舞弊，大发横财，而我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连国王都叫我德·旺德奈斯小姐。她了解了我的精神和生活状况，握住我的手吻起来，还有一滴快活的眼泪掉在上面。角色突然调换了；给予如此崇高的赞扬；“这便是我企盼的主人、这便是我的梦想！”她这种念头在迅疾表达之前就被理解了。她这举动表现的谦恭其实是高尚，爱情是在禁绝肉欲的区域中流露出来的；这些只在天上才有的感情，象一阵暴雨激荡我的心，使

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作家，其《书简集》是法国古典主义散文的代表作。

我自惭形秽。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很，真想死在她的脚下。

“啊！无论在什么方面，您总是胜我们一筹，”我说道。“您怎么能怀疑我呢？亨利埃特，您刚才确曾怀疑过。”

“不是怀疑现在，”她接上说，一边温柔地看着我，只是在我面前，她那明亮的眼神才蒙上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不过，见到您这样仪表非凡，我心中暗想：‘怕只怕哪个女子慧眼识珠，看出您心中隐藏的珍宝、因而崇拜您，把费利克斯从我们手中夺走，把这里的一切全毁掉，也把我们对玛德莱娜的计划打乱了。”

“总提玛德莱娜！难道我是忠于玛德莱娜的吗？”我诧异地说；我这态度使她只有五分伤心。

我们沉默了，不巧德·莫尔索先生来了，打破了我们的沉默。我心事重重，又不得不应酬他，谈话处处碰到难题；我坦率地回答国王所制定的政策，伯爵总觉得不对头，逼着我解释陛下的意图。尽管我有意转移话题，问他的马养得如何，农业生产的年景怎样，问他对五座田庄是否满意，原来的林荫路的树木要不要伐掉，可是他总扯到政治上来，那顽固的劲头，同戏弄人的老处女、执拗的孩子一样；这也不足为奇，这种人总爱闯光亮的地方，碰回去再来，执迷不悟，絮聒得令人心烦，就象绿头蝇扑在玻璃窗上嗡嗡噪耳。亨利埃特一旁默默无语。年轻人谈起政治就容易激动，我想结束这场谈话，就哼哈地答应着，免得进行无益的争论。然而，德·莫尔索先生却聪明得很，怎能觉察不出我表面礼貌、实则怠慢的态度。他见我总是随声附和，便恼火了，眉头直扭

动，黄眼珠射出光束，酒糟鼻子更红了，正如我头一次见他犯疯病那天一样。亨利埃特哀求地看了我几眼，让我明白她不能象为孩子辩护或保护他们那样，为了我运用她的权威。于是，我认真回答伯爵的问话，十分巧妙地控制住他那多疑的思想。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这句话，她自言自语重复了几遍，宛如轻风传至我的耳畔。继而，她见气氛适宜，有了把握，才插进来，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你们实在烦死人了，先生们，你们知道吗？”

经这一问，伯爵才想起顺从女子的骑士风度，停止谈论政治了。我们改变话题，谈一些家常琐事，反过来又令他厌倦；于是他说，总在一块地方兜圈子，他脑袋都晕了，说要丢下我们，径自走了。

我的悲观的推测是准确的。十五年来，这个山谷的旖旎风光、温暖的气候、明朗的天空，以及销人魂魄的诗情画意，曾平复了这个病人急躁的怪脾气，现在却丧失了效力。其他男人到了这种年纪，脾气该消失的消失，棱角该磨平的磨平，而这位老贵族的刻薄性格却有增无已。几个月来，他为唱反调而唱反调，毫无缘由，也不解释他的看法，什么事都要追根问底，有一点迟误、一个口信，他就不安起来，还总是干涉家庭杂务，过问生活琐事，不给别人一点自主权，致使他夫人和仆役都不胜其烦。从前，没有特别缘故，他向来不发火，现在却动辄大发雷霆。也许他从前要治家业，经营农事，生活忙忙碌碌，整天动脑筋，操心的事情很多，注

意力分散，也就顾不上发脾气了。现在大不一样，终日无所事事，心里便总琢磨自己的病；没有外面的奔波，思想集中到一点，旧病也就随之复发，精神“自我”支配了肉体“自我”。他找病自医，查阅医书，以为自己得了书中描述的病症，于是采取了种种养身之道；然而，他的要求闻所未闻，花样层出不穷，难以预料，因而也无法满足。有时他怕听响声，等伯爵夫人精心安排，使他周围悄然无声之后，突然他又抱怨自己象在墓穴里，说是在没有响动与苦修院死一般的寂静之间，还有一种中间状态。有时他装作对世事完全淡漠，于是全家人都松了口气，孩子们该玩就玩，家务事该干就干，不会受到他的丝毫指责；不料就在欢闹声中，他猛然哀嚎道：“想要我的命啊！”“亲爱的，若是有什么妨碍您的孩子，您就准能猜得出来。”他对妻子说，故意拿出尖刻冷峭的声调，愈发显得蛮不讲理。他观察气候的最细微变化，随时增减衣裳，无论做什么，总是先看晴雨表。尽管他夫人象对待孩子那样照顾他，他还是觉得什么饭食都不对口味，声称自己有胃病，消化时疼痛难忍，以致经常失眠。其实，他饮食，消化，睡眠一向正常，连最博学的医生也会赞叹不已。他府上的仆役同天下的仆役一样，都是循规蹈矩的，可是对他朝令夕改的做法非常反感，无法适应他的经常矛盾的要求。伯爵说空气流通有益于他的健康，于是吩咐下人今后将窗户敞开；可是过了几天，或因太潮湿，或因太热，他又受不了，就训斥别人，找岔吵闹，没理找理，常常否认他吩咐过的话。这种忘性，或者这种故意刁难，是他在争论中决胜的武器，而

他妻子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枉然。葫芦钟堡简直无法住，就连学识渊博的德·多米尼教士也借口探索几个问题，干脆一旁躲清静去了。看来伯爵夫人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把伯爵暴跳如雷的狂态限制在家庭圈子里。府中仆役都目睹过这种场面，看到这个未老先衰的人无缘无故大发雷霆，超过了情理的限度；他们都非常忠于伯爵夫人，绝不会往外张扬。然而，伯爵夫人却天天担心，惟恐有朝一日伯爵犯了众怒，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我才听说一些详情，伯爵对待他妻子简直令人发指。孩子有了病，他不但不安慰妻子，反而因为她不采用他的荒唐的治疗措施，便用恶狠狠的预言折磨她，说孩子若有个好歹就是她害的。如果伯爵夫人领雅克和玛德莱娜去散步，不管天气多么晴朗，伯爵也硬说会有雷阵雨。若是让他说中了一次，他的自尊心就得到了满足，根本不在乎孩子病不病。哪个孩子若是身体不舒服，伯爵就在他妻子照管孩子的方法中找原因，挖空心思地吹毛求疵，每次都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话做结论："孩子若是再病倒，那就是您成心！"对家中鸡毛蒜皮的事也如此，他向来只看到坏的一面，拿他的老车夫的话说，他无时不充当魔鬼的律师①。按照伯爵夫人的安排，雅克和玛德莱娜用餐同父母用餐错开时间，免得伯爵犯起病来殃及他们，而把他的全部怒火引到她一人身上。因此，两个孩子不大见到父亲。自私的人都有特殊的幻觉，伯爵丝毫意识不到他所造成的损害。他同我讲

① 在罗马教廷的大主教会议上，设一"魔鬼的律师"，专门对列为圣徒的人选的功德提出质疑。

心里话时，主要还是叫苦，说他对家人好过了分。他挥舞着连枷，象猴子搞恶作剧一样，将自己周围的一切捣毁砸烂；他把人伤害了，又矢口否认，说是没有动人一根毫毛。这次一见面我就发现，伯爵夫人的额头有一道道印子，象被刮胡刀刃划的一样，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凡是高尚的女子都有廉耻心，不愿意谈自己的痛苦，总是出于体谅爱护的情感，骄傲地向自己所爱的人隐瞒深痛巨创。因此，虽然我一再追问，亨利埃特也没有把这些情况一下子全倒出来。她是怕我听了难过，即使向我透露一些，也是欲言又止，脸常常红起来；不过，我很快就推测出，伯爵百无聊赖，给葫芦钟堡艰难的家事造成了多么严重的麻烦。

"亨利埃特，您把田庄经营得这样好，使得伯爵无事可干，岂不是失策了吗？"我到那儿几天之后对她说，表明我已经探到她新添的痛楚有多深。

"亲爱的，"她微笑着说，"我的处境相当糟，必须全力对付。老实说，各种办法我都仔细研究过，实在无计可施了。骚扰日甚一日，由于我同德·莫尔索先生终日在一起，我把烦扰分遣到好几个点上，也不能使它减弱，对我来说，整个痛苦还依然如故。我本想劝他在葫芦钟堡建个养蚕场，以此消磨时光；这里有些桑树，是从前都兰养蚕业遗留下来的。可是我又一转念，他在家中还会照样专横跋扈，而养蚕又要给我增添多少麻烦。要知道，观察家先生，"她对我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好的性情还会受外界的制约，受感情的阻碍，对舆论也有所顾忌；然而一到老年，生活陷于孤独，小

毛病由于长期受抑制，表现出来就尤为可怕。懦怯的人的特点是卑劣，他们得寸进尺，无休无止，昨天刚刚得到的东西，今天又提出要求，明天后天，永无餍足之时。他们占据了一块地盘，马上再图扩展。强者讲究恕道，尊重事实，为人公正平和；反之，懦怯者的欲望是强烈而无情的，他们的行为象小孩子，偏偏不吃餐桌上的水果，却喜欢暗中偷来的水果，只要得手就兴高采烈。德·莫尔索先生就是如此，他能弄得我措手不及，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这个人不会骗外人，骗起我来却喜不自胜，但愿这种诡计存在心里。”

我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一天上午，伯爵夫人吃过饭，抓住我的胳膊，拉我快步出了栅栏门，进入果园，一直走到葡萄园里。

“噢！他会要我的命，”她对我说。“然而，我要活下去，哪怕为我的孩子而活！怎么，没有一天松快日子！总是象走在荆棘丛里，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必须竭尽全力，时刻保持平衡。这样消耗精力，谁经得住呢！假如我知道该往什么地方使劲，假如我决意抗争，我的心灵也会认可啊。可是不行，袭击天天变换花样，弄得我措手不及；我的痛苦不止一种，而是名目繁多。费利克斯，费利克斯，您想象不出，他专横的方式何等卑劣，那些医书启发他提出的要求何等野蛮！唉！我的朋友……”心里话还没讲完，她就把头依在我的肩上。“怎么办啊，如何是好啊？”她又说，显然她在同没有表露出来的想法进行搏斗，“怎么抗争呢？他会要我的命。不，不，我会自杀的，然而这是罪孽呀！远走高飞吗？那我的孩子怎

么办！离开他们？同他分手？可是结婚已十五载，又不能同德·莫尔索先生过下去了，我怎么向父亲交待呢？我父母若是有一个来瞧瞧，他立刻变得规规矩矩，彬彬有礼，同人谈笑风生。再说，女子一旦嫁了人，难道还有父亲，还有母亲吗？她们连人带财产全归属了丈夫。老实说，我原先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幸福，但却是平静的，我能从这种清白孤寂的生活中汲取些力量；可是，连这消极的幸福都要被剥夺，那我也非疯了不可。我的抗争基于有力的理由，绝无私图。可怜的人命中注定要终生受难，让他们出世不是罪孽吗？然而，我的行为会引起严重问题，这是我独自无法定夺的；我既是审判官，又是诉讼的一方。明天我要去图尔，请教我的新忏悔师皮罗托神甫，因为我原先那个德高望重的忏悔师，亲爱的德·拉贝尔热神甫已经辞世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德·拉贝尔热神甫尽管很严厉，可是他那圣徒的力量却永远令我缅怀。他的继任是个仁慈的天使，不好训斥，容易动恻隐之心。不过，在宗教的怀抱里，什么样的勇气不能重新鼓起来呢？听到圣灵的声音，什么理性不能坚定下来呢？"她拭干眼泪，抬头望着天空，又说道："主啊！为什么惩罚我呢？？不过，要相信应该受到惩罚，"她用指头按着我的胳臂说，"对，费利克斯，要相信这点。我们在成为至善至美的圣人，到达天堂之前，必须经过烧红的大锅的熔炼。我应当沉默吗？主啊，您禁止我在一个朋友的怀抱中哀叹吗？我爱他爱得过分了吗？"她把我紧紧地按在她的心口上，仿佛怕失去我似的："谁为我排解这些疑难呢？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

方。天上的星辰照耀着人类，那么，为什么心灵——人的这颗星辰，就不能以它的光芒笼罩一个朋友呢，既然向他表达的全是纯洁的思想?”

我握着这位女子的手，默默地听着这凄惨的悲叹；亨利埃特的手湿了，我的手更湿；我用力握着，她也同样用力握着。

“你们在那儿吗?”伯爵喊道，他光着头朝我们走来。

自从我这次来，他千方百计要参与我们的谈话，或是想从中找点消遣，或是以为伯爵夫人会向我诉说苦衷与哀怨，再不然就是他分享不到乐趣而心生忌妒。

“瞧，他总是跟着不放!”她绝望地说，“我们走，躲开他，去看看果园。弯腰顺着树篱，别让他发现。”

我们贴着一道茂密的树篱跑进果园，很快来到巴旦杏树林间的小径上，远远地抛开了伯爵。

“亲爱的亨利埃特，”我停下脚步对她说，同时把她的胳膊紧紧地压在我的胸口，凝视她那痛苦的神情，“从前，您巧妙地指引我通过上流社会的荆途，现在，请您允许我指点指点，帮您了结一场没有见证人的决斗；您根本不是用对等的武器搏斗，必然要丧命，别再同一个疯子搏斗下去了……”

她“嘘!”了一声，强忍住眼圈里滚动的泪珠。

“听我说，亲爱的！我出自对您的爱，才不得不听他谈话。可是，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思想常常陷于混乱，头脑也昏昏沉沉；伯爵令我怀疑起我的理智来，同样的思想重复听的遍数多了，就会刻在我的脑子里，这是由不得我的。明显

的偏狂症并不能传染，可是，这种疯病若是表现在事物的看法上，隐藏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就会给生活在旁边的人带来灾难。您的隐忍精神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不是要把您引入麻木状态中吗？因此，您改变对伯爵的态度吧，为您自己着想，也为您孩子着想。您的令人钦佩的迁就态度，助长了他的自私心理，您象母亲娇惯孩子一样对待他；然而今天，您若是想活下去……嗯，”我眼睛盯着她说，“您想活下去！那就运用您对他的影响吧。您也清楚，他既爱您，又怕您，让他更加惧怕您吧，用断然的态度对付他的混乱的思想吧。他呢，善于扩充您拱手让出的地盘，您要象他一样，扩充自己的权力，把他的病症关在精神领域中，如同把疯子关在病室里那样。”

“亲爱的孩子，”她苦笑着对我说，“只有一个没有心肝的女人，才能扮演这种角色。我是个母亲，当不好刽子手。是的，我能够忍受痛苦，然而，让别人受苦！绝不行，即使为了正当的目的，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行。再说，那样一来，我岂不要口是心非，改变腔调，皱起眉头，举止蛮横吗？……不要让我自欺欺人了。我可以横在德·莫尔索先生和我们孩子中间，让拳头落在我的身上，免得打着别人；要调解这么多利害冲突，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让我崇拜您吧！圣人，超圣人！”我说着单膝跪下，亲吻她的衣裙，并用衣裙擦拭我夺眶而出的泪水。

“可是，他若是杀了您呢？”我对她说。

她的脸失去血色，抬眼望着天空，答道：

"那么，天主的意志就将实现了。"

"国王提起您时，对令尊讲了什么话，您知道吗？他说：'德·莫尔索那家伙，还要一直活下去吗！'"

"在国王口中是句谑语，在这里便是罪孽了。"她答道。

尽管我们提防，伯爵还是跟踪而来。他满头大汗地来到一棵核桃树下；刚才伯爵夫人就是停在这里，对我讲了这句极有分量的话。我看见伯爵，便转而谈起收获葡萄的事。他无端起了疑心吗？我不知道；不过，他一言不发地审视我们，也不顾核桃树荫下有多凉。伯爵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中间还多次停顿，显然意在言外。继而，他又说心口疼，头疼，这次只是轻轻地呻吟，并没有乞求我们的同情，也没有用夸张的言词向我们描述他的病痛，因此我们都没在意。回到家里，他越发感到不舒服，说是要上床，而且没有拘礼就躺下了，那种随便态度是平日所未见的。我们趁他没犯疑心病的间歇时间，领着玛德莱娜到我们喜爱的平台上去了。

"我们去划划船吧，"转了几圈之后，伯爵夫人对我说，"园工今天给我们打鱼，去看看吧。"

我们从角门出去，走到平底船前，跳了上去，缓缓地往安德尔河上游划去。我们就象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的孩子，观赏岸边的芳草、蓝蓝绿绿的蜻蜓。伯爵夫人在她肝肠寸断的哀伤中，竟能领略如此恬静的乐趣，不免有些诧异。大自然无忧无虑，不因我们的争斗而止步，它的安宁不正可以抚慰我们吗？充满了欲念而又能够克制的爱情冲动，正好同潋滟

的水波十分和谐；没有被人类的手蹂躏过的鲜花，表达着人们最隐秘的憧憬；轻舟荡漾、宛如思绪在心灵中漂游。我们感到这双重诗意的销魂魅力。话语升入大自然的音域，便展示其神秘的妙韵，而目光一旦融进倾泻在火红牧场上的阳光中，便显得格外明亮。河流宛似小径，我们沿着它飞奔。总而言之，我们没有象步行那样分神，思想就捕捉住了自然万物。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欢欣雀跃，动作极为优美，话语极为撩人，不也是两颗自由心灵相悦的活生生形象吗？这两颗心灵息息相通，结合而为理想的绝妙产物，也正是柏拉图①所梦想的、青春时有过美满幸福的人所熟识的产物。我要向您描绘的是这一时刻的总的情况，而不是它的难以刻画的细节。可以说，我们彼此的情爱，体现在我们周围所有人、所有物体上；我们感到，我们每人所希冀的幸福，存在于我们的身躯之外。但是，这种幸福又如此强烈地沁入我们的心脾，以致伯爵夫人脱下手套，把她一双玉手浸入水中，仿佛要冷却一下心中隐秘的激情。她的眉目在传情递意，可是，她的双唇象一朵迎风的玫瑰花，虽然微微张开，碰到欲望却会闭合。低音同高音完美配合有多么悦耳，您是有体会的。每听到这种和声，我总要忆起那一时刻我们两颗心灵的契合，然而往事如烟，再难寻觅了。

“您让他们在哪儿打鱼呢？不是说只能在属于您的岸边打鱼吗？”我问道。

---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8—347），希腊哲学家。这里“绝妙产物”，是指他在讨论审美教育的《会饮》中提出的两性畸型人。

“在吕昂桥附近打鱼呢，”她答道，“哈，哈！从吕昂桥到葫芦钟堡这段河流，现在全归我们了。德·莫尔索先生用这两年的积蓄和补发的年金，买下了四十阿尔邦的草场。您感到奇怪吗？”

“我呀，整个山谷都归您我才高兴呢！”我高声说道。

她冲我莞尔一笑。我们船划至吕昂桥下，这里河身很宽，适于捕鱼。

“喂！马蒂诺，怎么样啊？”伯爵夫人问道。

“哦！伯爵夫人，我们真没运气。从磨坊上水到这里，有三个钟头了，一条鱼还没打到呢。”

我们三人舍舟上岸，站到一棵杨树荫下，看看最后几网怎么样。这种杨树皮是白色的，生长在多瑙河、卢瓦尔河流域，也许在每条大江大河的流域都见得到。一到春天，杨树的花萼随风飘散，宛如雪白的丝棉。伯爵夫人恢复了娴静端庄的表情，她有些悔意，觉得不该向我吐露她的痛苦，不该象约伯那样大声抱怨①，而应当象玛德莱娜那样饮泣，应当做一个玛德莱娜式的女子，没有爱情，没有宴饮，也没有欢愉，但不乏芬芳与妍美。拉网拖到她面前，满满一网鱼：冬穴鱼、小鲃鱼、白斑狗鱼、鲈鱼，还有一条大鲤鱼，在草地上欢蹦乱跳。

“简直太巧啦！”看园工说。

雇工们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对这个女人佩服得五体投

① 《旧约·约伯记》中叙述约伯屡遭磨难，起初总是隐忍，终至大声抱怨。

地；她象仙女一样，仿佛用魔棍点了渔网。这时，驯马师骑马直穿草场，飞奔而来。伯爵夫人一见不禁浑身惊悸。雅克没有随我们一起来。正象维吉尔用充满诗情的语言表达的那样，一有风吹草动，母亲头一个念头，就是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雅克！”伯爵夫人惊呼道，“雅克在哪儿？我儿子怎么啦？”

她并不爱我呀！她若是爱我，看到我痛苦不堪，定然会有这种母狮发狂一般的反应。

“伯爵夫人，伯爵先生病重了。”

她舒了一口气，带着玛德莱娜，同我一道往回跑。

“您慢慢走吧，”她对我说，“别让我这掌上明珠中了暑。您看到了，天气这么热，德·莫尔索先生跑出了汗，又站到核桃树荫下，这就酿成了不幸。”

她在心慌意乱中讲出这句话，更加表明她心灵的纯洁。伯爵的死，竟然是不幸！她快步赶回葫芦钟堡，从围墙的一处豁口进去，穿过园圃。我按照她的叮咛，缓步走回去。亨利埃特的表情照亮了我的头脑，然而象霹雳闪电一样，在照亮的同时，也把入库的谷物毁掉了。在泛舟过程中，我自以为是最受她喜爱的人，听了她这话，心里特别酸楚，觉得这是她的由衷之言。没有占据整颗心，就不成其为情人，看来我是单相思。我的爱情明确自己的全部要求，事先就沉湎于所企望的柔情蜜意中，并把心灵的欢愉和未来的欢愉融合起来，从而得到满足。即使说亨利埃特在爱着，那她对爱情的

乐趣及其风波也毫无体会，可以说是靠感情生活，有如圣女心中只有上帝那样。她的思想、她那没有经意的感觉，确曾集中到我的身上，如同蜂群落在开花的树枝上；但是，我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生活中的偶然际遇，我不是她的全部生命。我成了失去宝座的国王，心中不免自忖，谁能归还我的王国。我在嫉妒得不能自控的时候，甚至后悔自己太老实，未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大胆地密切我们的爱情关系；在我看来，这种爱情关系还不实在，而是极其微妙的，应通过占有而确立的实际权利才能象锁链一样把它牢牢维系起来。

伯爵也许因为在核桃树荫下着了凉，几个小时的工夫病情就加重了。我到图尔城去请一位名医奥里热先生，直到傍晚才把他带回来；他在葫芦钟堡待了个通宵，次日待了一天。尽管他已派驯马师去捉大量蚂蟥，他还是认为要尽快给病人放血，可随身又没带柳叶刀。我不顾天气炎热，赶到阿泽，叫醒外科大夫德朗德先生，催他火速赶到。伯爵放了血，才算得救，再晚十分钟，伯爵就要一命呜呼。虽然初见成效，大夫还是指出病人有炎症，要发高烧，非常危险；二十年没生过病的人，一病倒就是这样。伯爵夫人吓坏了，认为这场大病是她造成的。她已经无力感谢我的帮助，只是冲我微微一笑，那表情相当于她从前在我手上的一吻。我宁愿看到她因偷情而悔痛，那是因为亵渎了神明而忏悔，然而，一个纯洁的人这样忏悔，让人看着格外难受，那是对她视为高尚的人所表示的钦敬的深情，并臆想出一桩罪过来自责。毫无疑问，她的爱，犹如诺伏的洛尔之爱彼特拉克，而不象

里米尼的法朗采斯卡之爱保罗①。对于幻想这两类爱情能结合的人来说，这是多么揪心的发现啊！

这个房间象个野猪窝。伯爵夫人躺在一把肮脏的扶手椅上，身体瘫软，双臂下垂，守了个通宵。第二天傍晚，大夫临走时对伯爵夫人说，要雇一个人护理，伯爵的病要拖一段时间。

“雇人护理，不必，不必，”她答道。接着，她一面凝视我，一面高声说：“我们来护理他，我们有责任把他救活！”

大夫听到伯爵夫人激动的声音，深为诧异，特意瞟了我们一眼。这句话的声调令他怀疑是谋害未遂。他说定每周来诊视两次，向德朗德交待了治疗的程序，还说如果出现危险症状，一定要去图尔找他。为了让伯爵夫人起码能隔天睡觉，我劝她和我轮流守护伯爵。我费了许多口舌，到了第三天晚上，才说服她去睡觉。府中上下都安歇之后，有一阵伯爵昏昏沉沉睡着了，我听亨利埃特房中有欷歔声，心里不禁惴惴不安，于是去看她。只见她跪在跪凳上，泪流满面，高声自责：“天主啊！假如稍有怨言，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那我永远不再抱怨了。”

“您丢下他不管啦！”她瞧见我，立刻说道。

“我听见您哭泣，呻吟，担心有什么事。”

“嗳！我呀，身体很好！”她说道。

她一定要亲眼看看德·莫尔索先生是否睡着了。于是，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五歌中的人物，法朗采斯卡与小叔保罗私通，一同下了地狱。

我们一道下楼，借着灯光观察伯爵。其实他并未入睡，而是由于大量放血，身体十分虚弱。只见他双手乱抓，要往自己身上拉被子。

“听说人临死就是这样乱抓，”伯爵夫人说。“噢！全怪我们，倘若他死于这场病，我发誓永远不再结婚。”她庄严地把手放到伯爵头上，又补充了一句。

“我尽了全力救他。”我对她说。

“唔！您心地善良，”她却说，“可是我呢，我是个大罪人。”

说着，她俯下身子，看着伯爵变了样的额头，用头发拂掉上面的汗珠，圣洁地吻了一下。我一旁见此情景，心中倒暗暗高兴，认为她是以这种爱抚赎罪。

“布朗什，水。”伯爵声音非常微弱地说。

“您瞧，他只认得我。”说着，她端来一杯水。

显而易见，她这声调、她这温情的举止，旨在侮辱我们之间的感情，旨在把这感情祭献给病人。

“亨利埃特，”我对她说，“求求您，去歇一歇吧。”

“别再叫我亨利埃特了。”她毅然打断了我的话。

“您睡点觉吧，别病倒了。您的孩子，还有他本人，都要求您保重身体。多顾点自己，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美德。”

她打了个手势，把她丈夫托咐给我便走了。她的手势，若不是象孩子做的那样优美，若不是包含悔恨哀求的力量，就会表明她要丧失理智了。假如用这颗纯洁心灵的平素状态来衡量，她此刻的举动实在可怕，我真担心她会神经失常。

等大夫又来看病，我就向他透露，我那洁白的亨利埃特引咎自责，心情十分痛苦。这种内情，尽管我谈得很婉转，也还是解除了奥里热先生的怀疑。他对伯爵夫人说，其实伯爵的病症势在必发，他站在核桃树下的这件事，与其说有害，不如说有益，倒是把病引发出来了，一番话说得这颗美好的心灵平静了下来。

整整五十二天，伯爵悬于生死之间。亨利埃特和我轮流看守，每人守护了二十六夜。多亏了我们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按照奥里热先生的吩咐护理，德·莫尔索先生才算保住了命。具有哲学头脑的医生都很有眼力，只要看到在暗中尽责的美好行为，便会产生怀疑；奥里热先生也如此，他目睹我与伯爵夫人争着尽心护理，不免以审视的眼光观察我们，生怕自己佩服错了人。

他第三次出诊时对我说："伯爵的精神状态很糟，得了这种病，尤其怕受刺激，一受刺激，性命就难保。他的性命掌握在大夫、看护和他周围的人手中。他们的一句话、一个惊慌的动作，都具有毒药的效力。"

奥里热一边对我讲，一边观察我的神态；然而，他从我眼神里看出的是一颗诚实心灵、一副坦荡表情。的确，在伯爵沉疴大病期间，我的头脑没有产生一丝邪念，而这类不自觉的念头，甚至在最清白的人的头脑中也会时常闪现。对综观整个大自然的人来说，一切都因同化作用而浑然一体。精神世界的运动，恐怕也遵循类似的原则。在纯净的环境中，一切都纯净。亨利埃特的周围洋溢着天国的芳香，谁有邪念，

仿佛就会永远离开她。因此，她不仅标志着幸福，而且标志着美德。大夫见我们始终尽心护理病人，他的言谈举止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虔敬与感动，分明在暗想："这才是真正的病人，他们把自己的创伤掩盖起来，置于脑后！"德·莫尔索先生十分耐心，十分听话，从不发牢骚，表现得特别顺从；可是，他身体好的时候，一件小事也要纠缠不休，前后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位杰出的医生认为，这种现象对重病人来说是相当正常的。伯爵从前否定医道，现在却老老实实就医，其奥秘就在于他心中怕死；在这个英勇无畏的人身上，这又是一种鲜明对照。他怕死的心理，很可以说明他的多种怪癖；他这种新性格，也是在苦难中形成的。

我要向您承认吗，娜塔莉，再说，您会相信吗？这五十多天，以及后来的一个月，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在心灵的无限空间里的爱情，不正象美丽山谷中的大河吗？雨水、涓溪、湍流，都注入大河里；树木花草、岸边石子、峥岩峭石，也都坠入大河里；它容纳滂沱大雨，也吸收涓涓细流，因此水势逐渐浩大。是的，人一相爱，一切都通向爱情。病人的危险期过去了，对他的病，伯爵夫人和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伯爵的卧室本来非常零乱，尽管护理病人又常常添乱，我们还是把它收拾得整洁美观。不久，我们待在这间卧室里，就象两个沦落荒岛的人；因为，不幸事件不仅使人与世隔绝，还能免除世俗之礼。再说，为了病人，我们俩也必须经常接触，换个情况就不行了。我们的手从前那么胆怯，现在为了服侍伯爵，有多少回互相触碰啊！难道我不应该支持和帮助

亨利埃特吗？她常常象前哨士兵一样，顾不上吃饭；于是我给她端来饭，有时就放在她的膝上，让她匆匆忙忙地吃上几口，这就需要种种细心照料。这种场面，真象孩子在敞口的墓穴旁边游戏。亨利埃特吩咐我一定做好种种准备，尽量让伯爵少受罪；她还支使我干许多琐细的事情。病初危险期，大家都悬着一颗心，如同身临战场一样，也就不考虑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优雅神态；任何女子，甚至最淳朴的女子，只要是在客人或家人面前，无论言谈、表情还是举止，都得彬彬有礼，直到宽衣睡觉时为止；亨利埃特则毅然摈弃了这种礼仪。鸟儿刚刚唱晓，她就穿着晨衣来替换我，有时不是给我机会重新看到那璀璨的宝物吗？我在狂热的希望中，还真把那宝物视为己有了。处于这种境况，她在保持庄严超逸的同时，能不随和一些吗？况且，在最初几天，伯爵生命垂危，我们俩密切的关系失去了任何感情上的意义，因此她并没觉出有什么不好；后来自然考虑了，不过，也许她认为若是改变态度，对她对我都是一种侮辱。我们不知不觉地顺应了这种变化，成了半真半假的夫妻关系。她对我，对她自己都很放心，显得十分超脱自信。我更深入了她的心，伯爵夫人又变成了亨利埃特。亨利埃特情不由己，只能更加爱这个尽力做她第二灵魂的人。只要我的目光流露恳求的表情，她的手就立刻任凭我抚摩亲吻。然而不久，我对此就不满足了，转而醉心于欣赏她那优美的身段，而她并不躲闪，在沉睡的病人床边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我们相互给予的微乎其微的快感，含情脉脉的眼神，怕惊醒伯爵而低声的交谈，我们的担

心，不厌其烦议论的希望，以及两颗久久隔离的心完全相融的种种活动，这一切，在眼前场面的痛苦阴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明。在这场考验中，我们洞悉了自己的心灵；然而，炽热相爱的人若是这样终日厮守，朝夕相对，感到生活不是太沉重，就是太轻松，感情往往就会疏远，甚至风吹云散。要知道，一家之主病倒，府中会乱成什么样子：事务全部中断，一切陷入瘫痪。他一个人生活节奏失常，就打乱了全家的生活秩序。虽说全副重担都在德·莫尔索夫人肩上，但应酬门面的事还少不了伯爵，同佃农打交道，跟商人洽谈，收账，这些都是伯爵的事。如果说伯爵夫人是灵魂，那么伯爵就是躯体了。于是，我干脆充任她的总管，既让她安心护理伯爵，又不让外面的事务遭受损失。她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连一声谢谢也没讲。共同分担家务事，传达她的吩咐，这又是一层亲密的关系。晚上，我常常到她的房间，同她谈论她的收益、她的孩子；这样的谈话，又给我们的关系涂上一层临时夫妻的色彩。亨利埃特以多么愉快的心情，让我扮演她丈夫的角色，让我在餐桌上占据她丈夫的位置，派我去同园林看守人谈话，而这一切是完全清白的，但不乏内心的乐趣。天下最贤惠的女子，在找到既能恪守妇道、又能满足私欲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时，就会产生这种由衷的乐趣。伯爵卧床不起，丧失了对他妻子、家庭的压力；这样，伯爵夫人便可以事事作主，有权关心我，给我种种体贴照顾了。她有一种朦胧的，也许还未及细想的念头，但话里话外却有意流露出来，向我揭示她的人品的全部价值，以及让我看到她如果被人理

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在她身上发现这种念头，该有多么高兴啊！这朵鲜花，在她家庭的冰冷气氛中，一直闭合着，现在却迎着我的目光盛开，而且只为我开放。她以无限欢愉对我展现她自己，正象我以无限欢愉向她投去爱恋的新奇目光。生活的种种小事表明，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每逢我在病人床头守夜，睡得很晚，亨利埃特便最先起床，不让我周围有一点动静；雅克和玛德莱娜不用母亲叮嘱，自动到远处去玩；她还找出种种借口，争取亲手服侍我吃饭；总而言之，她服侍我用餐的时候，动作显得多么欢跃，象燕子一样轻捷，象猞猁一样敏锐，脸颊又是那么红润，声音又是那么颤动，这些不正是她心灵的流露吗？她常常疲惫不堪，然而碰巧要为我做什么事，她就象为她孩子一样，又会产生新的力量，立刻动起手来，显得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就象太阳发光一样，她是多么喜欢向周围施放温情啊！是啊，娜塔莉，有些女子，在人间就享有天使的天赋，象天使一样放射光明；默默无闻的哲学家圣马丁把这称为聪颖、和谐而芬芳的光明。亨利埃特确信我十分谨慎，便乐于拉开遮掩我们未来的沉重的幕布，让我看到她身上的两种女人形象：锁着的女人与自由的女人。锁着的女人尽管态度生硬，还是把我迷住；而自由的女人的深情，足以使我的爱情地久天长。这是多大的差异啊！德·莫尔索夫人犹如运到寒冷欧洲的梅花雀，被生物学家关在笼子里，忧伤地蹲在横木上，一声不响，奄奄一息；亨利埃特却象恒河畔树丛的鸟儿，在吟唱东方诗歌，又象活的宝石，在爪哇四季常开的大片树丛枝头跳跃。

她的容颜更加秀美，精神更加焕发了。这种持续不断的快乐的激情，是我们两颗心灵之间的秘密，因为对亨利埃特来说，那位上流社会的代表——多米尼神甫的眼睛，比德·莫尔索先生的还要可怕。不过，她象我一样，以极大的兴趣巧妙迂回地表达思想，用谈笑掩饰她的愉悦，用感谢这种堂皇的旗号掩饰她表露的温情。

“费利克斯，我们让您的友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神甫先生，我们可以让他象雅克一样随便，对不对？”她在餐桌上说。

严厉的神甫蔼然一笑，显然这位虔诚的人揣透了我们的心灵，认为这心灵是纯洁无瑕的；而且，他对伯爵夫人表示的敬意中，含有对天使的崇敬成分。这五十来天期间，伯爵夫人有过两次可能超越了禁锢我们感情的界限；不过这两次情景还遮着一层幕布，直到最终表白的日子才掀开。那还是在伯爵病倒的初期，有一阵她挺后悔，觉得不该那么严厉地对待我，剥夺我纯洁感情所享受的清白无邪的特权。一天清晨，我等着她来替换我，由于实在困乏，头倚墙睡着了。突然，仿佛有清凉的东西接触我的前额，那感觉就象是有人将一朵玫瑰花在我额上按了按；我醒来，只见伯爵夫人离我三步远，她对我说：“我来了！”我起身要走，向她道早安的时候拉起她的手，觉得她的手潮乎乎的，还微微颤抖。

“您不舒服吗？”我问她。

“您为什么向我提这样的问题？”她反问道。

我凝视着她，不由得红了脸，感到惭愧，说道：“我做

梦了。”

还有一次，那正是奥里热先生最后几次出诊的日子，他明确说伯爵进入康复期。一天傍晚，我同雅克和玛德莱娜趴在台阶上，正用麦秆儿和钩针聚精会神地玩游戏棒。德·莫尔索先生已经睡了；大夫等人套车的工夫，在客厅里同伯爵夫人低声谈话。奥里热走时我却没有发觉。亨利埃特送走大夫，便倚在窗口，一定是趁我们没注意，看了我们好一会儿。黄昏时分天气挺热，天空一片黄铜色；田野隐约传来万物的鸣声，此呼彼应。一抹夕阳在屋顶上渐渐隐没，空气里飘溢着园中鲜花的芳香。回返的牲畜的铃声在远处回荡。在这温煦而恬静的时刻，我们怕吵醒伯爵，只好压低欢叫声。在衣裙窸窣声中，我猛然听到一声强压在喉咙里的叹息，起身跑到客厅，看见伯爵夫人坐在窗口，用手帕捂住脸。她听出我的脚步，急忙摆摆手，不让我打扰她。我特别担心，还是走上前去，夺过她的手帕，发现她满脸泪痕。她逃进卧室，直到祈祷时才露面。五十天以来，我第一次引她上平台走走，并问她为什么激动。她却装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说是因为听了奥里热讲的好消息。

“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呀，”我对她说，“我看见您哭泣的时候，您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在我们二人之间，说谎话可是极端残忍的。刚才，您为什么不让我给您擦眼泪，那些泪水是为我流的吗？”

“当时我想，伯爵的这场病，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一次暂歇，”她说道，“现在，我不再为德·莫尔索先生担忧，却要

为我自己担忧了。”

她这话讲对了。伯爵身体渐渐复原，怪脾气又重新发作，开始发牢骚，说是无论他妻子、我本人还是大夫，都不会护理他，我们全不了解他的病症、他的性情、他的苦痛，也不懂如何对症下药；奥里热搞的什么医道，本来应当治疗幽门的病症，却只看到他的脾气变坏。有一天，伯爵狡黠地看着我们，那神情就象窥视过我们，或者猜透了我们心思的一个人；他微微一笑，对妻子说：

“哎！我亲爱的，假如我死掉，您当然会伤心的，不过，老实说，您也会安于命运的……”

“我会按照宫廷的礼仪，穿上粉红和墨黑两色丧服。”她笑着答道，想堵住丈夫的嘴。

病人康复期，总感到饿；大夫却明智地规定饮食，不准病人吃饱。伯爵特别恼火，又吵又闹，比以往还要凶，因为他养足了精神，火气就格外大。然而，伯爵夫人有医嘱，有下人的顺从，又有我的鼓励，胆子壮起来，任凭伯爵怎样发怒，怎样叫嚷，她硬是顶住，眉头也不皱一皱。她已经听惯了伯爵谩骂式的语言，知道他向来如此，跟孩子一样。我认为在这场较量中，伯爵夫人可以学会控制她丈夫，而且高兴地看到，她终于能驾驭这个头脑有病的人了。伯爵喊归喊，最后还得从命，尤其是叫嚷一通之后就从命了。尽管治疗效果显著，可是看到这个老人瘦骨嶙峋，十分虚弱，脑门比落叶还黄，眼睛无神，双手颤抖不已，亨利埃特常常流泪，责备自己太严厉，有时候就不忍心，给伯爵的饭食超过医嘱的

定量，好看到他的眼睛露出喜色。她对伯爵非常体贴温柔，因为前一段她就是这样待我；不过还是有差异，这使我的心充满无限喜悦。伯爵夫人也不是不知疲乏的人，特别是当伯爵连续吵闹，抱怨别人不理解他的时候，她就让仆人去侍候。

伯爵夫人去望了一次弥撒，感谢天主保佑，治好了德·莫尔索先生的病。她要挎着我的胳膊去教堂，我陪同她去了。不过，我趁她望弥撒的工夫，拜访了德·谢塞尔夫妇。返回的路上，她有责备我之意。

“亨利埃特，”我对她说，“我来不了虚伪那一套。我可以跳进水中，搭救快要淹死的仇敌，可以脱下斗篷给他暖和身子，还可以宽恕他，然而绝不会忘记受到的侮辱。”

她一语不发，把我的手臂紧紧压在她的心口。

“您是天使，您宽宥的行为一定是诚心诚意的，”我继续说道，“一群暴民要杀害和平亲王①的母亲，她得救之后，王后问她：‘您当时在干什么？’她答道：‘我在为他们祈祷！’女人就是如此，可我是个男子汉，所以必定不是完人。”

“您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她用力摇我的胳臂，说道，“也许您比我高尚。”

“不错，”我接过话来，“我愿意拿今生来世换取一天的幸福，而您！……”

---

① 指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大臣堂·马努埃尔·戈杜瓦（1767—1857），一七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他代表西班牙同普鲁士签订条约，博得“和平亲王”的美名。他不得人心，引起阿朗儒埃兹城居民暴动。

“我又怎么样？”她说着，骄傲地逼视我。

我住了口，垂下眼睛，避开她那闪电般的目光。

“我呀！”她接着说，“您指的是哪一个我呢？我感到身上有许多我！”她指了指玛德莱娜和雅克，又说：“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费利克斯，”她以撕肝裂胆的声调说，“难道您认为我是自私的吗？您以为我会牺牲永世，来报答把一生献给我的人吗？这种思想可怕极了，它永远违背宗教感情。这样堕落下去的女人还能振作起来吗？她的幸福能补赎她的罪过吗？在您的催促下，我可能不久就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内心有一桩秘密，现在终于要向您披露了；这个念头经常闯进我的心扉，我也经常以苦行来赎罪；前天您问我为什么流泪，正是这个念头引起的……”

“有些事情，庸妇十分推崇，您不该看得太重，而应当……”

“哦！”她打断我的话，问道，“您不看重吗？”

搬出这种逻辑，就叫人没法说话了。

“那好吧！”她又说，“告诉您！是的，我可能卑劣到遗弃这个老人，尽管我是他的生命！但是，我的朋友，我们眼前的这两个小孩子，玛德莱娜和雅克，身体多么虚弱，他们不是得留在父亲身边吗？那我倒要问您，难道您认为，在这个毫无理智的人管制下，他们能活过三个月吗？我失了妇道，倘若只牵涉我自己……”她粲然一笑。“然而，那样一来，不就是害了我的两个孩子吗？他们必死无疑。天哪！”她高声说，“讲这些做什么呢？您结婚吧，让我死掉算了！”

这几句话讲得十分凄楚，十分深沉，扼制了我感情的争鸣。

“在山坡上的那棵核桃树下，您曾经 呼喊过；我呢，在这些栌树下发出心声，不过如此。从今以后，我缄口就是了。”

“您的慷慨要折杀我的。”说着，她抬眼仰望天空。

我们来到平台，看见伯爵坐在扶手椅上晒太阳。这副委顿不堪的面容，无力地微笑一下也显不出半点生气，自然就把从灰烬冒出来的火苗熄灭了。我倚在围墙上，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垂死的老人，左右守着妻子和两个生来孱弱的孩子；他妻子由于夜间守护而脸色苍白，由于辛劳焦虑，也许还由于难熬的两个月所感到的快乐而瘦损，但又因为刚才的谈话而心情激动，两颊通红。阴霾的秋天，灰暗的光线透过萧瑟的叶丛；面对叶丛中的这个痛苦家庭，我感到自己身上联结躯体和灵魂的纽带解开了，第一次体味到了精神忧郁。据说，最勇猛的斗士在酣战的时候，就会体味到这种忧郁；这是一种极为冷静的狂热，它能使最勇敢的人变成懦夫，使无神论者变成信徒，使人们对一切事物淡薄，甚至对无比珍视的感情，对荣誉、爱情都淡薄起来；因为，有了怀疑的情绪，便无法了解自己，也就厌恶了人生。神经脆弱的可怜的人啊，你们被丰富的感情出卖，手无寸铁地落到什么样的魔掌中！你们的同类、你们的审判官何在？我理解了，一个浑身是胆的年轻人，既是谈判能手，又是英勇无畏的统帅，他已经把手伸向元帅的权杖，却如何成了眼前这无辜的凶手！我

的欲望，今天饰满了玫瑰花，将来也会有这种下场吗？因与果同样触目惊心，我象不信宗教的人那样发问，此间的天主何在，两颗泪珠止不住从面颊滚落。

“怎么啦，我的好费利克斯？”玛德莱娜稚气地问道。

接着，亨利埃特又投来关切的一瞥，象阳光一样照亮我的心灵，终于驱散了这种晦暝与伤感。这时，老驯马师从图尔给我带来一件书函，我一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德·莫尔索夫人也不寒而栗。我看到朝廷的印信，原来是国王召我回去。我把信递给德·莫尔索夫人。她一眼就看明白了。

“他要走了！”伯爵说道。

“我怎么办啊？”她对我说，第一次发现她的荒原失去了阳光。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不知所措，因为我们越发感到谁也离不开谁。伯爵夫人无论对我讲什么，甚至讲无关紧要的事情，声调也完全变了，就仿佛一件乐器断了几根弦，余下的弦也松弛了。她动作迟缓，眼睛失去了神采。我问她有什么心事。

“我还能有心事吗？”她答道。

她把我拉进她的卧室，要我坐到长沙发上，又去翻梳妆台的抽屉，回身跪在我面前，说道：“这是我一年来掉下的头发，您拿着吧，这属于您的了；有朝一日，您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对着她的前额慢慢俯过身去；她没有垂下头躲闪，我的嘴唇贴上去，既无邪恶的醉意，也无强烈的快感，神态庄

严而深挚，显得非常圣洁。她有意全部舍弃吗？还是象我曾经历的那样，仅仅走向深渊的边缘呢？倘若是堕入情网，她神情不会如此沉静，目光不会如此虔诚，也绝不会以纯洁的声音对我说："您不再怨恨我了吧？"

我入夜时动身，她一定要送我；我们沿着通向弗拉佩斯勒堡的路走，在那棵核桃树下停住；我指给她看，并且告诉她，四年前，我是如何在那儿望见她的。

"那时山谷多美啊！"我高声说。

"现在呢？"她立即问道。

"现在，您站在核桃树下，"我答道，"山谷是属于我们的了。"

她垂下头，我们就此分手。她同玛德莱娜重新上车，我则独自一人登上我的马车。回到巴黎，幸亏公务繁忙，分散了我的心思，迫使我回避社交界，社交界也就把我遗忘了。我同德·莫尔索夫人书信往来，我每周寄去我的日记，她每月给我回两封信。这个时期的生活既默默无闻，又非常充实，有如鲜花盛开而又人迹罕至的密丛；记得临别那两周，我常去树林深处，用鲜花编扎新诗束，在那密丛边流连忘返。

啊！相爱的人们，你们承担起这些高尚的义务吧，接受应当遵循的准则吧，如同教会每天向基督教徒颁布的教规那样。恪守罗马宗教所创立的教规，可以说是一种宏伟的理念；这样，人就能怀着希望和畏惧的心情，不断以自身的行为，在心灵中沿着义务的垅沟向前耕耘。在这些细沟里，感情始

终畅通无阻，积水澄清净化，心灵不断得到欣慰，生活也由隐伏的信念的大量珍宝所丰富；这种信念宛如神泉，会繁衍出专一爱情的专一思想。

我这具有中世纪骑士风范的爱情，不知何故不胫而走：也许是国王和德·勒农库公爵谈论过吧。一个年轻人笃诚地崇拜一位虽然貌美却无仰慕之众、虽然高尚却孤寂索寞、虽无义务约束却又忠诚的女子，这种既浪漫又单纯的爱情故事，从这朝廷中枢透露出去，一定在圣日耳曼区的社交中心传开了吧？我在沙龙成了大家注目的人，感到特别不自在；因为，一旦感受了朴实生活的益处，就再难忍受尽出风头的场面了。眼睛看惯了柔和的色彩，就会被阳光刺痛；同样道理，有些人对强烈的对照非常反感。当年我就是如此；今天您可能会感到奇怪，不过稍安勿躁，现在的这个旺德奈斯的怪癖会得到解释的。我觉得女士们都亲切和蔼，大家都彬彬有礼。德·贝里公爵①大婚之后，朝廷恢复了奢靡之风，重新举行华宴盛会。外国占领状态结束了。国家复兴，可以寻欢作乐了。显宦富豪从欧洲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来到这智慧的京城；这里重新汇集了各国的优点与罪恶，而且在法国精神的作用下，汇集在这里的罪恶变得更加剧烈而疯狂。时值仲冬，离开葫芦钟堡已过了五个月，善良的天使给我来了一封信，绝望地向我叙述她儿子身染重病，虽然转危为安，但以后如

① 德·贝里公爵(1778—1820)，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之子。一八一六年，他娶了那不勒斯王弗朗索瓦的女儿玛丽-卡罗琳娜；一八二〇年，他被革命党人暗杀。

何还令人担忧。大夫叮嘱要特别当心孩子的肺部，这个可怕的词儿出自医生之口，便把一位母亲的时日全部染黑了。亨利埃特刚刚松了口气，雅克刚刚好起来，他妹妹的身体又令人不安了。玛德莱娜这株娟秀的幼苗，非常适应她母亲的培养，然而也发了病；这场病虽在预料之中，但对这个弱不禁风的孩子来说，却是相当危险的。由于雅克长期患病，伯爵夫人已经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勇气承受这新的打击。她看着两个孩子的可怜样儿，便无心理睬丈夫乖戾性情对她变本加厉的折磨。这样，风暴一阵紧似一阵，飞沙走石，昏天暗日，将深深扎在她心中的希望连根拔起。而且，她已经厌战，由着伯爵专横跋扈；伯爵便趁机夺回了失去的阵地。她在信中写道：

> 我正在竭尽全力护佑孩子的时候，还能分出精神来对付德·莫尔索先生吗？我正在同死神搏斗的时候，还能抵御他的进犯吗？今天，我走在两个忧郁的孩子中间，感到既孤独又衰弱，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世情绪。雅克脸庞消瘦，坐在平台上一动不动，只有一双美丽的眼睛露出点生机，而且因为瘦弱而显得更大，象老人的一样凹陷；他头脑聪明早熟，身体羸弱，真是不祥之兆！面对这种情景，什么样的打击我能感觉到，什么样的情意我还能作出反应呢？再看身边的玛德莱娜，她原先多么俊秀，多么活泼，多么喜人，脸色又是多么鲜艳，而现在却死一样苍白，头发眼睛也仿佛失去了色泽；她向我投来的目光无精打采，好象要向我诀别似的；她什么菜也不想吃，而想吃的东西又非常特别，实在叫我惊诧，天真的孩子虽然跟我心连心，可是把口味告诉我时也不免脸红。我想方设法，也不能逗两个孩子高兴；他们倒是都朝我微笑，

但那笑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被我的百般爱抚逼出来的，他们也常常因为不能回报我的体贴而哭泣。病痛使他们心灵中的一切都松弛了，甚至使我们紧密相连的关系也松弛了。因此，您该明白，葫芦钟堡有多么凄凉，德·莫尔索先生可以横行无阻，称王称霸了。而您，我的朋友，我的福星啊！——她在后面又写道——您必定深深地爱我，才可能继续爱我，爱我这死气沉沉、知恩不报、又被痛苦折磨得僵化了的人。

我肝肠寸断，感到从未有过的伤心，我完全把这个女子当作生活的寄托，总想给她送去晨光明媚的清风，晚霞灿烂的希望。正当此时，我在爱丽舍-波旁宫的沙龙遇见一位极其高贵的夫人。她有王亲一样的身分，生于豪富之家，而那个家族自显耀以来，没有一桩门第不当的婚姻；她丈夫虽然年迈，却是英国首屈一指的贵族院议员。这些给她容貌增色的优渥条件，对她来说都是次要的，而她的风韵、举止和才智，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神采，一见令人目眩，再见令人神迷。她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偶像，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王后，因为她成功的法宝，正如贝纳多特讲的：丝绒手套里藏着一只铁手。① 英国人古怪的特性，这个不可逾越的骄傲的英吉利海峡，这条把他们和没有介绍给他们的人隔开的圣乔治运河，想必您是了解的；人类好象他们脚下的蝼蚁，只有得到他们首肯的人，他们才引为同类；其他人的语言，他们却

① 贝纳多特（1763—1844），曾任拿破仑麾下法国元帅，后投奔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于一八一八年成为瑞典国王，称查理十四。据说这句话是他对路易十八讲的。

充耳不闻，尽管那些人嘴唇翕动，眼珠旋转，但是一声一瞥也达不到他们那里；对他们来说，那些人仿佛根本不存在。英国人的形象有如他们的岛国，那里法律支配一切，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模式，讲道德也象定时运转的机器那样准确无误。一个英国女子关在家庭的金丝笼里，用的食槽、水槽，笼柱、食品都是珍奇之物，周围闪闪发亮的钢铁堡垒，给她增添了不可抗拒的魅力。一国人民动不动就让已婚女子面临死亡与社交生活的抉择，把她们的虚伪培养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她们来说，耻辱与荣誉毫无间隔，要么一无是处，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一钱不值，要么超群绝伦，也就是哈姆莱特①的座右铭：To be, or not to be②．英国女子本来就因为风尚而养成了傲慢的习气，再有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也真可怜，既要竭力装作恪守妇道，又随时准备堕落，不得不将无休止的谎言隐藏在心中，而外表却显得无比贤惠，因为那个国家的人一切都注重外表。英国女子从而具有独特美：对她们来说，生活只不过是感情的激发；她们特别夸大对自己的照拂，她们的爱情，犹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那样细腻；在那出名剧中，天才的莎士比亚传神写照，一笔勾勒出英国女子的形象。您在多少方面艳羡她们，什么不了解，还用得着我来讲吗？那些雪白的美人鱼，表面上莫测高深，其实很快就会被识透：她们认为性爱即情爱，她们给寻欢作乐带上一丝忧郁，因为不会变换花

① 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的主人公。

② 英文：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

样；她们的心灵只有一个音符，她们的声音只有一个音节；她们是爱的海洋，凡是没有在其间游泳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感官的诗意，正象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其心灵的竖琴便缺少几根弦一样。您明白我为什么讲这番话。我同杜德莱侯爵夫人的一段关系，注定成为轰动一时的艳闻。正当青春年少的人，感官对意志有巨大作用；而我却始终强烈地抑制炽热的感情，也多亏在葫芦钟堡长期忍受熬煎的圣女的光辉形象，我才经受住了引诱。这种不渝的忠心宛如一盏明灯，引起了阿拉贝尔·杜德莱夫人的注意。我的矜持的态度，更加燃旺了她的欲火。她同许多英国女子一样，专门追求光彩与奇特。英国人喜欢用辛辣的调料来刺激胃口；同样，杜德莱夫人需要胡椒、辣椒来为心灵的食物调味。英国女子必须事事端庄方正，处处规行矩步，生活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反而要松弛，因而她们特别热衷于浪漫情调与难得之物。我评断不了这种性格。我的态度越是轻蔑冷淡，杜德莱夫人就越是如饥似渴。这场较量引起了几座沙龙的兴趣。她引以为荣，认为这是她的初步成功，必须大获全胜。唉！她信口说我和德·莫尔索夫人的不堪入耳的话，若是有人告诉我，我也不至于失足了。

“这般斑鸠式的叹息，我可听腻了。”她说道。

请您注意，娜塔莉，男人拒绝女人追求的手段，不如你们逃避我们追求的手段多；我这样讲，并不是要为我的罪过开脱。男人采取粗暴的回敬态度，是风尚所不允许的。然而，你们若是采取同样的态度，倒是对情人的诱惑；而且鉴于礼

仪，你们还非如此不可。我们则相反，若是保持拘谨的态度，就显得可笑了，男子的自命不凡规定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标准。我们让你们垄断了谦虚精神，让你们独享施与青睐的特权。倘若调换一下角色，男人就贻笑大方了。我虽然有爱情的防护，可是毕竟年轻，不可能对傲气、忠诚与美貌的三重诱惑无动于衷。当阿拉贝尔夫人这舞会上的王后，将她受到的赞美投到我的足下时，当她窥测我的神色，以便了解她的打扮是否符合我的眼光时，当她发现她中了我的心意而欢喜得微微颤抖时，我就被她的深情打动了。况且，她所逗留的场所，是我无法规避的：社交界发出的一些邀请，我难以谢绝。她凭着自己的高贵身分，能够出入所有沙龙；她还象要得到喜欢之物的女人那样，施展巧妙的手腕，让女主人安排她坐在我的身边。于是，她附耳对我说："若是能得到德·莫尔索夫人所享有的爱，我就会为您牺牲一切。"她笑吟吟地向我提出了无法再低的条件，保证守口如瓶，甚至请求我仅仅容忍她爱我。"我永远做您的朋友，在您愿意的时候，就做您的情妇。"有一天她对我说。这话可以使一个畏首畏尾的人心安理得地退却，可以满足一个年轻人的非分之想。最后，她打算干脆利用我的忠厚禀性，买通了我的贴身仆人。有一天，她打扮得格外漂亮，确信挑起了我的欲念，晚会后便跑到我的房间来。这件事在英国反映强烈，英国贵族一片哗然，真象天神看到最杰出的天使堕落一样。杜德莱夫人从英国九霄彩云中坠落下来，过起凡尘的生活，她要以自己的牺牲抹掉另一个女人，正是那个女人的贤德贞洁，导致了这轰

动一时的丑闻。她就象魔鬼站在寺院屋顶上一样，快意地指给我看她那热情王国中最富饶的地方①。

恳求您以宽容来读我这段经历，好吗？这正是人生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正是大部分男人必然经历的一场危机。我想就此作出一点解释，哪怕仅仅为了在这块礁石上点亮一座灯塔。这位美丽的夫人体态曼妙，质似蒲柳，皮肤白皙，显得那么娇弱无力，弱不禁风而又温柔可爱，额头那么妩媚，淡淡的褐发那么秀美，总之，这位女子光艳照人，看上去仿佛是一闪即逝的磷光体，其实却有一副钢筋铁骨。无论什么样的烈马，在她有力的手中无不驯服。她那双手貌似柔软无力，却是不知疲倦的。她的双足纤巧精瘦，肌肉发达，宛如牝鹿之足，简直妙不可言。她浑身是劲，在角逐中无所畏惧。跑起马来，哪个男子也跟不上，她准能胜过众多的好骑手，在障碍赛马中夺魁；她能在飞驰的马上举枪击中麋鹿。她从不出汗，仿佛呼吸大气中的烟火，仿佛在水中生活，否则生命就会停止。因此，她的爱情纯粹是非洲式的，她的欲望犹如沙漠中的旋风，她的眼睛映现广袤灼热的沙漠。那沙漠白昼晴空万里，夜晚繁星密布，凉风习习，充满了碧蓝与爱情。它与葫芦钟堡迥然不同！正是西方与东方之别：一个涓滴不弃，全汲取来滋养自己，一个呕心沥血，将忠于她的人护在光灿的氛围中；前者苗条而活跃，后者丰满而稳重。您究竟考虑过没有，英国人风尚的通常含义是什么？难道不是崇拜物质吗？难道不是享乐主

①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经受诱惑，魔鬼将耶稣带到一座高高的山上，让他看尘世间的所有王国及其荣华富贵。

义吗？他们的享乐主义不但概念明确，而且经过深思熟虑，运用得十分巧妙。英国人一言一行，总离不开物质，即或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命虔诚且崇尚道德，却缺乏敬神的灵性和天主教徒的灵魂，而这两者的丰泽是任何虚伪的行为，无论装得多么巧妙也代替不了的。英国人最精通生活这门科学；最不起眼的物品也要精益求精，拖鞋做得无比精美，衣服缝制得难以描摹，五斗橱要衬上雪松木条，要置放香料；必须按时沏上一杯叶子舒展的香茗，必须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楼梯和屋子的每个地方都得铺上地毯，地窖的墙壁要刷净，门把手要擦亮，马车的弹簧要柔软舒适；食品要做得营养丰富，细软可口，色味俱佳，干干净净；不过，享了口福，却丢了灵气；这门科学创造了舒适安逸但乏味透顶的生活，提供了事事如愿但丧失主动性的生活；总而言之，它把人变成了机器。就在这种英国式的豪华生活圈子里，我同一个天下无双的女子不期而遇。她用爱情的罗网将我罩住；这爱情是垂死而后复生的，而面对它的放浪，我却坐怀不乱。这爱情有令人销魂的美意，有令人酥软的电波；它在朦胧惺忪状态中，常常带人通过象牙之门，进入天堂，或者让人坐到它带羽翼的背上远走高飞。这爱情无情无义，它站在被它谋害的人的尸骨上淫笑；这爱情没有记忆，它残酷得象英国政治，几乎把所有男人拉下水。您已经了解了问题所在。男人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他们既是兽性的归宿，又是天使的胚芽。由此，我们人人都经历一场斗争，即性爱与灵爱的斗争；一方面我们预感到未来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还念念不忘尚未泯灭的天性。有的人把两者合而

为一，有的人则索性禁欲；有的人要穷尽天下的美女来满足自己的淫欲，有的人则在一个女子身上把爱情理想化，把她视为整个宇宙；有的人在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之间游移不决，有的人则把肉体精神化，要求肉体提供它本身所没有的东西。人的性情的差异产生了排斥性与亲合性，而相互没有考验过的人所订立的婚约也因此破裂；有的人特别注重精神、心灵或行为的生活，他们喜欢思索，喜欢感受或行动，然而在性情不合的结合中，对方欺骗并无视他们的追求，使他们的希望成为泡影；如果您在综观爱情的上述特点的同时，再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那么您就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受到社会虐害的不幸者。毋庸讳言，杜德莱夫人能够满足我们身上由精妙物质组成的本能、器官、欲望、邪恶与美德；她是肉体的情妇，德·莫尔索夫人则是灵魂的妻子。情妇所能给予的爱是有限的，因为物质是有限的，物质所有者的力量也是屈指可数的，单靠物质，难免不令人餍足。我在巴黎陪伴杜德莱夫人，就常常产生一种无名的空虚感。心灵的境界才是无边的，在葫芦钟堡的爱才是无限的。我迷恋阿拉贝尔夫人，诚然，她这人野性十足，但也绝顶聪明；她那揶揄的谈话无所不及。然而我崇拜亨利埃特。夜晚，我幸福得流泪，早晨，我又痛悔得涕泣。有些女人相当老练，能以天使般的慈爱掩饰内心的嫉妒；她们都象杜德莱夫人一样年过三十。这类女人感觉敏锐，工于心计，不但要把眼前的汁液榨干，还要替未来着想。犹如猎人围猎成功时只顾得意地吹号角，觉察不出自己的伤痛一样，她们能够克制住往往是理所当然的哀怨。阿拉贝尔绝口不提德·莫尔

索夫人，但企图把她诛杀在我的心里；哪知我心中始终有她，这种不可战胜的爱情的气息，倒使阿拉贝尔的情意更浓。她想把对方比下去，因而一点不象大多数年轻女子那样疑神疑鬼，胡搅蛮缠，也不盘根问底；可实际上，她如同一头把猎物叼回洞穴去大吃大嚼的母狮，始终警惕着，不让她的幸福受到任何干扰，并且把我当作不驯服的被征服者一样看守着。我就在她的眼皮底下给亨利埃特写信，她从来不看一眼，也从不想了解我的来信的地址。我完全有自由。她仿佛心中早就想过："我若是失去他，那也只能怪我自己。"她自豪地信赖这一忠贞不渝的爱情，只要我提出要求，她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总之，她让我相信，万一我离开她，她就马上自杀。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听听她以什么样的语言，赞美印度妇女在火化自己丈夫遗体的柴堆上自焚的风俗吧："在印度，这种习俗是贵族的一个标志，而欧洲人不大理解这一点，他们看不到这种特权所包含的骄矜和伟大。尽管如此，您也得承认，"她对我说，"处于我们平淡无奇的现代风俗中，贵族若想提高自己的声誉，不是只能通过不同凡响的感情吗？如果我死的方式同平民百姓毫无区别，那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的脉管和他们脉管里流的血不一样呢？平民女子也可以满身钻石珠宝、绫罗绸缎，也可以拥有马匹，甚至拥有本来非我们莫属的纹章，因为他们花钱就能买个贵族姓氏！然而，同法律唱反调，趾高气扬去爱，从自己崇拜的偶像的床上剪一块裹尸布为他殉情，不惜窃取万能之主造一个上帝的权利，让他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绝不背叛他，甚至把贞操交给他——因

为以妇道贞节的名义拒绝他的求爱，岂不表明自己另有所属吗？……无论那是个男子还是一种思想，总归是背叛！这些壮举，才是平民女子望尘莫及的；她们只会走两条老路，不是贞妇烈女的阳关大道，就是窑姐秋娘的泥泞小径！"您看，她这是攻心战，把虚荣心捧上了天，把我奉若神明，而她只配匍伏在我的脚下；因此，她的精神的全部魅力，是通过她那奴颜卑膝的姿势、百依百顺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她可以终日卧在我的脚下，一语不发，只是凝神看着我，就象苏丹的嫔妃窥伺着君王宠幸的时刻，然而她貌似等待，其实是在卖弄风骚，邀买欢心。真不知该用怎样的笔墨来描绘这头半年的情景！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情意缠绵，沉溺于淫乐之中，而她正是此中老手，花样层出不穷，却又善于用炽烈的欲火掩盖她的老练。这种欢乐，突然揭示了肉体的诗意，能牢牢地拴住年轻人，使他们眷恋比自己年长的女子；不过，这种恋情犹如苦役犯的锁链，能给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使人产生先入之见，不待领略就厌恶了清新纯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只有盛开的鲜花，不能用精雕细琢、永放异彩的宝石金杯奉上烈酒。我梦寐以求而未识妙趣的情欲，曾在我采制的花束中描绘过，倘若实现心灵的结合，它就会百倍千倍地热烈。我痛饮这华美的杯中酒，体味着这种情欲的同时，自然也不乏歪理来为自己辩解。我的灵魂在广漠的厌倦中失迷，便脱离了形体，离开尘寰，凌空飞去；这时我常想，这种声色之娱，不过是取消物质，使灵魂飞升的一种手段吧。杜德莱夫人同大多数女子一样，常常在情欢最浓之际，利用我心醉神迷的状态，要我海誓山盟，以便永远

把我拴住；我有欲求时，在她的诱逼下，居然亵渎了葫芦钟堡的天使。一朝薄情负心，我又成了骗子。我依旧给德·莫尔索夫人写信，仿佛我还是那个她十分喜爱的、身着寒酸蓝礼服的小伙子；不过老实说，她那第二视觉叫我惊恐不安，尤其我想到稍一不慎，就会给我那美丽的希望之堡造成灾难。我在尽情欢乐的时候，经常乐极生悲，突然不寒而栗，恍若天上有人呼唤亨利埃特的名字，犹如《圣经》所记："该隐，亚伯在哪里？"①

我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我极为担忧，想到葫芦钟堡去看看。阿拉贝尔并无异议，不过，自然也提出要陪我去都兰。越是棘手，她越是一意孤行，意外的幸福又证实了她预感得准确；由于这种种因素，她萌生了一种真正的爱，并渴望这种爱情是无与伦比的。她凭着女人的天性，看出这次旅行倒是把我和德·莫尔索夫人彻底拆开的好时机；而我呢，却因为忧虑而昏头昏脑，又由于天真诚挚的爱而归心似箭，我没有看到自己即将步入的陷阱。杜德莱夫人提出了最低条件，让人再无法回驳。她答应留在图尔附近的乡下，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白天不出门，夜间同我相会，免得被人撞见。我从图尔骑马前往葫芦钟堡。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我夜间出门需要一匹马；我这匹阿拉伯种马是以斯帖·斯唐诺普夫人②送给侯

① 典出《旧约·创世记》。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而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于是上帝问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② 以斯帖·斯唐诺普夫人（1776—1839），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的侄女，以其古怪的行为著称，在叙利亚居住了二十多年。

爵夫人的，我又用意外得到的一幅伦勃朗①的名画换来；那幅画还挂在她的伦敦寓所的客厅里。我沿着六年前徒步走过的路，在那棵核桃树下停住。在那里，我望见了身穿白衣裙的德·莫尔索夫人伫立在平台边上，立刻闪电般冲了过去，就象田野赛马②那样直趋目标，只用了几分钟便来到围墙下。她听见了我这沙漠飞燕奔驰的蹄声，看见我猛地勒马停在平台脚下，便说道："哦！您来啦！"

这句话对我犹如当头一棒。她已经知道了我的风流韵事。是谁告诉她的呢？是她母亲；后来她给我看了她母亲的那封可恶的信！从前她的声音那么富有生气，现在却变得微弱冷漠了，声调也变得呆滞混浊了，这揭示了一种深沉的痛苦，散发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惟独折断的花才有的气息。犹如卢瓦尔河水泛滥，把大片良田永远冲成沙地一样，情变的风暴席卷她的心灵，把那绿茵茵的芳草地变成一片荒漠。我牵马从角门进去，一声吆喝，马便驯服地卧在草坪上。这时，伯爵夫人已经缓步走过来，高声说道："好漂亮的牲口啊！"她叉着双臂，显然是不让我吻她的手；我猜出了她的意图。"我去告诉德·莫尔索先生。"说着，她便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任她离去，只是凝望着她的背影，觉得她还是那么高贵、沉稳、骄傲，但比以往更白皙，惟有额头留下过度忧伤的一抹淡黄痕迹，而且低垂着，宛似一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和雕刻家。

② 田野赛马不准绕过障碍，必须沿直线抵达终点。一般指定一座钟楼为终点。

朵不胜雨打的百合花。

“亨利埃特！”我狂呼了一声，就象感到要毙命的人那样。

她连头也没回，也没有停下脚步，一径往前走，根本不屑于告诉我，她已经把这名字收回去，不会再答应我的呼唤了。在这可怕的深谷，可能有化为尘埃的千百万生灵①，他们的灵魂给尘寰之表添了生气；我纵然在这将有万丈光芒普照的芸芸众生里，显得十分渺小，也不如我面对这白色身影所感到的卑微；犹如洪水涌进城市街道，势不可当地往上涨一样，伯爵夫人拾级而上，步伐平稳地走向葫芦钟堡，那正是基督徒狄东②的光荣与殉难之所。我恶狠狠地诅咒了阿拉贝尔一句；她若是听到这句咒语，非气杀不可；要知道，她可是把一切都给了我，如同信徒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一样！我一时思绪万千，心乱如麻，举目四望，惟见茫茫一片痛苦的海洋。这时，我看见他们都下来了。雅克毕竟年轻，天真地冲了过来。小羚羊玛德莱娜眼睛无神，跟在母亲身边。我把雅克紧紧搂在怀里，向他倾注已被他母亲拒绝的感情和热泪。德·莫尔索先生走过来，张开双臂，紧紧搂住我，吻着我的双颊，对我说道：“费利克斯，我已经知道，是您救了我的命！”

德·莫尔索夫人看到这一场面，便转过身去，装作让惊呆了的玛德莱娜看那匹马。

“哼！真见鬼！女人就是这德行！”伯爵气冲冲地嚷道，

① 典出基督教传说：死人复活与最后审判发生在约沙法山谷。

② 据希腊神话传说，狄东是迦太基女王和建国者，曾与落难的特洛亚王埃涅阿斯相爱，后因诸神命令埃涅阿斯返回，她绝望地登上柴堆自焚。

“她们居然端详起您的马来了。”

玛德莱娜返身朝我走来；我吻了吻她的手，而眼睛却盯着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脸刷地红了。

“玛德莱娜的身体好多了。”我说道。

“可怜的小姑娘！”伯爵夫人说着，亲了亲她的额头。

“是啊，眼下嘛，他们全都不错，”伯爵答道，“惟独我糟透了，亲爱的费利克斯，真好比一座快要倒塌的古塔。”

“看来将军总是忧心忡忡啊。”我看着德·莫尔索先生，又说道。

“我们大家都有 blue devils①，”伯爵夫人答道。“这是英语吧？”

我们慢慢上坡，信步朝园圃走去；大家都感到出了什么严重的事。她根本不想跟我单独谈谈。总而言之，我成了她的客人。

“哎呀，您的马怎么办呢？”我们走出园圃时，伯爵问道。

“您瞧，”伯爵夫人说，“我惦记马不对，不再想它也有错。”

“是呀，干什么都得看时候嘛。”伯爵答道。

“我去吧，”我说道，觉得这种冷遇实在叫人受不了。“要把马牵出来，安顿好，非我不可。我的 groom② 乘希农的车来，给马刷洗的事，由他去干好了。”

“groom 也是从英国来的吗？”伯爵夫人问道。

---

① 英文：蓝色魔鬼。——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作品《斯泰洛》（1832）中的用语，表示“忧郁症”。

② 英文：马夫。

“只有那儿能培养出马夫。”伯爵答道；见夫人忧伤，他倒快活起来了。

他夫人的冷淡态度，倒给他提供了唱反调的机会，他对我格外亲热。我算领教了一个丈夫的系恋有多沉重。不要以为他们百般体贴缠人之日，就是他们心灵高尚的妻子给予别人一种仿佛从他们那里窃取来的感情之时。其实不然！一旦这种爱情风吹云散，他们就会变得面目可憎，令人难以容忍。这种爱情的首要条件——相互理解，倒象是一种手段了；它跟一切不再有结果印证的手段一样，也显得可恶而恼人。

“亲爱的费利克斯，”伯爵说道，同时抓起我的手，热情地紧紧握住，“请原谅德·莫尔索夫人吧，任性是女人的一种需要，因为她们比较懦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我们具有坚定的性格，情绪就平稳。她很爱您，这我知道，可是……”

伯爵说话这工夫，伯爵夫人丢下我们，悄悄走开了。

“费利克斯，”他小声对我说，但眼睛望着领两个孩子朝古堡走去的妻子，“我不清楚德·莫尔索夫人有什么心事，可是这一个半月来，她的性情完全变了。原先她多么温柔，多么尽心尽力，现在却总哭丧着脸，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后来，玛奈特告诉我，伯爵夫人情绪极为颓丧，对伯爵的烦扰也变得麻木了。这个男人欲放矢而无的，不免惴惴不安，犹如孩子看到被捉弄的虫子不再动弹那样。这时候，他需要跟人谈谈体己话，好比执刑者需要一个助手。

“试试看，”他停顿片刻，又说，“您问问德·莫尔索夫人。一个女人难免有些隐私，不肯告诉丈夫；也许她会向您谈谈她

烦恼的原因。只要能使她幸福，我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要减去我余下寿命的一半，哪怕要我拿出半数家财。我活在世上不能没有她。我在晚年老境中，倘若没有这位天使朝夕相伴，那我就成了最不幸的人了！但愿我能安宁地死去。您告诉她，我不会拖累她多久了。费利克斯，我可怜的朋友，我要离世了，这我心中有数。命该如此，但我对谁也没有讲，何苦事先就让他们悲伤呢？我的朋友，一直是幽门的病！我终于找到了病因，是好动感情毁了我。的确，我们每动一次感情，都要伤胃……”

“因此嘛，”我含笑对他说，“感情丰富的人都死于胃病，是不是？”

“不要笑，费利克斯，这话千真万确。饱经风霜的人，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就增强。感情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就会不断刺激胃粘膜，久而久之，消化功能就要开始紊乱，胃分泌失调，食欲下降，消化功能异常；继而出现剧烈的疼痛，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接着，整个消化系统被破坏，就象食物中搀进了慢性毒药；胃粘膜变厚，幽门瓣膜硬化，于是成了恶性肿瘤，导致死亡。唉！亲爱的，我就病到这种地步了！瓣膜继续硬化，无法控制。您瞧，我面皮萎黄，眼睛干涩，眸子发亮，人瘦得脱了形，越来越憔悴了。有什么办法呢，流亡生活中种下的病根：当时我受了多大的磨难！婚后生活，本来应当治愈我流亡时留下的疾病，现在看来，我受伤的心灵非但没有平抚，反而更加重了创痛。我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呢？无非是为孩子长年担惊受怕，为家庭烦恼忧虑，还要重振家业，节省开支；须

知我逼着妻子处处俭省，而受罪的首先就是我自己。总而言之，这苦衷只能向您诉说；不过，我最苦恼的事还在下面呢。布朗什虽说是个天使，但她不理解我，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还经常闹别扭；这些我都原谅她！真的，朋友，这事实在难于启齿；不过，老实说，一个不如她贤淑的女人，只要肯体贴人，就会使我更幸福些；而布朗什却想不到这样做，她幼稚得象个孩子！这还不算，下人也跟我过不去；这帮傻瓜，我对他们说什么事，简直是对牛弹琴。家业好歹重整起来，烦恼少了些，病也作成了；先是食欲不振，接着大病一场，奥里热还给瞎诊断。总之，我的阳寿不足半年了……”

伯爵喋喋不休，我惊恐地听着。这次见到伯爵夫人的时候，她那干涩明亮的眼神、额头的淡黄痕迹，令我惊诧不已；我拉着伯爵朝房子走去，同时装作听他聒聒诉苦，大谈医道，而心里却只想着亨利埃特，要仔细观察她。我看见伯爵夫人在客厅里，她一边教玛德莱娜绒绣针法，一边听德·多米尼神甫给雅克上算术课。若是在过去，她见我一到，就会把手里的事搁下，一心一意来陪我。今昔对比，我内心悲怆，但我对她的爱十分真挚深切，只好克制住感情；况且我也看到，她那绝色面容上淡黄色的痛苦印记，酷似意大利画家涂在圣女像上的神圣之光。我浑身只觉得刮过一阵死亡的阴风。再者，往昔秋波流盼的水汪汪的眼睛，如今已经干涸，她这火焰般目光落在我身上，使我不禁震颤；我这才看清忧伤给她带来的变化，刚才在户外却没有注意到。我上次来访时，她额头的皱纹极细，只是隐约可见，现在却形成了道道深沟；双鬓发青，仿佛凹

陷而灼热；眼圈发黑，深情的眉弓下的眼窝深陷；她受尽了折磨，宛似有了钻心虫而未熟先黄的果子，表皮开始呈现点点伤斑。至于我，虽说全部奢望就是向她心田倾注幸福的甜汁，可是，在她焕发精神、汲取勇气的清泉里，难道我没有倒进去苦水吗？我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眼里噙着悔恨的泪水，对她说："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满意吧？"

"满意，"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答道，"我的健康，就在这儿呢。"她指着雅克和玛德莱娜这样说。

玛德莱娜同先天搏斗，终于奏捷归来。她已经十五岁，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个头长高了，茶褐色的脸蛋重现了孟加拉玫瑰的颜色；她不再象孩子那样无所顾忌地正面看人，而是低眉垂眼了；她的举止酷似母亲，既文雅又庄重；身材苗条，胸脯渐渐丰满，初具优美的线条；她已爱俏了，乌黑的秀发梳得光溜溜的，分成两股，遮在她那西班牙型的额头上。她活象中世纪的那些美丽的小雕像：造型精美，体态袅娜，仿佛柔弱得不胜目光的把玩。不过，如同经过苦心培育而结出的果实一样，她的身体健康起来，脸颊绒毛细腻，宛似仙桃，脖颈也象她母亲一样，茸毛如绸，富有光泽。她应该活得长久！这是天意啊，人间最美的花上可爱的蓓蕾！天意就写在你这长长的睫毛上，写在你这要发育成你母亲那样丰美的圆肩上！这位亭亭玉立、棕褐色头发的少女，同雅克形成鲜明的对照。雅克已是十七岁的少年，身体孱弱，脑袋变大，前额伸展得过快，令人担忧，眼神显得焦躁而倦怠，这一切同他那浑厚的嗓音极为协调。他的发声器官发出的音量太大，目光中流露出的思想也

太多。这正是以猛烈火焰吞噬单薄身体的亨利埃特的智慧、精神和心灵；因为，雅克乳白色的面皮泛着潮红，凭这颜色，很容易识别那些疾病潜伏、历日无多的英国女子；虚有其表的健康！亨利埃特示意我看玛德莱娜，又让我看雅克。我顺着手势望去：雅克在德·多米尼神甫前的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演算代数题。我一见到这隐蔽在鲜花下的死的阴影，不禁一惊，然而，我始终没有点破可怜的母亲的错觉。

"我看见他们这样时，心里高兴，痛苦就缄默了；他们若是生病，我的痛苦也同样缄默和隐去了。我的朋友，"她眼睛闪着母爱喜悦的光芒，又说道，"倘若说，我们倾注在其他方面的感情被辜负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感情得到回报、尽到责任并有显著的成效，这些都足以弥补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失败。将来，雅克会象您一样，成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德才兼备的人，他还会象您一样，为家乡争光，而且在您的扶掖下，说不定能当上这地区的官长。到那时候，您必然身居高位了。自然，我要竭力使他忠于少年时的情谊。玛德莱娜，我的掌上明珠，她已经有了一颗高尚的心灵，纯洁得象阿尔卑斯山主峰上的皑皑积雪；她将成为忠贞、文雅和智慧的女子，有强烈的自尊心，无愧于勒农库家族！从前痛苦万状的母亲，现在十分快乐，沉浸在纯洁而无限的幸福中；是的，现在我的生活很充实，很丰富。您看到了，上帝使我在正当情爱中尝到了快乐，并把苦涩搀进我那危险倾向的感情中……"

"很好，"神甫愉快地高声说，"子爵先生跟我一样清楚……"

雅克演算完了，轻咳了几声。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亲爱的神甫，”伯爵夫人有些心疼地说，“千万别再上化学课了。去骑骑马吧，雅克。”她又加了一句，同时带着母亲那种抚爱而圣洁的快感，让儿子亲吻，并且把目光转向我，仿佛要羞辱我的记忆似的。“去吧，亲爱的，当心点儿。”

“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当她久久目送雅克远去时，我对她说，“您是不是感到哪儿有些疼痛？”

“是啊，有时候胃疼。我得了这种时髦病，倘若在巴黎，那还挺风光呢。”

“我母亲经常犯病，而且疼得很厉害。”玛德莱娜对我说。

“哦！”伯爵夫人说，“您还关心我的身体吗？……”

这句话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使玛德莱娜深感意外，她看看我，又看看她母亲。我的目光则盯着客厅里陈设的灰绿两色座椅，在数垫子上绣了多少玫瑰花。

“这种局面真叫人受不了。”我附耳对伯爵夫人说。

“难道是我造成的吗？”她问道。“亲爱的孩子，”她又高声说，故意拿出女人借以报复的那种无情戏谑的语调，“您还不知道近代历史吗？英国和法国不是世代为敌吗？玛德莱娜就知道这一点，她知道茫茫大海把两国隔开，那是一片寒冷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壁炉上的花瓶换成了枝形大烛台，无疑是要剥夺我往花瓶里插花的乐趣；后来我发现花瓶放到她卧室里了。我的仆人赶到了，我出去吩咐他做几件事；他给我带来了几件随身衣

物，得放到我的房间里。

“费利克斯，”伯爵夫人对我说，“不要弄错了！原来我姨母的房间，玛德莱娜住进去了，您就住在伯爵卧室的上面吧。”

尽管我有罪过，可我毕竟还有一颗心。这字字句句，好比刀子，冷酷地扎在我最怕疼的地方，仿佛她挑准了才下手的。精神上的痛苦不是绝对的，这要取决于各人心灵的敏感程度，而伯爵夫人已经艰难地走完了痛苦的历程；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最杰出的女子，过去越是热心肠，恨起来就越是绝情。我定睛看着她，她却低下了头。我走进了新给我安排的卧室；房间很漂亮，是绿白两色的。我在屋里失声痛哭。亨利埃特听见哭声，捧着一束花走了进来。

“亨利埃特，”我对她说，“难道您一点也不肯宽恕最可原谅的错误吗？”

“永远也不要再叫我亨利埃特了，”她说，“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存在了；不过，您随时都可以见到德·莫尔索夫人，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对您一定会有求必应，关心爱护的。费利克斯，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您对我还有点情义的话，让我慢慢适应同您相见的场面；等到您的话不再那么撕我的心，等到我稍微恢复一点勇气，唉！到那时候，只有到那时候再谈吧。您望见这个山谷了吧，”她指着安德尔河对我说，“这个山谷令我伤心，但我始终爱它。”

“哼！让英国和英国所有女人都灭绝吧！我要向国王提出辞呈，求得您的宽恕，在这里了却一生。”

“不必，还是爱那个女人吧！亨利埃特不存在了，这话不

是说着玩的，将来您会明白。”

她转身走了，最后一句话的声调泄露了她的创伤有多严重。我急忙追出去，拉住她，说道："您不爱我了吗?”

“您给我造成的痛苦，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给我造成痛苦的总和！现在，我的痛苦减轻了，对您的爱也减轻了。只有在英国，人们才说‘从来不’、‘永远不’的话；我们这里则讲‘始终一贯’。还是理智些吧，别再增加我的痛苦了。假如您心里不好受的话，那么您就想想，我还活在世上。”

她从我的手里抽回她那只冰凉的、无活力而又潮湿的手，象离弦的箭一样，穿过走廊，倏忽不见了，空留下这幕悲剧的场地。用晚餐时，不料伯爵又折磨我一通。

“这么说，杜德莱侯爵夫人不在巴黎喽?”他对我说。

我满脸通红，答道："不在巴黎。”

“她不在图尔吧?”伯爵又问了一句。

“她并没有离婚，还可以回英国嘛。如果她愿意回到她丈夫身边，她丈夫会很高兴的。”我急冲冲地答道。

“她有子女吗?”德·莫尔索夫人问道，她的声音都变了。

“有两个儿子。”我对她说。

“他们都在哪儿?”

“在英国，同他们父亲在一起。”

“唉，费利克斯，讲老实话，她真象大家说的那样美吗?”

“您怎么能这样问呢? 一个女子在情人的眼里，不总是天下最美的女子吗?”伯爵夫人大声说道。

“对，向来如此。”我傲然答道，同时逼视她一眼，使她的目

光避开了。

“您真有福气，”伯爵又说，“是的，您这家伙真走运。嘿！我年轻时若能征服这样一个女人，非乐疯了不可……”

“别说了。”德·莫尔索夫人目示为父的注意玛德莱娜。

“我又不是个小孩子。”伯爵说道，显然他喜欢回到青年时代。

饭后，伯爵夫人带我上平台，到了那儿，她就高声对我说：“怎么，为了一个男人，连孩子都不要了，还有这样的女人？丢掉财产、社交生活，这还可以想象，放弃永世之福，这也可能！然而子女！抛下子女！”

“是的，这些女人还想作出更大的牺牲，她们情愿奉献一切……”

在伯爵夫人看来，世界颠倒了，她的思想也混乱了。她被这非同凡响的行为震撼了，不免推测为了幸福，也许值得作出这种牺牲，她听见自己的肉体在忿然抗争，面对自己错过的生活，一时呆若木雕。是的，一瞬间她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不过，她又立即解脱，恢复了伟大与圣洁，重新昂起头来。

“费利克斯，您就好好爱那个女人吧，”她眼泪汪汪地说，“她将是我幸福的妹妹。我可以原谅她给我造成的痛苦，只要她给您，给您在这儿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东西，给您再也无法期待于我的东西。您做得对，我就从来没有对您说过我爱您，我也从来没有象天下有情人那样爱过您。不过，她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又怎么能爱别人呢？”

“亲爱的圣女啊，”我又说，“我应当冷静一点才好向您解

释：您胜利地盘旋在她上空，她是个凡尘女子，堕落的族系的后裔；而您却是天国的女儿、令人爱慕的天使；她只得到了我的肉体，而您却占有了我的整颗心；她也知道这一点，心里痛苦万分，宁愿和您对换位置，哪怕为此付出最大的牺牲。无奈这一切是不可变易的。灵魂属于你，思想和纯洁的爱情属于你，青春和老年也属于你；而情欲和瞬间的欢乐才属于她；我的全部记忆属于你，而彻底遗忘才属于她。”

“说呀，说呀，我的朋友，对我说说这些呀！”她走过去，坐到一张长椅上，滚滚泪下。“费利克斯，这么说，贞操、圣洁的生活、母爱，都不是过错了。哦！把这止痛膏涂在我的伤口上吧！再对我说一句使我重返天国的话，我曾想和您双双飞往那里！用一瞥的目光、一句圣洁的话来为我祝福吧，我将原谅您，忘记这两个月来我所遭受的痛苦。”

“亨利埃特，我们男人生命中有些奥秘，您还不知道。当初遇见您那时，我还很年轻，感情能够抑制由天性引起的欲念。不过有好多幕场景大概已经向您证明，这个年龄正在逝去，而您的节节胜利，就在于延长了这个年龄默默品尝甜蜜的时间；那些场景我临终回忆起来，还会感到心头温暖。一种不占有对方的爱情，只是由情欲的激发维系着，有朝一日，我们身上的一切就要化为痛苦，须知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毫无共通之处。我们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倘若丧失了，便不成其为男子汉了。心灵得不到必需的营养，就会自我消耗，渐渐衰竭，虽未夭亡，却也死期将近。天性是不能长久受蒙蔽的，迟早要醒悟，迸发出近乎疯狂的威力。不，我并没有爱别人，而

是在一片沙漠中口渴如焚。”

“一片沙漠！”她辛酸地指着幽谷说。随即又补充道，“多么振振有词，又道出多少微妙的差异？忠贞不渝的人可没有这么多的智慧。”

“亨利埃特，”我对她说，“我们不要为几句信口说的话争吵。真的，我的心灵并没有动摇，然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官。那个女人又何尝不知道我只爱您一个人。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个次要角色，她心里一清二楚，但是无可奈何。我有权离开她，如同离开一个青楼女子……”

“那又如何……”

“她对我说过，那她就要自尽，”我答道，满以为这种决心会使亨利埃特震惊，哪知她听了却微微一笑，那笑意的轻蔑比流露出的想法还要强烈。“我亲爱的心灵的主宰，”我又说道，“您若是考虑到我是怎样尽力抵制的，人家引诱我失足又耍了什么样的手段，也就会理解这种命里注定的……”

“哦！是啊，命里注定！”她说道，“我过分相信您啦！相信您不会丧失教士所奉行的……也是德·莫尔索先生所具有的操守，”她补了一句，而且语调十分尖刻。停了一下，她又说道：“一切都完结了。我的朋友，我欠了您不少情；您扑灭了我肉体生活的欲火。难关已过，人也渐老，我现在终日不适，不久就要疾病缠身了。我不能当您的光艳照人的仙女，把恩泽的雨露洒在您的身上了。您就一心一意爱阿拉贝尔夫人吧。为了您，我精心把玛德莱娜养育大，将来她属于谁呢？可怜的玛德莱娜！可怜的玛德莱娜！”她就象反复咏唱一首哀歌的迭

句。“亲爱的孩子还对我说：‘妈妈，您对费利克斯可不客气呀！’这话若是让您听到该多好！”

温煦的落日余辉透过树丛，洒在我的身上。她注视着我，仿佛对我们残存的感情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怜悯，重又追忆纯洁的往事，神思不由自主地同我一道游憩。往日的情景重新浮现，我们的目光从山谷移向园圃，从葫芦钟堡的窗户移至弗拉佩斯勒堡，把我们的芬芳的花束、欲念的幻想撒在这沉思的路途上。这是她怀着基督心灵的天真，最后一次品味这快感。这个场面对我们来说十分壮美，把我们投入同样的忧伤中。她相信了我的话，只觉得飘然进入我所说的天国。

“我的朋友，”她对我说，“我服从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天意。”

后来我才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又缓步走上一层层平台。她挎着我的手臂，温顺地偎依在上面，而内心却在涔涔流血，不过伤口已包扎好了。

“人生本来如此，”她对我说，“德·莫尔索先生又作了什么孽，竟遭逢这种厄运呢？由此可知，还存在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本来走了正道还要抱怨，那才不幸呢！”

她从各个角度对人生进行深刻的考查，做出了精辟的评价；她的冷静的思索，向我揭示了她对尘世的一切多么厌倦。我们走到门前台阶时，她放开我的手臂，最后说了这样几句话：“如果说天主让我们感受幸福和追求幸福，那么，他不应该关心一下在尘世惟有烦忧的清白人吗？否则的话，不是上帝根本不存在，就是人生无非是一场恶作剧。”

说罢，她急冲冲进屋去了。我随后进去，看见她卧在长沙发上，就象被震慑圣保罗①的那种声音击倒一样。

“您怎么啦？”我问道。

“我弄不清什么是贞德了，也拿不准我自己的贞德如何！”她答道。

一时间，我们二人都愕然，倾听这话的声音，犹如石子投入深潭的回响。

“假如我在生活中走错了路，那么她，她就是对的了！”

就这样，最后一次纵情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最后的搏斗。她从来没有呻吟过，这次伯爵一进屋，她就呻吟起来。我恳求她告诉我究竟哪儿难受，可她就是不讲，径自去睡了，倒叫我思前想后，痛悔不已。玛德莱娜陪伴着母亲，次日小姑娘告诉我，伯爵夫人夜里呕吐了，是白天过分激动引起的。如此说来，我原想为她献身，反倒把她害了。

“亲爱的伯爵，”我对硬要我陪他下双六棋的伯爵说，“我看伯爵夫人病情很严重，现在求医还来得及；把奥里热请来吧，劝劝夫人听从大夫的话……”

“请那个险些要我命的奥里热？”他打断了我的话，“不行，不行，我要请卡博诺。”

整整那一周，尤其是头几天，无事不令我痛苦，我的心开始麻木，虚荣心受到伤害，灵魂也受到伤害。正因为原先是一切的中心，是大家关注和念念不忘的人物，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主角，是每个人得到光亮的火炉，现在便更加体会出空虚有多

① 指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听见耶稣的声音而皈依上帝。

可怕。物品依然如故，但是赋予它们活力的精神，却象熄灭了的火焰一样。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一旦飞逝，为什么情人绝不能再相见。重睹旧地，想当年主宰一切，现在却无足轻重！想当年闪耀着生活欢乐的异彩，而今惟有一片凄清和死寂！今昔对比，叫人实在不堪忍受。不久，我就开始痛悔自己对幸福懵然无知，在忧伤中蹉跎了青春岁月。我痛心到了极点，以致伯爵夫人似乎动了心。一天晚餐后，我们大家一道在河边散步；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求得宽恕。我求雅克领妹妹往前走，然后撇下伯爵，把德·莫尔索夫人带向平底船，对她说道："亨利埃特，说句宽恕的话吧，求求啦，不然，我就投安德尔河！我错了，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难道我不能学狗忠于主人的崇高行为吗？我象狗一样回来了，也象狗一样羞愧万分；它做了坏事，但受到了惩罚，它仍然敬仰打它的手。您可以把我千刀万剐，只求把您的心还给我……"

"可怜的孩子，"她说，"您不始终是我的儿子吗？"

她又挽起我的手臂，默默地赶上雅克和玛德莱娜。她领着两个孩子从园圃返回葫芦钟堡，把我撇给了伯爵。伯爵向我谈起他邻居的政治态度。

"我们回去吧，"我对他说，"晚上露水大，您没戴帽子，会着凉的。"

"还是您体贴我呀，亲爱的费利克斯！"他答道，显然是误解了我的意图，"我妻子可从来不安慰我，也许她那人太刻板了。"

若是过去，伯爵夫人绝不会把我丢给她丈夫，现在我却要

找借口去会她。她同两个孩子在一起，正向雅克讲解双六棋规则。

“瞧吧，”伯爵说道，他见妻子爱孩子，总不免嫉妒，“就是为了他们，才不管我了。亲爱的费利克斯，做丈夫的总是低一等；就连最贤惠的女人，也总有办法满足她损害夫妻之情的需要。”

伯爵夫人仍旧爱抚孩子，并不答理。

“雅克，过来！”伯爵说道。

雅克有些不情愿。

“父亲叫您哪，去吧，孩子。”母亲说着，推他过去。

“他们是奉命才爱我的。”这个老人又说道，有时他还真有自知之明。

“先生，”伯爵夫人回答，同时她在梳着漂亮的铁匠女人发型①的玛德莱娜头上抚摩了几下，“对可怜的女人别这么不公正；对她们来说，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的，也许一位母亲的操行，就体现在孩子身上！”

“亲爱的，”伯爵竟然这样推理，他答道，“您这话就意味女人若是没孩子，就会丧失妇道，抛掉自己的丈夫了。”

伯爵夫人霍地站起身，把玛德莱娜领到门前台阶上。

“婚姻就是这样，亲爱的，”伯爵说道，“您这样起身走开，岂不是认为我在胡说八道吗？”他叫嚷着，同时抓住儿子的手，追到台阶上，停在妻子身边，并狂怒地瞪了她几眼。

---

① 达芬奇所作的人物画《漂亮的铁匠女人》的发型：头发中间分开，梳到两鬓，额头戴着金制或银制的细链。这种发型在法国复辟时期很流行。

“恰恰相反，先生，您真把我吓坏了。您的想法可伤透了我的心，”她声音低沉地说，同时负罪地看了我一眼。“假如女人的贞操不在于为孩子和丈夫牺牲自己，那么，贞操又是什么呢？”

“牺—牲—自—己！”伯爵接上说，那一字一顿，就象棍子一下下戳到受害者的心口。“好吧，说说看，您为孩子牺牲了什么？您为我又牺牲了什么？牺牲谁？牺牲什么？回答呀！您回答得出来吗？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想说什么？”

“先生，”她答道，“如果您知道妻子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才爱您，或者她是为了保持贞洁之名而守妇道，您就满意了吗？”

“夫人讲得对，”我在一旁开了口，激动的声音震动了这两个人的心，我把自己永远丧失的希望投进去，并以无与伦比的痛苦绝响来平复这两颗心，制止这场争吵，犹如狮子一声长啸，鸟兽都敛声屏息一样。“是的，理性赋予我们的最值得赞美的长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德行同人联系起来：我们造就他们的幸福，而且这样做既不是由于某种打算，也不是基于某种义务，而出于执著由衷的感情。”

亨利埃特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亲爱的伯爵，如果一个女子偶然地、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为社会所谴责的感情，那您应当承认，这种感情越是不可抗拒，她却能够加以克制，为自己的孩子、丈夫做出牺牲，也就越显得贤惠贞洁。当然，这种逻辑并不适用于我，因为我不幸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对您也不适用，因为您永远也摊不上这种事。”

一只又湿又烫的手搭在我的手上，悄无声息地按着。

“您的心真好，费利克斯，”伯爵说道。他颇为优雅地搂住妻子的腰，温柔地把她搂过来，对她说：“亲爱的，原谅一个可怜的病人吧，他无疑是想得到更多的爱，尽管他不配。”

“有些人的胸襟是非常大度的，”伯爵夫人说着，把头倚在丈夫的肩头上；伯爵还以为这话是冲他讲的。这一误解引起伯爵夫人一阵无名的战栗；她的梳子失落，头发散开，脸色刷地白了。她丈夫正扶着她，感到她要瘫倒，大叫了一声，就象抱女儿似的，把她抱到了客厅的长沙发上。我们都围了上去。亨利埃特一直把手放在我的手中，象是告诉我：刚才那一幕，看似平平常常，实际上可怕极了，因为她的心都碎了；而这其中的秘密，惟有我们二人知道。

“我错了，”她趁伯爵出去要一杯桔花茶、屋里只有我们俩时，悄声细语地对我说，“我对您的态度大错特错了：本来我应当款待您才是，却故意把您推进痛苦绝望的境地。亲爱的，您的心地真善良，而这只有我才能衡量出来。是的，我清楚，有的善心是炽热的爱激发起来的。男人的善心有好几种表现方式；他们的善心是出于蔑视，出于冲动，出于私利，出于懒散的性格，等等。而您呢，我的朋友，您刚才的表现是纯粹的善良。”

“果真如此的话，”我对她说，“那也应当明白，我身上所有高尚的品质都来自于您。难道您忘了，我是您造就的呀？”

“有这句话，一个女人就是幸福的了，”她答道，这时伯爵正巧回来。“我感觉好些了，”她说着，站了起来，“我要出去透

透气。”

大家又下楼来到平台。洋槐树还在开花，飘来阵阵香气。伯爵夫人挽着我的右臂，紧紧按在她的心口，以此来表述她痛苦的思绪；不过，从她表述的方式来看，这是她喜爱的痛苦。她当然希望同我单独待在一起；然而，她没有一般女人那种心计，想不出什么妙法支开孩子和丈夫。因此，我们只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工夫，她一直绞尽脑汁，设法安排一段时间，以便向我倾诉衷肠。

“我好久没有乘车游游了，”她见夜色很美，终于说道，“先生，请您吩咐套车吧，好让我去兜一圈。”

她心里清楚，晚祷之前，是不可能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的；她还担心伯爵要下棋。她本可以等丈夫就寝后，和我待在这花香袭人的平台上；不过，也许她害怕伫立在这透过柔媚月光的树荫下，害怕沿着平台栏杆漫步，饱览流经草场的安德尔河。一座穹顶阴森而静穆的大教堂，能够诱发人们祈祷的愿望；同样，一片叶丛披着皎洁的月光，飘溢着沁人心脾的芳香，震颤着春的低微声息，也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削弱人们的意志。田野风光，能平息老年人的热忱，却能唤起年轻人的激情；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钟敲了两下，晚祷时间到了；伯爵夫人不禁浑身一抖。

“我亲爱的亨利埃特，您怎么啦？”

“亨利埃特不存在了，”她答道，“不要再让她复活吧，她太苛求，太任性了。现在，您有了一位性情温和的朋友，而且多亏上帝授意您讲的那番话，她坚定了贞洁的信念。这些我们

以后再谈吧。我们还是按时去祷告吧。今天轮到我念经文了。”

她念了一段经文，祈求天主帮助她抵御生活的种种磨难；她那声调不独令我一人吃惊；她仿佛运用了第二视觉的天赋，预见了她要经受一次感情上的可怕冲击，那是因为我忘记了同阿拉贝尔的约定，一时言语笨拙造成的。

“在马车套好之前，我们还来得及走几步棋，”伯爵说着，把我拉到客厅。“等一会儿您就陪我妻子出去转转，我得去睡觉。”

我俩每次下棋，他都大叫大嚷，这次也不例外。伯爵夫人不论是从她自己卧室，还是从玛德莱娜的卧室，都能听见丈夫的声音。

“您这是滥用主人的权利。”她回到客厅，对伯爵说道。

我惊愕地看着她，对她那严厉态度很不习惯。若是在过去，她一定会设法使我免遭伯爵的虐待；从前，她喜欢看到我因为爱她而分担她的痛苦，坚忍地承受那些痛苦。

“若是还能听见您喃喃地说：‘可怜的宝贝！可怜的宝贝！’我甘愿献出我的生命。”我附耳对她说。

她忆起我所暗指的那一时刻，不禁垂下眼睑；她的目光从底下溜向我，一个女子看到对方喜爱她的最细微的心声，胜过另一所爱的最甜美的情趣，就会有那种喜悦的目光。于是，就象每次受到这种虐待一样，我自觉被理解，也就原谅了她。伯爵输了，他声称身体疲倦，至此罢手。我们等马车的工夫，便围着草坪散步。等伯爵一离开，我就乐不可支，喜形于色；伯

爵夫人不免惊奇，眼神疑惑地打量我。

“亨利埃特还存在，”我对她说，“她还一直爱着我呢；您伤害我，显然是想捣碎我的心；不过，我仍然能够成为幸福的人。”

“这个女人也只剩下残肢断臂了，”她惊恐地说，“而此刻您又把残肢断臂带走了。天主保佑！我应该受难，是天主给我勇气经受磨难。不错，我还是非常爱您；我险些失足，是那位英国女郎为我照亮了一个深渊。”

这时，我们登上了马车，车夫请示去哪儿。

“走林荫路，上希农大道，再从查理曼荒原和萨榭乡路返回。”

“今天星期几？”我未免过分着急地问道。

“星期六。”

“千万别去哪儿，夫人，星期六晚上，一路上全是去图尔的禽蛋商贩，我们要同他们的大车相遇的。”

“照我吩咐的走吧。”伯爵夫人看着车夫，又说道。

我们太熟悉彼此说话的声调了，无论怎样变化无穷，也掩饰不住我们感情的细微波动。亨利埃特已经完全明白了。

“你们选择今天夜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禽蛋商贩吧，”她口气略微讥讽地问。“杜德莱夫人在图尔呢。不要说谎了，她就在附近等您呢。什么今天星期几，什么禽蛋商贩！什么大车！”她又说道。“从前我们出去的时候，您可曾有过这类顾虑吗？”

“这表明我来到葫芦钟堡，就把一切置于脑后了。”我老老

实实地说。

“她在等您吗?”她追问道。

“是的。”

“几点钟?”

“夜间十一点到十二点。”

“在哪儿?”

“在荒原。”

“不要骗我,是不是在那棵核桃树下?”

“在荒原。”

“我们去吧,我要见见她。”她说道。

听了这话,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最后确定了。顷刻间,我竟决定干脆同杜德莱夫人结婚,以便结束这种痛苦的斗争。我经受不住这样反复的打击,灵性快要消磨殆尽,宛若果花的细腻情感也要再衰三竭。我悻悻的一言不发,这又刺伤了伯爵夫人的心;我还没有认识她的高尚品格。

“不要生我的气,”她用那副金嗓子对我说,“亲爱的,这是对我的惩罚。您在这儿得到的爱,今后再也得不到了,”她用手捂着心口说,“这点我何尝没有向您承认过呢?杜德莱夫人拯救了我。让她占有污秽吧,我并不羡慕她。让我得到光荣的天使之爱吧!自从您到来之后,我好象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驰骋了一番,也仔细衡量了生活。让灵魂升得更高,您就会撕裂它。您升得越高,遇到的好心就越少;您不是在深谷受熬煎了,而是到高空受罪,犹如胸口中了野蛮牧人一箭的鹰在天空盘旋。现在我明白了,天与地是互不相容的。是的,

谁要想进入天国，惟有求助于上帝。必须斩断我们灵魂与尘世的一切联系。要爱友如爱子，而且为他们而并非为自己。自我是不幸与烦恼的根源。我的心将比鹰飞得还要高；那儿有一种绝不会欺骗我的爱。至于尘世的生活，只崇尚感官的私欲，而轻视寓于我们身上的天使的灵性，把我们的人格贬得一钱不值。情欲产生的欢乐无异于狂风暴雨，会引起惶恐不安，以致摧断人的心弦。我走到了海边，只见惊涛骇浪；我站得很近，看得真切；浪涛卷起的水雾常常笼罩住我，波浪冲到我的脚下并不总是粉碎。我感到波浪粗鲁的搂抱，心都凉了，只好退居高地，以免被茫茫大海埋葬。在我看来，您和所有伤过我心的人，都是我的贞洁的卫士。我的生活有种种忧烦，幸而与我的力量旗鼓相当，因此我的生活保持了清白，既无艳情淫欲，也无迷人的休憩，时刻准备奉献给上帝。我们的恋情曾是丧失理智的尝试，两个天真的孩子极力满足自己的心，满足人和上帝……异想天开，费利克斯！哦！"她停顿了一下，又说，"那个女人叫您什么呢？"

"阿梅代，"我答道，"费利克斯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永远只属于您。"

"亨利埃特很不情愿死去，"她凄然一笑，说道，"不过，"她又说，"她要做一个谦卑的基督教徒，一个自豪的母亲，做一个贞德的信念曾经动摇过，而今更加坚定的女子，并将为此在第一次努力中死去。我怎么对您讲呢？嗯，这么说吧，我的生活，无论是在大事上还是小事上，都要名实相符。我的温情的根须本来应当扎在母亲心里，尽管我执著地要在上面找到能

钻进去的缝隙，可是她那颗心却对我闭合着。我是个女孩，是在三个男孩夭折之后出世的；我力图代替他们享受父母之爱，结果徒劳；我根本医治不好家庭丧子后傲气所受的创伤。阴霾的童年过后，我认识了可敬可爱的姨母，但死神又很快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德·莫尔索先生，是我以身相许的人，他却一直打击我，从不间断，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这个可怜的人！他的爱既幼稚又自私，就象孩子对父母的爱一样。他给我制造烦恼，却不明了其中的奥秘，因而始终得到原谅！我的孩子，这两个宝贝，他们所有的病痛都和我的肉体相连，他们所有的品质都和我的灵魂相契，他们纯洁无邪的快乐都和我的天性相关。我养育了这样两个孩子，岂不表明母亲的胸怀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和毅力？啊！对，我的孩子就是我的操行！要知道，我受了他们多少罪，又为他们受了多少苦，尽管这不是他们的心愿。对我来说，当了母亲，就是买到永远受苦的权利。当夏甲①在沙漠中呼号的时候，一位天使就为这个深受宠爱的婢女点出一眼清泉。然而我呢，您也曾想带我去寻那清泉（您还记得吗？），可是，泉水流到葫芦钟堡周围时，向我倾泻的却是苦水。是的，您给我造成了前所未闻的痛苦。仅仅从痛苦中体会到爱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不过，如果说我经受的最剧烈的痛苦是您造成的，那也许是我罪有应

---

① 据《圣经》传说，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生育，使女夏甲同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后女主人撒拉生了一子，便将夏甲母子逐出。母子俩在沙漠里将渴死时，夏甲大哭；于是一位天使显现，把他们领到了泉水边。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一章。

得！上帝是不会失去公道的。哦，对呀，费利克斯，偷偷吻人家额头一下，这种举动也许就含有罪孽成分！傍晚出去散步时，只顾一个人走，把丈夫和孩子抛在后面，好独自沉浸在与他们无关的回忆和浮想中，并且在独步之际，灵魂同另一颗灵魂结合起来，为此也许应当付出极大的代价！内心世界一旦收缩，变得非常狭小，结果只能容下人家的亲吻拥抱，也许这就是天大的罪孽！一个女人低头由丈夫亲吻头发，好保持一副坦然的额头，这也有罪！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别人死亡的基础上有罪；想象一幅宁和的母爱图：俊美的孩子傍晚同受全家爱戴的父亲游戏，幸福的母亲在一旁深情地看着，这样想象也有罪。是的，我犯了罪，犯了滔天大罪！我喜欢接受教会的惩罚，这些惩罚远不足以赎清我的罪孽，而神甫又心慈手软。上帝无疑自有安排，它假借我为之犯错误的人之手进行报复。我以丝发相赠，不就是以身相许吗？为什么我爱穿白衣裙呢？还不是要更好地扮演您的百合花；您到这里第一次望见我的时候，我不正是穿的白衣裙吗？唉！我对自己孩子的爱减弱了，因为任何炽烈的感情，都是从骨肉家庭的感情中窃夺来的。您明白了吧，费利克斯？任何痛苦都有其因果的含义。打击吧，比德·莫尔索先生和我的孩子更狠地打击我吧。这个女人是上帝发怒的工具，我要毫无怨恨地接近她，冲她微笑，否则我就不配做基督教徒、不配做妻子和母亲，我应当爱她。果真如您说的这样，多亏了我的保护，您的心灵才免遭外界的侵蚀，没有凋零，那个英国女人是不应该恨我的。一个女人应当爱自己情人的母亲，而我就是您的母亲。我想在

您心中占据什么位置呢？就是德·旺德奈斯夫人空出的位置。哦！对了，您总是抱怨我的态度冷淡！是的，我不过是您的母亲呀。请原谅，您到的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对您说了些无情的话，按说母亲得知有人这样爱自己的儿子，应当感到欣喜才对。”她把头偎在我的胸脯上，再三重复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这时听到的是陌生的音调。既不是她那充满欢快调子的少女声音，也不是她那带有专横尾音的少妇的声音，更不是悲伤的母亲的叹息之声，而是由于新的痛苦而初次发出的凄厉的声音。“至于您，费利克斯，”她激动地又说道，“您是个不会作恶的朋友。啊！您在我心中的分量没有丧失一丝一毫，您千万不要责备自己，也不要有一点点负疚之感。我要求您为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牺牲掉无穷的欢乐，这不是自私到了极点吗？那必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欢乐，既然一个女人为了领略它，竟能抛下子女，放弃地位，断送永世的幸福。有多少回，我觉得您胜过我！您伟大而高尚，我渺小而有罪！好，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我对于您，只能是一盏高悬的灯，它闪着冷光，但永不熄灭。费利克斯，我爱我为自己选择的兄弟，只是您不要让我一个人爱，您也要爱我！姐姐的爱，既不会有烦恼的将来，也不会有艰难的时刻。您没有必要欺骗这颗宽容的心，她将以您的美好生活为生活，永远为您的痛苦而悲伤，为您的欢乐而高兴；她爱那些使您幸福的女人，也憎恶背弃您的人。我还没有一个可以这样爱的兄弟。您要有伟大的志向，弃绝自尊心，用温柔而圣洁的感情来了结我们一直非常暧昧的、充满风风雨雨的关系。我这样还可以生活下去。我要首

先做出表率，去同杜德莱夫人握手。”

她居然没有落泪！这一席话，字字句句无不渗透着辛酸的人生哲理，也从而掀掉了覆盖在她心灵和痛苦上的最后一层罩幕，向我表明，她有多少层关系同我紧紧相连，我又砍断了多少坚固的锁链。我们都进入了亢奋状态，竟没有觉察骤雨滂沱而下。

“伯爵夫人不想进去避一避吗？”车夫指着巴朗的最大客栈问道。

伯爵夫人点头同意了。于是，我们在门厅的拱顶下停留了将近半小时。客栈里的人都十分惊讶，猜不透到了夜间十一点，为什么德·莫尔索夫人还羁留在路上。她是去图尔呢，还是从哪儿返回呢？不久，暴雨停歇，化为图尔人所说的毛毛雨，但月光还是能照亮被高空的疾风驱逐的云气。车夫驾车出了客栈，要往回赶，倒叫我喜出望外。

“照我吩咐的路线走。”伯爵夫人口气温柔地对他吆喝了一句。

于是，马车驶向查理曼荒原，路上又下起雨来。到了荒原的中途，我听见阿拉贝尔的爱犬的吠声；突然，一片小橡树林下窜出一匹马，只见它一纵，越过小路，跃过长沟，人们认为荒原可耕便各自占地，这些沟是用来标明地界的。杜德莱夫人随即停在荒原上，要观看马车驶过。

“假如能这样等待情人，又不至于犯罪，该有多快活呀！”亨利埃特说道。

刚才犬吠时，杜德莱夫人就知道我在车上。她大概以为

是由于天气不好，我才乘车来同她幽会。当马车驶到侯爵夫人伫立的地点时，她勒马往路边一跃，显示出她特有的精湛骑术，真叫亨利埃特赞叹不已，仿佛看见了奇迹。阿拉贝尔故意撒娇，用英文叫我，而且只说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这种称呼从她嘴唇里发出来，就象仙女声音一样婉转动听。她知道叫一声"My Dee"①，就只有我一人听得明白。

"正是他，夫人。"伯爵夫人应声答道，同时借着明亮的月光，打量这个神奇的女人，只见她神色焦灼，伸直了的长发鬈古怪地披散在两鬓。

您可以想见，这两位女人是多么迅疾地相互审视了一下。英国女郎认出了自己的情敌，显出英国女人的那种高傲神态；她以英国人惯有的鄙夷的目光瞥了我们一眼，然后象离弦的箭一般没入欧石南丛中。

"快回葫芦钟堡！"伯爵夫人喊道，她觉得那锐利的一瞥就象砍到心头的一斧。

车夫掉转马头，要走希农大道；那条道比萨榭乡路好走些。当马车重新在荒原上行驶时，我们听见阿拉贝尔的马在狂奔，狗在飞跑。她同马和狗在灌木丛的另一面，擦着树丛边缘飞驰。

"她走了，您要永远失去她了。"亨利埃特对我说。

"也好，"我答道，"让她走吧！她不会有一丝遗憾。"

---

① 阿梅代(Amédée)的最后一个音，与英语中"亲爱的"的音相似。

“噢！女人真可怜，”伯爵夫人高声说，声调既同情又恐惧。“她要去哪儿呢？”

“去石榴园，那是圣西尔附近的一幢小别墅。”

“她孤单单一个人走了。”亨利埃特又说道，那声调向我表明，女人认为她们在爱情上是一致的，永远也不会相互遗弃。

当我们驶入葫芦钟堡林荫路的时候，阿拉贝尔的狗欢跳着迎马车跑来。

“她赶在我们前头了，”伯爵夫人高声说。停了一下，她又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美人儿。多么纤细的手指，多么苗条的身材！她肤色比百合还要洁白，她的眼睛象钻石一样明亮！她的骑术也太棒了，想必她喜欢显示自己的力量，既活跃又浮躁；还有，我觉得她有点过分藐视习俗：无法无天的女人，几乎都是反复无常的。爱出风头、性情好动的人，都是没有常性的。依我看，爱情更需要沉稳，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烟波浩淼、深不可测的湖泊，湖面上也会狂风大作，但十分罕见，而且局限在不可逾越的范围内，两个人就生活在湖中一个鲜花盛开的岛屿上，远离尘世，不受荣华富贵的侵扰。不过，爱情应当打上个性的烙印，也许我的看法不对。如果说自然万物还要随着气候变幻而改变形态，那么，为什么人的感情就不能如此呢？毫无疑问，众人的感情都得遵循一般规律，仅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差别而已。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侯爵夫人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超越了种种差异，以男人的魄力行动；她能把情人劫出监牢，能杀死狱卒、警

卫和刽子手。有些女人则不同，她们只会全心全意地爱，危难临头，也只是屈膝下跪，祈求上帝，束手待毙。这两种女人，您喜欢哪一种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自不待言，侯爵夫人爱您，她为您作出了那么多牺牲！或许，等您不再爱她时，她还始终爱您呢！”

“亲爱的天使，请允许我重复您有一天讲过的话：您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每种痛苦都有教益，我在多少方面受了折磨，所以知识也就广博了。”

我的仆人先前听见了吩咐车夫的话，料想我们要顺着梯坪返回，就牵着备好的马守候在林荫路上。阿拉贝尔的狗嗅到了我的马的气味，而它的主人难免要产生好奇心，于是跟着它穿过她藏身的树林。

“去同她讲和吧，”亨利埃特含笑说道，脸上没有流露一丝伤感的神色。“告诉她，她实在误解了我的意图；我无非是要向她揭示落到她手里的宝物的全部价值；我心里对她只有美好的感情，绝没有恼怒，也没有蔑视。您就向她解释一下，我是她的姐姐，而不是她的情敌。”

“我决不去！”我嚷道。

“难道您从未感受到，某种照顾反倒成了侮辱吗？”她说道，脸上洋溢着殉难者骄傲的神色。

于是，我朝杜德莱夫人跑去，想了解她现在是什么情绪。“她若是发了火，离开我更好！”我心中暗道，“那我干脆就回葫芦钟堡。”狗把我带到一棵橡树下；侯爵夫人边冲过来，边

朝我喊：Away！away！①我万般无奈，只好一直跟她到圣西尔，到达时已是午夜了。

“那位夫人的身体十分健康。”阿拉贝尔下马时对我说道。

她冷冷地抛出这句话，那神情分明是说：“换了我，非死不可！”这句话包含的全部讽刺意味，只有了解她的人才能想象得出来。

“您的话里刺儿真多，我不准您对德·莫尔索夫人开一句这样的玩笑。”

“嗬！大人心上的贵人玉体安康，说一句也惹大人不悦吗？据说，法国女人恨起情人来，连他们的狗都不放过；而我们英国女人呢，把他们当作主子老爷，凡是老爷爱的，我们都爱，凡是老爷恨的，我们都恨，因为我们完全是为他们生活的。请允许我象您一样爱她吧。不过，亲爱的宝贝，”她说着，用两只被雨淋湿的手臂搂住我，“假如你负心背弃我，那我既不会站着，也不会卧着，既不会乘坐仆役扈随的马车在查理曼荒原上游玩，也不会在任何国度的任何地方的荒原上游玩，既不会睡在自己的床上，也不会去我父辈的家中！我呀，不会活在世上了。我生在兰开夏郡，那里的女子往往为爱情而死。认识了你，而又让别人把你夺走！我也不许任何强力把你夺走，哪怕是死神，因为，要死我就跟你一道死。”

她把我带进卧室，只见锦衾雕床，邀人寻欢作乐。

---

① 英文：走吧！走吧！

“亲爱的，你要爱她，”我热切地对她说，“她是爱你的，而且真心实意，不是戏弄人。”

我出于情人的虚荣心，要向这个骄傲的女人揭示亨利埃特的崇高品格。就在不通法语的贴身女仆给她梳头的工夫，我力图通过简单的生活事例，向她描绘德·莫尔索夫人，反复说明伯爵夫人在感情危机中产生的伟大思想，而一般女人处于她的境地，就会变得渺小而丑恶。阿拉贝尔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句也没有漏掉。

等到房间里只有我们俩时，她对我说：“知道你喜欢这一类教徒式的谈话，我非常高兴。我的一座庄园上有一位代理本堂神甫，他善于传经布道，无与伦比，连我们的农民都听得懂，他讲的经文简直太对听众的口味了。明天我就给我父亲写封信，请我父亲用邮船把那位老先生给我派来。你就会在巴黎见到他，只要听他讲一次，肯定不想再听别人讲了。况且他十分健朗，他的道德说教决不会使你情绪波动，伤心落泪，那是和风细雨的，宛如一股清泉，潺潺流淌，把你带入甜美的梦乡。你若是愿意，每天晚上可以一边消食，一边满足你听人讲道的嗜好。我的宝贝，英国的道德经比都兰的道德经高明，就象我们的刀剪、银器和马匹都比你们的好一样。你一定要赏脸听这神甫讲道，答应我好吗？我不过是个女流，我心爱的，我懂得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你去死；可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书，我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尊敬的牧师；因此，我不能为你准备一套道德经，实在一窍不通，真要试试，也肯定笨

拙到家了。对你的兴趣爱好，我不会横加指责；即使你有更加低级的情趣，我也要尽量适应；因为，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得到所有你喜欢的东西，诸如男女情欢、宴饮之乐、听道之趣，以及玉液琼浆、教徒美德。你要我今天晚上就穿上苦行僧衣吗？那个女人真有福分，竟用道德说教来侍候你！法国女人是在哪所大学获得学位的呀？我实在可怜！只能以身相许，做你的奴隶……”

“那么，我想看见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什么跑掉？”

“你疯了吗，my dee？我可以装扮成仆人，从巴黎到罗马去，也可以为你做最荒唐的事情。然而，我怎么能在路上同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讲话呢？她一见面，就要从三大部分向我说教了。我可以跟农民讲话，我若是饿了，也可以求一个工人让我分吃他的面包，然后给他几畿尼①，做什么都不失体面。然而，要象英国绿林大盗那样，拦劫一辆马车，这可不符合我的为人之道。可怜的孩子，难道你只会爱，不会生活吗？再说，我的天使，我还没有完全象你！我不喜欢道德经。不过，为了讨你欢心，我能尽力去做。行了，住口吧，我会尽力而为的！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布道士。用不了多久，耶利米②跟我一比，就只能是个小丑了。我保证今后同你亲昵的时候，一定引用《圣经》上的经文。”

她使出了全身解数，而且看到她刚一施展狐魅妖法，我

① 英国旧金币，一畿尼等于二十一先令。

② 耶利米，是《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做过犹太王约西亚的先知，其事迹见《旧约·耶利米书》。

的眼里就燃起欲火，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她大获全胜，不惜毁掉自己，断送未来，一心一意崇尚爱情；我何乐而不为，把这女人的伟大行为看得比天主教的花言巧语强百倍呢！

“这么说，她爱自己胜过爱你啰？”她问道，“这么说，她爱你不如爱你身外的某种东西啦？怎么能把我们自身的东西，看得比博得你们的宠爱还重要呢？凡是女人，不管她是多么了不起的道学家，也无法同男人相提并论。践踏我们吧，杀害我们吧，决不要让我们妨碍你们的生活。该死的是我们，该活得伟大而自豪的，则是你们。你们对我们以匕首相见，而我们对你们则报以爱情与宽恕。有些小飞虫依靠阳光生存，难道太阳关心它们吗？它们能活多久算多久，而阳光一旦隐没，它们就要死去……”

“或者飞走了。”我打断她的话，说道。

“或者飞走了，”她重复说，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态，连最坚决要使用她所授予的特殊权利的男子，也要被惹火。“为了说服一个男子相信宗教与爱情势如水火，便给他吃涂着贞操的面包片，你认为这样做的女人还配当女人吗？难道我是一个亵渎宗教的人吗？要么委身，要么守身；既当节妇烈女，又当道学家，这可是苦上加苦了，也不符合任何国家的法规。你在这里可以饱餐美味的Sandwiches①，这是你的女仆阿拉贝尔亲手制作的；她的全部道德经，就是想象出任何男子没有领略过的、受天使启迪而通晓的爱抚。”

---

① 英文：三明治。

还有什么比一个英国女人的俏皮话更能消磨人的意志，我不得而知。戏谑中又加上严肃的雄辩、装模作样的自信神态；而英国人正是以这种神态来掩饰他们充满成见、愚蠢透顶的生活。法国女人的俏皮话好比一种花边，用来美化她们提供的欢乐或挑起的争吵；这是一种精神装饰品，同她们的衣着一样优雅。英国女人的俏皮话却是一种强酸，洒到谁的身上，谁就会被腐蚀，变成一副白光光的骨架子。一个英国才女的舌头如同一只老虎的舌头：老虎边撕肉边戏耍，直到剩下骨头为止。真是魔鬼的威力无比的武器，它冷笑着说：不过如此？这冷嘲热讽随意在人心上划开伤口，并在里面留下致命的毒液。这天夜里，阿拉贝尔象苏丹王一样，要炫耀自己的权威；苏丹王要显示自己的灵敏，不是以剥无辜者的皮取乐吗！

"我的天使，"当我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只求欢乐，而把一切置于脑后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也用道德检查一遍自己！我反躬自问：爱你是否有罪，是否违犯了天条；结果我认为，我的行为再符合教规、再合乎情理不过了。如果不是为了指示我们爱那些美貌超群的人，上帝为什么创造出他们呢？不爱你才是罪过呢，难道你不是天使吗？那个女人把你同其他男人混为一谈，就是辱没了你；上帝把你置于一切之上，道德准则对你根本不适用。爱你，不就是靠拢上帝吗？能怪一个可怜的女人渴求神圣之物吗？你这宽广而明亮的胸怀，多么象天宇，我遨游其间，迷途不返，正如小飞虫扑到节日烛火上自焚一样！还能惩罚它们的过失吗？况且，这能

算过失吗？这难道不是对光明极大的崇拜吗？如果把搂抱爱人脖颈的行为称为堕落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因为太虔诚而堕落的。我由于懦弱而爱你，那个女人却由于坚强而待在她的天主教堂里。不要皱眉头！你以为我恨她吗？不对，小宝贝！我非常赞赏她的道德经；正是这种道德经规劝她让你保住了自由之身，从而给我机会征服你，并且永远守住你；你永远是我的，对不对？”

“是的。”

“永远？”

“是的。”

“你开开恩好吗，苏丹王？只有我看出了你的全部价值！她会耕种土地，对吧？我嘛，把这种手艺让给佃农去掌握，我更喜欢耕种你的心。”

我尽量回忆这些迷人心性的絮语，以便向您逼真地描绘这个女人，印证我对您说过的话，从而让您了解事情结局的全部底细。这些甜言蜜语您知道了，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为它们谱写的乐曲！荒唐得简直象我们做的最离奇古怪的梦。作品时而象我扎制的花束：优美与力量结合，柔媚与缠绵，同火山爆发一般的狂热恰成对照；在我们纵情欢乐的音乐会上，时而奏起最美妙的渐进曲；接着又是蛇相互缠绕一样的嬉戏，还有妙趣横生的绵绵情话；总而言之，在肉体的欢乐中，添加了精神所能有的全部诗意。她企图用电击雷崩一般的爱，摧毁亨利埃特的纯洁而沉静的灵魂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德·莫尔索夫人看清了侯爵夫人，侯爵夫人也看清了德·莫

尔索夫人：她们彼此都作出了准确的评价。阿拉贝尔的强大攻势向我表明，她对自己的情敌既非常惧怕，又暗暗钦佩。早晨，我发现她眼里噙着泪花，而且一夜未合眼。

“你怎么啦?”我问道。

“只怕我爱得太炽烈，反要把自己给毁了，”她答道，“我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而那个女人比我机灵得多，她身上有某种你大概渴望的东西。如果你更喜欢她，那你就别再考虑我了：我绝不会拿自己的痛苦、悔恨和烦恼来打扰你；不会的，我要远远离开你，独自死去，就象一株植物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阳光一样。”

她逼得我又发了一通永不变心的誓言，并为此欣喜若狂。其实，对一个清晨就抹泪的女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说一句无情的话，我觉得是无耻的。既然夜里没有抵住人家的诱惑，次日还不得撒谎吗？况且，《民法》有明文规定，在男女私情上有说假话的义务。

“你瞧，我可是宽宏大量的，”她边抹眼泪边说，“回到她身边去吧，我要你爱我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碍于我的爱情力量。如果你再回来，我才相信你爱我也象我爱你一样，可我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她巧鼓舌簧，说服我回葫芦钟堡去。一个沉醉在幸福之中的男人，哪能识破这种机关：我就要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我不肯去葫芦钟堡，那就表明我断定杜德莱夫人胜过亨利埃特。阿拉贝尔就要把我带回巴黎。然而若是去那儿，这不等于侮辱德·莫尔索夫人吗？结果十拿九稳，我非回到阿拉

贝尔的怀抱不可。哪个女人宽恕过这种亵渎爱情的罪过呢？除非是自天而降的天使，哪怕是走向天堂的一个灵魂纯洁的女子也做不到。一个热恋中的女子，宁肯看着自己的情人痛苦得要死，也不愿意见他另有新欢，幸福美满。她爱得越深，就会越感到伤心。从这两方面考虑我的处境，我一旦离开葫芦钟堡，去石榴园，显然对我的露水姻缘有利，给我的理想爱情以致命打击。这一切，侯爵夫人早已深思熟虑。后来她向我供认不讳。假如德·莫尔索夫人没有在荒原上遇见她，她也打算到葫芦钟堡周围盘桓，以期破坏我的名声。

我走到伯爵夫人跟前，只见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犹如患了严重失眠症的人，这时我猛然有所领悟：仍然年轻而慷慨的心灵，能够依靠嗅觉而不是触觉体味出，这些行为在常人眼里无足轻重，以高尚心灵的尺度来衡量则是有罪的。我当即明白我们已相去万里，正如一个孩子玩耍采花，下到深渊，突然惶恐不安地发现，人类大地可望而不可即，他再也爬不上去，只感到黑夜里孤孤单单，听着野兽的嗥叫。我和伯爵夫人的心中訇然作响，仿佛是 Consummatum est！① 这句话的回声。每逢耶稣受难日，救世主升天之日，教堂里就响彻这种凄厉的声音，把宗教当作初恋的年轻人见了那惨不忍睹的场面，都不禁胆战心惊。亨利埃特的心灵曾受恋情的折磨，她的幻想一下子全部破灭了。原先，她对肉欲的欢乐敬而远之，从来没有沉迷在那温柔乡里，难道今天猜出了幸福

① 拉丁文：完结了！（汉译：成了。）据《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记载，耶稣说了这句话，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

爱情的快感，不再正视我了吗？六年来，她眼睛的光辉一直照耀我的生活，现在却移开了。我们的眼睛放射的光芒，源于我们的心灵，并为心灵指路，使两颗心灵息息相通，或合而为一，或再分为二，宛如两个相互信赖、无所不谈的女子在一起嬉戏，难道她明白了这一点吗？我悔不该带着一张由欢乐的羽翅涂满粉彩的面孔，来到这个与温柔抚爱无缘的家中。头天晚上，亨利埃特也许在等待我，假如我让杜德莱夫人独自离去，返回葫芦钟堡，也许……总之，也许德·莫尔索夫人不会这么狠心地提议作我姐姐了。她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这种角色，绝不再脱离，她以夸张虚饰的大度，极力显示她的殷勤。午餐时，她对我百般体贴，就象照顾一个她怜悯的病人，令我汗颜无地。

“您一早就出去散步，”伯爵对我说，“胃口一定好得很，尤其是您的胃一点毛病也没有。”

伯爵夫人听了这句话，嘴唇上并没有浮现一位姐姐该有的狡黠的微笑，这进一步使我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可笑。白天待在葫芦钟堡，晚间又去圣西尔，这根本行不通。阿拉贝尔胸有成竹，深知我会顾全颜面，而德·莫尔索夫人又心灵高尚。在这漫长的白昼，我感到要成为长期渴慕的一位女子的朋友，该有多难啊。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由岁月准备则水到渠成，对于年轻人却是一场病痛。我惭愧，我诅咒寻欢作乐，真希望德·莫尔索夫人要我奉献生命。我不可能肆意诋毁她的情敌，而她也绝口不提；况且，讲阿拉贝尔的坏话，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只能使直至灵魂角落都是冰清玉洁

的亨利埃特鄙视我。经过五年亲密无间的相处，现在我们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说出来的话也根本不反映我们的思想，我们相互隐匿各自的绞痛，而从前，痛苦一直做我们的忠实媒介。亨利埃特心中愁苦莫名，却装出高兴的样子，这既为了她，也为了我。虽然她口口声声自称是我姐姐，虽然她是女人，可她却找不出话题，大部分时间只跟我默然相对，气氛很尴尬。她佯称只有自己是那位英国夫人的受害者，这更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

“我比您还要痛苦。”我趁着这位姐姐说了一句女性擅长的奚落话，对她这样说。

“怎么？”她高傲地答道；女人听到别人的感觉比她们强烈，就会采取这种高傲的口吻。

“当然全是我的过错。”

有一段时间，伯爵夫人对我态度冷淡，不理不睬，令我心如刀绞。我决定离去。傍晚，我向聚在平台上的一家人告别。大家把我送至草场，见我的马前蹄乱刨，都远远躲开了。我拉住缰绳，这时她走过来。

“我们沿着林荫道单独走走吧。”她对我说。

我让她挎上胳膊，一起缓步走出院落，仿佛在体味我们窘困的步伐，就这样一直走到护着外围篱一隅的那片小树林。

“别了，我的朋友，”她停下脚步说道，同时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头贴在我的胸脯上。“永别了，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天主赋予我观看未来的可悲本事。您还记得吧？那天您

突然回来，样子是那么年轻英俊，我感到一阵恐惧，那时我就瞧见您转过脸去，正象今天您要离开葫芦钟堡，去石榴园一样。是的，昨天夜里，我再一次向我们的命运瞥了一眼。我的朋友，此刻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了。我对您也说不了几句话了，因为同您讲话的已不是我的整体。我身上有的东西已经死去。看来，您要从我孩子身边把他们的母亲夺走了，那您就替代他们的母亲吧！您是办得到的！雅克和玛德莱娜都喜欢您，就好象您对他们一直严加管教似的。”

“死！”我惊恐地说道，同时看着她，重又见到她眼睛明亮，喷出火焰；这种眼神，要想让没有见过心爱的人患这种可怕病症的那些人明白，就只能拿她的眼珠同擦亮的银球相比。“死！亨利埃特，我命令你活下去。从前，你要求我发过誓，今天，我要求你发个誓：向我起誓，你让奥里热检查一下身体，完全听他的吩咐……”

“难道您要对抗上帝的宽仁吗？”她打断我的话，绝望地喊道，因为未被我理解而气恼。

“您爱我还不够深，不能象那个可恶的夫人一样，事事都盲目服从我……”

“好吧，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她立刻答道，显然受嫉妒心理的怂恿，一时越过了她始终保持的距离。

“我留下。”我吻了吻她的眼睛，说道。

这一声许诺倒吓了她一跳，她挣脱我的双臂，靠到一棵树上。过了片刻，她急匆匆往回走，一路头也没有回。我跟在后面，听见她哭泣和祈祷。到了草坪，我拉起她的手，恭

恭敬敬地吻了吻。我的温顺态度出乎她的意料，也确实感动了她。

“终究是属于你的！”我对她说，“我爱你，就象从前姨母爱你那样。”

她浑身一抖，猛地紧紧握住我的手。

“看我一眼，”我对她说，“还用原来的目光看我一眼！以身相委的那个女人，”我感到心灵被她投来的一瞥照得通亮，便高声说道，“她所献出的生命与心灵，远不如我这会儿得到的。亨利埃特，你是我最爱的人，是我唯一爱的人。”

“我一定活下去！”她对我说道。“您也改好吧。”

这一眼就抹掉了阿拉贝尔的挖苦话所造成的印象。正如我向您描述的，我受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恋情摆布，轮番感受它们的影响。我同时爱上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两个女子都同样花容月貌，一个具备全部美德，一个包藏所有罪恶；我们因为憎恨自身的瑕疵而戕害美德，也出于私心而向罪恶挑战。我沿着林荫路走去，不时地回首，只见德·莫尔索夫人靠在一棵树上，身边的孩子挥着手帕；我心中蓦地一阵自豪，觉得自己主宰了两个绝色女子的命运，以截然不同的身分成为这两位超凡女子的光荣，认为自己激起了她们的一片痴情。哪个失去我也要殒命。请相信，我这瞬间的自鸣得意，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不知道我着了什么魔，要在阿拉贝尔身边等待时机，期望一旦亨利埃特陷入绝境，或者一旦伯爵去世，她就会投向我，因为她始终爱我：她的狠心、她的眼泪、她的内疚、她的基督徒式的隐忍，无不是感情的令人信服的流

露；无论在她心中还是在我心中，这种感情都不可磨灭。在景色幽美的林荫路上一边漫步，一边这样异想天开，我俨然是个五十岁的人，全然忘记了自己才二十五岁。经过一闪念，从三十岁便进入六十岁，恐怕青年男子比女子更容易些吧？尽管我一口气就吹走了这些邪念，可是老实说，它们仍在纠缠我！也许它们的原则在杜伊勒里宫，在国王华丽的书房里。谁抵挡得了路易十八腐蚀童贞的思想；他说人到了成年才有真正的情欲，因为，只有当人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行乐都仿佛是赌徒的最后一个赌注的时候，情欲才是甜美而狂热的。我走到林荫路的尽头，回身一望，只见只身孤影，亨利埃特还站在那儿！我又沿原路回去，向她最后一次道别；我眼里噙着悔罪的泪水，但向她隐瞒了流泪的原因。真诚的眼泪，不知不觉献给了那些永远逝去的美好爱情，那些童贞的激情，那些不再复生的生命之花；因为，男子后来进入成年，就不再给予，只想接受了，他在情人身上爱的是他自己；然而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内心深处爱他情人；到后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好，也许还把我们的恶习传染给爱我们的女子；然而入世之初，爱我们的女子会迫使我们接受她的美德与廉耻心；她嫣然一笑就能使我们从善，她以身作则教我们忠诚。没有自己的亨利埃特的人，多么不幸啊！没有结识过某个杜德莱夫人的人，又是多么不幸啊！如果他们结了婚，前者也许会被自己的情妇抛弃，而后者也难保住自己的妻子。然而，能找到一身兼此二美的人，该有多么幸运啊！娜塔莉，您所爱的男子该有多么幸福啊！

回到巴黎，阿拉贝尔和我更加如胶似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快就都违反了我用以约束自己的礼仪常规；倘若我一直恪守，上流社会往往会宽谅杜德莱夫人所处的暧昧地位。上流社会人物都喜欢窥透表面关系，然后一旦了解内中秘密，便认为这种关系是正常的了。不得不出入交际场的情侣，企图推倒沙龙规则树起的屏障，不肯一丝不苟地遵守习尚所规定的全部礼仪，总是大大失策。问题不在于别人，主要在于他们自己。保持距离，表面上恭恭敬敬，逢场作戏，讳莫如深，幸福爱情的这一整套战略，使我们的有闲生活繁忙起来，不断刺激我们的欲望，并保证我们的心不因习以为常而松懈。然而，初恋的主要特点是毫无节制，采伐自己的森林没有规划，而是把树木全部砍光；这也是青年人的通病。阿拉贝尔可不接受这些市民意识，过去是为了讨我欢心，她才对其屈从；她想在全巴黎败坏我的名誉，以便把我变成她的sposo①，犹如刽子手事先就标明受刑的人，以便据为己有。因此，她不满足于这种艳情关系，认为别人没有抓住证据，只能遮着扇子小声议论，于是使出了妖媚的手段，把我拴在她的住所里。她干了一件冒失事，公开暴露这种关系，却又乐不可支，我见了怎能不相信她的爱情？我一旦耽迷在不正当结合的温柔乡里，发现自己的生活同亨利埃特的思想和嘱咐截然相反，心中不禁痛苦万分，便在一种疯狂状态中打发日子，就象一个预感大限已到的肺病患者，忌讳别人询问他

① 意大利文：合法丈夫．正确写法应为Spòso。

呼吸的声音。我有一块心病，只要反省起来，就感到疼痛；一种报复心理使我产生种种念头，可我又不敢仔细掂量。我给亨利埃特写信，描述了这种精神病症，也给她造成无限的苦痛。“付出这么多的宝贵东西，但愿您至少得到了幸福！”在我收到的唯一复信中，她这样写道。亲爱的娜塔莉，幸福是绝对的，不允许对比。最初的狂恋过后，我自然要比较这两位女子，她们的差异我还没有探究过。的确，任何巨大的激情都会沉重地压抑我们的性格，挫钝其棱角，填平构成我们优缺点的那些习惯的沟沟坎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情人相处既久，各自的精神面貌的特征又会重新显露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相互评价，感到了性格对热恋的反作用，彼此也就产生了抵牾，这正是离异的前奏。浅薄的人就是以此为依据，指责人心朝三暮四。我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不再象以往那么迷恋，可以说开始剖析我的乐趣。我进行的审查也许是无意的，但却损害了杜德莱夫人。

首先，我发现她不够颖慧。在颖慧方面，法国女子显得卓荦冠群，最富有魅力了。持这种看法的人，曾经浪迹四海，对各国爱的方式是有过体验的。一位法国女郎有了恋情，就象变了一个人；原先着意卖弄的风情，现在却用来装饰她的爱情；原先她的虚荣心那么危险，现在却遏制住了，只是一心一意地爱。情人的利益、仇恨、友谊，她都当成自己的事情；情人若是经商，她就研究法典，弄清信贷的程序，探究吸引银行资金的办法，一夜之间就变得跟生意人一样精明强干；原先那么冒失，挥霍无度，现在决不出一个错，决不浪费

一枚金币；她既当母亲、管家，又当医生，无论担任哪种角色，都披上幸福的美妙色彩，连最细微之处也显露出无限的爱；她博采各国女子的特长，以其智慧融会贯通；须知有了法国智慧这一种子，一切都活跃，一切都可能，一切都正当，一切都丰富多彩，从而打破了仅仅依靠唯一动词的第一时态①来表达感情的单调性。法国女子的爱始终如一，无论什么时候，在公共场合还是独自一人，从不懈怠或厌倦。在公共场合，她选择的音调，只能在您一人耳中回响，甚至她沉默不语也在传情，眼睛低垂也能看到您；如果碍于环境，她不便讲话，也不便顾盼，她就在沙路上用足划出一种意思；她独自一人的时候，甚至睡梦中还在表达恋情，总而言之，她要世界服从她的爱情。一位英国女子则相反，要她的爱情服从世界；由于所受教育的熏陶，她总保持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我向您描述过这种英国式的极端自私的仪态；她的心扉随开随合，象一台英国机器那样容易。她拥有一副难以窥透的面具，要戴要摘，满不在乎；在无人之处，她象意大利女郎一样感情热烈，一有人来，她立即变得一本正经，脸色冷峻。她那张脸绷得铁紧，说话的声调十分平静，离开小客厅时是一副英国女子所特有的洒脱举止，连她最爱的男子见了这情景，也要怀疑起自己的支配力。在这种时候，虚伪达到了冷漠的程度，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了。毫无疑问，一个女子能把爱情当作衣服一样扔掉，就会让人相信她也能换情人。

① 作者的意思是，不仅仅靠说 j'aime(我爱)来表达爱情。

看到一个女人对待爱情就象绣一块台布似的，停停绣绣，绣绣停停，情人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心里要掀起多大的狂涛巨浪啊！这类女人自持力太强，不可能完全属于您；她们把外界的影响看得太重，不可能完全受我们的支配。法国女人能投去一瞥，安慰耐心等待的人，还能以巧妙的谑语暗示对不速之客的不满；而在同样情况下，英国女子则金人缄口，无异于摆布人的心灵，捉弄人的头脑。这类女人到处都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好象对她们大多数来说，fashion①是至高无上的，甚至一直扩展到他们的情欲中。夸大羞耻心，也必定夸大爱情，英国女人就是如此；她们一切都讲究形式，可是在她们身上，对形式的爱好并没有产生艺术感。不管英国女子怎么讲，比起她们理智而斤斤计较的爱情来，法国女子的心灵要高尚百倍；这种种差异，在新教和天主教中就能得到解释。新教怀疑、检验并扼杀信仰，因而导致艺术与爱情的死亡。凡是在上流社会主宰的地方，上流社会人物就应当听命；然而，热恋中的情侣忍受不了，马上就会逃避。杜德莱夫人根本离不开上流社会，她十分熟悉英国式的转变，我发现她这一点，自尊心受到多大伤害，您是能够理解的。其实，那不是上流社会强加给她的牺牲，不是的，她本身就自然而然表现为两种敌对的形态。她爱的时候，会爱得如醉如痴，胜过任何国家的任何女子，甚至赛过苏丹后宫的全部嫔妃；可是，这种梦幻的场景一旦落下幕布，那就

① 英文：时尚。

连记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再送过去一瞥一笑，她就根本不予理睬了。她既不是你的情妇，也不是女仆，而象一个女大使，言谈举止不得不十分圆滑讲究，沉静得令人急不可耐，礼数周到得使人有受辱之感；她把爱情贬低为一种需要，而不是通过激情将它提高到理想境界。她既没有流露出担心与遗憾的神情，也没有流露出渴望的意念；然而，时候一到，她的感情又象突然点着的火一样，腾腾升起，仿佛无视她的矜持。这两个女人，我应当相信哪一个呢？我看出亨利埃特和阿拉贝尔有天壤之别，真感到万箭穿心。亨利埃特若是离开我一会儿，仿佛嘱托空气来向我谈论她；她走开时，飘动的裙子在向我示意，而回来时，裙子的窸窣声又欢快地传入我的耳畔。她舒展眼睑、目光低垂的神态，表现出无限的深情。她的声音，那悦耳的乐声，始终是一种抚爱；她的话语表达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她自始至终象她本人，绝不把她的心灵分成两个空间：一边充满烈火，另一边塞满寒冰。总而言之，德·莫尔索夫人珍惜她的智慧与思想之花，用以表达她的思想；她以聪明睿智来取悦我和她的子女。反之，阿拉贝尔的才智并不用来美化生活，也决不用来为我谋福，而是仅仅依赖上流社会，为了上流社会而存在。她纯粹以嘲弄为能事，喜欢折磨和伤害人，但不是为了愉悦我，而是要满足一种兴趣。换了德·莫尔索夫人，就会避人耳目，把她的幸福藏匿起来。阿拉贝尔则要向全巴黎炫耀她的幸福；她一面携我在布洛涅树林中招摇，一面又故作姿态，保持体统。风骚与端庄，多情与冷淡的混杂，无时无刻不伤害我那既贞

洁又痴情的心灵。我哪有忽冷忽热的变化本领，情绪不免受到影响。当我的心因爱情而悸动时，她却重又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我若是抱怨几句，哪怕极其委婉，她也唇枪舌剑，锋芒逼人，将虚夸的爱情和我试图向您描述的英国式的谑语，一齐胡乱投向我。只要和我发生龃龉，她就处心积虑地伤害我的心，力挫我的锐气，象揉面团一样摆布我。我若是指出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分寸，她就反唇相讥，把我的看法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当我责备她的态度时，她就问我是不是要她在全巴黎人面前，在意大利歌剧院里拥抱我；我深知她渴望引起别人的议论，见她说得那样认真，还确实怕她说到做到，履行诺言。尽管她的热恋也是真心的，可是在她身上，我从来没有感到亨利埃特的那种笃诚、圣洁和深沉：她象一片沙地，永不餍足。德·莫尔索夫人总是那样放心，从一句话的声调或一瞥的眼神里，就能体察我的心灵。侯爵夫人则不然，向她丢一个眼色，握一下手，说一句温柔的话，她向来安之若素。更有甚者，昨日的情分，今天分文不值；爱情的任何表露，都不能给她新奇之感；她渴望放纵、轰动，渴望出风头；在这一方面，她理想中的壮美当然无法实现，因此，她对爱情的追求更加狂热。然而，她在奇思异想中，考虑的也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德·莫尔索夫人的那封信，是一盏始终照耀着我的生活的明灯，它表明最贤惠的女子如何听命于法兰西女神，始终警觉，始终理解我的步步高升。这封信肯定会使您明白，亨利埃特多么关注我的物质利益，我的政治关系，以及我精神上的进步，她以多大热情在可能的

方面参与我的生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杜德莱夫人故作谨慎，仿佛是个泛泛之交的人；她从来不过问我的事务、我的财产、我的公务、我生活上的困难，也从不过问我的仇怨友情。她为自己可以挥金如土，但对人并不慷慨，把利益和爱情分得未免太清。然而，为使我避免一件烦恼的事情，亨利埃特会想出她甚至不肯为自己考虑的办法。人不管地位多高，多么富有，也可能遭难，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若是落到那种境地，会去找亨利埃特商议；但是，我即使被押进监牢，也不会向杜德莱夫人吐露一字。

直到这里，还仅仅是感情上的对比，其实对待事物也是如此。在法国，铺张扬厉是一个人风格的标志，是一个人的思想和情调的体现；铺张扬厉能描绘出一个人的性格，能使情人间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具有宝贵的价值，同时使我们周围洋溢着以心爱之人为主的气氛。英国人的铺张扬厉也是机械性的！它的细腻的讲究确曾迷惑过我。杜德莱夫人不费一点心思，排场是别人安排的，是花钱买来的。葫芦钟堡的那些关心抚慰，在阿拉贝尔看来是仆役的事情，仆役各有专职。挑选最好的仆人是总管的事情，就象选择马匹一样。这个女人对下人毫无感情，哪怕他们中间最得力的人死了，她也不会伤心，花点钱就可以雇一个同样机灵的人来补缺。我从来没有发现她为别人的不幸流一滴眼泪；她表现出来的自私那么天真，简直叫人忍俊不禁。高贵的夫人的红呢服裹着一副铁石心肠。到了晚上，无情无义的英国女郎变成了秀色可餐的埃及舞女，她在地毯上翩翩起舞，摇动她身上所有热恋的

响铃，促使一个青年男子立刻同她重新和好。因此，我是逐渐才发现，我的种子白白撒在凝灰岩上，根本不可能有收获。德·莫尔索夫人在那次照面中，一眼就洞察了杜德莱夫人的这种性情，我还记得她的预言。什么事情亨利埃特都看得很准，我觉得阿拉贝尔的爱情变得无法忍受了。后来我还注意到，会骑马的女人，大部分都缺乏温情。同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一样，她们缺少一个乳房①，她们的心有的地方变硬，但我说不清是哪一处。

我开始感到这副枷锁的沉重，身心都开始疲惫，终于领悟到真正感情所赋予爱情的圣洁底蕴，并且追忆在葫芦钟堡的日子；尽管相隔遥远，我还能闻到那里玫瑰的芳香，还能感受那里平台的温暖，听见那里黄莺的歌声；就在急流水势减小，我望见碎石河床的可怕时刻，我又受到一次打击；直到现在，这种打击还震撼着我的生活，因为它时刻都能产生回音。这天，我正在国王的书房里工作，国王要到四点钟才离去。该德·勒农库公爵当值，国王见他进来，便询问伯爵夫人的情况。我猛然抬起头，未免不打自招。国王对我的反应很不满，瞪了我一眼，这种眼神后面往往紧接着就是几句他十分擅长的刻薄话。

“陛下，我可怜的女儿奄奄一息了。”公爵答道。

“我想请假，陛下能恩准吗？”我眼含泪水请求道，也不顾他那眼看要爆发的怒火。

① 希腊神话中描述，这些女战士都烙平一个乳房，以免妨碍射箭和使用长矛。

"火速去吧，勋爵。"他微笑着答道，字字都含讥诮，显然他为了炫耀才智而没有斥责我。

公爵事主心重，思女情薄，没有请假，他登上御辇伴驾走了。幸好杜德莱夫人出去了，我留下一张字条，说我去办一件王差，没有向她告别就出发了。到了贝尔尼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从维里埃尔返回的国王。他接过一束鲜花，又随手丢在脚下，带着嘲笑的神情，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那目光分明对我说："你在政治上要想成器，那就回来！不要去跟死人絮叨！"公爵向我挥了挥手，表示他很伤心。八匹骏马拉着两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在身着黄军服的校卫扈从下，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风驰电掣般驶过去，扬起滚滚尘土。我觉得君臣的马车是从德·莫尔索夫人的身上压过去的，他们就象大自然那样，对我们的灾难无动于衷。尽管公爵是个杰出人物，可是待国王安寝之后，他肯定又要陪先生[①]打惠斯特牌。至于公爵夫人，早就给她女儿第一次打击，因为正是她，也只有她，把杜德莱夫人的事告诉了女儿。

旅途匆匆，犹如一场梦，而且是破产的赌徒的梦。我没有收到一点音信，心里痛苦万分。难道忏悔师竟如此严峻无情，禁止我进入葫芦钟堡吗？我暗自责怪玛德莱娜、雅克、德·多米尼神甫，责怪所有人，甚至包括德·莫尔索先生。过了图尔城，穿过救世主桥，驶上杨树屏护的蓬舍大路。想当初，我寻觅那位素不相识的女子的时候，就曾观赏了这一

---

① 法国国王的兄弟在宫中被称为"先生"，此处指路易十八的弟弟，后来继承王位的查理十世。

路风光。刚踏上救世主桥头，我同奥里热先生不期而遇。他猜出我是去葫芦钟堡，我也猜出他是从那里返回，于是我们各自停车，从车上下来；我要打听情况，他也正想告诉我。

“请问，德·莫尔索夫人怎么样？”我问道。

“等您赶到，恐怕她就不在人世了，”他答道，“她临终的状态真可怕，完全是营养不足致死。六月份，她派人叫我的时候，病已严重，任何医道都无能为力了。她的症状十分可怕，想必德·莫尔索先生向您描述过，他不是自以为有过那种感觉么。伯爵夫人并不是因为痛苦而偶然失调，那样好办，经过医生诊治，身体反而会更健康；也不是病症初起，经过调养就能恢复正常，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她的病已经作成，到了医术无能为力的程度：忧郁成疾，无法医治，就象匕首造成的致命伤。她的病是某个器官衰竭造成的；这种器官的功能同心脏一样，是维系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忧伤象匕首一样厉害。千万不要搞错了！德·莫尔索夫人要死于旁人不知的心病。”

“旁人不知！”我说，“她的孩子没生病吧？”

“没有，”他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自从她病重之后，德·莫尔索先生就不再折磨她了。我去也没用了，有阿泽的德朗德先生就够了；什么药也不管用，病人要忍受剧烈的痛苦。她那样富有、年轻、漂亮，临终却骨瘦如柴，饿得面容苍老，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四十天来，她的胃仿佛闭合了，不管做什么给她吃，她都吐出来。”

奥里热先生紧紧握住我伸过去的手，他几乎是以尊敬的

姿势主动同我握手。

“坚强点儿，先生！”他说着，举目望天。

他认为大家都同样悲痛，便表示同情，殊不知他这话宛似穿心之箭，有毒的箭头刺伤了我。我飞身上车，许以酬赏，好让驿车及时赶到。

尽管我心急如焚，可是我觉得这段路只走了几分钟，因为无限辛酸、万般感慨，一齐涌上心田，也就不觉路长了。她忧伤致死，而她孩子的体格却很健康！她是因我而丧命的啊！我的良心提出严厉的指控，这控诉要在此生乃至身后回响。人间的正义是多么软弱无力啊！明显的犯罪行为才会受到惩罚。一举将人杀死，趁人睡觉而突然袭击，把人打入长眠之中，或者打个措手不及，使人没有临终的痛苦，这样宽宏大量的杀人凶手为什么要处死，要受人唾骂呢？而将苦汁一滴一滴注入人的心灵，逐渐毁坏人的身体，这样的杀人凶手为什么能生活幸福，受人尊敬呢？多少凶手逍遥法外！对文明罪恶是多么宽容！对诛心的谋杀不闻不问！不知道哪来的复仇之手骤然拉开了遮盖社会的彩色幕布。于是，我看见了好几位您我都熟识的受害者：就在我动身的前几天，德·鲍赛昂夫人到诺曼底去奄奄待毙①！德·朗热公爵夫人已经身败名裂②！布朗东夫人③来到都兰，在杜德莱夫人住过两周的陋室中殒命，而且您知道，她是被杀害的！多么悲惨的结

① 见本全集第三卷《被遗弃的女人》。

② 见本全集第十卷《朗热公爵夫人》。

③ 见本全集第三卷《石榴园》。

局啊！在我们的时代，这类事件不胜枚举。谁不认识那位被嫉妒战败、服毒自杀的可怜的青年女子①呢？也许德·莫尔索夫人也为嫉妒所害吧。那位花容月貌的婵娟，宛如一朵被牛虻叮咬的鲜花，婚后两年便玉陨香消，做了她的羞耻心与无知的牺牲品，做了一个恶棍的牺牲品②；那个恶棍与龙克罗尔、蒙特里沃、德·玛赛狼狈为奸，他得到他们的一臂之力，也为他们的政治计划效劳。谁听了这个女子临终情景的描述，不感到心惊肉跳呢？她对任何哀求也不动心，在光明磊落地偿清了丈夫的债务之后，决不肯再见她的丈夫。德·哀格勒蒙夫人不是也走到坟墓边上了吗？若是没有我兄长的照拂，她还能活在世上吗？③社会与科学都是这类罪恶的同谋，没有任何刑事法庭审理这些罪行，就好象任何人都不会死于忧伤、绝望、爱情、隐秘的不幸，不会死于徒劳培育的、不断栽植而又被连根拔掉的希望。新医学就有解释这一切的妙词：胃炎、心包炎、以及名称只能附耳相告的数不清的妇女病，它们就是人死入殓的证书；送殡的人流下的虚伪眼泪，很快就被公证人的手拭干。难道在这种不幸的深处，还有我们尚未认识的法则吗？正象百万富翁鲸吞千百个小型企业那样，难道百岁老人也要无情地以死尸铺地，吸干周围

---

① 可能指德·贝吕纳公爵的女儿，她由于嫉妒，于一八二四年服毒自杀。

② 菲讷版《人间喜剧》曾注明这个恶棍是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这里提到的是是未完成的《阿尔西的议员》中的故事。

③ 夏尔·德·旺德奈斯是德·哀格勒蒙夫人的情夫。见本全集第四卷《三十岁的女人》。

的营养才能神清体健吗？难道存在一种有毒的强壮生命，专门啖食娴雅温柔的人吗？天哪！难道我与虎狼同类吗？悔恨用灼热的手指揪我的心。车驶入葫芦钟堡的林荫路时，我已泪流满面。正值十月，早晨空气湿重；路两侧的杨树枯叶纷纷飘落，那还是亨利埃特指挥栽植的。记得从前，她就是在这条林荫路上挥动手帕，仿佛在呼唤我！她还活着吗？我低垂的额头还能感受到她那雪白的双手吗？刹那间，我偿付了阿拉贝尔给我的全部欢乐，深感这些欢乐要价太高！我发誓永远不再见她，我恨透了英国。尽管杜德莱夫人是英国女性的变种，我还是把所有英国女子都打入另册。

我走进葫芦钟堡的院落时，又受到一次新的打击。我看见雅克、玛德莱娜和德·多米尼神甫一齐跪在一个木十字架下。这个十字架立在一块地角，建造栅栏时围在院内，伯爵夫妇谁也不想将它拆除。我跳下车，涕泪交流，朝他们走去，看到两个孩子和这位严肃的神甫祈求上帝的场面，我的心都碎了。老驯马师光着头，站在几步远的地方。

"怎么样，先生？"我问德·多米尼神甫，同时吻了吻雅克和玛德莱娜的额头；他们俩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停止祈祷。神甫站起身，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靠在上面，对他说道："她还活着吗？"他悲伤地轻轻点了点头。"告诉我呀，求求您，看在天主受难的份儿上！你们为什么在这个十字架下祈祷？为什么待在这里，而不守在她的身边？早晨这样凉，孩子为什么待在户外？全告诉我吧，免得我因为不了解情况，做出错事来。"

"几天来，伯爵夫人只肯在规定的时间见她的孩子。——先生，"他沉吟一下，又说道，"也许您要等几个小时，才能见到德·莫尔索夫人，她完全变样儿了！不过，这次会面，最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要不然，您可能又要给她增添痛苦……至于死，那倒是上天的恩典。"

我紧紧握住这位圣徒的手，他的眼神和声音只能抚慰，而不会加剧别人的伤痛。

"我们在这里为她祈祷，"他又说，"因为，原先她那么圣洁，那么安命，那么死而无怨；几天来，她对死亡却产生一种秘而不宣的恐惧，她向生命力旺盛的人投去的目光，第一次带有阴郁羡慕的感情色彩。她头脑昏乱，我看主要不是由于惧怕死亡，而是由于她内心迷惘，由于她的青春之花凋谢之后发酵了。是的，邪魔在同天堂争夺这颗美好的心灵。夫人在橄榄山①上接受挑战，她泪如雨下，哭白玫瑰的殒落，因为她头上戴的耶弗他婚礼花冠的白玫瑰一瓣一瓣飘落了。②等一等，先不要露面，您会带去朝廷的灿烂光采，会让她在您的脸上重新看到上流社会欢宴的神气，因而会使她更加抱

---

① 典出《新约》，耶稣被捕之前，曾在橄榄山讲道，这里指莫尔索夫人的宗教观念受到肉欲的挑战。

② 典出《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位勇士，他为战胜亚扪人，曾向耶和华许愿：当他战胜归来时，他将把迎接他的第一个人献给神，谁知第一个跳出来迎他的，竟是他的独养女儿。女儿只好终生不嫁，但求父亲允许她上山两月，哀哭自己终身为处女。这里的意思是莫尔索夫人为自己守住贞操而失去幸福哀哭。

恕。可怜这种软弱吧，连上帝都宽恕他那托生为人的儿子的软弱。况且，没有对手，轻而易举地取胜，这又算什么本领呢？她的忏悔师和我是一对老人，形销骨立，不会伤害她的视觉，请允许我们当中的一个先去见她，让她对出乎意料的会面有个精神准备，免得感情过分激动；皮罗托神甫是不准她激动的。不过，世间万物有无数的因果关系，只有信徒才能看得到；您到这里来，也许是受天上的一颗星辰指引。那些星辰照耀着精神世界，既能把人引向坟墓，也能把人引向马槽①……”

他的话语热忱，富有说服力，宛如雨露洒在我的心田。他说半年来，奥里热先生的诊治不见效果，伯爵夫人的病痛日益加重；整整两个月，大夫每天傍晚都来葫芦钟堡，因为伯爵夫人曾说过："救我一命吧！"有一天，老医生叹道："然而，若治身病，先得治心病啊！"

"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位无比温柔的女子说话尖酸起来，"德·多米尼神甫又对我说。"她呼吁大地把她留下，而不是呼吁上帝把她领走；继而，她又因抱怨天意而后悔。这种情绪变化撕裂她的心，使肉体与灵魂的搏斗变得更加可怕。肉体时常占上风！'你们把我拖累得好苦啊！'有一天她对玛德莱娜和雅克说，同时把他们从床边推开。然而这阵子，在我的感召下，她又回到天主身边，她对玛德莱娜小姐说了天使般的话：'别人的幸福，也能成为再也得不到幸福的人的快乐。'

---

① 耶稣降生在马槽。

她的声音那样凄切，我感到眼圈湿润了。她跌倒了，这不假；然而，她每失足一次，总能站起来，往天堂飞升。”

我偶然听到的这些情况，在这种种不幸的大合奏中，正以悲哀的音调组成葬礼的主旋律，组成即将逝去的爱情的呼号。我被这些情况震撼了，不禁高声说：

“这株被折断的美丽的百合花，您认为还能在天堂重新开放吗？”

“您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一朵花，”神甫答道，“然而，这次您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痛苦的烈火中燃尽净化了，纯洁得象埋在灰烬里的钻石。是的，这颗杰出的灵魂，天使之星，将移出云翳，更加灿烂夺目，飞向光明的王国。”

我以无限感激的心情，紧紧握住这位神甫的手；这时，伯爵从屋里探出头发全白的脑袋，随即朝我冲过来，显然感到非常意外。

“她说对啦！他真来了。德·莫尔索夫人高声说：‘费利克斯，费利克斯，他来啦！’我的朋友，”伯爵用恐怖失态的目光看着我，又对我说，“死神在这儿呢，它已经摧残了我，何不把我这副老骨头攫走呢……”

我鼓起勇气，朝主楼走去，但是，走到横贯一楼的连接草坪与台阶的长过厅门口时，却被皮罗托神甫叫住了。

“伯爵夫人请您等一下再进去。”他对我说。

我扫了一眼，只见仆人进进出出，十分忙碌，一个个都悲痛得失魂落魄，又无疑对玛奈特向他们传达的指示感到惊异。

“出了什么事了？”伯爵问道，他看见这乱哄哄的场面就慌了神，既是由于他对这场可怕病灾的恐惧，也是由于他的不扰自惊的性格。

“这是病人的一种怪念头，”神甫答道，“伯爵夫人不愿意象现在这副模样接待子爵先生，说是要打扮一下，何必违拗她呢？”

玛奈特去找玛德莱娜，我们看见玛德莱娜走进她母亲的卧室，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随后，雅克、他父亲、两位神甫和我，我们五个人沿着楼前的草坪默默走去，绕过了主楼。我时而眺望蒙巴宗，时而观赏阿泽，只见山谷染成黄色，一片哀伤的气氛；同以往一样，山谷的景色总是与我的心情相契。突然，我发现可爱的小姑娘在寻觅并采撷秋天的鲜花，一定是要扎制花束。这种模仿我从前以花束表白爱情的行为，意味深长，我想到这点，不禁心如刀绞，痛苦难言，身子站立不稳，眼睛也模糊了；走在身边的两位神甫将我扶到平台的石井栏边。我在那儿呆了半晌，仿佛精疲力竭，但是还没有完全昏厥。

“可怜的费利克斯，”伯爵对我说，“她执意不准写信告诉您，她知道您是多么爱她！”

我虽然有悲痛的思想准备，却也无力承受她这深情厚意，因为这概括了我的全部幸福的回忆；我思忖道：“这片荒野，干旱得象一具枯骨，在灰暗的天空下，只挺立着一簇花；从前我游玩时观赏这簇花，总是不寒而栗，它正是这凄惨时刻的写照！”这座小古堡从前多么兴旺，多么红火，现在却死

气沉沉！一切都在哭泣，一切都表明绝望与荒废。路径只平整了一半，刚动手的活计又撂下，雇工们站在那儿望着古堡。虽然是收葡萄的时节，却听不到一点喧声笑语；葡萄园一片寂静，仿佛没有人。我们信步走着，就象由于痛苦而无心闲谈的人一样，只是听着伯爵讲话；我们当中惟有他的嘴闲不住。他先是出于对妻子的不自觉的爱，讲了一些带感情的话，接着又犯了老毛病，抱怨起伯爵夫人来：他妻子从来不知道爱惜身体，也不听他的好言劝告；是他头一个发现她患了这种病的征兆；因为他在自己身上仔细观察过，而且战胜了这种疾病；他并没有寻医求药，而是饮食有方，避免情绪激动，病就自然好了。本来他也能把伯爵夫人的病治好，无奈做丈夫的负不起这样的责任，尤其是他痛心地看到，无论什么事，人家都无视他的经验。尽管他一再阻拦，伯爵夫人还是请奥里热来诊治。奥里热从前给他治病就极其差劲，这次非把伯爵夫人治死不可。这种病如果是忧虑过度引起的，那么首先病倒的应当是他。其实，他妻子有什么可伤心的呢？伯爵夫人生活得很幸福，她没有一点烦恼，也没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多亏他经营有方，他们才财源茂盛，尽如人意；他让德·莫尔索夫人主持葫芦钟堡；他的子女受到了良好教育，身体健康，再也不用父母提心吊胆了。伯爵夫人的病从何而起呢？他独自争辩着，沉痛的话里掺杂着毫无道理的责难。继而，他又回忆起这位高尚女子的可贵之处，干涸已久的眼睛里流出了几滴泪。

玛德莱娜前来告诉我，她母亲在等着我。皮罗托神甫跟

在我身后，神态严肃的少女则走在父亲身边，她说伯爵夫人不胜人多劳神，希望单独见我。这一时刻的庄严气氛使我感到内热外冷；在生活的重大关头，这种感觉往往能把我们摧垮。有些人仿佛是上帝确认的使徒，赋予他们以温和、纯朴、耐性与宽容的精神。皮罗托神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道：

"先生，您要知道，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阻止这次会面。只有如此，这位圣女的灵魂才能得救。我考虑的仅仅是她，而不是您。现在，您就要去看天使本应禁止同您见面的人，要知道，我会插在你们中间，以便保护她而对付您，也许还对付她本人！她现在很脆弱，您要特别谨慎，我并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分替她向您求情；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朋友，他要使您避免悔恨。我们亲爱的病人将完全死于饥渴。从今天早晨起，她就异常焦躁，这是可怕的死亡的先兆。我并不隐讳，她是多么留恋人世，她的肉体反抗的呼号，在我的心中渐渐止息，但也仍然刺痛这颗心中柔和的回声。不过，德·多米尼先生和我，我们接受了这项宗教使命，不让这个高贵的家庭看到这种精神危机的情景；家里人已认不出这颗朝夕照耀他们的星辰了。丈夫、孩子和仆人都问：'她在哪儿？'她完全变了。她见到您，又要发怨言了。请您摆脱世俗之见，忘掉虚荣心，在她身边要做上天的使者，不要做尘世的助手。但愿这位圣女临终之时精神上不再迷惘困惑，不要脱口说出绝望的话……"

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怜的忏悔师见我一直沉默不

语，感到非常惊愕。我看得见，听得清，走得动，但仿佛是在腾云驾雾，心里总是嘀咕："发生什么事情了？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人人都倍加小心？"这种思虑产生的疑惧很不明确，因而就更为可怕：这里面包容了全部痛苦。我们走到卧室门口，忏悔师不安地打开房门。我看见亨利埃特穿着白色衣裙，坐在壁炉前的小长沙发上。壁炉架上的两个花瓶插满了鲜花，窗前的独脚小圆桌上也摆了鲜花；房间转瞬恢复了原状，临时摆设一新。我从皮罗托神甫愕然的表情上猜出，这位生命垂危的女子已将病榻周围的医药器皿全部搬掉。在临终前的高热中，她挣扎着使出最后的气力，把凌乱的房间布置好，以便体面地接见她此刻最爱的人。在饰巾的团团花边下面，她那瘦削的脸庞就象刚刚绽开的玉兰花，泛着青白色，犹如黄色画布上用粉笔勾勒的心爱之人的头部轮廓。不过，要感受秃鹫的利爪抓进我的心里有多深，就得想象素描上已画完的那双凹陷然而充满生命的眼睛，在一张毫无生气的脸上闪着异样的光芒。不断战胜痛苦而获得的那种安详庄严的神态，在她身上已不复存在。面部唯有额头依然饱满匀称，显示出大胆挑衅的欲望与克制住的咄咄逼人之态。尽管脸庞狭窄蜡黄，但是内火却流泄闪耀，如同溽暑天气时田野上灼热的气流。她的太阳穴塌陷，两腮凹进去，一张脸只有皮包骨，发白的嘴唇浮现的微笑，有几分死神冷笑的意味。前襟双叠的衣裙显出她秀美的上身现在有多么枯瘦。她脸上的神情足以表明，她知道自己容颜消损，心中痛苦万分。她不再是我那俏丽曼妙的亨利埃特，也不再是崇高圣洁的德·

莫尔索夫人，而是博叙埃所说的某种无名的东西[1]，它在同冥冥搏斗；它在饥饿和落空了的欲念的推动下，为求生而同死神作战。我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吻了吻，只感到她的手滚烫，枯瘦如柴。她看出我竭力掩饰的痛苦与惊异，毫无血色的嘴唇在贪婪的牙齿上绷紧，试图强作笑容；通常，我们的这种微笑，既可以掩饰报复的嘲讽、欢乐的期待，也可以掩饰心灵的陶醉、失望的狂怒。

“噢！这就是死亡，我可怜的费利克斯，”她对我说，“您不喜欢死亡！丑恶的死亡，任何人都憎恶，连最无畏的情人也憎恶。我非常清楚，爱情到此为止。杜德莱夫人怕您见她变了模样会吃惊，决不肯再见您。唉！费利克斯，为什么我渴望见您呀？您终于来了，我却以可怕的景象报答您的忠诚；从前，德·朗塞伯爵[2]看到这种场面，就进了苦修会当修士；我曾希望在您的记忆里，始终美丽，始终崇高，宛似一朵永不凋谢的百合花；然而，我打破了您的幻想。真正的爱情是不计较什么的。您不要逃避我，请留下来吧。今天早晨，奥里热先生认为我好多了；我会活下去的，会在您的目光下复活的。等我恢复点体力，能进点食，我还会变得美丽的。我刚刚三十五岁，还能有美好的岁月。幸福能使人年轻，我渴望尝到幸福。我有过甜美的打算，我们把他们丢在葫芦

---

① 指死亡，法国作家博叙埃在《诔词》中谈到死亡时，多次讲：“不知何物，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它的名称。”

② 德·朗塞伯爵（1626—1700），年轻时生活放荡，后来见他的密友德·蒙巴宗公爵夫人去世，十分悲痛，遂进入苦修会。

钟堡，我们双双去意大利。”

我的眼睛湿润了，把头转向窗口，装出赏花的样子。皮罗托神甫急忙走过来，脑袋探向那瓶花，附耳对我说："千万不要流泪！”

“亨利埃特，您不爱我们可爱的山谷了吗？”我反问道，以便给我刚才那突然的动作找个理由。

“哎呀，”她撒娇地把额头送到我的唇边。“可是，没有您，我觉得它死气沉沉……没你，”她又说，同时用滚热的嘴唇擦了擦我的耳朵，吐进去这两个字，犹如两声叹息。

我不禁毛骨悚然：这种狂热的爱抚超过了两位神甫介绍的可怕情况。这时候，我的第一阵惊吓过去了，虽然我还能运用自己的理智但是意志还不够坚强，克制不住这种场面下内心的激动，我只是听着，一声不答，更确切地说，我嘴角挂着凝固不动的微笑，频频点头来作答，以免拂她的意，就象母亲对待孩子那样。她的容颜凋残使我惊诧之后，我又发现昔日那样超尘脱俗、令人敬佩的女子，如今神态、声调、举止、眼神及思想，都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无知、幼稚可爱、好动的本性，以及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与己无关的事满不在乎的态度，总之，具有孩子所有的弱点，需要人保护。人临终时全都如此吗？难道他们剥掉了社会的全部伪装，就象儿童尚未披上那些伪装吗？或许是伯爵夫人来到永生的岸边，除了爱情不再接受人类的任何情感，象赫洛亚① 那样表达爱情

① 田园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中的主人公。作者朗古斯是希腊作家，大约生活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至三世纪上半叶。

的甜美纯真吗？

“还象过去那样，费利克斯，您能使我恢复健康的，”她说，“我的山谷对我的身体也会有裨益。您给我的食物，我怎么能不吃呢？您多么会护理病人啊！再说，您年富力强，在您的身边，就能受到生命力的感染。我的朋友，要向我证明我不会死，不会枉活一世而死去！他们认为我的最大痛苦是干渴。哦！对，我非常渴，我的朋友。安德尔河水，我看了就难受，可是，我的心却焦渴如焚。我渴求的是你，”她用滚烫的手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过去，附耳对我说：“我奄奄一息，是因为看不到你！你不是要我活下去吗？我要活，我也要骑马！巴黎、庆宴盛会、人生欢乐，我全要领略。”

啊！娜塔莉，这种可怕的呼声，是没有享受到人生快乐的肉体产生的追求，从远处传来令人胆寒，但在老神甫和我的耳中却铮铮作响：这种激越的声调，既表达了一生的搏斗，又体现了错过真正爱情的苦恼。伯爵夫人烦躁地站起身来，就象孩子想要玩具一样。可怜的忏悔师看到自己的忏悔者如此举动，便猛然跪下，双手合十，祷告起来。

“是的，活下去！”她说着，把我拉起来，偎依在我的身上，“靠现实生活，而不是靠谎言。我的生活完全是一场骗局；几天来，我历数了这种种的欺骗行径！我还没有享受过生活，从来没有到荒野去寻觅一个男子，怎么能死呢？”她住了口，仿佛在倾听，隔着墙闻出什么气味。“费利克斯！收葡萄的女工要吃晚饭了，而我，我呢，”她操着孩子的声调说，“我是女主人，却在挨饿。爱情上也是如此，她们多幸福啊！”

“kyrie eleison! ①”可怜的神甫说着，合拢手掌，眼望上空，诵起连祷文。

亨利埃特双臂搂住我的脖子，热烈拥抱我，她一面紧紧搂着我，一面说：“您再也不能从我手里逃掉了！我要得到爱，我也要象杜德莱夫人那样爱得发狂，我还要学英语，以便用英语讲好：my dee。”她对我点点头，从前当她表示要走开一下马上回来就是这样点头的。“我们一起用晚餐，”她对我说，“我这就去吩咐玛奈特……”她一阵眩晕，停下脚步；我把她抱到床上，让她和衣而卧。

“曾经有过一次，您也是这样抱我的。”她睁开眼睛对我说。

她的身子很轻，特别烫人；我抱她的时候，感到她浑身滚烫。德朗德先生走进来，看到房间的布置，不免惊奇，但是见我在场，心里也就明白了。

“死真痛苦啊，先生。”她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德朗德先生坐下来，号了号病人的脉，又霍地站起来，走到神甫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便出去了。我也跟了出去。

“您打算怎么办？”我问大夫。

“不让她临终太遭罪，”他对我说，“谁会相信她的精力还能如此旺盛？想想这些日子她是如何度过的，我们真不明白她怎么还活着。算来有四十二天了，伯爵夫人不吃，不喝，也不睡觉。”

---

① 希腊文祷词：主啊，可怜我们吧！

德朗德先生去找玛奈特。皮罗托神甫把我带到花园里。

"让大夫去处理吧，"神甫对我说，"他让玛奈特做帮手，要用鸦片薰雾法给夫人治疗。对了，她的话您都听到了，"他对我说，"万一她说这些荒唐话时心里很清楚！……"

"不会的，这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我答道。

我痛苦得神经都迟钝了。我越往前走，这一场面的每个细节就越扩延张大。我突然从平台下面的小门出去，跳上那只平底船，坐下来，独自躲在那儿冥思苦索。我力图摆脱自己赖以生存的力量；这个罪不亚于鞑靼人惩罚通奸男女的酷刑：他们把罪人的一个肢体夹在木桩里，并留下一把刀，罪人若不想活活饿死，就得自己用刀砍断夹住的肢体。我的灵魂也受到这种惩戒，要割掉最美好的那一半。我的生活也虚度了！我在绝望中，产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忽而我要同她一块儿死，忽而我想去拉迈伊雷镇①，同刚到那里的苦修士一起隐居。我的双眼模糊，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凝望着亨利埃特在里面受病痛折磨的卧室的窗户，仿佛又看到了照亮窗户的灯光，如同我的灵魂和她结合的那天夜晚一样。我不是本该专心办事，为她保存自己，只过着她给我创造的简朴生活吗？她不是命令我成为一个伟人，规避低下可耻的情欲吗？哪知我同所有男人一样寻欢作乐。贞洁不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吗？而我却没有保持。猛然间，我厌恶起阿拉贝尔所筹划的爱情。我抬起颓丧的脑袋，思忖今后我从哪儿得到

① 图尔附近的一个小镇，当地有一座建于十二世纪的修道院。

光明和希望，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突然听到空气微微震动的声响，回身朝平台一望，只见玛德莱娜在上面独自漫步。于是，我拾级而上，朝平台走去，想问问这个可爱的姑娘，她在十字架下看见我的时候，为什么态度那么冷淡。这时，她已经坐到石椅上。她瞥见我走到半路，便装作没有看见我，起身离去；她匆忙的神态表明，她不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她憎恨我，想躲避害了她母亲的凶手。我顺着台阶回到葫芦钟堡时，看见玛德莱娜象尊雕像，纹丝不动地伫立着，倾听我的脚步声。雅克坐在石级上，还是刚才我们一道散步时令我深为诧异的那副漠然神态；那时我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不过只存在心里，待日后再从容回味，深深探究。我注意到年轻人身上罩上了死亡的阴影，甚至对悲伤的事也无动于衷了。我想探询一下这颗晦暗的灵魂。玛德莱娜是把自己的想法保存在心里，还是怂恿雅克也仇恨我呢？

“你知道，”我想搭话，便对雅克说道，“我是你最忠诚的兄弟。”

“您的友谊对我毫无用处，我将随我母亲而去！”他答道，同时瞥了我一眼，目光因痛苦而惶恐不安。

“雅克，”我高声说，“你也一样？”

他咳嗽起来，走开几步，继而又回来，把他的带血的手帕在我眼前晃了晃。

“您明白吗？”他问道。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致命的隐痛。正如此后我看到的，这对兄妹总是相互躲避，亨利埃特一病不起，葫芦钟

堡的一切衰微破败了。

“夫人睡了。”玛奈特前来对我们说，她看到伯爵夫人不再痛苦，脸上就露出喜色。在这种可怕的时刻，虽然人人都清楚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他们出于真挚的感情，完全不顾常理，一心渴求小小的宽慰。一分钟犹如一个世纪，大家都希望过得舒畅些，都希望病人在玫瑰丛中安歇，都希望替病人受罪，都希望病人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咽气。

“德朗德先生吩咐把花拿走了，他说花对夫人的神经刺激太大。”玛奈特对我说。

这么说来，她那些谵语是花引起的，并不是发自她的内心。大地的情种，授粉的欢乐，植物的爱恋，都以其芳香把她熏醉，并把她对幸福爱情的憧憬唤醒；无疑自青年起，那种憧憬就在她身上沉睡了。

“来吧，费利克斯先生，”玛奈特对我说，“去看看夫人，她象天使一样美。”

我回到垂危病人的榻前。这时太阳西沉，把阿泽城堡的屋顶瓦檐映得黄澄澄的。周围一片寂静纯洁。柔和的余辉照着病榻，亨利埃特沐浴在鸦片的烟雾中。此刻她的身体似乎不复存在，惟有灵魂呈现在脸上，这张脸象暴雨过后的晴空一样明净。布朗什和亨利埃特，一位女子的这两张玉洁冰清的面孔，重又显得格外美丽，因为我的记忆、我的思想、我的想象都一齐协助大自然，使每个变了样的部分都恢复正常，只见得胜的灵魂在她脸上一阵阵放光，那光波同她呼吸的节奏协调一致了。两位神甫坐在病榻旁边。伯爵颓然地站着，

他看清了死神的战旗在这个亲爱的人上方飘扬。我坐在长沙发上，正是她刚才坐过的位置。我们四个人相互看了看，眼睛都噙着泪水，流露出对这位美丽的天使的敬佩与惋惜。理性的光芒，宣示天主又回到他的最秀丽的圣体龛中。德·多米尼神甫和我以目代口，交换共同的想法。是的，天使在看护着亨利埃特！是的，他们的利剑在这高贵的头上闪闪发光；这额头又恢复了美德的庄严神态；从前，正因为有这种神态，它才象一颗同周围精灵恳谈的看得见的灵魂。她面部的线条平静纯洁了，在守护她的上品天神的无形香烟缭绕中，她身上一切都扩大，变得崇高了。肉体痛苦时呈现的青色，已经变成了全白色，变成了垂死之人的黯淡而冰冷的苍白色。雅克和玛德莱娜走进来；玛德莱娜崇拜的举动，使我们大家不寒而栗，只见她扑到病榻前，双手合十，惊叹一声："啊！这才是我的母亲！"雅克嘴角挂着微笑，他已确信会追寻母亲而去。

"她就要到达彼岸。"皮罗托神甫说道。

德·多米尼神甫看着我，仿佛向我重复："我不是说过，这颗星还会升上天空，光灿夺目吗？"

玛德莱娜的目光一直盯着母亲，随着她一起呼吸，气息象她一样轻微；我们都恐惧地倾听这最后维系着生命的呼息，生怕她一用力就要停止。这少女好比圣殿门前的天使，既企足而待，又沉静自若，既坚强不屈，又卑恭驯顺。这时，镇上响起三钟经声，温煦的气流送来阵阵钟鸣；这钟鸣向我们宣告，这个女子已经补赎了作为女性的全部过失，此

刻，全体基督教徒都在复诵天使对她说的话。这天傍晚，我们觉得 Ave Maria① 声就象上天的祝福。预兆如此明确，大限已到，我们不禁泪如泉涌。薄暮时分，万籁和鸣，微风习习，枝叶沙沙作响，鸟儿归巢前发出最后的啾啁，虫声唧唧，流水潺潺，雨蛙哀鸣，整个田野都在向这朵最美的幽谷百合诀别，向她的淳朴的田园生活诀别。这宗教的诗与大自然的诗融为一体，完美地谱成了一首送别曲，以致我们的呜咽也一阵紧似一阵了。我们深深地陷入瞻仰与凝思中，仿佛要把这情景永远铭刻在心上，因此，虽然房门敞着，我们却没有发现仆人已跪了一地，正虔诚地祈祷着。这些可怜的人凡事总是抱着希望，还以为女主人能保住性命；然而，预兆是如此明显，使他们内心伤痛不已。皮罗托神甫打了个手势，老驯马师便出去请萨榭的本堂神甫。大夫站在病榻旁边，拉着病人毫无生气的手，平静得象科学的化身，他已向忏悔师示意，这次睡眠是这个被召回的天使没有痛苦地度过的最后时刻。该给她做临终傅礼了。九点钟光景，她慢慢醒来，用惊讶而温柔的目光看着我们；于是，我重又看到我们崇拜的人在她美好日子时的芳容。

“母亲，你太美了，不会去世的，你能恢复健康，能活下去。”玛德莱娜高声说。

“亲爱的女儿，我能活下去，但只是附在你的身上活下去。”她含笑答道。

---

① 拉丁文：圣母马利亚。——《圣母经》的第一句。

接着是撕肝裂胆的拥抱：母亲一个个拥抱孩子，孩子又轮流拥抱母亲。德·莫尔索先生虔敬地吻了妻子的额头。伯爵夫人看见我，不由得脸红了。

"亲爱的费利克斯，"她说道，"恐怕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惹您伤心了！不过，我这可怜的人迷了心窍，可能对您讲了一些话，请您忘掉吧。"她把手伸给我，我接住吻了吻，她怀着贞洁的感情粲然一笑，说道："还象以往那样，好吗，费利克斯？……"

在病人作临终忏悔的那段时间，我们都离开了卧室，来到了客厅。我坐到玛德莱娜身边。她碍于众人，不便无礼地躲开我；不过，她学她母亲的样儿，目不及人，沉默不语，对我更是不屑一顾。

"亲爱的玛德莱娜，"我低声对她说，"您对我有什么不满呢？在临终的人面前，大家都应当和解，为什么还这么冷淡呢？"

"我好象听见了我母亲此刻讲的话，"她答道，那神态就象安格尔①画的《上帝之母》②。那幅画上的圣母已经很痛苦，儿子即将丧生，她还准备保护人世。

"纵然我有罪，在您母亲宽恕我的时候，您还谴责我。"

"您，总谈您！"

她的声调流露出来的仇恨，象科西嘉人的仇恨一样深思熟虑，又象没有研究过人生的人所作的判决一样毫不留情，

① 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

② 可能指《路易十八的心愿》那幅油画，安格尔作于一八二四年。

这种人绝不肯宽恕违反感情法则的过错。周围鸦雀无声，一小时过去了。皮罗托神甫听完德·莫尔索伯爵夫人的全面忏悔，走了出来，我们大家又进去了；这工夫，亨利埃特已让人给她穿上可能当作寿衣的长衫，这种念头，正是那些相互引为姊妹的心灵高尚之人所易产生的。我们进去时，她正坐着，因为赎了罪，有了希望而显得更美丽。我看见壁炉里的黑色灰烬：我的信件刚才被烧掉；听她的忏悔师说，直到临死她才肯作出这种牺牲。她象从前那样冲我们微笑，眼里闪着泪花，表明她已大彻大悟，望见了极乐世界的欢乐。

“亲爱的费利克斯，”她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说道，“留在这儿吧。您应当观看我一生的最后一幕场景，这一幕并不是最轻松的，但是与您有密切关系。”

她摆了摆手，让人把房门关上。伯爵接受她的请求坐下来，皮罗托神甫和我依然站着。伯爵夫人由玛奈特扶着站起来，跪到伯爵的面前，头枕在他的膝上，并要这样待着，使伯爵深为诧异。等玛奈特退出去之后，她又抬起头来。

“我作为您的妻子，尽管行为是忠诚的，”她用异样的声音对伯爵说，“但是，先生，有时我也没有尽到责任。刚才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力量，就是为了请求您宽恕我的过错。我对家庭以外的一位朋友的体贴关心，超过了对您应有的感情。您可能比较过这两种关心，比较过用到他身上和用到您身上的心思，因而对我很恼火。我的确产生过一种炽烈的友谊，”她小声说道，“而且任何人，甚至当事人也不完全了解，虽说从世俗的观念来看，我保持了贞操，虽说我是您的无可指责的

妻子，但是，我头脑里经常有意无意地闪过一些念头，此刻我担心，当时我太迎合那些念头了。然而，我始终深情地爱您，始终是您柔顺的妻子，乌云从蓝天下掠过，并不会玷污它的纯净，因此您可以看到，我是仰起纯洁的额头恳求您祝福的。只要您对您的布朗什，对您孩子的母亲说句温存的话，并宽恕她所有的过错，她就会毫无悔恨地离开人世；要知道，她是在得到人人都服从的天国法庭的赦免之后，才原谅自己的。”

“布朗什，布朗什，”老人高声说，突然泪如泉涌，落在他妻子的头上，“你难道要我难过死吗？”他用一种罕见的力量把她扶起来拉向自己，圣洁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并且一直这样扶着她，又说道：“难道我就不需要请求你宽恕吗？我不是常常发脾气吗？你这不是夸大了象孩子一样的不安吗？”

“也许是吧，”伯爵夫人又说，“不过，我的朋友，临死之人难免软弱，请您宽容些，让我安心吧。等您到了这种时刻，您会想到我是怀着祝福您的心情离开您的。这个信物包含着深厚的情谊，您允许我把它留给我们的朋友吗？”她指着壁炉上的一封信说。“现在他是我的义子了，仅此而已。亲爱的伯爵，心灵也有它的遗嘱：我临终的遗愿，就是要求亲爱的费利克斯完成几项神圣的使命。我并不认为自己过高地估计了他，您要是允许我留给他一些嘱托，那就证明我也没有过高地估计您。我终究是个女人，”她柔媚而凄楚地垂下头，说道，“我请您宽恕之后，又请求您开恩。——您看看这封信吧，”她把那封神秘的信递给我，对我说道，“不过要等我死后再看。”

伯爵见妻子的脸色转白，便抱起她，亲自送到床上，我们都围了上去。

“费利克斯，”她对我说，“我可能有对不住您的地方，我常常使您期待一些快乐，而我自己却在那种快乐面前退却了，这样就可能给您造成了一些痛苦。不过，在弥留之际能同大家消怨解仇，这难道不全仗了做妻为母的勇气吗？那么，您也宽恕我吧；过去您经常谴责我，而您的不公正的态度反倒使我高兴！”

皮罗托神甫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垂危的女人一见这个手势，立即垂下头，她感到一阵眩晕，招手示意，让本堂神甫、她的孩子和仆人都进来。接着，她庄严地向我指了指颓丧的伯爵和刚进来的两个孩子。这位父亲，惟独我俩知道他患有神经错乱症，现在成了这对娇弱子女的监护人，她看着，心里怎能不默默祈求，而这些无言的祈求犹如圣火，降落在我的心头。在接受临终涂油礼之前，她请求仆人们宽恕，说她有时对他们态度粗暴了；她还恳求他们为她祈祷，并把他们一一托付给伯爵；她堂堂正正地承认，近来几个月，她发过一些有违基督教精神的怨言，可能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她曾把孩子从身边赶开，还产生过一些不正当的感情。不过她说，她违迕天意的过失，应归咎于她那不堪忍受的病痛。最后，她当着众人的面，由衷地感谢皮罗托神甫，正是这位神甫向她指明尘世空幻的玄机。等她不再讲话了，大家便开始祈祷。接着，萨榭的本堂神甫交给她临终圣体。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急促起来，眼睛开始模糊，随即又睁得大

大的，最后瞥了我一下，就在大家的注视下溘然而逝，说不定还听见了我们的一片呜咽声。这时也巧，我们听见两只黄莺轮流鸣叫，一声接着一声，多次重复着单调的音符，纯净而幽微，仿佛是多情的呼唤。当她咽了最后一口气时，吐出她痛苦的一生最后一丝痛苦时，我觉得自己挨了一击，全身各部分机能都受了伤。伯爵和我，以及两位神甫和本堂神甫，我们一齐守灵，待了一整夜；烛光下，死者躺在灵床上，她饱受了人生之苦，如今总算安息了。有生以来，这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亡。整整一夜，我目不转睛，一直凝视着亨利埃特，沉迷于她那经历狂风暴雨之后宁静纯洁的表情，沉迷于她那雪白的面孔；那张面孔，在我看来仍然具有无限深情，但是再也不会回答我的爱了。在这寂静和寒冷中，它是多么庄严！它表现出多少丰富的思想！它在长眠不醒中显得多么美丽，在静止不动中又多么威严：全部过去依然存在，而未来却已起始。啊！不论她是活着还是死去，我都一样地爱她。清晨，伯爵去睡了，三位神甫困乏不堪，也都打起盹来；这种时刻非常难熬，守过夜的人都有体验。我这才得以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怀着她一向不许我表达的全部情爱，吻了吻她的额头。

第三天，在秋天一个凉爽的早晨，我们陪伴伯爵夫人去她的归宿之地。老驯马师、马蒂诺兄弟俩和玛奈特的丈夫抬着灵柩。我们顺着下坡的路，记得我重新见到她的那天，正是从这条路欢欣雀跃地往上飞奔的。我们穿过了安德尔河谷，来到萨榭的小小公墓。这个简陋的乡村墓地位于教堂后

面，坐落在小山岗上。伯爵夫人出于基督教徒的谦恭，曾经说过，她希望死后葬在那儿，墓前插一个普通的黑色木十字架，就象一个穷苦的农妇那样。走到山谷中段时，我望见小镇教堂和墓地，不觉浑身一阵战栗。唉！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人都有一个各各他①，这时我们的心被长矛刺中，感到头上的玫瑰花冠换成了荆冠，便把自己的三十三个春秋丢在那里：这个山岗应当是我赎罪之地。我们的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们都赶来表达整个山谷的哀悼，她在这里默默地埋下了大量善行。据她的心腹玛奈特说，她为了救济穷人，用光了自己的积蓄不算，还缩减自己的服饰开销。于是，赤身露体的孩子穿上了衣服，婴儿有了衣着用品，母亲得到资助，一袋袋过冬小麦从磨坊主手中买下送给残废老人，一个贫困户在急需时得到一头奶牛，总而言之，这全是一位基督教徒、一位母亲，一位领主夫人的善行；此外，她还及时赠送嫁妆，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替中了签必须应征当兵的青年付钱找替身，这又是多情女子感人至深的捐献。她常说：别人的幸福，就是再也得不到幸福的人们的安慰。这三天晚上，大家都谈论这些事情，因此有那么多人送殡。我和雅克、两位神甫跟在灵柩后面。按照习俗，玛德莱娜和伯爵都没有来，他们单独留在葫芦钟堡。玛奈特却执意要来。

"可怜的夫人！可怜的夫人！现在她总算幸福了。"我听见玛奈特在呜咽中，好几次重复这句话。

---

① 各各他即骷髅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耶稣被钉死之前，头戴荆冠，身着紫袍，时年三十三岁。

当送殡的行列走下磨坊的车道时，泣涕唏嘘声响成一片，听来就象这座幽谷在痛悼她的灵魂。教堂内外挤满了人。宗教仪式结束，我们来到墓地，她就要在十字架旁边下葬。我听见石砾、沙土落在棺木上的声响，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摇晃起来，于是请求马蒂诺兄弟俩扶着我。他俩把我这半死不活的人送到萨榭古堡，古堡主人客气地留我住下，我接受了。不瞒您说，我并不想回葫芦钟堡，也不愿意再去弗拉佩斯勒堡，因为从那儿能望见亨利埃特的旧居。住在萨榭古堡，就等于守在她身边。我一连住了几天，那间房子的窗户正对着我向您提过的那个僻静的山谷。那是一片开阔的皱褶地，四周耸立着两百年的橡树。下大雨时，谷底水流湍急。眼前的景色，正适于我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在守灵之夜的次日，我已经发觉我在葫芦钟堡多么不合适。亨利埃特一死，伯爵十分沉痛，不过，他对这不幸事件早有所料，心里已拿定主意，表现出一种近乎漠然的态度。这情况我已经多次注意到。譬如，当伯爵夫人跪在地上，交给我这封我一直未敢启开的信时，当她谈论她对我的感情时，出乎我的意料，这个阴郁的人并没有向我投来令人震悚的目光。他知道亨利埃特心地高洁又过分敏感，因此才讲出那番话来。自私自利的人，自然缺乏感情。这两个人的灵魂同他们的肉体一样，都没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从来不曾有过增进感情的这种经常不断的交流，也从来没有相互诉说各自的苦乐。这些苦乐正是牢固的纽带，联结我们的每根神经，紧紧系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同时也爱抚着认同这种种关系的灵魂，因此，一当它们断裂，

我们就会感到痛苦万分。玛德莱娜的敌视态度，把我拒于葫芦钟堡之外。这位少女心肠很硬，不肯看在死去的母亲面上捐弃仇怨。况且，我在他们父女中间会很尴尬：伯爵又要跟我唠叨他自己，而女主人则难以掩饰她对我的厌恶情绪。今非昔比，从前，那里的鲜花都那么妩媚，台阶那么富有感情，那里的阳台、石井栏、栏杆、平台、树丛和景物，都因我的种种回忆而充满诗意；从前，那里一切都爱我，而今却被人仇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对比。因此，一开始我就打定了主意。唉！一位男子心中前所未有的炽烈爱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结局。在局外人看来，我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但我的良心却是坦然的。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感情和最大的悲剧，就是这样结束的。如同我从图尔去葫芦钟堡一样，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韶华之年启程，个个意气风发，简直要拥有世界，心中渴望着爱情；然而，当我们的财富投进了熔炉，当我们投身到人世的角逐纷争之中，一切都不知不觉变得渺小了，我们在大量灰烬里，只找到少许真金。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的真实面目：壮志凌云，世路狭窄。我久久地反躬自省，思忖在我的所有鲜花被一镰割断之后，我应当怎么办。我决心致力于政治与科学，胸怀抱负，不畏崎岖艰难的小路，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女人，做一个冷静的、无情无欲的政治家，永远忠于我曾爱过的那位圣女。我的神思飞得很远很远，眼睛却盯着这幅精美的挂毯：一排排橡树呈金黄色，冠顶肃穆凝重，根部似青铜铸的一般。我寻思亨利埃特的贞洁是不是愚昧无知，对她的死我是不是负有罪责。我思绪翻腾，痛悔

不已。都兰秋季的天空宛如迷人的笑脸。就在晚秋的一天宜人的中午，我终于读了她的信。按照她临终的嘱咐，我要等她去世之后才能拆读。您能判断出我读信时的感受吗？

德·莫尔索夫人致费利克斯·旺德奈斯子爵的信

费利克斯，我最心爱的朋友，现在我要向你敞开心扉了，这样做主要不是为了向您表白我多么爱您，而是为了向您揭示您给我造成的创伤有多么深重，从而使您明白您负有多大责任。旅途劳顿，搏斗中屡屡受伤，我终于精疲力竭而倒下，幸而我作为女人已死去，惟独作为母亲还活着。亲爱的，您就要看到，您是如何成为我痛苦的主要原因的。如果说后来我反倒乐于接受您的打击，那么今天，我却死于您给我的最后一次伤害；不过，感到被自己所爱的人毁掉，则有极大的快感。不久，我就要被病痛折磨得心衰力竭，因此，趁着这最后的清醒时刻，我要恳求您在我孩子身边替代那颗被您夺走的心。假如我爱您还不够深的话，我就会不由分说，把这负担强加给您；然而我宁愿看到您主动承当，表明您既真诚痛悔，又以此继续您的爱情。爱情在我们身上，不是经常伴随着思考与畏惧，悔悟与赎罪吗？我清楚，我们始终相爱。您的过错并不那么严重，倒是它在我内心的反响太强烈了。我不是对您说过我好嫉妒，而且嫉妒得要死吗？这不，我就要死了。然而可以慰藉的是，我们恪守了人间法规。教会派来一个使者，以最纯洁的声音告诉我，对那些遵奉天意，牺牲了自然感情的人，上帝是宽容的。亲爱的，我要让您了解全部情况，连我的一个想法也不漏掉。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上帝倾诉的话，您也应当知

道；上帝是天国的君主，而您是我心灵的君主。我毕生只参加过一次舞会，就是为德·昂古莱姆公爵举行的那次舞会。虽然我结了婚，可是直到那时候，我仍然天真无知；正是这种无知使少女的灵魂跟天使一样美。不错，我做了母亲，然而我根本没有尝到爱情所许可的欢乐。我怎么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呢？我茫然不解，也不知道在什么法则的作用下，刹那间我身上的一切都变了。如今您还记得您的那些吻吗？那些吻主宰了我的生命，铭刻在我的灵魂里；您的热血唤醒了我的热血，您的青春感奋了我的青春，您的欲念闯入了我的心扉。当我十分高傲地站起身时，我有一种无以言传的感觉，如同孩子的眼睛与光交融，嘴唇接受生活之吻时，他们还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是的，这恰如回响的声音，射入黑暗中的光，给予宇宙的始动，至少跟这几种事物同样迅疾，而且美好得多，因为这是灵魂的生命啊！于是，我恍然解悟，原来世上还存在我所不了解的东西，存在一种比理念更美好的力量，那就是相亲相爱所具有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和整个前景。我觉得自己只是半个母亲了。这一霹雳击在我的心上，并点燃了我还未了解的、在我心中沉睡的欲念。我顿时领会，我姨母吻我的额头时，高声说：可怜的亨利埃特！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回到了葫芦钟堡，春天、初发的嫩叶、鲜花的芳香、曼妙的白云、安德尔河、天空，一切都对我讲一种我从前不懂的语言，向我的灵魂传递一点您给予我感官的动力。如果说您忘记了那些可怕的吻的话，我却始终未能把它们从我的记忆中抹掉：这正是我的死因！是的，后来我每次见到您，就感到那被您吻过的地方火辣辣的；只要看到您，甚至仅仅预感您要来到，我从头到脚就激动不已。无论是时间还是我的坚强意志，都控制不了这种势不可当的情欲。我情不自禁地揣摩：那种欢乐该是什么样的？我们

交换的眼色、您在我手上印下的恭恭敬敬的吻、您的被我挽着的手臂、您的温柔的声音，总之，最细微的接触也猛烈地摇撼我的心，以致我的眼睛几乎总要模糊起来，耳畔也响起感官骚动的嚣声。啊！假如在我加倍冷淡的时刻，您一把紧紧地搂住我，我就会幸福得死去。有时我真盼望您对我施行暴力，但祷告又马上驱走了这种邪念。我的孩子一提到您的名字，我心中就热血沸腾，脸也顿时涨红了；我多么喜欢这种情心荡漾的感觉，因此总故意设法让玛德莱娜提起您。怎么对您讲呢？您的笔迹也有魅力，我看您的信，就象人们欣赏一幅肖像画。如果说从那第一天起，不知是什么命数的决定，您就取得了对我的支配权，那么我的朋友，您要知道，当我窥见了您的灵魂之后，这种权力就变得无限大了。发现您是那么纯洁，那么诚挚，具有那么优秀的品质，堪当大任，而且饱受磨难，我真是欣喜万分。您既是男子汉，又是孩子，既腼腆，又果敢！得知我们的感情由同样的痛苦所认可时，我是多么高兴啊！自从我们互诉衷情的那天傍晚之后，失去您，我也就活不成了；因此，我出于私心，才把您留在我的身边。德·拉贝尔热先生看透了我的心思，确信您的离去会导致我的死亡，他深为感动，又断定两个孩子和伯爵都少不了我，也就没有命令我把您拒之门外，而我则向他保证在行为和思想上保持纯洁。“思想是不由自主的，”他对我说，“但它可以在痛苦中保持纯洁。”“我若是往那方面一想，”我回答他说，“一切就完了。您把我从我自身中解救出来吧，让他留在我的身边，又让我保持贞洁吧！”那位善良的老人虽说非常严厉，但是他见我如此真诚，就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对我说：“您把女儿许配给他，就可以象爱儿子那样爱他了。”为了不失去您，我勇敢地接受了一种痛苦的生活；看到我们俩套在同一副枷锁里，我是怀着爱忍受痛苦的。

天主啊！我恪守了中立，忠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让您往自己的王国迈进一步，费利克斯。我的炽烈的恋情反过来作用于我的胆识，我把德·莫尔索先生对我的折磨视为抵罪，骄傲地忍受着，以责罚我罪恶的感情。以往，我好发点牢骚，自从您待在我的身边之后，我又有了一些快活的情绪，连德·莫尔索先生也觉察出来了。若没有您给予我的这种力量，我早就被我对您讲过的内心生活压垮了。您在我的过错方面固然有很大责任，但在我尽职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对我的子女也是如此。我觉得剥夺了他们的某种东西，总是担心为他们做得不够。从此，我的生活成了一种无休无止的、但又为我喜欢的痛苦。感到自己做母亲差了些，做贤惠妻子差了些，心里便时时悔恨，愈是怕没尽到天职，就愈要做得过分。我把玛德莱娜隔在您我中间，以免自己失足；我打算将来把她许配给您，就是在您我中间筑起防线。可是这防线却不堪一击！什么也不能阻止您在我身上引起的颤栗。您在不在我眼前，都具有同样力量。我爱玛德莱娜甚于爱雅克，因为玛德莱娜将许配给您。然而，我把您让给我女儿，不是没经过斗争的，我心想，我遇见您时，才二十八岁，而您也差不多二十二岁了；我缩短差距，沉湎于不着边际的希望之中。哦，天哪！费利克斯，我以实相告，免得您过分悔恨，也许还为了让您知道，我并不是麻木不仁的，我们在爱情上所经受的痛苦都同样悲惨，阿拉贝尔丝毫也不比我强。我也是那种堕落的女子中的一个，是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女人。有一阵子，我内心斗争格外激烈，一连几夜哭泣，以致头发脱落了。我给您的头发，正是那时脱落的。您还记得德·莫尔索先生害的那场病吧。您当时表现出的高尚心灵，非但没有使我变得高尚，反而使我自惭形秽。唉！从那天起，我就期望以身相许，好报答您那种无私的精神；不过，这种糊涂念头时间很

短。就在您拒绝参加的那次弥撒时，我跪在天主的脚下作了忏悔。雅克的那场病和玛德莱娜身体的不适，在我看来都是天主的警告，天主极力要把迷途的羔羊拉回去。接着，您对那个英国女人的十分自然的爱情，向我揭示了我本人不知道的秘密。我没有想到爱您到了如此程度，连玛德莱娜也被排除了。我的生活犹如急风暴雨，时刻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我要尽力克制感情，又只能求救于宗教。这一切酿成了要夺去我的性命的疾病。最后这次巨大的打击，终于使危机爆发了；但我始终保持缄默，认为惟有一死，方能了结这场不为人知的悲剧。从我母亲把您同杜德莱夫人的关系告诉我之日起，到您又来此地为止，历时两个月，我生活在激愤、嫉妒和狂怒之中。我想去巴黎，渴望杀人，盼着那个女人不得好死，对孩子们的亲昵也无动于衷了。在那之前，我一直在祈祷中寻求安慰，这回祈祷对我的灵魂也不起作用了。嫉妒打开了一个大豁口，死神便乘虚而入。然而我表面上仍然显得很平静。这一时期的斗争，只有天主和我知道。等我明白，您对我的爱毫不逊于我对您的爱，背叛我的是您的本能，并不是您的思想时，我就想活下去……可惜太晚了。上帝已经把我置于他的庇护之下，无疑他是怜悯我，因为我对己对天都十分坦诚，又常常被痛苦引到圣殿的门前。我心爱的，天主对我已作出判决。德·莫尔索先生必将宽恕我；可是您呢，您会宽大为怀吗？您会倾听此刻从我的墓穴里发出的声音吗？您会弥补我俩共同造成的不幸吗？也许您比我罪责要小些。您清楚我想求您做什么。请您守护德·莫尔索先生，就象慈善的修女守护病人那样，听听他的诉说，爱他；谁也不会爱他了。您要象我那样，置身于他和子女之间。您不会长期担负这项使命的：雅克不久就要离家去巴黎，上他外祖父那里，您答应过我要指引他通过人世的暗礁。至于玛德莱娜，将来

她要出嫁，但愿有朝一日您能得到她的欢心！她完全是我的化身，但比我坚强，具有我所缺乏的意志，具有从事政治而要经历风雨的男子的伴侣所必备的毅力，而且，她还非常机灵，目光敏锐。如果你们俩的命运能够结合起来，她的一生会比她母亲幸福。这样，您就取得了继续我在葫芦钟堡的事业的权利，就可以消除尚未完全补赎的过错，尽管这些过错已得到天上人间的原谅，因为他是宽宏大量的，一定会宽恕我。您瞧，我总是这么自私；不过，这不恰好证明这是专一的爱情吗？我希望您在我的亲人身上体现出对我的爱。我不能属于您，但把我的思想和责任给您留下！假如您过分爱我而难于从命，假如您不愿意娶玛德莱娜，那么至少您要让德·莫尔索先生尽量幸福些，使我的灵魂得以安息。

永别了，我心爱的孩子，这是头脑清醒的、依然充满生命力的诀别，是一颗得到你施与的快乐的灵魂所作的诀别；这种快乐是那么巨大，因而，对由此引起的灾难，你无需产生丝毫内疚。我使用诀别一词时，还想着您爱我；我为尽妻母之责而死，来到了安息地，转念至此我不寒而栗，也不无遗憾之感！上帝会明察，我是否遵循了他的神圣法则。我固然经常摇摆不定，但是我始终没有跌倒；况且，包围我的诱惑力之大，正是为我的过失辩解的最有力的理由。上帝会看到我战战兢兢好象真的堕落了似的。再道一声永别，如同昨天我诀别我们美丽的幽谷。我就要在这幽谷中长眠，您会常来看看，对吧？

亨利埃特

我陷入了沉思；被最后的火焰照亮的这一生，原来如此幽深莫测。我自私的疑云消散了。看来，她的痛苦不亚于我，甚至超过了我，因为她以死殉情了。她还以为别人对她的朋友

都会非常好，哪知被爱情蒙上了眼睛，没有觉察出她女儿对我的敌意。她最后一次表现出来的深情，叫我好不伤心。可怜的亨利埃特，她还想把葫芦钟堡和她女儿给我啊！

娜塔莉，现在您已经了解这位高尚的亨利埃特。那天我护送她的遗体，平生第一次迈进了墓地。从那个终生惨痛的日子起，阳光不再那么温暖，也不再那么明亮，夜晚更加黑暗，动作不再那么敏捷，思想也更加沉重了。有些人去世，我们只是把他们埋葬在土里；另一些我们特别珍爱的人，却装殓在我们心中；对他们的回忆，天天与我们心脏的跳动交织在一起，对他们的思念也如同我们呼吸一般；按照适用于爱情的转生学说的美妙法则，他们就附在我们身上。一颗灵魂融入了我的灵魂。我每做一件好事，每说一句动听的话，那都是她在行动，她在讲话。我身上所能有的一切善性，全来自这座墓穴，正如空气中飘溢的芳香是百合花散发的一样。玩世不恭、恶习、我身上一切受您谴责的东西，全来自我本身。现在，当我久久凝视大地，而后又抬起蒙上一层云翳的眼睛仰望天空时，当我听您讲话，接受您的体贴而缄口不语时，您就不要再问我：*您在想什么呢？*

亲爱的娜塔莉，忆起这些往事，我回肠九转，因此辍笔了一阵工夫。现在，我应当向您叙述这个不幸事件之后的情况，这倒不用很多笔墨了。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只有行为和起居，那三言两语就讲完了；然而，这生活若是在灵魂的崇高领域中度过的，那就很难加以描述。亨利埃特的信在我的眼前燃起了一线希望。在这场大海难中，我望见一个可以登靠

的岛屿。生活在葫芦钟堡，在玛德莱娜的身边，把我的一生奉献给她，这种命运倒能满足扰乱我心的所有念头；不过，那得弄清玛德莱娜的真实思想。我应当向伯爵道别，于是去葫芦钟堡，在平台上遇见了他。我们一道散步，走了很久。他向我谈起伯爵夫人，开头还能认识妻子之死的巨大损失，以及给他内心生活造成的全部创伤。然而，发出第一声痛苦的喊叫之后，他就抛开现在，瞻念起未来。他怕自己的女儿，说她缺乏她母亲的温柔。玛德莱娜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刚毅气质，又有她母亲那种娴雅的品性，这种坚强性格令这个老人畏惧；他早已习惯于亨利埃特的温柔，预感到女儿具有宁折不弯的意志。不过，叹惋之余，他聊以自慰的是，他确信不久就要去见他妻子了：近来丧事忙乱和伤心悲痛，使他的病情加重，使他的旧痛复发了。父亲和成了家庭主妇的女儿之间，正酝酿着权力之争，因此，他的风烛残年要在凄苦的境况中度过。他跟妻子可以处处对抗，在女儿面前就得事事退让。再说，儿子要远走高飞，女儿要嫁人；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呢？尽管他说死期将至，但他还是感到自己要孤苦伶仃、没人同情地度过漫长岁月。就在他大谈自己，并以他妻子的名义要求我的友谊的时候，他在我眼里完成了一个流亡者的形象，这是当代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之一。他貌似身体衰弱，精神委顿，其实生命力非常顽强，这恰恰是他生活简朴，专务农事的缘故。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依然在世。我们沿着平台漫步，玛德莱娜看得见，可就是不下来；她几次走到台阶而又回屋去，以便表明她对我的鄙

夷。有一次，我看见她来到台阶上，便趁机请求伯爵上去，借口说伯爵夫人要我转达遗愿，我有话要对玛德莱娜讲；只好采取这种办法见她了。伯爵去找她，而后把我们俩留在平台上。

“亲爱的玛德莱娜，”我对她说，“不错，我必须跟您谈谈。您母亲要针对生活的某些事件，而不是针对我发怨气的时候，不正是在这里听我劝解的吗？我知道您的想法，不过，您没有了解事实，还是不要急于谴责我，好吗？您知道我的生活和幸福同这里紧密相连，却要以冷淡的态度把我赶走；本来我们情同手足，而您母亲的去世，又用一条痛苦的纽带加强了这种友谊。亲爱的玛德莱娜，我可以立时为您献出生命，不企望任何报答，甚至不让您知道，我们是多么爱那些在生活中保护过我们的女人的孩子。有一项计划，您敬爱的母亲酝酿了七年，而您却全然不知；这项计划无疑会改变您的感情，但我不愿意仰赖这种好处。我只恳求您一件事，就是不要剥夺我到这个平台上来呼吸空气的权利，并让我等待时光改变您对社会生活的种种看法。此刻，我会小心谨慎，不去冲撞您，也理解您因为痛苦而难于明辨事理，何况我也同样因痛苦而丧失了正确判断当前境况的能力。我只求您保持中立，对我不要感情用事；此刻护佑我们的圣女，也会赞同我的谨慎态度。尽管您表示厌恶我，而我却太爱您了，因而不愿意去同伯爵谈一项他准会热烈赞同的计划。由您自己选择吧，今后不要忘记，您在世上最了解的人莫过于我，而任何男子心中的感情也不会如此诚挚……”

玛德莱娜一直垂着眼帘听我讲，这时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激动得声音微微颤抖地说：

“先生，我也了解您的全部想法，但我决不会改变对您的感情。我宁愿投安德尔河，也不会同您结合。我不想同您谈我自己。如果说我母亲的名字对您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么我正是以她的名义请求您，只要我在葫芦钟堡待一天，您就不要再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您就心烦，这种情绪恐怕永远也克服不了。”

她十分庄重地向我施了一礼，便头也不回地朝葫芦钟堡走去，那神态既冷漠又严酷无情，记得她母亲在世时，只有一天有过那种冷漠的神态，但不象她那么无情。虽说迟了一些，这位目光敏锐的少女还是看透了母亲的心事；她无意中成了同谋，心中自然懊悔，也许因此就更加仇视她认为害人不浅的这个男人了。事已至此，天悬地隔。玛德莱娜恨我，无意弄清我究竟是这场不幸的根源还是受害者；假如我和她母亲幸福如意的话，那么，她可能同样憎恨我们二人。我的幸福华丽的大厦，就这样整个倾覆了。恐怕惟有我了解这位默默无闻的非凡女子的全部生活，惟有我洞悉她感情的秘密，惟有我踏遍了她灵魂的整个区域。无论她的父母还是丈夫和孩子，谁也不理解她。真是咄咄怪事！我挖掘这堆灰烬，并在您的面前把它摊开，我们都能从中找到一点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多少家庭也有自己的亨利埃特！多少高尚的人，没有遇见一位探测他们心灵深度和广度的聪明的历史学家就离开了人世啊！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生：母亲不了解子

女，子女也不了解母亲；夫妇、情侣、兄弟之间，莫不如此！何曾料到有朝一日，父亲的尸骨未寒，我就得跟夏尔·德·旺德奈斯打官司①？而我为这位长兄的晋升出过多少力！天哪！最简单的历史蕴含多少教诲啊！当玛德莱娜消失在台阶上的门里之后，我心痛欲碎，回来辞别房东，启程去巴黎。我沿着安德尔河右岸，走的正是我第一次来这座幽谷时经过的路。我凄怆地穿过了风景秀丽的吕昂桥村。这时我很富有，政治生活也一帆风顺，已不是一八一四年的那个疲惫不堪的徒步行客了。那个时期，我的心灵充满了欲望，而今我却热泪盈眶；从前，我的生活有待充实，而今我却感到生活一片荒漠。我还很年轻，仅仅二十九岁，可是心灵却凋残了。几年的时光，这里的景物就失去了当初的瑰丽，我也厌恶了生活。现在您会理解，当我回头望见玛德莱娜站在平台上时，我的心情是何等激动。

我不胜悲伤，难以自已，连此行的目的都不考虑了；心里完全没有杜德莱夫人的影子，以至走进了她的庭院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做了蠢事，就得硬着头皮做到底。我在她那里已经养成了夫妻生活的习惯，上楼时想到断绝关系会带来的种种烦恼，不禁忧心忡忡。我一身旅行服装，由管家引进客厅，只见杜德莱夫人衣着华丽，身边围着五个人；您若是深入地了解了她的性格和作风，就会想象得出我有多么沮丧。

① 老侯爵一死，夏尔就要卖掉旺德奈斯的采邑，费利克斯反对，便到法院起诉。参见“私人生活场景”中巴尔扎克的《入世之初》、《三十岁的女人》等。

英国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之一，杜德莱勋爵，此刻正站在壁炉旁，他的样子一本正经，十分傲慢，态度冷淡，脸上显露一种他可能在议会中常有的嘲讽神气。他听见传报我的姓名，便微微一笑。阿拉贝尔的两个孩子在母亲身边，他俩酷似老勋爵的一个私生子，坐在侯爵夫人旁边的双人沙发上的德·玛赛。阿拉贝尔一见是我，便换了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态，眼睛盯着我的旅行帽，好象随时都要问我到她府上有何贵干。她打量我的那种表情，简直是把我看成被引见给她的乡绅。至于我们的亲密关系、那永恒的爱情、失去我的爱便寻短见的种种誓言、阿尔米德①的幻术，统统象梦境一般消逝了，就仿佛我从来没有握过她的手，我是个陌路人，她根本不认识我。尽管我出入外交场合，开始习惯保持冷静的态度，我还是很惊讶，换了别人也会如此。德·玛赛望着自己的靴子微笑，他那凝视靴子的样子特别做作。我当即拿定了主意。若是败在任何别的女人手里，我也许会心甘情愿；但是，看到这个要以身殉情、曾嘲笑现已死去的情敌的女英雄傲然挺立，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决心以无礼对不逊。她知道布朗东夫人的悲剧，向她提起这件事，就好比在她心头扎上一刀，尽管这个武器扎进去时可能要变钝。

"夫人，"我对她说，"我非常莽撞地闯进了贵府，不过，您若是知道我从都兰来，把布朗东夫人的一封急信捎给

① 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阿尔米德是伊斯兰教的魔女，迷住了十字军将士，法国骑士雷诺。

您，就不会怪罪我了。我担心您已启程去兰开夏郡，既然您还待在巴黎，那我就等候您的吩咐，等候您赏脸接见我的时间。”

她点了点头，我便返身出去。从这天起，我只在社交场合遇见过她，见面时相互友好地打个招呼，或者相互挖苦两句。我对她说兰开夏郡的女人是无法慰藉的，她则回敬说法国女人的胃病是失意绝望引起的。承蒙她的关照，我有了个死敌，就是她当成宝贝的德·玛赛。于是，我就说她嫁给了老少两代人。就这样，我算倒霉到底了。于是，我实施寄居萨榭古堡时所拟定的计划，潜心研究科学、文学和政治。查理十世登基后，免去了我在先王身边担任的职务，让我进入外交界。从此以后，我决心再不眷顾任何女人，不管她有多漂亮，多聪颖，多痴情。这一招倒真灵：我精神上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平静，工作中精力旺盛，我明白了女人从我们生活中毁掉的一切，她们还以为讲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补偿那些东西呢。然而，我的全部决心都付诸东流，何以至此，您是一清二楚的。亲爱的娜塔莉，我就象对自己讲述一样，毫无保留地、不加修饰地向您叙述了我的经历，叙述了与您毫不相干的感情，说不定刺伤了您那嫉妒而敏感的心灵的某个部位。不过我确信，有些情况也许会激怒一个平庸的女人，却能成为您爱我的又一条理由。杰出的女性对待受苦而患病的灵魂，能扮演高尚的角色，犹如修女给人包扎伤口，犹如母亲原谅孩子。并不是只有艺术家和伟大的诗人感到痛苦：为祖国，为民族的未来而生活的人们，在开拓他们思想感情的领

域时，往往陷入极其孤苦的境地。他们需要身边有人对他们体现出纯洁忠诚的爱；请相信，他们完全了解这种爱的伟大与价值。明天我就会清楚，我是否错爱了您。

致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先生的信

亲爱的伯爵，您曾从可怜的德·莫尔索夫人手中收到一封信，据您讲，那封信对您为人处世不无帮助，对您的飞黄腾达起了很大作用。请允许我帮助您完成您的教育吧。求求您，摆脱一种恶习，不要效法寡妇的行径：她们把亡夫挂在嘴边上，动辄向第二个丈夫摆一摆亡夫的美德。亲爱的伯爵，我是个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任何一个我所爱的男人，绝不会嫁给德·莫尔索夫人。您知道我对您是多么关切。我以应有的专心看完了您的叙述之后，认为您拿德·莫尔索夫人的美德去与杜德莱夫人对照，使她十分反感，您又用英国那种热恋方式去压德·莫尔索夫人，害得她痛苦不堪。我自然是可怜的人儿，别无长处，只会取悦于您，可您对我也有失分寸；您要让我明白，我既不象亨利埃特，也不象阿拉贝尔那样爱您。我有自知之明，并不隐讳自己的短处，但是何苦如此严酷地让我感觉到这一点呢？您可知道我对谁产生了怜悯？对您将来爱上的第四个女人。她将不得不同三个人抗争。因此，我要提醒您预防您的记忆的危险作用，这既是为您的利益，也是为她的利益着想。爱您是一件光荣而艰苦的事情，必须具备不可悉数的天主教徒的品质，或者英国国教徒的品质；我放弃这种荣耀，实在不想同幽灵搏斗。葫芦钟堡那位圣女的美德，会使最自信的女人相形见绌，心灰意冷；而您那位大无畏的女丈夫，也会使最大胆追求幸福的人自愧不如，退避三舍。一个女人不管怎样尽心尽

力，也不能使您得到她期望给您的快乐。无论是感官还是心灵，都永远战胜不了您的记忆。您记得我们经常骑马。由于您那圣洁的亨利埃特之死，太阳也冷却了；我未能使它温暖如初，您在我身边定然要打寒战。我的朋友——因为，您永远是我的朋友，千万注意，不要再这样推心置腹，把您的失意和盘托出，这会使爱恋之心泄气，会迫使一个女子怀疑自己。亲爱的伯爵，爱情是依赖信任而存在的。一位女子开口之前，心里总嘀咕，会不会有一位圣洁的亨利埃特更善言谈，或者上马之前，心里总寻思，会不会有一位阿拉贝尔那样的女子骑术更精，那么请相信，这个女子舌头准要打颤，腿准要哆嗦。您使我产生了愿望，也想从您这儿得到一些迷人的花束，可是您又不扎制了。由此看来，有许多事情您不敢再做了，有许多思想和欢乐，对您来说也一去不复返了。您要明白，任何女子也不愿意和那位您念念不忘的死者在您的心中并存。您求我以基督的慈悲心肠爱您；不瞒您说，我出于慈悲心肠，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做一切，惟独爱情不行。有时您既令人烦恼，又自寻烦恼。您把自己的伤怀称为忧郁症，倒也不错；您的确叫人受不了，害得爱您的女子忧心如焚。在我们二人之间，我频频碰到那位圣女的坟墓；我思之再三，我深知自己，不愿象她那样死去。连杜德莱夫人那样出类拔萃的女子都被您闹得厌烦了，何况我呢，我没有她那样狂热的欲念，只怕心情冷却得比她还要快。既然您只能和逝去的女子同享爱情的幸福，那就取消我们之间的爱情，保持朋友关系吧，我希望如此。究竟怎么回事啊，亲爱的伯爵？起初您就有了一位令人艳羡的女子，一位十全十美的情妇，她筹划您的前程，使您得到了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她如痴如狂地爱您，只要求您忠诚不渝；可是您却使她忧伤致死；真不知道还有比这更伤天害理的事。那些无

比热忱而又十分不幸的年轻人，空怀大志，在巴黎街头徜徉，他们哪个不愿意规规矩矩地追求十年，以便得到您享受的一半宠幸呢？而您当初却不以为然。一个人能得到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可怜的女人！她吃足了苦头，而您只讲了几句感慨的话，就以为无愧于死者了。自不待言，我对您的一片情意，也只能得到这种报答。多谢了，亲爱的伯爵：无论是坟墓之内还是坟墓之外的情敌，我都不想要。一个人犯了这类良心罪，至少不应当讲出来。我是女流，是夏娃的女儿，曾经向您提出一个冒失的请求，而您作为男子，就要估量您的答复的后果。当时您应当欺骗我，过后我会感激您的。难道您从来不了解幸运的男人的美德吗？当他们向我们发誓他们从来没有爱过，这次是初恋的时候，难道您不认为他们是多么宽宏大量吗？您的计划是行不通的。身兼二美，既是德·莫尔索夫人又是杜德莱夫人，唉，我的朋友，这岂不是叫水火相容吗？难道您不了解女人吗？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有长处，也必有短处。您过早地遇见了杜德莱夫人，因此不能正确地评价她；在我看来，您的虚荣心受到伤害，就讲她的坏话，进行报复；但是对德·莫尔索夫人，您又理解得太晚了，您怪这一位不能成为那一位，便惩罚了人家；而我呢，既不是这一位，也不是那一位，我会有什么下场呢？我相当爱您，因而为您的未来深思过，我真的非常爱您。您这愁容骑士的神态，总是深深地吸引我，我曾以为忧郁的人必然忠贞不渝，却不知道您入世之初，就害死了天下最美丽、最贞洁的女子。告诉您，我考虑了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认真考虑过了。亲爱的朋友，我看您应和一个项狄夫人①式的女人结婚：她根本不懂爱，不懂激

①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九卷本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

情，既不担心什么杜德莱夫人，也不在乎什么德·莫尔索夫人，在您所谓忧郁的烦恼时刻，在您象雨水一样令人开心的时刻，她会毫不介意，完全充当您所要求的慈善修女的杰出角色。至于爱啦，为一句话而颤栗啦，善于等待，给予并接受幸福啦，感受爱情的风风雨雨啦，附和您所爱的女人的小小虚荣心啦，亲爱的伯爵，这些您就不要勉为其难了。在同年轻女子打交道的问题上，您一丝不苟地听从了您的善良天使给您的忠告；您完全避开了她们，结果一点也不了解她们。德·莫尔索夫人一开头就把您置于高瞻远瞩的地位，她做得对；否则，所有女人就会同您作对，使您一事无成。您要想从头学起，学会对我们说我们爱听的话，学会崇高得恰到好处，学会顺着我们的性子，喜爱我们的世俗卑琐之点，现在恐怕为时已晚。我们并不象您以为的那么愚蠢；我们爱一个男子，决不会把他置于一切之上。动摇我们优越感的信念，就是动摇我们的爱情。奉承我们，就是奉承您自己。如果您想在上流社会里同女人周旋，那您就得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您对我说的这些情况。她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爱情之花栽在岩石上，也不喜欢浪费自己的温情去安抚一颗受伤的心。弄得不好，所有女人都会发现您的心已经干涸，您将为此苦恼一辈子。象我这样坦率地直言相告，象我这样好心地离开您，既不怀怨恨，还向您奉献友谊，在她们当中寥寥无几，而今天这样做的，正是自称是您忠实朋友的

娜塔莉·德·玛奈维尔

一八三五年十月于巴黎

李玉民 译

题　解

乡村教士

从一八三六年起，巴尔扎克就立意要写一部以教士为中心人物的作品。一八三八年秋至一八三九年间即以《乡村教士》、《韦萝妮克》、《韦萝妮克踏入坟墓》为题先后在《新闻报》上连载。一八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作者函告韩斯卡夫人"已完成《乡村教士》"，并希望这部作品能超过《幽谷百合》和《乡村医生》。一八四一年三月苏弗兰书屋将《新闻报》上的连载合为两卷出版。后又补进了在《信使报》上连载的四篇，合成第三卷。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三卷，属"乡村生活场景"，此次改变了原书结构，重新划为五个部分，并删去了新版前言，修改了献辞。后收入菲讷版修订本时，又将献辞取消。

本书作为《乡村医生》的姊妹篇，意在塑造一位善于治疗精神创伤或灵魂疾病的教士形象。但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却是银行家太太韦萝妮克。这位温柔娴静的女性，从少女时代就憧憬着保尔和维吉妮式的纯真爱情，而残酷的现实生活却把她抛给了一个毫无情趣的吝啬的银行家。作为妻子，韦萝妮克对她丈夫而言仅仅意味着七十五万法郎的陪嫁。她不愿屈

从自己的命运，勇敢地爱上了年轻的瓷厂工人塔士隆。为了获得自由，塔士隆不幸因偷盗而杀人，并被判处死刑。从此，韦萝妮克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只能暗中苦修以求自惩。在博内神甫的启发下，韦萝妮克决心致力于改造塔士隆家乡的落后面貌，以造福于当地人民来补赎自己的罪过。最后，韦萝妮克在临终前公开忏悔，坦然地在天主怀抱中了结了一生。小说一方面强调宗教的劝善作用，同时也突出了为民造福的务实精神，在作者看来，净化灵魂的宣教工作，惟有与引导民众走勤劳致富道路相结合，才能真正杜绝犯罪和恶行。和《乡村医生》一样，《乡村教士》也属于《人间喜剧》中正面阐述作者的社会改良方案的篇章。

幽谷百合

《幽谷百合》最初于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在《巴黎杂志》上分三次连载。一八三六年六月，威尔代书屋将本篇分两卷出版。一八三九年由夏庞蒂埃书屋再版。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七卷，属“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五年收入菲讷版修订本时，将此篇划归“乡村生活场景”。

这篇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位笃信宗教、恪守妇道的贵族女子形象。但这位冰清玉洁的莫尔索夫人内心的骚动和痛苦，并不亚于《乡村教士》中犯有通奸罪的韦萝妮克。她们同属心地高贵的女性，同样向往真挚的爱情、幸福的人生，而且同样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韦萝妮克因大胆地追求幸福而终生受惩；莫尔索夫人则因未能享受人生而追

悔莫及。两个女子最终都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和归宿，实际上都同样死于心病。对于莫尔索夫人这样的女子，作者既弘扬其美德，又哀叹其不幸。倒是《乡村教士》中的韦萝妮克，被作者赋予一颗坚毅顽强的灵魂，尽管背负着赎罪的十字架，还能在积极进取的行动中求得灵魂的升华。

艾 珉　彭冬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九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王文融等译
页数＝５７３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７２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６１８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